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2/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孔子家語八卷

〔明〕何孟春註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一

家語正義十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寅清樓刻本

八三

孔叢子正義五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寅清樓刻本

一八〇

忠經一卷

〔漢〕馬融撰 鄭玄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二一三

千秋金鑑錄五卷

〔唐〕張九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刻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附

二二四

太極圖說論十四卷

〔清〕王嗣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二四七

太極繹義二卷通書繹義一卷

〔明〕舒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鈔本

六一二

孔子家語八卷

〔明〕何孟春註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子家語

註八卷》提要

何孟春在正德時所刊古本甚多故是博正之士此本乃其所注今幸偶見海上見雲自任金龜遺書因併收之辛酉十二月正閏檢記

孔子家語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

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夫子之言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其言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妄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鉅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_{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中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不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庸陋荒昧無

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意當時書也而吾何可芻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

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驟見則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錄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錄春於彼又有專註故也其不敢以入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榔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家語題辭

按孔子家語爲論語備遺之書述於門人故寡要難於附會故亂真其完本百篇漢得自秦而竟歸諸呂諸呂誅書散落贅廢殆不可辯孔安國得古文本孔壁間易以今文會進中輟戴聖攘取以備禮記冒已功以泯前迹劉向所校止二十七篇要當時本也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學于至肅請從序正凡四十四篇要今本也晦翁謂孔叢子後來白撰刪書須註刪去之意記論語者留下家語爲至今病痛意今之禮記無異古者看書祇看純處雜處放過硃璞其無足相掩也紀年肅已疑其誤夫子豈忍于鯉爲設事之詞是集何燕泉手註致慎重其間闕所不知又別爲外集俟考有功吾夫子甚大正德辛巳夏仲後學見素林俊題于雲莊青野

新刊孔子家語注疏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為近家語
雜於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為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
未遠其傳派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
註家語又採秦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為家語外集
其取於聖人者博矣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慎
擇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
所謂外集者亦蓋遂併出之是本先生自滇寄至因
托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行書坊而題其後
正德辛巳夏月望日後學莆陽黃華謹識

孔子家語卷之一

相魯第一

林陽何孟春

註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禮記五十異張六十宿肉七十

從遊飲彊弱異任任力男女別塗記道路男子由左路

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已上義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記廢人縣封不封不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東故云定公名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定公

之宜如高黍下咸得厥所先時季氏塋昭公于墓道

之南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

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築

或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經子忍之後必

公于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昭公之墓以別

於墓外故孔子為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謂

李桓子平子之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彰已罪即

司空為魯大司寇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

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執筆如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士
十二人干戈備具有如此盟孔子使炫無還音旋無還魯大夫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汶水魯濟北境水北曰陽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整故畧不書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據景公嬖臣子猶曰齊魯之故舊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爲牛
象形皆上負尊皆酒器禮制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原野合奏
也或云如野哭之享而既具具犧象嘉樂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是用粃粃穀不成者粃粃草似穀者用粃粃粃君辱棄禮名
惡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
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
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
及汶陽之田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
狄傳及史記只三邑鄆讎龜陰也今此丘縣有讎亭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北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讎龜陰魯已
張千五傳言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鄆讎龜陰爲汶陽之田朱子嘗辯之春秋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吾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爲魯史非自爲力也然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爲魯史非自爲力也然當時實有此事賢者不爲况聖人乎穀梁傳煩谷之會孔子相爲兩君衛墮兩相相損齊人被謀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子 1-7

賢以慕之若不可發不能以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
單之墓三年而百姓往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
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
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
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
年與之終然後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詩曰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詩小雅南山篇之本輔是以威厲而不
試而不用刑錯而不用錯與錯同置也如今之世
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
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岸崖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任
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陵
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陵也數仞之墻而民不
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
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
不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詩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焉云能來詩邶風
維靡篇子曰伊稽
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謂上失
其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德政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曾子曰上安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厚如此哉已上
篇同篇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
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
其道上有道是仁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怡

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償不義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
殺而聽其殺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謂之善也
行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
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
之陵遲以矣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肯之君
子道其言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
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月補焉而刑措不用也故形
而聞之使民心悅而後行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
矣詩曰不我遐棄民之望之也夫道之不由也禮樂不
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直如矢
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夫道之不由也禮樂不
決其半而後教以導之則民之迷也猶未可殺也昔
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御者執轡策馬而後
則策其前御者以御也御者執轡策馬而後則策其前
勞而民多罪刑者以御也御者執轡策馬而後則策其前
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則不免
處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刑孔子曰非也子路
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非也子路
害也慢則致期暴也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非也子路
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施皆有父子訟
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父子訟
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仁亡矣訟者
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
誅也獄訟不洽而誅之是誣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
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
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
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以矣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
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此者問之乃請無訟是也哀公
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新是也哀公
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
子誤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
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也容璣史作康樂

舞曲文馬四十文歸其馬十乘以遺魯君史孔子孫
者別於塗塗不給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弗歸
地近焉我之為先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樂文馬三十乘遺魯
所謂吾其東國矣豈曰霸哉陳女樂列文馬千魯城
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李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
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道道路遊行因出
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祭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
禮猶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文樂君臣淫荒三日
不聽國政論語三孔子從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謂不欲以微罪去也宿乎屯在魯而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謂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言仕不遇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記
行乃作偽簡之操曰習習公風以陰以雨之子子歸
速送於野彼蒼何天不濟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
世人間諺不知賢者年記
所遺一身利老遠適衡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

夫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至於若三之言者希希於
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
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
然而懼振衣而退振挈負席而立負荷有頃孔子顧
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
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易曰君
德爲行日可見德者所以尊道也中庸得一善則拳
之行也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尊是以非德道不尊行德而有得非道德不明德
而見於行然後明明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
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中三至行然後可以
征征伐之事所以改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公禹而右皋陶音楚尚書大傳古
舜右陶也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說
伊尹曰棄兄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虞舜左政之不
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幼也政之不
中君之患也君出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臣行若乃什
一而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
無征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關譏市廛
不收賦關譏市廛關譏市廛關譏市廛關譏市廛

不統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有制何財之費乎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尊齒則下益悌大學上若老而民則樂施則下益
寬裕寬上親賢則下擇友知善上好德則下不隱樂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知耻守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躬行以七者脩則四海
無刑民矣犯罪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
之親上也如父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
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諸侯皆知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士皆朝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耕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周禮大司
物教萬民而實與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其賓者賓者以禮賓之鄉老及卿大夫研
吏觀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既受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賢者以告于王而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論定然後官之仕官然後爵之爵

師也而曰天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小德後
其有讓之也不見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後定然
也而曰天下皆祿為公祿也此之謂至賞不費而
天下之士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此則天下名譽
興焉形於歌頌其善而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樂以和民也民心則歌頌而不和則怨
於鍾鼓之聲管絃之音耶曰有聲之聲不曾子曰
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與
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武之為焉其曷
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定公子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惠
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記作則百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又曰不能其其身如正人何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信記三者正則廢物從之夫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信記三者正則廢物從之
而日舉矣物猶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事也願知所
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

夫言為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

有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何謂已重焉

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內以

政必敬妻子也

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與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亡自本言則枝在妻子矣

身子以及子她以及妃

乎天下矣

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而此無之孔子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

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

存其末者是誠其源而

孔子在衛

而不能求治

得已今孔子在衛

鄰國難以言智也

李孫以告哀公

公從之

李氏

李氏

李氏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逢掖大也肘掖之處裁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
明也所以表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達掖
明大夫也章甫朱冠立未知其為儒服也記作立不知儒公曰
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遷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物猶悉數
之乃留更僕相者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珍自貴也夙夜強學以
待問學而後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慎云云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
為富二求字記作祈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
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故可殺不可辱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句氣
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未全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以為干櫓甲冑禮義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定何物能免我哉其自守有如此者
守記作立此下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
之以和為貴論語句忠信之美優游之法忠信之美
游之法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慕賢而容
慕知所親毀方而瓦合陶瓦其初則圓折而四之則
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
同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課其功累其事績功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云云儒有澡身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正已格君而趨之又不
急為也謙雖有跡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其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
人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孔子家語卷之二

柳陽何孟春 註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問禮之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尊也孔子曰丘小人也記作丘不足以知禮

公一作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記作民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

也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為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

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為之儀節也

節事天地之神以該神以該祗也言非禮則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禮以正名分之分又各有上下

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昏姻親族疏數音之交也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

親族由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

禮以別其交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

指禮而言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記無順字

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記無順字

行耳無所疆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焉教百姓下

不廢其會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始

能太古之時其燔黍烹豚記作燔黍烹豚之禮

俟熟而食也汗樽而抔飲記作汗樽而抔飲以手掬飲也

黃桴而土

鼓東草為之博土為鼓猶可以致敬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敬

而猶可以致其敬也升屋而號云云昔之王者昔者

先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窟也為窟土夏則居橧巢

暑也記作橧巢集薪為巢木處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

毛此者燒石非火化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獸皮也後聖

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範記作範鑄器之

金鑄金器也合土為陶器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土

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牆以炮以燔以烹

以炙燔曰烹鑊曰烹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以

宿酒醑治其麻絲以為布帛絲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

謂皆聖人之作者是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

先祖謂神開物利用以教天下事人為之節文使生

事以備神明上帝皆從其朝云云與其先祖

有以備朝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以

家之禮記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成猶備也

有所謂承天之祜云云此禮之大成也自是天地

兄弟昏姻親族疏數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尊禮之大成非始諸禮為大矣已上並見記禮運篇

孔子告言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古者侯王自稱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之何取之荀子作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服服之衣冠章甫之冠也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志記也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服之衣冠章甫之冠也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綯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綯紳而搢笏者此賢乎言物也必爲行狀如刀衣象在獲頭紳大帶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纁與冕同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袂也等也其法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寸袂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輅輅衰管獲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菜菴蔬之屬輅衰管獲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斬衰喪服斬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玄云上曰衰下廣衰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感無所不在管菲生今之世志古之道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儀等也言八有五等也或曰觀其儀法有非有庸人有士人荀無此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荀作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畢盡也公曰敢問何謂庸人荀作庸人者何如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有終規慮不克口不吐訓格之言訓古訓不擇賢以託其身無可宗之人不力行以自定道行不遵歸宿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遂至失據從物如流不

知其所執不能自選五鑒爲正心從而壞鑒鑒謂耳目鼻口及心之鑒也五鑒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臭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日五鑒五情也莊子曰六鑒相鑒鑒謂耳目情相鑒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此則庸人也此節荀子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鑒爲正心從而壞矣此則庸人矣公曰善何謂士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立心而有所計有所守定計而有所守知所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備也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百善之美必有處也處計有所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子未之能行唯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卑一此則士人也荀作此則公曰何謂君子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忠信告人我不我報而心不怨怨荀作德謂不自以爲德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矜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不專尚言辭篤行信道自彊不息篤敬信見之真油然如將可及者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理此

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荀作哀公曰善哉問孔子
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閑謂界限規所以
也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適足以化於百姓
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荀作行中規
而不傷於本言是法富則天下無怨荀作行中規
天下不病貧富則為德惠而天下化之無怨私財施
子作富有天下而不病荀作此則賢者也
曰何謂聖人荀作哀公曰善哉問孔子對曰所謂聖
人者德合於天地陰陽開闢變通無方
而獨獨窮萬事之始終窮者而克撫要之協庶品之
自然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事也明並日月清哲之德
明化行若神所過者化下民不知其德如康衢之謠
帝有於我哉此則聖人也此節荀作所謂大聖者知
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
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明察乎日月地要萬物於風雨膠膠地其事不可
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浸然不識其難如此
則可謂公曰善哉荀作哀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荀哀公曰善其意盡矣其下為魯哀公問舜冠於孔
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曾知憂也未曾知勞
也未曾知懼也未嘗知老也則是別一章也劉向說

苑起草同荀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
而此獨合之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
所聞焉之問也丘小人如何足知也公曰非吾
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荀作非吾子孔子曰
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帝曰吾君之問乃聖君
之問也丘小人如何足知也荀作非吾子孔子曰
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
視榱桷一作榱桷俯察機筵荀作機筵周禮其器皆
存而不觀其人荀作其器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荀作則哀將君時爽風興初曉尚暗之時也正其衣
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荀作而
櫛冠平明而視朝一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罷朝不樂久之左右問故
曰早作康快誤伏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
與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詰諸侯子孫去國而往來
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荀作若平明而聽朝曰
君之末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荀作若平明而聽朝曰
諸侯子孫其生無異於公以成公君緬然長思荀作若平明而聽朝曰
若不能德亦將有商亡之勞也君緬然長思荀作若平明而聽朝曰
然即然出於四門周章遠望周章遠望周章即亡國之墟
必將有數焉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
虛列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荀作則懼將
有數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荀作則懼將
且丘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荀作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
荀作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

至天說苑同苟 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

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制治保邦在於教身用人而已

曰如獲麟冰不亦危乎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

事矣○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

則攻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

不通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

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說苑作民之衆皆君苟違

此道民畔如歸畔去如各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說

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

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說苑作以爲民惠也王

而不禁關議市壘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

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棄弛稅以惠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

山又作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

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今本

登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

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兵車旗

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由當一隊而敵之說苑由且衆必也讓地千里

舉旗執戟擊取也不服者殺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

齊楚合戰於漆漆切之野漆切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事

尚綸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大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

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董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說苑類開曰鮑魚蘭並不同簋而藏堯舜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不鑿鑿劍戟以爲農器有

也技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關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說

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憤憤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孔

顏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

子路於景山之上子路言者何其願立持旂汝子路曰由願

當長戟鐵三軍勇虎在後仇敵在前義羅使志進救

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

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一作以賑之食而以爾私餽之食私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同韓非子李孫相魯父之禍而餒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獲其飯擊其器曰魯君有民子矣爲乃饑之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曰由之利者也今以由之義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爲食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李孫使者至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殺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藜藿豆葉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事百乘積粟萬鍾釜十鐘累綯而坐列鼎而食足兩耳和五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說苑此下曰枯魚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

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莫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怨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或問而奸在斷而已必喜怒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不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正如此加之治也加猶正不難矣以靜可以報上說苑同如此加之治也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一作有子而求其報孝非怨也報孝養也詩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一作非怨也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荀作士則可以端身矣明三本謂求諸身而忠吾君而孝吾親而敬吾兄也端身正己也已正而正人不爲過矣大學所求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一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其德大戴禮少不誦誦壯不論議老不教有而不施貧無與也無所往託說苑東問子嘗富貴而後乞人一人也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富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荀無三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桓公有歆器焉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云周廟歆器至漢東京周廟爲是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

有坐之器

或曰有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以戒故常置於坐側孔

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

中則正滿則覆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則教

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

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

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若榮上

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之即持滿

之韓詩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若榮上

恭士也廣大者守之以謙謙者守之以謙

聖者守之以謙夫是謂明而能下明而能下

險貴而能卑卑而能下而能下下而能下

淺明而能闇闇而能下而能下下而能下

之易曰不損而益益而能下而能下下而能下

見此器類曰弟子取水焉取水而試之

覆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乎持盈者乎

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

衰樂極則悲日中而後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而

貴廣大守之以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若榮上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

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而

意故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若向君問丘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

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

荀作夫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

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若爭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

之國有爭臣五人三公四輔也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

爭臣三人家相室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

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荀子

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

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

人則宗廟不廢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

不義故子從父命奚子孝矣臣從君命貞矣荀子

從之謂孝之謂貞也注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

從可從不從則非臣也注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

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謂

孝經魯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

尚書大傳作冠也故儒服問其

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

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

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

變物若天地四時不告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

翔麟至鳥獸馴德鳥獸皆人無害之心見人不驚

無他也好生故也

舜德好生皆在

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孔子何足改觀

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於其政好生而

惡殺焉是以冠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

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曰太平而覽

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職

授賢君舍此不尊而冠

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

說苑子路持劍

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說苑作知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

仁固之也

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

齊以受教矣史記子路性剛勇立志抗直冠雄鵠

子路後儒服委質問門人

楚恭王密出遊亡鳥噉

之弓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

南齊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

蓋四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

著地為龜者從後投之技餘賜茂為登其上垂下

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戰忘歸亦弓矢名也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

求為孔子問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也

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

遺人得而勿求求者自謂大公也

已上說苑同義而末

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求者不可也

楚王亡其夫人而勿求求者不可也

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刑而可矣

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

之也質正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

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

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

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

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抵取季耳遂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
其國則見其土大夫之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
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
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
不可加矣不勳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已○魯人
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與夜暴風雨
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
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禮
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交也君婦人曰子何不如柳
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以體覆冒曰國人不稱其亂
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
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
之至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孔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
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
言破道關雎首篇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
之有別雌鳴生有定偶偶首篇興于獸而君
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雖雖有別聲而相呼
義道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孟子謂詩以
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鶴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
也鸛鳴不啻殺也鸛鵲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咏栗失

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兼葭霜露
也桃虫時飛化也鶴鳴九臯誠不可揜也為飛魚躍
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人夫婦也匪虎匪兕勞
義常棣知孝友也棠棣行華見忠信也葛藟荒
采芣苢也蟋蟀儉而婦人見忠信也葛藟荒
為我思也周原鸛鳴也鸛鳴也鸛鳴也鸛鳴也
又章若也鸛鳴也鸛鳴也鸛鳴也鸛鳴也鸛鳴也
斯拔候薪候薪候薪候薪候薪候薪候薪候薪候
亂之符也相鼠頍頍頍頍頍頍頍頍頍頍頍頍頍
中之屬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
關雎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祭其餘耳世有
一事察一辭寄一枝者可助
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家語卷之二終

孔子家語卷之三

柳陽何孟春 註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周守藏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歷聘紀年孔子三
齊昭二十四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
孟僖子將卒魯南宮敬叔拜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
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
來師孔子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
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
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衛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
問禮於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曰子所言
者其人與魯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
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
之老聃即夫子所問之人舍此人訪樂於萇弘按記
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
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
履謙讓洽開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郊社之所祭天考明堂之則侯朝諸察廟朝之度宗廟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紀年孔子年四十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憚辯闊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其不敢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
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
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
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迹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秦狀如屏風以絲為質
間繡為斧文故曰斧宸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
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阼周公
相之故抱以負斧宸也王應麟曰有周公時褒賞功
德或載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
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繡期億萬年
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
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孔子徘徊而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
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右
陛之前有金人焉鑄金為人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
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猶恐夕不至朝故為
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
所見者殆即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安必有危無行所悔所悔之

也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
 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作天妖焰焰
伺人伺察也火焰
 一作災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雍終爲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
青不代將尋斧柯物皆自微
至著積小
 成大人之德禍何以異此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
 嘗見汲書亦有此數句
 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
倚福兮禍之所伏彊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書載此句又好勝者必遇其敵
其事好還故持
 曰堅躔者死之徒盜憎主人
民怨其上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物盜
被盜
 或惡之有道者不處也盜憎主人
民怨其上
 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爲民上者必有以教
 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
 戚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人民
害其貴夫金
 多藏必厚亡也久矣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上說苑
作蓋故下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身
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欲上欲先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明不
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後
 身而身先外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雄守其雌知
其白守其黑知其
 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人皆惑之我獨不徙處衆
人之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所惡衆人皆有衆人昭昭我獨
若
 若吾谷人察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上而民不害誰
害我獨閭閻
 能於此此說爲江海雖左地道以右爲導
而江海東注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天
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

道無親而能下人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遺戒之哉按損有餘而補不足也
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卽黃帝六篇之一也
今此未之見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錄于此
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爲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秋左傳乃才
軍氏皆公子郕之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適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觀
 之以禮樂觀示然後成之以文德成如成人之成所謂德卽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略子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禮樂雖必始於詩書終於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論語由也升堂也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去聲下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崇誦誦古訓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客客時不以爲貧也使其臣如借使其臣如所借之不以其貴自居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有量之事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

任矜寡矜與同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
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學
氣質未盡變也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數省記也物猶事也是再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
學則知卹孤則惠人德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已能者
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齊莊而能肅志
求之行本孔子此言之教故併述之齊莊而能肅志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篤
雅而有節齊莊能肅是其篤雅是公西赤之行也孔
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赤
與賓客言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
敢言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浩之氣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是曾參之行也孔子
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
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
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傲無告微微猶是顯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微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若截焉截然各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故動則不妄是言

懼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
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宮三復
也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是官
也圭端王上圓下方有爵者所執玷類也
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異衆之士論語
德哉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所履往來過之
足不履影行必正啓啓發不殺藏藏者開戶而出也月今
二月二月方長不折方長謂草木月今二月草木萌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見齒則見齒是大
齒齒曰不笑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見齒則見齒是大
笑也經傳未有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
孔子曰不遷怒不涇怨不歸罪是冉雍之行也云
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
行之足也天而敬人蓋繼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信
外寬而內仁直已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
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賤不道蓋柳
下惠之行也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之
也御覽輯於宋初中間所載家語今本無
者其多此書之殘缺脫漏殆不可復正矣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

孫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
姓各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
足文法觀之說苑為此始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
就之耳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
放之士達者得政
窮者得養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
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
退避賢路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鰌
人之在朝也
魚以道去衛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曰國
郊琴瑟不
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
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
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
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十乘之國其
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靈公不能達退而分與其祿而
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
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即舍三月琴瑟不
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
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鮑叔
各牙
鄭有子皮子皮
字虎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
乎管仲
字敬仲鄭無子產乎子產
字子產子貢曰賜汝聞用力為賢
乎盡已
之職進賢為賢乎事以人
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
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子
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
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皮達子產達同進襄三十
年子皮按子產
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爲忠未聞二子之達賢已
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子貢曰賢已賢於已者臣道莫大於進賢也韓詩
之才者也
子貢曰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未聞管仲
東里子產之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
孔子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顏淵問於孔子曰
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
何以爲身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
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
可以政國爲政
於國豈特一身者哉說苑顏淵回將西游問
於孔子曰何以爲身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
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恃之則人所愛人所愛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
臨難乃謀○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
不亦晚乎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由聞晉范中行氏范昭子士吉射
中行氏子荀寅尊賢賤不肖矣其
亡何也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氏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
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
韓趙魏共
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范氏於張抑卿王生中行
氏於黃籍秦高彊是已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
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鄰敵構兵
於郊
智魏曼多
智也雖欲無亡豈可得乎說苑
○孔子喟然歎
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赤
字伯華祁奚嘗舉之在孔子

先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已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曰能下人則人之善畢集於已記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有觀伯華之行也合此觀之可以知其賢矣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本一作若夫有道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多助之至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大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未受得命之家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史補周公遷髮吐哺下土七十人宜無道哉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說楚有道而能下天下○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使民有餘力薄稅斂使民有遺利則民富矣得享其事敦禮教使民化於善遠罪戾使民不近刑辟則民壽矣得終其天年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因薄稅斂而發說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樂也悌湯也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說苑作景公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說苑作哀公夫子曰政在諭臣論教也葉公問政說苑作葉縣令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近者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異端猶言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韓子齊景公築苑囿雖門爲路寢五官妓樂不懈於時齊多女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千當作百謂以大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叔內北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距絕也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楚國荆蠻之地其地廣而都狹十邑爲都民有離心故也莫安其居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言亂則資無從得曼惠我師詩大雅板之篇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師同設也此傷奪後不節以爲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詩小雅巧言之篇不能供其職事使以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亂離爲王之病而巳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亂離斯瘼矣其適歸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其也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爲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我此以論臣爲選賢而衡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己之奢淫是
割股肉而實也臣之禁制民欲以益己之奢淫是
日之法是割股肉而實也臣之禁制民欲以益己之奢淫是
以從事其舉而別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
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哉小人 ○子貢問於孔子
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仲名嬰平可謂至矣謂敬之敢
問夫子所以與之者與猶取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
惠主惠民之主論語子產處也於學為博物左傳子
言晉侯之疾晉侯聞晏子於君為忠臣史晏平仲在
之曰傳物君子也晏子於君為忠臣史晏平仲在
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而行為敬敏論語晏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也而行為敬敏論語晏
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可謂知禮故吾皆以兄事
也矣恭敬之有焉敏而書亦訓敬故吾皆以兄事
之史孔子之所嚴事者是也或問子產晏子孰優荀
子子謂子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
產惠人也 ○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子賤曰子治單父
不如管仲 ○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子賤曰子治單父
音甫單父魯邑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
今山東單縣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
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恤
諸孤言恤之使皆得所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者
孔子曰善句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
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睦矣上行而下效也交所中
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

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治也
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
神明之主也書使之主祭而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說苑作其與堯舜聽天下
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君稟賦因窮補
不足孔子曰是士民附耳未也對曰實有能招賢才
退不肖孔子曰是士民附耳未也對曰實有能招賢才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
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師者一人孔子
矣者十有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師者一人孔子
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
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信陽春秋楚地將行辭於孔
矣 ○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將行辭於孔
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說苑子貢為信陽令
力之順之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
因予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
子豈以盜為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孔子曰賜爾
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
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已
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說苑君子之盜吾聞之
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
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則德治官莫若平治一臨財
莫若廉廉平之守執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
不詳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
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善言人之惡

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匿人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誘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

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子

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為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民力節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室完固韓

作甚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民財故其民不偷也

至其庭庭其清閒諸下用命諸下胥此其明察以斷

敏於政事論語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

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服我國乎立其朝曰嘻亂

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雖

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風也吾

立其朝君能視而不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

寄者欲善其政○楚昭王渡江昭王江中有物大如

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問群臣莫能

識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可剖而

食之吉祥也唯霸者國語霸把也把持為能獲焉王

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美下一本

孔子何子曰吾昔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過乎陳之

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謡歌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亦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

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

與昔童兒屈一腳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

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音治溝渠趣速

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日霖雨水溢泛諸

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

各奔實令訓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恠

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各商羊急告民趣音治溝渠

渠天將大雨於是知天之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

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與時小兒謡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夫謡之後未嘗不有應

已也賄物託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論語君子

其道生易正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喪紀有

其本萬事理

而道生易正

立語固不可盡其直亦未○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易少之類用之之術何如耳
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
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決損吾以是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
之謂也所以自損者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夫
學者損其自多不自也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故能成
其滿受人之益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者博哉天
道成而必變必變者未嘗得久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
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昔堯居天下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是
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夏桀昆吾諸侯助
桀為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
天下討之如誅匹夫誅昆吾氏是以千載而惡著迄
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范孔子讀易至於損
帝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
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
曰得滿後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
堯舜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
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斂而滿意窮高而不衰
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范
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
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易豐彖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執轡車前調其盈虛故能
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范同淮南子孔子
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主著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
於河雍之閭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
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
沙石之閒有瘠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
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
其子辭而不受請有瘠丘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
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
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
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
嘉陵氣充志驕殺伐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弼之
氏樂書中行驕殺伐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弼之
三民而而死夫驕殺伐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弼之
叔敖之請有瘠丘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臣驪氏也衆人
皆知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
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根傷之家必有殃以言太
陽申叔時教莊王封○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
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
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
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此商
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
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
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一室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
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苑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爾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柳陽何孟春 註

辨物第十六

鄭音鄭今山東鄒縣左傳昭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已名摯黃帝子

金天氏能脩太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

雲炎帝以火紀官炎帝姜氏以火師代共工氏王天下故

火德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共工以

火夏官鶉火紀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共工以

水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

水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為水師而水名春官為東

水夏官南水秋官西水太昊以龍德繼天而王故風

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犧牛又云伏

犧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故曰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

名春官為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

黃龍命朱襄為飛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

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泉

源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

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鵲以夏至青鳥氏司

也丹鳥驚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紅
正之祝鳩氏司徒也祝鳩氏司徒也
馬也祝鳩氏司徒也
布穀詩云布穀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
司寇也故為司寇主刑擊盜賊
鳴鳩氏司寇也
鳩鳩民者也鳩鳩民者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厄為九農正厄為九農正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哀公問政第十七哀公問政第十七
馬馬者聖人之瑞也
之妖乎之妖乎
曰若夫曰若夫
宗曰夫宗曰夫
周曰夫周曰夫
之於也之於也
孔子曰孔子曰
而子未而子未
然解之然解之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
 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
 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指文武天道敏生生物之速兼動植言地道
 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人道敏政夫政也者
 猶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
 果蠃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蛭負之七日而化為
 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
 名蒲盧中肅政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為果
 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
 遂之而已亦行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故為政在於
 其所無事也
 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曰
 體基大在人心之親切者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人之所以親親
 為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
 之教教記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
 者而禮者政之本也記作在下位不獲乎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有義父子也有親夫婦
 也夫婦昆弟也兄弟有朋友之交也有信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知此體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也知或學而知之也
 或困而知之也勇及其知之一也誠也或安而行之也知
 或利而行之也勇或勉強而行之也勇及其成功一也者

論也誠所以自識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
 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
 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見此中庸篇此下有
 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
 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魂
 而所以動作則魂也魄是精氣之氣魂魄會謂
 之生氣聚則魂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有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
 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陽主
 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魄陽而魄陰也
 陽為神陰為鬼魂為神魄為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
 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者也記魂之盛也下
 之至也云云生必有死相離而死記作衆生必死
 死必歸土云云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魄
 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
 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升也魂
 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主自無而合
 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
 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
 孝子於何用情於是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
 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
 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閑
 而如將見之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閑
 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為是故築為宮
 室謂廟設為宗祧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春秋祭祀
 以別親疏遠邇宗廟親而邇月祭祧教民反古復始

吾之前為古吾所自為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祧
尊祖親禰所以及古便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祧
皆有之服由生也此云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
仁人之德教也說苑孔子曰吾於其宗廟見宗廟之勤
聖人之道幾哉仁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義記
在宰我問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
不欲生以欲隨思日則必哀記君子有終稱諱則如
見親諱諱名也生曰名死曰諱諱諱唯當祀時以配
祀之忠也盡心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有
然之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詩小雅小宛之篇明
今借以謂二親文王之詩也記注言此詩足敬而致
之敬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致
其當樂樂已至必哀哀其終性記此下有仲尼嘗奉
其言略之與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中蕭攝
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
已非後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
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頌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頌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
畢莊子作擢御也頌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佚也佚與逸同奔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饒人
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校人掌養曰東野畢之馬佚兩

驟裂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驟兩服之外馬謂定
公越席而起曰趨從駕召頌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
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
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王得八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
銜體正矣馬銜體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中規中矩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欲其疾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詬
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有東野畢之御者所同則向新序願其待魯定公
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饒人君子亦饒
人乎願淵不悅願淵而法願使馬敗則人定公躍席
而起曰過駕請願淵而法願使馬敗則人定公躍席
東野畢之御也吾子一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
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頌回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
與頌淵曰無窮則窮為窮則窮人窮則窮自古及今
窮無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呂
氏春秋則以為頌淵對社公之言也往子東野畢過
也使之駒而退中願淵而法願使馬敗則人定公躍
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為故曰敗曰敗曰敗春秋東野畢以
云云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駒而退中願

不衰史記此下子路出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賜病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溫色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懷野詩小雅行率猶也言非虎而猶懷野也吾道非平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慍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間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疑尚有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叔齊武王伐紂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此下對諸父曰吾聞聖人有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關龍逢夏桀時忠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子胥諫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復逐王問之賜以死孔子赴楚聘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也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何獨立哉且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可也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閑

也為之者人也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驢脅欲觀其裸淫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城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復見也會稽山在陰縣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八年齊無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諸侯盟于葵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能種之未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其能盡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頽回入告亦如之頽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牛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監車台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虞立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於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夫有盛衰也前遇閻閻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監車此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皮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庭生於茂林之中深林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爲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賢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爲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皆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說苑同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顧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若卒王天下今孔立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地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餓病孔子絃歌說苑彈琴而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勝大夏說苑作投干

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廢

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思之當極其詳是

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治之反書惟治亂在庶官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以容其民寬者有所縱慈愛以優柔之詩不剛不柔而民自得矣自得者有所歸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也式也詩儀刑一人元良其所得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文王萬邦作手書曰詩赫赫尹民具瞻詩赫赫尹民具瞻適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適近也君之臣與僕同便辟得寵於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適臣便辟則群臣汚矣節節不立也記適臣不可不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冠上玄下纁纁前低二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旒垂王也冕前後有旒纁冕十二旒纁冕九旒纁冕七旒纁冕五旒玄冕所以蔽明也旒垂過目不欲聞絃絃冠之垂者在所以掩聰也不欲聞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觀附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自索其情蓋入君行之術處無為之事民有小人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以仁輔化為有罪者求可免之路是如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以仁輔政化也如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無壅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大統大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不張使之然真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八官何有子張

既聞斯言退而記之稽記之不致忘○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意為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已作知按率予告楚昭王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從諸本作治是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苟作則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論語其未得也患弗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苟并說○曾子敝衣敝壞而耕於魯曾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魯君此請以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者常畏人恐其責與人者常驕人於其有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勤於利則物莫其節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全矣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

孔子家語卷之五

困誓第二十二

柳陽何孟春註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苦於學道願息而

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

無失之意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

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既雅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齊之篇刑治也

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既醉之篇言相攝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

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日穀也風七月之篇于茅性取茅也

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

望其如也墳如也而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墳丘隴畢當

如墳如墳與墳同塞也隔絕列子作宰子貢曰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同韓詩孔子燕居

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為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

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

子貢曰賜也欲為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

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人若此其不易

也口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也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君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詩齊同○孔子自衛入晉哀五年孔子年六十
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孔子既不得
用於衛見趙簡子歷聘經年弗許召子欲往會簡子
使人來聘遂入至河聞趙簡子殺實驪鳴犢及舜華
晉以見之也
簡子各執犢一作鐸實驪史記又作實鳴犢舜華國
治云鳴鐸實驪則實驪字鳴犢也說苑作澤鳴犢
舜華一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
此命也夫子華子書孔子轅環於河濟而弗濟援琴
之辭子貢說苑作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實
驪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立聞
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杜曰麒麟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蛟龍不令陰陽覆巢破卵則鳳凰
不翔其邑雌曰鳳凰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避之况於人乎哉史記大段同劉向新序
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
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
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我立於此水
者命也夫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舜華有孔丘
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舜華
觀之政而殺之使人聘問美謂也孔子至河臨水而
簡驪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
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立聞之刳胎焚
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
鳳凰不翔立聞之君遂還息於陬鄉此鄉非作繁操
子重傷其類者也

以哀之繁操琴曲各史記作繁操詞曰周道衰微禮
樂陵運文武既醉我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不降珍寶棄鳴犢之慘焉心悲升車
命駕將適晉都黃河實驪鳴犢之慘焉心悲升車
息厥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轡從吾
所好其樂只且自是反乎衛歷聘紀年作自蔡如葉
去葉○孔子之宋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
反蔡○孔子以甲士圍之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爲御以策指
簡子以爲魯之陽虎虎嘗暴匡匡人於子路怒奮戟
是遂止孔子子路曰類陽虎因拘焉
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
之惡者乎世俗之惡好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
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爲咎謂
也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
路怒奮戟將下關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
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以陽虎
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
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於
不殺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
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如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時
死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
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爲審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也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
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
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
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百○孔子曰不觀於高
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

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在此則知患而有所警而可無矣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身說

人謂○衛遼伯王賢而靈公不用伯王彌子瑕不肖

反任之子瑕魚患之子瑕數以諫靈公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

朝不能進退伯王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

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畢一作尺禮飯舍於牖下小其子從之

靈公吊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

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殯之於客位于西階賓進

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去新序史魚死靈

也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就然易容

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能

又以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

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

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論語直哉史魚邦

如大是也荀卿謂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也何哉仲子吾弗論史鮒之直則稱孔子而不能免

卿之諫論諸其刻矣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子生

曰羽未當能言之特而即言所以為神靈也哲睿齊切莊敦敏誠信長

而聰明而史記初而齊備長治五氣五行之氣謂春甲

是也氣之類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度四方度四方而服

牛乘馬牛任重援援馬致遠援援馬致遠援援馬致遠

能能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後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史作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訓誨利之益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作歷明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明神鬼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史作其色郁郁其德其動也時應天其服也土從地宜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堯有天丁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史作不舒伯夷典禮書伯夷爲秩宗夔龍典樂書夔爲典樂龍爲納言也流四凶而天下服舜言於帝而流之四凶共工驩兜三苗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及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舜有天丁號虞孝友聞於四方舜年二十以孝聞陶漁事親舜耕歷山陶阿濱漁雷澤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以二女妻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舜親戚甚有婦道睿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四岳九官十二牧也率其舊職恭己而已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阿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天平地成巡狩四海書歲十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二月北巡狩孟子天子適諸侯五載一始書五年巡狩一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日巡狩

其非史記皆傳為言未嘗舉此相然則
本有分伏義神農黃帝為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
其不可從又明矣

五帝第二十四

李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

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

木金火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

十二日化生長育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

萬物莫不成也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

仰南者赤熒惑等始於東方靈威古之王者易代而

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有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

義也其以火德王則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

是以大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配土精之君少昊配金精之君顓頊配水精之君黃帝

天五帝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其說則
先儒懼其與天均稱帝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五帝
焉得而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充

乎皇天上帝之謂也或謂五帝既稱帝則其序當

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吳

天上帝以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

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有定數而亦無五帝之制至小

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爲五行之神者蓋

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五行在天之有陰

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行不在天之有陰

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况五行之精者象於天則

爲五星分位於地則爲五方布於四時則爲五辰形

於庶徵則爲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爲五星乎則

五星有精燦之祭以爲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

以爲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陰陽五行之祭燦燦有寒暑之祭以爲五氣乎則兩

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言曰主五行之官五行佐成上帝而稱
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
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天
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
少皞氏之子有四叔叔如叔世之叔謂其後曰重曰
該曰脩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
左傳鄭子產曰金天氏有裔子曰顓頊氏之子曰黎
昧為玄冥師昧豈即脩熙別名歟顓頊氏之子曰黎
世本作顓頊為祝融與此不同關伯帝嚳高辛氏之子
也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
業為官職該能金為蓐收脩及熙能水為玄冥左傳
秦墨所謂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者也
黎之為祝融是火也勾龍能水土有功是以為后
土也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謂生為上公上公則封以
五官之後能世脩其職業也
死為貴神死則享以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五祀上
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
之德各有所統各有相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在木家而尚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如木次火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殷人用
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木宜尚青而周人以木德王
色尚赤木之次火也呂氏春秋凡帝王之興也天必
時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時則土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
時天先見火赤烏鸛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
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及成王時水氣勝
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及成王
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云云其言夏殷周所尚之色
亦與此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
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土火之次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
於木故尚青也淮南記有虞氏之祀社用土服尚黃
亦與此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魯宰費魯季氏邑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嘗有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問政於孔子子曰以
德以法二者不可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
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
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
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周禮內史掌王八枋之
曰諒三曰發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治八曰辭二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
命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王制諒則贊為之以方出
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王命選以德法為銜勒以百
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四字無此以萬民為馬
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
也天子御者也內史大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轡
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

即不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
無聲而馬應不待呵叱而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
南子曰造父之御齊韓之於轡銜之際而緩急之於
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善御民
旋回中規取道致遠而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者壹其德法一也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
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
之而兆民懷之書曰天命無疆克敬惟古之御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冢宰之
官以成道統百官均四海是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
以成德統百官均四海是所以成德也宗伯之官
以成仁春於時為首春官卿也掌邦禮司馬之官以
成聖兵事莫重於馬夏官卿也掌邦治統六師平邦
司寇之官以成義羣行攻劫曰寇主寇賊法禁秋官
成義者義主司空之官以成禮掌邦土冬官卿也
於斷故也利而曰以成禮者禮有六官在手以為總均仁以為
納納與軌同荀子奉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
下者正六官與馬不調王良不足取道君臣不和
之者盡矣明分以示○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
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
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

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主日數十甲乙丙丁戊故
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二
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春夏秋冬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
音徵商角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黃鍾太簇姑洗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
七七主星日月水火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
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闇閭不周廣風主蟲
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
陽故皆卯生鸛吞者八竅而卯生鸛鳥鸛鳴者九竅
而胎生人獸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
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
聞山書曰山書如今山地東西為緯東西為南北為
經南北直山為積德土專川為積刑水或高者為生
陽高受下者為死下伏丘陵為牡牡川谷為牝牝蚌蛤
龜珠與月盈虛得月是故堅土之人剛堅土弱土
之人柔弱土墟土之人大墟土沙土之人細沙土
勃壤息土之人美地土墳土之人惡墳土地氣而
生固不同也周禮辨五土之物生山林其民毛而方
川澤其民黑而津丘陵其民專而長墳衍其民皆而

畫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狹義裹抱
 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令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
 光滿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
 究萬物隨天社象百狀達千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
 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
 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
 春秋下之得四者則曰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
 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
 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蒼首曰皇天降
 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
 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彼陽華華萎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
 玉以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紫竹象山四
 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
 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止通能知存亡吉凶之
 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
 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照乎其
 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
 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
 戲允哉君子碎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
 書曰鳥獸鵲鵲鳳諸五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
 皇來儀此之謂也
 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本命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分如分受之分量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程子曰天所賦為命劉子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於天形於一謂之性形著于物程子曰物
 生所謂命是也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或曰人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
 通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萬物萬物生而生而變化無窮焉化窮數盡謂之死
 化窮則變數盡則復歸于無故命者性之始也
 長故死也故命者性之始也
 受命以生

合夫婦聖人因以制嫁娶也豈不晚哉晚猶遲也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

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榮盛也多口舌者為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經一作更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或問婦人無子惡疾乃其不幸樂亦出之不已其也子而有三不去焉彼五者非三不去之所不得此禮其審矣雖然出之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德之絕於人者也此二者惡德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也也妻道三曰奉宗祀也一日續宗嗣也二者人倫之大也今既絕人道矣而無出可乎世有拘私情睚眦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為不當去而欲出之者此其不義也而寬之九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順成夫婦交慎字通重昏姻之始也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此篇前筆言裁于易傳又謂家語是子夏問於孔子者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而今本皆不同矣當埃再考

孔子家語卷之六

柳陽何孟春 註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問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記仲尼燕居子貢曰問繼言汎言諸事也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隨施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主然心敬而違於禮則文不副實恭而不中禮謂之給所謂夏商尚敬其失也野是也恭而中禮謂之給禮貴乎恭然貌恭而違於禮則是巧言令色趨恭為口給而已故恭近於禮然後遠耻辱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勇亦人之一德然徒勇而違於禮則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子曰給奪慈仁仁者則亂給則勞勇則亂也子曰給奪慈仁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或問惡人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為過不足為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為之節文欲無而全好者與子貢曰然然則何如問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祀天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宗廟祭春禘秋嘗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饗

所以仁賓客也燕會以樂賓也行五禮皆曰仁若燕
仁如禮何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義設禮因禮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
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記明乎上有子曰字上文字
曰給奪慈仁與此並重著子曰字者記者欲顯當時
言少聞而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
門有禮故三族和也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田
所取之利獵言所獲之物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田獵也開習也以之軍旅有禮
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
人為旅禮有軍旅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不車
得其式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情至辨
說得其黨不失人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情合人
俗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得時措子
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
曰然記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事君子有其
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聲張儀
乎其何所之相告也儀張儀無定向貌譬猶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耳目無所加安視進退揖讓無所制無以裁
節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

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講武教軍旅武功
失其勢行師制敵之勢王孫滿所謂官室失其度量
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以祖洽
於眾也祖洽也洽合也記仲尼燕是故古之君子無
物而不在禮矣即前所言見禮之不可斯須去而無
云云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脩身而發記射義曰射者
體內志定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其難如此知此則知所以脩身矣發發
矢射而不失正鵠者畫布為正鵠難加故為鵠舉其惟
賢者乎射可以觀德賢者有德行之人也於是退
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蓋觀者如堵墻焉
言圍繞而觀射至于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
之者眾也射至于司馬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
正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按鄉射司射比衆耦
於堂西但觀者既眾庭曰奔軍之將奔一作貢與
中不容故出延之也與為人後者言人死無子宗族
國之大夫亡國亡其與為人後者言人死無子宗族
復求為不得入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
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忠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

者半又使公用之裘序點公西赤名之揚觶而語
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
於賓與大夫儀禮古者於故也語此是也
揚觶而語曰勿壯孝策力德者好禮衰無不從流
俗自好脩身以俟死者善道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
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篤於好禮不變純
禮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年
不在此位也在此人則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
終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射
鄉飲之禮立司正而未旅司射講射則司正為司馬
三射畢司馬又為司正監旅酬也子路問與二三子
馬以該諸執事也孔子曰能用命矣奉教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去也夫子因射有感而
也鄉射易其言其易行也由之延射於衆聚指
舉善以留之而自去者半惡者知所懲矣衆之揚觶但
之而僅有有焉善者知所勸矣一事而勸讓懲備焉
可以興化而變俗王道其不為其易行乎射義蓋僅
有存者下焉射之為言者釋也云云而此一節載在
鄉飲酒禮義中未知孰是或問盛德者不為鄉人之
舉孔子溫禮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雙相之圖人之
射不已其子呂與井嘗疑焉謂不能言者雙相之圖人之
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
非聖人之所當言也○子貢觀於蜡歲暮祭名記蜡索
萬物而索也釋文夏曰清祀曰蜡歲暮祭名記蜡索
嘉平周曰蜡泰曰臘字林作腊曰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飲賜未知其為樂也禮儀
但見孔子曰百日之勞終年勤勤一日之樂連蜡始飲一日之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之道也
文之為治豈容久勞以逸民而久張則弱
之亦惟勞佚之適均耳已上見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物本於天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
之以禮反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生而人則
之始安可不報之反之故郊祀其祖所出之祖
也上而配郊之祭也萬物本乎天天垂象在日月星辰聖
人也丁有天子大禮八云云天垂象在日月星辰聖
人則之則法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祀天主日配以月
不吉以為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至謂迎長日之至也郊特牲此下帝牛
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也光於南郊云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也祀於南郊之祭大報天之宗配日月者日宗陽月宗陰
也祀於南郊之祭大報天之宗配日月者日宗陽月宗陰
其間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始郊初祭天其月以
云云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始郊初祭天其月以
致天神其日用上辛周人始郊至之日逢辛自後
是也其新潔莫先也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上辛
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上辛上辛上辛上辛上辛上辛
始郊日以至上郊受命于相廟云云至於啓蟄之
月則又祈穀於上帝孟春之月發春祈穀是月郊登

之示民嚴上也也嚴敬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侯之道易治道塗鄉爲田燭長燭火以備照路弗命而聽上祀上
 牲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備祭之用
 質素用黑羔而黼之者謂袞被袞所以襲裘象被袞以象天周官王之祀天
 龍袞被袞所以襲裘象乘素車貴其質也素車以白
 或卽殷木輅也亦尚質義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
 天也天子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旂太常九旗畫交龍
 義設以日月法天象也服袞以臨燔柴燔燎也積柴
 郊特牲作以象大也服袞以臨燔柴燔燎也積柴
 其土而燔之使氣達於天也周官甸實柴則實牲戴
 於柴而燔之也但燔柴而不實以牲則謂之撝燔戴
 冕璪音藻十有二旒冕制見前後方前圓玄表朱裏紫
 而垂於冕以爲旒也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
 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編則
 又從朱起則天數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接前天垂象聖人則之云云此篇
 大段記所取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禮至
 者殺亂多矣天禮之至重者也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
 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所以致治也下文謂有其微而無陷刑凡夫人之爲
姦邪竊盜法妄行者不檢也生於不足孟子無恒
心也不足生於無度物之移也是以上有制度則民
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管子曰衣食故雖有姦邪
賊盜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
仁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不孝者喪祭之禮者所
以教仁愛也父子主恩喪禮於其役不喪祭之禮明
則民孝矣論語慎終追遠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試上者生於不義君子試其父孝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朝謂諸侯見
來者斷矣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於天子聘謂
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以義合義必明則民不犯易
上南以字乎下下有以承乎上義必明則民不犯易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雖有試上之獄而無陷刑
之民闕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
而遺敬讓是規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
崇敬讓也鄭氏主於序齒而有上下故雖有闕變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
則夫婦失義應聚擾難而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
明夫婦之義也大昏人道之始迎而後行贊而後見
明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
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無度不仁不義遺敬讓無別

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表
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
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
衆多矣卿大夫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
矣聘問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信畔
侮陵之賊起矣故禮之於國也微其止邪也衣未形
使人曰君子慎乎始而慎乎終終以千里此之謂也不
豫塞其源豫防也而軌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
陷之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孟子曰民無恒
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三皇五帝之所以化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書曰明于五
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
教而已使五教既行彝倫益叙則刑自可以弼五倫之
又曰刑罰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末篇立論雖不
同而意緒相貫今采而附注之意者其始乃一篇而
後儒妄刪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
於大夫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於禮不
下於庶人大夫者刑主於治小人不爲大夫設也禮不
下於庶人庶人者禮以治君子不爲庶人設也曲禮
曰刑不上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
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
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御猶治也屬如屬
賈誼傳古者聖王制爲等則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

而此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殺鼠而忌
廉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忌不投況貴臣之近主乎
略馬則其君之寵臣雖有過則起車則其下
正門則其君之寵臣雖有過則起車則其下
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預遠不敬也所以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又曰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則器職業者梓於器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
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
曰簠簋曰簠簋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易有坐
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
不脩也幕一作箔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
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罷軟於事不謂
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
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
自定有罪各矣誦傳貴大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
在五刑之域者誦傳貴大臣聞而譴發
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誦傳則曰冠鑿纓以
服也冠盤水加劍治之也加劍焉自刑也或曰殺
故示已若此也造乎闕闕而自請罪耳君
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施而發也自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頸而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自君不
使人捽抑而刑殺之也捽抑持頭髮曰子大夫自取
之耳吾遇子有禮矣遇猶待也大戴禮此下是曰刑
之耳同蓋皆出於此古有此制而誦曉之以言文帝戴
德集禮記取之而其弟聖又細其言二句禮不
今見於曲禮者也夫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
得教使然也誦傳之有禮故群臣自憲嬰以廉恥
而臣者不以飾行報其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
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之臣誠死生民之臣誠死君上
之臣誠死我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
忘利守節而義故可以託不悔之權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訓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
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充故不責之以備禮
也庶人不顧祭徒行無燕見君子不為容禮固不容
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刑
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發原忌藩之
論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
殺而王安石反以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
威俗而與教也直欲殺戮故若以制異已耳豈非邪
大者乎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
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刑酷而政廢善政至政無所用刑。政善不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刑不刑也。止辟刑期于無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故聖人先教而後刑。王符論曰：「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明而後晦。是以王者則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記疏例壹成亦必先教而後刑。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更者刑之所必如也。傳曰：「死者不可變。」

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欲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欲明曲直言於公為訟。獄必三訊焉。記作司寇正刑明辟。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禮以聽獄訟，必三刺。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訊而不至，所以正刑明辟，以察獄也。後世死刑三覆五覆，奏意本此。有指無簡，則不聽也。有罪當殺者如覆奏意本此。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覆之實，述則不可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可以出而赦其罪則從重附從輕則不如後世之所謂失入赦從重則不如所謂失出矣。記此下接凡作刑罰車無赦。難出之罪附必禾滅書所謂罪凡制五刑云云。凡作刑罰車無赦。難出之罪附必禾滅書所謂罪髮世輕也可出之人，赦亦有罪。此所謂輕無赦也。蓋立法制刑之本意，欲使人難犯也。此山下刑者，刑也。

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治古之時與三代之英蓋
指禹湯文武周公之得時行道者吾未之逮也未及而有記焉記蓋
知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以與選賢與能講
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於地也不必藏於已有自力之事而非是以姦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致也所謂之大同
世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子孫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私也貨則為己力則為人私於利也大人世及以
為禮相傳為世兄弟及於於爵父子城郭溝池以為
固外城曰郭禮義以為紀綱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皆禮義以賢
勇知為賢以功為己為功故謀是用作而兵由
此起致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
有過刑仁講讓也明也考成示民有常道如有不由
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勢所必然是謂小康安
之世先儒謂此老莊之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

必孔子曰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而有自然之節
以治人之情禮順乎人之情而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篇是故禮必本於天殺於地殺效也易上天
又禮卑也地志列其鬼神禮制於天地而可行於幽達
於喪祭御冠昏朝聘數者皆生人所重之事非禮
射御此禮之大者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大之行上下自然有禮今大道既
已記此言禮也云云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
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夏商
遠矣周道又為幽厲吾舍魯何適矣周公之國夫魯
之郊父帝皆非禮也皆非諸侯之所行周公其
已衰矣周制禮而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杞宋
祖魯與配天之祭矣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二王所
而行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許之周公攝政致
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周公相成王而攝政致
祀宋明矣夫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
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
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禮於天
則惠公案請惠公止之使成王以下乎然則此
宮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天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
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撥按則宮之第三章肯言

廟上下皆奉其典之禮而祝嘏凡祭祀於始嘏莫敢
易其常法法記是謂大嘉嘉祥也記作假夫禮有典
周以賜而魯受之也其非可知夫聖人能以天下爲一
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能記作耐耐讀若能
也必知其情辟開於其義辟開也開之以然明於其利
達於其患明達之以其利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人所必有何謂人義父慈
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皆事物當然人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義未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求利未得故聖人之所以治
七情脩十義脩明也上所謂以治人之講信脩睦與
利尚慈讓去爭奪除人舍禮何以治之情與義人之
有禮以治情則義以脩而成利無禮以治情飲食男
則義不勝利而生患矣此禮之所以爲重歟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七情自心而發總而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大洛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藏而未
惡未動美惡未形時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窮之是治此情
得其正有美而無惡非此禮不可故人者其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以陰陽五
而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地之德如言天地之性人
爲貴人身莫非陰陽陰陽交會屈伸往來而之鬼神

五行之氣即是陰陽分屬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獨得其秀所以異於物也然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豈可不治之知神以故天秉陽垂日星輕清上積而成象地秉陰載於山形載記作發播五行於四時五行一陰陽也分於四時木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和四氣而後月生四氣四時之氣月歲月之月土成也四氣溫然後燠燠然後涼涼然後寒寒然後溫不朔炎而暮燠是謂和也和四氣必應四時而後十二月成也月之成者歲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三五十五日也月之盈缺由於日之遠近盈望缺晦而一月終矣上言十二月而歲成此言三十日而月成也記此下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未分而有五行之動云云有定轉而爲陰陽動靜變而爲四時有節列而爲鬼神屈伸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命於人曰降本於自然曰

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釋而弗食也。
此又反譬以明上治人情之義。易治人情曰：治國者又以所治之國之人言之。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
 肥也。修身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齊家大臣法
 公、小臣廉，守官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治國天子
 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居有容，諸侯以禮相與，事大
 夫以法相序，不偏下士以信相考，夕要百姓以睦相
 守。有無天下之肥也。平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
 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聖人治人情，至此人情既美，惠去利興，上所謂天下國家
 可得而王者，大順之謂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俱無
 憾矣。記此下有故事大積焉，而不究云云已上記禮
 運篇爲詳。朱子曰：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
 仲云：是子游作。以前有言，誰問辭想然耳。

孔子家語卷之六終

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也今善王始加元服元大去

王幼志服衾職天子龍衾故曰欽若昊命欽敬若順

有成六合是式式為天下四方是率爾祖考諸文武

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

雍曰使王敬於民遠於侯爵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於此始成王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

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

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懿子

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咡一也

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

所考無三王共皮弁素紱素皮弁白鹿皮爲之素紱以

以素爲裳綴其腰中故曰素紱三代皆以此爲再

加之冠服也說苑冠者守其正意成人也脩德束躬以

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君子成入必冠帶以行事

成禮如冠以爲其心故君子成入必冠帶以行事

幼少嬉戲雖慢之心而行於德備業之志是故

成人之名也故皮弁素紱王不易既以備德又

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委貌周道也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委貌周道也

章甫殷道也母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母

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

形制有以表明之也夫母發聲之辭母追復前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祀公子孫而

靈公也文子公子孫之子使子羔訪於孔子子羔仕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禮諸侯不敢祖

祖諸侯乎朱子曰先儒謂魯亦有文王朝左氏載

祖厲王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

處吾弗知非其大夫意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

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分地建國置都立

邑分建置立設廟祫壇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

數惟建置之數自天下有王至此見記祭法是故天

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爲昭右爲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

曰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一壇七朝外又立壇各

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祖曰顯考廟高

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始百世不遷而高曾祖

遠廟爲祫有二祫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祫

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已遠遷者其主古制祫

藏於文世室昭之祫藏於武世室享嘗乃止祫主

不與月祭但四時祭之先儒不考乎元以祫爲七

廟之二而謂文武廟爲二祫止於享嘗而致辨焉

矣去祫爲壇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爲壇壇處受

祭而祭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壇必

不然亦去壇爲鬼去壇則祈禱亦所不及故曰鬼

子知周家三十一上神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又

未辨乎此去祫去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封之君也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壇

左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此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祫而遷祫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盡昭穆之所謂祫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大略如此今以清廟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昭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櫺宇四周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祖之南廟南廟之士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祖之西次室而謂之桃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反其袷于太祖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嚮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六世之後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二世祧則四世遷穆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相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昭者不動此所以相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周而五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猶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九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大夫二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土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堂室之備僇大夫地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庫櫺諸侯有所不得爲諸侯之勳望爲獨門堂室之合然後何名於宮則其制不得而殺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與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則以不得而降也又曰王制祭法庶士府史庶人朝則下以周制言之土制爲是庶士府史庶人

於寢固其宜也已上祭法司或問三年之喪上
今廟制則既殊矣孝子之所以求報於先人者
有上下間焉豈各親其親之義耶公羊子曰此自
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喪祭之所為分也此自
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
始封必為祖則所謂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
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遷之主明矣

辯樂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瑟包犧所造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

之聲鄙遠地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中如當

也

之節也雅和樂謂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北

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

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養也憂哀悲痛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

然執未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亢厲一作而微

之象殺伐之氣亢厲者溫一反以未和即中正

不載於心也溫儼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

乃所以為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者舜

奉神農造琴瑟本五絃今造南風之詩

南風之薰兮南風曰薰可以解吾民之愠

云切南風之時兮以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叶韻

何而鄭氏主樂記云其辭未聞豈此非其古與神

有歌大抵南風孝子之詩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

為今歌風者亦非矣樂府詩曰反彼三山兮南風

今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青龍兮出自于河負書

其興也勃焉勃興德如源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

紂好為北鄙之聲史記使師延作朝歌北鄙其廢也

忽焉忽焉其廢至今王公以為笑夫舜起布衣積德

舍和說苑辭以匹履中行善而終以帝說苑作而紂

為天子好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說苑作非各

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醜也

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

六七尺之軀哉言必不得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

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馬孔子曰由知改過矣由

問王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以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珮玉

非特其心無自入也君子無故王不去身此貴

之謂也。珉石之爲夫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惡焉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荀作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智也，堅而不屈義也，直而不撓廉也，不斲行也，割傷也，雖有廉撓而不傷也，無上堅剛而不屈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下垂如墜則曰廉而不撓勇也，摧折之而不撓屈，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叩與扣同，越揚也，其終則詘然樂也，止如樂，不其終詘然樂也，其言畢無繫辭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瑕瑜見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於信氣如白虹，天也，如白虹然，玉之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發見山輝川圭璋特達德也，爲圭爲璋，以廟朝之上，以對天地四方，以臨百官，以率萬民，此玉之有於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玉之可貴莫貴於道，物之可貴莫貴於道，故雖有珉之彫彫，彫飾不若玉之章章，明著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詩秦風小戎之篇。故君子貴之也。引詩以見君子之也，荀作此之謂也，已上見記射義篇說范玉有六義，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實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撓，廉而不斲，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

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撓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斲者，君子比仁焉，有較必見之於外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先王君臣比之於外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先王德以同風俗，國豈異教哉？觀其爲人也，此四字竊疑其人而可知其教之得失也。其爲人也，在下文詩之失，溫柔敦厚詩教也，詩含美刺而疏通，遠書教也，書紀治古，廣博易良，樂教也，樂能和同，絜靜精微，易教也，此洗心退欲，爲聖人以恭儉莊敬禮教也，禮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言約而意隱，使人重於秋，公已有羊舌肸言春秋之語矣，又楚語申叔時曰：春秋之春秋而爲之，聲善而志是，時夫子未作春秋，蓋春秋自周史之法也，夫子脩之，皆因其策書義之所樂，易禮之前已有教也，詩之失，愚務於溫之教厚而不知以書之失，誣務於疏通知遠而樂之失，奢務於良而不知以易之失，賊務於繁靜精微而不和之有，動而不知以春秋之失，亂務於屬辭比事而喪其發中，動而不知以春秋之失，亂當有素是非此六者之失，不善學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記作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此善學者之有得也，故非失則以深窮其理，與不能深之故也，先王以有方觀民，殷殷入其國，其教豈不各有在予？自詩之失，屬辭比事，此言其教之可知也，已上並見經解，天有四時，春夏

秋記作春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夏秋冬天之四時之所有者其用不同而天地載神氣吐納雷震雷

霆流形萬物露生記作神氣風霆風無非教也載承

霆即地所載神氣於吐納間見之易曰雷出地奮又

曰雷入地中雷發於地也月令二月雷乃發聲九

月雷始收聲出入發收即此吐納之謂雷霆之下

蛰起振百穀草木皆甲拆易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也成物之傳如此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德備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有物將至作者欲其

兆必先其兆記作有開中庸見乎者龜動乎四體

至誠前知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也朱子曰禮記

是家語有物誌焉欲其兆說者欲則有成不好底意已

上見記孔子問居告子夏之言此下有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聖人既為天民之

云云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先覺固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

發於詩書樂易禮者蓋積胎細卯腐枝敗幹傾者當覆

愚誣奢賦煩亂者蓋積胎細卯腐枝敗幹傾者當覆

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尾甚屬而禮記

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

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屈節不當

末有能正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

行已期於必達君子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外

期必達此記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孟子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故屈

節者所以有待節不當屈曰所以有待則求伸者

所以及時謂及時行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受屈

而在志達而不犯於義進以孔子在衛哀十一年孔

聞田常將欲為亂常齊亂臣田成子姓陳氏而憚高國鮑晏齊大

張國伯高父鮑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

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屈節應前言記二三子

誰為使史記父母之國下作國危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

齊君之伐魯過矣夫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泄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其大

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

不若伐吳吳王夫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

新士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

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石憂在內吾聞

王豈齊而往走則齊必利魯矣所有且王方以存亡
 豈色爲名存亡國夫伐小越而晏疆齊非勇也夫勇

胥正諫以忠君負言以公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語好事者繼訛承之卒不用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註負

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之文其殘亂而伐之治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伐齊以徵結竟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此句又記者之語著亦必隨至此前吾欲屈節於田常及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語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劍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二吳越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不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敵後有他計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藏器甲二十領銖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

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公名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促兵不先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艾陵或謂吳邑今微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左傳哀十二年也此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左傳哀十二年至如將中軍從王晉門中軍將上軍王子城晉將下軍下軍戰於艾陵展如數高子國子敗晉門三之大敗齊師國書公據愛國五明車八百乘而不歸國書公據愛國五明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吳晉爭疆左傳哀十三年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日龍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越在東故云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年十二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同元史記日戰國之時齊魯交兵數矣一不備越安能得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諸齊安

能破我四鄰... 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
言哉此篇曰節夫所以為名矣予路之問孔子之
引循耳觀節中吾欲在節於田常以政魯及聖人所
謂吾節求其何言之可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
其真也哉好事者為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
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以此吹聲飾事以誇多耳子
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
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而禍之徒
何以為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焉列國之禍而許之
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為孔子哉左傳載越滅
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
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
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
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其伐
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貢之也子貢未嘗
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
信者耳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時年三十齊侯出田齊侯景公田獵也蒐苗獮
齊侯田於師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旌
象文也左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
傳作以弓也
招大夫左傳作招以弓以招士詩題題車乘招我
方後皮冠以招虞人諸侯服皮冠以田虞臣不見皮

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
官非若招當進道之當也君子題之題是也柳宗元曰
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
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也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孔子覽晉志晉史晉趙穿弑靈公趙穿大夫
誤也○子靈公名夷皋左傳宣二年靈公不君宣子驪
公患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冀
介之知遂扶以下闕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為公
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遂弑
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及晉境上山聞弑而還太史
書曰趙盾弑其君太史董狐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正卿當國住
與聞而臣之罪當先問者亡不出境以與弑君謀者
無出以逃惡名返不討賊似已先受意於人欲人之
成乎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
風雅雄篇懷思詒同胎感憂也詩作阻盾引之以明
已本因思晉國而還乃自貽此惡名憂戚而不解也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惡趙盾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為受惡名情也越境乃免已
左傳同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
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其罪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
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
亦得以免罪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濟
其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
不與聞乎故者數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既長所
情滅於盾有不在於盾諫者盾蓋覺之而私謂靈
當日之事提彌明靈輒為其耳目附股不偶然也
之成乎統將謂為哉而謂盾不與聞乎故其可乎
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鑒說而記者之一

也○鄭有鄉校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校之士非論執

政執其之臣專融明欲毀鄉校大夫融茂字然明劉

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彼

所議於我吾聞為國忠善以損怨也忠善盡心為善不

聞立威以防怨也防怨雖是若防水也左傳作

止然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潰決所犯之處傷人必

多之終有喻防怨也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順其勢

不如吾聞而樂之也人言不可止不如吾聞而行之

年鄭子受授子產政明年融明欲毀鄉校子產時在

位故為是言國語周厲王監謗者國人莫敢言召公

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行而不悖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口成而後行融明曰

之若壅其口其德能幾何子產之論出於此融明曰

後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

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生襄二十

蓋長而後聞之也韓退之不毀鄉校頃曰我思古人

伊鄭之偽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聚口

宣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

遂施及無垠於事四海所以不理○鄭子產有疾謂

子太叔鄭大夫曰我死子必為政執政國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作說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

卒左傳疾數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荏荏苒苒之澤荏苒荏苒鄭澤名盜太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此狎而玩之則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湯慢則亂之於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篇訖

民勞甚矣庶幾可少安之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四句同前詩詭隨不顧

東意潛憎也明天之明命也詭隨者必亂之於猛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兩句亦前詩柔遠而撫之也平

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有祿

是道詩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綽綽不剛和之

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

子產相交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遺

有餘愛在民也在焉哉此在昭二十年或曰聖經無

猛字此篇之言始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為主猛誠非

所當事夫子不曰施之紂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
不可施則火紂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
及之子產之謂猛抑宜後世剛暴酷吏之為不遇後
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尊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
則亦不得為惡人不得稱仁不得有遺愛矣○哀公
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蓋下諸
字下同不祥謂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
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怨身棄老而取幼家
之不祥也家道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國是老
者不教不教訓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風俗流聖人
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亂之道不祥有五
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詩小雅

孔子家語卷之七終

孔子家語卷之八

邴陽何孟春 註

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各義自嫌強大
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論語所謂誦
而不正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春秋
喜二十有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侯許男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諸侯也水北曰陽山南曰陽
溫河陽也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力未能
忍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士申濂率
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孔子在
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功夫子愀
然曰若是其靡也心乎侈矣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
欲速朽而曰不如速朽也冉子僕冉有為夫子御僕曰
之愈夫子之惡其靡也冉子僕或曰子僕人名曰
禮凶事不豫備也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行
也之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
也也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時制九十時制
屬也則亦豫凶事矣然皆臣子之所為非豫屬也
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
公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敬叔欲行賂夫子聞之

與此
義殊
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孔子曰管仲鍊簋而朱
紉領下曲而上屬於兩旁之并垂餘為纓天子朱諸
侯青大旅樹而反站旅道也樹并也立并當所行之
以士為之設山節藻梲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節柱
在兩楹之間賢大夫而難為上也則有喻分之事而難為在其
者晏平仲祀其先祖記作○而豚肩不揜豆大夫祭
不合用豚有在俎不在一狐裘三十年狐裘肯在輕
豆曰不揜豆喻其極小
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即其所為則有不
敵可知
君子下不僭上不使上
難為也上不偪下不設下
禮難記作
君子上下不偪下又禮器曰管仲鍊簋朱紉山節藻
脫君子以為為矣於晏平仲曰祀其先祖人豚肩不
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為隘矣夫溫與隘固君子
所弗田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賁桓
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
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蹕乃立為仲父乳
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僞上一曰管仲父出未蓋青衣
置鼓而歸庭有陳鼎案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
侈僞上孫叔敖相楚幾車北馬驅餅柔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僞下為
與此
○子游問喪之具儀物孔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惡烏乎齊齊者取中之義記孔子曰有
也則無過禮禮為其所當為也苟亡矣斂手足形
還葬附于身者但取蓋形而懸棺而封以手懸繩
旋音已蓋畢即柩不埃盡禮下之無碑
人豈有非之者哉已無財非俗中人知之豈責以
君子弗行也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為悅是也已故夫
上見記檀弓篇此下司士實告於子游云云

子夏問第四十

古書記

者成也
以周

法於

幼之

所以

云此
云下

非是一
攝一

也
子父

則歌王達

其身

優為

知爲

腦溢作以為

次之與成王

成王幼未
知所以爲

幼之以道庶

君之於

君之尊然

也今成王

物而三善

上放世子

而與我爲

一、

之道矣其

在則禮然

曰此將君

無此字
然而

知父子之
也君我君

也世子齒
禮者告之

居子與臣

馬學之爲

長幼之道

儲二之資

夫故惡其不仁始幾也用人殺人以殉也孟子引夫
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罪也後世謂其象人而用之也
正此謂也記禮弓下篇孔子謂弟子者知喪道矣
於用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
於用而不可用也孔子謂弟子者知喪道矣
不始於用也孔子謂弟子者知喪道矣
人乎哉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
設也記作祭終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彊力之容肅敬
之心皆倦怠矣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
言倦在外也 有司跛倚以臨祭倚倦怠之形見也其為
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
階室事堂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交力戶內
而交乎外上下等乃以交乎下是也陳氏
謂室事者正祭時事祭後殯尸于堂謂之堂事如
此則此日為虛奠有質明而始行事質正晏朝而徹
二祭矣竊疑其不然有質明而始行事質正晏朝而徹
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善之也方氏曰
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禮
以敬為主也孔子所以善之已上記禮器篇同

本始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紂庶入
為王卿士微國名折內子爵微曰微子周公相成王
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
為宋公以奉湯弟號微仲立是為微仲仲生宋公稽
稽生丁公申申生湓公熙又作哀公熙熙生弗父何
何當嗣一作常而讓其弟厲公焉記禮公而自立是

為萬公無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家語
何讓立乎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家語
又何為微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湯公共又作
公名熙云微公共卒弟湯公熙立湯公名共共
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湯公而不載弗父何何人
之子及我胡讓之實云何為熙子則則熙子不共
後家語曰微公熙之實云何為熙子則則熙子不共
當而熙子不共熙子不共熙子不共熙子不共熙子
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勝生王考甫考甫生孔父嘉
其後一作五以孔為氏焉自弟父何至孔父嘉五世
生特陽姓也嘉一作孔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父
父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左傳桓二年宋
之妻于路日逆而送之曰美而懿二年春宋督攻孔
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杜預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
宋督所殺其子奔魯與此異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
宋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不知杜有何
據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為
邑大夫魯縣東南聖城是聖于射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
無男其妻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
子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微
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
裔也湯成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其貪之貪
也按左傳襄十年陽之役陽陽人啓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鄰人統扶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紇之
倫可知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

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

矣遂以妻之并孔氏史記索隱引家語禱於尼丘之山

生公羊傳史記索隱引家語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而孔子生

比史後一年穀梁傳史記索隱引家語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而孔子生

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

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蓋不齊宋景濂有辨

於關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顧氏異之

以彌後繫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廣記先

聖也頌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

信故降以和樂之育大書天樂事不經見怪異不

聖人之生先見之兆必有孔子生而首上圩音頂圩

言頂上穴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

中低而四旁高也黃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

輔養駢齒龍形龜背虎掌膺胸肱肱參耆圩頂山廣

趨下末後耳頭如蒙手垂過膝耳垂珠庭脣上

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井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

狗有文曰制作定世壽身長九尺六寸廣六十圍春

按先聖四十九表來於長弘之所談姑布子十之

稱老萊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

云情矣然綿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上重及胸文在手

等處又弗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

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應道子筆

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東孔子少孤不父其

史記孔子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葬

處故不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

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記注禮無

今乃在闕里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於外者

以抑翼此則煩問於聊曼父之母史作聊人觀父之

引耳亦曲說問於聊曼父之母史作聊人觀父之

然後往得合葬於防防自孔子少孤至此見記禮弓上

而知年在一二四歲要之非肅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

邪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占也墓

而不實今丘也東而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

是封之崇四尺也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既

口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然流

事矣曾無與訪防墓者邪防墓之崩亦當有門人而從

聖人之後其親所以致謹於體解之誠而為父遠之

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

子之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墓崩其如何勿謂古不情

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

聖無復事脩焉且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季氏饗

士季平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史記孔子

饗士季與往陽虎曰季氏饗士非較饗子也孔

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云云或云嘗學之意春亦疑

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紉之言孔子年十九娶于宋

之升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明年魯昭公名使人遺之

鯉魚孔子榮君之貶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

先孔子卒哀十一年伯魚卒孟僖子病將死昭二

行有達者曰孔丘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子十以有宋而授厲公說見及正

考父子六世祖佐戴武宣文記宋戴公子武公名

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弟也共與故其鼎銘云考父廟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曲躬有深淺位高下而

則身益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循墻莫侮謂雖謙卑

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不致安行道路中人

朝言也史記作亦莫敢侮饋於是鬻於是以餽

余口饋鬻之傳者為飲粥饋之厚者為食於是於鼎

猶今謂利帛相黏為餽帛之餽言已位高其共也女

益下不敢奢後故饋鬻於此鬻以養生也其共也女

是吾聞滅孫紇魯大夫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明德者指考父言當時不得位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說與何忌皆信子之夫子指使事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子問與南宮敬叔說為南宮

叔一名懿字懿字師事孔子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微詩小雅孟僖子可則微已矣左傳

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懿子病且死其初懿子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懿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

相禮乃請學之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

其言載是年者終言之魯春秋昭二十四

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其召其大夫言之

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月矣而子長適齊丙寅年事而

為年十七之說誤矣○齊太史子輿子輿未考疑即

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

之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

已不具矣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漢儒孫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

以聖德禮樂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

不至何不出國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

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陳

千七十餘君適齊及魯究觀古今之篇籍迺歎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堯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

吾從剛詩書夫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數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風為雅為頌始三百五

篇據今詩及亡者三百一十一篇而云三百五篇者缺

其所亡以見在為數也孔安國尚書序孔子討論墳

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謨謨誓命

史記孔子追述三代之禮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

世可知也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理樂後論語吾自衛反魯然

吾能徵之矣今禮多散亡理樂後論語吾自衛反魯然

所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結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亡制作春秋後世記子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今樂

記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例周約其文辭而指傳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公羊疏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威精符考其郵說題

辭具有其文周史而實寶書寶者保也以真可世之

傳保以爲成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我夷宿諸之

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取
之皆棄而不錄而魯獨言內者註王法於魯也
讚易道易卦伏義所作及乎三代是為三易要曰連
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曰
周易孔子為家傳象傳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
之十翼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之常編三絕曰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 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
易則彬彬矣
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脩脯也十朋為束謂以
充實也論語自束脩
以上吾未
嘗無詢焉或者天將與素王乎
無位之稱出處見前
夫何其盛也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早蚤早作負手曳杖反手卻後
曳杖而行逍遙于門逍遙
適之貌
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詰人其萎乎
詰與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仰止高山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伏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故讀若微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為衆木
所伏猶指人為衆人所仰伏而效故也夫

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也予
疇昔之夜疇昔發語辭昔
之夜昨暮也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奠薦也
陳也

則猶在昨也主所由
之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賓主相
夾之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賓
主夾之也

而止也即殷人也
吉徵也記此下予疇昔之夜

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徵之夢
於世道然也此聖
人之知天命也蓋寢疾七日而終終七日天之道也
終書載孔子將

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去
題作法孔子沒周亡書東出秦人滅明亥術書去
嚴孔子殯子貢以吉事者為之也已上記殯弓上篇同
其言其甚矣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員試消渴於門曰賜
汝來何其晚也孔子曰子欲問則問矣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子夏曰殯於東階間人於西階間人於兩階間作客
子夢生奠兩楹之間予

始殷人也後七日卒時年七十三矣左傳哀十六
年夏四月已

丑孔子卒史記載同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
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載孔子生左傳載
公羊穀梁後一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
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據師以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焉

遷國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無徵乎爾孔子
所生之年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
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
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已酉為
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洪興祖謂周之十月
即夏之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
元建丑亥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癸亥常建亥史曰
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遇載子丑二月於前篇之
然耳月固不之及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之
而不咸歲矣焉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即為
十一月者亦非也世之誤安曆生以六物古人休祥
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執
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斤齒牙可
也左傳載孔子卒焉遷遵之諸儒又遵之孔子所卒
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
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丑
為戊戌者亦非也日壬戌歲上邇己酉孔子之年乃

南面論語曰長人任諸侯之治也宰予魯人字子我

有口才史記曰維也可使南面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左傳稱字

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左傳稱

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求也藝又千乘

賦仲由卞人卞魯邑尸子曰字子路少孔子九

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由也勇

也其由言偃魯人史記作吳人今字子游少孔子四

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史記曰孔子以子卜商衛人鄭玄

溫縣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名史記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已

著名之云亦本德行言語之所刻者其序並無所素而

政事文學言之善其泥矣顯孫師陳人鄭玄曰陽城

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論語師也碎又

也資質實重子張曰我之大賢曾參南武城人魯邑

當時有兩武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

子因之以作孝經曾氏實得澹臺滅明姓澹武城人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論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高柴齊人齊敬仲高

也鄭玄曰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

史記子羔長不盈密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

歲史記作四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傳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

大尉鍾繇等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

察則臣畏威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忍欺

任德感義與夫道齊禮有耻且格等語者也然則三子

之不敢欺雖同所以不敢欺異矣樊須魯人字子

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齊人字子

遲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彊識志好

古道史記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

待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容月不宿畢乎他日

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

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犬

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

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以有子之彊

識好古道又在聖人之門而不免有所不知也後世

學者所知曾幾何而好為人師吾見其數窘於問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

賓客之儀閑習熟也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

為賓客言也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孔子三十六歲清靜有守貧而樂道莊子原憲居魯

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揭以為塞上

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東大馬中劍而表軒車不

容志往見原憲原憲單衣緼袍而應門子貢曰

不能行請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希世而行比周而交譽以為人教以

為已仁義之應與馬之飾憲不忍為公冶長一作魯

也此其清靜守節貧而樂道之實也

人史記作字子長范甯曰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為其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為能忍耻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南宮縶一名指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子謂南宮縶有適不廢邦無道免於公皙克充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之兄名孟皮齊人字季沉一作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曾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徙此可以知其賢矣曾點作歲曾參父字子皙禮教不行欲脩之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若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論是乎敗德甚矣何脩之有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曾皙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浴當作浴謂浴乎沂水之濱也風乘風也春時風和可乘顏繇音遙史記顏回父字季路也此引之意不相蒙顏繇作顏無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史記父子嘗各異時事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之傳之志焉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史記孔子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列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未始有漆雕開蔡人魯人字子若一字習尚書不

樂仕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史記孔子之未能信子說史記孔子之未能信子說而子牛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也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慈按不慈當作不慈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董董如福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不慈事仲尼則顏刻一作魯人字子驕左傳定公八年公作魯人字子驕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俱顏刻與史記孔子鉏中顏高註顏高曾有力人豈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司馬黎耕一無宋人字彼缺也字子驕者此人是也司馬黎耕一無宋人字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論語司馬牛問仁子見兄桓進宋司馬向也出桓行惡牛常憂之論語司馬牛憂我獨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史記作巫馬施字三十歲梁鱣一作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琴牢一名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冉儒史記魯人字子魚一字少孔子五十歲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伯虔魯人字子楷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衛人鄭玄曰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卹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孟懿子之子

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奚成史記案魯人字子

督公祖句炫魯人字子之廉繫衛人字子庸公西與

一作魯人字子之一一作罕父黑魯人字子黑素一作公

西蒧魯人字子尚一作穰駟亦秦人字子從當一作舟

季魯人字子雍薛邦魯人字子從一作後處一作齊

人字里之一作縣交魯人字子象左到史記作魯

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哲之一作商澤魯人字子季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一作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魯

人字子聲原一作杭魯人字子籍公有史記作魯人

字子仲一作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魯

人字子文一作燕侯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

魯人字子乘句井疆衛人字子界步叔乘齊人字子

車石子蜀史記作成紀人成紀字子明邽史記作魯

人字子飲史記作之常魯人字子恒申績魯人字子

周史記中黨樂欣史記作魯人字子聲顏之僕魯人字

子叔孔弗史記作字子茂漆雕俊史記作魯人

魯人字子斂縣成魯人字子橫史記作顏相一作魯人

字子襄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史記仲尼弟

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

人而公伯察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

西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

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問姓各亦復差異史

記顧何字無之蘇氏古史弁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

不載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弁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

據而王林汝申振中堂今石室國七十二人亦無所

謂張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魯正德改元會泰為

聖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

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院天下自是始並從

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

曰家語亦有七十人史記有公伯察秦冉顏何

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當此三人之數然今

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有公伯察秦冉顏何

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蓬髮林放

陳亢申振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如封從祀

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堂今家語作懸堂子象禮

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

邦字子從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

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

者之說耳論語釋文中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

績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宗

為黨以績為績其為說無疑後漢王政云有黨字

之隙無申黨之欲是以振為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孔子家語註八卷

湖南巡撫
探進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簡疏議已著錄古本家語久佚今本家語撰自王肅其註亦肅所作名註古書實自註也故其本於諸家爲善然明代罕傳至崇禎末毛晉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禎以前明人無見舊本者孟春以元王廣謀家語註庸陋荒昧又正文多所漏畧乃爲此註其考訂補綴不爲無功而由未見肅註故臆測亦所不免其序謂今本不同於唐才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其論近理而近時重刊孟春註者因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條下有非今所有家語之文遂謂唐以前本業已不同烏知孟春所據非古本案師古但云唐時家語非古家語不云其時別有古家語也隋志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註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舊唐書經籍志孔子家語十卷王肅註新唐書藝文志亦同孟春安得古家語此假借之詞非篤論也至近本所校補孟春闕誤凡數百條皆引據精確則孟春是註之舛漏抑可知矣

家語正義十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寅清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家語正義十卷》提要

家語正義序

左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先聖二十七世孫猛所出其家藏之經而魏常侍領秘書監王肅發之以逮於今者也蓋自天縱至德修明六籍之業以理性情叙政事導中和剖陰陽肅名分而又以其間與門弟子推發爲論語以講明而切究之其爲書固皆已紹往聖而開來者於無窮矣而此書者則易詩書禮春秋論語而外其後裔次其論說之緒餘與行政之本末爲一家言是又與先聖所自定之六籍門弟子所紀次之論語相輔而不可廢者也然其書成於先聖之歿後百秦歷魏年世久遠其澤之

家語序

不滅以泯者固足以羽翼至訓表章懿躋而其傳之稍過或參於世儒詞章之餘習與外氏雌獸之流風而稍失聖人之真者蓋亦有矣今綜四十四篇之交聖裔自叙述其聞識者十之三

四而餘多與二戴禮及內外傳史記說苑之屬小異而大同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竊不揣固陋承

聖道大明之會輯爲義說用加闡發學者讀是書而仍本之六籍以固其理合之論語以通其義則其間精微博大之指與夫小過不及之詞皆昭然若揭雖謂沐浴之心傳逾秦架篋以迄於今千古猶旦暮焉可也

昔

雍正二年甲辰孟夏

丹陽姜兆錫恭序

家語目錄凡四十

卷一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第三

王言舊曰作王言解此下大婚儒行五儀本命五刑冠頌廟制辨與原節王論木姓終記七十二弟子諸篇皆有解字今按諸解字頗無義且如冠頌王論終記之屬加一解字如何可通起俗本準標之也今並節之

大婚第四

儒行第五

家語

目錄

問禮第六

五儀第七

卷二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卷三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辨政第十四	
卷四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政第十七	
卷五	
顏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家語 目錄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窮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廟制第三十四	
家語 目錄	
辨樂第三十五	
問玉第三十六	
屈節第三十七	
卷九 <small>此下二卷汲古閣本以七十二弟子本姓終記正論 四篇為卷九以三曲禮篇為卷十今按葛翁本止之</small>	
正論第三十八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卷十	

本姓第四十二

終記第四十三

七十二弟子第四十四

至聖年表正議

一歲 宣王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

鄭大夫年長恐不時有子乃往禱于尼丘至是孔子生故名

丘字仲尼。按公穀並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已酉孔子生與

史記不同蓋史記從周正而公穀從夏正也考左傳孔子卒

于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時年七十三歲以此推之左傳亦從

周正史記為是至史記云孔子生而皆上

三歲 襄公二十四年本姓篇云

六歲 襄公二十九年史記云為兒婚戲嘗陳俎豆習禮容愚按

十九歲 昭公九年本姓篇云

二十歲 昭公十年本姓篇云娶二歲而生伯魚時公以

及下條為司職更史記但約云及

長今分繫兩年亦從素王事記

二十一歲 昭公十一年史記云為司職更書大誓息論語註云

官孟子所謂乘

二十四歲 昭公十四年素王事

二十八歲 昭公十八年素王事記云先是年鄭子來朝魯人問

見鄭子

二十九歲 昭公十九年素王事記云聞師喪善學之

從素王事記繫于是年但事記連學之三字之上有適晉

宗恐亦誤也考其時子初未遊人國其後將見趙簡子昭

而反又終身未嘗一至晉而師聚又為魯樂官常是學于本國也然則事記蓋以義為晉人而為此誤而史記又以師聚定掌樂而連類誤列之與

三十四歲 昭公二十四年史記云孟僖子卒其子懿子與南宮敬叔來學禮又云敬叔言于君與之一車兩馬遂從

達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襄弘乃反魯。按素王事記云十七歲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與此不同今考孔子十七歲為昭公七年其年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子云我即死汝必師孔子至其後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懿子乃從學禮事記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而後此與或司如事記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而後此與或司如事

三十五歲 高昭子家臣乃通乎萊公。按時孔子始與萊公通公叔問政而悅欲封以尼谿之田以嬰與沮之而止而萊王

事記乃云三十一歲齊景公使使來聘孔子遂齊三十二歲萊公以厚丘之邑為孔子養而孔子辭之文殊皆與考三十一歲孔子尚未遊歷自當以史記三十五歲遊齊為正而萊

家語 年表正偽

二

而云以原丘養孔子者當是晏子沮其封而因此以為養所謂以季孟之間待之者孔子所以亦終辭之而行與樂者詳之可見

三十六歲 昭公二十六年事記云在齊聞韶乃反乎魯

四十六歲 定公四年親魯桓公之廟有欽器焉顏謂弟子曰水中則正滿則覆固與言持滿之道

四十七歲 定公五年史記云季平子卒桓子嗣穿井得土缶中有物如羊問孔子云得土缶子曰以丘聞之土之性

何為夫子曰禹會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踐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善哉聖人又云魯自大夫以下皆備臨臣執國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定禮樂弟子歸求之五十歲 定公八年史記云公山不狃叛召欲往不果公以為中遷司寇五十一歲為司寇與此並不同今按年考之說皆誤

五十二歲 定公十年家語云公以為司空伯合昭公于墓

五十三歲 定公十一年事記云為大司寇家語云于是朝政七年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定公九年誅少正卯史記又云十四年誅少正卯今按年考之亦並誤

五十四歲 定公十二年事記云于公使仲由墮三都。按史記云十三年墮都與此不同考春秋十二年叔孫

成聖經甚明而史記皆為誤何率耶

五十五歲 定公十三年素王事記云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逐魯昭公而范圍遂敗之事總作春秋四月昭子以是年夏去

魯昭公而范圍遂敗之事總作春秋四月昭子以是年夏去

魯昭公而范圍遂敗之事總作春秋四月昭子以是年夏去

魯昭公而范圍遂敗之事總作春秋四月昭子以是年夏去

家語 年表正偽

三

五十六歲 定公十四年史記云特達陳通國匡人以為魯虎

運達宋與弟子何禮檀樹下司馬桓魋欲殺之曰天生德于

陳主司城貞子家而三年。按此年遊歷頗多詳見史記

論亦節錄其文而素王事記自此以下舛亂非一今正之

五十九歲 昭公二年史記云遊陳過蒲反衛靈公不能用晉佛

作取孫至衛復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復適陳。按居

陳三歲而反衛月餘適晉安反並是五十九歲而素王事記

以適晉繫于六十二歲自此以下亦多舛亂今並以史記及論語節錄正之

六十一歲 哀公四年史記云自陳還

六十二歲 哀公五年按論語史記節錄自蔡如

六十三歲 哀公六年史記云楚昭王使孔子陳蔡大夫恐遂圍

六十四歲
哀公七年史記云衛出公欲得孔子為政

六十六歲

六十八歲
哀公十一年史記云公以幣迎乃自衛反魯然不果仕乃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按史記云孔

子去魯凡十有四年而反魯蓋六十八歲也但自楚反衛史記云子年六十三歲而下乃云其明年吳興魯會鄆是時出公欲得子為政又其明年冉求為將有功康子乃召孔子則是六十五歲殊不相合蓋史記文為率畧而凡云明年皆約

家語
年表正譌

六十九歲
哀公十二年黃主
事記云子伯魚卒

七十一歲 哀公十四年史記云西狩獲麟作春秋絕筆于是年

七十三歲
卒。素王事記云。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

按至聖年表事實闕里志所載素王事記與春秋經傳家語史記互異而史記魯世家與孔子世家更多自背謬今參互考訂大約以春秋經傳及史子論語節錄史記之文為定而餘各以義權其得失定如左編學者詳之

一聖像記

孔子過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

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

興者乎杜預房慶詒稱龍形又稱坐如龍蹲則此稱龍額即乃
謂龍形與注龍形尤異在頤也修肱即廣記稱手垂過

印施脊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

河日海口斗唇昌頰均順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

圩頂山。藤材背。冀臂注。頸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

像記

蒙其手垂過膝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

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趣下末僂後耳

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

腰大十圍。按四十九表下止列四十六表並記有腰文抑九字為六字之譌與。又按龍形甚弘稱龍額均頗後耳孔。

傳稱堯舜禹耳之屬文
多小異義當互足也。

先聖四十七世孫孔傳云家廟所藏像衣燕居服顏子隨行謂

之小影於象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顒焉耳華冠象佩

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

四十六世孫孔宗壽云家藏所畫先聖按几而坐從其十弟子

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世本

小影摹者多訛立侍攸謂之行教對上幾几而坐者言也

廣陵馬大年云其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樸家見所藏先聖畫像

乃唐人工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僕以傳

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像

上而趣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

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未摩詰亦莫作也上長下短

下皆微僕即未僕也說營四海者憂世之容貌也即修上趣末摩詰猶醫方為末之末言雖粉骨碎身亦不能作

微說

二

家語卷之一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相魯第一此篇叙孔子自為中都宰而因為司空司寇以相魯政之本末也故以相魯名篇凡三章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中都魯邑也長幼異食強弱

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異食如禮所謂異糧異任如

雕刻鏤偽緣飾也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此以上養生也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不封不築墳也不樹不植木也此以上送死也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西一作西

也猶言欽定公謂孔子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

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此法承上文而言○此章叙孔子為中都宰之事也

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咸得厥所周禮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

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拊夫子之不臣季平子逐昭公死於乾

侯平子別而葬之不令近先君而子合之也○此章叙孔子

為司空之事章首總言之而次即其合墓道以指言之也

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法謂刑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從之夾谷地名云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

見過禮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諗，初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萊人齊之東夷，蒲姑曰諗，士刑官兵之殺之也，俘獲虜事之善敗兵好也，裔夏言其地之遠近，華夷言其俗之美惡，俘盟言其言其禮之吉凶。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獎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侏儒短小之人，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有盟言明仲爵之也，茲無還魯大夫而汝也。齊人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蒙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糝棹用糝棹，君辱棄禮，名惡于盡國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梁丘據齊侯臣，故謂故事也，勤勞也，犧蒙二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尊名，批殺之不成者，糝草之似穀者。」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戎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春秋云：齊人來歸，郭護龜陰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三都，邾邽費也。按三家據邑，公室不墮，而三都墮，則公室亦不能制也。故孔子放于季氏，以君命令之。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中句須樂頌，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叔孫謂叔也，按季孫公祖極公山弗擾，叔仲志不得志于魯，皆因陽虎欲去三桓，而以寤更季氏以叔孫氏叔孫氏以虎更孟氏，不幾虎敗公命，季氏先圖墮其郕氏，將墮費，不墮而費乃伐而墮之，獨成宰公欲廢父告孟氏不得志于季氏，人云遂墮三都之說，又云教化大行，孟省約舉之辭。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多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飲之令也，今加貴皆以詐索，踰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也，分言者及文下放也。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有司如周禮遺人委人之屬，謂客不求而有司供職也。歸言如歸家無所乏也。○此章凡四條，叙孔子為司寇而辦相之事也。
始誅第二 此篇亦承前篇為司寇而攝相者叙之，凡三章，而中一章誅少正卯其大也，故以始誅名篇。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

疑其外駁糾紛而分言戰守之屬尤
論七教則歸于仁立而禮義順以達
而如賢官能以運之此所謂義實禮
愛人知人相為體用而總以見仁體
是以言凡內聖外王之義莫有外乎
而分言征守之屬互文起義亦何庸
畧其詞而尋
其歸趣則得矣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
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正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
下君子之言即
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
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參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
懼容序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頷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

家語 王言

卷一

六

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不遠發者有
威而難言之且亦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
提省學者之意也
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
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
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霸王之
有致字大戴禮無○見于事之謂道得于身之謂德七教皆修德
行道之實而三至則即其中尊賢好德者以推其德賢建德之極
故為至也凡明王內修外攘之大本舉原于此分言之者蓋互文
與霸亦與王並言者周召分陝謂之二伯伯以輔乎王也故曹鄴
思王霸孔子並錄其風自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
五霸假之而後純維分矣
外其征也則必還師任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折衝猶言銷萌也還旋同旋師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
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是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
也今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

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工
節之何財之費乎稅以十一用以三日竟米力役之征也譏而
不勞由于得輔行三至而不費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
正以施仁則互文之義益見矣
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德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
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

家語 王言

卷一

七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
一節散已所有曰施競已所無曰貪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
辭已所得曰讓此正言七教之事也
物不正是故仁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美
慈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究納諸尋常之室
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渴之濯雪
馬人君即上也大夫士民俗男女即下也民謂農民俗謂工商太
然作民敦工璞商慈女婉婦空室寗深阻之意也順猶遜也言
敬老尊齒之類上以仁立為之本而益孝益悌之類下亦以忠信
敦璞貞慈為之基又必節于禮制于義而順布之則教修于上而
即以成于下矣此通言
七教之本以及其用也
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
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

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後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訪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建牧長一也謀功績二也哀鰥寡三也養孤獨四也恤貧窮五也訪孝悌六也選才能七也七教以身化于下而此七者以政施于民蓋交相為用而不相悖非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為埧埧三為距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諸積貫聚焉恤行者有亡是

家語 王言

卷一

以變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之無刑而民不亂開方法縱橫三百步則得園千二百步言千步也稿積貫聚如周禮遺人委人之屬亡同無此言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訪孝悌之屬也四獵章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說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近非道近也見德明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不足所謂不以天下養一人而以一人養天下也此申言上文七者之惠而七教不待言矣故遂言明王之予以結之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至禮至賞至樂此極言三至之妙也焉謂裂地指言三至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之實也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上文分君士民此專言士者言商賈有聲赫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也所謂天下之至政者能舉

家語 王言

卷一

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俗本脫天下之至和之仁在內而知運于政亦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七教以仁為本之意也賢政者莫大乎官能者莫大乎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仁至則愛人明至則知賢至官能而為政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謀其君而改其政甲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還師社席之上又言明王之征以結之

大昏第四

此篇論人道之大造端夫婦以為成身合天之極則故以大昏名篇○篇見禮記及大戴禮但禮記

大戴禮並與後問禮篇為禮也以上合為一篇禮記篇名
謂之哀公問大戴禮篇名謂之哀公問于孔子文大同小異
其文小異者于左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默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意也。同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首節文並同篇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廢物從之。此節男女親哀公下文明王敬妻子推之當以父子親為正蓋言男女則父子在其中與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

家語 大昏

卷一

十

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道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此節哀公問篇作冕也者親之也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默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節天下二字哀公問篇作天地王氏曰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言為天地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此節不能為辭哀公問篇作不得其辭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取則足以振之。國取則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此節哀公問篇孔子遂言曰昔者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此節文字哀公問作枝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

家語 大昏

卷一

十

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此節哀公問篇作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此節哀公問篇作百姓與名謂之君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此節成其身哀公問篇作有則不能其身二句成身或言于前或言于後者蓋為政愛人為成身之始而安土樂天乃可語成身之終與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此節哀公問篇無不過乎物合天道也二句按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家語

儒行

卷一

五

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此節以居以舍禮記作與居與養乃作猶將。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此節禮必以和禮記作法。作優游之。和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讓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此節禮記文多異。義畧同。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然而趨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此節禮記作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此節禮記文多異。義亦畧同。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開。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此節禮記作其行本方立。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歡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無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節禮記作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渴君王。不累長上不

家語

問禮

卷一

五

問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此節禮記作金。衆人之命。儒之妄。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此節禮記文異。已見前。
問禮第六。此篇凡二章。前一章見禮記哀公問篇後一章見禮記文公問第十。禮義並詳禮記哀公問。計其文小異者于左。
 哀公問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首飾與禮記哀公問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族疎數之交。焉。此節禮記馬俱作也。末句作無以別兄弟婚姻族疎數之交。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族疎數之交。是故君子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廟會讌。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此節以別尊卑上下之等。禮記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節。亂怠慢遊固民。是難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眾。以伐而

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
今之用民者由後是以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此節禮記無以怨
其政句怨之言奏

謂毒政
忤眾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此章應在第七卷禮運
篇天下國家可得禮

正矣之後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此章應在第七卷禮運
篇天下國家可得禮

極言禮後以為問夫子告以禮之大成如此而偃又問也此章應在第七卷禮運
篇天下國家可得禮

見禮記禮運篇可考今將此章綴于本篇蓋以重義各為一
段故離其文而率為之附合與然非復一時問答之本末矣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馬》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
觀之此節與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桴豚汙罍飲

黃梓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

後飲腥苴蕞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戴也故生者南

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此節高禮記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
作卑飲作飯

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

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禮記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

合土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節禮記有故玄酒在室醴醎在

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

家語

問禮

卷一

主

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此節鍾鼓之下禮記有修其祝嘏句作其祝嘏玄酒以祭薦

其血毛腥其俎熟其餗越席以坐疏布以褻衣其浣帛醴醎以獻

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此章應在第七卷禮運
篇天下國家可得禮

羊實其簠簋選豆銅羹祝以孝告報以慈悫是謂大祥此禮之大

成也此節越席以坐禮記作與其蒲越

五儀第七此篇凡六章皆孔子告哀公之詞而首章問問取
士為治而對以人之五儀其勉君大且至此故以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

者不亦鮮乎志古之道服古之服猶言克言行克行服克曰然則
服之謂也如此而又舍而為非可乎故鮮也

章甫綯履紳帶緝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

此之謂也章甫冠也綯履履頭有鈎飾也紳大帶也緝作搢也笏所以書思對命也
也婦作搢也笏所以書思對命也

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焉斬衰菅菲杖而歆粥者則志不在於

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端衣玄
裳素履

也軒軒車也也章甫也言志古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

道服古服當稱名而思義也也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

畢矣言取舍明而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

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言以託其身不

家語 五儀

卷一

本

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慎終謂慮厥終訓格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則士人也率猶循也處猶安也心有定則心口不苟而有率計有守則言行不浮而有處務審其要此見小聞大之反不遷于境此從物如流反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怨悔也伐驕也專執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窳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閑猶法也本亦身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傷之有宛菀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說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品類類萬事而協庶類與義為比也敷大道而成性情所性而具也德合天地而變無方大而化之也明並日月而化行若神而明之也至是則雖乎人而絕乎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偶失六識知而識之哉

家語 五儀

卷一

本

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問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改其心吾子言也言君已知之無所復言謹以訪進公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視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生時在阼階殯在西階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昧爽謂若昧若明時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冥冥時也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非一也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政亂而憂國亡而懼身覆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此章言取人取人以身之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仇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如歸言民之畔去如行者之欲歸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博博也傳曰局戲曰博圍碁曰安王氏曰此其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

家語 五儀 卷一

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詩召南采芣篇君玉

詩謂其夫引之以謂賢也此章因論博而明好善惡惡之義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言已不取禍亡則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童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

以亡此即已逆天時旋禍反為禍者也介特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彗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

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

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漢明也側身不安貌傳善語曰譯遠蕃則重譯同體象齊之屬是也故天

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天妖不勝

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

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此章言人定勝天之義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智者壽仁者壽蓋古有是

家語 五儀 卷一

語而孔子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不勝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以類而妄怒也若夫智士仁

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將壽也此章言天壽皆自取亦上章之義也

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

家語卷之二

姜兆錫正義 男 子重校

致思第八

此篇凡二十章而前五章及後丘吾子于路思親
第章皆言致思之義故以致思名篇首章農山言

志見
說苑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

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致思謂觸物子而興思也

路進曰吾願得白羽若月亦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纛

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張旗執職唯由能

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願者志所發也當此戰爭之會由願得當一隊而敵之例文也

家語

致思

卷二

致思

或訓作願有戰爭以見功者非賜願放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

此婚委也張却也奉取也或戰耳也戰於濟濤之野而兩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鷩衣白冠陳

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

曰辭哉淋潦廣大貌兵凶事故曰社服也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

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

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黨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

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

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

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

所用其辯矣夫子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

之子有矣薰香草猶臭草不越言無溝池可越也顏淵然也

多遜田賜言使二子從我固已汰矣若回無伐無施而乃以薰

蕕結為詞末更言由賜無所用其勇辯則亦非所以為顏子矣蓋

亦傳者之失也

魯有儉嗇者瓦甬煮食食之自謂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

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甬陋器也者食薄膳

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貪美者念其親吾

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瓦甬釜類土型甬也牛羊親也此章言魯人因食美以致思而聖人重其意也

家語

致思

卷二

致思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

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

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

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愚有受仁

人之饋而無祭者乎餘猶腐也偶徒也此章言楚人因棄物以致思而聖人亦重之也

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餓而衛有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

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

季羔曰君子不隱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士師獄官也初季羔出奔晉重公卒國人立其子無蒯瞶自晉襲衛公世子蒯瞶得歸

時季羔仕衛而出奔也缺出曰蒯瞶出曰蒯瞶既而追者能季羔

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幹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
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刑者曰斷足臣我之罪者
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之獄決罪定詎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
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先人謂罪先定後治罪後孔子聞之
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
之其子羔乎仁恕公也嚴暴私也此章言賢者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
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

家語 政思

卷二

三

之脫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得粟以與鄰里鄉黨之屬是交益親
加行也按此章雖亦孔子致思舊好之意然聖賢辭受以義苟非
其義雖萬鍾于賜非其心也衛粟六萬孔子卒辭而行宣王養事
子以萬鍾孟子終謝而去魯以交可益親道可加行也初不
擇可以受而後更切切然思之哉學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
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
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
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物皆治周公載
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本美有似于春事成有似于秋及
武而言載猶持也周公載已行化以成文武之德故後稱
稱以美之此章以後多不言致思蓋名篇多錄與之詞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于羣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
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不
身故安也

子路為蒲宰與其民修溝瀆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
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
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
子使賜止之是大子止由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
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是汝明君
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此見

家語 政思

卷二

四

本職當以大道而不以私思也若徒謂君則君歸則歸已而
是為避罪地則非聖人之心矣學者以義權之如其民將至于
餓則當力請于君不得請則就職可也至于語距心是也夫
猶未甚而可無請則無務以小惠市已恩此孔子語于路是也夫
所與一簞食一壺漿者將謂民有辜父子離而一簞食一壺漿能生之
乎抑猶未離乎而為是照照者乎所謂見罪者非必君罪之也然
事君以忠之義即
不見罪罪在是矣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
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
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獄中無慙心是無恥也事所射之
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為政無常鮑叔牙曰鮑叔將休矣奉公子小白出
奔莒鮑叔公孫無知就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

知魯伐齊納純小白自莒先入齊魯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
已而魯師敗績桓公令殺于糾于生襄召忽死之齊取管仲于魯
仲請囚鮑叔荐于桓公脫其囚于室孔子曰管仲說莒公公不受
牢固以為相此子路議其未仁也

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子齊而無憂色知權

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于紂。

道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死束縛而

立功名未可非也。權命謂權于命也。子糾乃小白弟。義本不當立。以爭國。延鼓謂之未戍。君未戍。立也。二刃乃一。

章之要才哉同束縛謂囚之檻車也俗本節
未有召忽雖死而子取仁未足多也三句非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

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馬擁鑱帶索哭音。

家語 攷思

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

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

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

下後還。悅吾親。是一夫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

夫也。吾生平學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觀不特生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觀也清從北辭

受水而死。異人謂容狀異也。鏐鏐也。卽刈鈎也。索。凡子曰。小子鐵。

之斯足為戚矣。自是弟子歸。發見者十有三。識記也。此章言

親而聖人因

以教其弟也。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

也然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沛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學以求道非求

名也。然學成德立而名在其中。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學。聖人言此。蓋亦誘掖之意也。

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言學又言飭容

者內外夾持之意也類有條理也猶言威儀棣棣而可遜也或曰
頤宜為貌者非親附着也猶言稱其服也忠誠寔也猶言心如結

也夫禮者禮以忠信爲本也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不立者不知禮無以立也

也。壁之汗。此水滌。注焉。霍華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容見手外

故遠而有孝學得于中故近而愈明譬汙池水注而草生觀者誰知其源泉乎以見客之光于遠學之明于近交相培養而不可以

家語
致思
卷上
六

或忽也

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

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

蔡荏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一親之壽忽若

通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也。此章言賢者因位顯

孔子之鄰。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其耆親。頤謂子路曰。取

帛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

卷之六

不以交禮也。有剛又頑謂子路。子路敬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予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從鄭子問禮而之。鄭也。蓋車蓋領恭謂駐車也。五匹曰束。肩然王氏謂恭貌也。中問謂紹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宛美也。不期而會曰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腐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圜流。魚鼃鼃不能居。意者雖可潛也。丈夫不以持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手。水曰渠。河渠謂河中石絕之處。莊子孔子親于呂梁是也。八尺曰仞。迴流謂之圜流。水深急則流圜也。道行也。履渡也。並近也。轉亦也。以忠信成身者。道之也。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甚愆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商子夏名懷。當也。推長違短。所謂不以全交也。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羣臣莫之能識。王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

家語 卷二 致思

卷二

七

可割而食之。吉祥也。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羹。薄小。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于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亦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言死之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言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也。後自知之。子貢問所疑而答之。如此者。聖人能審命。惟孝子為能變親。死則其氣散。仁且孝。則其神聚。以季路問事鬼神。問死事。恭之則知。南明始終之無二理。而不可驟求矣。聖人立有所疑。而未決者。我禮記答之。我之問及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是也。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懷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術。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言也。不以道導之。則吾擊也。如之何其無畏也。懷德。戒懼之貌。扞。取也。通達之者。謂通其民不得則其擊也。取馬于取人也。言養擊教也。所謂得則詳見東野畢論取章。魯國之法。賸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賸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賸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賸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賸人於諸侯。通已猶言。通已也。以子路被賜受牛而孔子于之。在分。外條以觀之。則知聖人大中之道矣。

家語 卷二 致思

卷二

八

子路宰蒲請見曰由願受教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怒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困謂困窮之民也攝

不患其難治加臨也正猶治也

三怨第九此章凡十一章多雜記之文而以篇首三怨二字名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教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而無能也老而不

家語
三恕

卷二

乳

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思其長而務學。理之正也。君子之思也。務教非思其死。務學非思其窮。施非思其窮。聖人其亦有為言之與。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氏曰。凡無所為而為之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曾聖人而董張二子之不在哉。學者知孔孟論仁義之旨。則知此章發言之有為矣。

伯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

當君子敢問正直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
 不竊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

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位不稽。則道不信。又嘗

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
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倡者則不親就利
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
險而勿強陳道而勿拂此四者丘之所聞也聽者無可祭是通有
意此故不入所難不

明稽是道難幾也故不假制主於庶品是捷法也故事不成政弊于饒祭是驚愚也故民不保剛折者失之累也故不終其天年終易者失之廢也故數傷于正也法鈔乃自易也故不親裁判乃自卑也故無不弊輕則輕身也雖身可輕而多人重則重已也雖已宜重而無適意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明說也陳道而己不以違物詳玩各條乃聖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脗謂君子中庸者也而後世別以號模校者當之則非聖人之爲教矣夫天理與人欲豈並域而居者哉下章亦以是觀之

孔子視於魯桓公之廟有欽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

家語
三恕

卷三

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顏淵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半，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欹，傾也。覆，倒也。

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去害存以

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守而持之也。服言持滿。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慾與慾者。不能守以愚守以怯。守以謙與謙。而滿則覆之所自出也。忿慾釋而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備矣。故同一持滿也。自老子著終。則為守默執。雖自孔子繫易。則為大中至正。亦在善牀之而已。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

對曰以其不息且適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卑下俾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必觀焉為猶與也謂生萬物謂為矣也概平斛器言滿盛而求平于概也微達言無微不達繁潔同言物濯而化繁也然各條意雖分明而亦或巧累于理蓋聖人之言至漢世述之而不無過與此此書有未盡者類推之可也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太廟之堂未既轍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

家語 三恕

卷上

七

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言其功未成而材有損也貴謂貴重也尚猶必也此見聖賢之虛心察理雖小而不苟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下入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也達謂顯達也卒卒同曾無舊言謂遺故舊也蓋自勉以勉人與論語集註所謂聖人之謙詞者此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于貢入問亦如之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

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三賢之言異外禮用之義見矣故于同獨謂之士君子以深美之也

孔子語于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一本章衣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答孔子赴出以語于貢七句。奚詎猶言豈得也義多同孝經而曾

家語 三恕

卷上

七

子之問婉子貢之對決其告之也於曾子而故示以當不義而有爭於子貢詳故示以審所從而為孝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僂僂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執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

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也濫之言可以濫觴而已言微也下流多以下苦受也自若謂衣服改而顏色未改也奮盈滿之象華則不實伐則不虛色智而有能則知者形于色矣知之曰知而不以不知為知是言審其要而為智也不能曰不能而惟以真能為能是行辭其至而為

仁也則由何為舍吾之所至足而為是僂僂者乎其教之也切矣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充冕而執玉者聖人時中之妙如此

好生第十此篇凡十七章亦雜記之文而以首章好生二字名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

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贊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愛物是以四海承風

暢於異類服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

家語 好生

卷二

主

冕是問是以緩對暢達也異類王氏謂四秋也一謂萬物也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信之言定猶忠

也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殺之徵舒而取陳申叔時諫王而復之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于張進曰師聞卜者

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謂曰以其離耶在周

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

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賁有餘不受飾故也賁

名小明之象也山艮也火離也孔子言汝以賁為吉者以其離火

而明耶火在山下明不及遠其與日月麗天而大明為正色之卦

者異也夫物之為賁也黑白得正豈若此哉然賁于丘園者哉丹漆白玉不言文而文在其中矣故知非吾道大行之兆而色然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甘棠召南篇名召公聽訟于甘棠之下後人愛敬之而作此詩重道故也則宗廟之致敬可知矣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

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使暴則以仁困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邪以受教忠在心故為質仁兼山外故為衛齊蒙下解也受教者拜薪升堂

楚王出遊亡方左右請求之王曰楚王失方楚人得之又何求孔

家語 好生

卷二

主

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方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王也方為卑之良弓楚王之言各親各子之道孔子則不獨親不獨于之象矣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美若某以

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于幾是幾近也問而從之禮所聞

刑殺與眾共之也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

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

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所

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

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其賢者也此以見也明者知之盡也極言恭離氏之能知人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必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噫吾僂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還

家語 好生

卷二

莊

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西伯文王也廣正也

曾子曰仰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忠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枲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贅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夫有益與無益君

子所以知好去楚王曰曰竊宜作察誤文也委謂委貌也委貌章甫皆冠名胡然謂何以疑之也肆市肆折廉折也言

好市則不守乎廉好德則不習乎市以見服君子之服者必稱君子之德而人宜察而處之也程子謂古人親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其則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長者謂有德者也盡其辭者敬德而願效其能也不然則疾賢棄德之人耳何為入其門乎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矣以心導耳目從大體也故立義為勇以耳目導心從小體也故不遜為勇也龍置也先引用也退而不怨用則可從我以此義也此聖人用行舍藏之道後世如郭令公者底矣

家語 好生

卷二

葉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學謂學精于躬也行謂道行于世也

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眾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行去聲

其言必領行而無其行學欲自得而又失之三者言修己之道有可恥也國宜生聚而民窮君當養教而功缺二者言治人之道有可恥也五恥承上三患而言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開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何不仁而不納

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敵

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建門之女，國人不得其亂。齊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齊婦嫁也，婦於去聲。天以氣煦地，以形嬌樂記。照姬愛孔子有萬物是也，不建門名一云：謂無門戶也。猶言室壞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是智也。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閭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言語也。辯爭辯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時及此，所謂有為言之也。

家語 好生

卷二

七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臻。此與論語答尚勇之問畧同。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強氣謂背道而尚氣也。

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繭。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上，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諶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幽，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厲耆老而告之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

天之與周民之去，故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而詩鴟鴞之篇，殆造通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周公為鳥書，已之力輔王室，武庚不可傾覆之也。后稷公劉，皆周先公，亶甫大王，召能天下，謂能治天下也。武庚紂之子，與管蔡為亂，孔子既引周公之詩，又歷明周先聖世德之深遠，以見能治國家而不能侮之寔也。

幽詩曰：乾鑿如組，兩驂如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純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執鑿二句，見鄭風大叔于田篇而却云：柳詩為組者，指御者而言也。總純，謂純如組之句，故通舞于旄，鄭風之篇，其詩曰：素絲純之良馬四之。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本言陳車馬以往求賢者之忠告，而此借以明御民組舞之義也。以上三章，凡見尚德之美，而強氣之害之意。

家語 好生

卷二

七

家語卷之三

姜兆錫正義 男 允重校

觀周第十一

此篇凡四章皆記夫子適周訪考之事故以觀周名篇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敬叔孟僖子之子也遂言於曾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藏於宋其祖弟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茲恭恭故其賜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猶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僖于是躬于是以餉其口其恭儉也若此滅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

家語

觀周

卷三

觀周

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盡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先臣謂僖子聖人謂殷湯也藏於宋謂去宋奔魯弗父何是也正考父何之曾孫戴武宣宋之三君三命謂初為士後為大夫與卿也賜銘謂銘于宗廟之側僖恭於僖濟恭於僖非恭之甚也此皆言恭也儲廢也此言儉也紇滅武仲名也言弗父何為殷湯之後而不經世為宋君則後必生聖人也屬告也極準也侍御侍奉也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大夫也則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

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達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

敬泰教已猶私也言凡事無以己私與而取禍於人非為人子

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此猶至也○按本

意經之意其語亦設有過然在聖人聞之則為警律身度而動容

周旋中禮之妙故敬佩不忘而道彌尊也餘見前觀微恭章下金

人銘章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

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

圖焉四門墉明堂室有四面也此謂事也抱之言懷謂據據之也

公履天子之斧扆屏風名負猶負牆之負王氏曰周公相成王而俗謂周

生失之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

鏡所以察形性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鑒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急其所以危亡是未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

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

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燭燭不滅矣矣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

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斃命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口是何僥倖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赴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從。內藏我志。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所懷謂事所當悔也。蛇猶己也。言虫絲綿連而不已也。豈毛也。末猶梢也。言木萌微若毫毛之梢也。孔天也。豈也。盜憎主謂奪財民怨上謂倚勢或敵同一云或之者東西孔移之貌也左東也江海東果故受百川天道聽卑是謂下人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寔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議若同記也中

報語 觀周

卷三

王

謂中入利病也情者寔之本信者中之符如臨恐墜也如履恐陷也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委也委俗誤作忘今從說言常以道自守也流猶過也言說者聽者皆不以道也委道猶言委質也質木為道而委若如二者則不可以贊委之矣按聖人求為可知而已不求知於世也且少為委吏乘田而其時年二十五始適周問禮亦切未歷聘人國以求之也則所謂委質以求而弗受者蓋預為裁度之詞以訪長者此其所以為聖人與或以為聖人有求勿應而感嘆之奇矣

弟子行第十二 此章自為一篇前後凡二段前段于貢以夫其論而因以古賢及近代賢者九人告之也故約以弟子行各篇篇見大戴禮謂之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視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將軍文子名彌牟衛卿也先始恭之也既火則文德成矣所謂文之以禮也道開導說詳說也觀之言示也示樂也入室升堂言或入室或升堂也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言常與學則習知賢而子貢言賢者不可妄知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就

報語 弟子行

卷三

四

從也從者有三千也大戴禮作三就謂成也士有大成次成小成也子貢對曰夫能風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過取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說誦傳文也崇禮約禮也未嘗復行也苟且也非法不遠欽哉訓辭也說猶下文論告謂語稱言之屬也詩小雅下武之篇侯惟也慎詩作順古字通御輔佐也詩本言下媚君而應以順德乃君永孝而示以式則而在貧如此引以言顏子能過主輔以承命顯名而不怨為王佐也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不怨唯以亡其身如客言不累於境者

苛亮之也。如管言不侮其下。如假用之也。不還怒以下。皆言寬洪。簡重之德。故孔子以有土之君子許之。蓋其有眾。足以使德使之也。有刑足用。德用之也。然後不失乎一怒。安民與眾。公惡之義。而南而之。可使以是耳。今人皆節制於初。而縱蕩於終。是乃匹夫之怒。而一怒即以亡身者也。尚何怒之足稱哉。故終引詩以深嘆美之。舊註謂有土之君。然後稱怒。雖非有土之君。故使臣如借而不加怒也。按喜怒哀樂中節。謂和自天子下達。謂國君乃稱怒。而匹夫無怒。固無是理。而不還怒。亦初非不怒之謂。吳況夫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則是許雍之詞。與論語可使。不畏強禦。不侮。南而同義。而謂此論國君。非以許雍也。不亦異乎。不。畏。強。禦。不。侮。驕。家。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為。下。國。駿。麗。荷。天。之。龍。不。慙。不。慙。敷。奏。其。勇。強。乎。武。哉。又。不。勝。其。質。受。小。拱。大。拱。猶。言。受。小。球。大。球。也。龍。龍。也。慙。恐。慙。慙。敷。奏。此。也。子。路。忠。信。明。決。才。恭。老。卹。幼。不。忘。任。富。強。故。孔。子。引。許。美。其。勇。而。又。以。文。濟。之。也。恭。老。卹。幼。不。忘。

末語 弟子行

卷三

五

賀旅好勇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好勇如用示齊師是也往錄物事勤勞也所謂助宣政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而君之事駕雅有節是公理也西亦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雖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焉謂爲敬即齊莊能肅也雅謂文雅即志綱也威儀司也儼也言大綱皆於經者易舉細目發於貌言者難盡而亦成幾於此也成謂成德也衆聞孔子語以語赤疑其

動容周旋中禮為盛德之至而夫子即賓客之達禮以。許之則其全體之未盡與其一節之可觀不相掩矣。滿而不盈。寔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浩浩然志大貌驕謂不誦也大人猶言長幼有序厚則不謙正則無私前經言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若無若虛之德而後以四者指言之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驕有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善者自矜之意不佚謂勞人無告謂窮民也不伐兼不伐功不善位而言不驕指不侮勞不傲窮而言詩大雅洞酌之篇記所

末語 弟子行

卷三

六

謂宜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是也論語謂其難與為仁而此謂其仁為大者蓋無精微之蘊而有其廣大之象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學之源者禮也若裁猶言井如秩如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式語詞夷削除也已廢止也言當夷已小人而無任小人之至危險也于夏友可而恒不可故。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引以美之。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言其不枉已徇人見小欲速而惟知事。先成其愿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假之行也孔子曰欲知則學欲能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求之以學問而精之以詳。陳如學道愛人之屬是也。

不念愆愆益伯夷叔齊之行也
嫉也詳見論語

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若何。祁奚對以不知。

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傳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端謂善之緒餘也與尉官名其少也德宗而改過則勇其為大夫也道廣而居善以約其為與尉也行信而處功無曲蓋其行以時變之寔溫良而好乎禮恭近禮也博聞而出其志學而思也此則其為容之久而不變者而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此篇凡十一章皆論君臣修身治國之得失而舉君以統臣故以重章賢君二字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衛靈公曰吾

家語 賢君

卷三

九

聞其閨門之內無別也孔子曰臣觀其朝廷行事未觀其私家之際也舊本稱異從說苑本定之乃遂言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容言其身退于野而賢容于朝也猶今言不妨賢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

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問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之才者也達猶進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若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實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從謂從居也折口杜口也

家語 賢君

卷三

十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

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宋在魯西南故云西遊政國謂為政于一國也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於中而修於外者不亦皮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數猶親也遠背也三者皆不恭敬忠信之失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不達謂不明且哲也無道則應乃謂之達矣故賢也既不過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

厚不敢不端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詩即正月第六章之辭局曲身也端黑足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

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

肖者知其必已賤而仇之怨仇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

雖欲無亡豈可得乎中行氏晉大夫其與郭公好善惡惡而亡同

孔子開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

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

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銅鞮伯華晉賢

家語 賢君

卷三

主

人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

由汝不知也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

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

斯豈以無道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之君子哉何

咎本作又誰下哉非今徒永懷堂本○眾攻寡言眾之益我貴下

賤言我之求益也白屋謂屋無飾者言周公下士非以已無道而

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

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泰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

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

而今不偷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與諸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和故無私果故不偷首先也五穀謂百里奚也先拔後大夫之

列而後令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

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教禮教義則民壽矣

子欲富也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

攸俸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有若對哀公勉與不足是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

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

家語 賢君

卷三

主

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

之謂也治猶舉也行也得之已謂人得于己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

無怨吾欲使上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

官府治理焉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

上君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

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

之條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

能然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美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

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欲行之云耳。」得之者謂國之都邑皆得其心也。

辯政第十四 此篇凡九章亦論君臣得失如前篇之意也。而以首章歷叙諸公問政故以辯政名篇。

子貢問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遠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論訓率也。異端謂不一端。齊君為國奢手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辭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

家語 辯政

卷三

三

所以為政殊矣。詩云：『畏亂蔑賞。』曾不惠我師，比傷者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上，其惟王之。』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共供同。○五官伎樂謂身之五官所聚皮巧之樂也。三賦暴而莫肯愛我，眾也。止猶止居之止，即病也。言不能居位供職而為王病也。亂離散亡也。瘼亦病也。言危困而無所歸也。所欲謂所歸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諫者不得遂也。降者自卑下也。直者不亢卑風者若隱若見。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文子禮賢事不可考。按文子者，此畜夫者，君子人也。盡休以待後車，文子曰：『吾好者此子也。』吾素好環又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此求容也。遂不入後車。至文子命執畜夫，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以活其身，據此蓋以遠不肖知其進賢也。』

入其門，將以我求容而身不活。不入則得活矣。故云轉禍為福。

楚王將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股下曰：「今荆楚之說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棋者忠臣也，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步行也。說苑作願此願言有道，蓋謂願為有道之言與然所謂起山陵於荆臺而子孫不忍遊者，亦易所謂納約自牖者耳。若以道諫君則伊尹之傲官刑周公之陳無違斯正論與。

家語 辯政

卷三

三

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子民為惠主，子學為博物，晏

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肯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

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

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

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

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通舊疾而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

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

家語

辯政

卷三

七

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

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

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

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

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

奪無伐無暴無益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

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

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信陽邑

子之時謂天子頒十二月之政於諸侯諸侯告朔頒於羣吏而末行之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

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字

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

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

子無所不慎焉不枉法為平不侵民為廉訓順也睦和也守不可

者三者慎而無暴在其中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

家語

辯政

卷三

六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

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階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

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諸下謂其有司也

家語卷之四

姜兆錫止義 男允遠校

六行第十五 此篇凡二十章皆雜記之詞而以首章六本名篇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嗣為本。繼體傳重也。力為本。生眾為疾也。此置本不固無務豐未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正言六本也。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適君子之道也。置本二句承上六者而言其下又批言之也。事不終始未卒業也。記聞而言無心得也。

家語 六行

卷四

賈清樓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謬謬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上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謬謬自湯武始。舜禹以上都俞吁咈而已。唯唯則桀紂以下視諸此。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患。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夫得之謂失其道得其道也。無失謂父兄無失其子弟無絕謂友無絕其友也。言失道賴得道者以輔之。正國家之無危亂由于臣弟友之不也。失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馬請置驪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

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靡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是以占之為然。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詩。遠詩也。以善之。以猶用也。與也。傳曰。能左右之矣。然此亦斷以理非尚以數也。夫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即不應豈損聖乎。坊本占之為然。以下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

家語 六行

卷四

二

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祠無乃隘乎。故陳廟以彰其過。適我國遺本無此七句。今從之。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言禮喪樂在敬哀歡也。敬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怨而仁。志夫言信威仁不哀歡皆志也。

也志即所以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愛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

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又承上文而專即樂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

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

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

是其心矣而所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

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慙而有危亡之敗也以長者之以用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歎也易損卦爻益

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家語 六行 卷四

三

志之而終身行焉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

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非義

也蒼梧姚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

初而悔其後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內納同考古所以慎其初率意所以悔於後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

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曰嚮參得罪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

就房援琴而歌欲令聞之知其體康也建猶持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

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無罪使人請於子曰汝不聞乎曾

皙腹有子曰舜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

可得小極則待過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

舜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子而謝過內納同待

責也書曰參又參之言進也腹不得殺其子得免於不父

之罪而參然進於事是舜更得遂其論親於道之孝也

刑公子年十五而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政使者反曰視

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

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刑乎固陋也猶言其失解矣

家語 六行 卷四

四

子夏問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賜由師問稱字記者誤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反謂變也同即和也易猶變也也能反所謂大信不約能詘所謂大智若愚能怯則勇而不剛能莊則於而不爭四子有能而不能者義有未盡夫子無所有以相易而若無與者道固無方也蓋聖人時中之妙不欲自見而已畢見者如此學者可不盡其心乎

笑語

六行

卷四

五

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樞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樂聲期人姓名王氏曰樂一作款或作盡皆誤文也帶索為帶也自寬者亦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待僇慎於治身更饒有男子之遺三馬不仕而敬上不犯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弱則不能行義故道宜強強則不能受諫故道宜弱待之言承也休者處尸其操也慎者恐失其身也敬者心常自敬也

曲者身善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

見入之二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憚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己終不及二子者也孔子美二子而曾子

歷言孔子之好善如此參學而未能也又安能及二子乎此蓋姑舍是而願學孔子之意蓋徒荷為謙而已哉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

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悅同

笑語

六行

卷四

六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固辭謂辭所

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

三年湛之以漉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

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

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

本根也湛浸漉也淋也易之匹馬甚言其貴重孔子聞之

也左即四方之方遷亦移也言風俗移而性情亦移也

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駘駘足而

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馬蛇多足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尊親之也此

二節之綱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知

謂明義理知時謂識時勢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

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也貴賤指言位窮達緊言境也欲貧賤窮不可得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

欲則敗是故鞭朴之于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

家語 六行

卷四

七

情而防亂原故積新致然也疾如疾之已甚之疾急者故君子不

猶言束縛之馳驟之明當探其本而不當制其流也

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

限所以防亂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所由之令斷之言親

令言刑罰之無益不急

斷制言度量之為貴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

之度法也攻精也勝猶善也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

用也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之弗生得其人如限砂而兩之非其人如會擊而鼓之兩砂言易

夫處重擅麗專事仍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

而待也麗厚也危前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

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嚴言畏整言肅也君子嚴小

人所以受治小人整君子所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依懷而提繫精氣以問事

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高姓庭名也曠平也夷也直坦也提繫

於君子之道也提繫也言冒險披草萊而以禮見也事

則衆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于里

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貞者知之實也

家語 六行

卷四

八

致忠實之德以法其德而行習其

禮教是乃所以親賢進德之要也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

不遺己之患唯智首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

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憂患謂心也患難謂境也

仁在其中矣

辯物第十六 此篇凡八章皆推辯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丘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

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

之怪蜺蜺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下使

吳伐越噤會陰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

子

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
謂之賁徹俎而燕客執竹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
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
焉此為大矣魯喪也吳王夫差破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山吳又聚會稽之骨禮之也客曰敢問
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
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
汪芒氏之君守封囑者也為漆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侥氏長
三尺短之至也長考不過十數之極也守謂社稷山川之屬之守誰守為神者問誰守為事
家語 **辯物** **卷四**
柳也名山大川亦眾矣若五嶽四瀆為天下之紀綱故其守為神神此非王者不得祀也其社稷之守山川之祀乃侯國生其祀而三統之耳五等皆諸侯也公侯謂其上公五等謂其上公死為貴神是也諸侯通謂侯伯子男山川之節祀之周謂周初今謂春秋也言汪芒至大人各有四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於上館時集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柎矢貫之
石柎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柎於孔子館而問焉柎馬也集於柎木名柎前孔子曰柎之來遠矣此慎肅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
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其職業於是慎肅氏
貢柎矢石柎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
便也鑒焉故銘其柎曰肅慎氏貢柎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焉所
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馬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括前括也胡公舜之後也式王以其女大姬配之服如六服九服之服公使人求得之金版如
之版圖
邾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謂叔孫昭子也少昊氏名摯金天氏也
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
以火其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紀遠乃
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黃帝軒轅氏也師猶作之君師之師為雲師而雲名實稱也
家語 **辯物** **卷四**
帝為神農氏以火名其工霸九州以水名大昊為包犧氏以龍名凡其義皆一而少昊以鳥名可知矣遠近猶言隱顯不隱寓其名故為民師顓頊命孔子聞之遠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世遠其國僻而學在此故嘉歎之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
俯玉謂聘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
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
今正月相朝而皆下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度法也朝祀謂之嘉禮喪戎謂之凶事不謂其體夏五月公薨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左傳云是使賜多言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路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

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

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

魯不毀是以災加之司鐸官名桓僖桓公僖公也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

尊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尊猶持也義見周禮王廟災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

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

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奔求客於齊齊人囚之

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

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多信輕信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猶有蚤何也孔子對

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虫也

歷曆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

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

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

家語

辨物

卷四

十二

家語

辨物

卷四

十三

君與寡人見晉君則晉成為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

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因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

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語言於夫差歸

之魯哀公十二年吳子與晉侯會於黃池伯記所謂天下之二子

伯侯謂諸侯牧所謂九州之牧也何景伯名襄魯哀公也

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

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也夷德猶言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有事於祭所以欺吳也吳人信鬼故聽蔽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

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

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

然後收之車士謂車之甲士子姓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云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西狩於大野今云採薪於大野蓋時本非狩而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

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存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此篇凡三章並見禮記中庸祭義各篇而章句及禮記章義各不復詳而錄其文異者於左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本章見禮記中庸此首節中庸無於孔子三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本章見禮記中庸此首節中庸無於孔子三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本章見禮記中庸此首節中庸無於孔子三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本章見禮記中庸此首節中庸無於孔子三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本章見禮記中庸此首節中庸無於孔子三

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中庸無天道敏生待化以成二句化謂氣化也蒲盧待天地之氣化以成中庸無待天地之氣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德以仁中庸無於得二字而多修身以道中庸無於得二字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中庸無於得二字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俗本所下有以字非永今從之中庸無禮者改之本也句是以前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明乎禮則仁至義盡而政行矣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即同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無有字其字朋友下有之交二字達道下有也字或生而知之或學

家語 哀公問政 卷四

奎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無此節公曰子之言美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中庸無此節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無上節問詞而備存子曰二字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中庸無成字作知所天下國家無不治而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能成其天下國家也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求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無公曰至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

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中庸無夫字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為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行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中庸無公曰至子曰字潔作明則作貨爵其能作厚其德為子並作勸考作試緩作柔邦作國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治作凡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

家語 哀公問政 卷四

市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中庸無此節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中庸無字皆作乎字友上有朋字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得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無夫字字聖人所以定體謂所性之全體通書云聖人之所以定體五從之以仁義中正而止立人極焉此之謂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

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此下二節中庸並無而別
節中所載學問思辨行五條乃明善誠身以達德行之達道而止五達
若此所云愛親敬長乃先明乎善之後所行之達道而止五達
道中之二端也豈記者立有詳畧抑孔子對公自如此而子思特
增損原文發其蘊以示學者與立愛以下今見禮記祭義篇第六
章而其前後亦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無公曰等文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
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
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本章見禮
七章此首節祭義無人生有氣有魄句而夫骨切弊於下化為野
生必死五句在教之至也之下字句亦小異
土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
家語 哀公問政 卷四
鬼神以為民之則而猶以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桃春
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眾人服自
此聽且速焉此節與祭義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
事燔燎黷瘠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
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祭義無節首教以二
篇光間以佚觀句餘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
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祭義小異無此之謂
藉養生親祭三節以明孝敬之義
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忘日則必哀稱

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若其
唯文王乎詩云明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義無思之
顏色於作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
之矣祭義無有懷二人句及
孝子之情以下二句
卷四 十六

家語卷之五

姜兆錫正義 男允遠校

顏回第十八 此篇凡十一章皆記顏回之言故以顏回名篇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其馬將佚，不識奚知之？佚，奔佚也。牧，牧人也。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巧，善也。升，馬猶言升車。王氏謂馬當為車也。朝禮，謂朝見時馳驅之節如是足矣。此以上言其御以道也。力已竭矣，而猶求之，不以此言其御不以道也。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顏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多美也。言若此類猶未足美也。

孔子在衛，昧且晨，與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別者也。子

家語 顏回

卷五

寅甫錄

家語 顏回

卷五

二

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決，訣同音類。謂音之倫類。

顏回問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性情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游氣，易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先告以知，繼告以行而未告以知之窮神行之達化也。

顏回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閭，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紼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武仲為季氏廢嫡立庶，遂知戰敗，饋國人頌曰：我君小子，休儒。是使武仲短小故讖之也。言不朽所謂立言也。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也。六閭，閭閻名，魯本無此，則置之以收稅也。蒲，水草，令織為席，以市于也。虛器，謂為犧龜之室也。以其犧龜且為詭譎，故謂之虛器也。逆祀，祀

謂夏父弗縶傳公於閔公之上繼為之而不止也海鳥謂爰若之鳥止於魯東門之外而令祠之也武仲奔齊知齊莊公有難與之而不受是智之所難不順不怨即謂廢嫡立庶也念

蓋在茲大禹漢文引以見念念在於天理則順而恕矣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輕君子也

夫度音鐸○度之言裁也仁者心德之全也愛不足以盡仁而近於仁智者事理之極也度不足以盡智而近於智己不重人不輕則度已與人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而均其交也

弗學二句連看言事非學而行之無取乎思而得之以見思而得者必當學而行也蓋夫子知仁智之道為回所能行而深勉與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像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

家語 顏回 卷五 三

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仲孫何忌蓋諱于也仁者一言而仁與智皆有蓋者仁包衆德也不可由謂還與刻也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毀善為辯狡也懷詐為智論也幸人有過刻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蓋慎諸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盡日思也夫御謂試用也為謂力治也思則聞斯行之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以行言者頌其行也故君子於為義之

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為事也言君子之於事尚義雖相疾猶相愛也况本不相疾乎故其言以行言也小人之於事尚亂雖相愛猶相惡也况本不相愛乎故其言以舌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久猶猶告也

有非弗告是棄德而惡怨也心違一者仁也

叔孫武叔問未仕於顏回曰賓之問俗本誤作見○未仕則武叔多稱人之過顏回曰同子之未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

家語 顏回 卷五 四

惡無攻人之惡有得猶愚夫必有一得之得謂宜於回有所得也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亂猶其本亂之

子路初見第十九 此篇凡十三章多記門弟子問答之言而以首章子路名篇

子路初見於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所能而加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孔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

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教猶諫也釋舍也策以制馬反還也繫以約弓仁謂仁者士謂士人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矜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達謂射入之也

子路將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達達於事也功事有成也強勞忠信恭皆德達功親復禮皆故

家語

子路初見

卷五

五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子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勿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哀相陵以兵相暴夫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野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康當為桓聘也

日淺不宜無故而數所而子言官司當以請亂為急不得謂不迎請而委之也孔子謂宰子曰達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達去也蟪蛄蟪蛄也去已之相和猶眾志之相通也故曰政事莫如應之

程子云天下只是一個風以動之亦此意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

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日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此也孔子不悅

龍謂即切與

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焉取此

若人此人也子賤能親賢取友以成其德故夫子既嘆美反言以決之

家語

子路初見

卷五

五

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

雪桃

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壇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臣以為妨教害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心在於宗廟固必以死爭之仁也泄冶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治之謂乎。肅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共淫夏姬，是一國為淫者也。上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

飾，而舞容璫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門外，季桓

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

政事。客禮舞器或曰舞名周道大道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

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地也。郭祭肉也。郭屯。

名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

家語 子路初見 卷五 七

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樂官名。夫子謂桓子也。言其非有罪於孔子，可無去也。口謂其聲歌謂其寵辱出之。請賢人去，死敗謂國事壞，優游卒歲言且休也。桓子聞之，以羣婢故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罕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

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

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充猶勝也。以與謂觀其任職以居，謂有其居處。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

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畏者畏其能於我也。不信者不信其獨有也。長長之也，而不能且

化焉 才矣

孔幾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

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憂則樂損，孔幾曰：行

已，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脩，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

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能之。

已止也。問所行止於此乎？百二句中，知為之意，次二句中，親

信之意，末四句見第四卷六本篇，此以中勿驕勿憂之意也。

在厄第二十 此篇凡四章，皆記居憂處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

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講

誦絃歌不衰。徒卒也。乃召子路而問焉。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困意者，夫子未

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昔者聞

諸夫子，善者報以福，不善者報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

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汝以仁者為必信，則伯夷叔齊不

餓死首陽，以智者為必用，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以忠者為必報

則關龍逢不見刑，以諫者為必聽，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為困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遇

家語 在厄 卷五

子 1-128

家語

在厄

卷五

九

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率循也引詩言罔也又言吾道非與
所對猶言君子亦有窮乎二句設問以觀其志也庸詎也子路
意也然俗本衍詞太勝所稱小白霸心意也然俗本衍詞太勝所稱小白霸心
始傳之者過也王父靜宜先生通我圖本刊則此文今後之子路
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
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修道
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思不遠矣種之
敝之為穡順猶合也言良農不能取成於天良工不能取合於人也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
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察然後見君子夫子嘆曰有道哉顏
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生家者甚
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
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
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
一日之樂也治猶成也君子之所得謂道也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君致
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
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也此章語亦微過但致邑義不得受耳若當受何畏之有曾子殆
姑以答或也蓋有魯畏曾孔子云畏大人是也有不必畏者

家語

在厄

卷五

十

子云吾何懼乎哉孟子云吾何畏彼哉是也曾子無職而赴邑故
解之而其意有不足為或語者故答如此孔子蓋亦許其辭邑之
節而非取其
免畏之言與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
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
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曰仁人
蘆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解於仁蘆哉子貢曰若回也其
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
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井虛召顏
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
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此見子之信回與回之信於子者
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也二三子由此乃
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此章自燕一篇言入官安身取譽之道故以
味之入要顧民為治而歸其本於身心詞煩而不徒義
約而不雜學者其可忽乎為見大哉禮謂之子張入官
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入官謂當官之職也取譽非
本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急已過
發失言勿撻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

入官

卷五

十一

至而政從矣。此言言安譽在乎有六善也。勿專不私已也。勿怠不
速留滯也。勿怠勿發勿倚皆指待人而言。此即後文明在已而
間善言之意也。勿怠勿發勿倚皆指待人而言。此即後文明在已而
而為善行之意也。身安譽至以此豈本無且夫忿數者獄所由生
也。詎諫者慮所以塞也。慢易者禮所以失也。怠惰者時所以後也
奢侈者財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
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大戴禮本多歷者獄之所由生也。一條
復當從家語。此大言安譽在乎除六失也。數煩迫貌。忿數奢侈
此法在身而為善行之反。諫者獨此明在已而聞善言之反。慢
易怠惰也。故君子南而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舉行之合
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
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民
之辭。養之無撓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
得也。此以下三節承上文言體民以為治。亦後文法在身明在已
之意也。大域言其無礙治猶理也。即法在身也。精智言其無
蔽累猶要也。即明在已也。合與考本大域公治而言合之言完忠
信謂心也。考之言善大倫謂道也。存與進除本精智舉行而言存
之言體美惡謂理也。進除之言去取利害謂事也。報謂拔來報往
之報猶速也。不求報而情得體之至也。臨謂勢臨之勝謂力勝之
豈謂意量之也。侯當作按角也。操押也。時侯也。臨易抗勝易化量
易按三者明不以上交民也。養易操更易寬二皆明不以上縱民
也。凡此皆體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通政明不可蔽也。所求於通故
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
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身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

家語

入官

卷五

十一

亂政。德貫乎心。慈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
治矣。以禮謂也。通謂朝也。無蔽於通即所求於通也。此指明在已
治矣。以禮謂也。通謂朝也。無蔽於通即所求於通也。此指明在已
言也。不寡猶不竭也。不亂猶得也。心志色聲凡已此指法在身而
身之內外遠邇一以貫之而體民情皆具是矣。是故臨官不治
則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
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小亂則爭。甚大亂又至矣。行者政之
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
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
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
許以約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
此以下四節承上文以正言法在身明在已而體民為治之實也。
行為政始法在身也。故平易而民不怨。說為情導明在已也。故調
適而民不變。貪而不節則非法。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
亂而不納則非明簡猶寡也。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
民之表也。通臣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
亂。亂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
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有司謂庶正執政謂
正內宰之屬羣僕謂凡僕御即所謂羣臣也。倫猶言綱紀。三倫通
謂儀表倫三者修身反道謂法在身而為善行也。察理言而服之
謂明在已而聞善。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
必自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舉則必謹其左右。此證案
服之也。而取人為上者譬如緣木為筏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垂
以身可知矣。

雖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版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
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
而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以居
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
者以身本故也政即因之體民為治之事至是盡矣君子泣民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
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泣民不臨以
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强民之所不能靡之以明王之
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寓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

家語 入官

卷五

七

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此又推言
富先知其性以達其情而因之也世舉謂世可舉而行也嚴謂嚴
畏迎謂迎合引謂引端從謂樂從也嚴而不迎者情憚於始引而
不從者力倦於終此皆不固 古者聖主寬而前疏所以蔽明也結
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
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
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
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
也此正言知性達情而因之之實也徒來也 君子欲言之見信也
素亦求也過故即律所謂過故也蘊滯也

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
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民
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
入官之大說矣此終言君身之奉道以體其民而總結之也強子
張既聞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此篇凡八章多記處困遭厄之事故以困誓
名篇誓之言戒也省也謂因困厄以自省戒也

子貢問曰賜倦于學困于道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
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
息於妻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
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矣曰詩云書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然則賜將無所
息者也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
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刑法也御正也法寡妻至兄弟以正天下
也綯綯也亟疾也乘升也亟升屋治之來春復當播穀也廣旁也
高上也從縱同其旁塚相連而畢如以綿引也其上覆以土而填
如以塞實其縱環以堅而隔如以阻絕也孔子言及此可以見君
子自強不息惟日孳孳死而後已之意其誓之切矣但賢如子貢

家語 困誓

卷五

七

子貢問曰賜倦于學困于道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
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
息於妻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
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矣曰詩云書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然則賜將無所
息者也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
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刑法也御正也法寡妻至兄弟以正天下
也綯綯也亟疾也乘升也亟升屋治之來春復當播穀也廣旁也
高上也從縱同其旁塚相連而畢如以綿引也其上覆以土而填
如以塞實其縱環以堅而隔如以阻絕也孔子言及此可以見君
子自強不息惟日孳孳死而後已之意其誓之切矣但賢如子貢

不應問之隨以瑣知是豈其初倦於受教而然歟若其後由文章而得聞性道由學識而與問一貫則必不為此問矣俗本末尚有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思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五句適我固本刪之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間趙簡子殺寶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寶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已得志而殺之丘聞之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

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

鄒作樂操以哀之遠去也或讀為譚操操琴曲名史記作鄒操其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我將焉歸

家語 國誓 卷五 五
周游天下靡邦可依卷焉願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軼息陬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

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言名之不至人為之與抑已實為之與人始不放欺也此示由以反已自修之實也由汝志之吾

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

子入則篤行出則父賢何謂無孝名乎此無示以親賢友善之益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

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臑而舞三終而出懾懼也其誰之子訝之詞謂由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

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惡何猶言是何也善子貢之言又自發問以明之也然詳按此章固可以見聖賢無入不得之心與其動心忍性之道而

家語 國誓 卷五 五
宋吾聞以下語意未正殆為中人以上而發所謂有為言之也若大賢以上氣象不為此語況聖人乎餘見楚昭王章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恐奮戰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

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

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

則無累於身矣言人多忽於安常而闇於處變也慎此者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子貢問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

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焉
人下者以此也汨沒也生出謂發育也死入謂腐壞也為人下者功多而相忘志弘而善受凡以法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

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日降頤其頤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

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河目上下也頤頤也喪之言亡也失其主然不得意也末猶淺也謂以形

狀言者淺也譏我以喪家則然乎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如

也之

孔子適衛路出於蒗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弟子公良孺賢

家語 田誓 卷五

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巨又伐

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

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句以盟孔子

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

義也止之者止使不得行也孔子嘗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故

謂要盟者桓桓惡而伐之以盟者孔子因良儒以盟之也負猶與也所

神不施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

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

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待

楚者公欲留蒲為蔽也子言公叔氏以蒲叛蒲人多守死不從其

從叛而吾當伐之者數人而已此亦請討陳恒之意非以己與也

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不悅者不悅孔子之言也逝行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

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平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

彌子瑕而遠之禮病舍於牖下小敏於戶內大敏於外殯於客位也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

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家語 田誓 卷五

五帝德第二十三此章自為一篇歷稱五帝之德故名也見大戴禮

宰我問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

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

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

說卒矣之辯闕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

可也吾思聞其說榮伊大戴禮作榮伊今卒來作榮伊事也猶

不通也謂其隱微闕忽非君子一言則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

生而神靈賜而能言哲戲齊莊敬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

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子 1-133

戰而後尅之始垂裳衣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長上聲○吳大戴禮作典下云幼而慧齊謂木大土金水五行之氣五量謂權衡升斛丈里步十百之量炎帝謂神農氏之後也白與黑謂之黼其文若斧黑與青謂之黻若時已也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問遠古之說乎宰我曰昔予也問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

家語

五帝德

卷五

九

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大戴禮作其色郁都其德義其身猶言惠而不費以大德不以小惠也○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而道乃貫於三才矣○利猶道也○衷謂正也○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超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以丹與所及莫不夷說陶唐大戴禮作放勳舜時變典樂龍舜敷治也務先民始之者微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二女敷明智

家語

五帝德

卷五

十

宰我曰子也。不足以敬承矣。大則謂之天。小則謂之地。如言者。感其小而欲攝其大。所以知其德也。蓋微之之詞。他日宰我以語于貢。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臧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語于貢。謂以子所云帝德語之也。子之警之。亦以其尚口而無實得與。

家語

五帝德

卷五

主

家語卷之六

姜兆錫正義

男允遠校

五帝第二十四

本章自為一篇。專言五帝之配五行。帝而非餘。所得稱也。故以五帝名篇。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家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更平聲。王去聲。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帝者五行之神之尊稱。後世識緯家皆為之名字。失法五行更王。始以木德王。下次火次土。次金。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則亦法也。承猶受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轉相受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契。為祝融。其工氏之子為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主

政美其民而衆稱之正平齊整壹專也德懷者猶言物無不懷仁
此所以德鬼神懷德美之言善謂政宜其民而民稱之
之懷之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威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
法威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
用未厥世而豐其年偶也威察謂其德情言於天在上不能御
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世謂傳世年謂其德情言於天在上不能御
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
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
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誅莫知
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此條與大戴禮文多異大戴禮云無德法
家語 執轡 卷六 四
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也蓋上謂君下謂民
也君以民為無道從而刑之而刑罰不中不能勝民之無道而徒
以成君之無道所謂上下俱無道也今家語云上帝必以其為亂
天道也則上帝謂天其謂君而下文兩稱上下皆謂君與臣也蓋
君殺亡其何日乎其意與大戴禮異矣按文義大戴禮為順今
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
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
害並生用殄厥世聽順也觸之言深穢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上
言御民德法之善與車用刑辟之失而此總結之也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
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
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總司會均貳

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貳俗本作仁
二為仁也。前言百官此言六官皆周禮六官總百官也道以治
法言即家宰掌邦治也德以教言即司徒掌邦教也仁以義言
與周禮不符大戴禮或曰宗伯掌禮以和神人是成仁司馬掌政以
平邦國是成聖司徒掌刑以計奸惡是成義司空掌事以飭材用
是成禮也以後文治安和平又定六效推之可見前言內史此又
言司會者周禮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武政治逆會受納訪以詔
王聽治而司會則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武以逆邦國都鄙之
治詔王及家宰廢置益司會均貳以為納然後內史受而詔王也
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
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
也。言正百官而歸於正身者若君正莫不正也言御民而極於御天
地與人者民得其理而三才一以貫之矣此處推上文之意而
探其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
本也

家語 執轡 卷六 五
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惠則
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
又此御政之術也。論道經邦理陰陽致三公皆按周官云三公
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天子與三公執事其六官也官相
六而齊五教五法者家宰以五法教其五官而整齊之均言家宰
齊言五官也以後文言官屬不理分職不明飭家宰推之亦可見
道法成則治德教成則安仁敬洽則和政理明則平刑罰當則以
事物理則定此又推上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
文之意而約其效也。故官職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家宰地
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口危
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

不可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以之象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于貢進曰商之論地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而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

家語

執轡

卷六

家語

本命

卷六

家語

自乃罕言之者以命之理微也而商以自鳴於師亦汰矣學者其所言天地奇偶之數始存之而於所言王者動靜之道深焉矣乎

本命第二十六 此章凡二章首章見大戴禮篇名謂之本命

潮性命之本以及男女陰陽之義而次章推言

哀禮亦四時五行之象也故並以本命各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云分於道猶周子形於一猶周子云萬一各正也道在天地本一也而萬物各得其所以賦焉者以為物是之謂命萬物既各得其天地之所賦以為物是也而道在萬物即各有一天地是之謂性陰陽無形而有形也萬物化於其中象而發之是之謂生萬物始生有化即有數也

化窮則數亦盡矣是之謂死聖人之告哀公者如此而易象之繫辭子思之中庸以至周子之大極圖說皆吳理也學者於此可盡其心乎人始生而有不育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頤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矣然子句反頤桑才反亂初觀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

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陰閉藏而化育始者貞下起元之義也天數窮謂夏言婚禮行於春秋而感於季冬詩云秋以為期又云迨冰泮散是也正月冰泮農桑起而婚禮始矣然按周禮媒氏言仲春令會男女而詩攝梅及桃夭各三章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亦皆春時也其同哭之義未詳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

家語

本命

卷六

十

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
間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
可驗而後言書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為以事言
倫類也效猶示也德書作施或釋為聽斯之德王氏據下文匹婦
之德定為德今從之男為萬物之長女不能長萬物而長其所理
所謂教令不出於閨門也閨門限也非猶議也詩云匪
非無儀酒食是議是也參知衆所知也可驗事有驗也孔子遂言
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
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
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
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
家語 本命 卷六 十

家語

論禮

卷六

十一

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
捕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
節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門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
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思也百官備百物具不
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
而已此以惟制者也釋言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惟恭悲號三
年憂哀之段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疏平聲殺所戒反
論禮第二十七 此篇凡二章以皆論禮故名篇而首章見禮
記仲尼燕居次章見孔子問居義拜禮記章
義今注其文
小異者於篇
孔子問居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
汝以禮周流無不適也首節同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給
奪慈仁節亦同子貢曰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
制中也禮記有孔子曰師爾過商也不及等語子貢退言游進曰
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
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
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明乎之上禮記有是故以之
子曰二宗蓋衍文

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
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
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
其亨。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加於身
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也。節亦同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
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
禮。譬猶耕之無相。偃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萊於鼎室之中。非
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
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
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
黨。百官失其禮。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
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禮記刪言游退及子張問討而猶存子曰。二宗非當以此為正。子曰。慎聽
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譽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賦
畝之中。事之聖人矣。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
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鑒和中。采蘋。客出以
雍撤。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
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行中志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軌。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認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禮記節
曰。二字當為衍文。於
德。薄。禮。記。作。薄。於。德。子貢作而問曰。然則愛其窮與。子曰。古之人
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樂。
謂之偏。夫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
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
也。煥若發蒙焉。禮記凡制度三句在禮禮之中當以禮記為正
別見問
王篇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
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首節禮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禮相成。哀樂
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禮記無詩禮相成
句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號

之，無服之喪也。禮記。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孔子

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

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

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文

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禮記。孔悲之下，有無聲之

之下，有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等六句，其下又有無聲之樂，氣志既

得等六句，前後總有五條，咏嘆之文，故名五起。今脫去三條，止存

二條，於非五起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降，湯降不違，聖敬日

家語 論禮 卷六

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禮記。此下

文武之德，太王之德，三節，今別。子夏源然而起，負將而立，曰：弟子

見問王篇，亦當以禮記為正。

敢不志之。

家語卷之七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觀鄉射第二十八 此篇凡三章，前二章皆觀鄉射之文，末章

射義，鄉飲酒義，雜記各篇義詳禮記章義，今注其文小異者於篇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

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

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

病。懸弧之義也。首節禮記射義，雜記於鄉射，喟然嘆

家語 鄉射 卷七 寅清樓

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

弓矢出列，廷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

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

孝弟者，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

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老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

僅有存焉。射既闌，子路進，孔子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能用

命矣。」禮記此條在上文，觀鄉射之前，而無於是退而與門人七字

當以此為正。曰：幼壯之上，禮記尚有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句

既闌以下禮記無。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首節禮記鄉

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賓賤之義別矣。卿飲酒義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卿飲酒義降字句絕，下更有降字連下，爲句據此，則而降連下爲句義微別。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筮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闕，工告樂備，而遂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主人獻賓，主人

義謂作主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爲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卿飲酒降脫屣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時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

燕而不亂也。時卿飲酒義作朝按時從日從于音虛，日始出，貴賤也。與朝義同，俗僞作所非，時音幹，乃日曉也。貴賤

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卿飲酒

子貢親於蜡，孔子曰：賜也，無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弛一文武之道也。雜記

日之蜡，一日之澤，此多一日之澤，句蓋言久勞而暫樂，乃人君一時之恩澤也。

郊問第二十九 此章自爲一篇，以問郊名郊問，而其文見禮記郊特牲反禮記篇義詳禮記章義今注

其文小異者於篇

袁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本意禮記郊特牲盡問答之象三句，禮記在篇終，萬物公曰：寡人問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本乎天，五句禮記在篇中。

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夫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祭幣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此節禮記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三句，餘文並無配日，以月猶配天，以地祈求也。月今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

也。魯諸侯無仲冬之大郊，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春秋傳曰：公曰：其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落幣而郊，郊而後耕是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禮記作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三句，餘文並無配日，以月猶配天，以地祈求也。月今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

稷，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禮記無首一句，及通承性器埽地各條，以物無可稱之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者，故皆因其體性之本，然而象之也。

問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

子貢親於蜡，孔子曰：賜也，無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弛一文武之道也。雜記

日之蜡，一日之澤，此多一日之澤，句蓋言久勞而暫樂，乃人君一時之恩澤也。

郊問第二十九 此章自爲一篇，以問郊名郊問，而其文見禮記郊特牲反禮記篇義詳禮記章義今注

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

家語

文
臣

卷七

五刑解第三十

用刑而以首章名篇。

四

家語

五
子

卷七

五

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解懈同祭祀之時不敢解生時
之養道所謂事死如事生也
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
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
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有爵為貴無爵為賤
臣等為尊微爵為卑闔閭者生
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遠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
長幼之序而明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發讓故雖有鬪殺之獄而
無陷刑之民
遺忘
淫亂者生於男女異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
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
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聘享指納微而言
今人謂之行聘
此五者刑罰之所
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猶
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
惡順天之道
總結上文也無禮度則滅天
理窮人欲而陷五者之刑矣
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
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
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
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鬩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
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
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
之用不亦可乎
法典即禮度也語其有秩故謂之禮度語其可常
未化猶必如此則刑不輕用而其
故謂之法典中猶三令五申之申所以固其教也
不得已而用者非設阱而陷之矣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逆天地謂背天道誣文武謂謀鬼神謂棄祀典也五世至二世約言其罪之大小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言若冉有之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

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

樂語 五刑

卷七

六

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盡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各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辭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謹發則白冠盤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索擊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君子謂公卿大夫也御猶治也屬引也飾謹修明也簠簋之奉以定尊卑惟幕之設以慎內外飭則廉而不汙修則

別而不亂罔猶欺也罷軟皆弱也干犯也自定猶言自取也謹發而發露之也盤水以示自新加劍以示自裁蓋始聞有罪而西陳之大則自裁小則予自新也其亦以八議而權之與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連率冉有跪然免席曰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此章自為一篇以論刑政故名篇而其文見禮記王制義已詳禮記章義今注其文小異者於

者於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本篇得無首二節之文餘則皆無所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用政政息也無所用刑刑措也

樂語

刑政

卷七

七

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政相無所用刑之問也顧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不刑言不違刑也此因無所用刑之問而吉制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改君子盡心焉此因無所用刑之問而吉制見王制文亦多異而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罷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

此章自爲一篇以書禮之運行之妙故名曰運禮記有禮運禮器二篇相對而言也義釋

禮周公其已衰美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亦是天子之事乎也天

家語

禮運

卷七

十

家語

禮運

卷七

七

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禮記
僭問詞末亦無天子以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

杞宋二王之後三句禮記節首有故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

真政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宗祀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為亂國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家曰僕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始齊哉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通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之柯所以別嫌明微慎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

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而倍樂則

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仁民不歸是謂叛國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義三句禮記作別仁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敬

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

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

所以立於無過之地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石過

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

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也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去其貪國有難君死社稷為之義大夫死宗廟為之變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

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

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

惡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

何以治之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

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見神之會五行之秀禮記節首有故天子祭天地句

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

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

子 1-147

架語

禮運

[illegible]

44

於祖

敬啟者

禮運

卷六

三

大上

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節同故事大積焉而不死

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源而通茂而有開連而不相及動而不

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禮記多三也字大禮之不同不

變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

火金木飲食必時冬令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禮記所順也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而龍龜在宮沼其餘鳥獸及

卵胎皆可備而養也則是無故先王能稱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禮記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禮記此字之上有故字

家語卷之八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冠頌第三十三

此章自為一篇篇中備載冠禮與其祝頌之辭故名冠頌而其文互見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又見大戴禮公符及儀禮士冠記

鄭隱公說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

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

論其志冠而字之教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雙天

下無生而貴者故也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特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皆不載鄭隱公使

問於孔子本末而亦無裸享之禮金石之樂二句天子之元子

謂王世子也冠於阼以下皆釋士冠禮之文而王世子之冠禮

安則諸侯之世子可知而諸侯亦可知矣享謂以饌灌地而因享

之也特行也節樂節也此二句言世子異於士之禮明其餘皆同

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

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教何冠之有此言王世子幼

冠也以下節諸侯世子之禮推之蓋亦謂因喪而冠此節文與

所見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大夫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各不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

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邦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

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識焉言諸侯世子

禮也二句見郊
特其餘無文 天子冠者武王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藝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

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勿多祝雍辭曰使王

近於民遠於年壽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

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衰職欽若吳命六令是式率爾祖考永永

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又言天子之有冠始於周也文見大戴禮補

侯而因示以君道也雍祝官名也高愛也祝王得衆心也享大年

也慎民時也廣君德也任賢臣也衣祀朝之服謂服其服而盡其

職也欽敬恭順也上下四方謂之六合式法也頌王尊祖敬天而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王氏曰以冠頌考之成王年十三嗣

立明年既藝而冠周書亦曰成王歲十有三武王崩葬於岐周周

公相天子撫諸侯元年六月葬武王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橫前成

家語 冠頌 卷八

王年幼未可冠又謂武 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

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

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

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皆裸朝服素練公冠

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

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異饗食賓也皆同 十冠禮主人迎賓升

獻之禮降自西階此 升降自阼 饗以三獻蓋公禮之異於士者

止此亦明其餘皆同也非公謂侯伯子男也降自西階明其與公

異而與士同矣皆裸二 字俗誤作異今按大戴禮公符篇云公玄

端與皮弁皆裸朝服素 練蓋脫皆字而誤裸為異也士冠禮玄端

服爵弁皮弁服素練爵 弁服練給皮弁服者白鹿皮弁白布衣而

素練天子與臣視朝諸 侯與臣視朝之服也玄端服者玄冠緇布

衣而爵弁天子以玄食而諸侯以自祭之服也爵弁服者爵色布

弁緇衣而練給服士以祭于公之服也朝服與玄端服同但裳

鞞異耳玄端與皮弁已見士冠禮故但言朝服諸侯冠特言朝服故

以素練明之爵弁為士之祭服故不言爵弁其玄冕乃公之祭服

故又加玄冕以祭而其制實束帛乘馬與士爵弁束帛乘馬

帛與皮弁與玄冕異者擬諸侯也皆同並同士耳 懿子曰始冠

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

也吾未之聞公則冠而徹之可也 義見郊特牲而 懿子曰三王之

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啗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練素

周道也章甫殷道也 乎近夏后氏之道也 義見郊特牲問答並無

姓作積弁以收皆爵弁名委貌章甫厚追皆緇布冠各言三弁文

言一者謂其名異實同皮弁與章甫共者謂其名實皆同也言三冠

名實皆異也 家語 冠頌 卷八

廟制解第三十四 此章自為一篇以論立廟之制故名篇文

見禮記祭法義詳章義今註其文小異者

衛將軍文子特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

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文子名彌牟禮三軍之事成於

身為衛將軍欲立公廟於私家以行軍事也按禮記祭法不 子羔

載文子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各問答蓋此篇為得其詳 子羔

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

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壇者

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

宗語

雜樂

卷八

北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才古裁通謂不能裁度義理而適于夫先王之制音也泰中聲以為節流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先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也先古音之美惡之理也中聲為節則不偏于南北矣而又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者南陽舒也北陰肅也天地之道陰陽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不效其狀陽抑陰之意故君子之為樂不流不倚而南方之樂凡于居之節于中者本也入于南者流也本不正而南猶北也公正則流于南可也而北則失矣蕭當作疾昔者舜彈五弦之書之箏也陽舒陰肅故九厲陽大陰小故後未

家語

雜樂

卷八

北

何也對曰病疾不得其眾詠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蓀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實年百四對語禮記樂記並有也宗實年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外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邵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并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陲周公左邵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為眾矣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扶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樂記作遲之遲而又久無立于綴三字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蕭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紂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而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中則饗之而藏之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曰健橐然後知武王之

不復用兵也。樂記今汝作且汝反商之下無之政二字使人作傳之並當以此為正府庫上樂記無諸字蓋謂衆也
散軍而修郊社左射以習右射以馳虞而賈韋之射息也禪星
播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祖焉配明堂而民知
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
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酹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西達禮樂交通夫
武之過久不亦宜乎。樂記無郊祀后稷條止

問玉第三十六
此篇凡四章而以首章名篇四章文義並見
禮記聘義經解燕居閒居各篇今註其文小
異者於篇

家語 問玉 卷八

子貢問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與孔子
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
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
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
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本章
記聘義珉
聘義作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踴通知
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本章見禮記經解作絮故詩之失愚考之失誣樂之
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
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五矣
解作

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
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本章見禮記問居錄于夏問三王之德公于
天地子告之春二無以勞天下而因及此今
節錄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于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
文也。

家語 問玉 卷八

與聖人相參。閒居作嘗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
無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二句此蓋言聖人能
通天地之理而其
勢所以相參也。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失其
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
引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以上並
閒居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
措之而已。本章見禮記仲尼燕居錄于張與子貢言游侍坐言禮
而子張更端起問故別輯其文于此也問聖人之所以
教句燕居
作問政。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
酌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

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燕居篇文小夫禮
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
則。有。陳。昨。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
義。也。室。而。無。陳。昨。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
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室。矣。列。而。無。次。
序。則。亂。於。若。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
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金。出。也。並隨隨后作有隨此謂有
位者。字。同。門。屏。之。間。謂。之。若。者。人。君。守。立。及。諸。朝。見。者。列。序。之。位。也。

家語

問玉

卷八

十

屈節第三十七

此篇凡四章皆有屈節二字故以各篇次章見國語三章見說苑末章見禮記檀弓

子路問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
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論。乎。人。之。域。矣。有諸子物謂以道濟物也
此不可為人。不顧其可而求之。是將毀節犯義也。故夫子因而教之。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
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
及時。是。以。難。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必達于已謂達其志之通也
可。屈。則。屈。不。可。屈。則。不。故。有。待。而。不。毀。節。可。伸。則。伸。不。可。伸。則。不。故。及。時。而。不。犯。義。

孔。子。在。衛。聞。齊。田。常。將。欲。為。亂。而。悼。鮑。晏。因。欲。移。兵。以。伐。魯。孔。子。
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欲。屈。節。於。田。常。以。

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為。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
弗。許。子。石。請。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
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盍。請。行。為。子。
貢。請。使。夫。子。許。之。田常鮑氏晏氏皆齊臣常行亂而悼二子以兵
謂之屈節子石孔子弟救。故。欲。移。兵。於。魯。而。因。為。亂。也。通。使。於。推。臣。故。
子。姓。公。孫。名。寵。衛。人。也。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
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濫。
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為。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
以。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選。
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

家語

屈節解

卷八

十一

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事。
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
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又。欲。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
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忿。群。臣。求。以。成。大。事。難。
矣。夫。上。驕。則。忿。下。忿。則。爭。是。子。上。與。主。有。怨。而。下。與。大。臣。交。爭。也。
如。此。則。子。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太。
臣。內。空。是。子。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子。也。田。
常。曰。善。然。甲。兵。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殺。我。奈。何。子。貢。曰。若。緩。
師。吾。請。往。見。吳。王。令。救。魯。而。伐。齊。子。貢。以。兵。迎。之。田。常。許。諾。說齊稅後

微此君者子之通稱亦謂常也段治也壽臣謂鮑嬰等卑師
破魯則益尊也也貴也孤主謂民人死大臣使齊主孤也子貢
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
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吳與魯爭強甚為王患之且
夫救魯顯名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
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顯王不疑也吳王曰善然吾嘗與越戰
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
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
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勇者不
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
義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
教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
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太
悅乃使子貢之越難去聲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實要
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
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破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夫齊
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
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勾踐頭首曰孤少不量力
而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
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

臣不堪國敵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實申胥以諫死
大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
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
以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請
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此
滅吳必矣越王大悅頓首許諾贈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
不受申胥伍子胥也語吳王俊臣也邀求也射猶中也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抵罪於吳國為虛恭賴太
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致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月越
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今聞大王將與大義因暴齊而撫
周室東海役臣勾踐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請悉境內士卒三千人
孤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
鉄原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
身從家人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非
義也吳王許諾乃謝越王鉄甲也矛劍器也於是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
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倖兵不先定不可以
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九

皆吳。子貢去而之魯。吳王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

兵。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

之。涉江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戰艾陵見春

秋。故子貢一出。十年之間。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

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禦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說之也。美言傷

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也。知吳將亡而告之也。

孔子弟子必子賤仕於魯。為單父宰。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

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制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

二史患之。辭請歸。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音代誤

宓子音善。單父音邑。名免。謂免其役也。此二史歸報於君曰。宓

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所以去之而表

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伯王之佐。屈節治

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籍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

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夫子言。寡人無以自

寤。遂發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

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此叙孔子達宓子諷主之意而魯君而從之也。宓子敬奉

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

之。

之。

之。

懸誠致忠。信百姓化之。此緣明宓子之德化也。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

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

郭之麥。可以益糴。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

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

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

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

不息。季孫聞之。報然而愧曰。地居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傳近也

述之言及也。謂未取麥也。樹種也。自取謂邑人爭取其邑之麥也。此又見宓子之所見者大也。三年。孔子使亞馬

期遠。觀政焉。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

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鱖。吾

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鱖。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期

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

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

於單父也。遠觀政謂未至其邑而於其邑界後觀之也。鱖新居作

上文施至仁加恩。鱖子魚也。大夫謂宓子也。刑乎之刑法也。則也。此即

誠致忠信之實。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椁于路曰。由也昔聞

之。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

子

子

卷八

卷八

曰凡民有喪而鞠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禮記檀弓助之字其下無子路曰及為樽等句已止也。子路言孔子友非所友矣。而又憚而不改不如姑止不助而絕之。孔子言吾以故舊待之非以道相友也。及為樽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及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也。檀弓無屈節二字。子路言雖非友而所與不可失也。故孔子又以不失親故者告之。

屈節
卷八
七

家語卷之九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正論第三十八 此篇凡二十七章而論列國君卿大夫之事者二十四章論商高宗者一章與哀公論故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由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田獵也。虞人。孔子聞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避之。敬君之道守官之官孔子聞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避之。守官非其官不往也。避是也。

齊國師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不踰溝樊

家語 正論 卷九 寅請發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遲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國師齊卿也。請請所求也。季孫不為眾所信請也。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義也。奇忠主赴敵合於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性達猶言生知。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焉家語

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說何忌僖一之二子之喪而昭公時為季氏所逐未命之為大夫故定公命之僖子以不知禮為病故其將死使二子事孔子也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則做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可則做謂命學禮也誨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後以嘉謀學安敬之道也

家語 正論

卷九

三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詔伊威其我之謂乎晉志謂晉史也穿盾之從弟懷人而自詔以愛引以見山謂晉境之山也詩言已之已之懷晉而自詔于罪也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能越境以免弑君之罪也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志周之大德介恃楚眾馮陵敗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

東門之役當陳陳者并陳不刊敗邑大懼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敢用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教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袁恭同○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故謂之大德鄭為諸姬之國而陳忘周德恃強眾以侵之故告罪于晉也陳塞刊所也誘即誦也襄猶中也鄭未得晉平陳之成命故又戰于東門我敗而天誘之得勝也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甸大國方百里從是以差伯方七十里曰男五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志古書也言辭以足成其志文章以足成其言晉為伯而鄭入陳似無伯主失其不為罪則辭之功也

家語 正論

卷九

三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汰驕侈奢也右尹史官名子革即然丹也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九丘皆書名索法丘聚也曰臣又乃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適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此王心王是以獲政於文宮臣問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勇能知口亦子革言也詩更端故又稱曰夫驕縱也並與也王曰子能謀父祭公外名祈招詩名昭當為招猶微招角招之招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教

日則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情情安和也式語辭刑型同猶法也
之純而因稱其用民有法醉飽謂忘飲也以樂音之美與王德
而不忠也不勝情難安也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為
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鞮子章之非左史所以
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志記也其志謂楚志有志通謂古志也能勝
乾鞮國人謂時運死易故孔子稱志詞以諫惜之風諷同猶諫也
言其不類違君過而諷王且不類君而稱詩以諫故為順而不違

叔孫穆子雖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
返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
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穆子叔孫也亦稱穆叔
因其兄僑如孫亂避難而

家語 正論

卷九

四

出奔也庚宗邑名與其寡婦生子曰牛命為
內豎既長遂命相其家庶子叔孫姬謹昭昭子既立朝其家
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拔其邑以求舍罪罪莫
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
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昭子有焉勞去聲從順也披分也牛分叔氏邑以行
昭子有焉昭子有焉昭子有焉昭子有焉昭子有焉昭子有焉
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
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姦
同坐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謝也鬻獄邢侯
尊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貪貪以敗官為默殺人不忌為賊

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
於市叔魚叔向之弟理獄官之名弊斷也斷罪歸邢侯也宣子晉
於市正卿韓子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戮死者尸也昏亂也
默墨通猶胃也賊害也咎陶即皋陶虞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之刑官也言三者皆聖世所宜殺也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咸曰義可謂直矣
平丘之會救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
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晉晉不為頗三言
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誥崇由義也夫末薄也咸俗訛作或從左
人從易見于衛地衛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魚乃禁之晉
季孫見執于衛也伯詰于晉晉人歸季孫季孫以無罪見執不
威說季孫懼乃歸也頗偏也

家語 正論

卷九

五

鄭有卿校卿校之士非論執政駁明欲毀之子產曰何以毀為也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否者吾則毀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
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
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卿校卿學也駁明
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即然明藥治瘵也
孔子問是言也曰吾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
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甲而貢重者甸服鄭伯
男甸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

以至於昏晉人許之齊侯及盟四字衍文。承猶認也。甸服在王無南字。此云男南者。鄭伯爵夷。子男去公侯班既遠。又在南方。非甸服比。不可從重貢也。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且曰。合詩侯而藝貢事禮也。於樂讀如於樂辟雍之於樂。藝猶理也。言子產德既可樂。且其心若曰。因合諸侯而理貢獻之事。又爲禮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厲竊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狎。易玩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政

家語 正論

卷九

六

寬則民慢慢。則亂之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施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幾也。民病甚若不救必其大安者然也。範。柔惡也。施虐剛惡也。慘。殘也。謂殘暴不與天之明命者也。競。競。猶言緩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天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

焉。今吾子又死。舅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式。謂式於車中。重猶深也。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戌。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獻子魏舒也。制有子朝。魏使賈辛帥師救周。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近謂其子也。不遠謂而失親也。遠謂諸大夫也。不忽遠而失舉也。配合也。命。即理也。詩謂長言合於天命。以自求福。而此引以明其舉賢而獲福也。

家語 正論

卷九

七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三十篇。謂之石。四石謂之鼓。范宣子。晉卿。著明也。著其刑書于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轅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求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爲法乎。唐叔晉始封之祖。序。次也。德。差也。言唐叔受王法度。以爲世守。而文公設官明法。以蒐于被廬。是國臣民守而不失。以定民志者也。今棄此度。而別爲刑鼎。刑固銘于鼎矣。其可專貴者何。在先王先公之傳而守之者。又何業之守也。在昔先王先公之傳而受者。當貴而賤之。在後卿大夫之所更

張者不當貴而貴之其序未矣何以爲國且此乃竟于夷之亂制其時更爲卑卑陽處父爲賈季所殺是不但素王公與卿大夫貴賤之序而又乖治與亂得失之平也而乃棄齊度而爲此法何哉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

德河神所獲罪也遂不祭命祀謂王命諸侯之祀典也望祭各天

川皆謂之望江漢沮漳楚四水名所謂望也過猶越也祭孔子曰

不越望故禍福亦不越望不是過乎姬言以起下文之詞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

在此異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

率常可矣夏書五子之歌篇允出茲在茲在茲由已

家語

正論

卷九

八

亦自爲夏書也陶唐堯也其方堯所都今指太康也謂堯率常而

太康不率也允出茲在茲承上名言茲在茲之文謂名言于口因

在茲而誠發于心亦在茲也二書皆守常之意故引以明之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

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達伯王之

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簋簠之事則嘗聞之矣兵甲之事未之

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簋簠兵甲猶論

疾初娶于宋其娣嬖故復誘之孔子以爲其將爲亂而去也文子遽自止之曰國也豈敢廢其私

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

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事公

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乃行文子蓋爲時

也曰昔公命使迎孔子之詞謂衆人因冉求以信孔子而余將大

用之也信與用權在康子而皆不稱康子者蓋信以衆爲大而用

未貶乃行二宗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曰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

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

敢不告也也者以伐齊言其理之正也繼以克對言其勢之順也聖

辭于公而出也或曰以其訓告季氏也

家語

正論

卷九

九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

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

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按書說命上篇云王宅憂

惟勿言群臣咸諫于王王乃語其群臣此云三年不言言乃雍者約文也雍謂雍和太甲湯孫也

衛孫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

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

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桓子名良夫因侵齊遇敗而齊乘敗執之

四面諸侯軒懸而三面大夫判懸而二面繁纓馬飾也惟王

侯以上乃盡飾三官謂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子路

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故循事也。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司主也。名以之也。義以生利。出信名之必可言也。禮以行義。義以為質。禮以行利者義之和也。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絃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往而試事。然而獻功。男女紡績。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可以避辟。文伯之母敬姜也。以繩懸瑱。謂之絃。纓自下屈而上。謂之紵。

家語

正論

卷九

十

結冠上覆謂之紵。婦妻為內子。大夫妻為命婦。孔子聞之曰。弟子往春秋公名孫。冬祭名賦。布也。隨差也。時法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謂不以淫佚過也。

樊遲問曰。鮑章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別之。其為至闇乎。齊慶冠通于夫人。鮑章以告國武子。武子召冠責之。冠告夫人。夫人怒。重公會于諸侯。率與高無咎處。守公還將至。二子閉門。遂則其足。遂以此記君之闇也。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事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

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蓋以衛其足。子以此記。

牽之愚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易使冉有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

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文見國語及左傳。而左無先王制。司馬法之丘賦也。其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井為甸。甸共出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拔卒七十二人。丘甲十二頭。輜車一乘。卒二十五人。自宣十五年。初稅畝。成元。年作丘甲。賦已重于古矣。而今季孫又欲令一井之田出財以備一丘。四井之賦。民更何堪乎。故孔子答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

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菜。米。不足過。先王以為足。其力以耕公田也。底祇通乎也。周無過十二。言近者多役。故賦輕遠者無役。故賦重。而平之也。通言田賦與力征也。里居也。量度也。周禮國宅無征。國廩二十而

家語

正論

卷九

十

一言國宅無利。故無征。國廩稍有利益。故有征。而度之也。此時言里賦也。任用也。議猶辨也。周禮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言用其少壯舍其老弱而辨之也。此專言力征也。又言鰥寡孤疾老者。惟出軍則有征。此承言力征也。禾禹貢以稷芻藁以乘。米以缶。此又承言田賦也。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局

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此節俗本多誤文。從舊本定之。子游問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言其稱惠者在乎愛其民也。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趙施惠哉。孔子

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

平。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德教謂以道也。食猶養也。子游言能愛民，則能盡乎德教，惠似不足以名之，而子言其能介不能教，猶孟子言忠而不知為政也，惟其不知為政，故不以政之當行者教人為之。聖賢言似異而義一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

曰：君之言及此，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

乎？此章見禮記祭義。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賈德而尚齒，夏后氏貴

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

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祭義無焉

有也。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悌，俗作仕非。其行也肩而

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任下

有行。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

矣。匪祭義作禮，不遺。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

達乎蒐狩矣。役祭義。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祭

義。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

循於軍旅，則衆咸以義死而弗敢犯，祭義。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

弗能成，祭義無此節，弗能成。謂不能成其德化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盜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

五，而東盜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

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

慝，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盜不與焉。東盜，地名，宅居也，

或以理勝教者也。人以理勝教者也。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

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

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

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謂告也。色然，動色也。聖人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此篇凡三十章，而首一章及其後四

章，子貢問者凡五，故以名篇。餘冉求

子游子路顏九有君問者共十一章，孔子

自言九章，景公公明儀桓子問者五章。

子貢問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

子而已。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使狩河

陽，而諸侯因朝于王，見春秋傳。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

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

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此章見檀弓而文

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

五有詳累，靡後也。南宮敬叔以富得理

子游子路顏九有君問者共十一章，孔子

自言九章，景公公明儀桓子問者五章。

子貢問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

子而已。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使狩河

陽，而諸侯因朝于王，見春秋傳。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

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

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此章見檀弓而文

發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為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復復國也，貨謂行賂也，喪失位也。驟，數也。如，至也。孔子以受教也。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飢，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鵠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馳道，君行之道也。祈禱也。以幣及玉，明不用牲也。不懸，不作樂也。下牲，次等之牲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書居內寢，孔子問其所欲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

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諸猶其也。以上二章見禮記曲禮而無緣起。

孔子為大司寇，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卿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自猶特也。文見禮記檀弓。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餼簋而朱紼，旅樹而反站，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

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不倂，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

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廟以祀焉，夫

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簋，尊於瓶，非所祭也。二章並見禮記禮器。而無問答緣起。

國之知，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此節禮器文不與上接。此蓋舉以結上文之意也。

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鮒，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

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

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文見禮記檀弓而無問答緣起。問討亦無古之正也。以下三句言君在軍有詔教行之則臣無罪也。

晉將伐宋，使人覲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覲者反

據結 曲禮子貢 卷九 五

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覲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勇，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文見禮記檀弓而無末三句謂愛民者民咸悅之而弗可敵也。所謂仁者無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還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之。射之，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

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文見禮記檀弓而無下節子路問答。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禮焉。文見禮記檀弓而無下節子路問答。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禮焉。文見禮記檀弓而無下節子路問答。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禮焉。文見禮記檀弓而無下節子路問答。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禮焉。文見禮記檀弓而無下節子路問答。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禮焉。文見禮記檀弓而無下節子路問答。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喜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破子舊誤作敬之，掘中當以下，見禮記檀弓，而無此節。緣起及下文伯玉問詞後，亦無子游問答此節。禮固於主，猶食于季孫，係之意。據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勇，孔子許之，掘中當而浴，毀而綴足，襲於床，及葬，毀宗而踐行也。出於大門，及

藁，男子西而婦人東而，既封而踊，殷道也。孔子行之，檀弓無藁于西面以下三句，別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國昭子之母死，章

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蓋其時衛俗文而夫子從殷之質也。

家語 曲禮子貢 卷九

子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于游。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紳卒不繹，章義見禮記檀弓，而無子游問詞。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禮三年喪既練，服大功之衰。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特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聖人之論如此，乃檀弓或疑齊衰，或疑大功，而往誤以為大功是也，何哉？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其隣雙童汪錡，棄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乎？見禮記檀弓，末句作雖，明勿殯也，不亦可乎？義較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此與弔司徒敬子章義同。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與子，各有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子，喪其姑而誨之，髮曰：爾無從從爾，無應。應爾盡棒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見禮記檀弓。

家語 曲禮子貢 卷九

子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勇，問啓顏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應，顏乎？其順，顏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禮記檀弓，而無子張問答。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喪者，而夫子親之曰：善哉！為藝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子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遠返而慮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

我未之能也。見檀弓。

十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見檀弓。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曰若是則過禮也孔

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見檀弓而無子游問詞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年之喪亦已久矣章見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喜

聖人恕而不廢禮也

子路問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

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謂之

禮貧何傷乎見檀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麻博之間孔

家語 曲禮子貢 卷九

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

服而已其墳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

掩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

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

之禮其合矣見檀弓而無其墳掩坎其葬無盟器之贈二句既封

封廣輪掩坎句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孔子

曰有也則無適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塋懸棺而封人豈有非

之者哉見檀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檀弓另為一章乃子路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

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

野今於野則已踈矣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遠

命賜氏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

亦見檀弓而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

下節在前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檀弓作不誠謂不能誠以成禮也

家語 曲禮子貢 卷九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

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情

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見檀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

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除之見檀

衛公使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

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

道然也見禮記大傳而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

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祢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

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寡兄弟請自衛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亦見大傳：無有若問答，其文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合族是不廢親以崇愛，而不敢以其戚戚君位也，合族是不廢親以崇愛，而不敢位而謙不敢當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此篇凡二十章，首七章皆子夏問而答之，故以子夏問名篇。餘子貢問三章，皆子貢問而答之，故以子貢問名篇。餘子貢問三章，皆子貢問而答之，故以子貢問名篇。

子夏問曰：居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闕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

仕不與同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見標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章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夏曰：金章之事，無避非血乎？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見禮記

子夏問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禮法於伯禽，欲

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見禮記文王世子，而無子夏問詞。夫知為公

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

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

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文王世子是故之上有成王幼

三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

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

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家語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

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

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學

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文王世子

作故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

善其乎？周公優為也。此節文王世子在所以善成王也之下較明。

子夏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稱

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本節見禮記下節見雜記而文小

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

妹之大功。殯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此節雜記無問同。

子夏問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

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

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

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節中三年之喪。八旬

答錄起及末三句。按士虞記云。沐浴不櫛。則自小功至三年喪之

虞祭。皆沐浴矣。而子夏謂于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者。蓋疑三年

喪之虞祭。不宜沐浴。以致飾也。故子答之如此。則詞自

小功始者。總麻三月。至既葬。則除服而沐浴。不待言矣。

子夏問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

曰。於我乎。殯。散問禮典。仁者之心與。我館我殯。四句。見檀弓而文

子制而仁則發于心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

惡有有之。而不待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

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利。祭則受福。

蓋得其道矣。夫子蓋言禮以仁為本。而以義為稱也。觀此。可以見

禮之稱乎義者。皆可以館殯乎客者。推之矣。故又自言祀戎

之得其道以明之。故禮者以下。別見禮記禮器與上文不同。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也。

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吾祭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

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

也。食祭。謂將食而祭。所食也。食謂食肉也。飲而食。謂以飲流飯也。

食于季氏五旬。及吾祭。食六旬。散見禮記玉藻。而此章之義為

完。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

盜。取二人。馬。上之。為公臣。曰。所與遊僻也。可人也。公許。管仲遇

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見檀

弓。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孔子曰。敬為上。衰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戚

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已。見檀

弓。子貢問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墳。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

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

人卒事也。殷人以慤。吾從周。見檀弓而無死人卒事也。故卒。終

不可不盡也。故既窆。而弔。為太。殷人既練之明日。而附於祖。周人

既卒。哭之明日。而附於祖。附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亦見檀

弓。附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二句。戚猶促也。謂附廟者。神之始事。禮

亦不可不盡也。卒哭之明日。而附。為已戚。不如既練。而附。緩急得

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

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見檀弓而無子貢問詞。及未達於禮者。四

字。此蓋古禮節如此。而二人能達其禮也。

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見禮記曾無諸侯之世子五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

忍欲喪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遠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

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

魯孝公之為也曾子問篇魯孝公為昭公當從此為正而其

孔子通衛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以贈之

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

哭之過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特之小子行焉見檀弓而檀弓所載

曲禮子夏
作門人非是當從此為正所誠猶言知契也

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

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練謂練祭也子

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

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

非禮也按喪服小記練祭日簋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子

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

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祖投其

冠而括髮子路嘆之孔子曰是禮也見檀弓子路括髮之下有子游

以下諸文按子游無入問而直謂其知禮者事雖非禮而其悔過

自新與自棄于禮者頗別蓋意猶可原也若子路舉人質事而子

之難掩亦可見矣夫子路問曰將小斂則更服今乃出戶而夫子

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質猶正

人也質事亦不非其大夫之義但因事以考禮而禮則明矣

齊晏桓子卒平仲相裝斬其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旁廬寢苦枕

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

孔子曰晏平仲可謂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避辭以避害

義也夫僕禮喪服篇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達而後世大夫以上喪

父母有異服非也晏子言惟卿乃為大夫而已非卿故不

家語 曲禮子夏
從大夫喪服而從士以下也恐以此取

於子人故為遜詞以避之義猶言宜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璜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

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

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

陷君乃止歷級謂遷登階而不聚足也兆姦謂為姦之兆也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為參

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于子而事之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

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背死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紫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見現則。齊豹宗魯二人。名公子孟紫。衛侯我。今也。死。是使子言不信也。周也。信也。欲成其信于子。而歸其死于公孟也。約之不義。以魯而成。故謂之盜紫之身。以魯而死。故謂之賊。食姦而為利病于回。以回事人。皆對紫而言。受亂而蓋非義。犯非禮。皆對約而言也。

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聞之。遂改之。見禮弓而無邾人二字。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歿。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

家語 曲禮子夏

卷九

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欲供先祀。謂不改嫁。以奉先人之祀也。無哀容。三句。謂哀親衰服之節。有減無增也。

對行哭失聲而言。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割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男女言其幼少。丈夫婦人言其長老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見禮弓而無此節。緣起柴來。而由獨死。蓋好勇而無取裁也。

也。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仁乎。夫子不答。本

孔子語見禮弓而無此節。緣起及子游之問。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始問不答。而又問則答之者。蓋始舉人以實事。而此但因事以著禮也。養疾者服羔裘而始死。猶易以深衣也。以弔喪而可服朝服乎。故無疑也。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緦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並見禮弓而無各問答詞。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微唯不棄為埋馬也。微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見禮弓。

家語 曲禮子夏

卷九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此篇凡四十四章。以首章公西赤問名篇。子游曾點子貢子華冉雍。

曾子問者八章。哀公使人問一章。孔子自言三章。記孔子事一章。公西赤問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見禮記王制。而無公問答。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禮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

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臚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制

立孫。見禮弓而章首云。公儀伯子之喪。禮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家語

曲禮公西

卷九

樂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為曰：古者不附葬，易不忍死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附葬矣。故衛人之附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附也，合之矣。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本章見檀弓，母首末且離數章，文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不相接，蓋此文為完。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形者，易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返。虞門人後，南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泣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檀弓見封之若堂五句，乃門人葬孔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子。燕人來觀，而子夏告之之詞。

琴句不成聲十日。過禪而成笙歌。檀弓無過禪二字，當以此為不成聲者，又凡十日也。十日後，彈琴成聲矣。猶未成笙歌也。過禪而後笙歌成矣。魯人朝祥而葬，歌孔子謂踰月則其葬也。此之謂也。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虎言子疑季氏之不饗士，將以是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勤也。示所以不非也。示所以不非有二意：一者，禮在喪言喪，而貨問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而季氏饗其君而大饗，境內之士，貨亦將獲其主，以乘之，貨非禮矣。故又為開而欲往之，答以淡之也。稱

家語

曲禮公西

卷九

樂

之者，所謂主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也。淡之者，猶所謂雖不吾以，其與聞之說，吾將仕矣也。顏回死，曾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策算不升西階，而升東階者，若君有其室，然莫敢為賓主之意也。箕記也，教也。言惟降殷而無定數也。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本章見檀弓，當以此為正。明器，木作盟依檀弓作明。子游問於孔子曰：子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道也。傳

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器。琴瑟張而不平，笙簧備而不可和。有鐘磬而無簫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檀弓無子游問詞，而離凡為明器者三別為一章。藤檀弓作味，註謂當作沫，乃黑光之味也。此則膝字亦誤，文或曰：蓋漆字之誤也。子游問曰：葬者塗車芻蕘，自古有之。然今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蕘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偶，木人也。亦見檀弓而無子游問詞。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見檀弓而無散情三字。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慙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勇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見禮記祭義而祭義作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與上相對語較。反饋樂成。進其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其燕俎。俗本作進。則完。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設倚以臨事。其為不敬也大矣。見禮記禮運而莫禮器作連開而發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賁明而。
家語 曲禮公西
卷九
季
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曰。周禮。釋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於西方。失之矣。孔子曰。五。見禮記郊特牲而無衛莊反國本末及子臯問詞。未朝字如字。
季桓子特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而二日伐鼓。何居焉。見郊特牲。而無季桓子特祭始末及冉有問詞。一用之。郊特牲作一日用之。謂祭之也。
一日

公文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舅側門而與之言曰。不踰閭。言身不踰門限也。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飲則退。悼子文伯之祖也。又孫也。宗老大夫。不親授之。意不盡。厭飲而退。猶不與燕之意。孔子聞之。曰。男去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超度於禮矣。度。裁度也。言事動中於德。步趨裁於。
季康子朝服以綈。曾子問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禮。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皮弁服者。白鹿皮弁。白布衣也。凡在朝之臣。如之。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朝服者。玄冠綈布衣也。凡在朝之臣。亦如之。孔子斥康子之背制。但言諸侯皮弁告朔。卒乃脫以。
家語 曲禮公西
卷九
季
視朝。此之謂禮。則耳視朝之必以朝服。而用綈之非禮。不待言矣。

家語卷之十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本姓第四十二

此篇凡二章原叙孔子之氏系與其生

孔子之先宋微子啓之後也此首序孔子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

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也初武王克殷封

紂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

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

殷之子孫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之後故號微仲生宋

公稽曾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

家語

本姓

卷十

一

家語

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稱公焉新或作微

公而云班級不及其故者為王者之胄子也稱宋公生丁公申

故官不忘本也此以上序微子為宋公之由也

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生宋南

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

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

義公史記作場公襄公之子弗何未立五世至嘉而別氏孔父生

為孔此以上序孔子之先以宋之公族而氏孔之由也

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宋場公

元年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欲奪之二年督殺嘉而奪其妻公

怒之遂弑公此云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計防叔去孔父嘉已

三世於事不相次又按宋世家場公緡莊公立傳至湫公十一年

湫公末年為微督之嬖非即襄公初年督殺嘉之時以禍自華

始故云避華氏之禍也此以上序孔氏自宋奔魯之由也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

於是乃求婚於顏氏傳稱孟皮一字伯尼非孔子以禱于尼丘而

以伯尼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微在父間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

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令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貧之雖

年長性嚴不足為哉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

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微在既往廟見以夫之

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

尼禮不時有男懼不及時生男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垂於防至

也此因序孔子始生之由也

孔子榮君之貜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此因

子父之卒并其子之生與卒也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

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

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達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廢

寶以貽後世寶猶慎其寶之寶子與以其寶為貴欲求知遂退而

謂兩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歲德天祿

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

於衰同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
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訓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耆
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言孔子之文德足與湯之
武德配而終當祚之也敬叔
曰始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
其必有與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
故未得耳其能兩大猶言屈于彼者
伸于此天方祚故不得辭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
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治亂
謂定贊修之屬天何與焉猶
不答南宮氏禹湯躬稼之問也

樂籍

本姓

卷十

三

終記第四十三

終記卒也所謂君子曰終也此篇七章
皆記孔子之終之事故以終記名篇

孔子履作負手曳杖道遠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註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章見檀弓而
小異首節同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註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
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此節檀弓無吾將
安仗句伏倚也夫子嘆而言曰賜爾何遲
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
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
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此節檀弓無時
七十三矣句

哀公誅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筑筑余在
疾於乎哀哉凡父無白律子貢曰公共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僭失志為昏失所為僭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
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而失之矣魯魚傳切。章見春秋傳用
也慈且也一老謂孔子也唐肅
贊獨疾病也父丈夫之美稱律之言法言
子死而無取法也余一人天子之稱也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
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
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見檀弓而無於是弟子以下三句
之正故云無服也由從也出則由經對則
友出則否而言明出與居同也詳見下節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

喪籍

終記

卷十

四

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
而出可也見檀弓而無子夏子游問答于夏疑
居可經出不必經而子游曉之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塋焉吟以練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
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緦組紼桐棺四寸柏棺五寸
飾齋室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
尊師且備古也見檀弓而無吟以練米至章甫之冠及桐棺柏棺
是也此雜也二句亦亦無兼用以下三句疏未禮記檀弓嘉號
用三王尊師備古其說益似是而非
塋於魯城北泗水上句藏入地不及泉句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
丈樹松栢為誌焉藏謂寢也偃斧所
謂從若斧者也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

附錄
而無礙也

既登有自燕來親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藝聖人
非聖人之藝人子奚親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
矣從若斧者也焉鬻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
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見檀弓而多封之
若堂若坊二句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及魯
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各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第四十四 此篇則序諸賢大都不外論語所載
及前弟子行篇之文其所未見者特
諸賢之執事數條及其餘弟子姓
名而已故今亦于所未見釋之

家語
弟子

卷之

七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早
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仁焉

安弱故髮白也門人日益
親蓋其言言德行爲之典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者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
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按史記此下有仕齊爲路
諸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

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病在宰予之文蓋言不在其事之利
病而病在宰予爲亂也然考與常爲亂者乃謂止字子我程子嘗

附錄
記失之矣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孔子
每絀其辯嘗結駟連騎以造原憲原憲高盧蓬戶衣敝衣冠子貢
曰善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
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于貢好販與時轉
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性
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

家語
弟子

卷之

七

剛直而不達於變仕衛爲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遂死
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

言保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
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番使之受學於夫子

按史記
稱言保

吳人今常縣有子游墓此云魯
人蓋以爲武城宰而云然與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
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

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然

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終

國政焉已亥三系誤文也教於西河詳見檀弓

顏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

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接猶莊裝

贊按弟子行篇子貢言夫子以其仁為大而論語則言其未仁又

言難與並為仁此亦言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則其於仁蓋有所

多相遜者實相遠也詳見弟子行篇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

作孝經齊嘗聘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毋老舍人之祿要人之事吾

不忍違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怠其妻蔡蒸不熟

困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蔡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命况

家語 弟子 七

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蒧焉告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

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

於非乎蔡為本作製按蔡丞不熟而出妻蓋承上文而言為蔡

母不擇故也禮出妻不正名其過曾子行之以告或人及

告子元之吉推之可見矣大賢事親母為純孝而其妻與其子未

易幾故微示以示之不然以一舍而出妻曾大賢以上而為之乎

澄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其才不

充孔子之望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為名仕魯為大

夫安謂貌也充猶副也可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

甚愚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仕為武城宰法正謂禮法之正也

成邑長此云為武城宰未知孰是豈孰為魯邑長家臣與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

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有才智則無可欺仁愛以不忍欺也

樊遲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弱猶懦也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識記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

魯司寇憲嘗為之宰孔子卒後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家語 弟子 八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滯孔子以兄子

妻之將猶行也即不廢不滯是也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未嘗屈節人臣孔子

嘆賞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

乎舞雩之下孔子善焉引論語以見孔子之所謂狂而與之也然

之類乃放于禮法之外大賢疑不為此蓋點修禮教行不

被古而俗傳之失其則類于世俗之所謂狂矣學者詳之

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志記也

子傳之而
因為記也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

苗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報

書謂子使仕而子若以所習之書報曰吾未

能信于斯心斯指書而言也或曰報當作執

公良僂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以其

從孔子

周遊也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

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騷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于騷為僕衛靈公與

家語 弟子

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

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婦以慰我心乃嘆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雍梁宦者名詩小雅車牽之篇引詩

色也然為次乘不辭而恥之非所以自為也又正其君而

有後言非所以為其君也所引詩亦失倫聖裔辨見孔叢

司馬犁耕宋人字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

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

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

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既行

且又日出無雲故疑其命持

雨具也雖之吉麗猶宿也

梁鯁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

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

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

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

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 弟子

伯虎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邴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璣年相比每孺子之

人迭待左右執筆記事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

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

然也每孺子之者以孺子畜之也武伯言幼而學之能壯而識文

乎蓋疑其不然也若性言其豫于蚤若自然言其熟于久

泰祖字子南

子 1-177

吳廣字子偕

公祖慈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典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滅字子尚

穰細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家語 弟子

石慶字里之

懸直字子象

左鄰字子行

狄黑字暫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亢字子選

榮杭字子祺

顏喻字子聲

原桃字子籍

季

季

公肩字子重

秦非字子之

漆唯從字子文

燕飯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秉

勾井繩字子繩

步叔秉字子車

石子頌字子明

邾選字子飲

家語 弟子

施之常字子常

申緯字子周

與欣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弟字子獲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僕字子飲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孔門弟子盈三千人而七十二人稱賢此篇所以

季

季

記也然此及弟子行二篇并史記之文語多同異況離見於各
經傳及缺說者乎所傳聞異詞學者亦據理以折其衷可矣
詩四科以相從于陳蔡者言之程子謂曾子傳道而不與其列
可見上哲為世俗之論此篇首列十人亦非差其至次也自陳
亢以上皆載其事實若地里年歲之屬而其下祇列名氏世遠
事湮非素所稱述非哀者蓋其不章多矣皆升堂入室解見弟
子行篇

家語

弟子

卷十

七

家語正義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
首列至聖年表正譌其四十四篇之次則從葛鼐
本以正論與三典禮篇為卷九以本姓終記與七
十二弟子篇為卷十案明毛晉汲古閣本自跋謂
初從吳興賈人得一編乃北宋王肅注本惜二卷
十六葉以前皆蠹繼從錫山酒家得一函亦宋刻
王氏注也所逸者僅末二卷因急倩能書者一補
其首一補其尾二冊儼然雙璧縱未必夫子舊堂
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肅本注矣是汲古閣刊本其
篇目次第胥仍王本之舊即徐勣家宋本家語亦
僅與毛本小異不云卷目有所易置也兆錫乃從
葛鼐之本竄亂舊次殊為勇於變古其訓釋亦似
俗下講章之體不足以資考證

孔叢子正義五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寅清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叢子正義五卷》提要

孔叢原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撰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

孔叢原序

寅清樓

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卽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也然攷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孟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盤孟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贊而刻之

丁丑夏日大梁李燦志

孔叢正義序

左孔叢五卷凡十九篇總一百五十七章舊謂聖裔子魚鮒所著而朱子以謂文筆軟弱不類西京大梁李熾志蓋疑子豐季彥之徒集其先世遺文所成也其言近之矣又按舊云鮒著是書搜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今考是書子上之言行初不詳但記子思言行卷內有子上問子思一條子思自謂子上二條及子思以書問子上一條而已至卷末又有子魚鮒諸篇章則仲尼暨子思子高子順子魚五世當爲五卷而序乃次子上而不及鮒又云列爲六卷其

孔叢序

編目則又混分而爲四卷蓋皆誤也故今正之如左嗚呼自至聖往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漢以後學者多不知聖人之遺緒而凡所爲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其言益紛如矣而是書與二十一世孫猛所藏家語一書先後出於當時使五經四子之外學者復得先聖遺文流韻之所存而并其裔孫之一言一動亦可考焉於是嘆聖人之澤源遠流長而天下後世所并資爲扶世翼經之一助也豈不幸哉抑又考是書凡格言正論固皆開卷瞭如而其中詞累於理者間亦有之倘亦所謂時異世殊而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者非耶錫不揣固

陋按卷係章比詞攷義其間艱深者疏之使明跡駁者裁之使正匪敢妄忝臆見蓋是非一衷諸聖人而使至道之曲暢旁通於後世也至所論經傳事詞或有彼此錯見而無害於道者則一以斷章之義存之而不敢輕爲駁辯若其裔孫事蹟有與先聖之行不相符者則至聖之道初非大賢以下所得幾而世道之升降又或牽於俗而未盡脫然也故謹參其文而并附識鄙意以明崇聖闡道之義云

雍正二年甲辰孟夏

丹陽姜兆錫題於錫溪書屋

孔叢總目

卷一 此卷皆記
先聖言行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卷二 此卷皆記子思言行
內有告子上語三條

雜訓

總目

孔叢

居衛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三 此卷皆記
子高言行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卷四 此卷皆記子順言行
以魏節獨治問軍禮答問四篇
通為卷四而無卷五篇

目今以諸聖爵各
為一卷定列如左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卷五 此卷皆記子
魚言行

獨治

問軍禮

答問

總目

孔叢卷之一 此卷記先聖言行 凡五篇五十二章

晏兆錫正義 男 允重校

嘉言第一 篇凡八章首章乃孔子問人稱已而自謙之言餘皆與門弟子及君卿大夫問答之言故以嘉言名篇

子適周見蒞弘言終退蒞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也修肱逾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也然言稱先王恭禮謙讓洽聞博物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今周衰諸侯力爭聖將安施蒞弘曰堯舜文武之道弛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子開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此章言聖人之修禮樂也表謂容表

孔叢 嘉言 卷一

陳惠公大其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子遼陳侯侯與登臺而觀焉子曰美哉斯臺古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然而退遂竊鼓所執吏既而見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臺未期日而成矣何戮之有此文先諷後直是謂推不難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嫁何也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紉織維者女子之所

然後可以通乎此事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此發女子也漸及也大功猶言大事養子謂有母道也或曰養當作夫

幸我使齊而反見子曰梁丘據遇他毒三旬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予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方予謂曰夫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復獻方將安施乎衆然此言何如子曰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他而獲瘳猶有與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衆為此各言其方以已疾也此發衆賓獻止也予言蓋以止後乎子言則大夫

孔叢 嘉言 卷一

子適齊晏子就館既宴私曰齊其危矣不覆亦難異也子吾心也或可救幸不吾隱子曰夫政令者人君之街轡以制下也今齊君失已久矣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乎此張臣危國之勢也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見子訪焉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揖子貢答之子貢謂曰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盡已乎夫以一縷繫千鈞上懸於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人皆哀其絕而造者不知危其危必矣東郭亥已戰而跪曰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子告子貢曰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以難易則可矣異懼之哉此見聖心之重義也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此見聖言之尚理也博而不要以博約言繁詞富說以文煩言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切事則足以懼此亦上章之意也類善也亦理也喻猶曉也

論語第二 篇凡十七章皆與門弟子及君卿大夫論書也故以論書名篇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也此釋書受終於文祖之義也按書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傳謂文祖堯祖廟神宗堯廟也堯舜禪而舜禹受故曰受于人而湯武無禪之者故曰受于天也然與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其義不同蓋或受人或受天者各言其事而受人亦受天者認言其理也

孔叢 論書 卷一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舜三十微庸而書云有鰥在下義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過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若已致娶必告其廟此釋書有鰥在下之義也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與舜之聖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其忠勤功勳於洛誥見周公之德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

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此釋書典與堯舜之義而通發之也美謂美德也度法也

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詭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此釋釋書之事與志與詞之義而以彤日洪範發之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不被以五刑敢問何謂也子曰不然五刑所以教也龍子

孔叢 論書 卷一

未可謂能為書也此釋書一人不刑之義也為書之為猶治也下章為子書之為同刑以刑教教誠愛深雖有刑如無刑也若謂不被一夫以五刑也則四罪咸服何為耶回哉龍子之為書也子夏見子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受書於夫子志於心弗敢忘雖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壞室蓬戶常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子愀然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亦表之而已未見其衷也此子夏發治書之義而子進之也宰我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子曰此言人事乎天也

堯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清和五星不悖風雨各
以其應無有迷錯愆伏明其行之合於天也此釋書納于大麓之
義也與今書傳不同
也據此則龍錄同使大麓密務政治和而氣化應也按文義書傳
為協而斷章之義亦有不能盡
同音傳聞異詞存其說可也

宰我問禋於大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
太祖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
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嘗所以祭水旱也禋
於六宗此之謂也此釋書禋于
六宗之義也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
孔叢論書
卷一

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勳忠勤也
盤根居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
子諸侯之臣生有列於朝死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此釋書從享于
先王之義也

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
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功
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可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虞夏商周以
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以下未之知也此釋書報上甲微之
義也報上甲微國語
論杞爰居云爾而書無文蓋逸書與
僖公未可與于報也于對之則說矣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

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
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此
釋
書
庸
祇
威
威
顯
民
之
義
也
頭
明
也
正
理
其
治
庸
庸
也
尊
顯
其
賢
祇
祇
也
欽
恤
其
刑
威
威
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子曰山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
曰其禮如何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曰仁者
何與於山子曰夫山者踞然高草木植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
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
百姓咸熙此仁者所以樂乎山也此釋書奠高山之義而因及乎
傳奠之義亦不同其樂山之義論與與水對文故
以動靜與奔分疏其義而此專言山故義有不同也

孔叢論書
卷一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
右有弼謂之四近言近臣當敬之不可非其人也文王胥附奔轅
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羗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
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
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先後有輝是非
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此釋書四鄰
為四近之義
而因推言
以明之也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
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謂孔子曰周書謂明德慎罰陳示明德也罰

人而在辭亦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稱述文王之德以誡之。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安得聞教也？

此因陳氏說小臣而釋書明德慎罰之義也。不畏服而有詞爭之，故公疑其德之不明而罰之不慎。然明德傳亦以為自明已德而子謂顯用有德，義有不同。今按書明德慎罰之下，絕言文王不敢侮寡，寡庸祇祇威，厥民罔謂文王德明于上，而不敢侮以下，皆其事也。如子所對，則緣愛人之念為之本，而用所當用，與敬所當敬，皆以衆賢威所當威，乃以錯枉而昭明其意于民也。大意亦若同而斷章之取則殊異。

孔叢 論書

卷一

七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亦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也。太甲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子曰：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於桐，憂思三年，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此釋書祖甲不義惟王，義與今書傳不同。按書傳：太甲祖甲各一人，而不義惟王，蓋祖甲不以王位為義而避之也。今則以祖甲為太甲，而謂其居喪行不義矣。魯哀公問書稱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與率舞，展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能以樂肅治理之情，故事舜也。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言熙熙，然後樂乃和焉。此釋書百獸率舞之義也。熙熙，治理頤和之象，所謂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也。

公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孔子對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求佐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夔足一也。此釋夔一足俗通亦云。

記義第三 篇凡十章皆孔子與門弟子及君卿大夫因事而發其義，內第九篇乃周讀詩而發其義也，故以記義名。

孔叢 記義

卷一

八

梁子以施人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吾所以愛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為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此即論語與鄉黨之義，與齊晏子事異同，梁猶先也。季孫敬賢為有光，而夫子因以顯其也。

泰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聞諸老聃。昔者號叔問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此發服同寮之義也。

公父文伯歿，室有從政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

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欲而內人從。故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曰。子亦好譽乎。子成而不哭。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我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此發此達色好德之義也。相室謂家臣相助其家者。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任臣無大小。一自察之。猶復失人。何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且人君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有失也。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用上當任耳目。而取信於人乎。堯曰。吾舉舜已耳。

孔叢 記義

卷一

九

目之矣。今吾又耳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此發任大臣之義。所謂勞子求賢逸于任人也。

子貢問曰。孫文子以衛將亂而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食其祿。死其事。衛君不君。不死以爭尸。利誘貳非人臣也。臣不臣。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此發臣事君以忠之義也。

孔子使宰予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予對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對。曰。自臣侍夫子。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

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庸過之。弗視也。故臣知無用此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對。曰。今天下道德寢息。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猶為之。何辱君親王。曰。乃今而知孔子之德也。宰予歸。以告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事實也。子曰。夫言實使人信之。合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此言聖人志在行道而非利其身也。

孔叢 記義

卷一

十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階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若義何。此言聖人德盛而禮恭也。

顏譽由吾視親。子路義之。後譽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詩云。如可贖。今人百其身。故二三子欲由也。成其義。非汝所知也。此言賢者之行義不必避嫌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之執志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士遁世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

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初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此歷發詩風雅之義也。

子晝息於室鼓琴聞子開之告曾子曰嚮子之音清微以和論入

孔叢 記義

卷一

七

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音。幽則利微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也。子何所感而若是。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猶取風欲其得之故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聞子子曰可與聽音矣。此言聲音之所感者微也。

刑論第四

篇凡九章孔子與弟子論大夫之屬論刑及其自論刑也故以刑論名篇。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古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唯刑。先禮教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此章言治當先禮而後刑猶論語之意也。伯夷掌禮之官。刑本于上古之刑所以省也。

孔叢 刑論

卷一

七

孔子達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無罪者恥何乎。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齊。以刑齊民譬之鞭也。執鞭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鞭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鞭如組而駢如舞。非策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曰吳越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此亦上章之意也。

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而不為非者寡矣。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此亦上章之意而欲上之用賢以化民也。二省謂衣食也不用賢審其衣食而以化民難矣。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異乎。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

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治防深治平本
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微淵所以為德也此亦上章之意而防
此謂知本之本矣微淵所以為德也深治乎本蓋即大學
猶云不煩難德言敬德之為至也

書曰非從維從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
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
情書曰人有小罪非情乃惟終自作不典式惟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情災適爾既適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
詞而言情亦上章之意也餘詳書傳

曾子問聽獄子曰其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歸於慈察歸於義聽
孔叢 刑論 卷一 三

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故善聽者
罪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借亂辭此章言
仁智義之三德也上下比罰所謂上比下比也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子曰古之聽訟者雖得其情必
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之悼弱而刑之謂
之刻不赦過謂之過率過以小罪謂之杖故有過赦小罪老弱不
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皆也盡也杖棘類多刺此章即周禮三宥三赦之意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

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為今
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亦上非情
也

孟氏之臣叛三旬自歸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子曰無也子禮義
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
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此章亦以禮義止刑之意而罪以反除亦寬也

記問第五 此篇凡八章惟第五第六兩章無所問而自作歌餘
皆答聖孫問答門弟子問者也故以記問名篇

子問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奈祖乎堯舜之道恨
不反乎子曰孺子安知子思對曰飯亟聞教其父析薪子弗克荷

孔叢 記問 卷一 三

是謂不肯復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子析然笑曰然乎吾無
憂矣反復也此章言聖道之有傳也

子思問曰莫不知任賢之逸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由於不明也
其君以舉為賞以毀為罰此章言毀譽之害乎明也

子思問曰假問夫子正俗化民莫善於禮樂管子任法治齊而天
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

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管仲知足以
定法非管仲而專任法必亂成矣此章言禮與法之得失亦前篇之意也

子思問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

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問其所察聖人難諸周通也此章古以疑用察之非亦第

二章之意也

趙簡子聘于子將至及河間鳴犢與賈犢見殺迴輿而旋之衛及

鄒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為歸周遊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識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

攸之魚臨津不濺還轅息鄒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

舊處從吾所好其樂只且之衛往衛也中篇也攸悠同于自謂也彼謂趙二賢也此下四章皆言聖通之

也第

哀公以幣如衛迎子卒不用也子作丘嫂之歌曰登彼丘陵荆楚

孔叢 記問

卷一

五

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過處題彼秦

山辭確其高梁甫迴連棘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莠延

惟以永嘆涕實潺湲仁道在邇二句蓋窮則獨善其身之意也

楚王聘子幸子亦有曰大子之道至是行矣遂入問曰太公執典

許由賢子曰由獨善其身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世無文王雖有

太公孰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

一欲何之禮為基謂以禮自守即窺伏待時之意也一謂定于一也定于一則不必之楚矣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於野獲獸焉眾莫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

之衢冉有告子曰腐身而肉角豈妖乎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訓其御高柴曰若求言其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宗鳳走

宗麟為難致也敢問今見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

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麟出而死吾道

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

憂麟鳳龜龍禮運所謂四靈也歌詞第二句一云今非其時今來何求

孔叢 記問

卷一

十六

孔叢卷之二 此卷皆記子思言行凡五篇四十六章內皆篇雜訓
問子上一章 子思自謂子上一章子思以書
無見也 李序並稱披輯子言行蓋約詞云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雜訓第六 此篇舊合首二章為一章今定為二章凡十章皆
子思與其子及門弟子君卿大夫訓論事理之言
而篇首因子上之雜訓各篇
以先訓正之故以雜訓各篇

子上雜訓習請於子思 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致其材也
厲必由砥致其刃也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
請此言學必以正也子思各級伯
魚之子于上各白子思之子

子思謂子上曰 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學則寤焉嘗企有

孔叢

雜訓

卷二

望而莫之見也 登高則觀雖有本性加以學則無惑矣此由
也以上二章先似揚子法言朱子
論此書多似東漢人語益信也

縣子問子思曰 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
夫子則為聖人吾未喻也子思曰然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

也 子游答曰以子產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

死鄭人丈夫舍珖珖婦女含珠填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

也 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其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

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為膏雨之所生也民之受賜也普矣其

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也 此言

德不德

也

子小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客退子上請曰 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

不嫁孟氏子無介而見大人敬之白也 未論子思曰然吾昔從夫

子於郊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束帛贈焉以其道同

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仁義世所希也事之

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此言至敬不同凡禮也子車即亞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然後與使者

晏復書再拜如初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問子思曰吾

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

孔叢

雜訓

卷二

也 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之而送之實也此亦上章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司之

何子之無弔也答曰疎也子思聞之曰無恩甚也昔季孫問於夫

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

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繼之以食序

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患篤之道然也 此言聖人不以疎絕屬也

也 厚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今名欲

揚先君之善為之若何子思答曰飯聞舜禹於其父非勿欲也以

為私情不如公義故非敢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其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寵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怨怒抑亦可公曰諾此章言聖人不以私業公也可以利民為問即公義之意也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殷周之禮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同改正朔故不相因也三統之義豈得其正此言聖人不以權廢經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于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三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思曰權也公曰苟得

孔叢 雜訓 卷十

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制盡法順之為貴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此亦上章之意也聖立聖公也權不如立嫡之正賢所愛則私矣故立賢立愛之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之曰君子教民仁義固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此言君子

思以義利民也子思孟子其義一也

吾衡第七

篇凡十章惟首章記居衡時事外二章記其通達通宋餘皆凡師友問答及其子所言又不記其

時與也也蓋以首章居衡約名其篇與

子思居衡言苟變於衡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衡君曰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大官人猶大匠之月木也取所長棄所短今君選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者也衡君曰謹受教此言材不以青掩也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黃贊盾立乎側齊君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於先王也子思曰非所願也願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奇幣於境內其榮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彼所病也昔堯修十尺眉八彩舜修八尺有奇而領無毛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

孔叢 居衡 卷二

或折臂望視或禿背背倭人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邵也此言德不形重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尊而富貴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不過溫體性牢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知足則不累其志此言志不以欲累也

曾子謂子思曰夫子巡於諸侯未嘗失臣禮今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可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非故相競乃時也此章言道宜以時移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

殆不婦將黜之子思曰若子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有此父斯有此子常也若賢父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妻之罪也

此言人不以疑廢也

孟軻問堯舜文武之道可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此及下章言道在自盡也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札義

居衛

卷二

五

申詳問曰啟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異也曰王文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財貨大王曰與之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以為民也不可以為民者亡民也曰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私也不以吾私害民遂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邑此王道之端也王季承其業而廣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此及下章言素在自上也

宰客問曰古帝王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國至文王世為諸侯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璫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猶周召之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樂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矣下此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今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美樂朔曰凡書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季春亦有似君之言者道為知者僚苟非其人道不傳也樂朔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圖子思宋君聞之救子思既免

札義

居衛

卷二

六

中庸此因論經而言中庸所由作也按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常也而歷代諸篇中其於諸侯卿大夫士微涉于過高而失中何耶孟子學于子思故其言曰說大人則藐之又述其師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蓋其嚴嚴氣象師弟合符如此然假以至聖當此雖時移世異以道自重而其德盛禮恭之所發又豈有失其樂行憂遠遜世而無悶者哉考作中庸時年緯十六此固可以見聖孫反已省身思齊于時中之隱志而猶或有如諸篇所云者蓋中庸所謂道之言而大賢以上固有一闕未達者與

巡狩第八 此篇一章言巡狩之禮故以名篇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巡狩之錢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之世也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假以齊之眾運機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桓文不足言也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故問帝王巡狩之禮可聞乎曰凡求聞者為行之也今子

自計必不能行聞何為曰吾雖不敏子何病而不吾告也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以清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親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則削黜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之祭

孔叢 巡狩 卷一 七

不親率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亦告宗廟山川乎曰告哉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藩國其禮同乎曰天子封圻千裡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或出此封者禮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

者淺也此因登太山而言巡狩之禮也每舍之舍謂舍次也此章皆子思與君卿大夫士問答之言

公儀第九 篇凡八章皆子思與君卿大夫士問答之言

魯公儀儀樂道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謂子思曰公儀子執寡人參分魯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雖疏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厚祿餌君子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羈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下釣也此章言用賢當以禮也

問丘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邑叛達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

孔叢 公儀 卷二 八

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其非忍行也此言事君當以義也常宗謂常尊禮之也或曰謂紀于太常以尊之也非忍猶言不忍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何如對曰臣聞明君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孰不化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此言化民當以德也

穆公謂子思曰子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或親聞之者有聞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也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故

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疑焉。此言于事無非之無可疑也。于事無所非議。疑近于原。而在聖人固不微不隨之中道也。則所疑之事。既不然矣。又何疑其是夫子之言與。

務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情也。修善。人知之。是為善有勸也。此所願也。若修善而人莫知。是善而受毀也。此所不願也。此言為善有勸之有可願也。蓋欲人知。求人知者。致于有意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

乳齋

公儀

九

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澤也。此言行止當以道也。

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受一車。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飯不幸。困乏。特恐絕先人之祀。受粟為朋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分謂分輕重也。此言辭受當以義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恩百姓。禮隣國。其興也勃矣。此言與國之有本也。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此言良貴之在我也。由

抗志第十 篇凡十八章。皆記子思與君卿大夫士問答之言也。亦以首章抗志二字名篇。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此及下章皆言志不可屈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鯉魚。魚之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鯉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嘆曰。鯉雖得食。以死。鯉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乳齋

抗志

九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忘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禮不得也。請問之。答曰。臣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則為國。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吾未之思也。此言禮不可過也。皆猶戚也。

衛君言而群臣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親所為。君不君。臣不臣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滅。則眾謀不進事。是而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乎。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此章言上不可勝也。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而卿大夫莫敢非卿大夫言而士庶莫敢非賢之則有福福之則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乎亦上意也誰知雌雄謂不知是非也

衛君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此也曰希皆容媚則君親之中正溺非則疏之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亦上意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

札義 杭志

卷二

七

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服既除然後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為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此歷言葬禮之史當得其中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敬之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親敬子子何辱焉子思曰義也請問之曰公叔氏不知賢夫其親敬非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可以人口而疏慢焉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龍耨者徒好飾美辭說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不修名不

指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不知賢也此極言禮賢之實當本于明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王不以衛偏小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對曰臣爵族而辱君亟隨未有可以報者唯進賢爾衛君曰固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將何以曰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衛國非無賢而君未有善政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為賢者曰君將以名取耶以實取耶君曰必以實也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衛君笑曰農夫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也子

孔叢 杭志

卷二

七

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子孫未必皆同其祖音父祖雖農音亦未必與同也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音所以為賢而聞其世農夫因笑之則君取士果信名也此章言取賢之實不當以世也館謂臨其館也

衛君曰聖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疲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君子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脰毛無所繫於志也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此言此

齊王謂子思曰今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國帝何如子思曰不可

也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性清而上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

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此言帝業不可傳也孟子

仁義所以利之孟子言齊王猶反手而子思言能

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而賢殊塗而同歸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問之曰此女氏之

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此言循禮以正名

猶家也婦人在家以字稱於夫家以姓氏稱

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涕不可樂也子思曰然夫能以

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知危之道也故微子去殷紀季入

菑菑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治身

以從時也知可知憂世也知未知可知時也能治

其身也而與時為進退則知時而世不足憂矣

齊王戮其臣謂子思曰遼觸吾忿故戮之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

王葬枯骨天下知仁商紂斬朝誅天下稱暴今君因忿遷戮不辜

以為無傷於義非臣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請改之此言慎刑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高操天下莫不服也交

雖不敏願師先生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

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立

規檢修區夫之行也此言公嗣不當修細節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子思曰假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衣量

腹以食粟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未敢當車馬之賜禮雖有爵賜

人不踰父兄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

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此言人子不可領重賜也為

文不及謂不受也又坊記云人子存饋獻不及車馬文王世子云

庶子正于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則此蓋舉其禮以見饋獻人與

受賜于人皆不及車馬之意也然不踰父兄提世子篇則踰乃踰

踰踰觀之踰猶借越也從此則踰乃肯達之意耳蓋皆新章之義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受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亦猶寡人也去將

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此言士

就必審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且今寡人欲相衆

起起也名少預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

假之言當也今使假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

改又無益於起是而有喪也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厚於

財必薄於德今起以富聞於諸侯而無施以好色聞於齊而無男

女之別有一於此猶受楚而起二之能無累乎此言好惡必

察其實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君子事君將何為乎

子思曰順吾性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

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為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
之所教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不則亦不能事君。所謂
無死亡也。此兼上二章之意也。傲不肖。猶上所謂察好惡。道不行
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亦上所謂審去就也。然不肖故
人之所傲。雖亦大學之傲。惟為人情所不能無者。而云順吾
之性。則或不免于之。其亦大賢以上過高之行與。

亡
抗志

亡

孔叢卷之三 此卷皆記子高言
行。凡三篇十六章。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公孫龍第十一

篇凡三章。前二章。子高與公孫龍論理之言。
末一章。子高論曹良之行也。以前二章公孫

龍三字
各篇

公孫龍。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
人小辨而毀大道。子高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慘。天下之校。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遂趨。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聞下風。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以白
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
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
矣。今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
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
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
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
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
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於眾中見侮而不放。聞
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見侮而不聞。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
文曰。見侮而不聞。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夫王之

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見侮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
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上之所是法
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認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
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弓載忘歸之矢以射於雲夢之間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
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
遂亦曰人失之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
所謂人也夫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
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難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不
孔叢 公孫龍 卷三 二
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
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欲去夫公孫子
白馬之學是非未分而翻然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曰
明之豈任穿之退哉春秋記六鷁退飛規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
馬也六猶白也規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
頭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難
殊其質則一纈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居其質萬物之所
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
所言與其法錯故也楚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廣之

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
之所謂人也凡言人者摠謂人也亦猶馬者摠謂馬也楚自國自
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平原君曰先生
言於理善矣因頓頭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
則有焉理則否矣此言立言以理不以詞也子高名察于上之
高逆謂不 孫校爭也當爾猶承教也無所不答謂答之易
處而退也
公孫龍與子高論於平原君所龍言滅三耳甚辨子高弗應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曰公孫之言信辨先生實以為何如荅曰然我
能滅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滅三耳甚難而實
孔叢 公孫龍 卷三 三
非也謂滅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
而昧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辯事
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亦上章之意也滅三耳猶莊子
李實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于高子高曰不識也
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王矣故敢問于高曰觀其身且猶不免
於患國用之乎平原君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
仕之子高曰有人於此身修會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
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此章言治身以道不以利
也凡取非其道即盜也
儒服第十二 篇凡八章皆子高與君卿大夫問
答之言也以首章儒服二字名篇

子高長裾褒袖方履寬翼見平原君曰吾子亦僞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也僞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言之荅曰夫僞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衆御師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暑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僞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包衆美衆六藝動靜不失中道此言僞道之大而難名也

子高遊趙鄒文季節與子高善及還魯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流涕交頤子高抗手而已其徒問曰彼有患患之心懷陰流涕而先生屬殺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乃全知其婦人也人有四方之志豈常聚乎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

孔叢 僞服

卷三

君於取斯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此言交情之正而能奇也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聖賢無不能飲也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此言聖人之不欲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乎荅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

哉以其行古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攝薦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譽夫人與焉指時禮儀雖靡猶有行之者衛君夫人譽夫子則弗獲已矣若阿谷之言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此言聖人之不愆于禮也

子高達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問祈勝之禮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於五帝衣服牲殺之屬隨其方之色執事從其方之數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其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北力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帥士卒陳於廟右君立太廟之

孔叢 僞服

卷三

五

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此言祭禱之禮不虛行也而惟濟是問則王飲若之修齊補短耳而謂賢者請言之乎

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荅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此言法令之不敢專也

意不可忘也。夫木之性，以堅括自直，鷄有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豈異乎？陳廼號曰：今知過矣。此言檢身之勿以意恣也，率偏也，跪而啄之，謂以足據而會也，末號字，謂長跪也。

子高任司馬，又將於燕，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以周公之聖，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且曹子為魯將，三敗失地，然後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今燕以詐破，又是又特不能於詐也。齊君不默，又此言用人之不以言掩也。

對魏王第十三 篇凡四章，與魏王言者三章，與信陵君言者一章，與齊王言者二章，以前三章對魏王言。

孔叢 魏王

卷三

六

故名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則知士以疎自疑，而變臣以遇微。幸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此言不當以小加大也。按于古權佞妙術，不出內外二語，而其原則起于疎大臣，故周禮奄寺之屬，統之內宰，而以軍宰提之，故中庸敬大臣又先以修身。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遠，然其功一也。王曰：有餘不逮，何同乎？答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容，嗟故賢愚共賞，則能士匿謀，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此言不當也，然妙在以其功一也，句發之，所謂人不當如是耶。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是以臣主各有得也。此亦肯章之意也。

信陵君問曰：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此言君當以德政化民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

孔叢 魏王

卷三

七

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過則毀於義，遂輕犯法，令行驕，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而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為不可，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必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之。此言君不當以法刑虐下也。然按章內全不說君只說臣，末乃一語掉轉，說君耳，得納約自贖之義。

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為王曰穆稅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君問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稅惡齊國上下莫不宗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體陋辭峭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為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此言君不當以外貌取人也如戰英提提祖龍始末詳纂謂屠商號也

孔叢 魏王

卷三



孔叢卷之四

此卷皆記子順言行凡三篇三十一章

姜兆錫正義

男允遠校

陳士義第十四

篇凡十一章皆子順與魏王及枚產宮他等問答之言而首尾乃陳士人進退之義故以名其篇

魏王遣使聘子順為相子順謂曰若王信能用吾道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徒制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不少於一夫使者曰魏國狹小寡君願委國先生豈惟魏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寶承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焉此言行道則身乃出也

魏王朝群臣問國所先李文對曰知人子順曰知人則哲帝堯所

孔叢

陳士義

卷四



病故四凶在朝縣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不稱吾君所能行乃強吾君以聖人所難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朝臣皆有推賢之心臣位不當矣此言修德則賢自至也

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曰古有之乎子順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銀銘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咫鍊銅赤切玉如泥王曰火浣布若何對曰周書其布垢必投諸火垢乃灰出火振之觸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西戎閉而不致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也此言貪欲則人不暇

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棲華山長生不死對曰古無是道也王曰吾信

之對曰未審君親聞之於不死者耶傳聞者耶傳聞者妄也君聞

之於不死者今安在此言王不當以浮言滿仙也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生由由仕於魏王愛之或曰李由不知

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

亦有似子者乎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

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問鄰受父之

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王

陳士義

卷四

曰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造謠以誣聖非無傷

也且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昔閻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

由何患於人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則臣亦不為君故誣祖以類

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所謂抱石救溺愈不濟矣此言王不當

也又按子思子嘗荐李音于衛侯此李音未知即其所荐否耶如

其然音亦不足荐矣或曰子思子思之五世孫由與子慎同諱則

其在臣欲言誰信不惟臣所言耳此見其誣也

魏王使子順修好於趙趙王賓之問曰今欲求北狄不知所以答

曰與之通市則自至王曰今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國貨散於夷

狄是彊之也答曰夫與之市者是乃所以弱之也王曰何謂答曰

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我所有而

彼所利也夷狄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此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

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則用將廢於衣食可舉槊而驅之豈

徒弱之而已此言薛國不務通市也然所言乃賈生表餌之術聖裔而言此亦降矣

枚產問子順曰臣聞猗頓善殖貨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

答曰猗頓魯之霸士也開陶朱公富往問焉告曰欲富當畜五牂

乃適西河大畜於猗氏之南十年貨擬王公以興富於猗氏故曰

猗頓且夫為富者非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吾自貧而子問以

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有言長生者道士欲學之此

陳士義

卷四

往言者死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學

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

教子以富乎此章言貧士不能謀富也然章意隱在言外彼以其

枚產不能問富我以吾仁是之謂至富故其富術不可用也惜哉

未之發耳

或曰東閭子疎達亮直求為先生從而無意接之無乃非周公之

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東閭子質似疎直然內

懷容媚諂媚若其度骸稱庸面目顰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

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

為愚者也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此言虛名之不足交也東閭子體度稱去聲古與庸

章相
稱也

宮他將欲託於人。問子順。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宮他曰。將造趙公子。子順曰。雖好養士。自秦而已。宮他曰。將造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也。宮他曰。將造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自多。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子順曰。齊子之欲。則宜若耶。成子者也。昔耶成子自齊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成子反自晉。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觴吾

孔叢

陳士義

卷四

四

子甚歎。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執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成子背衛三十里。聞寧喜作難。右宰歛之。還車而賤。三舉而歸。既反命。乃使迎其妻子。隔宅而居。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讓。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耶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乃言之。魏王升諸朝。此言實德之有可托也。昔三舉河三舉家也。子順相魏。改髮龍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侯職秩者。乃造謗言。文告以告。子順曰。古之善為政者。不能無謗。子產

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止。今吾為政。雖不能及。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告曰。先君何謗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誦曰。靡裘而帶。投之無戾。帶之靡裘。投之無鄙。及化既行。又誦曰。衣衣章甫。實獲我祿。章甫衣衣。惠我無私。此言浮言之不足損也。若微同。投棄也。同。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欲得賢才。以問祭公謀父。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得矣。今臣亦請君去其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

孔叢

陳士義

卷四

五

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此章先言使臣當以禮而次言用人當以器也。然即此二問推之。子順可以去矣。夫王有尊貴之色。而猶事之。是替也。事之而王且疑之。以為有欲。是無以自明也。而子順猶不去者。子順賢于當時之進士耳。子思子以上之風。則不足也。

論勢第十五

篇凡六章。皆魏與列國爭衡。而子順論其事勢之言也。故以論勢名篇。

魏王問曰。今秦負強。以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以親諸侯。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無益也。今諸侯畏秦。久矣。心無所託。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秦為資。賣其國以收利。曾不能制如君之謀。遂以連秦之首。誅不如守常以須變也。王曰。秦遂有天下乎。曰。然。雖然。得不以道。古未有能終也。此先言約縱之無益。而後言暴秦之不久也。

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由兵於成巢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不散君其備之市丘子曰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伐秦事既不集又師於市丘諷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矣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令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此言小弱之不可凌也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趙魏與隣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者徒以二國併也此及下二章言難好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過也願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此及下二章言難好之不可背也問不合也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也與嚴敵為隣獨効不能支二難故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魏弱於始秦強於始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卜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

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二難二敵謂魏與秦也秦攻趙衛大夫以為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相與也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顧不覺不知禍之及已也今趙破患將及也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國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趙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以困之子順聘趙問工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元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以臣愚計困秦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之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此言之不可面也然以術用何如以德用蓋游士之習雖聖者亦不能無染矣故言不可不慎也子順相魏凡九月喟然嘆曰言不當於主而食人祿是尸利也退而致事王遣使謝曰敗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起而救之辭曰臣有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其行乎荅曰山東之國將并於秦

秦為不義義所不入也遂寢於家此言守道以去官也

秦急攻魏王恐駕如孔氏規問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

不如用之之易也故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

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

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

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今秦四

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姑割地賂秦以為嫪

毒功是以國質嫪毒也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則王屈可圖

伸矣此言用術以存國也然其策但志士猶難言之況聖人之後子何上章義不入秦之正而此之偷也或曰孟子言殺死勿

禮義論勢

去而事權屬事矣之道不廢也何迂而過之乎然事之猶可有義也而割路以為嫪毒功今天下棄呂氏而從嫪毒則亦甚矣

執節第十六篇凡十四章皆于順與君卿大夫士論答之言而以首章執節二字約名其篇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此也子順答

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獨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王曰方以故君

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可得

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

不義習與性成子不狎子不順王姑即桐廬於先王其訓罔以後

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言太甲在喪不明乎道使近

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

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此言行權之在秉權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雖少文亮直有節吾以為相可乎答曰

臣未明其亮直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豕

視者體似方而心圓臣見回幹非不偉也然其疑其目王用之三

月果以誦得罪此言執節之必戒誦也甚疑其目豈姑布子之術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也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何

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

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

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山東之國弊

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

以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此言事強之難倖存也強

則死矣更醫不方服藥則死矣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家之忌日也不敢飲

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難所以敬

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此言事長之有持敬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平王曰仲連強作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

君子文武作堯舜而至昔我先君夫子作文武而至作之不已

與體成則自然矣。此言作德可以勉得安也。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答

曰：經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

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為名。晏子之書亦

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

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此言著書雖以偽難真也。

邯鄲之民，正旦獻雀於趙王，綴以五絲。趙王受之，大悅。申叔以告

十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

鄙事耳，非先王之法也。且不令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於上，不

九章 執節

卷四

十

宜取於下，下非所得制雀也。昔號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

更受由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何哉？此言立國不以亂正也。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唯韓盧宋鵠獨否，何也？子順答

曰：盧，黑色；鵠，白色。此言察物當以名考實也。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為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公辭

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韓

韓君乃止。此言行禮宜以主臣實也。

子高稱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子順以為衰世之好

事公子，申叔問曰：子之家公既論之矣，今子易之乎？答曰：亦各其

所見也。此言論世之各行其志也。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

所不得也。曰：叔昔遠事有道，問此義焉，而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

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者起時之言，非

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

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廢職，誦貴於

君，君為省刑，以及叔向承其問，亦答以其事也。此言諫君之不顯其非也。

魏王問子順曰：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為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

九章 執節

卷四

十

山無故有穀，天雨之反亡國，何也？答曰：天雖神，古未聞下穀與人

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

所謂稷降播種，其義一也。若中山穀妖，非所謂天祥也。此言觀物當斷以理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節文可。王曰：其行何如？對曰：夫孔

子高天下之高士也，交友以道，文與之遊，稱仁好義。王後以問子

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所交也。王曰：願聞其行於先生。答

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禮之文固以老莊。此言用人可卜于交也。

也。

趙王曰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重以大聖自茲以降天下諸侯咸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未有若先生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儔矣答曰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言某學行不敏寄於趙魏幸二國寬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賴君之頭後世克祚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然則言嗣世願永其緒也

孔叢 魏節

卷四

七

孔叢卷之五 此卷記子魚言行凡三篇十二章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獨治第十七

篇凡六章皆子魚遊人國與其知交所論答者也而以首章及三章有獨樂獨治之言故約名

其篇

子魚生於戰國獨樂先王之道季則謂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為於世今先生淡泊世務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以進取文以守成今天下終必有定吾修文以助守不亦可乎此言度其時修文以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盡仕乎對曰臣

孔叢

獨治

卷五

一

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不用於非也叔孫通遂辭去仕於秦此言命其徒因時以取濟也尹曾謂子魚曰子讀先王之書將奚為也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此亦首章之意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主其危矣子魚曰頃有可懼者必欲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危言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此言其藏書以衛道也

子魚與張耳陳餘相善會成王勝起兵誅秦餘謂曰定天下莫若師賢孔子之裔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

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操名諸侯其入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矣陳王大悅遣使者以車幣聘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問子賢虛相望也子魚往王郊迎議世務子魚以王業勸之王尊以博士為太師此台其循禮以應聘也然按李燾序稱陳勝聘為博士

陳勝既立為王其妻父往勝長揖不拜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不為預王心漸遠違館而言曰予塞於禮義以終於姻姻唯先生幸誨之子魚曰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與眾賓異敬而加親自古然也昔唐堯內親九族外

宗族婚媾與眾賓異敬而加親自古然也昔唐堯內親九族外

孔叢 獨治

卷五

二

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失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紉之父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醴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紉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弟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朕義博哉子寧固敢不盡心此言當奉禮以

禮記

問軍禮第十八

此篇一章因勝問行軍之禮故以問軍禮名篇

陳王問曰行軍之禮可備聞乎荅曰天子有道禮與征伐自天子出以歲之孟秋實軍師於朝簡傑俊任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朴北面誓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告於郊壇宗廟既蕞則獻兆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生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至皆每舍奠焉而後就

孔叢

問軍禮

卷五

主

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道左社主居道右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以敵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誓三令五申既畢禱於上帝乃即敵將士克敵史擇吉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告克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禘皆用剛日有司簡功行賞用命者爵賜於祖犯令者罰戮於社然後振旅有司徧告克於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於主埋於廟而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誠告大

享於群吏用脩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此天子
親征之禮也問命將出征如之何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則忘其
國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
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
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
執願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
頒賜於軍吏出不類克不禡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於五帝克
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還朝禮也又問將
居軍中之禮及有變則如之何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先鋒入

孔叢 問軍禮

卷五

四

後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不幸軍敗驛騎赴告載囊
輶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
失城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
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又問行古禮如何曰古之禮固為於
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殺爵級也
兆吉兆也
舍奠之舍釋也每舍之舍次也固為之為猶行
也有其人猶言得其人無其人猶言非其人也

答問第十九

此篇凡五章皆子魚在陳與其
主臣問答之言故以答問名篇

陳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美稱也吾謂聖人立教而戾夫弗犯
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先君可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異夫子先

君者紛如予每校其事韓氏未必非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
也子鮒曰子信為然是未免俗也今世人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
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也吾諸子之書其義皆然也乃者趙韓共
并知氏趙襄子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謂夫子善之而引
以難夫子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
四月乙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時
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猶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
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
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滕大道而不悟信

孔叢 答問

卷五

五

誣說以起聖殆非所望也武臣跪謝而退告人曰吾自以為學
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也此言聖道每
多如誣也
陳王問規國久長何施而可答曰此言萬世之福也昔周代殷興
滅絕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不携矣曰周存二代別有三
格云何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又紹虞帝胤為三格格敬也禮
之如賓也非謂有二代別有三格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
三統也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樂
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此言王政宜所遵
行也秦猶稱也

陳王涉讀國語領博士子魚曰始子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

也。答曰：何謂哉？曰：書載驪姬夜法晉獻，信其言。夫夫婦夜處幽室，莫知其私，雖默首猶然。況國君乎？是知好事者為之辭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房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命，此言史傳不可妄疑也。若言而不知其所以者，乃設教之虛言，非實事比也。

陳王使周章為將，西入關誅秦。秦使章邯拒之。王以秦亂，輕之。博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使章而不設脩竊惑焉。

北漢 答問

卷五

六

秦雖天之所舍，不修人利，以應天祥，悔之無及。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王曰：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雖與進取，信哉。他日渡諫，王曰：於先生所稱實味，願以近事喻之。答曰：敢不盡情。願察之也。昔在梁，梁人陽由力扛鼎，手搏津鼓，妻不畏憚。由方右手建杖，左手制其首，妻奮志抗之。由乃仆地，不能興。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與秦角，強非若由之妻也，而輕秦過甚，故區區之心欲備之也。王曰：喻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邯遂進兵擊陳王。此言強敵不可輕玩也。

博士在陳參議，凡六旬而告辭。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仁義之

國也。且先君之廟在焉，叔孫通處濁世而能清，學儒術而知權，是可師也。歸其事焉。此先言故國不可忘，而次言後嗣宜得師也。

孔叢子正義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編卽世傳孔叢子刪去連叢子上
下篇又刪去小爾雅詰墨二篇但以記孔氏言行
者編爲五卷每條之下畧仿詩序之例註曰此言
某義也謂之正義其中偶有考訂者如納於大錄
作大錄萬幾之政此自舊說而引蔡沉傳以駁之
其他凡引經與宋儒傳注不合者悉謂之斷章未
免拘墟之見至於順說趙王以歸齊尸助嫪毐
以存魏國兆錫亦頗疑之然往往回護其詞不肯
竟斥爲依託也

忠經一卷

〔漢〕馬融撰 鄭玄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經一卷》提要

忠經序

忠經者漢南郡太守李長馬先生之作也先生才高學博爲世通儒蓋以人生兩間參天地而爲三才者以其忠與孝也孝之一字在孔子與曾參子與設于問答詳載一經分爲十有八章義備矣忠則雖雜見于經傳子史之編第無全書李長先生生于漢安之世遠宗孔氏之學倣擬孝經而作忠經梓詳義備爲一十八章而門人鄭玄復爲註解其扶世立教嘉惠後進何如惜乎述作之後世遠言湮子弟習讀但知孝經之所以爲孝而不知忠經之所以爲忠深有昧乎前賢作經之旨陽自早歲先君子授是經曰孝者忠之原忠者孝之推二經宜並行而不可偏也陽謹習讀蓋亦有年今既廁職蘇庠遇春官況侯爲柱右大臣之薦

王敕金章來守是邦凡其居官守職爲國爲民

之政莫非忠孝先之焉而爲詩曰報國一心

何日盡思親雙淚幾時乾惓惓盡已之誠與

此經若合符然由是繕寫一本奉爲覽觀侯

忻然以謂有功名教之書錄梓廣示來學仍

命校正以引其端於戲先賢之書非後賢之

好古無以傳後賢之學非先賢之垂教無以

明何忠經湮沒罕傳千有餘載而讀者尠也

忠經序

況侯以是經爲律身之本而欲開廣來學以

爲竭忠之助斯足以見

聖朝作養忠盡超越往也遠矣世之學者從事

孝經之餘沉潛忠經之旨而擴充之上焉而

事

君下焉而顯親保行使盡已之心莫不止乎至

善之地是經於世豈小補云

宣德甲寅冬十月初吉會稽韓陽序

忠經引

十二連城子過舅氏畫閣翁出故篋馬融忠

經一帙曰漢文也苦非善本子有志焉盡圖

之迺得而環細祇誦携之西蜀因竊嘆曰父

子者命不可解者也君臣者義不可逃者也

忠復岨而至道離春秋作而亂人懾讀詩賞

錫類之音廢卷切履迹之憶忠其間舒於孝

乎矧心非膏肓可紆名與岱崧同隆故如金

忠經序

如石玉常之楷朗心而若鸞若鴻房氏之標

高義淑範傳於劉偉粹訓昭於陽城忠之不

可一日已也有是哉融也研本核源揭一訓

忠該天地君臣上下內外而言之總於臣道

爲詳焉詞不煩而義炯論不詭而理精融其

負真識哉此鄭玄之所以疏之也夫漢史謂

融俊才博學美辭貌與校秘書爲南郡守先

是遂遷隴漢髡徙朔方禁錮之者累年著述

良斂仍以忠經遺世君子每多之云廼西第
獻頌終以奢樂黨附識不能匡欲蒙譏焉讀
者何可遂廢邪是故觀昌言則思用講其碎
則思答凡有丹石之蘊尚其應時而發矣予
是出廩餘以繡諸梓

忠經序

忠經

漢南郡太守馬融撰

太司農鄭玄註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

忠之道為道

乃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氣應也

天之所履地之所載人

之所履莫大乎忠

舊載之問人倫之要履之則吉違之則凶無有大於忠者

忠者中也至公無私

不正是其心而私也則與忠反天無私

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

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

私德萬物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諸已何所往而不可也

忠也者一其心

之謂矣

一則為忠二則為僻

為國之本何莫由忠未有舍忠而成

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

人乎

君臣固其義深也社稷安其祥長也天地感其誠達也神明勸其應彰也忠之為用

其效如此言人之易從也

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

一焉

身反國家雖有殊名其為忠也則無異行

是故一於其身忠之

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

道行自漸身一則百禄至身則獲一家一則六
忠之大焉
親和御家不二國一則萬人理天下合心書云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守中

聖君章第二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聖君在上垂監於下
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
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王者至重猶有則人化
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上行下化理之自然文

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日增一日賢官能
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非懷不可以居

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君聖臣賢化行名播以
無疆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
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

冢臣章第三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雖有周孔之

本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
忠股肱動於下元首隨於夫忠者豈惟奉君忘

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此皆忠

固所常行未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至忠無

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何事之有尊其君

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

如矢器之知地昭之如日月調之如陰陽不

溢頌聲作焉樂生於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良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此乃

出則行其政既在其位入則獻其謀知無不言

有儀百事乘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

顧其身愛已而後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

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詩云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恭可以成直可以獻忠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不辦

難引身不請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

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清則雖已而不更

如斯難任獨平則徒均於物昧焉君子盡其忠

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政之理也

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情而

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而勸之

義以固其心知仁與義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

小人易使君子愛人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廣德

明國法以至於無刑刑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

如觀乎子饑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其德

有同骨肉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若謹焉人誰非子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該位秉衡有君君德

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氣和

用成是以為休徵故人之生賴成於君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

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

順化供養勤勞奉國是則為忠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以一人

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化德

潛達以心則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

得不為善政施有術昭見於人懲之以刑理之

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既劣於政爾蒙

於刑則在省而中舜流四凶政則在簡而能簡

易從能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及後德者為

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則厚

加德故君子務於德脩於政謹於刑刑不謹而

不勝而人不知德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

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務已恪勤脩官官脩政明而人自理故無不能理之使無不可理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道政其人理無祿其宜哉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武德主寧靜非形於征伐也

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師可失國之大寄

非易仁以懷之撫其疾苦義以厲之示其慷慨

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信以行之審其遠近賞以勸之

懸其爵賞刑以嚴之威其鈇鉞行此六者使之慕功

謂之有利六者並用闕則失之故晉將

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故師得利是以攻之則

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武可以用而不備也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武才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

不聽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目日聰則

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惑其所聞理辨則

不聰視不可以不明不聰則惑其所聞理辨則

事審則分不審則共信去其私

其色私去則情戚不害理以傷物求罪為公

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惟善是與惟惡是除

必薦惡以之而勝則有成君子効以之而

則無怨小人伏天知是則天下

人始復安詩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保孝行章第十

大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思忠忠苟不行

不罕猶非其道忠不居忠是以忠不及之而失

其守自貽伊罰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既失於忠

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

忠則得福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

人守忠之道無善無歸此之謂保孝行也以忠

得保詩云孝子不匱求錫

此之

廣為國章第十一

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消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有正然後用其能正而有能則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
周爲保召爲師元爲肱凱爲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教莫若文威莫若武
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德之則不可違躬故政刑清也
得大化興行變夷率服夷化行武偃人臣和悅邦
國平康禮樂善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
致也臣有忠於君君在交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成

非一木之才爲
燕臣之力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
也天下之心爲心順物之情不任已欲端旒而自化居成
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其理如此王者思
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無爲而天下自清
有事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於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
自公不私於物亦公焉賤珎則人去貪貪由有珎徹侈

則人從儉儉消於侈用實則人不僞見實知崇
讓則人不爭見遜知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實
化行心易咸服其淳樂其生保其壽氣得天和優游聖德
以爲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雖迷帝德不違其則

揚聖章第十三

言德聖明忠臣以榮欣以獲奉斯君君德不足忠臣以
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

君之闡揚君之休
忠臣則皆然也

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

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誦之君上行仁履之

道也臣下有贊誅之義也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
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若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
久遠不聞則
有缺於忠道

辨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大莫加焉施之於邇則可以
極家邦以有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故

明王為國必先辨忠忠為國藉之君子之言忠而

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

矣忠言逆志必死諸道佞夫忠而能仁則國德

彰為君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

清為君果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忠而

功則有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愈多而知而不忠

則文其詐知愈多而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勇愈

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能而無忠此

三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惟能諫之下能言之

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處

聽則虛其言言聽俱能則諫於未形者上也先

君臣諫合則其道光明矣諫於未形者上也

而不聞諫於已彰者次也出未及施諫於既行

者下也行而能改違而不諫則非忠臣

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

休以寧社稷順辭不從犯顏抗議抗議不從則

復之安書云不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編直可

固也臣忠可以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為善則吉為惡則凶善莫大於作忠

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善播聞未有

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常所以自

陷其咎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

不亦明哉天監孔明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報國章第十七

為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實祿先後光慶皆君之

德光格祖考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以報君

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誰不為臣

食土之毛皆荷君德帝恩故偃息山林有能審國况荷君德而無
聞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君可端扶二曰獻
其納當其善三曰立功君可無患四曰興利
其君可依行君可無患四曰興利
可與足賢者國之幹以立猷者國之規
者國之將以集利者國之用以齊報國之
道惟其能而行之於國道斯廣矣詩云無言不
訥無德不報况忠臣之於國乎一德猶必報

書第十八

卷二

主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忠有所以不盡君子盡忠則
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君子可以盡謀盡
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止身則匹夫
之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
德廣矣聖無獨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
由廣大之也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禮樂以
之而興臣下所行刑罰以之而清臣下所化仁

惠以之而布君德既備四海之內有太平音
歌自然嘉祥既成告于上下君臣之始於政
其成功可以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告于神明也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於神而後行於樂樂
行則何極之有哉

志經冬

卷二

主

書忠經卷後

右忠經作於漢南郡太守馬融釋之者太司
農鄭玄也文則倣孝經而爲之其章一十有
八立論宏深援引切實反復簡要開示臣子
立身事君之道盡矣惜乎孝經獨行於世而
此書罕見焉今年冬予友山陰韓君伯陽出
其先君子本常先生所藏舊本請質蘇郡守
南兄公公明之卓然感發是蓋忠臣之心

忠經後序

十一

殆與二公異世而同符者乃捐俸鉅梓意諸
郡庠益廣其傳則凡天下人臣覽是書者寧
不益知所勵云

宣德九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吉旦會稽胡
季舟謹識

書孝忠二經後

余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由仁以主
由義以生忠緣過異名均之吾心不可
頃刻忘者夫子作孝經十有八章意盡其廣大悉備矣乎所以教天下
爲人子者意獨至矣漢馬季長氏於
法義例作忠經十八章以續之詞不
十聖人之旨焉可不並傳于世乎余

忠經後序

十一

治朝是慨民風弗古思以孝訓逆蒙
士本固有之心啓養正之端由孝經以
教愛則民作睦由忠經以教敬則民
順取于身著于家成于國達于天下
無往而不善矣遂伯康鉅梓以惠
學庶乎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嘉靖丙寅秋知朝邑縣事琢軒

嘉靖丙寅秋知朝邑縣事琢軒

忠經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漢馬融撰鄭元註其文擬孝經爲十八章
經與註如出一手考融所述作具載後漢書本傳
元所訓釋載於鄭志目錄尤詳孝經註依托於元
劉知幾尙設十二駭以辨之其文具載唐會要烏
有所謂忠經註哉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崇文總目
始列其名其爲宋代僞書殆無疑義玉海引宋兩
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然則此書本有撰人原非贋
造後人詐題馬鄭掩其本名轉使真本變僞耳

千秋金鑑錄五卷

〔唐〕張九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刻唐丞相曲

江張文獻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千秋金鑑

錄一卷》提要

重刻千秋金鑑錄序

聖智之言重如金石賢良之論照若明犀非惟
可鑑乎忠奸是蓋有昭乎否泰皇乎卷阿天保
中古所以頌其君大哉伊訓畢謨上世于焉誨
其上何期千載而下百代之間有金鑑一書能
燭照千古頗同堯典堪擬聖經比張蘊古之箴
規太實極其洞悉光明若李德裕之丹宸六箴
更覺輝煌弘大五卷中嘉謀忠告言人所不敢
言者風度儼然十章內致治均平論人所不能
論者文獻如在誠所謂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
自照見吉凶也噫精金照耀日月雙瑩寶鏡空
明澄波一色久蒙塵于玉匣用磨洗乎金容鐫
刻寶文彫縷銅籍衡鑑萬祀模範千秋因有現
姬言遂不辭愚陋簡端詳序垂鑑後來

曲江集

序

武金鑑錄

讀張曲江公金鑑錄有感 蘇軾

遠涉淵源曲水東猶存文獻舊家風江南作相
何人始嶺表孤忠獨我公豈特魏房姚宋上直
追天保卷阿中幸將箴鑑當前照半百痴迷頓
破蒙

謁張文獻公祠得讀金鑑錄王 偁

停舟曲江清弔古謁遺祠巖巖始興公遺澤芬
在斯堂傾風雨萃碑斷鮮苔滋芳春冀行旅落

曲江集 詩序

日歸文狸唐宮替無事衡鑑方獨持弼諧展嘉
猷讜論非詭隨離離朝陽鳳粲粲補袞絲側聞
卧病後九廟煙塵飛漁陽突騎來中華混羣尼
信哉砥柱力用舍同安危昭陵鉄馬空仙李祚
九疑維餘蘭菊存千秋恒若茲我來薦微誠再
拜當前墀顧瞻廟貌間風度猶可希武溪何茫
茫筆峰亦藐藐只今相業隆孰與前修期臨風
一長嘆山雨來霏霏

咏金鑑錄

明太守 江 璞

羣華西出鶴南飛仕國猶安去國危誅逆若
先事見磨崖何那頌功碑君臣遇合原非異
代興亡可盡知惟有舊時金鑑在至今留作
人規

曲江集 詩序

進金鑑錄五卷

卷之一

進金鑑錄表

親賢第一章

遠佞第二章

卷之二

敬天第三章

勤民第四章

卷之三

曲江集

目錄

明禮樂第五章

慎刑賞第六章

卷之四

治府兵第七章

選衛將第八章

卷之五

齊家第九章

修身第十章

進金鑑錄表

開元某年日月具官臣張九齡恭遇千秋聖節
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撰次前代事跡一編
名曰金鑑錄進呈者伏以帝王有道之長惟學
乃獲臣子無窮之愛非古不陳况鑑往可以昭
來而求聞所以集事當華渚虹流之日罄彤庭
虎拜之忱雖聖主之學能自得師在昔人之言
以古為鑑俯効愚衷于千慮仰資睿覽于九重
恭惟聖德日新神功天授政治斯唐虞為盛撥

曲江集

表

十

亂于湯武有光篤孝弟之常經兼問察之大智
誠不世出之主而際大有為之期者也頃者時
維八月節屆千秋嵩傳殿閣之呼祥開蒼籙
獻江心之鏡質瑩丹砂凡在羣工俱陳寶玩
如孤陋獨守前聞學本愧于面牆志猶存
牖謂寶鏡上方自有儉正衣冠而古訓方
存明徵保定爰勤搜校輒効編摩陶鎔天
產鼓鑄帝王之業等百世而往治忽具

髮瞭然念微臣徒抱區區之誠自甘芹藿倘明
主益廣謙謙之度不廢芻蕘觀保民致治之方
一展卷而妍媸自別即長生久視之術歷萬年
而名壽無疆蓋華封之祝無事于三而文皇所
寶尚存其一伏願置諸几席比于韋絃鑒成憲
以爲貞符並寶鼎元龜之瑞舉遐荒而登壽域
罷金函玉檢之封臣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感戴
之至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錄十章五卷隨表上
進以聞

曲江集

表

二

千秋金鑑錄五卷

親賢第一章 卷之一

臣聞朝廷享萬年之福者人君得珍寶之善也
人君得珍寶之善者輔弼任明良之臣也故虞
書曰闔門籲俊夫闢者開也籲者揀也後之人
君高居深宮閉門却士棄賢于咫尺遺老于當
前者多矣惟舜大開堂陛揀用俊才八愷八元
並登岳牧此爲治首端之大政也故昌言即拜
又禹之所以求賢也夫犯顏諫諍哲士云難依

曲江集

卷之一

一

阿取容常情所有苟在上者非有納言之誠就
問之篤則雖有皋夔稷契之士亦抱龍逢比干
之恨而已維湯亦曰苟求俊乂蓋以俊乂棲身
巖谷不求聞達使循故典訪問未周則草野之
內仍有遺良是故宥搜廣覽三聘維殷庶足延
覲英雄招致多士也而詩之咏文王又曰壽考
作人者以爲一國之中不無自好之子然播棄
老有志咨嗟惟文王域樸作人西方頌德而
歸我主之親賢是故建勳懸鐸

以新言訪歷八以聘士後車命載以尊師幣
帛徵書以求才聖帝賢王諄諄切切懇懇誠誠
即天下太平而猶親親不懈者豈好勞哉蓋深
義治亂之機維係乎茲故不得不愛之深慕之
篤任之至而用之專也然近代明主頗亦親賢
但由始至終相與有成而不聞疑貳者實難其
人夫魯之於孔子始非不親也而受餽女樂遂
惑讒言燔肉不至脫冕即行趙之於廉頗又非
不親也而捐金謠言國中易帥信用後生傾陷

曲江集

卷之一

二

生靈且孟嘗之為秦相也受聘秉權親之厚矣
但不協斯高即遭貶斥吳起之為楚卿也承恩
特任親之重矣獨不媚李克幾致慘辱他如項
羽之於范增位親而言疎漢景之於亞夫貌親
而意忌晉帝之於謝安緩交而急與隋文之於
蘇威祿崇而禮薄求有精明如宣王之親方召
漢高之親子房先主之親諸葛我高祖太宗之
親房杜能嚴其始復慎厥終者渺渺然矣悠悠
乎哉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孟氏曰其進

銳者其退速也柰梁陳之君果爾扭於粉飾
於晏安稍有可以待理之日則曰今居治平之
日既已攬英集賢固可養尊處優不幸斯念一
萌遂使從前十載積慮辛苦圖治深心流於汶
沒歸於烏有雖有人焉告之以難而茫然不覺
語之以艱而漫然不知因其漫然不知茫然不
覺而一時諂媚之徒逢迎之輩遂得乘機趨順
望風希旨或以貨利誘其心或以邊功侈其志
受弄于匪人棄斥千金石未幾使忠良鹹口苦
曲江集

卷之一

三

士默言即有一二敢諫之士願効忠貞欲表誠
悃但言出弗聽計進不從而在上之心思為彼
臣所固結者已膠漆而莫解早銅蔽而難開此
秦漢晉隋之往失固明明照鑑者也其故惟賢
之未來也則幣聘以盡其誠安車以崇其禮賢
之既得也則假館以授其殮爵祿以優其秩或
賢在卑位也則不妨側陋以升聞破格而起
用抑賢既已重任也則不憚開誠以布公尊父
而聖信任如是惟賢不亦可親乎而猶未也

夫諛媚之言甘賢良之言直甘則易悅直則難入苟欲親賢良不可不去諛媚也抑好色則不能好賢好賢誠難於好色女寵日昏臣任日衰苟欲親賢明不可不去寵幸也若夫貨賄為賢所賤德行為賢所貴貴者貴之賤者賤之不惟我能親賢而賢亦願與我親也惟我皇上聰明

曲江集

卷之一

四

朕用韓休朕雖瘦而天下肥是皇上推心置腹開誠布公親信賢臣可謂以賢為寶矣但極盛之始珍重乎繼維勤之初寶勵乎終則賴陛下鑑法前修金錄往訓朝乾夕惕如天之健日精月勵如時之信未嘗間斷未嘗疑似未嘗始而不終未嘗先而不後則為君者聖而為臣者自賢矣又何難媲美唐虞光輝湯武而使國祚暨長壽考萬年也哉故傳曰仁親為寶書曰惟賢為寶此之謂也

遠佞第二章 卷之一

夫佞无必去也而賢乃可保哉蓋君子與小人不兩立而小人與君子不同謀者也使徒知善善而不知惡惡且善善不進而惡惡不退則忠奸未別邪正不分諂媚之徒逢迎之輩得以佞口而諛說得以賄賂而希旨得以弄權而盜柄得以竊威而作福諛間明良排斥忠義使朝廷不知其邪謀反以為得計而抑知忠言逆耳甘詞易入所遠者正詩所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曲江集

卷之一

五

之賢臣也夫奸佞與忠良之臣形相似而心不同也賢臣也者君有所不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或將有所為則誘掖開導發其機會不肯使上之心為而不斷而其心乃止其在朝廷也天子為之取然而有所謹其在同列也士大夫為之恪爾而不敢怠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操其權柄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此其所為無異於奸臣

若夫奸臣俯仰多巧詐得失多陰謀內求悅美君上之心委曲聽從而無所違戾外恒竊其生殺之柄黜陟進退而無所忌憚內能使王親國戚權愛悅澤無所不順而樂為之黨與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內親外黨合而為一聯而成羣此其術數每每能令人君且顧寵之信任之捨所謂其人而不肯捨我若捨我而遂無所憑依其巧佞之叵測與忠賢相似者如是也如是之奸即

曲江集

卷之一

六

使明主在上時猶被其欺惘倘苟安自得傲慢自誇有欲而為人所投多私而為奸所中徒見天下之奸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乃所以潛潰其事見天下之賢臣剛毅果敢以為不遜而不知其實有社稷之慮二者交惑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審其是非是以顛覆相仍而不悟故崇侯近而荒淫日起草莽進而寶鼎潛移降賊寵而臺城致嘆術士任而父子相疑凡此數君皆誤奸為賢近習其佞遂國是無定功業

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戎心大啓謀夏亂華干盟偏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道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攘刼暴惡交侵雖雜霸之無成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長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陽界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

曲江集

卷之一

七

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元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隰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百里自茲氣奪數以病告既威讓之不恭且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為虺為蛇幽郭未遑以滅烽邊城安得而弛柝曠日持久兵連禍挈率由事邊是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幽州長史牙牙珪將中

鎮雄名先路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
嚴有赫張皇若神公卿大夫未始測也
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以慮之乾綱以
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矣二十二年冬
十有二月申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疾雷於非
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衆潰不保欲拒則
兵鋒莫當因而偽降幸且紓禍遽圖反覆將肆
賜張觀釁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謀而情得乘猜
携而計從或奇兵以當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

曲江集

卷之一

八

果自族誅克元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前
覆鳥巢而何有於是諸部大駭率衆復歸責以
不義之尤捨其不臣之罪即服既序有威且懷
載籍以來固未之見也昔我睿祖取句驪於拾
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獻功有績後嗣無
忘百王所廢之勲四夷未賓之俗自我底定巍
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羣帥因東師
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為主上憫一隅
之苦垂不伐之畧以計易戰以信去兵神斷自

敬天第三章 卷之二

王者之興有天命焉雖左右忠良後先賢哲而
一人在上萬機待理或不能恪遵帝訓不承天
命則上天雖有寵綏之意眷顧之情亦無以篤
其保佑而大其凝承故孔子曰祭如在如在者
誠也又中庸曰天下至誠至誠者敬也惟君人
者盡其至誠全其所敬威儀嚴肅不敢少欺幾
微縝密不容少偽豈特為天地默祐神明呵護
就使氣運稍遷時序差越且可以誠敬之一心

曲江集

卷之二

九

忠恪之百念而挽轉乾坤旋回造化也況天心
照臨我意識敬又寧不獲福壽無疆天祿永享
也哉今也不然所謂敬者惑丁佛者有之惑于
仙者有之是以敬仙佛為敬天也夫仙佛亡本
流蕩之教也倫理廢棄之徒也明君坐明堂之
上居殿陛之中所統御者何人所裁制者何事
皆君臣父子也夫婦昆弟也而乃反遵此棄倫
之教是教人以棄倫率人而滅類將

之普天之下率土之賓皆流為無君臣無父子無君臣則無貴賤無父子則無恩義無貴賤恩義則忠孝廉耻之名皆沒矣故穆王之事王母且得八駿神馬者宜享遐齡矣而反失事於儼狁始皇之祀老子且得十二符籙者宜膺長祚矣而反取笑於沙邱况楚王英首供佛經竟遭廢出而梁武帝三奉佛祖亦餓臺城卒若供佛於深宮捨身於沙門創寺於名山建菴於邦國欲求無疆之福以祈有年之享又皆一旦曲江集 卷之二 十

塗地千秋慘辱者不可勝數故夏后之亡方士亡之也方士教以亡夏者桀也而大殺豪傑遂失天心若秦始之滅亦日者之言也日者語以滅秦者胡也而築城疲蔽天意則離諸如此敬奉仙佛而舉措失常禍福相反者敬失其所心悞其敬也所以古昔明君循理守義而惟專主於敬天也其專主於敬天者非因禍福而修人也故欽若昊天堯之敬天也聖敬日躋禹之敬天也祗台於敬湯之敬天也抑緝熙敬正文武

之敬天也二帝三王千思百慮惟主吾敬以順天心猶孝子之奉事孺子之愛慕不因禍而取不孝不因福而遂有驕慎以敬天儼如敬親蓋非同以敬仙敬佛為敬者也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故曰天子乃云聖人惟為天子能敬天君是以居天位而享天祿也然而所以盡其敬者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忤乎隱微不愧乎屋漏無懈無怠無欺無偽而后可謂敬也而后可謂敬天也故天命靡常以人心之曲江集 卷之二 十一

敬肆為留去天心不二以君德之得失為從違苟或昏怠未能敬謹崇奉仙佛希求壽算而以為能敬者若白鹿興鳳鸞至黃龍五見瑞景千徵而秦王而漢武終不能濟事卒至於騷動下隲人欲上失天命雖有嘉祥反成災異總有取笑於身名實無所益於國家也故誠敬不二之惻惻惟一則至誠之感格天地受吾裁成而主敬之耿光造化同其宣布將天道君道也君治天治也萬邦協和百靈効順無往非理義之地

經傳并即義之爲天命斯萬萬年其眷顧人
臣英爽代而歸從也

曲江集

卷之二

十一

勤民第四章 卷之二

且爲國莫重乎民民者國之本也惟本固而后
邦寧邦寧而后國治是以自古帝王又貴能保
民育人乃可以受天享國者昔神農之時興稼
利民而享位八十年黃帝之時民安教化而享
位百年又顓頊之時九州洽理而享位七十九
年大堯之時民親稼穡而享位亦九十八年及
舜與禹享位皆百年而物阜年豐俗尚淳樸雖
聖人自有以致之而要能視人如子也其後商

曲江集

卷之二

三

湯國既大治民亦儉樸至周開基西土汝淮南
化成康繼位內外蕩平豈非遵稼穡之遺風率
仁義之撫恤亦何能以臻於長治是知民力宜
舒民財宜裕也何也民力民財與民生相關切
而民生又與國脉相憂戚也柰武傷百姓在位
纔數年而社稷多事聚粟歛金傳襲亦未久而
國家少治及奢侈刻下而僭逆相踵喜事邊功
而人時竭匱至宋齊梁陳之際征徭日急嗟怨
日甚由是禍之維民宜安利之而不可煩擾之

德宗明矣欣惟高祖受禪太宗承統重

之法廣富庶之恩百姓豐裕四海從化故

三錢黎民一德傳位至陛下且以至于萬萬年

者皆在斯也隆逢陛下聖神文武德教寬和遠

比神堯近宗聖祖所云勤治國已成周然而五

臣之愛君恒頌其教百姓百官之事主常勸其

養萬民殷鑒不遠夏錄宜從是故民力幾何而

或兵役頻加則民之手足顛倒而無措民財幾

何而或征徭日迫則民之金錢涸蔽而難堪以

曲江集

卷之二

五

夫妻子母之屬終歲勤動之財而不足以供一

日之差徭應半徵之賦稅流離載道饑餓盈

仁人聞此能不加傷而况夫民也四肢也君也

心腹也刻民以奉君割股以充腹腹飽而身斃

財聚則國亡可不懼哉雖然勤民之策無他教

養而已所以古之王者之勤民其粗始於力田

作穡而其精不過孝弟忠信故自有生民以來

其聚族羣居者亦既已蕃庶矣忽而民生消落

鳥奔獸竄戶口流移鄉鄰逃匿欲其猶向家門

相保煙火連薨而不可得者何哉庶未遂其生

耳惟王者則有以開其富之源墾荒田給牛種

減賦稅薄征徭兵甲不違時而興工役不兼農

而動當生之未遂時也必思有以遂之生之既

遂時也必思有以保之故制之以節示之以儉

迪之以勤責之以勞所以節其富之流者靡不

至焉由是衣食足仁義興教以仁義不使其至

於相狎教以孝弟不使其至於相凌不狎不瀆

無凌無犯則人皆彬彬然有品有行有性有道

曲江集

卷之二

五

矣教之富之如是則民力惜矣民財舒矣而况

財力息養之後復有仁義復性之功則王者勤

民之事不既全乎然而如是勤民之事陛下蓋

早已明鑑行之矣當開元即位之初曾罷修大

明宮勅以爲農務方勤罷之此勤民之首端美

政也次引見京畿縣令時戒以惠養元元之意

次詔爲吏省宜教民孝弟次又詔民有忠

儉者舉以爲一鄉之長其命官勤民者如一

且詔后宮以

珠玉又罷

勤儉勤民者如此故前日人有一

翠金寶者陛下偶欲使楊範求之而範諫

陛下下前所焚者何異於今所求耶賴陛下聰

明聖知一聞斯言遽即引咎慰諭而罷之其聽

諫而勤民者又如此自納楊範之諫以來又以

宇文融為勸農使而歲時豐亨大有連書其軫

恤而勤民者又如此而又不已復躬耕于興慶

宮側講經于國子前堂若是勵精圖治勤儉先

曲江集 卷之二 七

勞比美湯文追踪堯舜愚臣幸隨諸賢臣稱揚

廊廟紀美朝廷已足尚矣復何頌哉乃今恍見

仰治時殷而圖治偶疎豈有所倦歟或一時之

疎畧而未得如楊範其臣規諫諷諭遂忽而不

覺亦未可知也是臣不知則已知而不言是臣

之罪也然陛下或少有逸思前能聽楊範之言

遽即慰諭遷善者今臣有言亦必聞言遷善不

責妄言也則陛下有納諫之上善者臣亦得進

諫之下衷也君謨弘大若是聖德淵深如此而

天下之人四海之眾孰不仰皇仁之唐虞

道之遐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仁漸義

樂淑以臻於巍巍之盛皞皞之治也乎

曲江集 卷之二 七

明禮樂第五章 卷之三

治人之道有從性情之內以治之者焉有從形骸之外以治之者焉從性情以治之者孰有大於禮樂哉故情莫不有偏而以中正者為則性未能無僻而以和平者為度故禮於何昉乎吾性情之中正者即禮之表著也樂於何象乎吾性之和平者即樂之宣暢也是則雖有禮不可使其隱而不彰夫隱而不彰則無以節人情人情不節即無以成文治之風雖有樂不可使其抑

曲江集

卷之三

六

而不揚抑抑而不揚則無以和人性人性不和即無以成美善之休禮樂之係於治忽也大矣無如勦襲者輒為禮樂為拘苦之習乃矯飾之行玉帛鐘鼓何如擊筑叩缶拜跪揖立何如質朴徑情視垂裳恭已蕭蕭之音容竟等諸飾言工貌佚蕩之邪曲三千三百桎梏謬于八佾八歌曼辭醜也以放達為風流尚陶跼為蹈舞序失其序和失其和也久矣故一代之丕興必有

一代之禮樂一代禮樂之得失則一代之治亂

所由係也所以聖人有制而人安之者為其合乎人情也故定以君臣父子之名而後繪以華跪坐立之節極而食欲進退無一毫莫不有矩矩存焉昭彰較著使人心凜然上下各安其分雖維禮之數至多而不可較制禮之心至深而不易知然歸其本於正人之品飾人之行而便

曲江集

卷之三

九

而內外宮闈無一物莫不有律度存焉雍容酣暢使人心藹然尊卑各寧其志雖維樂之理至妙而不可測作樂之道至神而不易知然究其本於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而治人之性此所謂始於房中而周於四外者也是故今之治天下者未嘗知此兩端即有知之者未嘗以實意顯彰行之此治世之日少而亂時之日多也故雄才大畧父子懷疑幾為巫蠱所惑中饋微嫌夫婦禮失遂致廢嫡貽譏忘子母之樂人驚駭其

賢嗣昧蓄髮之愛諸戚擾於宗室寵牛豎名分
不正淫及宮闈愛羗人倫類不昭分爭中夏待
羣侯而闕禮九國咸離撫邊卒而弗和衆心皆
畔凡此者非不知有禮樂特不知禮樂之爲禮
樂也故禮無不可行總患隱而不彰樂無不可
作總患抑而不揚夫隱而不彰抑而不揚即有
禮樂如無禮樂等三代之禮樂如今之禮樂豈
不同然是禮樂哉而三代之人顧見之聞之而
此心安樂有至治之風今人顧見之聞之而此
心愁苦有離畔之思者非禮樂之未行乃性情
之未協性情之未協者實禮樂之未明也故爲
臣而能明乎禮樂遭遇聖知固都俞一堂即時
會艱難亦秉忠千古爲君而能明乎禮樂身際
太平自矜持不苟即勢當危忌亦操守無欺極
至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名正言順風淳俗美豈
正人君有以明之也明不在於形體之外而在
於微之間明不在於矯飾之爲而在於實德
實德以實心慎行不以虛文爲尚則

曲江集

卷之三

三

之抑者揚之無微不著無隱不顯而
著於天下也不啻如日之昭如月之皎也

曲江集

卷之三

三

慎刑賞第六章 卷之三

夫禮樂爲治天下之本而政令乃整俗上之宜
蓋善治國者未嘗舍刑賞而能爲懲創爲感發
者然不可不致謹也是故誅四凶伐三苗討后
羿戮武庚法既嚴明律亦昭著然不聞有一毫
之私與一念之刻令人不服也其所以令人無
不服者何也亦不過慎而已矣乃今擁高位享
厚祿者矜其權勢任其喜怒猶且逞私志肆殘
虐況人君處九五之尊有萬機之聽天威不可
曲江集 卷之三 三

犯天顏不獲近時或私欲所蔽能無苛勃之條
以重人累以擾神明者哉皆不慎之過也故不
慎則必濫濫之不已則又必酷大夫時鞭朴也
敗軍或逃誅也蓋鞭朴及大夫則無以養君子
之廉耻誅戮不及敗軍則無以杜小人之奸回
畿輔之中法令廢弛邊鄙之間奸雄恣肆况處
行苛勃百姓或被株連禁網密防萬彙每受羅
織一時乍怒多失父子之情眾口交讒恒昧君
臣之義應罰而或不罰有漏網之梟未罰而

加恩縱匪僻之逆顛倒不當措置無法皆輕用
其罰而不慎之過也惟慎則省慎則寬縱時有
差悞猶自悔悟况諫諍之徒左右其間豈有過
當也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寬則慎
之意也傳曰母草菅人命必三復以行之又省
則慎之意也故孟子曰省刑罰又刑書曰甚無
淫刑古先聖賢諄諄誥戒欲人慎刑也惟今日
昔用刑矜恤謹慎無私益不啻追踪貞觀省刑
之年實可媲美成康無刑之盛山雖既平外方

曲江集 卷之三

三

賔貢巨奸一懲効順萬方慎刑如此又何患天
下不治乎然不獨專恃夫刑也又必有所以鼓
舞之者焉是故或獎勸之或咨嗟咏嘆之使人
有所以樂於爲善者何也或優崇之或錫予厚
給之使人有所以願於成功者何也賞也而其
所以使人樂使人願而必無一人之不願無一
人之不樂者又何也賞之慎也如用一賞焉而
必本諸乎誠明之心行之以公正之道則雖一
之公而萬事俱舉矣一端之正而百官俱正

夫一念之誠明而羣天下俱感格矣雖天下之
大能悉當其賞然有所賞及或有所賞未及
亦皆懽忻鼓舞而不至悼嘆悲憤焉者我之賞
如傳曰賞不踰時也詩曰好爵是同也春秋曰
賞信罰必也其誠明公正早已取信於天下不
此苟且欺人每自謂賞予為君人之用任吾施
為任吾運用而不知實天下公共之事遂愛必
多賞憎不肯賞時而故顛倒其恩賞以加於臣
人曰此鼓舞之術也不知此為偽也偽則非誠
曲江集 卷之三 雷
也此為昧也昧則非明也且此為私曲也私曲
又非公正也為偽為曲亦極不慎矣然其不慎
者以私意行之未能以忠厚之心待天下并不
能以聖人之忠厚自待遂趨為末季狹隘之術
而或奸佞彌縫其左右竊君之爵祿以自私而
致一人之賞輕慢若此也不然賞固所以鼓舞
英雄獎勵賢能者乃今功者不賞善者不榮不
惟見羞於人且羞天下之士課足而不前者皆
此不慎之過也故飛廉惡來為紂之幸臣雖有

軍功實多罪過不能誅之而反賞之刑賞之不
慎莫此為甚就姐已而論寵其姿色奢淫僭逼
聲動宮闈而外戚之屬一時驕盛刑賞之慎者
豈至如是且平王下堂而見諸侯烈王聽命而
封三晉不慎之刑賞即失威權至漢之文祖寵
鄧通而罪行特赦晉之懷帝愛牛豎而賞以宮
人刑賞之不慎招累無窮及明帝輕侯封之印
幸臣幼子悉令佩之梁王弛國家之法降賊巨
奸乃蒙赦焉皆刑賞之未慎也若夫爛羊頭關
曲江集 卷之三 雷
內侯爛羊冒騎都尉百金不刑千金不死失刑
濫賞取笑當時貽羞後代者豈所謂慎刑賞耶
惟慎則公公則正正則明明則誠則所施無不
當所措無不宜而謹慎之刑賞誠敬之心思自
足以獎勵萬方而鼓舞一時矣雖刑賞為禮樂
之具而實與禮樂相表裏慎之之道蓋可忽乎

不可不治也而在乎有節制者為上制不可

也而在乎以井田者為善自黃帝因地水以

藏師奉天威而振旅兵制尚矣四正四奇藏以

天地龍蛇之法一東一西寓以乾坤離坎之名

畫井出車計田授卒農隙講武千櫓仁義洵千

古兵法之祖也堯舜繼之無事則釋甲而歸農

有事則荷戈而出戰故兵一舉而定三苗民不

擾而用無費也及禹承統天下太平不事兵革

曲江集

卷之四

五

然仍井田之法寓兵於農以武為備故當子啟

繼立之初雖不料有扈不臣而兵權有制六師

纔出四方底平至少康以一成一旅三戰三捷

固祖宗仁德所致亦兵威丕集有然也維商以

兵革定天下募眾為兵因田出賦有車乘之法

有誓誥之條而天下之兵環拱京師者如手足

之捍頭目神明之運股肱厥後周武復行征伐

雖前途倒戈遐方向義然考其兵制則又較前

代而益備矣周官一書其中春搜夏苗秋獮冬

狩載之甚詳奉之甚謹並分封諸國亦莫不與

之以兵設之以制使之治兵講武聽命從王猶

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惟秦不師古變井田為

阡陌捐賦稅為行糧雖熊羆百萬聚集函關究

不免有疲弊之病倒置之虞及銷鋒罷器郡邑

無兵既不知治自然生亂漢興徵秦之弊效法

二代內有南軍北軍外有郡國材官然與井田

之法僅得遺文獨蜀漢之屯田庶幾近古考黃

帝機宜之法為簡練進退之方邇周官步伐之

曲江集

卷之四

五

條為戰攻守禦之節墾田積穀足餉一時嚴法

肅令振威當代故眾即聽命兵即從制卒興漢

業也若晉若隋則法令愈誤而權威愈替由此

觀之則知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兵有一代之

兵必有一代之治不可謬為迂濶而弗操權握

柄也伏惟太宗皇帝征伐天下平定海內既定

之後深思極慮安不忘危治不忘戰思有善法

以治之于是斟酌周漢稽考政刑均田定賦建

軍器兵取人有才力者為之凡年二十為兵六

先身祖庸調皆蠲之以時閒訓武練兵遂
震隙分間戰陳陳名有六東西兩廂陳間容
際間容隊五人爲伍十人爲什隅落鈎連曲折
稽對兵制森嚴也又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八百
三十四關中二百六十一以隸諸衛及東宮六
率凡府三等府置都尉而左右各有副都副都
以下又有將曹其兵丁人役駝馬器械粟米皆
自備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是以有事
則帥出於衛兵調於府無事則兵還於農帥歸
曲江集 卷之四 六
於內所以百餘年來兵精卒銳軍強容壯四海
蕩平萬方寧謐者兵之治也是故兵之不治莫
大乎偏重惟府兵則內有重兵足以制外故師
帥之臣不敢生其覬覦外有折衝足以衛內故
朝廷之臣亦不敢乘釁以邀利自三代以來治
兵之善莫有善如我國家也無如近年來府兵
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而徒應一時之事者
乃一切募士宿衛前年又取京兆白丁而益以

潞州長從號爲長從宿衛年前又更號曰曠騎
諸府益廢缺復又制十節度使以總諸鎮之兵
而府兵蕩然無復存焉矣夫不遵祖宗之制而
補修之徒妄更改今一更改後來不知何所廢
弛雖國家之興衰非定決於兵備而兵備之可
否亦安危之大機括也見彼庸腐視爲迂濶而
事實大也臣切念之然則今日欲鑑修前失永
保又安紹祖宗之弘烈振百代之威權則莫如
修府兵之制嚴調撥之法率由舊章遵法典型
曲江集 卷之四 五
一復斯制則有養兵之名而無餉兵之費有內
重之權而無倒持之柄于是于教閱之中行以
賞罰施以爵祿結以恩信訓以仁義則兵精卒
銳漸杜微防固可以紹黃帝而至治媲周漢而
大盛也如其不然則今節制之權幾重於京師
而禁衛之兵久怠於邦域臣恐日復一日年
一年將來搖動邊境擾侵鄉國有莫可以
度物論幾及者伏願圖於未然治於無

家幸甚幸甚

軍之命兵者將之羽翼曰有制之

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

也是故治兵之貴於選將也又有甚重焉故

大車首創而大力舉征苗師興而神聖用選仁

於衆毫都之士卒有勇知方載輔於漁牧野之

甲兵同心一德任相於鈎仇而軌里連鄉遂成

節制取將於鄰國而帥徒伍兩皆爲銳師及漢

南北兩軍有周勃張商止齊步伐我唐內外府

曲江集

卷之四

三

兵有李勣李衛部曲森嚴是以自古以來欲治

兵者必先選將能選將者而后治兵今欲治乎

府兵則必選乎衛將蓋八百府之兵不易復而

十六衛之將更難求自魚書既停之後兵不兵

而將不將不足以保守太平者尤不足以捍衛

邊警此雖一時兵甲鈍弊之患實國家百年無

備之憂有志之士所願早圖維而先計畫者也

然選之者在選其才尤貴選其德既選其識亦

務選其力選之於行伍亦選於儒生選之於卑

微亦選於世胄不選於臨事在選於平時蓋選

於平時與選於臨事大有不同甚爲殊異蓋臨

事之選僅取其才而平日之選在擇其德苟有

才無德或以喪師而辱國或以失律而降城雖

免嚴刑猶爲姑息若加錄用尤損國威凡此驚

駭應宜罷棄倘不慎重選典輕遽擢用無恩則

觸望有權則竊柄爲禍生端首謀作亂定屬此

種係在斯類縱有驍勇亦如卒隸非堪國器何

益邊疆惟選用之際難慎其間將見卒伍既有

曲江集

卷之四

三

其制將帥復得其人則以之安內而邦國有磐

石之固用之攘外而疆圉有蕩平之勲內得其

安外獲其寧于以長享萬年之基永保百世之

業斯甚易矣尚何難哉

卷之五
詩曰刑於寡妻

詩曰刑於寡妻

於家邦是家也

子兄弟所以全

齊家為治平之要務孟氏之論以國治在家

為大本易之所載始重齊家禮之所垂首嚴家

治是故齊家之要蓋乃致治之源也故曰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業吾得而食諸

家之不齊國其貽害固有不可勝言者夫色荒

曲江集

卷之五

違訓遂弗宜家配匹非倫因而擾室蓋溺於枕

席自不能無悞於父子之間而寵及卑微則必

爾有拂於庭幃之際即有深刻之法而宮嬪多

置魯被貶於賈人若昧裁抑之文而外戚盈廷

每賺權而受命其法弊已不齊孰甚惟我聖朝

家法甚善齊道極全上下有儀尊卑有制前代

雖有二心之流刻期遂復一統之烈茲又隆逢

陛下掃亂成平反邪為正家齊而國治內安而

外寧宮闈率化不殊文武之刑于同氣親和豈

咸舜禹之觀感比漢文勤儉之化尤見精誠似

晉武守約之規益稱明肅普天仰治率土歸仁

羣歌朝廷孝友之風咸頌國家恭順之美誠自

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易曰內外和睦此之

謂也書曰施于有政其斯之謂歟易書所言蓋

言治國之道實由家治也是以臣于今盛治之

時尤有思齊之言凜凜不遑兢兢無已者總欲

皇上學聖人治益求治齊益求齊之至意也齊

莫大於止其妾妾不得加於其妻妾不可遜於

曲江集

卷之五

其妾則嫡庶大定而宮闈肅清矣齊莫大於定

父子君父之權不宜少假臣子之職無容僭越

則上下相安而庭階序順矣齊又莫大於別內

外東宮雖尊母使有專政之謀外戚雖親無奢

有黨援之勢則名分嚴謹而綱維整飾矣至于

戒宮人嚴出入抑宦官省遊宴皆齊之之重事

况况禮以齊之樂以和之則父子和睦內外肅

首乃庭幃之近至於天下之遠孰不恪守

而奉威容也哉

一不在乎人
率由無本則
者中虛文而措之
首為偽道不惟不
來非笑者多矣
以睦九族者必曰克明峻德刑于寡妻者亦
於一身故修身者又齊家之大本也

明江集

卷之十

五

修身第十章 卷之五

天修身固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也故古之欲
明德於天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是身也者萬事之所由立百行之所由舉故
約之在飾已勵行之中措之為治齊均平之業
身之不可不修修之不可不至遠古今照鑑
明赫所以明君他端未遑修身為寶夫豈無徵
若舜之浚哲文明溫恭孝友享國長久而年百
有十歲總惟身修及禹祗台於敬彝倫攸序九
曲江集 卷之五 五
圖式廓亦享位百年不外修身至文王之隆行
至善武王之緝熙敬止而仁德內盡萬國歸來
年壽亦九十以上夫身果修不惟可以致治而
且可以長年蓋天下之事業天下之精誠為之
天下之治平天下之神氣主之也欣惟高祖登
極率身以勵下奉天而叶時綱紀振立忠賢廣
集遂創大業年登蓬壺太宗繼之益加修勵凡
政治所設勤儉先為天位既正享壽亦高今世
下興跡藩邸修人與人頌壽家齊國台我

仁壽皇帝新茲天下受治咸曰我皇上勵
治也刑清教正也民安物阜也愛賢德諫
也修身極至精神極全則國祚如舜年壽如禹
國不僅文式之可比擬也已然修身之道有四
其一在於正其志慮也夫心之所之曰志志之
所思曰慮使志慮不精心思不一則喜怒無常
好惡多僻而身之所修無所為主惟持其志而
深其慮則對越無欺勤修致敬而修身之本立
矣其一在於端其形體也夫威儀為定命之符

曲江集

卷之五

五

衣冠乃瞻視之則使容貌不肅顏色不恭則舉
動輕浮辭氣粗鄙而身之所修無所為依惟言
行有法嘖咲不苟則行中規矩身中律度而修
身之寶得矣其一在於廣其學問也夫有操守
而無學問則擇然不精語然不詳而身之所修
不知求善惟博稽眾理深識典文則孰可為法
孰可為戒者乃知所從違知所則效而修身之
鑑備矣其一又在於養其性情也夫有識力而
無涵養則政多欲速行多苟且而身之所修不

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有猷有為無侮
而修身之量至矣然所以修不修者不貴人
貴己修之得不得者不寶修而寶善惟今日
隆逢皇上千秋瑞日羣臣皆獻金玉寶鏡臣
洪恩超擢備位殿垣寧無金玉寶鏡耶惟臣
有金玉寶鏡有勝於尋常萬萬者大幣玉之金
寶止足以悅耳目而蘊美之金寶則足以益心
思器具之寶鏡止足以取玩一日而神明之寶

曲江集

卷之五

五

鏡則足以普照千年此金寶不啻長生之至寶
升此金錄無殊萬歲之金符錄誠憐愚昧俯賜
弘觀明照在前彷彿黃帝之金鑑妍媸在目依
稀文皇之鏡銘欣逢聖壽恭祝天顏敬錄鄙聞
謹塵睿覽臣誠歡誠喜誠惶誠恐稽首稽首頓
首頓首不勝謹稟頌禱之至

千秋金鑑錄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舊本題唐張九齡撰按王士禎皇華紀聞曰隆慶間曲江刻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一卷又偽撰序表平湖陸世楷爲南雄守著論辨之此等謬僞凡畧識之無者亦不肯爲而粵中新刻曲江文集竟收入故孝山謂愈應火其書碎其板云云今此書序中所謂非吾子孫不得記錄非人而傳必遭刑憲學則素衣之人爲上達不學則赭衣之人爲白士此錄一千年後方許流布諸語皆與世楷所指駁者合士禎又言別有金鑑錄一冊乃嘉靖間文獻裔孫張希祖所撰康熙甲辰曲江令凌作聖重刻士禎所摘謬妄不經之處如安祿山爲野豬之精史思明爲翻鳥之精楊貴妃爲白鵬之精又立子旦爲相王武后太子先爲中宗皇后廢之又名哲宗又蜀州司戶楊元琰女爲上子壽王妃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又宮室未委肅宗也諸語今亦皆在錄中則兩本亦大槩畧同也末一章預作讖語言及狄青諸人尤爲妖妄益粗識字義而不通文理者所爲本不足存以其出於九齡之子孫恐惑流俗故存而闕之俾無熒衆聽焉

太極圖說論十四卷

〔清〕王嗣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極圖說論十四卷》提要

殖淺薄識力未充且孳孳於科目之文每取其立說之旨以五經四子書通之而不能通若疑若殆而缺焉不能一一取而辨之也年四十兩親沒而干祿之念弛矣以平昔涉覽漢魏以來諸儒集錄及二氏書更博取其未涉覽者手自批點會通其意旨而評隲之大約諸儒言五倫四德與二氏無交涉一本聖經賢傳而發揮其義蘊者固多至言性與天道則與聖經賢傳多參差弗合牽于曲學小儒雜亂支離之說卒歸二氏虛無之宗旨說之宋元明諸儒尤甚推其故惟于天人大道有無之理一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二

若聖人止言有二氏能言無于有無二字之義若疑若信而無以明之并有無二字之名亦若疑若信而無以別之以至于斯也昔羲皇以開天之聖人本圖畫卦從無名無象之始通天人性命于陰陽幽明死生鬼神無一不有以名之而象之乃自無而知有亦由有而知無非分有無爲二而言之乃合有無爲一而言之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從事聖門之徒君臣師弟論道傳心從無以天人性命爲有爲無舉其名而質之疑其義而析之而相喻于無言者也今夫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

極而立此法象于其中氣與道而已氣可見而道不可見不得以氣之可見言有道之不可見言無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其理其氣莫不皆然自老氏有生于無之說舍有言無于其先釋氏真存於空之說舍有言無于其後乃不知有無而言有無徒以可見者爲有不可見者爲無而已矣故其道不言可見之陽而言不可見之陰不言可見之明而言不可見之幽不言可見之生而爲人而言不可見之死而爲鬼爲神此分有而言無之宗旨也然使其分是無而言之猶是分聖人之無而言之是

能知聖人不可見之無卽能知聖人可見之有不言無而亦言有矣不以有言無而以無言有矣自必如吾聖人于大道之爲有爲無相喻于無言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一氣也幽明一理也死生一致也人鬼一道也以不可分有無而言者分有無而言之非二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能知也故聖人以陰陽言氣彼出陰陽之氣而自言氣聖人以幽明言理彼空幽明之理而不言理聖人言生而爲人彼生而必不爲聖人之人而自言其人聖人言死而爲鬼神彼死而必不爲聖人之鬼神而自言其鬼神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五

以故聖人言有之天而彼言無之天爲虛無寂滅之天乃天上之天聖人言有之道彼言無之道爲虛無寂滅之道乃道外之道彼豈真知有是天是道而言之哉亦不過從一己之生死起見以人生百年其有者暫耳及一瞑而萬世不視其無也又何其久也惟氣之有消而有息斯人之有生而有死由一己之微推天地之大亦以有氣而有成有毀老氏守氣以爲道言長生不死而爲神仙釋氏離氣以爲道言長死不生而爲佛祖自不得不于吾有氣之天之上別立一天以三清堯率之名于三十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六

有三之上而言之于吾言有之道之外別立一道以虛無寂滅之名于不可思維不可言說之外言之亦其勢之所必然也噫嘻彼豈真知有是天有是道而言之哉今夫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以是理是氣而有此法象于其中是氣也乃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氣之大本大原也是道也乃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道之大本大原也此其有消而有息如無消而無息而終古有是天有生而有死如無生而無死而終古有是人此其不以有消有息言不已而以無消無息言不已終古有是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七

主乎消息於穆不已之命之天不以有生有死言不息而以無生無死言不息終古有是主乎生死至誠無息之道之人此羲皇開天繼以文周孔子四聖人大易一書言天人理氣性命爲五經四子書所從出之大本大原也吾儒讀大易之書明大易之理言理言氣而不本大易形上形下言之自必以動生陽靜生陰道生天地之說言之矣言性言命而不本大易三才一極言之自必以心無思事無爲以靜爲主之說言之矣言死生鬼神而不以大易陰生陽陽生陰生生謂易言之自必以天有終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八

始我無死生之說言之矣此吾夫子易有
太極一言又大易一書之大本大原而通
天人理氣性命於陰陽幽明死生鬼神無
不統而言之者也而可使華山道士受學
北闕老僧之徒相與割裂其文裝頭註脚
以其言虛無言清淨言死生之言創爲圖

本極圖說論

自序

九

說私相授受託于濂溪之書而傳之至于
今而莫爲一辨之者哉吾儒于聖人大易
之大本大原苟未明其以天人之至無言
至有至虛言至實既以二氏道無可名性
無可說言之自必以聖人言天人至有而
反以至無言之至實而反以至虛言之不

從老氏而言性中曷嘗有仁義來卽從釋
氏而言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嗚呼吾道之
墜地直如綫之不絕亦已久矣雖由二氏
不知有無而言有無者有以充塞之亦吾
儒不知聖人之言有從二氏而言無愈有
以充之而塞之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

本極圖說論

自序

十

噉噉痛哭失聲而不能已已也欲著爲論
說而明辨之有其志而弗遑徒以有此身
而欲有所用之也年五十不復應舉六十
以博學鴻儒徵授職銜罷歸將築室有慨
山之陽以畢斯願而子女婚嫁未了薄田
不足給家口從親交及門宦遊四方者資

其贈遺以贍吾用又十年而始歸歲已巳
上南巡幸浙先是巡撫金公命余爲賦頌廣
颺

皇上大孝至仁將彙爲冊以獻不果至是余
繕寫謁

上于靈鷲山前獻之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上

上顧問御試始末及年幾何家居何事余以
臣年七十筋力衰不堪任使生平于聖學
窺見一班以桑柘餘光有所論著報

皇上知遇之恩對

上回鑾出關河召至御舟前以閱過賦頌已
付史館採錄慰遺之由是歲迄甲戌春凡

五年而所著太極圖說論始成爲文以告

聖廟明排斥二氏辨析諸儒之說一本吾

聖人所刪述垂訓而論定之無一字一義

敢憑臆見私說以自欺其已者欺天而欺

吾聖人昔先賢語墨者曰不直則道不見

非以吾言之必以直而見亦以言道而不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上

直則道不見也其言之可爲世則如此今

余本聖言明聖道以息詖說而反正經而

有所瞻顧依違于其間以不直爲直之是

亦欺天而欺聖人以自欺其已也海內學

士大夫讀聖人書明聖人理而願學聖人

皆聖人之徒也必有知余髦及殘年耗亡

精力而爲此書質天地而告聖人豈有他哉爲一言以表白之不獨余朽人一人之幸也

昔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春三月錢唐王

嗣槐敬序時年七十有七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三



桂山堂太極圖說論目錄

第一卷 自一至七
計七篇

發問論一

原易論一

有無論二

終始論二

原行論一

第二卷 自八至十
計五篇

生死論二

太極圖說論

目錄

桂山堂

鬼神論二

原道論一

第三卷 自十三至十
八計六篇

辨說論三

辨圖論一

授受論一

傳示論一

第四卷 自十九至二
十四計六篇

辨仁論三

辨性論三

第五卷 自二十五至二十九計五篇

辨性論六

第六卷 自三十至三十四計五篇

辨性論五

第七卷 自三十五至四十計六篇

辨性論六

第八卷 自四十一至四十五計五篇

辨性論五

太極圖說論

目錄

二

桂山堂

第九卷 自四十六至五十一計六篇

辨性論五

第十卷 自五十一至五十五計四篇

理數論二

諸儒論一

明道論一

第十一卷 自五十六至六十一計六篇

明道論六

第十二卷 自六十二至六十六計五篇

理氣論五

第十三卷 自六十七至七十二計六篇

明教論六

第十四卷 自七十三至七十九計九篇

明教論九

後序上卷 計十六則

後序下卷 計七則

太極圖說論

目錄

三

桂山堂

參評姓氏

黃廷表

諱與堅

沈大珩

諱璿

毛大可

諱奇齡

方渭仁

諱象瑛

陸義山

諱榮

邵戒三

諱遠平

周雅楫

諱清原

李會清

諱澄中

傅雨臣

諱感丁

嚴柱峯

諱會集

盧西寧

諱琦

朱錫鬯

諱葵尊

太極圖說論

參評姓氏

桂山堂

毛會侯

諱際可

閻百詩

諱若疎

陸梯霞

諱階

張毅文

諱鴻烈

汪東川

諱霏

徐蘭皐

諱孺芳

陸蓋思

諱進

顧在衡

諱之璿

許德遠

諱風

張紫臣

諱星曜

解逸韓

諱天孫

朱雪樵

諱曉

吳慶百

諱農祥

姚立方

諱際恒

向姜漁

諱魯

徐寶名

諱林鴻

張翼上

諱起巽

沈漢儀

諱家恒

張元夫

諱銓

虞炯文

諱光鳳

吳璫符

諱儀一

馬雄陶

諱浩持

陸柱彈

諱冠

馮文子

諱念祖

諸際南

諱殿鯤

沈玉亭

諱鉞

聞子文

諱元昊

吳志上

諱允嘉

太極圖說論

參訂姓氏

桂山堂

弟豹采

諱蔚章

倩修

諱修玉

丹麓

諱暉

艸堂

諱復禮

婿張奕杲

字升

孫珍

字敬

男武功

字維榮

姪孫一治

字右

同校字

凡例

一余著是書爲論辨太極圖說而作卽本大易而論辨之以大易一書乃言性與天道之大本大原也五經四子書莫不本天而言人然詩書所載古帝王作君作師舉上帝降衷維天陰騭立教以垂訓于天下而已論語一書夫子教及門無一語及性與天道無一語非性與天道故有罕言不可聞之說大學言心不言性而言心卽言性言人道不言天道而言人道卽言天道聖人修身治世之書也

太極圖說論

凡例

桂山堂

孟子七篇言性言道大約辨性辨道居多如告子任人孟敬子之徒論性論禮論義皆至粗至鄙之見孟子不以極淺近人所易知者指點之而徒以天人性命之原本與言如爰居之駭鐘鼓有眩瞽不能解者矣惟中庸本天而言人然止首章天命率性二語引其端後以無息不已一章合其義末以聖王無聲色而化民與天之無聲臭而化物結之乃由人而及天亦未嘗專以天道言之也惟大易一陰一陽之道言乾坤之氣健順之理以天之

四德合人而言之而陰陽幽明死生鬼神萬事萬

物之理無不統而有之自古聖人言性與天道之大本大原莫備于此吾儒明聖學以正異端未有不本此而能正之者也况圖說割裂大易之文申說道家之旨余一本以正之譬猶舉光武之義旗誅新莽之僞竊有不反正統而復還舊物者哉

一余爲朱陸辨難兩不相下而論定之當首以論圖論說論授受傳示明之而必以言天言有無言終始言死生鬼神先之者蓋二氏以無爲旨必從言

太極圖說論

凡例

桂山堂

天始言天必言終始言終始必言死生鬼神而後可以其無之說入之而言之余本聖人言有不得不以其無之入於隱而不可見言之者一一以顯而可見者明其有而言之立千古聖人不易之定案而後圖說之爲說無而作非爲釋無而作有不然如示掌者耶

一有以從來明理論道之文亦罕有千百言數千百言爲一篇宋元明諸儒語錄多以方言諺語明白易曉爲問者不知古今時有不同不可執一論也

明道之文與辨道之文亦不可執一論也昔之時吾儒與二氏之道判如黑白人人能知之一若人人能辨之者然以其人止知聖人之道不知二氏之道之人也至于今引二氏而入吾儒之道言之如莠之亂其苗引吾儒而入二氏之道言之如朱之奪于紫人人自爲能辨之無一人能辨之以其言吾儒之是道一若不知其是道言二氏之非道一若不知二氏之非道者然不以二氏之言引聖人之言而緣飾之卽以聖人之言引二氏之言而

太極圖說論

凡例

王

佳山堂

附會之矣於此時而有所以明之有所以辨之自必明聖人之道又必明二氏之道以明聖人者明二氏而後知二氏之非以明二氏者明聖人而後知聖人之是二氏之非明而後引聖人入二氏之非明聖人之是明而後引聖人入二氏之非明此不徒明之而必辨以明之不徒辨之而必明以辨之其言辭論說之爲多爲少豈可同日而語哉余嘗取而譬之今有一握之絲與一握之麻于此其縷同其色同本二物也置絲於左而置麻于右亦

何難辨之有一旦混而一之以至雜亂糾纏而不可解有起而解之者曰吾以利刃斷爲二仍其處而置之有不知絲本左而麻本右者哉及取其左之絲而睨之而麻之雜絲猶故取其右之麻而睨之而絲之雜麻猶故也苟不欲取而分之析之則已必欲取而分之析之非殫兩手十指窮日夜之力而分之析之必使無一縷之麻入于絲而後可以爲絲無一縷之絲入于麻而後可以爲麻不可得也此可知用其言猶用其力于雜亂糾纏之中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四

佳山堂

而一一有以解之其力之遲速與其言之多寡豈得已哉若諸儒講學多從口說方言諺語亦答問俄頃之間不得不然非著書立說可比也雖然吾儒明理論道之文雖下筆千言如驚濤駭浪而來使人披而讀之不一如方言諺語明白易曉卽才如昌黎辨若眉山徒文字而已曾不如方言諺語之爲愈也

一是書有一字之義理多從一字發之有兩字之義理多從兩字發之有一人之義理多從一人發之

有兩人之義理多從兩人發之可以兼而言之者兼而言之不可兼而言之者不兼而言之也故其文多分拆少合發多比偶少單行必使一字之義理一人之義理原委次第朗如列眉而後晦者能明疑者能決是非剖而真偽見亦不得已而爲之也余嘗語友人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其論說繁簡便自不同假如孔子對時君言利則亦有仁義二語已足矣孟子必以利之不利如此仁義之利如彼申說之沿上言樂則賢者樂此二語已足矣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五

桂山堂

孟子必引賢者之樂如此不賢之不樂如彼申說之其他論說無不皆然以孔子在文武未墜之時人之惑亂者少孟子當邪說朋興之世人之惑亂者多不徒明之而又有以辨之此不可以移人引而不發及爲古文辭言約旨長含蘊不盡比類而道之也

一吾儒多以釋氏不言理爲說與老氏無仁無義俱非之而不知二氏非不言理也如言仁言性言氣言數皆言理而非吾聖人之理也人惑于二氏言

無之說未有不以其無之無可名言不容口說者言之自必惑于其言無又言有未有不以其有之不可思議不可窮極者言之矣凡二氏之言仁言性言氣言數無一非極其言無而言有者言之也以可爲之仁不至于必不可爲而不止以本一之性不至于必不一而不止以理自理氣自氣之不可離不可雜者不至于離之雜之而不止以人道之詳于言理不必詳于言數者不至以鬼道之詳于言數尤必詳于言理不止由其知一毫之有推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六

桂山堂

而極之莫窮莫盡之有終于不能有其一如有其無而已矣猶以知一毫之無推而極之莫窮莫盡之無終于不能有其無一如無其無而已矣故其言天而言其始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於無天之先而言其終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於無天有天之後而言其終其言人而言其生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有生之人獨爲一人而自言其生而不死言其死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有死之人獨爲一人而自言其死而不生吾儒苟必本其無而

言無自必本其有而言有未有不歸于不可言不必言自爲能知之而不能知之自爲能爲之而不能爲之而後止者也

一言性之篇多至三十以言性爲是書之大本大原也人性明推而上之天之有命推而下之物之有則無一不明之矣人本乎天故性本于命天人一氣故天人一理大易一書雖未嘗明以一語並提而言之無一語非並提而言之也吾儒本是言性雖異端百氏曲學千門又安能惑之哉今曲學之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七

桂山堂

徒以氣質說性而人惑之者自必本大聖賢人不以氣質說性者辨之矣異端之教以一性分二性而說性而人惑之者又必本大聖賢人之以一性說性者辨之矣至吾儒言性則悉取異端曲學分而言之者無不合而言之矣曲學言善言惡不知以氣質認爲性而說之者吾儒直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性不徒認氣質爲性直認性爲氣質而說之立一氣質之性爲人生可說之性異端以一性說二性猶止以一性分二性而說之者吾儒

既以有善有惡爲一性以無善無惡爲一性竟以一性分二性各自爲性而說之又立一天地之性爲人生不容說之性吾一一本大聖賢人之說而辨之其辨之之難易爲何如哉苟可少一語一篇而不少之余豈不知多言數窮盡言招過之戒而爲之哉天下善讀書人必有知之者矣

一二氏以無爲旨余辨而斥之非徒辨其言無不言有而斥之也正以其本自言有無一不有而反以無言辨而斥之也以其本有辨而斥之如射之有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八

桂山堂

鶴而中之若徒以其言無辨而斥之如無鶴而射于空虛之中此其所以理窮而若不窮詞遁而無所不遁也老氏以練氣存神養其生而盡其年此自以其道之本有而言之也故其所爲形槁木心死灰不鑿其七竅而反混沌之天不過由其練氣存神推極其說而說之徒以混沌其氣者混沌其天耳釋氏以生老病死暫其生而久其死此亦自以其道之本有而言之也故其所爲截口體冥心性必斷其六根而存于寂滅之天不過由其生老

病死推極其說而說之徒以寂滅其道者寂滅其天耳故人言生死彼未嘗不言生死人言鬼神彼未嘗不言鬼神其生而以其槁木死灰截口體冥心性者爲人其死而亦以其槁木死灰截口體冥心性者爲鬼不過獨了一生生無益于天地之間而爲人獨了一死死無益于天地而爲鬼人以彼爲自暴自棄之人彼自爲不暴不棄之人人以彼爲至頑至冥不明不見之鬼彼以爲不頑不冥至明至見之鬼其道之爲有而無一不有者如此而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九

桂山堂

彼又以無言亦不過爲生死言之耳以生爲有死爲無以人之有爲有以鬼之無爲無言之耳然就其長生不死長死無生言之又未嘗不有有在也以一求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人而言道言德亦何有于道德而更言有道有德不言無道無德言心言性亦何有于心性而更言有心有性不言無心無性與吾聖人之言性與天道是何交涉而可引而言之者哉吾儒之斥之未嘗不以不有其有斥之徒以不有聖人之有斥之而不以二氏自有

其有而不有聖人之有者斥之未嘗不以必無其無斥之徒以無聖人之無而有者斥之而不以二氏自有其無而有不有聖人之無而有者斥之夫是以斥之而不能斥之夫是以斥之一如不斥之不以有物先天無可名言卽以毘盧性海不容口說引聖人子欲無言子貢不可得聞入其說而說之惟不知二氏之無一不言有自不知二氏之無一不言無此余辨而斥之之大旨也

一漢唐以來理學諸儒宋世爲盛尤以周程張邵諸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十

桂山堂

子爲稱首其生平所學莫不以存誠主敬修身踐言爲本處則孝弟忠信友敬士大夫出則忠勤惠愛致其君而澤其民乃有國之良臣一世之師表也吾嘗讀其書尋繹其旨其發明義理一本聖人所恒言教其及門如合一轍至言性與天道此曲學之所不能知異端之所不足知而言之者也諸儒願學聖人豈有于聖人所恆言者能知其旨歸而言之于聖人所罕言者不能知其旨歸而言之耶乃何以多舍聖人相傳道止一道性止一性反

若未足盡天道之深微性命之精密而必雜引曲學支離之說卒歸二氏虛無之旨若自爲其說而說之友人有以諸儒必以無極而太極爲言道之至無善無不善爲言性之至雖日言性與天道一如不知性與天道豈得爲性與天道中人耶余曰諸儒日在性與天道中而不自知人亦莫能知之耳今卽其生平所學於或出或處間終其身體而行之者何所本而自成其爲人耶亦不過正其心以立其體致其知以充其用耳此心也卽性與天道之理所存之心也此知也卽性與天道之覺所發之知也豈眞二氏所爲二性之心八識之知一切掃而去之必歸于無心無性無知無覺而後已者耶今卽諸儒所本存誠主敬一語言之誠者天之道也卽人之道也敬者人之道也卽天之道也天之道卽人之道者天之誠于於穆不已知之人之誠于至誠無息知之此人所存之誠卽以天所存之誠而存之者也天之道卽人之道者人之敬于其慎獨之戒不睹恐不聞知天之敬于其運

行之明不過時不減知之此天所主之敬卽如人所主之敬而主之者也苟能存之而主之卽以所存所主處則孝弟忠信友敬士大夫出則忠勤惠愛致其君而澤其民是在性與天道中有之抑在性與天道外有之者耶乃諸儒日在性與天道中一而其言又日在性與天道外言之亦惟于聖人言性與道至切至實疑其未足而二氏言性與天道至虛至無信其有餘以至于斯也昔吾夫子自言生平所學惟下學而上達一語耳而一語之中惟學之一字是實字而達之一字乃虛字是達亦不過達其所學耳且學之一字而又加以下之一字是學之一字猶虛字而下之一字乃實字是無日不學其下無日不達其上耳如是學如是達雖非人人所知豈眞無一人知之乃夫子歎知我其天嗚呼一下學耳聖人教弟子爲之者終其身爲之而歎知我其天以此知上達是天下學是天而非天有不曉然而自喻者耶苟學聖人以下學止于下而學之又以上達是何達而達之此必惑于二

性言心入識言知一切掃之而于無心無性求之矣且吾儒止知二氏言無以其言無爲無之至而不知彼本不知無而言無又未嘗不自疑其言無非言無之至也故言無猶未足必言無無言無極猶未足必言無無極苟知無而言無以一無言無亦無之至矣嗚呼聖人言有言極有一而無二二氏言無言極有一有二而且有三有不曉然而喻者哉昔夫子歎道之不行而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止爲愚不肖言之亦爲資知言之此旨也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上

桂山堂

一原有原道諸篇已如提綱而立其案矣又必取而明之者以諸儒從老氏之旨而爲言者少從釋氏之旨而爲言者多也故諸儒辨論理道多以禪宗互相是非而不相下譬如一人入幽谷而出以手之所摹爲目之所見而說之一人不入幽谷知其以手之所摹爲目之所見啞其說爲不然有人焉持一炬入其中無不了然于目而一一說之兩人

未有不相顧無言而爽然自失者也余于明道諸篇無不探索二氏之幽微抉摘二氏之繆戾而言之爲兩人互相是非以一炬解之而已其明理氣諸篇亦猶是也至明教諸篇前論及頗少以此終之實爲從古大聖人作君作師主三才而立人道之大本也蓋性與天道以之教人猶在可以言可以不言之間夫從古大聖賢人孰不稱帝稱天以教天下而謂在可以言可以不言之間以性與天道非言之卽爲知之知之卽爲行之此孟子以知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古

桂山堂

性知天在盡其心而已其知者言之能知之不言亦能知之不知者不言固不知言之亦未必能知之此夫子有中人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若夫教之爲教無古今無聖無庸上自君公有國與天下及守一郡令一邑長一鄉主一家之人一日不立則性之爲性無一日不在天賦人之中道之爲道無一日不在人率天之中一無所用之矣吾儒本大聖賢人之教以教及門乃一聖人以爲言千百聖人以爲允而立之之教也苟不本其教以

教之而又別以所爲無可名言不容口說之教教之不足以信之而適以疑之其與二氏之教其徒日以無可名言不容口說者使其自少至老閉目枯坐奄奄如泉下人久而自爲得一混沌無竅之心而有之亦何用之有哉而况心之爲心必無是混沌無竅之心性之爲性必無是混沌無竅之性也論語一書聖人萬世立教之大規大矩也其恆言者何在其罕言者何在有不了然于胸中者耶此余之言教尤若重于言性言道者教立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五

桂山堂

一友人讀余書一若生平耳目所經見之書又若生平耳目所未經見之書多以發聖人所未言稱之者余正言作色而非之曰子讀五經四子書其言性與天道其至盡蔑加已如此而猶存乎見少耶唐虞言心商周言性孔子言性少子思孟子言性多然言心猶言性言性猶言心子思孟子之言多猶夫子之言少也如唐虞十六字中言性止一心字言道止一中字可知從古聖人一字之言其理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五

桂山堂

充塞乎天地上下之間一字之理其言通徹乎古今宇宙之內會有此聖人所言彼聖人又以未言而言之者是何言此聖人所發彼聖人又以未發而發之者是何理故從古聖人言性與天道未有不合千百人如一人而言之者也今諸儒多以言未言發未發言之余取五經四子書通貫其說止有已言已發可取而言之發之絕無二字一義可取其未言未發而說之者也必求其說以實之所爲未發者其惟老氏之言道釋氏之言性乎未言者其惟二氏之言性言道含有言無之說乎有此爲聖人不知而不言不發卽以爲不知而不言不發可也中庸以聖人亦有所不知也有以此爲聖人知之而未言未發者卽以爲知之而未言未發可也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也蓋二氏之言性與天道與聖人之知不知一無所與者也彼言性言道莫不以無言之者爲一己之生死言之也吾儒于性與天道以無可名言不容口說不在于其有而在于其無言之亦與聖人絕無與焉者也

而乃以言聖人發聖人一歸諸聖人而說之是誣聖人也故其言性與天道不曰說人所不敢說則曰自古無人敢道及求其說于聖人而一無與焉又不得不以得孔孟不傳之統以別于孔孟已傳之正統言之矣子不見余七十九篇中無一不以言之二字爲言而成此書耶如言聖人所已言之理既以言之二字言之矣卽言聖人已言之理其中猶有可發之理卽于其已言發之亦以言之二字言之矣至言曲學卽以曲學之言言之言異端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七

佳山堂

卽以異端之言言之以及言諸儒卽以諸儒之言言之以及余之言無不各就曲學異端及諸儒之言一歸諸聖人所已言已發而言之發之無一言是余私立之言無一理是余臆見之理也故後之人論有宋諸儒莫不以集大成歸紫陽爲第一人余以爲定論者以紫陽集註經書無不體大聖賢人之意旨而註之釋之而肯以一字一義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而言之者哉此真聖門篤信謹守子夏原思一流人也至其註解先儒如自古無人敢

說諸語無一非紫陽稱說之言余乃以其篤信先儒如篤信聖人而稱說之以其所稱說雖若信其言而稱說之實若疑其言而稱說之也如言說人所不說非說聖人所不說可知如言自古無人敢道其爲今人敢道可知如言某說起自某人其非某說起自某聖某賢可知此其言不一而足猶以許可言之也其不許可者亦有之矣如言彼要如此說如言彼見解有差之類是也至不得已又別以孔孟不傳之正統言之亦爲當時僉邪之徒以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七

佳山堂

僞學攻之爲此說以塞此輩不學無識之口當從觀過知仁之例論之者也子乃以余所指爲非者使余當之余不能不爲子深長其說以辨之豈得已哉
一是書各以所問分而辨之或三或五成篇又以後序合或三或五而序之猶散錢之必貫以繩也通或三或五之衆說爲一說其中多有要領之言諸篇所未及多于後序及之告廟文乃撮舉是書之大旨以明一本于聖人不敢不詳悉其義類而言

之如上君父之書有是事有是理雖萬言之多不敢一言略而忽之也凡例首明天人大道必本大易一書而其中篇數之多寡言辭之繁簡皆行乎所不得不行間取諸儒二氏反復言之乃從作書之本旨及之雖若重複亦猶孟子與梁惠言盡心而及教養一段與齊宣言王政而及教養一段其言則同其旨各有在卽諸論中亦間有之非若一篇行文前段旣言而後段又及以其言重詞複必割而棄之者也自序之文亦以少時讀圖說而疑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元

桂山堂

之中歲未能貫徹而論辨之五十以後以貧困流走四方年七十始得以視蔭餘生殫其精力而發憤爲之大書中庸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百世四語拈壁每一抽思悚然惕然夜半披衣追書所見退筆草稿堆積滿牀五載始成以畢斯願不能不自爲一言以表白之也

桂山堂主人王嗣槐仲昭氏自識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康熙三十有四年歲次乙亥秋八月庚寅朔越二十八日丁巳浙江杭州府錢唐縣內閣中書舍人王嗣槐謹齋戒沐浴焚香叩首敬昭告於大成至聖文宣師在天之神曰嗚呼天生吾

聖人於春秋之世以作師之統任之而覺斯世斯民垂其教于千萬世之天下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一

桂山堂

聖人上承之道○
天道也○卽五帝三王所上承而吾
聖人承之之一道也○吾
聖人嘗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亦明乎天止一天道止一道一聖人作之千百聖人述之雖一聖人亦述天而作之不敢謂自我作之况千百聖人遞相述而述之而自謂能作者哉此述而不作之言人知吾
聖人謙抑之言而不知吾

聖人明道止一○道之○至○言也○此明聖止一○道○道止一○

專為異端曲學分道有二○道天有○二天○昔○伏羲

氏之畫卦也○於天人大道無名無象之始而名之

象之天無言而以圖示之○聖有意而以卦傳之

文王以是而演之○紂首○周公以是而繫之○六爻

而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之類聚羣分莫不於

陰陽之二氣而有之○而天之命人之性幽明死生

鬼神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於為體于陰陽之道而

有之○至○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工

桂山堂

聖人之學易也○本三聖人所包蘊之至理○發三聖人

所宣洩之微文○以六十有四卦爻名義多寓於假

物比象○稱名小而取類大之辭○莫不有至極之理

一若隱於其中而不見者○然特為一言表而出之

日易有太極○夫易之有太極○自伏羲一畫之始而

已○有之矣○非吾

聖人言有而有之也○後之人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

道有不知

聖人以其有是極而言有極○猶天之有是命而言命

何嘗明其為從○無言有而始言○命人之有是性而

言性○何嘗明其為從○無言有而始言性○則○聖人

之言太極○又何用從○無言有而必為加一極而說

之○必為加一無而釋之○夫不必說而說之○又如一

無極于其上○而以說無極者○說之○吾不知其所說

之○無極是何極○可漫然冠太極之首而說之○不說

而太極之有無○自一說之而太極之有無○如二矣

不必釋而釋之○雖加一無于有之下○猶不必釋之

况可加一無于有之上○而必為釋之○吾不知其所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釋之○無是何○無可漫然註有極之脚而釋之○不釋

而太極自可言○無釋之而太極止○可言有矣○此吾

聖人之弟子○日從事于聖門○無義不咨○無理不析○從

未有以天人大道之有無質之○聖人之前者○其

明于自古聖人言○道不言有無之旨○亦已久矣○假

使有人焉○從○聖人而質之曰○道之為道也○無也

非有也○而必以有言何也○聖人必且正告之曰

子○何○可以○其○無○而○無○之○哉○古○之○聖○人○于○至○無○之○中

知○天○人○大○道○之○有○而○言○有○者○亦○于○至○有○之○中○知○天

人○大○道○之○非○無○言○有○而○已○矣○假○使○有○人○焉○從○聖○
人○而○質○之○曰○道○不○離○氣○而○有○也○有○而○不○有○者○
也○不○以○無○言○而○必○以○有○言○何○也○聖○人○必○且○正○告○
之○曰○子○何○可○以○其○有○而○不○有○之○哉○古○之○聖○人○于○天○
人○大○道○之○間○以○其○有○是○氣○而○截○是○道○以○行○也○知○其○
日○有○而○日○無○者○知○其○日○無○而○日○有○者○自○在○也○以○其○
有○是○道○而○主○是○氣○以○存○也○知○其○有○無○而○有○有○者○仰○
知○其○有○有○而○無○無○者○自○在○也○今○子○必○以○無○言○非○以○
天○不○無○而○命○若○無○人○不○無○而○性○若○無○耶○子○不○見○天○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四 桂山堂

之○為○天○日○月○之○不○過○四○時○之○不○滅○而○於○穆○不○已○者○
非○命○也○耶○不○見○人○之○為○人○人○倫○必○有○其○序○天○德○必○
有○其○常○而○至○誠○無○息○者○非○性○也○耶○此○吾○所○為○于○至○
無○之○中○而○知○其○有○亦○于○至○有○之○中○知○其○非○無○而○有○
者○是○也○子○必○以○有○而○不○有○言○非○以○天○之○息○為○有○而○
消○為○不○有○人○之○生○為○有○而○死○為○不○有○耶○子○不○見○天○
之○歲○時○日○消○者○如○彼○日○息○者○如○此○而○終○古○有○是○天○
也○不○見○人○之○歲○時○日○死○者○如○彼○日○生○者○如○此○而○終○
古○有○是○人○也○使○徒○以○一○時○之○消○而○歎○逝○者○之○不○反○

是○終○古○此○一○時○不○消○不○息○而○後○可○也○使○徒○以○一○人○
之○死○而○言○亡○者○之○不○存○是○終○古○此○一○人○不○死○不○生○
而○後○可○也○此○吾○所○為○日○有○而○日○無○而○其○日○無○而○日○
有○者○自○在○有○無○而○有○有○而○其○有○有○而○無○無○自○在○者○
是○也○此○以○無○極○有○極○乃○聖○人○言○有○二○氏○言○無○之○根○
作○論○伏○一○大○案○下○文○于○枝○荷○葉○夫○是○以○吾○
無○不○從○此○條○分○縷○析○而○言○之○

聖○人○之○道○大○明○于○春○秋○之○世○百○餘○年○而○有○孟○子○繼○
起○而○明○之○與○曾○子○之○傳○大○學○子○思○之○述○中○庸○
諸○弟○子○紀○聖○人○之○論○說○又○各○以○其○造○詣○所○至○而○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五 桂山堂

為○言○者○並○載○于○魯○論○一○書○與○聖○人○剛○定○六○經○並○
傳○于○天○下○真○若○聚○五○帝○三○王○之○聖○君○賢○相○聖○門○
四○配○十○哲○七○十○子○之○徒○于○一○堂○之○上○其○言○也○如○出○
一○人○之○口○而○言○之○其○行○也○如○視○一○人○之○履○而○行○之○
其○敢○以○天○止○一○天○為○天○有○二○天○道○止○一○道○為○道○有○
二○道○教○止○一○教○為○教○有○二○教○言○有○言○無○言○先○言○後○
以○資○亂○吾○

天○地○之○大○常○乖○反○吾○
聖○人○之○道○統○者○哉○自○吾○

聖人既往而願學 聖人如孟子不可復見異端曲

學之徒放言橫議穿一隙之小明執一偏之小術欺天侮聖惑世誣民道無仁義之談性有空無之說充塞乎人心紊亂其世教其爲道也非言無不言有其道不可得而言也非言天不言人其無不可得而言也蓋道止一道吾之道一有之道也彼烏得而言之不得以無之道言之天止一天吾之天一有之天也彼烏得而言之自不得以無之天言之而不知聖人言道言有而不言無也非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六

桂山堂

無是無而不言也亦有是無而不言也以有在無之中可得而言有不可得而言無也異端曲學之言道而言無也以無在無之中而言之者也使知有在無之中亦如聖人不言道之無而言道之有矣惟止知無在無之中故不徒以道之無言無而已也以其無而有者猶在也又必言無無必言無無極雖極其無而又無之說終不知道之非無而有者自在也亦徒以其無資口說焉而已矣聖人言天亦言有而不言無也非有是無而不言也亦

無是無而不言也以有在無之中可得而言有不

可得而言無也異端曲學之言天而言無也以無在有之外而言之也使知有在無之中亦如聖人不言無之天而言有之天矣惟止知無在有之外故不徒言有之外之天又一天而已也以其無而有者猶在也必言天之上三清之天曰虛無之天必言天之上三十有三之天曰寂滅之天雖極其無而又無之說終不知天之非無而有者自在也亦徒以其無資口說焉而已矣故其道必不索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七

桂山堂

顯而于隱索之必不行其常而以怪行之其時非一時其人非一人其術非一術而其爲索隱行怪之鼻祖莫如老氏老氏生衰周之世一守藏之史耳彼烏知道爲何道德爲何德而亦言道言德著有五千言今其書具在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道之爲道其在天人間有序有章不可以混成言者也而彼不知也言天道曰混沌言人道曰嬰兒夫天之由混沌而文明以其有是道也又由文明而復反混沌此其道爲何道乎人之由嬰

兒而爲大人聖人以其有是道也。又由大人聖人而復歸嬰兒。此其道爲何道乎？彼不顧其爲是爲非而鑿鑿然以道言之而不知其所言者氣也。非道也。彼徒認氣爲道而言之者也。論者謂其忿疾當時知巧詐僞之人爲此說。欲反人于混沌不鑿之天而不知其所爲不鑿其混沌者亦徒守是氣求長生不死而爲之者也。其充索隱行怪之尤甚者莫如釋氏。釋氏乃西域之國一出其類族之人耳。彼烏知心爲何心性爲何性而亦言心性者。有四十二章。今其書具在也。其言道曰：常樂我淨。如如不動。夫道之爲道其在天人間不已不息不可以靜而不動言也。而彼不知也。言證果曰：無生言。圓成曰：寂滅。夫天以生生不已之氣生是耳目口體之人。彼必斷之截之不欲爲人而求無生。天下有是耳目口體之人。大者爲盡性至命之人。小者爲不著不察之人。亦何負于生而必求無生。天以生生不已之道生是有心性知覺之人。彼必空之無之。求長爲鬼而歸寂滅。天下有是心性知覺

之人其生也爲孝弟忠信之人其死也爲聰明正直之神。亦何負于死而生而必歸寂滅。彼不顧其爲是爲非而鑿鑿然以道言之而不知其所言者亦氣也。非道也。彼徒離氣爲道而言之者也。論者謂其厭苦人世夢幻有爲之法爲此說。欲度人于性覺冥寂之天。不知其所爲冥寂其性覺者亦徒離是氣以求長死。不生而爲之者也。此以二氏認死無生起見。明其道之無而不知氣之爲氣。非老氏非道。卽明其無之非無。一人之氣乃天地有息有消有息之氣而可以一人守而有之者耶。今天下言氣之悠久莫如天。其有消有息有息有消終古如斯。是守是氣而悠久如斯者耶。非守是氣而悠久如斯者耶。老氏守一已之氣生求長生而卒不免于死死求不死而卒不免于生。老氏之徒知其說之窮也。不得不舍吾有消有息之天自立一天之名于天之上而存之。使天下之人望其所爲神仙相率而從之耳。不知道之爲道非釋氏一人之道乃天地道不離氣氣不離道之道而可以一人離而有之耶。今天

下言○道之悠久○莫如天○其道不離氣○氣不離道○而終古如斯○是離是氣○而終古悠久如斯者○耶非離是氣而終古如斯者○耶釋氏離一已之氣以求長死而卒不能長死○以求不生而卒不能不生○釋氏之徒○知其說之窮也○自不得不舍吾有道有氣之天○自立一天之名○于天之上而存之○使天下之人望其所為佛祖○相率而皈之耳○此即以二氏守氣說而老氏死而曰言降生釋氏死而又夫是以道言出世以明神仙佛祖荒繆無稽之談之為道不止一道○天之為天不止一天○含有言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十

桂山堂

聖人言易○合上下四方陰陽幽明之氣○與道而言之○亦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言法象莫大于天地○而止已○無所為太虛也○今必以聖人不言太虛而非之○吾非之而彼是之○又孰是而孰非之○惟卽彼言太虛○亦與言太虛太虛之不能無氣○而有是生○生不已之氣○是太虛之氣也○非太虛之外之氣也○以是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為天○以是氣之重濁而下墜者為地○而天之氣包于地之外○其為無窮無極○不可得而窮之極之可知也○故合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氣○斯有是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天○是太虛之氣○一天之氣也○天之氣一太虛之氣也○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太虛之不能無道而有是生生不已之道也○是太虛之道○非太虛之外之道也○以是道而體乎上浮之氣○天以之主乎輕清○以是道體乎下墜之氣○地以之主乎重濁○而天之道包乎地之外○其無窮無極○不可得而窮之極之可知也○合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道○斯有是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天○太虛之道一天之道也○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十一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主

桂山堂

天○之○道○一○太○虛○之○道○也○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故○
太○虛○之○有○是○氣○太○虛○之○有○是○形○也○亦○猶○人○之○有○是○
氣○而○有○是○形○也○太○虛○之○有○是○道○太○虛○之○有○是○神○也○
猶○人○之○有○是○道○而○有○是○神○也○合○太○虛○之○形○與○神○而○
爲○一○太○虛○猶○合○人○之○形○與○神○而○爲○一○人○也○而○乃○必○
以○虛○無○窮○氣○有○盡○虛○與○氣○不○相○屬○之○說○爲○然○是○一○
太○虛○也○有○一○有○氣○之○太○虛○又○有○一○無○氣○之○太○虛○有○
一○有○道○之○太○虛○又○有○一○無○道○之○太○虛○是○分○一○太○虛○
爲○二○太○虛○而○可○爲○太○虛○猶○分○一○人○而○爲○二○人○而○可○
以○爲○人○乎○無○論○虛○之○所○在○卽○氣○之○所○在○虛○之○所○在○
卽○道○之○所○在○無○窮○無○極○虛○之○所○在○卽○無○窮○無○極○氣○
之○所○在○無○窮○無○極○虛○之○所○在○卽○無○窮○無○極○道○之○所○
在○使○太○虛○之○內○有○尺○寸○之○虛○而○無○氣○是○此○尺○寸○之○
虛○必○非○生○生○不○已○之○氣○之○虛○可○知○也○有○尺○寸○之○虛○
而○無○道○是○此○尺○寸○之○虛○必○非○生○生○不○已○之○道○之○虛○
可○知○也○而○不○知○有○尺○寸○之○虛○而○可○以○無○氣○卽○有○無○
窮○無○極○之○虛○亦○可○以○無○氣○而○生○生○不○已○之○氣○一○如○
無○本○之○氣○而○已○矣○有○尺○寸○之○虛○而○可○以○無○道○卽○有○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主

桂山堂

無○窮○無○極○之○虛○亦○可○以○無○道○而○生○生○不○已○之○道○一○
如○無○本○之○道○而○已○矣○彼○天○之○穹○然○上○浮○于○有○氣○有○
道○之○太○虛○者○必○且○散○于○無○氣○無○道○之○太○虛○有○不○崇○
朝○之○勢○矣○况○地○之○頽○然○下○墜○于○有○道○有○氣○之○太○虛○
者○且○必○陷○于○無○道○無○氣○之○太○虛○尤○有○不○崇○朝○之○勢○
矣○且○太○虛○惟○虛○也○氣○亦○以○虛○而○爲○氣○氣○卽○虛○之○體○
也○有○是○虛○斯○有○是○氣○生○必○無○是○虛○斯○無○是○氣○生○矣○
謂○氣○之○虛○爲○有○窮○有○極○之○虛○自○必○謂○太○虛○之○虛○亦○
有○窮○有○極○之○虛○而○後○可○也○太○虛○惟○虛○也○道○亦○以○虛○
而○爲○道○道○卽○虛○之○體○也○有○是○虛○斯○有○是○道○生○必○無○
是○虛○斯○無○是○道○生○矣○謂○道○之○虛○爲○有○窮○有○極○之○虛○
自○必○謂○太○虛○之○虛○亦○有○窮○有○極○之○虛○而○後○可○也○故○
太○虛○一○天○也○其○氣○與○道○非○太○虛○有○所○與○于○天○而○有○
之○也○天○一○太○虛○也○其○氣○與○道○非○天○有○所○取○于○太○虛○
而○有○之○也○此○其○立○天○地○法○象○于○太○虛○中○萬○古○如○新○
億○世○如○故○而○悠○久○不○已○如○是○者○也○此○以○二○氏○言○無○
處○必○指○天○之○上○太○虛○言○之○以○明○太○虛○上○下○止○一○理○
氣○有○有○無○無○乃○聖○人○言○天○地○不○言○太○虛○之○至○理○推○
勘○至○此○而○天○止○一○天○道○止○一○道○嗚○呼○千○古○聖○人○相○傳○一○
一○道○之○大○旨○瞭○如○示○掌○

道載在五經四子書卽至秦世焚書坑儒禍烈已極而扶藪猶稱諸生誦法

孔子吾

聖人之道其不可泯滅如此千萬世後卽有千百異端如二氏其如吾道何故老氏之書流傳人間世莫尚之晉世王何之流讀其書而暢其旨其時老氏之徒如莊列其人無一有也以其人皆化而爲王何卽其高足弟子矣惟釋氏空無爲教與老氏同源而殊流以中朝崇尚虛無於是才辨之徒若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古

桂山堂

羅什道安輩相率與江左名流談說虛無互相稱許釋氏之書于斯爲盛流及有唐朝廷尊以宗祖庶人敢議其非道流熾而僧徒繁氣類使然也迨及宋世二教並行于時尚以徵聘陳搏爲重宮觀林立多命退閒大臣提舉之故宋世諸儒讀二氏書不以及門從學爲諱其時名臣如李王楊呂陳劉輩及諸儒弟子如游揚尹謝蕭陳諸人不可枚舉皆能爲二氏之學者也卽有排斥二氏者多一予一奪之詞其稱引二氏者亦似是而非之旨至

論天人性命之間未嘗不于語言文字一一流露之而不自知其非者有之矣嗚呼晉世諸儒之崇

尚老氏也徒以解脫束縛爲任達因應自然爲率真其所潰壞者聖人禮法之大防耳然其流害遂至同人道于牛馬比父子有何親若宋儒排斥釋氏但能於其無倫無理執其迹而非之不能於其無心無性本諸聖而正之夫心性者倫理之本原也彼惟以無心無性故而無倫無理若此今既斥其無倫無理而反于無心無性猶若有味乎其言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

桂山堂

是不拔其本根而徒剪其枝葉何怪乎以帝王本天贊化之至道爲主靜聖人繼天立極之成性爲空無其他言仁言數言理言氣多本二氏之旨而爲說其能有當于吾

聖人之大道也哉此明二氏昌熾歷代崇尚使然多正之又從而惑溺之以至嗚呼前之賢人君子猶儒佛老莊混如途若此後之賢人君子有異端如楊墨奉一聖人之道正之而能正之者後之賢人君子有異端如二氏奉一聖人之道正之而不足以正

之推其故豈以二氏之教迥出吾

聖人之上如明世陋儒挾邪說侮聖言作原道評論而推崇之自甘爲名教之罪人耶亦徒于自古聖人言天人大道有無之旨不能無惑于胸中一若聖人言有二氏言無各有所主各自爲道者然乃徒以聖人言有不言無一言爲隔別二氏之垣牆而已矣而不知言有不言無之說亦吾儒爲二氏言無不言有言之耳非自古聖人言道必如是而直言之本旨也假使上古之聖人于無是父子時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夫

桂山堂

自取其人父子予以父子之名而告之曰是天之命有之人之性有之也于無是君臣時自取其人君臣予以君臣之名而告之曰是天之命有之人之性有之也必如是而人始信之而不疑之則是上古之世未有父子未有君臣時皆有是性未有是命之人而不知所親不知所尊之人而已矣乃未有父子之名而其人父子之親自若也未有君臣之名而其人君臣之義自在也則其有性有命有知有覺皆不知其爲有之時而有之者自若

也且不獨上古爲然卽推之今之世其去上古不

知幾千萬年矣海外洲島之人語言文字不通中國一若禽獸征征徠徠一旦重譯而來問其父子則其親不殊也問其君臣則其義不殊也問其所知所覺則無一非有性有命之人也此可以知非聖人從無言有始爲無而有異端從有言無又爲有而無者耶苟不明乎聖人言道不言有無之旨直以聖人言有二氏言無取有無二字與二氏平分各執一說而說之豈惟不明乎聖人言有之旨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右

桂山堂

并不明乎二氏言無之旨徒以二氏言無直以無歸之而已耳不知二氏之言無乃二氏自以其無爲無而言之非卽聖人所爲無而亦以其無言之者也如知以聖人之無言無則聖人所爲無乃從無而有之無非從有而無之無彼二氏言無亦猶聖人從無而言有不從有而言無何庸獨據一無之席而言之惟二氏自以其言無者言無始得以聖人言有者莫不以其無而無之并聖人之從無言有者亦莫不以其無而亦無之故聖人以耳目

口體爲有者○彼既無之矣○并聖人以明聰恭從之○
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聖人以天○
之有○行人之有爲○而有之者○彼既無之矣○并聖人○
以天命不已○人性不息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
我能知其無也○聖人以萬事萬物各有當然處之○
而有之者○彼既無之矣○并聖人有事必有義○有物○
必有則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
是直以聖人至有之道○本在天人至無之中○而有○
之者○皆彼一無而無所不無者也○然則彼之所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太

桂山堂

亦無所不無之無○又安得而又言有哉○而彼猶以○
有言所有者○不過有此一無而已○爲問此一無是○
誰有之而不能無之者○耶○未有不訝然而笑恍然○
而自失者矣○嗚呼○聖人言道而不以有無言者○猶○
天之道有陽而有陰○陽見而陰不見○不得以陽之○
可見爲有○陰之不可見爲無○能知陰陽一理者○能○
知有無一理者也○猶人之道○有人而有鬼○人見而○
鬼不見○不得以人之可見爲有○鬼之不可見爲無○
能知人鬼一理者○能知有無一理者也○今二氏言○

無既以陽之有爲無○其勢不得不以陰之有亦爲○
無○苟不以陰爲無○則陰又爲有矣○陰既言有○陽安○
得言無○二氏言陰○亦曾有鬼常不死之說○其不能○
并陰而無之可知矣○又安能不指天之上之天○必○
有一無陽無陰之天而存之○亦知有一不無則無○
一不有故不顧其有是○天無是天○必指而言之者○
也○二氏既以人之有爲無○其勢不得不以鬼之有○
亦爲無○苟不以鬼爲無○則鬼又爲有矣○鬼既言有○
人安得言無○二氏言人○亦曾有神常不滅之說○其○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无

桂山堂

不能并鬼而無之可知矣○又安能不指天之上之○
天○必有一無人無鬼之天而存之者○亦知有一不○
無則無○一不有亦不顧其有是○天無是天○必指而○
言之者也○吾儒不知其無是何無○而以無之一字○
分與之○自不得不獨據一有之席○如輪攻墨守○與○
彼相持而不相下○以至彼能指吾之實有○非實有○
吾不能執彼之虛無○非虛無○既以聖人之無○與二○
氏之無了無交涉者○推以入于二氏之無○而言之○
又以二氏之無○與聖人之無了無交涉者○引以入○

于聖人之無而言之以無之一字認爲至玄至妙之理反從二氏推而求之太虛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中茫然不知其指歸如河伯望洋向若號然驚規規然恐有不復能旋其面目者然如是而有不視聖人有範有圍至平至實之道若可一言而盡視二氏無量無邊至空至無之道真有不可名言不可象示不以身歸而心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嗚呼。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壬

桂山堂

聖人不作大道絕微舍吾無一不有之道求彼一無所有之天人心世道一變至此不亦可爲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哉如是而言道又安得不以太極爲有無極爲無而言之如是而言性又安得不以天命無善無不善推以與天以氣質有善有不善分以與人而言之如是而言仁又安得不以聖人有等有殺之仁爲小而以墨釋無等無殺之仁爲大如是而言數安得惟以聖人理主乎數言其正不以道家數主乎理言其奇如是而言理言氣安得惟以聖人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言理

氣不以二氏道可生氣先有道而後有氣氣可離道道無窮而氣有限言理言氣其於千古聖人天人大道有無之旨能篤信守死而不爲所奪者不亦難乎此見二氏之所爲無非聖人之所爲無諸無字別得分明則二氏言無之本槩以無歸之非將聖人將無同三字終不解嗚呼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壬

桂山堂

聖人之道如日月之不踰至今自若也二氏之道如燭火之不息至今亦自若也聖人之徒無論讀其書不讀其書必不惑二氏之說以爲說二氏于我何有哉二氏之徒無論通聖人之理不通聖人之理必不託聖人之說以爲說吾于二氏何有哉惟二氏之徒自知其說之不足必欲託聖人之說爲說如無思無爲無聲無臭之類無一字一義可通彼言無而言者必引而言之聖人之徒不知吾說之有何不足反欲引二氏之說爲說如道本渾淪性歸真靜之類無一字一義可通吾言有而言者亦必引而言之至使二氏之書託于聖人之徒之書聖人之徒之理入于二氏之徒之理以聖人無所爲無之無加于聖人有所爲有之上借聖人有

極之一言申道家無極之大旨莫如太極圖說一篇授自陳搏遞相傳示指爲周子敦頤所作推于有宋之世尊以正統而釋之流于有明之代弁諸性理而載之其圖太極也出漢末魏氏之書其稱無極也載唐世道藏之號宋儒朱子熹與陸子九淵互相折辨陸子九淵以授自陳搏與通書不類非周子敦頤所作朱子熹不得已止作無形有理以說爲釋而解之然亦止爭無極二字至其全說之文槩置之不問也今卽其全說論之其言天道也則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老氏道生天地之說非聖人之說也天之爲天一氣而已天之所以爲天一道而已故氣非先道而有也氣先道有是氣生道矣氣能生道氣卽是道矣道非先氣而有也道先氣有是道生氣矣道能生氣道卽是氣矣此圖說有太極一陰陽卽陰陽一太極之說也蓋太極一而不二無對者也陰陽二而不一有對者也太極生陰陽太極不二而二矣太極惟一而不二故天地有二而太極無二以之入乎陽而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

桂山堂

爲天之極以之入乎陰而爲地之極人見有二而太極無二以之入乎陽而爲人之極以之入乎陰而爲鬼之極所以通三極而爲一極之道也老氏之徒讀儒書而不解其義不知太極生兩儀一言爲易畫卦言之與彼道生天地若有合焉亦不顧其言生乃生四象生八卦生大業之言生直以祖生父父生子之生言生而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五行合陰陽五行生萬物冠以無極明其有生于無之大旨而說之也其言人道也則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主靜之言乃老氏大根大本之所在卽釋氏大根大本之所在非聖人之言也靜之爲言與動相對之言也以氣言不可以道言也聖人不言道之動靜猶不言道之有無一也聖人止言乾坤之動靜不言太極之動靜太極以乾坤之動靜爲動靜者也故道非不可以動靜言然止可合動靜而言之不可分動靜而言之猶道可合有無而言之不可分有無而言之也分動靜而言之此二氏有主靜之說分有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孟

桂山堂

而○言○之○此○二○氏○有○主○無○之○說○也○蓋○太○極○者○道○也○非○氣○也○氣○有○動○靜○而○有○數○乃○氣○本○然○之○體○也○道○有○動○靜○而○無○方○乃○道○本○然○之○體○也○無○思○無○爲○靜○也○而○感○而○通○志○在○其○中○有○思○有○爲○動○也○而○居○所○不○動○在○其○中○不○觀○不○聞○靜○也○而○戒○慎○恐○懼○在○其○中○喜○怒○哀○樂○動○也○而○未○發○大○本○在○其○中○不○可○一○時○言○靜○而○動○不○在○其○中○不○可○終○身○言○動○而○静○不○在○其○中○者○也○而○可○以○二○氏○練○氣○存○神○以○靜○爲○主○謂○聖○人○亦○如○之○不○已○繆○乎○乃○吾○儒○必○謂○聖○人○所○主○非○氣○之○靜○乃○道○之○靜○也○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聖○有○主○靜○之○聖○天○亦○有○主○靜○之○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主○者○靜○耶○非○静○耶○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所○主○者○静○耶○非○静○耶○乃○又○以○静○爲○至○玄○至○妙○不○可○名○言○或○加○一○眞○字○或○加○一○敬○字○必○以○静○屬○道○而○言○之○不○知○聖○人○未○嘗○不○以○定○静○之○理○爲○學○人○知○道○所○止○其○志○必○一○而○不○岐○專○而○不○雜○言○之○故○不○特○言○静○而○已○也○山○静○之○前○則○有○定○由○静○之○後○又○有○安○前○有○知○止○以○求○其○所○之○後○有○能○得○以○要○其○所○至○非○歷○定○静○之○功○候○不○可○耳○而○可○以○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孟

桂山堂

爲○主○者○耶○二○氏○之○以○静○爲○主○終○身○主○之○一○日○不○主○不○可○生○主○之○而○死○不○主○之○不○可○者○也○乃○以○中○正○仁○義○之○聖○人○終○其○身○主○之○豈○千○古○聖○人○相○傳○主○敬○之○心○法○獨○此○一○聖○人○未○之○知○而○未○之○聞○耶○此○其○所○引○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天○道○人○道○與○主○靜○了○無○交○涉○不○過○撫○拾○大○易○原○文○使○人○知○爲○大○易○之○太○極○而○說○之○者○也○至○其○特○取○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二○語○結○之○乃○二○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無○生○之○樞○紐○也○自○古○聖○人○從○未○有○以○死○生○立○說○而○說○之○者○吾○聖○人○言○天○地○陰○陽○鬼○神○情○狀○而○及○之○耳○老○氏○之○徒○亦○若○有○合○于○其○言○死○生○引○以○結○之○而○讚○嘆○之○故○其○由○太○極○生○陰○陽○生○天○地○生○萬○物○以○明○生○必○有○自○始○死○必○有○所○由○終○雖○天○地○萬○物○莫○能○違○之○能○知○生○死○大○事○而○生○可○長○生○死○可○不○死○非○歸○吾○主○靜○之○聖○人○又○孰○能○與○于○此○哉○此○又○其○說○之○至○要○者○也○此○明○圖○說○宋○儒○以○濂○溪○故○莫○敢○割○判○一○字○且○附○會○其○說○以○解○之○其○一○篇○之○中○主○是○三○義○如○三○大○柱○特○爲○揭○出○鳴○呼○其○圖○其○說○出○于○道○家○昭○然○如○示○堂○當○時○論○難○頗○知○其○非○至○今○傳○之○猶○信○其○說○雖○惑○于○其○有○無○之○

說而信之尤惑于其死生之說而信之也又安得不本吾

聖人之言生死者與天下其明之乎今天下有不以二氏言死生爲能了死生者耶老氏以形如槁木求長生此可爲了生者耶亦曰吾求爲人不得求爲鬼而自得之耳而不知彼之爲鬼槁木之形雖亡而死灰之心猶在也以是了死與不了生一耳釋氏以斷截口體求無生此可爲了生者耶亦曰吾非爲人是求亦爲鬼是求耳而不知彼之爲鬼口體之根因雖滅而性覺之根因不滅也以是了死與不了生一耳今卽聖人生死一致之理以二氏了生死之說言之人之有生而有死也死卽生之死未有了死而不了生者也生卽死之生未有了生而不了死者也必以生可不了而止求了死無所爲了死矣必以死可不了而止求了生亦非所爲了生矣故聖人言了生不言了死知了生卽了死而了死在其中二氏言了死不言了生止知了死不了生而了生不在其中者也此以人惑于二氏言生死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毛

桂山堂

究不能了生死本吾儒人鬼一理吾儒能知聖人死生一致了生卽了死之道明之言生死自必不惑于二氏言生死乃以人死氣散如無鬼之說者此不知吾

聖人朝聞夕死之旨者也又以鬼神止二氣之屈伸言有鬼神一如無鬼神者此不知吾聖人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之旨者也夫以人死氣散而疑其無旣不知乘乎陽之氣而爲人歸乎陰之氣而爲鬼雖欲無之不可得而無之自不得不又以二氣屈伸而言其有而不知二氣之屈伸往來無常而鬼神之變化不測有主此不徒以氣言而必以道言其理同歸一致者也若徒以二氣之聚散介于有無之間言之其不折而入于老氏之守氣而始有其神釋氏之離氣而始有其鬼一若聖人止能盡其生之道正其死之命而已者亦已久矣以故天下之人惑于二氏之言生死未有不以聖人于生死必不言生而長生死而不死而已矣而不知聖人之生而一如長生死而一如不死自在古今天地間聖人不言而通乎生死一致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毛

桂山堂

之理者自足以知之者也。大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寄之爲言，傳舍之謂也。亦以人從無來而言之也。歸之爲言，反其宅之謂也。亦以人從有往而言之也。人之死，其散而亡者，乘乎陽之氣耳。其歸乎陰之氣，不亡也。陰陽一氣也。人鬼一道也。辟如一往一來于同途之內，一出一入乎共室之中耳。詩書所稱在帝左右，維嶽降神之類，皆是也。故生而稟日月曜靈星緯舒光之氣，本天之是性，是命而爲人死，而以是性是命歸于天，不失其日月星

爲消息而常存者，不已之命也。天之神也。聖人以是氣爲生，爲死，而推移于下者，聖人亦不能違之。其道之不與生死爲生死，而常存者，無息之誠也。聖人之神也。此可以二氣之屈伸言生死，言鬼神，而不以洋洋盛德妙物而言言生死，言鬼神者耶。此以二氏不死無生眩惑人，以明聖人通乎生死，大道卽是生生不已，切實至理，非二氏所能知。夫是以人之生而死也，其氣之陰陽有存亡，其神之陰陽無存亡也。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人人莫不然也。老氏守是氣而長生，人人不能守是氣而長生。老氏之長生，不過賢于自伐其生之人耳。于人之生死，何與焉。釋氏離是氣而長死，人人不能離是氣而長死。釋氏之長死，不過賢于不安其死之鬼耳。于人之生死，何與焉。聖人之患天下，患其生而不爲聖賢，患孝之人死而不爲聰明正直之神，生而爲放僻邪侈之人，死而爲妖厲淫昏之鬼，而已。肯徒以有生之可貪，不爲老氏之所爲，有死之可怖，不爲釋氏之所爲，以是爲人患耶。釋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見能幾何。徒以吾生爲一世之人，不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能保其再世而為賢智之人或再世而為愚不肖之人又或再世而且為禽獸異類之人耳大聖賢人之生也以其法天道立民極者統九圍而式之其沒而為靈明之神可不問而知大聖賢人不問也以其垂為教著為訓者傳萬世而守之其復生而為睿哲之人可不問而知大聖賢人不問也大聖賢人以生而為睿哲之人沒而為靈明之神辟如天爵修而人爵從吾知天爵之修不修而已遑問人爵之從不從哉大聖賢人以沒而為靈明之神再生而為睿哲之人辟如祖宗積德而食報于孫子吾知德之積不積而已遑問其報之食不食哉假使大聖賢人再生而為大聖賢人也知天能以吾之氣更易而與之不能并吾之性更易而不與之雖中才以上尚可希聖希賢而為之兄為天賣之後人其于法天道立民極又何有于踵其事而為之哉假使大聖賢人再生而不必為大聖賢人也亦知天能以吾之氣更易而與之不能并吾之性更易而不與之雖中才以下尚可學知勉行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而為之况有天賣之前人其所垂為教著為訓又何有于遵其道而為之哉故聖人既患吾為天所生之人生斯世也不能自為一如規如矩之人率天下後世之人無不從吾道吾教而為如方如圓之人以收成功則一堯舜可為之效耳又何有于吾生而為聖人不得為生知之聖人又何有于生而不為聖人不得為學知之聖人又何有于千百世智愚賢不肖之人生而為秉懿好德之人死而反為入于異類之人而徒以不能長生不死為天下人患也哉此以釋氏輪迴再生墮入禽獸為二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見能幾何老氏欲盡天下之人生度之而為長生不死之人釋氏欲盡天下之人滅度之而為長死不生之鬼一為吾能後天地之劫而不死一為吾能先天地之毀而再生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日月星辰燦然而布於上山川草木森然而列于下人羣物類秩然而序于中五帝三王聖臣賢相廢喜起于一堂歎時雍于九服漢唐而後開創守成之令主紀綱法度因時

損益過與不及則有之其不越敬天勤民則一也
 卽庸才昏德賢奸倚伏之朝小人之猖狂若此天
 下未有不爲君子痛之惜之君子之摧殘若此天
 下未有不爲小人咀之呪之卽至昏弱覆亡天祚
 移易其時託孤寄命之臣仗節殉身之士動天地
 而泣鬼神何代無之至于庠序之秀民里鄉之野
 老孝友相讓之風節烈不撓之性不以麗古而有
 不以季世而無道德性命天與人無時無日不相
 通相接于冥冥之中禮樂文章朝與野無古無今

不已之道生生不已之氣必不能如老氏守是氣
 而爲長生釋氏離是氣而爲長死之道自非反混
 沌歸寂滅求其不劫不毀而必不可得者耶非吾
 儒願學
 聖人之責而誰責耶此以二氏言天地混沌災劫妄
 道正故未有二氏之先聖道大明之日天下之人
 莫不通乎陰陽人鬼之理知死生本如一致雖一
 介之士一匹之夫無求生以害仁不舍義而避死
 惟以不得死所爲恨其視一己之生死若此况以
 之處富貴貧賤患難之間人人皆可貴而可賤之
 人可富而可貧之人可安樂而可患難之人無智
 愚不肖其於聖人之道知之而由之也如此不知
 而由之也如此無不在天人大道之中自有二氏
 以來聖道未嘗不明于天下不復知有陰陽人鬼
 之理視生死判若二途無上知之人下愚之輩以
 養生而求長生以畏死而求不死一惟求生免死
 爲歸其視一己之生死若此以之處富貴貧賤患
 難之間人人皆可貴而不可賤之人可富而不可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焉

桂山堂

純修不越鄉人自好之小善終其身在我

貧之人可安樂而不可患難之人無智慧賢不肖之人其于聖人之道知之而不必由者有之由之而反若不知者有之無不歸二氏死生大事之中嗚呼古之天下以一道同民風而民風不同者有之乎而天下不久安長治者乎後之天下立三教以定民志而民志能定者有之乎而天下可久安長治者乎嗣魏生稟顧思之質自安樗散之才徒涉經史之書長淹科目之歲幼負慙尤禿髮捫心猶悔少成孤介低頭逢世爲羞曾無大賢日省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焉

桂山堂

于今千百餘年彼猶以其無言無吾亦以其有言有一若吾儒與二氏其此一道之有無一若吾儒與二氏分此一道之有無而不知吾儒之有無乃吾道之有無非彼道之有無彼氏之有無乃彼道之有無非吾道之有無也聖人之道合太虛天地上下通陰陽幽明人鬼之理止一有之理而無無之說者也非歲月之既逝人物之已亡不以無言者也故聖人未嘗不言無亦以其無而不無者言之以其本無無之可言也如言見而亦言隱言顯而亦言微言實而亦言虛言明而亦言幽皆言無之類而不可以無言者以言隱言微言虛言幽無而有無不無者存不可以無言也言無思無爲言無知無我言無聲無臭言無方無體亦皆言無之類而反可以無言者以言思言爲言知言我言聲臭言方所無而有本有者存可以無言者也故凡聖人于天人大道其言有也無一非有諸內必形諸外之至理也太虛虛而無者也道與氣在其中不虛不無矣太虛虛無之膚廓也道與氣虛無之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雲

桂山堂

神也。有是道與氣存主于內。斯有是道與氣充發于外。天地以是氣與道而見于太虛之中。萬物以是氣與道而見于天地之中。無一非一見一隱一顯一微一實一虛一幽一明。有諸內而形諸外之至理也。吾儒不惑于二氏有無之說。悉數五經四子。其言無也。有不從有而言者乎。其言無也。有不歸有而言者乎。今乃以二氏言無。引而至于聖人之道。亦以其言無者言之。如言心則必以本無一物為旨。言之言性則必以千古常寂為旨。言之不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特以物來順應。一如無物之心。聖人之性寂然不動。特以抱獨守中。一如寂然之性。而可以二氏本無常寂之說當之乎。今夫天之為天。稱之曰造物。曰造化。以其合太虛上下無窮無極之道與氣。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草物類無一不安排品定而有之。而定上下正四方有條有理。有文有章。運四時而有百物成變化而行鬼神。又無一不安排品定而有之。天無心而猶曰見天地之心。天無情而猶曰見天地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雲

桂山堂

情。天道如是。聖道可知。乃徒以二氏無道無德。無心無性。求不死無生言者。引而歸諸聖人言之不亦惑之已甚者乎。嗚呼。千古聖人以天之無一不有而不無之者。二氏止以一已之有不無一不無之。而不知其無一不無之。無乃無一是無之。無而已。何以知其無一是無之。無也。由其道之無一不無。至無可言。無之處。不得不反而言有。而知其無一不無者。即無一是無。苟如是而猶可言無。其無為何。無哉。譬如吾道之無一不有。至無可言。有之處。不得不反而言無。而知其無一不有者。亦即無一是有。苟如是而猶言有其有。為何有哉。此又人入可共喻者也。此其道流傳人間。徒以了生死一語惑人。天下無才無行。窮不足以善身。達不足以善世。從其教而于生死求之。生不能了。生猶免于死。而為妖厲淫昏之鬼。其與人之自暴自棄于天。大道之外。亦無幾耳。此申明吾道與異端之判別。異端之有無。又自迥乎判別。以異端不能有吾道之有。即不能有吾道之無。而後古聖人不言有無。

至理自大鳴呼今而後天下願爲聖人之徒苟不
明乎大道有無之旨如入德無門其于聖人之教
必不能篤信死守有必然者夫亦以有無之大旨
在三代以前無二氏惑亂其說人人不言而喻三
代以後有二氏惑亂其說于此不明卽學聖人之
學修聖人之修止知上達之非下學不知下學之
爲上達止知言性命爲上達求之天之不可知
不求之人之可知而彼無之一字乃得而入之知
孝弟忠信之爲下學不求之人之可知自足知其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桂山堂
不可知必求之天之不可知究不能知其不可知
而吾有之一字反若棄之不足惜矣于是天之下
地之上可以無言者猶不足言之必求之天之上
地之下苟可以無言者無不言之夫天之上地之
下二氏惟不知其無是何無不得不反而又言有
吾儒乃從二氏不知其無是何無者必欲窮之極
之以千古聖人至實至有之道無不引歸其言無
之妙旨而言之至問其所窮所極之妙旨亦不過
如二氏付之不可言說一語了之是爲妙旨而已

矣此其爲吾道之害若此而願學聖人之徒可不
深思而求自得耶嗣槐生逢
隆盛之朝幸觀
聖明之主敬
天尊
聖好學崇儒名公卿論道于經筵之上士君子纂述
于學舍之下正吾
聖人之道日月中天之會而異端曲學之徒熾火自
熄之時以視蔭之餘光抒管窺之末見知天人大
道陰陽死生鬼神之理莫備于大易一書而易有
太極一言乃吾
聖人言道言有之根本老氏之徒借聖人之有極申
說其無極之旨相傳周子敦頤作此圖說而不知
其非爲辨論七十有九三十餘萬言無一字一義
不本天止一天道止一道於吾
聖人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卽所言而通貫于所不
言一一取而正之苟一字一義不能貫通吾
聖人所言而言所不言自立一說自置一辨以自欺

者欺

天而欺吾

聖人天下之人人讀聖人之書人學聖人之學卽以
嗣槐之所稱引聖人而正異端曲學之說者亦可
稱引聖人而正嗣槐之說此嗣槐之所不敢出也
惟告

聖人在天之神實式鑒之其在吾

聖人堂廡之先賢先儒實其鑒之敢告

桂山著太極圖說成爲文以告 聖廟明其一本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卑

桂山堂

從古大聖賢人言天人之大道正二氏之說說其
大旨在辨有無二字以聖人言有異端言無前代
諸儒止以吾道與異端分此一道之有無自不免
以異端之無引入吾道之有而言之此大道之所
以不明而不行也殊不知聖人不言無以無在有
之中乃無一是無而不言之者也異端之言無以
無在有之外乃無一不無而以無言之者也此老
氏有無道無德釋氏有無心無性之說其無與吾
道了無交涉且其以無爲道者非道也不過守氣

以求不死離氣以求無生終其身認氣求其所爲

死生之道而已矣吾儒于此有無二字分明又安

肯將聖人無一不有之理推入異端無一不無中

說玄說妙至明與天人大道不自知倍繆而言之

者耶此桂山一生苦心自不能不引歸四聖人大

易一書舉天地陰陽幽明死生人鬼之至理本有

太極一言而一一正之也余與桂山交五十年猶

伯魚之與顏曾世兄弟也生平讀所著換服磨其

學識久矣至晚年猶得快讀是書每脫稿一篇必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卑

桂山堂

手錄而藏之笥中爲其未能剗刷以傳也茲告廟
之文乃是書七十九篇三十餘萬言之綱領以告
吾

聖人者告天下吾儒讀其全書以此篇通貫而自得
之其文萬有餘言首尾聯貫脉絡分明余爲節解
而註之天下願學聖人之徒未有讀之不中心悅
懌而敬服之者也豈一人之阿好可以繆相矜重
而題之跋之者哉同學弟張星曜敬識

太極圖說論卷之一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發問論一

朱子答陸子美書曰太極篇首句最是長者所
深惜殊不知不言太極則太極論於空寂而不
能為萬物根抵又答子美書周先生恐學者錯
認太極別為一物特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太極
非有形器之物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
子靜與朱子書曰後山兄問太極圖說與通書
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或是不辨也太極者
作不然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太極者
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非以空言立說使
人簞弄於頰舌紙筆之間其為萬物根本固自
素定其足不足不能言也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
太極本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太極傳時不言無
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無何也作太極傳時不言
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者焉
者何煩特於太極上加上無極二字以曉之乎
朱子答子靜書伏義作易自一說以十文上之
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也
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太極而周子言之
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其貫義若於此有以
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其貫義若於此有以
之者不為多矣周子灼見道體通乎萬物不
旁人是非不計自巳得失易往而前說人不
說底道理真得于聖以來不傳之秘其理不
子之意說得太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太
過甚子靜答云來書主張無極二字其要在
見太極真體耳又何必更加無極字耶若欲
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詩無聲無臭繫無於天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桂山堂

之下譬如言神無方易無體豈可言無方之神
無體之易耶諸書摘其要略以備考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桂山堂

或問濂溪無極而太極之說相傳至今猶有原其出
於二氏而非之者然在當時朱子推崇其說諸儒亦
頗疑之惟子靜反復辨難為多豈道有兩是言有言
無可並存其說致滋後儒之訾議而未有已歟余曰
朱子之言有無雖以道言之實為易言之也易未嘗
言極而言極言有而及無似可言也陸子之言有無
雖以易言之實為道言之也道本有極而言極非無
極而言極言有不及無不可言也或曰朱子言易即
言道也陸子言道即言易也吾子謂有可言不可言
者何也余曰朱子之存無極朱子亦自言之矣無形
有理言之不為多不言不為少為易言之似猶可言
也陸子之去無極以其加無於極之上是猶二氏之
以虛無為本也及推鶴林老僧華山道士授受所自
來而言之即橫渠所謂儒佛老莊混為一途不可言
也或曰吾子姑舍其不可言而言其可言使可言者
言之能使昔儒之辨難解獨不能使今儒之辨難亦
與之俱解乎余曰子之言是欲從朱陸往復諸書而

言之也吾嘗讀其書平其心而論之陸子之說較長然則朱子推其圖說以爲先聖後聖同條共貫者非歟余曰朱子本濂溪所傳而稱道之也亦賢知之過也無補於聖人所不言適足滋後人之疑議焉耳或曰吾子優陸子而過朱子且以爲無補於聖人所不言是濂溪多此圖說朱子又從而推大之其是非則已判然有在矣余曰吾幼讀五經四子書以應當世之科目年十六七時嘗遊葛岷瞻先生之門於時湖南之講席已撤矣聞先生之緒論未嘗不反覆而深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思之先生既沒余行遊四方三十餘年日求其人北面而事之無緣咨覲况欲如有宋諸儒一日立於其門而申願學之志乎今無極而太極之說相傳五六百年後之人尊而信之猶不免疑其以仲尼之徒而授受出二氏之流傳使以無極爲是謂得孔子之真傳以無極爲非謂入二氏之說說實然輕置一辭於其間不能使兩家之紛難譏然以解而徒蒙多見不知量之謂也或曰吾子之言固然矣然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在天假令微雲薄蜺翳而蔽之其光

明必有非其質者矣朱子取是圖說而傳之也欲於聖人之道增其光明也陸子不然其說似以無增於大道之光明而有以翳蔽之者然吾子讀聖賢之書窮天地之理出其生平所見而剖析之使所過者人人見其所爲過所優者人人見其所爲優去翳蔽而反光明今儒昔儒分左右袒而交爭無已者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曰昔象山兄弟與紫陽辨難往復各是已之所是各非彼之所非兩相持則兩不相下雖智盡能索而不能折衷之也欲取兩家之論而折衷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四 桂山堂

之非聖人不能子張子夏之論交言氏卜氏之論教公西子之論聞斯行端木氏之論過不及聖門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才性之所近雖參差不齊莫不歸於一致有聖人以折衷之也今聖人往矣漢唐以來其卓立於儒林有過於濂洛關閩諸儒者乎後之人一旦欲舉其辨難不相下者而折衷之雖俟之千百世恐亦未能得也雖然聖人往矣聖人平生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歷今千百世而猶在也今既不得聖人而折衷之莫若卽聖人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一一

取而折衷之。雖諸儒各是其說。辨難不相下者。庶幾
哉。可以渙然而水釋矣乎。

從五六百年來。諸儒辨難卒莫能解。而論定之。自
非其上下千古之識力。如寶刀之斷絲。神犀之分
水。一不吾夫子為旨。歸安得一取而折衷之。讀
發論首篇已見。桂山生平所學。廣大高深之一斑
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五

桂山堂

太極圖說原易論二

或曰。吾子所謂取聖人論述傳之其人而折衷之者。
如何。余曰。此非取聖人所言而言之。固不足以折衷
之矣。然取聖人所言。而不取聖人所不言。而取之。不
足以折衷之也。取聖人所不言。而取之。如言聖人
所言。而取之。亦不足以折衷之也。苟言聖人所
不言。不。如言聖人所言。而取之。亦不足以折衷之也。
諸儒而取之。其言有不足言者。諸儒欲發聖人所不
言。而取之。其言有不必言者。亦不足以折衷之。而聖
人之道。隱矣。然則取聖人所言而言之者。如何。余曰。
吾欲取聖人所言而言之。必先取聖人所不言。而取
之。而後聖人之所言。可得而言之也。吾嘗讀五經。四子
之書。古聖人之言道。至於天而止矣。如所云。維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者。是也。惟伏羲畫卦。立本於一陰一
陽。陽乾也。天也。陰坤也。地也。兼天地而言之。分天於
地。而言道之流行者。合地於天。而言道之立體也。故
自堯舜禹湯文武。其言道也。不兼言地。而專言天命。
曰。天命性曰。天性德曰。天德倫曰。天敘。以至禮亦曰。

天秩刑亦曰天討而統名之天道以道之通三才兩
大而有之者統乎一天而無乎不有也故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千聖百王言道者止於此矣自伏羲畫卦
本河圖以明天地變化自然之理不得不兼言陰陽
言陰陽即兼言天地也言天地而後四時日月五行
萬物於其中變化而出者無不可言然在伏羲畫卦
時人道已備於此矣於一陰一陽變化無窮之外豈
復有加於此而不為指畫者哉至孔子學易而贊之
諸卦象象十翼中言陰陽言剛柔言動靜言奇偶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七

佳山堂

日月言四時言五行言父母言男女言幽明死生鬼
神之故無不兼陰陽而言之一則曰乾坤易之門再
則曰乾坤易之蘊孔子以為吾合義文周公三聖人
以成一書莫不從陰陽對待言之雖與古聖人言道
一本於天言不同而義則一然道固不離乎陰陽而
道固不偶於陰陽者也言陰陽而道在其中言道而
陰陽在其中未有兼言陰陽而不一言道者也未有
分言陰陽而不統言陰陽所主之道者也特為表而
出之曰易有太極孔子象象十翼中累數千百言止

此一言而已故不言天有太極道有太極而言易有
太極為三聖人易書止言陰陽而未嘗一言道者言
之也曰是生兩儀者亦言未有兩畫時兩畫從是而
起以明之不則止有兩畫之陰陽而太極雖在其中
有不知其所自來者矣是者太極也是生兩儀即是
生四象是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是也一生而無
不生者也太極入陰陽能統陰陽而有之故陰陽分
太極各稟太極而有之也非謂兩儀之上又有一太
極生此兩儀也如曰又有一太極生此兩儀其下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八

佳山堂

兩儀生四象是四象乃兩儀所生非由太極而生四
象生八卦是八卦乃四象所生非由太極而生矣四
象雖兩儀所生六十四卦雖八卦所生然兩儀既本
於太極而言生則兩儀雖分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莫不以一本兩儀之太極即一本四象八卦六十四
卦之太極亦不過層次而言生者也故太極生兩儀
云者猶言兩儀之所自有有于太極八卦之所自有
有於四象推之六十四卦之所自有有於八卦一有
而無不有莫不以有太極而有者也有太極云者猶

言天地之有道也有陰陽云者猶言天地之有氣也
 道非氣不足以存氣非道不足以行道與氣一而不
 雜氣與道二而不離者也其言生乃生生謂易之言
 生大生廣生之言生非若祖之生父父之生子子之
 生孫有一物又生一物而言生也猶是太極之有陰
 陽猶是陰陽之有太極也猶是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之有陰陽猶是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有太極也此
 大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故凡
 易之言陰陽即言天地言極即言道也人止知有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九 桂山堂

道斯有是天地耳而不知有是道而有是天地者即
 有是天地而有是道也故有道而有天地以理言之
 也無是天地道亦何所植根立本而流行于天地之
 間亦以理言之也此紫陽所爲必有是理乃有是氣
 旋又曰無是氣理亦無呈處故道與天地可以先後
 言而不可以先後言也天下無陰陽內之太極又言
 生兩儀天下無二氣內之大道又言立天地也此堯
 舜禹湯文武以來言道者未有以道先天地而言者
 也惟孔子以太極一有無不有之理層次言之爲畫

卦者言之也故道之先天地而有以爲無是理而若
 有是理也者以爲有是理而實無是理也道與天地
 先後之言自古聖人之所不言也言先後即可言有
 無自古聖人之言道先後且不言而況言有無乎使
 必以先後言自必以有無言此乃異端之所爲道非
 吾儒千聖百王之所爲道也
 大易疏解諸書垂三千餘年幾於充棟會有是從
 義皇一畫之先透徹根源如此發揮者乎使太極
 而可圈可畫義皇早已圈之畫之矣孔子止言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 桂山堂

有太極非言天有太極道有太極以醒天下至帶
 至賾之人亦應耳聞而目見之乃人人張目而視
 傾耳而聽如聾如聵者何也桂山之贊易豈徒加
 于諸儒論說一等而已哉

太極圖說有無論三

或曰道一而已豈言有言無以其異於吾道者即言
先言後亦以其異於吾道而不可言耶余曰言先後
而非異即言有無而非異矣異端之言先後爲有無
言之也言先後而不言有無不言先後矣言有無不
言先後則有無不可得而言也其言始於老氏老氏
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無名天地之始又
曰始生於無此言先後之始即言有無之始也然猶
兼有無而言之也至漢魏以來佛教流入中國空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一 桂山堂
切有而專言無謂其道出于天地陰陽之外而歸于
空虛寂滅之中不獨老氏之有者無之并老氏之無
者亦非彼之所爲無矣夫道之爲道通乎兩儀而爲
道通乎三才而爲道通乎萬事萬物而爲道者也有
有而無二○字○從○無○人○得○有○而○生○有○必○無○無○而○生○有○者○也○二○氏○之○立○說○以○有○爲○
小以無爲大以有爲妄以無爲真彼既以無爲大則
天地之所有皆小矣而天地所有之道亦小矣謂彼
之道在陰陽有象之外其大也莫有大于此者矣彼
既以無爲真則天地之所有皆妄矣而天地所有之

道亦妄矣謂彼道之真立空虛無量之中其真也莫
有真于此者矣故其無之爲無推而上之人之所不
聞不見也而彼謂聞之見之無之爲無反而求之彼
之所自聞自見也而謂人不能聞之見之其說洋沈
自恣窮冥無端有長生之界有無生之界以誘小人
有立命之說有見性之說以惑君子于是乎有絕聖
棄智芻狗萬物之談于是乎有一切有爲夢幻泡影
之旨又未嘗不慮彼虛無之說不能勝我之立于實
有而斥之也并慮我實有之理能勝彼之通于虛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二 桂山堂
而破之也則又爲之說曰彼之所有非有也乃虛妄
不實者也我之所無非無也乃真實不虛者也自尊
其道于吾所爲天之上老氏出諸天之上者曰三清
之天佛氏無熱無煩諸天之最上者曰兜率陀天噫
由其說而說之亦何所不至哉夫言道而言無則吾
之所爲有者以天之有而有之也彼之所爲無自不
能從吾有之天言之必于彼無之天言之而後其無
可得而惟彼所欲言凡二氏之爲此說亦求自異于
吾聖人之說以求勝于吾聖人使人知彼能言聖人

所不能言。發聖人所未嘗發。而後可以立其教。以自
尊于天下。故二氏止言無不言道。止言道不言天。止
言吾之天。不言彼之天。止言彼之天。不言彼之天。大
于吾之天。求立教以自尊于天下。必不可得之數也。
則吾安得止言吾之有。不取彼所為無者。與言之吾。
安得止言吾有之道。不取彼所為無之道。與言之又。
安得止言吾有之天。不取彼所為無之天。大于吾天。
者。與言之故。吾言吾之有。與彼之無。必從言。道始。吾
言吾有之道。與言彼無之道。亦必從言。天始。天之大。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圭山堂
也。吾不得而知其大之何如也。廣雅云。天去地。三億
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南北相去。二億三萬
千五百七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廣雅之言。固
不足憑。然其所為高且大者。亦從可知矣。天之大也。
如此。天之氣之大也。如此。天之道之大也。如此。老氏
者。謂吾有之道。必從彼無之道。而生佛氏者。謂彼無
之道。自從彼無之天。而存夫天之為天。以其輕清之
氣。上浮而為天耳。使彼之天。亦猶是上浮之氣之天。
則我天之與彼天。猶一天也。猶一天也。猶一氣也。猶

入土為○無○字○使○無○著○脚○
一氣也。猶一道也。猶一道也。猶一有也。彼之說。必窮
此二氏。不得不謂彼之道。出乎陰陽有象之外。存于
虛無寂滅之中。無氣而為氣之始。無道而為道之始。
可以無言。不可以有言者。彼天之所以大也。嗟乎。使
天之上。而有此天。此天也。何天也。既空所聚之形。又
安得有氣。既空所運之氣。又安得有道。彼所為從無
生有。真實不虛者。其說又窮。此二氏不得不以吾之
天。無形無氣。而獨有道焉耳。大道也。氣也。形也。一其
物而三其名者也。可以分三而言之。亦可執一而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圭山堂
之。吾亦無如彼何也。吾道兼三而言。有彼獨取一而
言。無老氏謂立于無而生有者。吾道也。吾道生氣之
道也。夫彼之道。既立于無矣。道且云無。何况于氣。則
是無之中。安得有陰之根。如母以生陰。陽之根。如父
以生陽。又安得有陰陽之微茫渺忽。胚胎朕兆。以生
是廣生大生之氣。卽以是廣生大生之氣。生我有陰
有陽之天地萬物乎。此陰陽者。道外之陰陽耶。則陰
陽。自生不由道生矣。如其為道內之陰陽。則道為陰
陽之本。道之為道。不猶是陰陽之為陰陽乎。陰陽本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五

桂山堂

道而生陰陽之爲陰陽不猶是道之爲道乎此可知
以有陰陽而生氣者爲有又必以無陰陽而生道者
爲無自不得不以有陰陽而生陰陽者爲一道無陰
陽而不生陰陽止生道者又爲一道矣佛氏以吾道
之有能以有言有不能以無言無彼道之無能從有
言無又能從無言無又能從無言有而言真有能從
有言無而言真無此可知有既非真無亦非真有既
非真無亦非真有不得不以非有非無其說一無
定在而後已者必然之勢也故吾道言有有形有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六

桂山堂

者復有一不可以氣言并不可以道言止可以無言
之道止可以無言之天爲老氏生無之道佛氏無生
之道而不與吾道同歸之道老氏生無之天佛氏無
生之天而不與吾天同存之天是何天何道也耶雖
然彼言有是吾言無是天皆人之所不聞不見于
彼于此而無所憑焉者也吾安能舍彼不聞不見之
天而止言吾共聞共見之天然吾苟舍吾與彼共聞
共見之天又何從而言彼不聞不見之天哉廣雅謂
天之去地及東南西北之相去若此吾由天之下地
之上從其中之虛無而言之亦可爲虛無矣從其中
之寂滅而言之亦可爲寂滅矣日月星辰本乎天之
氣而生于上者也山川草木本乎地之氣而生于下
者也人羣物類本乎天地之氣而生于天地之下地之
上者也無一非無所本而生無一非無所本而存者
也然而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旁其爲虛無寂滅不
可謂不廣且大矣自古及今有若在天之流光在地
之吐暉如人如物之色相不本陰陽上下之氣莫爲
而若爲之莫致而若致之無端而有微茫渺忽于彼

生○無○之○道○生○之○而○出○沒○此○四○方○上○下○虛○無○寂○滅○之○中○
 無○端○而○有○胚○胎○朕○兆○于○彼○存○無○之○道○存○之○而○隱○現○此○
 四○方○上○下○虛○無○寂○滅○之○中○有○是○理○乎○無○是○理○乎○夫○此○
 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方○其○為○虛○無○寂○滅○猶○是○氣○與○
 道○合○日○流○行○于○其○間○其○不○能○無○端○而○有○所○生○無○端○而○
 有○所○存○猶○若○此○况○二○氏○欲○于○無○氣○無○形○道○無○所○憑○至○
 虛○至○無○至○寂○至○滅○之○天○謂○其○道○一○皆○本○于○無○也○能○生○
 天○地○而○不○窮○一○皆○本○于○無○也○能○存○性○覺○而○不○滅○雖○欲○
 不○立○一○本○無○虛○無○自○名○為○虛○無○之○道○本○無○寂○滅○自○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七 桂山堂
 為○寂○滅○之○天○為○彼○所○生○所○存○之○界○以○遊○適○其○詞○而○不○
 能○已○又○自○然○之○勢○也○使○天○之○上○有○是○生○無○存○無○之○理○
 天○之○下○豈○獨○無○是○生○無○存○無○之○理○乎○苟○有○形○有○氣○之○
 空○虛○寂○滅○中○無○是○生○無○存○無○之○理○况○無○形○無○氣○之○空○
 虛○寂○滅○中○有○是○生○無○存○無○之○理○是○天○有○二○天○道○有○二○
 道○矣○吾○所○為○有○而○生○有○必○無○無○而○生○有○彼○又○烏○能○
 知○之○而○言○之○自○非○姑○取○吾○共○聞○共○見○之○天○言○之○又○烏○
 能○曉○然○而○喻○哉○
 異端與吾道同一天而分有無其無之一字非舍

吾天而更言彼之天不可得也桂山辨有無先後
 從辨天始此如利刃刺人中其要害然此篇特其
 發端耳數節之後莫不迎刃而解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六

桂山堂

太極圖說有無論四

或曰天下之萬事萬物其有無相生如環之無端吾
子言有不言無于天下之理不幾執其一端而言之
乎余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試以天道之運于上
言之其往者無也其來者有也其往者從有而之無
者也其來者從無而之有者也推之人物之生死草
木之榮落莫不皆然未有有而無無者亦未有言
有而不言無者也然天下惟無之爲無可言無是真
無也以無從有往也惟有之爲有可言有是真有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九

佳山堂

以其有從有來非從無來也卽以歲時日月論之子
之時非丑之時也丑至而子無矣甲之日非乙之日
也乙至而甲無矣由往而數之一月一歲而然百千
萬億歲而然此自有而無之無也亥之時非子之時
亥無而子有矣癸之日非甲之日也癸無而甲有矣
由來而推之一月一歲而然百千萬億歲而然此自
無而有之有也夫由往而數之時日歲月至百千萬
億皆歲之有者也然無一時一日可以昔之有反而
爲今之有况于三皇五帝以前之年歲乎若是者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

佳山堂

有無與二氏之言有無其不同如是者也或曰吾子
所論有之爲有無之爲無與古今諸儒雜論有無絕
無疑似恍忽之談其言多聖人所不言質之聖人可
謂不繆矣然亦上下四旁往古來今宇宙以內事也
愚竊謂天地之大不過氣與道相合而成猶一物焉
已耳其始也必有所自始其終也必有所自終豈自
有天地以來惟此渾淪旁薄之道與氣有有無無而
莫測其終始者歟余曰子徒以人之有終始謂天之
亦有終始耶吾既取聖人所不言者而言之又安能

以聖人存而不論者置之不論耶自古言天地之始終者多矣窮冥荒誕莫可窮詰如徐整三五歷紀混沌之初天地日高厚盤古日長大之原其始如河圖挺佐輔云百世之後地高天下民皆食土天可倚杵之要其終皆此類也不俟賢知之人知其說之繆妄不足信矣惟二氏以無爲始是言無天之始也以空爲真是言有天之終也其才辨之徒如莊周列禦寇佛圖澄鳩摩羅什本其旨而發揮之如江河之泛濫橫流而不可止士大夫間其說溺而不反者有之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主

桂山堂

然其所爲以無爲始以空爲真者亦不過以彼言虛無奪吾言實有之理以吾之言道止于天而彼能言無天之始有天之終謂天之上不止一天必有非氣與道之天乃無氣可言無道可名之天乃爲最上之天斯其道爲最上之道耳今試問天之地至億萬千百里有餘矣天之上其氣之蒼莽鴻濛而上升者其高可以數千百里計乎必曰未也可以千萬里計乎必曰未也可以億萬里計乎必曰可矣然皆吾天之所爲天也其高雖億萬里計乎亦不過蒼莽鴻濛

之氣耳使再從而詰問之自必以無形無氣無道可名至虛無至寂滅之天言之是彼之不得不以天之爲天不言有而言無道之爲道不名有而亦名無知其說之必窮惟一無可自遁于吾有之外而已矣今吾以吾之實有而攻彼之虛無如操矛持戟將以刺物也而刺于無物之中吾如彼何哉莫若卽彼言虛無者亦與言虛無使知彼言虛無之繆妄而後吾道言有而尊天其言不可得而消其理不可得而易也老氏以無爲始以無爲始者有生于無之說也然既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主

桂山堂

言無又言生是生有之無非無也可知矣佛氏以空爲真以空爲真者真存于空之說也然既言空又言存是存真之空非空也可知矣若使無可生有是死可復生也死不可生而生可以生故死惟一死而生有生生死惟一死故一死而萬世如故生有生生故生生而萬世如新也若使空可存真是滅可長存也滅無可存而存可存滅無不滅故天地之逝者不反存可存存故天地之來者無窮也彼二氏言人之生物之存吾言有者必言無人之死物之滅吾言無

者必言有。惟以吾之無者。必言有。故必言天地之始。以吾之有者。必言無。故必言天地之終。言有言無。無一不與吾相反。而後可自立其教。以自神其說耳。或曰。彼二氏之言。非言無之無也。亦言其無而不無者。也。非言滅之滅也。亦言其滅而不滅也。余曰。無而不無。應言有矣。滅而不滅。應言存矣。豈彼不無之道。必託于無之天。而言有彼不滅之道。必附于滅之天。而言存乎。抑彼無之道。自託于不無之天。而生有抑彼滅之道。又自附于不滅之天。而長存乎。雖反覆其辭。變幻其說。又若持矛挾盾。自相抵拒。尤惑之甚者也。然則文王之詩。所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象山引此以証無極之說。古人言天道。亦何必不言無乎。余曰。昔象山引以折紫陽。亦止言無可加于極之下。不可加于極之上耳。而紫陽無以應也。雖言無正言其不無耳。然古人作此詩之意義。則不特此也。今子亦引此爲言。是又止斷取無之一字。言之未嘗合聲臭二字而思之耳。夫聲者。猶口之有聲也。臭者。猶鼻之有臭也。皆氣之屬也。天者。氣之積也。一闔一闢。一呼

一吸風雷鼓動。皆氣之所爲。可得而聞者也。此皆指上天至粗而言。猶文王化民之聲色。而孔子末之之意也。若求其至精至微。而主乎氣者。又豈若聲臭之可得而聞哉。所謂主乎氣者。卽上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無聲無臭。而有不無者。存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以無言。不可以無言乎。又何止象山顛倒言之。而可言無不顛倒言之。而不可言無之說而已哉。如以聖人言道。未嘗不言無而疑之。夫聖人亦何嘗有止言有不言無之理。耶。言有不言無之說。此爲二氏言無者言之也。若聖人則終日所言者有也。卽終日所言者無也。萬事萬理。無不從有言無不從無言。又必不可從無言止。可從有而言者也。姑取一二大者約畧言之。人之爲人有形有氣者也。而其戒所不睹懼所不聞者。道也不睹不聞。非無之謂乎。鬼神之爲鬼神。若無氣而有氣。若無形而有形者也。而其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者。德也不見不聞。而體物非無之謂乎。推之君父之倫。其見于事者。皆其根于心者也。仁義之德。施于物者。皆其原于性者也。事物

行于有而心性存于無大而推之天地而然小而推之一物而然是萬事萬物之兼有無猶萬事萬物之兼陰與陽萬事萬物之兼理與氣而爲言也然而聖人未嘗一言無不惟不言無且無一不言有以有在無之中者必言有惟無在有之外者始言無也知此而無極太極之說亦可知矣伏羲之以一陰一陽言有也不言太極以太極在兩儀之中也孔子之言太極是從太極在兩儀中表而出之者也兩儀見于卦畫猶天地見于兩間可得而言有也兩儀以太極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桂山堂

有猶天地以大道而有可得而言無乃不可言無而止可言有者也極不可見非若兩儀之見于卦畫道不可見非若天地之見于兩間故伏羲不于兩畫之先加一畫之數聖人不于天地之外加一著之名以極與道皆處于無也處于無則宜言無極矣乃孔子不言無而言有猶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其虛之形而不言無形有其實之理而止言有理舍其虛從其實而言之者也今一極也必兼無而言有豈兼無言有而極之理見不兼無言有而極之理不見也哉

其剖析大道有無如繭絲牛毛無纖毫剩義使二氏從天上說玄說妙無復作生活計真摘曬珠神

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終始論五

或曰人以形氣而有終始天地亦形氣之一物耳豈人與天地之氣無殊而與天地之道有殊又豈道入于人之形氣而有始終者入于天地之形氣而獨無始終歟余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猶塵沙之于大塊耳古人言氣必有數此亦從天地陰陽言之也如四時之運行百物之生息大而一闕一闔細而一呼一吸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惟四序之以氣而有數也春之溫三月而謝夏之暑三月而代矣秋之肅三月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毛

桂山堂

謝冬之寒三月而代矣惟百物之以氣而有數也有以百年計者有以十年二十年計者有以歲月計者與之俱盡矣若天地之爲天地氣與道相合而成者也氣與道合而不見其始者氣與道合而不見其終氣與道合而爲萬物之有始有終者氣與道合而爲萬物之無始無終惟二氏以天地之氣數雖百千萬億久于人未有不毀不滅無始無終者也老子始得曰吾之道可以長生不死佛氏始得曰吾之道可以

不滅不生吾之所以大于天地也吾卽所謂長久如天地究必毀滅者論之彼言吾天地之氣必毀必滅矣彼能言吾天地之道亦與俱毀俱滅乎彼既不能言天地之道與天地之氣俱毀俱滅矣彼又何所見而云天地之氣不能與天地之道不毀不滅乎彼惟不知天地之有氣必有道有道必有氣無氣必無道無道必無氣氣以道而存有道以氣而化自神氣與道道與氣相成相合氣無始終道亦無始終道無始終氣亦無始終此吾聖人不言而自然之理也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毛

桂山堂

非知之而不言直不知而不能言耳且夫天地者氣之大原萬物之所從生也卽道之大原萬物之所從生而受之者也天地之道之不毀以氣之不毀也未有氣不毀而道不與不毀者也天地之氣之不毀以道之不毀也未有道不毀而氣不與不毀者也故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卽受天地之性以立此之天地之大道亦若大塊之散而爲塵沙耳然其存也與氣之數俱存而爲人其亡也不與氣之數俱亡而爲鬼爲神賢知之君子秉箕應昂上與星日爭光愚不肖之

小人亦與黎丘鵠亭恍忽遊行而不滅人止知氣之有陰陽遂以人之有生死言始言終而不知人以陽之氣始者入乎陰之氣而陽之氣終鬼以陰之氣始者入乎陽之氣而陰之氣終此陰陽人鬼之氣有始終而無始終者本如是也故氣非先道而有也有氣無道而言物直謂之頑冥不靈之物可也由今日之天地求其始而溯之不過風氣未開謂之混沌耳豈其四時無序百物無倫而謂之如混沌者乎道非先氣而有也有道無氣而言物直謂之虛無寂滅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无 桂山堂

無物焉可也由今日之言道求其始而推之不過以本無名象不同形器耳豈其陰陽未分道自先立乾坤有盡道自獨存而遂可離形離器者乎故盈天地之間者氣也盈天地之間者道也道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一氣言天地非不可言而天地非一氣也道不離乎氣言氣而道自存焉也以一道言天地非不可言而天地非一道也氣不離乎道言道而氣自存焉也故吾見天地之運行于兩間惟一氣焉耳不見所謂道也吾見天地之運行于兩間日月之不

過四時之不忒五行之有紀萬物之有倫其氣循環無端有條不紊雖百千萬億年如一日焉以是知吾見氣之爲氣卽見道之爲道也道也氣也一天地自有之道一天地自有之氣也非天地有道之後有此氣以行乎道之外非天地有氣之後有此道以入乎氣之中二氏謂天地未生以前有吾道以生之天地既滅以後有吾道以存之此其以天地有成有敗有始有終者氣爲之而非道爲之惟彼有道無氣非災劫所能侵安得不以其道大于天地也哉嗚呼其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之誕妄一何甚也

宋儒辨理氣爲精析畢竟以必有理斯有氣立說不免墮入二氏又魑魍不安皆由不知陰陽是何物道是何物形上形下本作兩截看耳非通三千年前開天畫卦之心神安能發揮夫子太極兩儀之本旨桂山之學易不知傳自何人

太極圖說終始論六

或曰天與人一也。天無氣數而人有氣數。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人之氣受于天者也。天之氣無時日。無歲月。一闔一闢。一呼一吸。循環而無已者也。人受其氣以生。如四時之代謝。既有數矣。而四時之中。又有節候存焉。是又有數矣。萬物生于四時節候之中。其受氣之盈虛久暫不同。皆天地之氣之數爲之也。萬物至微。所得于天地之氣數有限。其生死修短有定數。而又不齊者。其或受氣于天。又或受氣于人之厚。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薄爲之也。乃欲以天地自爲一氣之大原。非有所受之。而有所限之者。相與比而論之。耶。二氏徒以人之氣數有始終。夷天地而比于人。而後可言。惟彼之道大于天地。歷百千萬億而不毀耳。或曰。人之終始固不得比于天之無終無始。然而人之爲人。不過一生爲一始一死爲一終。如斯而已。乎。余曰。人之爲人。兼道與氣而有之者也。人止知氣之靈。靈于道而不知道之靈。亦靈于氣也。人之死也。氣散而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爲鬼爲神。其道不亡。其氣不亡也。氣之爲氣。

此理從○來○人○能○言○之○而○不○能○精○析○而○發○之○

兼陰陽而有之也。乘乎陽之氣而爲人。歸乎陰之氣

而爲鬼神。鬼神之爲鬼神。亦以是氣而爲鬼神者也。

二氏者。各欲出陰陽之外。而爲鬼神。是欲離道與氣

而二之矣。老氏猶知不能離氣而求。佛氏必欲離氣

而求之。然佛氏之求之也。雖以其道求之。未嘗不以

其有生之氣求之。及其死也。亦徒以生欲離其陽之

氣者。死亦并其陰之氣。亦離之。而不知其氣佛氏一

人之氣。其道佛氏一人之道。亦佛氏一人自欲離而

二之耳。彼烏知天下莫大之氣。無如天地。必不能離

道而有氣。天下莫大之道。無如天地。必不能離氣而

有道。非天地不能離。而二之以道與氣。必無離而二

之之理也。此佛氏生求無而又言有。死求無生又言

有生。不得止言一世。又以二世三世言死生也。苟以

二世三世言死生。雖十世百世爲死爲生。亦何異世

之人生。而爲一人死。而爲一鬼而已矣。或曰。然則萬

物有生死。而天地獨無生死。其理固如是乎。余曰。子

徒見萬物之死生。有百年有十年二十年。或四三年

而不知天地固無日。不以其死生之理流行于兩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者也。昔日之死。與來日之生。昔歲之死。與來歲之生。往者不復存。來者未有已。人與萬物亦如之。生固無盡死。亦無盡也。使盈天地之萬物。積天地之歲時。有來而無往。有生而無死。雖十百千年。已有必窮之勢。况元會運世億萬年乎。使天地有來而無往。有屈而無伸。則天地亦一成不變之物矣。惟往者日逝于陰陽變化之中。而來者日生于陰陽變化之內。其氣以舍故趨新。為本其道以存神知化。為功。而天地之有是道。有是氣。有是人物。有是鬼神。億世如新。萬古如故。而無始無終者。彼又烏足以知之。

從理氣二字看得如此精透。天地人物聖人鬼神。無一出其範圍之中。二氏從何處着脚。真性理中。從未有文字。

太極圖說原有論七

或曰。吾于論天地大道之有無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此聖人所不言也。而吾子言之。必有怖其言如河漢之無極矣。今吾子將必取聖人所言者言之。使與言聖人所不言者。少有疑繆於聖人所已言。吾知吾子必不宣之于口也。願聞聖人所已言。通乎聖人所不言。使人知吾道之大一而已矣。豈復有疑而二之者耶。又何二氏誣世惑民之足患乎。余曰。自古聖人之言道也。亦欲明此道于天下。而與天下共明之也。使

道而可以無言。則聖人何必不言。無使聖人之道不離天地形氣之中。又必有離乎天地形氣之外。而為道者耶。則聖人何必止言入乎天地形氣中之道。而不言出乎天地形氣外之道。辟猶莊周所為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豈真有其言。即有其理。而必不言之乎。無如天地之道。惟有有之理。必無無之理。雖推之天之上。無窮無盡之上。亦止此天止此道也。必無所謂空虛寂滅。中自有天空虛寂滅中自有道也。即推之自天至地。

以下無窮無盡之下亦止此天止此道也必無所謂
空虛寂滅中自有天空虛寂滅中自有道也雖推之
東西南北如帷蓋如圓卵亦無不然故曰聖人之道
至於天而止也今二氏之徒必舍吾有形有氣道在
其中之天而言其無形無氣無道可名之天以逞其
洗洋自恣之說嗚呼彼惟不知吾有形有氣道在其
中之天乃言天之至而無可復言之天又安能知聖
人本天垂世立極乃言道之至為無可復言之道即
言天之至為無可復言之天也哉故聖人之為聖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全乎天之道而為聖人者也彼以吾聖人盡性立命
以成已裁成輔相以成物立綱陳紀教育生民皆非
天地自然無為之道而聖人雕琢天地矯揉萬物之
道也其道知有而不知無知實而不知虛知舍已從
人不知舍人從已知以有與實為已而為人不知以
無與虛不為人而為已彼之道非吾所為道彼之天
非吾所為天也嗚呼彼既不知聖人所為道又安知
天地之所為道乎苟能知之未有不知古之聖人其
本天道以立人道皆出于天地自然無為一無所強

勉而為之者也又安敢為絕聖棄智夢幻泡影誣世
惑民之說乎自有天地以來無所為父子也君臣也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雖維皇上帝何嘗諄諄而命
之曰若者為父子若者為君臣若者為夫婦昆弟朋
友乎然芸芸之眾出出之民必有夫婦以相合焉必
有父子以相親焉必有兄弟朋友以相聚相處焉又
必有出羣者推而尊之不及者俯而從之若君若臣
以相統率焉是天之生人必有此五者加之以六而
不能損之以四而不可非天之道為之而誰為之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人以其有是道也而為之立其教曰爾有父子必有
親也爾有君臣必有義也爾有兄弟夫婦朋友必有
別有序有信也天下莫不羣然從之安然行之一人
然人人然天下人無不然聖人之道為之孰非天之
道為之乎老氏曰吾欲人之如禽獸同人道于牛馬
何取乎聖人之區而別之也釋氏曰吾甚哀人之終
于為人而已也舍而君臣父子去爾夫婦兄弟朋友
求吾不復為人之理而已夫二氏以天所生之人不
欲為天所生之人以天所生人自有之倫不欲為天

所生人必盡之倫以天所予以盡人合天之知覺必欲爲背人逆天以求爲己之知覺自謂吾之道大于天地世之人不知其以不可爲道之道自以爲道一若天地之外別有是道爲二氏之道者然迄今千百年猶有尊而信之者不亦天下大狂惑不解之人耶自有天地而有人以來無所爲仁無所爲義無所爲禮知信之名也惟聖人以是爲天所賦之性而咸具于吾心天之道卽人之道也使聖人自立此五者之教以率天下之人人必以爲加我所未有強我所未堪孰肯信而從之惟天下之民不知有仁無不知有親而親之聖人教之曰是卽爾之仁也是卽爾之性原有此仁也而仁之道立于人之心矣仁立于人之心以之親親卽以親親之仁以之及于民及于物而仁道之大無不全于吾性而存之而發之矣人初不知有義從其有敬而教之初不知有禮從其有別而教之初不知有智從其知善知惡而教之初不知有信從其不欺不負而教之無不皆然以故從其教而心若安之達其教而心若有所不安者此自然之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知自然之良能如是而可謂非天之道爲之而誰爲之乎老氏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詐僞吾欲爲嬰兒與人爲混沌而聖人口取其寡而鑿之也釋氏曰吾之道忍恥辱忘德怨人我平等而已吾何有于差惡是非若競而若爭乎况吾知生爲仁又安知殺爲仁吾知以吾智成己以爲智又安知以吾智成物以爲智此其說與吾道相背而馳久矣夫天地以覺民爲道豈天地以愚民爲道天地能使民愚而能覺爲道豈天地又以覺而復愚爲道且聖人以等殺爲天道而佛氏以平等爲天道聖人盡知仁爲天道而佛氏冥仁知爲天道是豈天地有一道以與聖人又有一道以與二氏耶亦聖人自本天道而爲聖人二氏自反天道而爲二氏耳然而五常之道無日不行于民生日用之間亦何益之有哉自有天地有人賦以心性之知覺以來一人止一已耳其養生遂性亦自成其一已耳不知所爲成物不知所爲成己必成物必成物而後可爲成己也聖人本天道而教之曰人之爲道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成己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成物而爲道者也人有不疑且畏者乎 八曰爾無疑也無畏也爾不有父母乎不思所以事之乎爾不有夫婦乎不思所以畜之乎爾不有君臣兄弟朋友乎不思所以敬事而協和之乎由爾之已視之則皆物也爾知成已而一物不成則爾之已不成矣是物非于爾成之而誰爲成之耶由是而推之以及于人羣以及于物類孰非成物之事孰非成已之事成之耶雖愚不肖之人皆知有當敬當愛之人其不能及民與物者不能充其仁知之量而有所不足也若夫

治我以不治爲治而治之使其民相安相樂而我無與也其民相爭相殺而我無與也相安相樂而不已必至于相爭相殺而後已相爭相殺而不已必至于相安相樂而後已皆我無與也非我與之而然不與之而不然者也又何用敵敵焉以天下勞苦如桎梏爲哉釋氏則視一身如夢幻耳更何有于人其言曰吾豈無所以爲人哉吾以一大事因緣之說爲人生者吾引而導之死者吾懺而免之吾方求無生又何暇爲人求有生使其日轉展於夢幻中爲哉彼二氏者惟以成已必成物乃古聖人所自欲爲而爲之吾弗欲爲之則亦弗爲之已耳又烏知聖人所爲成已成物即天地所爲成已成物天與人本無二道者乎今夫天其覆物也如此今夫地其載物也如此其德亦已至矣而天地不如是而已也凡所爲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風以散之雷以動之四時寒暑以推移之晝作夜止以休息之金木水火以贍用之鳥獸草木百穀以滋養之而其大者命之以性率之以道備之以人倫具之以天德凡此皆人之所資以生而所受

以成者也。謂非天有以資之而有以受之。何以無一
事。一理不本二氣五行。莫之為莫之致。一如安排品
定而與之者。誰為為之耶。且不特此也。其至小者。莫
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心腹腎腸。飲食相化。男女相
生。缺其一而不可者。孰為為之耶。即至毛羽鱗甲百穀
草木文采之續。紛音聲之響。答臭味之滋液。有一非
二氣五行中莫之為莫之致。一如安排品定而有之
者。誰為為之耶。其運于上也。一日一周。有一瞬之少
停。即非天命不已之天矣。其處于下也。一貞一元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聖

桂山堂

一息之少間。即非承天時行之地矣。此其所為自成
而成物者。如是使天非於穆不已。以自成其已地。非
承天而行。以自成其已。又何以成物。又何以成古今
生生不已之萬物。而與為無窮無盡哉。彼又何足以
知之

言聖人恆言之理。一如桂山自著一書言之。一綱
之領。萬目有條。而不紊真。若聞所未聞。言理至極
處。古今一轍。非以心印心者不能

太極圖說卷之二

太極圖說生死論八

或曰。吾子言人道一天道。其言雖聖人所已言。愚也
傾耳而聽之。若聞所未聞者。然此皆二氏自知外
於吾道。雖獲罪於天。而無所顧惜耳。其道之大要。則
不在乎此也。其道以人之為人了。徹生死為大。古人
有言曰。死生亦大矣。誠能了之。徹之。是或一道也。然
歟。否。歟。余曰。吾前言人倫言天德言成已成物皆聖
人所已言。而反覆言之。亦以明吾聖人言有不言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桂山堂

之曰耳。然所言皆有也。皆人有生之事也。豈以人之
死而無之也。而不言乎。聖人之道。兼幽明死生而言
之也。故聖人言明言生。與言幽言死。一也。亦惟言其
有。不言其無而已。吾為子剖析而論之。古之聖人其
以生死亦天。人。大道之一端。其為了徹也。大矣。非二
氏之所能知也。大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孔子之
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之言曰。啟足啟手。今而
後免。自古大聖賢人。未有知其生。不知其死。未有重
其生。而不自重其死者也。惟重其生。必求所以無忝

其生○惟○重○其○死○必○求○所○以○無○愧○其○死○無○忝○其○生○自○必○
無○愧○其○死○而○或○不○能○無○愧○其○死○猶○不○得○謂○無○忝○其○生○
無○愧○其○死○自○必○無○忝○其○生○而○或○不○能○無○忝○其○生○猶○不○
得○謂○無○愧○其○死○故○其○無○忝○無○愧○非○人○得○而○知○之○惟○已○
得○而○知○之○惟○已○得○而○知○之○故○天○得○而○知○之○人○或○不○得○
而○知○之○使○惟○欲○人○知○其○無○忝○無○愧○而○已○則○夫○人○而○非○
無○忝○無○愧○之○人○可○也○而○不○知○已○所○獨○知○之○處○其○無○忝○
無○愧○與○否○與○天○共○之○者○也○吾○苟○自○欺○即○以○欺○天○吾○非○
欺○天○吾○徒○自○欺○其○已○耳○吾○苟○不○能○自○欺○其○已○吾○又○安○

太極圖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能○欺○天○乎○哉○蓋○以○天○之○命○人○以○性○通○乎○生○死○而○命○之○
人○之○事○天○以○性○亦○通○乎○生○死○而○事○之○者○也○聖○人○曰○未○
知○生○焉○知○死○非○問○死○而○不○言○死○也○人○處○其○常○率○天○德○
以○盡○人○倫○為○忠○臣○為○孝○子○為○節○婦○為○悌○弟○為○義○友○以○
成○已○者○成○物○其○生○也○無○忝○乎○所○命○之○性○而○生○其○死○也○
自○無○愧○乎○所○命○之○性○而○死○苟○處○其○變○臣○死○忠○子○死○孝○
婦○死○節○弟○死○恭○友○死○義○以○成○物○者○成○已○其○死○也○無○愧○
乎○所○命○之○性○而○死○其○生○也○自○無○忝○乎○所○命○之○性○而○生○
故○當○聖○人○之○道○大○明○於○天○下○之○時○無○智○愚○賢○不○肖○之○

人○莫○不○明○天○賦○予○人○歸○全○之○理○非○不○自○愛○其○生○惡○愧○
其○死○也○非○不○自○愛○其○死○惡○忝○其○生○也○如○龍○逢○比○干○之○
以○忠○而○死○申○生○孝○已○之○以○孝○而○死○共○姬○貞○姜○之○以○節○
而○死○伋○齊○二○子○之○以○悌○而○死○左○儒○伯○桃○之○以○義○而○死○
所○為○得○正○而○斃○焉○斯○已○者○也○又○若○春○秋○戰○國○之○人○或○
不○食○其○言○而○死○或○不○負○所○期○而○死○或○不○畏○強○禦○而○死○
或○不○食○嗟○來○而○死○此○又○成○仁○取○義○之○過○焉○者○也○甚○至○
鉏○麇○要○離○聶○政○荆○軻○溧○陽○之○女○子○江○上○之○丈○人○借○交○
報○仇○忘○身○許○友○其○視○一○死○如○鴻○毛○比○干○盡○其○道○而○死○

太極圖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正○命○者○大○有○間○矣○彼○其○人○豈○真○惡○生○樂○死○其○性○情○獨○
與○人○殊○哉○亦○明○乎○人○誰○無○死○死○而○得○所○死○亦○何○求○蓋○
以○吾○有○生○時○所○求○盡○者○無○非○人○倫○天○德○之○事○亦○何○必○
遭○其○變○而○死○之○苟○一○遇○其○變○必○不○能○舉○生○平○所○求○盡○
於○倫○常○一○旦○以○倫○生○而○苟○免○苟○可○死○而○不○死○自○是○而○
後○又○何○所○往○而○不○為○倫○生○苟○免○之○所○為○哉○世○之○人○因○
其○以○一○言○一○事○而○死○必○取○忠○孝○節○義○之○大○比○擬○而○揚○
抑○之○惟○聖○人○知○其○然○未○嘗○不○喟○然○歎○息○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蓋其死也雖所成之大小有殊而其有生之日惟以不得死所爲恨者則一也其視世之庸庸逐逐及其死也不過盡於醉飽之餘沒於妻孥之手彌留沾戀而不知死生之一致者斯爲可恥而可痛也自老氏以存神養氣爲先是貪其生也夫貪其生自必養其生養其生以求其長生求其長生而卒死也其有忝於生也大矣卽其存神養氣所求於死後者亦豈有殊於生前而其忝生也旣已如此其不能無愧於死也亦大矣吾不知彼於死生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四

桂山堂

大道以何爲道而亦以道言之耶佛氏則終其身以生前死後爲汲汲是怖其死也夫怖其死自必求所以善其死死而善矣而又復生猶弗善也自必求所爲無生夫舍其有生百年之所當爲而坐待其死之一日旣有忝於生及死而但求其無生其與一瞶而萬世不視亦復何殊猶自謂吾死而如生借曰如生而一如長死其忝於生者大其愧於死者尤大矣吾不知彼於死生之道以何爲道而亦以道言之耶故聖人重其生老氏亦自重其生而非聖人所爲重其

生也聖人以道重其生不以生重其生老氏以生重其生不以道重其生聖人以道重其生亦能輕其生老氏以生重其生不能輕其生其不得已而卒至於死不能不輕之矣又必求其死而不亡而一若輕之者然苟不能死而不亡猶不能輕之矣其所謂死而不亡者不亡其死耶不亡其道耶究其所爲不亡其道者亦求不亡其死耳不可謂非貪生之根爲之也聖人重其死佛氏亦自重其死而非聖人所爲重其死也聖人以道重其死不以死重其死佛氏以死重其死不以道重其死聖人以道重其死亦能輕其死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五

桂山堂

佛氏以死重其死不能輕其死其斬然於死之日可謂能輕之矣止以求其死而如存者一若輕之也苟不能死而如存猶不能輕之矣其所爲死而如存者存其死耶存其道耶究其所爲存其道者亦求存其死耳不可謂非怖死之根爲之也故老氏之說中於人人人以求生爲大佛氏之說中於人人人以了死爲真以求生爲大則凡可以得生者何弗爲也聖人所爲盡其道而死者忘之矣熊頸鳧伸以養其形龍

虎鉛汞以還其丹。煉氣林壑之間。遊神瀛島之際。自
帝王卿相。以及士庶人。亦何嘗知其長生不死之道。
爲道之所必有。道之所必無。莫不皇皇然懼其速死。
汲汲然求其長生。喟然太息。謂吾得從赤松黃石遊。
吾視棄妻子。何有哉。以了死爲真。則凡可以善其死
者。何弗爲也。聖人所爲盡其道而生者。忘之矣。視其
身如臭腐。視其家如贅疣。一切道德功名。如泡影露
電。君子惑其說。謂彼能以明心見性爲歸。小人惑其
說。謂彼能以舍家割愛爲大。亦何嘗知其了死無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六 桂山堂
之道是道之所必有。道之所必無。莫不望所謂兜率
陀天。求佛祖之門。而皈依之。不呼而自應。不招而自
來者。迄今未之有易也。於此之時。使於學爲佛老之
前。而言死忠死孝。見義必爲。臨難不避之說。雖慷慨
激烈。目眦髮指。而談之有不掩口胡盧而大笑哉。嗚
呼。生死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亦已久矣。近世以來。
欲求如申生孝。已能過其情而爲之者。已不可得。况
欲如鉏耒慶忌。要離聶政之徒。激一時之義氣。踐一
諾而不欺。使人歎其視死如歸。而取之者。闐然無聞。

矣。卽有一二椎魯之夫。好義之輩。能忘其身。而舍其
妻子。皆相率而入二氏之門。以其一往能舍。能割之
氣。反以求生。脫死爲幸。又何知人之爲人。舍生取義
乃無愧乎。生死之大道。爲何如者哉。然後知聖人死
生一致之理。非重其生而輕其死也。非重其生者一
道。重其死者一道也。死之道。卽生之道。盡之盡其生
之道。卽盡其死之道也。人徒謂我以其道於生。盡之
而未能。以其道於死。盡之。惟二氏能以其道於死。盡
之。而不知二氏生不能。以其道盡其生。又安能以不
能盡其生之道者。反能盡其死。又安能知無忝於生
之道。卽無愧於死之道。而巳盡之。其無愧於死之道
卽無愧於生之道。而巳盡之。乃聖人死生一致之大
道。而徒以其私智。於一生一死間。求之以了一已而
不能了者。卒以悞一已。而悞天下之人。亦不足悲乎。
人日讀大聖賢人言。生死一似嚼蠟。無味聞二氏
說。生死關頭。真如貨色之中。其慾無有不熱。中而
歎美幾二千年于茲矣。今讀桂山探其根源。而剖
析之。始知二氏言生死。真如嚼蠟。

太極圖說生死論九

或曰人固不能長生由老氏之道而求養生不亦可乎余曰夫長生而可求古之聖人亦何樂乎速死必不求之乎老聃死秦失猶以遁天倍情非之人爲天所生之人違天而私其身非理之所有也若夫養生之說聖人何嘗無之孟子曰養其小體爲小人此爲庸人縱耳目口體之欲言之也聖人先立乎大其小體亦豈有不養者哉月令載四時服御之所宜魯論紀衣食起居之有節孟子所爲口腹豈尺寸之膚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九 桂山堂

非耶此與老氏求長生以養生不可同日語矣使養其生而可求長生亦何必若老子強忍陰賊逆天而求之老氏之徒有軒轅鼎湖荒唐無稽之說如果有之上世有道之主盡性至命與天合德天之所助者也雖其事爲之以延十年二十年之祚而長保其民其與祈天永命之理亦豈必有殊哉其如天地生人以來必無是人也必無是事也蚩蚩之民習聞其說求之不可得之理喪其必欲求之心亦足以見其可哀而已或曰佛氏之怖其死怖其死之無知必求其

有知耳余曰天之有陰必有陽人之有生必有死也生者陽也死者陰也然天之陰陽非陰自陰而陽自陽也陽之中有陰陰之中有陽者也人之乘乎陽氣而生其可聞可見者形也陽之屬也其不可聞不可見者神也陰之屬也其死也歸乎陰之氣而死其聞者不復聞見者不復見者形也陰之屬也其不可聞而能聞不可見而能見者神也陽之屬也生以陽爲形陰爲神死以無形爲陰以有神爲陽者亦以陰陽不測之理言形言神於人鬼之間有固然者也人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十 桂山堂

生而爲君子從乎陽之道也生而爲小人從乎陰之道也從乎陽之道而死者神也從乎陰之道而死者鬼也此陰陽神鬼之大凡也人惟形色之有無分生與死人與鬼耳而陰陽之氣與行乎陰陽之理則非以有形色而存無形色而不存者也故人之生與人之死夫人而知之人生而爲人死而爲鬼夫人而知之雖有聖人能知生而爲人不能知死而爲鬼而人必求知死如季路問死而聖人不言以人之生爲君子死爲神生爲小人死爲鬼理之常也然非目觀

之耳聞之事也。聖人非徒目不覩耳不聞而不言。卽聞之觀之。如羿稟不得其死。禹稟生有天下。世之羿稟不皆死。禹稟不皆王者多矣。天道陰陽不測之理。非可二三其說而存之也。大要歸於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一二不齊之數。天實爲之。不必以人之故而求其說也。苟必以人之故而求其說。鑿然言生者自必鑿然言死。彼二氏之知生知死之說。亦何所不至哉。故不答南宮之問。而以尚德勉其自勵。如此而自勵不如此而亦自勵也。釋氏不知死而怖死。以求其知死而皇皇然計之。惟未明死生一致之理耳。吾言天道陰陽必及死生。亦以死生之理不得不因言以明之。故由人之乘乎陽之氣而生。知人之必歸乎陰之氣而死。由人之生而爲君子爲小人。知其死之爲神爲鬼。由盈天地之間。乘乎陽之氣而生。爲君子爲小人。無窮無盡。而不可以算計。知盈天地間。歸乎陰之氣而死。爲鬼爲神。無窮無盡。而不可以算計。由人生之爲陽。必有陽之氣與數。其受命之短長限之。知人死之爲陰。未必無陰之氣與數。亦若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士

桂山堂

命之短長以限之也。故人之生死。死生如天之晝一夜。一寒一暑。生生而不息。化化而不已。此聖人所不言也。而有時亦以其理言之。如六爻之進退。四時之貞元。屈伸往來。變化無窮。言生死亦言死生。言始終亦言終始。其理未嘗不在其中也。或曰。然則佛氏輪迴之說。懼入於其中。而無以自主也。嘗以詰人口。汝醒時能自主耶。曰。能夢時能自主耶。曰。能無夢時能自主耶。其人惘然若失。而悲泣隨之。佛氏之爲了死計。其以是耶。余曰。釋氏竭生平之苦行。不過求死時能自主耳。其所爲能自主者。又不過空人生一切所有而無之。乃能無罣無碍而自主。不空人生一切所有。死而有罣有碍。猶不能自主可知也。今卽釋氏之道。以明吾儒之理。而詰之曰。汝生平之求自主。有過於吾儒之自主耶。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慎獨也如此。其存心如此。其養性如此。其須臾不離也如此。其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也。如此自古大聖賢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士

桂山堂

子 1-311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人操存於宥密以合天命不已之功雖百年如一日也。逍遙曳杖從容簪時其所自主者何如是。豈空一切所有必無罣碍歸寂滅而能主之不空一切所有不能無罣碍歸寂滅即不能自主者耶。乃釋氏生平一無所爲。日以生前死後。日枯坐於蒲團之上。一旦恍然有得曰。道在是矣。吾能不墮輪迴而自主矣。嗚呼。聖人生平所求自主于生死百年如一日。是徒以不墮輪迴爲長死。不生計其與庸妄人亦何異之有耶。甚矣哉。人知信釋氏死而自主之說而不信。

聖人朝聞夕死一言操之有生之時而通之既死之後。綽乎其餘者亦獨何哉。

儒者不肯將聖賢大道一一與異端比勘。名曰攻之而不能破之降之。桂山將平常說話兩路說來。精粗大小隱顯邪正了然自見。真如王者之師不戰而屈人兵者耶。

太極圖說鬼神論十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西

桂山堂

或曰。吾子言死生而及鬼神。其大略既得而聞之矣。然鬼神之說。聖人既已明言之。而書傳所載多言事鬼神而不及鬼神。所以爲鬼神之理。惟中庸體物不遺一言。至精至微。大易遊魂爲變。雖言情狀而所爲情狀者。止藏于一變字之中。季路問鬼神。夫子言事人不與言。事鬼而神之爲神。又與怪力同類。而稱不語有間。程子鬼神者。則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于吾言求之乎。故昔之人有言人死氣散如無鬼神。滅論其言有者。搜神志怪之書。不足盡信。有宋諸儒言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屈伸往來之理。亦若參論于有無之間。使人若疑而若信之。吾子前言死生既就死而爲鬼者言之。至鬼神之理。亦應從聖人不言與後儒言之之中。剖析有無。爲定論。不亦可乎。余曰。鬼神之說。聖人既已明言之。而又有不語不答之疑者。聖人非以其不足言而不言也。又非以其幽遠不可深言而不言也。鬼神者。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然不聞不見而實有其

理是理也。乃鬼神變化于二氣之中。自盡其鬼神之
道。雖與人無殊。亦止推其理而言之。非若人之可見
可聞而言之也。吾能言鬼神之理之常。不能言鬼神
之理之變。人信吾言之常。不能信吾言之變。是并其
信者而不信之矣。吾言鬼神未嘗視而見之。聽而聞
之。故其事之常者。可以理之常言之。其事之變者。猶
可以理之變言之。至其事之變而無其理。而附會其
說。以爲理者。聖人所不言。諸儒不欲哆口而談者也。
今子必欲明鬼神之理。并與其情狀而明之。又安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徒以不見不聞之說。使子猶在有無疑信開求之乎。
今與子言。不可見不可聞之鬼神。必先與子言不可
見而可見。不可聞而可聞之鬼神。而後所爲不可見
不可聞者。可得而知也。今夫日月星辰之繫于天山
嶽。河海之麗于地。風雨露雷。四時五行之流行于天
地之間。非有鬼神寔體之。何以運行變化。莫爲而爲
莫致而致。妙萬物而爲言。聖人嘆其德之盛。至于如
此。耶神祇靈爽。赫赫明明。與天地同德。卽與天地同
功。如所云太皞顓頊之帝。勾芒祝融之相。以及五嶽

四瀆山。星社稷。古今封號之神聖帝明王。莫不列爵
分土而統屬之者。雖自古及今。其鬼神之更易遷改
于陰陽冥漠之間。不可知。然法象之中。有氣有物。必
有一體之而不遺者。無古今而皆然也。張子曰。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夫以鬼神行乎陽之氣。一如人之生
而有神。若是其洋洋者。其行乎陰之氣。一如人之死
而有魂。其洋洋者。亦若是可知矣。惟人爲萬物之靈
林林總總。類聚羣分。其死而爲鬼。爲神。莫可智燭而
算紀。然其生爲君子。歿而爲神。生爲小人。歿而爲鬼
其義則一也。至君子而爲明神者。如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以及後世名公卿士大夫。盡性知天得正
而斃者。其死而爲神。自古及今。從無有光怪靈響。隱
見于人世之間。以其通乎幽明之大道。其神之在陰
在陽。一如日星川嶽。四時五行。行于兩間。而不異其
常者也。書傳所載如文王在帝左右。傳說列星申甫
嶽降。雖後人追頌之詞。其理亦自不誣。至於忠孝節
烈之士。貞性浩氣。精魂不與死魄俱泯。而爲聰明正
直之神。又或申生孝已。伋壽二子之屬。含生求義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死靡他亦未可以徑執而少之蓋古之人能死者○
自必能死忠死節能死義者自必能死忠孝未有盡○
忠而死者猶以不得盡孝為未足盡節烈而死者猶○
以不得盡忠孝於君親為未足人生忠孝節烈之事○
隨所遇而發自非見義必為不惑生死者其誰能之○
故下至義憤殉身之士孔子尚以志勇不忘取之其○
死也必非幽昧之鬼可知也昔鄭人相驚以伯有子○
產謂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為厲况伯有取精○
用物之弘多亦足以明秉性負氣而死非沒沒於泉○
壤冥昧之中必然之理也惟人世凡庸之夫行不著○
習不察不知死生一致為何如然鄉邑之長老村野○
之鄙夫事父兄敬君長耕食鑿飲未喪其真亦不得○
以其不識不知死無靈覺往來屈伸二氣中生生死○
死而不已者皆是物也乃人以生而知其為已惡其○
死而不知其為已皇皇然日從二氏求之不知人生○
而不能知鬼之為鬼而聞之而見之未嘗不知鬼之○
為鬼無聞而若聞無見而若見者自在也猶鬼之死○
而不能知人之為人而聞之而見之未嘗不知人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七

桂山堂

為人無聞而若聞無見而若見者自在也人與鬼間○
隔于陰陽之二氣而不間隔于陰陽之一理亦何不○
可知之有哉故人之有死本無足怖及其瀕死怖亦○
何庸雖愚夫愚婦亦皆知之乃知之而猶怖之不獨○
愚夫愚婦為然雖死生一致理未了然亦其日在羣○
倫聚合中不能忍情割愛者有以蔽之耳而賢人君○
子灑然無所繫着之情自不同于日用不知之人其○
為鬼為神亦槩可知已至于淫邪放僻之徒喪其良○
心死而為鬼與山魃木魅爭光而元惡大憝天刑鬼○
責其性與禽獸無殊非天地鬼神必欲驅而納之異○
類之中亦其自驅而自納之耳或曰然則道家以生○
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癰抵痔人死為鬼過南面王樂○
固不足道矣若佛氏天堂地獄之說與吾子言君子○
小人為鬼為神其旨不殊其于生死一致之理亦未○
嘗不同條共貫者耶余曰老氏存神為主其書多修○
真養氣之書安得不以鬼為樂而嘖嘖稱之至佛氏○
天堂地獄之說不顧其言之有微無微而鑿然如言○
其所見其為儒者所指斥久矣然佛氏未入中國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六

桂山堂

如趙簡子夢遊帝所聽鈞天之樂而書傳所載有德之人天命爲神無辜之鬼上訴于帝似乎天堂之說已先有之未聞有所爲地獄之說也自佛氏有其說而世多言夢寐遊歷之事不一而足由是言之上世止知有天簡子夢遊帝所後世知有地獄人遂夢寐遊之豈非樂令所謂夢因乎想者耶此皆正人君子所不談然余嘗以陰陽之理推之人之被鞭笞鉗劉痛楚不能忍者雖其肌膚受之而覺其痛楚者心也如止肌膚而已則人之氣存而痛楚氣絕而不痛楚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左

桂山堂

者非心爲之耶此以知肌膚之痛楚亦其心之痛楚不可忍也明矣又若拘繫囹圄坐臥飲食未必不爲夫人也而咨嗟涕洟求脫桎梏而不可得一息之頃轉念之間無痛而若痛無刑而若刑焉者非其心爲之耶又如貴顯之人生平移氣養體一旦不得于君獲戾于上寵衰勢失呼吸存亡焦肺傷肝求死不得其與刑獄痛楚亦復何殊人生憂痛迫心較之膚受殆有甚焉者生而以有形之膚受之與死而以無形之神受之豈必有殊別耶地獄變相不過從人世剿

刑虐劉而推極言之自是無稽之談然猶與君子而爲神其氣光明高朗上升于天小人而爲鬼其氣昏冥沈滯下入于地於理猶近又何必執有無而求之理或曰吾子於二氏之道無不毫釐縷析分別而斥遠之獨于天堂地獄之說儒者詆其荒繆不言吾子似以其理未盡非夫有其理必有其事雖與人世不同自非虛妄可知矣余曰鬼神之理聖人固言及之昔之名儒亦未嘗長言之深言之也今子欲明鬼神之爲鬼神余以幽明一致之理推論之以釋氏生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辛

桂山堂

所求其道近鬼故於論鬼神而通于吾說者不非斥之究之吾儒不言而自有之理卽無佛氏之說如古今史傳所載通乎其理而爲言君子不以爲非也吾語子不必執有無而論而子必欲求其有無吾豈不能如昔之儒者一語而斥其無耶子乃于吾之不斥其無而反求其有甚矣子之惑之深也吾言人生之陷于罪戾與不得于所事之人方其慘痛迫切怨天尤人有甚于刀鋸炮烙之加身者皆其心之有覺實當之因生以知死因有形而知無形以爲人之與鬼

其此靈覺亦復何殊○今子必求所爲地獄于有無之
間○余惡其詞之賸而可厭也○而不與于言○子謂余不
知而詞窮猶可也○謂余爲不智○昔言之而今不言是
使余多此言也不可也○今以高高在上清虛之積氣
而道家以玉京金闕釋氏以抱子入自在天神廟一
如人世所居所處者言之繆妄亦已甚矣○以是而推
地獄層次種種變相其繆妄不更有甚焉而猶足推
求而論說之耶○然而聖人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爲天地之間莫不有之○彼詩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書所稱皇上帝○非天之爲天○必有是帝以主之○又
○反○復○詳○天○地○鬼○神○之○有○本○源○人○之○造○以○明○之○其
安取人世尊而無上謂之帝者○乃仰以人世所尊而
尊之耶○古之帝王讓禪征誅大兵大役水旱災祥莫
不祀天而告奉天而行天何言哉○亦若爲之感召而
有以應之者○謂非有主宰于高高在上如人世之所
爲帝者爲之乎○由是而四時之有帝山川社稷以及
祀享之百神皆輔相上帝而職司有事者也○又必爲
郊壇廟社以處之上下神祇如設官分職流行二氣
之間亦豈無所憑依聚處而陞降上下者乎○人以陽

道○治○民○神○以○陰○道○治○鬼○賞○善○而○罰○惡○害○淫○而○福○謙○以
佐○人○之○陽○道○且○然○况○幽○冥○之○中○無○勸○無○懲○而○可○立○陰
道○以○治○之○者○乎○是○天○堂○地○獄○之○說○雖○欲○斥○其○事○而○不
存○其○理○亦○未○爲○得○也○有○謂○人○生○隱○惡○伏○慝○多○遁○于○刑
辟○之○外○釋○氏○爲○是○說○以○恐○怖○之○使○愚○夫○愚○婦○信○而○從
之○耳○然○而○釋○氏○之○徒○本○以○罪○惡○由○我○解○免○福○利○由○我
佑○助○創○爲○此○說○以○恐○怖○人○者○要○求○人○耳○豈○徒○爲○鬼○神
福○善○禍○淫○之○說○而○云○然○哉○余○所○爲○不○必○執○有○無○而○論
之○以○其○說○與○其○他○荒○誕○虛○繆○不○同○卽○無○其○事○而○神○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鬼責之理自存也○子乃必求其實而言之○余非鬼非
神又安得以耳所不聞目所不見爲子言之哉
釋氏一切皆空至空及心性獨于天堂地獄鑿鑿
言有無論其有無已與言空無本旨刺繆甚矣而
儒者不埽却其言無必埽却其言有何耶○桂山存
其理自存鬼神福善禍淫之理非存釋氏穿鑿附
會之說也○斥其說無不斥其說有意良深矣

太極圖說鬼神論十一

或曰吾子之言鬼神其彰明較著也如此季路問所以事之孔子止教以事人他日又記子不語神豈鬼神有不必要而又不可語之理耶吾子謂聖人非以不足事而不言又非以其幽遠而不可深言其故可得而聞歟余曰夫天地四時山川社稷及門行宗廟之鬼神以享以祀者多矣聖人制在祀典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教人以祀神之禮豈季路問而孔子獨不與言耶且祀神之禮主于誠敬而事神之分各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大小器用禮儀等殺有差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亦何不可告語之有然此季路之所習聞者也而猶問所以事之豈以事鬼神之道猶必有加于此者耶蓋天地之有陰陽惟人與鬼為最大人有入之事陽之道也鬼有鬼之事陰之道也古天子有事于天地山川而祭之也有祈有報其交于鬼神止此而已故郊壇廟社以云報也所謂大報天而主日者類是也有報亦有所祈非祈神之降福于我也天子為萬民請命祈年祈穀而祈其佑助之者類是也諸

侯卿士大夫請命于社稷宗廟亦如之漢文詔曰先

王遠祀不求其幸望祭不求其福今祠官祝釐歸福于朕不為百姓自今祠官致祭無有所祈其祈之義可知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以次而降其事鬼神不疏不數無敢越禮者如此凡此者以人之為人行乎陽之道者也人有事人之人自有事人之事也臣事君無適而非君而或敢忘之子事父無適而非父而或敢忘之推之事兄事長莫不然且人之生朝而出夕而入各執其業以事其上之人敬姜有言曰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四

桂山堂

民勞則勤勤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從未有事鬼神加于事君親敬鬼神加于敬君親而維日學尊者以敬君親而能忠能孝之人可以事鬼神不能敬君親而不忠不孝之人不可以事鬼神記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等而上之者若此况于其下焉者乎禮經祭統諸篇致誠盡敬非能盡天人之道不足交于旦明不徒致齋散齋無言靡爭威儀肅肅而已也降及後世於所宜祀有所有禋必邀福于鬼神祝史舍正辭而矯舉以求之春秋賢士大

夫多非之者所爲黍稷非馨明德維馨豈享祀豐潔
之所得而干哉季路信鬼神之必有思致其誠敬以
事之一似趨吉而避凶轉禍而爲福若鬼神可以主
之者然如子疾病門人無請禱者子路請之非徒未
明乎事鬼神之理并事人之理而有所未明也今夫
人之事君親也無適而非君親死生以之禍福以之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生事其君親其福也大矣臣子
之幸也非祝嘏所能致之也自非然者以死事其君
親其禍也大矣臣子之不幸雖欲祝嘏以求免焉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乎不可乎此其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使人之
一身日奉其所事之人而移其所事以事之猶有死
生禍福介于其胸中其于事君事親純一無二之念
必大有間焉者矣由此而推之人一生之進止動作
無事不與死生禍福相倚伏吾善事鬼神而鬼神示
以趨避轉移之機一一奉而行之其人之爲人尚可
以爲人尚能盡人之道以盡事人之道乎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雖若以二事言之
而不知夫子專爲事鬼神而言之也以諂鬼神之

必見義不爲之人見義必爲之人必非諂鬼神之
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能務
民義者必能遠鬼神之不能務民義者必不能遠
鬼神之人可相提而並論也傳曰國將興聽于天將
亡聽于神又曰民神之主也今民各有心鬼神乏主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古之論鬼神其明白正大也
如此自老氏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夫鬼神之靈豈
以有道無道而分其于鬼神已知其不能如聖人知
所敬而敬之可知矣其後遂有却老祀竈役使鬼神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美

桂山堂

之術竹宮禱館淫祠徧天下及佛氏入中國日以鬼
道教民所爲天龍神女散花說法以施捨種福田以
懺禮脫罪孽視人世鬼神早若輿臺一切福善禍淫
之理皆佛氏一人可以變亂而轉移之使天下之人
奔走若狂幾不知所宜祀之鬼神是何鬼神且以所
宜祀較二氏之鬼神如小巫之見大巫又孰肯以所
敬在彼者而敬之求如三代之世敬君親如天地事
長上如鬼神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志者如種五穀于
礲土石田之上不可望其復生矣嗚呼今而後知聖

人○不○言○事○鬼○神○而○止○言○事○人○之○意○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言事鬼神其道理真切如此以事之之人見而鬼神之爲鬼神益見諸儒多在有無之間論之皆未明乎夫子不語不答之旨一若囁嚅吞吐爲近聖人之言誤矣使宣室得聞此言雖一語三日不休未爲過也何必更以問蒼生爲第一義哉

太極圖說原道論十二

或曰吾子本聖人言天道皆二氏以吾所有之理一切無之者也然彼之所無能無吾道言有之有不能無吾道不言無而無之有吾言心言性自不能與吾一切言有而無之亦以明心見性爲歸後儒有許老氏能見道者有斥佛而亦時通其說以爲旨由是言之二氏以有爲無與吾儒固殊矣其所爲無而有者似亦與吾儒有同焉否耶余曰子問無極太極之說諸儒言有言無其論辨亦既詳矣吾從朱陸往復諸

書折衷而論定之不過兩言而決耳必言聖人所已言又言聖人所不言一一推論累百千萬言而未有已亦惟明吾聖人所以言有不言無之大旨乃本天言道自然之至理非二氏所爲天所爲道之能與焉者也故言聖人所言與言聖人所不言不敢少倍繆于聖人卽言諸儒所言與諸儒所不言亦期無倍繆于聖人卽無倍繆于諸儒而後敢言之也吾年十六七時未嘗讀性理書亦時有心思所及及讀其書而樂其先得我心其能通者信而好之不能通者疑而

缺之役役于科目有年無所用于時始以生平學思所及而會通之知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如是魯論二十篇反復玩味以顏閔游夏諸子所言與會子之述大學子思之作中庸子與氏上下七篇以之通貫乎夫子二十篇中無一理之不通無一言之不貫也以四子之書貫通乎五經之言天人言性命亦無一理之不通無一言之不貫也卽以聖人所不言貫通乎聖人所言以一聖人所言貫通乎數聖人所不言亦無一理之不通一言之不貫也嗚呼至矣春秋之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完

桂山堂

孔子以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使文武周公之道復明于天下孔子沒百餘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孟子起而闢之不則大道幾于若滅若沒而不可知矣然與孔子同時若管晏諸書與孟子同時若申韓諸子或雜王霸或本智術小道可觀世主用之補偏救弊其致遠恐泥不足與王道比美人皆得而知之惟老聃與孔子同時所著道德諸篇未傳于世孔子見聃問禮其他聃與孔子論說莊列之徒荒誕無實者也至戰國而楊墨之言盈天下楊朱爲我多本于老墨氏

兼愛其道近釋孟子不遺餘力距之斥之自後二氏之教生心害政迄今幾二千餘年而人莫之知也吾言聖人日用尋常共著共察之理必取二氏參論其是非亦謂百家諸子之說害道猶小二氏之教生心害政爲大裴頠論其有而不能破其無昌黎能披其枝葉不能拔其根本以致後儒言心性本欲闡明聖學剖析精微至言心無其心而後心明性無其性而後性見一若推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有宋諸儒卓有見地之人猶有以其言心性與吾儒畧同爲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辛

桂山堂

者噫聖人罕言性命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聞近儒於性命探賸索隱言聖人所言亦言聖人所不言與聖人反若參差淆亂而莫辨其非者似以二氏言心性本有其理吾儒不言而彼能言之者然嗚呼千百年以來吾夫子之道亦有日微日晦之勢致使二氏之教與吾教列爲三而稱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君子以及于小人誦其言遵其教人有將毋同之說存于胸中今子以二氏與吾儒之明心見性致疑于同異之間而問之亦可謂欲探大道之原本者矣

余安敢以渺見少聞管窺聖人不爲一盡其辨說哉
 今夫天之所爲命者人之所爲性也在天爲命在人
 爲性一理而二名二名而一理者也故率之是性違
 之非性矣能知其性爲君子能盡其性爲聖人無智
 愚賢不肖之人有此性皆有此率之才皆有此盡
 之之量者也此性命之說也有是性矣性之有仁義
 禮智本乎情而發于心能本是性而發之斯謂之本
 乎性之情發乎性之心斯爲賢知之人不能本是性
 而發之不得謂之本乎性之情發乎性之心斯爲愚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山堂

不肖之人此情與心之說也以是性與情存諸心卽
 本是心之發用而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恭敬爲禮是
 非爲智以盡其孝于親忠于君愛敬于兄弟朋友斯
 謂之聖人君子賢智之人是爲存心養性以立命之
 人其不能者爲愚不肖之人而已矣此心之有仁義
 禮智之說也以是本天之命而爲性發于心充乎四
 端以盡人倫吾爲聖人爲君子爲賢智之人而天下
 愚不肖之人有是四端而不能充吾以吾之能充者
 充之斯謂之成己以成物斯謂之能盡其性苟或不

能不得謂之盡其性卽不得謂之聖人其或賢知之
 徒能充其德以成己而不能成物猶不得謂之成己
 卽能成物非其時命與勢分所不得爲而不能爲者
 亦不得謂之成物所以然者吾一人以天之所爲命
 者爲性而不能如天之道以爲之不得謂之盡其性
 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嗚呼人性合內外
 而爲量其大也如此雖然人之自盡其性聖人以存
 養之道盡之矣若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其爲人如
 是其芸芸也其爲物如是其芸芸也以一至誠之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山堂

欲以自盡其性者與人物莫不盡之贊化育而參天
 地必有疑其一能無不能一盡無不盡之說者不知
 吾之性一天之性也吾之心一天之心也與天地同
 德者與天地同功故能盡其性者吾一人而已人之
 智愚賢不肖不一矣吾烏乎盡之物之飛潛動植不
 一矣吾烏乎盡之天地之化育無窮無極矣吾烏乎
 贊之而參之聖如堯舜夫子一則曰博施濟衆堯舜
 猶病再則曰脩己安百姓堯舜猶病甚矣盡其性之
 難能也而不知聖人之心無窮聖人之道無窮也聖

人○之○道○無○窮○聖○人○之○心○尤○無○窮○也○人○之○智○愚○賢○不○肖○
之○不○齊○也○天○爲○之○也○非○天○之○性○爲○之○天○之○氣○質○爲○之○
也○人○之○智○可○益○其○智○愚○可○損○其○愚○賢○可○益○其○賢○不○肖○
可○損○其○不○肖○氣○與○質○天○爲○之○而○無○可○如○何○者○氣○與○質○
可○益○可○損○亦○天○爲○之○而○非○無○可○如○何○者○也○天○所○賦○之○
性○爲○之○也○聖○人○曰○天○以○命○賦○吾○又○不○徒○以○天○下○林○林○
總○總○之○氣○質○賦○吾○吾○爲○天○地○間○一○人○爲○萬○物○中○一○人○
而○不○能○爲○天○地○所○爲○之○事○不○能○爲○天○地○所○欲○爲○而○不○
能○爲○之○事○使○天○下○人○與○物○以○戴○天○地○者○戴○吾○一○人○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山堂

吾○性○并○負○爾○性○也○大○矣○吾○爲○爾○立○教○焉○爾○能○脩○道○如○
吾○爾○亦○盡○其○道○以○盡○其○性○之○人○也○爾○不○能○如○吾○脩○道○
以○立○教○而○能○以○吾○教○爾○脩○者○脩○之○雖○不○能○如○吾○以○道○
盡○吾○性○亦○不○失○爲○性○道○中○可○出○不○可○知○之○人○此○吾○所○
立○之○教○仰○天○地○所○立○之○教○也○自○有○天○地○以○來○止○一○天○
止○一○命○自○有○天○地○而○有○人○以○來○止○一○命○止○一○性○止○一○
道○自○有○天○有○聖○人○而○有○人○有○物○以○來○止○有○是○命○止○有○
是○性○止○有○是○道○亦○止○有○是○教○同○乎○此○命○此○性○此○道○是○
吾○教○也○不○同○于○此○命○此○性○此○道○非○吾○教○也○子○思○子○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山堂

吾爲之田里樹畜以有其生爲之男女嫁娶以有其室爲之仰事俯育以有其家而後爲之州鄉里黨以有其敦睦而後爲之君長者能以其治治其人之強弱巧拙之不齊又何憂乎天與人以大欲使之各足其欲而一如無欲者乎聖人日養矣而弗教猶弗養也天生是人使有是耳目口體而無所謂性無所謂心以主之人人皆甘食悅色爲性甘食悅色爲心相爭而訟相毆而師矣使有是心是性而賦之氣質清明之人不賦之氣質昏濁之人吾亦無如天何也亦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無如人何也乃天之以是心是性賦人也凡有氣質之人莫不有以賦之故凡有氣質之人以是性而發于心莫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也聖人口吾卽其心性以治其人吾如披郤導窾恢恢乎遊刃而有餘矣其道莫先于孝非人之不孝吾教以孝也親親仁也非人之不弟吾教以弟也敬長義也能孝其親者必能忠其君能敬其長者必能睦其族屬人知吾教孝不知吾教仁人知吾教弟不知吾教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治天下之道仁義而已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舉天下之人興孝興弟尚仁尚義人倫以敘天德以備庠序以處秀民學成而治人講社讀法以約愚民各出其力以事上此天所賦人之性一若聖人爲之賦之天所畀人之道一若聖人爲之畀之是天以性賦人於氣質之中不能變其氣質而復其本然之性也聖人爲變之而復之天以道畀人於嗜慾之內天不能遂其嗜慾而安其固有之道也聖人爲遂之而安之斯可謂能盡人之性而後可謂能盡其性矣由是而鳥獸咸若草木蕃蕪焉不剝胎不破卵焉數畧不入方長不折焉禽獸以時殺樹木以時伐焉而仁愛及於萬物有不各盡其性者乎由是而高高在上日鑒在茲天不愛道矣地不愛寶矣民祉游臻而休祥駢集矣五帝三王由斯道以治天下而漢唐宋以來雖遠不逮古然由其道而治失其道而亂迄于今未之有易也夫是以天道也如是聖道也如是人倫也如是天德也如是天秩天討無不如是夫孰非天所賦之心爲之天所賦之性爲之又孰非本天所自爲命者爲之使有一人焉非是心是性則一人不可

得而變化之矣使有十百千萬人焉非是心是性則
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使一人以至十百
千萬人之心性有一不同于聖人之心性則一人以
至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使一人以至十
百千萬人之心性有一不同於天之自爲命者與人
以爲心爲性則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
化之矣夫是以盈天地間人皆有欲而若無欲人皆
有氣質而若無氣質所謂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
誠爲能化者此也夫變化莫大于天地而聖人能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而後可謂盡其性而後可謂之修道以其立教此心
性之理萬古一原千聖一道五經四子之書無不同
五經四子書括已盡
條共貫遞相祖述而言之者也彼二氏之言心性
與吾儒畧同者安在乎吾儒排斥二氏者多矣究之
千古聖賢一道相傳之理使二氏言心性言道言
教得以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其故非他亦止謂吾儒
本天言道而言有彼先天言道而言無吾儒本陰陽
言道而言有彼離陰陽言道而言無初未嘗于天止
一命人止一性剖析其源流而大正之且有以彼之

言心性亦未必非理之所有而若疑若信焉耳嗚
呼此千百年人心之迷惑不解而二氏之教至今流
行而未有已也嘗試執老氏而詰之曰吾本天而言
有汝先天而言無有二道乎使老氏而應之曰吾與
若既分有無爲二矣又安得以有無之道爲一乎是
則老氏之道非道也人皆知之矣道可二何不可三
可三何不可十百雖百家小說皆得奉一道以自名
正之不足正也惟老氏必不能以彼言無吾言有之
道爲二也故亦言天亦言命亦言心亦言性是以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正之究不能正之也嗟乎使老氏而不言天言命言
心性則已惟老氏而猶言天言命言心性吾乃
得而大正之彼之爲人亦猶是受天之形氣爲天所
生之人并與其心性而受之之人乃不欲與所受之
形氣爲聚散反其道之常以求其有聚無散而逆爲
之自不得不以所受于天之心性反其道之常舍有
言無而逆爲之矣夫既反其道之常而逆爲之自不
得不舍吾之言有而尊彼之言無若曰吾生於無而
反于無吾烏用彼天彼道爲哉吾其爲元始而處吾

三清之天此吾道之所以爲大而無上也人謂佛氏明心見性與吾儒略同者亦謂其取六根八識諸色相一切空之以求反其心性之本覺也試令取其本覺而反照之其爲心與性有是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理充滿具足於中者耶如以一切皆無也是不獨取六根八識諸色相而無之并其所爲心性之本覺亦無之以云虛無寂滅者斯真虛無寂滅已又何道之有哉彼惟不得不言原無是種種在吾本覺中又不得不言卽有是種種在吾本覺中吾能一切皆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之無之是彼原舉其心性之所不能無者而空之以求所爲無生無死之天亦不過以不頑冥之本覺而爲頑冥以不泯滅之本覺而爲泯滅若口吾知本覺本不頑冥而寧爲頑冥不爲不頑冥吾知本覺本不泯滅而寧爲泯滅不爲不泯滅吾亦惟于窈窈冥冥無生無死之天以證吾空寂圓成之果而已此吾道之所爲真而無上也嗟乎二氏之道其言大言真亦如是而已矣彼豈能知心之與性兼有無而有之者合內外而有之而猶以是言之以是求之者耶故老

氏者本不知所以治天下而亦言治天下自不得不言以無爲治天下夫黃帝堯舜有爲而無爲非始于無爲而終于一無所爲者也乃以絕聖棄智爲無爲人不知其所爲明心見性其繆妄爲何如卽其言治天下之繆妄若此而明心見性之繆妄亦可以知之矣佛氏本求出世與世何與而亦言度世其所爲度世者不過了一已之死生耳故不言度人而言度鬼旣言無生而又言放生且生不能以生度人而死徒以死度鬼生求出世而無生死又求入世而有生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四

桂山堂

不知其明心見性其妄誕爲何如卽所爲出世度世無生有生妄誕若此而明心見性其妄誕亦可知矣由是言之二氏言虛言無使真能出天地陰陽之外生無爲者死亦無爲生求無生者死求長死卽天下本無虛空寂滅之道而自爲老佛之道本無空虛寂滅之天而自爲老佛之天本無虛空寂滅之鬼神而自爲老佛之鬼神亦自成其爲老佛而已吾又何暇更取其有無而論之其如天地之間陰陽之外有性有覺而爲人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人有性有覺而

爲鬼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鬼。有性有覺而爲道與。
 天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道。與天非真。能無性無覺。
 也。不過無性無覺而始爲虛。無性無覺而始爲寂。
 滅而已。彼又烏知天下必無此空虛寂滅之天。必無。
 此空虛寂滅之人與鬼神也哉。故老氏爲已而言虛。
 言無矣。又不得不言爲人而不虛。不無佛氏言出世。
 而言寂言滅矣。又不得不言入世而不寂。不滅于天。
 人之大本性命之大原。亦有何與一則始于貪生。以。
 三住求長生而不可得死。而乘其強陽之餘氣。徒冀。
 長遊天地之間。一則始于怖死而求我之爲我。於生。
 前死後之時。徒欲守其冥寂之靈覺。出輪迴而證無。
 生。彼二氏者。如是求之。不必如是得之。假使如是求。
 之。卽如是得之。而能長生不死。是老氏至今存也。能。
 長死不生。是佛氏至今存也。又安得言虛無寂滅之。
 道。爲彼道。又安得有虛無寂滅之天。爲彼天也哉。夫。
 善言空無者。莫如二氏。究以不空而徒以言空之。不。
 無而徒以言無之而已。彼又烏知吾儒之明心見性。
 言實有而不言虛無者。是何旨。而謂其能與于吾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望

桂山堂

大道漫以略同言之也哉。

直從二氏明心見性有無內外剖析之而虛繆畢。
 露吾儒性命之理。如日在中天矣。諸儒將有無二。
 字止以我有彼無我內彼外斥之。自不免所見略。
 同之說。桂山從言有言內析其不同。則其言無言。
 外不辨而自明。從來儒佛老莊混爲一途。其能劃。
 然分如淄澠。若此論者。生平未嘗見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望

桂山堂

太極圖說卷之三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三

或曰吾子析有無之理通天人性命貫死生鬼神詳哉其言之矣然則周子本有而推于無朱子要無而歸于有於聖人言有不言無之旨亦似無殊吾子未以為然者其義必有在矣余曰吾與子言天人性命之道死生鬼神之理止為太極圖說加無極二字是豈明于大易本言有而不可加以無之辭大易本言太極而不可以無極加之之義者而猶為是圖說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桂山堂

昔伏羲之畫卦也一陰一陽而已無所為太極也使圖自上立何難于一陰一陽之先加一圈以示太極于兩儀之上使畫自下起何難于一陰一陽之外加一畫以示太極于兩儀之下可以知太極不可加圈加畫于兩儀上下之間直以兩畫對待而起此伏羲列兩儀而不及太極之大旨也至文王繫卦諸爻體德名義其理一陰陽之至理也周公繫爻諸卦體德名義其理亦一本于陰陽之至理也有太極之實無太極之名以卦與爻雜物撰德萬事萬理而有之不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桂山堂

可一事一理而名之也故伏羲畫卦不加一圈一畫以為太極而太極未嘗於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中若有缺焉文周繫卦爻未嘗於一卦一爻明言卦爻之德卦爻之體卦爻之名義以至極之理自具于伏羲畫卦中於卦爻發揮之而已此太極流行於三才六位間隱而不見而無不可見者也至孔子贊易自陰陽兩儀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成形成象類聚羣分變化無窮之義條分縷析而釋之無一非陰陽至極之理為之者而不一言以表之其知者固以大易為彌綸天地之書不知者以為止上卷此知不知從言易說與虛擬不知太極是極不同前民用之書而已故于大易何為者章自註而自答之以為易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決疑定志者也易固著德圓神卦德方智六爻易以貢聖人與民同患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易固乾坤闢闢變化不窮利用出入而至神者也人知為卜筮前民用之書而不知天地之道其大本大原莫不該備於此者乎是書也人知乾坤為易之門而已而不知太極之理存焉一言以表之曰易有太極惟有是太極而後兩

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不從此而生而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大業亦無不從此而生矣惟易書具是太極之理易道之大所以與天地準也于是又以天之法象人之崇高比擬而贊其大結以聖人制卜筮推本天生神物贊其神妙不測而測者天之至也極者理之至也易有太極云者猶言易有至理在焉也爲大易言之非舍大易而言之也苟舍易而言之是爲道而言太極矣爲道而言太極猶言天有天之道理故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言天者必知天有天之至道存焉人有人之至道凡言人者必知人有人之至道存焉于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何與焉舍易而言之是爲天而言太極矣爲天而言太極亦猶老氏言先天地而生佛氏言超陰陽而存之道矣於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何與焉此可知易有太極一言先兩儀而言之者爲易言之也爲易言之可以先兩儀而言猶兩儀可以先四象而言四象可以先八卦而言八卦可以先六十四卦而言以六

十四卦之體卽八卦之體八卦卽四象之體四象卽兩儀之體兩儀卽太極之體而太極卽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體雖有先後而無先後者從兩儀四象八卦層次而言之也今之爲圖說者截上易有二字而取太極二字截下生四象八卦而取是生兩儀四字不以易之太極言太極借易之太極而自以圖說所爲太極言太極不以易之兩儀言兩儀借易之兩儀而自以圖說之言天地者言兩儀故易之有太極以易之本有太極非無太極也從其本有而言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四

桂山堂

以太極本在易之中言有不可以無言之者也圖說之有太極以太極本無而非有以其在陰陽之先爲本無及在陰陽之後又不得不言有又不得不更有所爲無者而後可以有之也彼以爲人止知太極在陰陽之先入乎陰陽之中不知無極又在太極之先不入陰陽之中可得而言無不可得而言有惟無極言無太極乃得而言有此其說在陰陽之外而言之也在易之中而言之自必以易之太極言太極自必以易之兩儀爲兩儀在易之外言之自必以圖說之

太極爲太極而言無極自必以圖說之兩儀爲天地而○言○兩○儀○不○知○易○之○有○兩○儀○猶○易○之○有○四○象○也○象○也○者○像○也○儀○也○者○可○象○者○也○就○易○之○天○地○而○言○兩○儀○猶○就○易○之○陰○陽○老○少○而○言○四○象○就○易○之○日○月○風○雷○水○火○金○木○之○屬○而○言○八○卦○皆○儀○也○皆○象○也○象○亦○言○象○也○爻○亦○言○效○此○而○象○此○者○也○皆○易○之○詞○也○就○易○之○言○太○極○者○言○太○極○就○易○之○言○兩○儀○者○言○兩○儀○非○舍○易○之○言○兩○儀○而○言○天○地○非○舍○易○之○太○極○言○有○極○而○又○言○無○極○也○故○五○經○四○子○之○書○從○無○以○天○地○爲○兩○儀○從○無○以○言○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五

桂山堂

言○性○言○命○言○心○之○至○理○爲○太○極○者○也○自○孔○子○贊○易○而○有○此○名○後○世○以○兩○儀○象○天○地○太○極○象○至○理○始○本○易○象○所○言○而○言○之○亦○猶○震○之○稱○雷○離○之○稱○日○坎○之○稱○水○艮○之○稱○山○巽○之○稱○風○兌○之○稱○澤○乾○之○稱○天○坤○之○稱○地○同○類○而○互○稱○之○也○就○易○之○言○天○地○者○言○兩○儀○可○言○生○四○象○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苟○舍○易○而○以○言○兩○儀○者○言○天○地○言○天○地○生○四○象○猶○可○也○言○天○地○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可○乎○不○可○乎○就○易○之○言○兩○儀○者○言○太○極○可○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

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苟○舍○易○之○言○兩○儀○者○言○太○極○言○太○極○生○天○地○猶○可○也○言○太○極○生○天○地○卽○言○生○五○行○四○時○猶○可○也○若○旣○言○太○極○生○天○地○矣○言○天○地○生○五○行○生○四○時○矣○又○舍○天○地○而○言○生○四○象○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可○乎○不○可○乎○甚○矣○讀○聖○人○之○易○書○必○先○明○聖○人○作○易○贊○易○之○詞○與○作○易○贊○易○之○理○雖○初○學○猶○知○之○者○也○故○孔○子○卦○爻○十○翼○數○千○百○言○言○天○地○卽○以○易○言○乾○坤○言○天○道○人○道○卽○以○易○言○天○道○人○道○或○先○易○而○言○之○或○後○易○而○言○之○或○錯○綜○天○人○與○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六

桂山堂

理○而○言○之○從○未○有○外○陰○陽○而○言○卽○未○有○外○乾○坤○而○言○卽○未○有○外○天○地○而○言○者○也○凡○易○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其○道○卽○天○地○之○道○也○易○之○至○理○一○陰○一○阳○之○至○理○也○其○至○理○卽○天○地○之○至○理○也○故○旣○言○太○極○又○必○言○無○極○本○道○家○之○言○著○道○家○之○書○不○爲○易○說○吾○何○屑○置○詞○之○有○旣○爲○易○說○豈○易○有○太○極○一○言○言○易○之○至○道○至○理○不○從○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內○言○之○反○從○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外○言○之○有○是○理○乎○哉○無○是○理○乎○哉○若○以○聖○人○易○有○太○極○一○言○在○兩○儀○之○先○而○疑○之○

遂謂聖人言道亦如道家言道在天地之先然則聖人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幾以太極又在一陰一陽之後言乎豈非所謂舉一隅不能以三隅反者乎必謂易有太極一言不爲易言而爲天地言是聖人亦同老氏有物先天之說矣自有孔子以來漢唐宋諸儒所斷斷致辨于老氏之說者云何而猶未明乎斯義耶且孔子彖象十翼中言天地陰陽之理會有一言不從天地陰陽言道而疑易有太極一言從天地陰陽之先言道可更取以相提而並論者乎不特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七

桂山堂

也易書而外五經四子諸書大聖賢人本天言理之辭亦有若太極生兩儀疑其言道生天地一言半詞可相提而並論者乎濂溪紫陽聖門之徒也易有太一言正當從孔子只言有極以明其有不言無極不必更言其無發明斯義何庸加無極于太極之上而創爲圖說致滋後儒紛紛訾議爲哉

朱儒以與易通相表裏其時非圖說者如非孔子桂山將舍易而言一語判開定千古鐵案其截上下兩語作圖說尤爲片言折獄那得如此卓識那得如此快筆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四

或曰吾子之言是以太極圖說可不作也然聖人言有濂溪紫陽自必實言有聖人不言無濂溪紫陽未嘗實言無度正謝方叔黃瑞節諸人論之詳矣亦未始不同歸于一致也吾子似以圖說可不作何哉余曰吾淺見渺聞未嘗得如有宋大儒其人而從事於其門言聖人所言言聖人所不言反復數千萬言以明聖人言有不言無之旨竊謂子于圖說之是非已思過半矣乃猶以圖說之言有言無與聖人同歸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八

桂山堂

致余又安能以盡言爲戒不爲一申其說乎古之聖人凡言事言理非知而言之不言也雖小物細故猶然而況于言道乎其言有者必實有者也其言無者必實無者也其言有者雖無而實有聖人言有不言無者也其言無者似有而實無聖人言無不言有者也豈有本有而兼無言之本無而又兼有言之之理乎哉濂溪知易之有極則言有極知易之無極則言無極此吾所謂聖人言有必實有言無必實無者也今日無極而太極此二氏非有非無之說也使以

無極爲有是。老氏生無之說矣。使以有極爲無。是佛氏性空之說矣。濂溪亦何取加無于有之上。而圖之說之。紫陽之推論圖說。知孔子言有極爲是。卽知濂溪言無極爲非。知孔子知有極而不言無極爲是。卽知濂溪知有極不言無極爲是。知有極又言無極爲非。此吾所謂聖人言有雖無而實有。言有不言無。聖人言無似有而實無。言無不言有也。今紫陽從而解之。曰無極而有極。猶曰有極而無極也。云爾。以極之理爲有理。以極之形爲無形。苟如是。是天之有命。命無形而有理。人之有性。性無形而有理。萬事萬物之有道。道無形而有理。苟以太極之無而無之。則天之有命。亦將曰有命而無命。人之有性。亦將曰有性而無性。萬事萬物之有道。亦將曰有道而無道。可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能知之。必待有宋大儒爲圖。爲說。又強爲之辭。而發明之以爲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推其授受幾等于精一執中之訓。不亦異乎。余嘗反覆其說。而推論之。非聖人贊易之言。非聖人贊易之理。而知其言太極。非聖人以易言太極之

太極也。夫易之大極。易之所爲至理也。紫陽以無形有理解之于時。舍圖說全說。不論而以信一語信全說者也。苟徒信此一語。而不取其全說。而推論之。則是言大易之太極。與言道家之太極。亦何殊之有哉。夫太極之無形。吾不言而知之久矣。太極之有理。吾不言而知之尤久矣。若太極之動靜。吾乎知之。是太極之不可以動靜言也。有固然者也。然吾安得以其不可以動靜言。而不言姑卽其言動言靜者言之。太極何時而動。非靜而何以知其動。且太極既動。何時爲動極而靜。太極既靜。又何時爲靜之極而復動。吾烏乎知之。紫陽不得已以爲言。其實則動又生于靜。作圖說者只得先從動上說起。代爲解之。夫太極可從動說起。又何不可從靜說起。而作圖說者必鑿然先從動言之。使可先從動說。又可先從靜說是。先從動說。必生陽。先從靜說。必生陰。而始有陰陽矣。則未有陰陽之先。太極必不動。不動之物。也不動。靜而後可一動。一靜不動。不動之物。是何物乎。作圖說者何以不先從不動不靜而立說者何耶。况未動

之○前○必○靜○其○靜○也○早○已○應○生○陰○矣○又○何○庸○動○極○之○後○
復○靜○始○爲○陰○所○生○哉○且○太○極○不○動○時○靜○也○靜○則○似○無○
所○生○矣○苟○有○所○生○何○以○知○必○不○生○陽○必○動○而○生○陽○太○
極○不○靜○時○動○也○動○則○似○有○所○生○矣○苟○有○所○生○何○以○知○
必○不○生○陰○必○靜○而○後○生○陰○是○必○未○有○陰○陽○止○有○太○極○
時○太○極○合○下○必○不○靜○而○動○以○動○不○與○陰○爲○類○也○故○止○
生○陽○獨○陽○不○生○而○有○所○生○是○以○陽○生○陽○也○太○極○合○下○
又○必○先○動○而○後○靜○以○靜○不○與○陽○爲○類○也○故○止○生○陰○獨○
陰○不○成○而○有○所○生○是○以○陰○生○陰○也○夫○天○下○有○所○生○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上

桂山堂

物○未○嘗○不○本○陰○陽○二○氣○而○生○天○地○萬○物○莫○不○皆○然○獨○
太○極○未○有○陽○而○生○陽○止○本○陽○之○動○而○生○不○必○兼○陰○之○
靜○而○有○所○生○太○極○未○有○陰○而○生○陰○止○本○陰○之○靜○而○生○
不○必○兼○陽○之○動○而○有○所○生○是○天○地○萬○物○有○所○生○皆○以○
陰○陽○二○氣○而○始○有○所○生○太○極○有○所○生○不○必○兼○陰○陽○二○
氣○而○始○有○所○生○動○則○爲○陽○而○生○陽○靜○則○爲○陰○而○生○陰○
而○自○有○所○生○紫○陽○不○得○已○又○代○爲○解○曰○兩○邊○生○者○即○
是○陰○根○陽○陽○根○陰○爲○有○對○從○中○出○者○無○對○以○太○極○從○
中○出○而○無○對○不○必○陽○根○陰○陰○根○陽○太○極○有○不○動○動○則○

生○陽○不○必○根○陰○生○太○極○有○不○靜○靜○則○生○陰○不○必○根○陽○
生○也○夫○太○極○之○先○以○其○未○有○陰○陽○也○必○賴○太○極○一○動○
一○靜○而○生○之○是○太○極○本○一○而○非○陰○陽○非○若○陰○陽○本○二○
而○有○所○生○今○日○太○極○能○生○陰○陽○是○太○極○必○本○有○陰○陽○
而○後○陰○陽○本○是○而○生○矣○太○極○本○有○陰○陽○而○陰○陽○本○是○
而○生○豈○非○陰○陽○一○太○極○之○說○乎○又○非○即○太○極○一○陰○陽○
之○說○乎○作○圖○說○者○又○必○且○曰○太○極○可○言○無○陰○陽○而○不○
可○言○無○動○靜○動○者○太○極○動○也○太○極○不○能○無○動○其○不○能○
無○動○者○即○太○極○之○陽○也○靜○者○太○極○静○也○太○極○不○能○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上

桂山堂

靜○其○不○能○無○靜○者○即○太○極○之○陰○也○是○陰○與○陽○皆○太○極○
從○中○出○而○有○所○生○者○也○雖○曰○無○對○而○實○有○對○者○也○太○
極○之○有○動○静○即○太○極○之○有○陰○陽○必○不○得○謂○太○極○之○動○
自○動○其○所○生○之○陽○自○陽○太○極○之○静○自○静○其○所○生○之○陰○
自○陰○者○也○故○一○動○一○静○陰○陽○互○根○之○說○雖○于○太○極○既○
有○所○生○之○後○言○之○已○于○太○極○未○有○所○生○之○先○不○言○而○
有○之○矣○作○圖○說○者○亦○何○所○見○必○如○是○鑿○鑿○而○言○之○
陽○不○得○已○又○代○爲○解○曰○太○極○之○動○静○非○陰○陽○動○静○乃○
太○極○之○理○自○爲○動○静○也○夫○太○極○之○爲○太○極○聖○人○不○過○

言天地之至理耳。今乃以理有動靜言。是其生陽也。以此理之動而生。則凡所生之陽。其不能無動者。皆理動也。即所生而為陽之氣。凡有所生。不能無動者。不必言氣動。亦猶之乎言理動可也。其生陰也。以此理之靜而生。則凡所生之陰。其不能無靜者。皆理靜也。即所生而為陰之氣。凡有所生。不能無靜者。不必言氣靜。亦猶之乎言理靜可也。夫天下言理之為理。未嘗不可兼動靜而言之。天下言氣之為氣。亦未嘗不可兼動靜而言之。若以太極之理分動靜。即以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極一動一靜之理。分陰陽太極一也。陰陽二也。一可生二。二可歸一矣。陰陽可二。理亦可二矣。理既可二。則太極雖止一太極乎。亦不能不為生陰生陽。而可一亦可二矣。嗟乎太極者。天地之所為道也。天地之道。一言而盡其為物不二而已。今太極以生陰生陽。分而為二。太極果陰陽也乎哉。陰陽果太極也乎哉。太極果以陰陽可分為二者哉。太極果以生陰生陽。分一而為二。又可合二而為一者哉。嗟乎使太極以生陰生陽。故雖本一而不能不分為二。是天以一太

極分陽。地以一太極分陰。天地有陰陽。二太極矣。天地之四時五行。為陰為陽。有二。其為太極亦有二。天地之人與萬物。死生人鬼。為陰為陽。有二。其為太極亦有二矣。夫太極以非陰陽也。其極本一極也。故以之入于天地四時五行。人與萬物死生鬼神陰陽二氣中。豈徒分而為二哉。即分為十百千萬。莫不有太極之理存焉。太極亦不得而辭也。然可分一太極為十百千萬而言太極。不可分一為二而言太極者。以天地萬物可十百千萬言。太極者止一太極一陰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四

桂山堂

陽合二氣而言太極者。太極一理。陰陽二氣也。故陰陽自二而不一。太極自一而不一者也。紫陽所謂陰陽有對太極無對者也。無論太極不可以動靜言。即以動靜言。亦不得以理靜理動言。况可以動生陽靜生陰而言太極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乎。黃勉齋云。太極非能動靜之物。是勉齋猶能本夫子非道弘人之旨。立言作圖說者。又何所見。必以動生陽靜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鑒鑒言之。紫陽不得已。猶復代為解曰。太極未動時。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

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雖言太極實言陰陽矣然則太極一而無對陰陽二而有對紫陽既已言之今其言又若此不過爲圖說陰陽一太極曲爲解耳自不得止以陰陽言言有二以太極兼有陰有陽言又獨言一矣又安得不以太極有二而止爲一極陰陽有二而止爲一氣之說乎故又代爲解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屬陽陽氣凝聚卽屬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夫一陰一陽明有二物相對而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五

桂山堂

非有二物相對苟如是是天地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男女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人鬼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天地不必分陰陽而爲二物男女不必分陰陽而爲二物人鬼不必分陰陽而爲二物天下萬事萬物有對待者皆不必分陰陽爲二氣而止爲一氣不必分陰陽爲二物而爲一物矣聖人作易無在不以陰陽分二氣相對待而立言乃因太極不可以生陰生陽分爲二之故并陰陽二氣亦可以一氣言之是又雖言陰陽實言太極矣此其理爲本大

易四聖人言天道陰陽之理乎不本大易四聖人言天道陰陽之理乎吾不知作圖說者采何所見不顧其理之當與否憑其臆說莫不如耳聞目見鑿鑿然侈口而言之嗟乎太極生兩儀一言孔子爲大易畫陰畫陽言之非爲圖說生陰生陽言之也今濂溪以一動一靜生陰生陽鑒然言之如此是濂溪視太極真如一物生天地而立乎其上一動一靜以生此陰陽一動一靜以分此陰陽一動一靜生此陰陽分此陰陽以立此天地發明道家有生于無之大旨假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五

桂山堂

天地之上真有太極真能一動一靜生陰生陽而太極本在陰陽之先本有動靜之理聖人早已言之乃聖人言動靜止從乾坤言動靜未嘗先乾坤而言動靜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蓋乾坤之動靜卽太極與爲動靜若太極而言動靜則其動生陽靜生陰非太極與乾坤爲動靜而太極先自爲動靜此老氏道生天地自以爲獨得之說也豈能通乎大易乾坤動靜之說者哉故其說以動靜互根陰陽分而兩儀

立立兩儀云者猶言立天地也不言天地而仍言兩儀其下文亦不言天地而止言陰陽借聖人言易書卦畫之兩儀自言彼生人生物之天地其終不言天地止言兩儀者以吾言天地不言兩儀是止從易之太極言太極不從易之兩儀言兩儀必有疑之者矣吾惟言兩儀不言天地是從易之太極言太極可以言無極從易之兩儀言兩儀即可以言陰陽即可以言五行自必有信之者矣自此以下則不復與易之生四象生八卦相闢而自言彼天地之所生止言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七

桂山堂

變陰合亦不言天變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矣夫濂溪既爲太極圖說兩儀之下不明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其爲體德名義所以定吉凶生大業者何如太極之理其爲體德名義流行于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何如而今也專言天地生五行夫天地之生五行此如在天之日月在地之山川皆法象中彰明較著之理聖人未嘗不于易書中言之其理具于八卦而未嘗分屬者以兩儀之理分見于八卦或專其一而有之或兼其兩而有之故八卦之中不

獨在地之五行以及山川泉石即在天之日月風雲雨澤雷電以及人物鳥獸之類亦無不該之矣今兩儀陰陽之下直接五行而又爲之圖爲之說是此圖說乃濂溪自創生天生地生五行之圖說於大易本無與者也故其下直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是濂溪所爲太極者實生天生地生五行之一物安得謂無太極乎既有五行即有天地既有天地即有太極既有太極生此天地五行又安得不有無極生此太極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六

桂山堂

如太極之有極獨無所本而生又安能生陰陽生天地生五行不至以有極所生生于無極其說有不能已者自然之勢也故道藏之書所謂無極生太極太極稟無極無極爲真無太極爲妙有無非本老氏復歸無極之旨而爲此言又道家之習說也况紫陽解太極動靜謂是太極所乘之機又謂是理搭于氣而行是太極動靜已先有氣矣是氣又在理之先矣是太極生陽氣而爲天太極生陰氣而爲地天地二氣非生于先天有道之氣即生于先天有氣之道矣嗟

乎爲太極圖說止截有太極生兩儀數字自爲太極
生天地天地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一圖并四象八卦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吉凶生大業一本太極
者無一言及之此可謂大易之太極圖說乎其下又
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之說夫太極既無真于何有
無而有真真有而無亦有矣則無極又不徒以無形
而言無且以有理而言有無極猶太極也太極猶無
極也又何取乎一極而二其名乎紫陽不得已又代
爲之解謂真之一字卽以太極當之似矣殊不知紫
陽之解無極二字也以太極有而本無作無形二字
不過爲太極言有之註脚耳今首句旣已提明此後
凡言太極人雖至愚豈猶有以有形疑太極者而又
必取無極而屢言之是舍太極之爲根底而本有者
不言反指太極之註脚所爲無形者屢呼其名而言
之一則曰太極本無極猶曰太極本無形云爾再則
曰無極之真猶曰無形之真云爾吾不知無形是何
物而一如五行本陰陽陽本太極者本之吾不知
無形是何理不曰太極之真必曰無極之真不曰太

極本無形必曰太極本無極必以無極二字與二氣
五行妙合而凝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譬猶不知
主人之姓名借客而知之旣知其爲主人反舍主人
而以客之姓名爲主人而呼之又煩後之人轉展註
脚究於理有未明自古立言君子垂訓後世者未之
見也至言二五之精止爲二氣五行生人生物以明
人與萬物之生必本二氣五行二氣五行必本太極
太極必本無極自來道藏之書言之重詞之複千百
年遞相祖述而爲說者又何庸濂溪圖說徒衍此數
言以爲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乎至云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主靜之言乃道家大根
大本之所在是道家之所爲主而豈吾聖人之所爲
主者耶夫恬靜寡欲固聖人之所與也仁者靜從其
人而取之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爲知止之功候言之
艮之爲卦言止也卽言靜也所謂艮背不獲身行庭
不見人者也聖人釋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艮之專言靜也聖人猶兼動
而言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大聖賢人莫不

以主敬爲相傳之心法。從未有以主靜爲心法者。二程親從濂溪。不從主靜。亦止言主敬。惟老氏養生存神。一以清靜爲主。其道德諸篇發明斯義。而謂濂溪亦有是言。是奉何聖人之心法哉。即使濂溪獨得靜功。亦不應以從古定中正仁義之聖人當之。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已發未發。爲中爲和。或由靜而動。或由動而靜。天道人事之常理。豈有以靜爲千聖百王立人極。而相傳以爲主者乎。且靜之爲言。雖以道言之。實兼氣言之。非若主敬之專以道言之也。敬者兼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主

桂山堂

靜而有之。靜者離動而有之。故敬可該靜。靜不可該敬。言敬則不獨靜不得爲主。動亦不得爲主。言靜則不獨動不得爲主。即敬亦不得爲主。靜始有敬。動即無敬矣。靜始有主。動即無主矣。此老氏兼氣言道之說。又不可不知者也。其下即言聖人主靜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即言陰陽剛柔仁義立三極之道。亦何暇顧其所稱引與主靜之意旨相合與否。不過截取大易之成言。而敷衍之耳。余嘗取其說而推論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主何靜。而謂與天地合德。

平寒暑歲月運行不息。所主何靜。而謂與日月四時合其明與序乎。二氣良能參贊變化。所主何靜。而謂與鬼神合吉凶乎。推之天道陰陽有動而有靜。地道柔剛有動而有靜。人道仁義有動而有靜。何嘗舍動而專以靜爲主。而後三極之道始立者乎。是其言爲大易之言。而其旨豈大易之旨耶。至結之以原始要終。死生之說是太極圖說于大易精義微言無一語發明。而止取死生之說結之。若曰人之生也。本太極而生。人之死也。歸無極而死。生死之道其大如是。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主

桂山堂

老氏清靜爲教。養氣存神以求生而長生。死而不死者。其道豈更有出于此圖此說者耶。合是圖說觀之。止爲道家無極二字無處着落。截太極兩儀以已意言天地萬物生死之說。借大易成語贅入之。故自兩儀立焉。以下即接五行自陰陽五行以下。即接生人生物自天地合德三極之道。即結以死生之說。推之道家主靜之聖人。能原始反終。無生無死。復歸于無極而已矣。嗟乎。使如是之圖之說。而可發明孔子太極未發之圖之說。雖揚雄以下各自有圖。王弼以下

各自有說穿鑿附會其繆妄固多未有若此圖此說之繆妄爲尤甚也嗚呼昔者聖人學易自言加我數年其贊易也至于韋編三絕四聖人所成一書秦火獨留漢唐宋諸儒玩之味之而莫能窮探之索之而莫能盡今圖說止于勦襲易書數語特爲無極二字欲冠太極之上又無一言發明所以冠之之義推其創圖之意不過謂儒書亦言太極生兩儀庶幾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敢斥而外之以信儒書者信吾道而已矣嗚呼濂溪而爲是圖說猶得爲聖人之徒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自二陸與紫陽辨難其後論說紛紛止爭無極二字於圖說槩未及也故紫陽無形有理一言出而諸儒之氣不復再鼓矣桂山從圖說全篇逐節抉摘其舛繆妙意微言得心應手絡繹奔赴無一字剩義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絕非偏師問道以取勝者真可謂義理爛熟胸中言語妙絕腕下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五

或曰濂溪理學爲宋儒稱首生平著書無多紫陽稱其聞道甚早二程子師事之每教人尋孔顏樂處諸儒望其肩背亦罕矣惟創此圖說加無極于太極之上以聖人之徒明聖人之道卽一事一理至有無相反亦未易輕言况于大易太極之說乎且聖人一無我之人也太極宜加無極聖人未及加濂溪千百年後從而加之起予助我之嘆聖人嘉與門人小子者何如聖人往矣後之人相喻于聖人言外之旨從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歎美之是亦聖人之歎美之也今濂溪爲此圖說未嘗一語使人知太極之上加無極之故卽不然通書數十篇中一爲發明其意旨無論與紫陽釋圖說相合與否讀者曉然于其意旨所在尊而信之雖謂前聖後聖同條共貫可也乃絕無一語及之及圖說既傳論難蜂起紫陽力爲排解如衆射之鵠的雖披襟而受之亦何益之有哉甚矣濂溪理學稱首豈於聖道一聞未達爲此圖說滋後人以二氏流傳爲口實亦豈得爲醇儒也哉余曰非然也圖說非濂溪所作

也象山兄弟嘗疑之謂其與通書不類或其學未成時所作或傳他人之文紫陽註濂溪集有武當所寬稱先生指畫圖象口授二程未嘗有書又云二程受此圖說亦未嘗示人張敬夫以書問其故紫陽答以無有能傳受之者于時諸儒論說紛紛左顧右盼卒無以有極言有如何不可加無極無極言無如何不可加有極有極言有如何為理之必有無極言無如何為理之必無溯本窮源抉摘其說而大正之者徒以圖說出自濂溪故也而不知圖說非濂溪所作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今試推而論之如謂濂溪為易之太極而作大易中窮理盡性至命天人一貫之精義以太極之有通諸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一一發揮之猶恐莫能本有極而盡其蘊何暇反原太極之本無特加無極于其上而說之將以明老氏之無耶將以明釋氏之無耶與聖人言大易之有極又何與耶此可知濂溪之必不為也如截去易字不言易之太極而言生陰生陽生天地萬物之太極不過問萬物之所生必曰生於陰陽五行問陰陽五行之所生必曰生于天地間

天地之所生必曰生于太極問太極之所生必曰生于無極是本老氏之旨為圖說以明有生于無耳與大易又何與濂溪必指為聖人不言而吾能言之吾又以知濂溪之必不為也若止于紫陽無形而有理一言則此圖此說直太極之贅疣而已矣蓋太極本有理而言有不以不言無形而太極下等於陰陽太極本無形而不言無不以止言有理而太極不為體於天地使濂溪加無極而別有意義存焉無論其是與非彼欲作之作之可也加無極而別無意義止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生天地萬物是何性命之原本是何幽深之妙旨多此作不如少此作吾又知濂溪之必不為也且象山兄弟謂其與通書不類余覽通書言誠言聖言道言教言動靜陰陽五行有從易書言有不從易書言無不一本天道而立言即無一不可與太極相通而立言絕無一語以太極先天天地動靜為旨者况言太極生陰陽而立天地乎况於太極之上取老氏所為無極者漫然加聖人有極之上而說之乎至於濂溪學行莫知師傳所自謂常學於希夷希夷華山道士老

氏之徒也希夷又嘗學於鶴林僧壽涯濂溪亦嘗與胡武平從而學之張南軒之徒溯其淵源所自稱爲所本正而取材廣並不以從學二氏爲諱是濂溪少時亦以二氏言心性必有秘密不傳之旨趣其時皆謂圖說出於希夷非臆度之辭可知也况朱內翰進易說有搏以太極圖傳种放傳穆修傳周敦頤之說胡五峯通書序亦云然而濂溪從二氏遊胡汲仲晃景迂度正李靖輩人人能言之則濂溪圖說所自來又可不辨而知也蓋二氏之教與吾儒如水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火之不同器五經四子之書求一字可借以入其說必不可得之數也卽易以道陰陽合四聖人所成一書止言天道無非發明乾坤至極之理惟易有太極孔子明易之兩儀四象八卦生生不窮所自來與老氏了無交涉老氏之徒讀吾儒之書者謂太極生兩儀一言與彼有生於無道生天地之說相似遂謂儒者亦言生天地之太極既言生天地之太極又安得不言生太極之無極乎又恐從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而爲圖說必不合也故截

易有二字止言太極以爲此生天生地之道也天地從道生道必從無生作此圖說託於儒者以爲儒者論天地未嘗不與吾二氏同一旨歸此固二氏鈍根之徒守其師說者不能爲惟二氏桀黠之徒挽吾儒入楊墨卽推楊墨入吾儒以爲三教同歸者所爲也若使鶴林華山之流止爲彼道之有無作圖作說自不僅以無極加太極之上而已也如列子太易未見氣太初始見氣太始初見形太素始見質顯然於太極之上多其名說義類自成一卷之書又何暇論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天

桂山堂

惟止以無極加太極之上以一而字作轉語以成文使人知吾儒亦嘗先天地而言有極吾所爲太極稟無極無極生太極者非虛言也而濂溪實學於希夷使其說行正足箝諸儒之口彼攻吾言無者如自攻孔氏而已嗟乎使聖人而言太極生兩儀如圖說所言是孔子亦言道先天地矣孔子而言道先天地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後天地而言道矣何以易書十翼中無非本天地而言道乎如言天尊地卑言易與天地準言廣大配天地言天地設位易行乎中言天

歷舉易書指點示人桂山明道安心其苦如此

一○地○二○言○乾○坤○易○之○蘊○言○天○地○貞○觀○言○乾○坤○易○之○門○
 言○廣○大○悉○備○兼○三○才○而○兩○之○言○乾○坤○易○簡○天○下○之○理○
 得○易○之○卦○首○首○列○乾○坤○序○卦○終○篇○必○歸○天○地○無○一○非○
 乾○坤○之○理○即○無○一○非○太○極○之○理○即○無○一○非○有○生○于○有○
 之○理○也○惟○老○氏○必○言○有○所○自○生○自○必○言○無○為○所○自○生○
 自○必○言○生○有○之○無○為○有○所○自○生○自○必○言○生○無○之○無○為○
 無○所○自○生○不○歸○于○無○極○無○無○極○至○空○至○虛○不○能○已○者○
 聖○人○推○之○天○上○地○下○無○一○不○言○有○未○嘗○一○言○無○以○天○
 下○止○有○有○之○理○必○無○無○之○理○天○下○止○有○一○有○之○理○必○
 大○極○圖○說○論○卷○之○三○无○桂○山○堂○
 無○又○有○一○無○之○理○與○有○之○理○相○生○而○並○存○者○也○此○足○
 以○明○無○極○之○非○聖○言○非○聖○人○之○徒○所○宜○圖○而○宜○說○者○
 必○然○之○理○也○且○濂○溪○書○本○號○易○通○紫○陽○以○太○極○圖○說○
 為○其○綱○領○宜○自○冠○易○通○之○首○何○以○反○別○為○一○冊○豈○非○
 以○無○極○二○字○不○可○混○入○所○著○發○明○聖○教○之○書○况○可○入○
 四○聖○人○本○天○明○道○之○易○書○乎○此○不○獨○象○山○兄○弟○為○與○
 通○書○不○類○即○濂○溪○亦○自○知○不○與○通○書○一○類○別○而○出○之○
 也○胡○五○峯○所○為○傳○自○陳○搏○非○其○至○者○祁○寬○所○為○口○授○
 二○程○並○未○有○書○其○言○豈○無○據○而○云○然○哉○

前篇將圖說字字挾摘其虛誕絕非發明性命本
 原真令羊質虎皮見豺而慄矣不再將無極二字
 搜剔淨盡必有謂此二字中有無窮義蘊無人體
 會猶得奉濂溪而隱其詭秘之說今一一引據論
 辨至堅至確非徒為濂溪解脫實為太極二字獨
 存大易一書此後誰復敢肆無忌憚而干犯之者
 哉古今明道之書此為稱首

太極圖說辨圖論十六

或曰其說如是其圖亦可知矣可得而聞與余曰吾於其說而知非濂溪所作若更從其圖而推論之其是非更有較然者矣吾友蕭山毛子大可嘗考其圖一一剖析之其言曰太極無所爲圖也卽張南軒所謂太極不可爲圖杜黃中云太極無形圖於何有者是也其一大圈之下又有一圈大小層次相合一小圈爲三輪者乃後漢魏伯陽參同契書水火匡廓圖其下五行分布一圖亦參同契三五至精圖也其辨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先而不爲高淮南子所爲引類于太極之上皆道家言太極之本也老子有復歸嬰兒復歸無極莊子有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列子有物之終始初無極也又有有則有極無則無極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此道家言無極之本也故玄宗直以無極寶號爲神之至尊而唐圭山僧禪源詮集亦載太易五重運轉乃至太極語唐僧杜順華嚴演義有云以五大言之太極爲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何無之稱也必有之用極而無之功顯此二氏言無極之本卽二氏牽引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大易言無極太極之本也至儒家本老氏而寓無極之旨者亦有之矣如緯書乃漢世陋儒雜引諧史小說最爲不經中有太易至太極爲五運乾坤鑿度云太易無也太極有也而汲冢僞造書有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王輔嗣說多引老氏易緯書其註有云有必始于無故太極生兩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此又儒者本老氏言太極無極之所由來也然輔嗣有其說而無其圖惟道家有其圖又爲之說道家有圖說亦止圖其所爲圖說其所爲說與

儒者無與也。卽儒家言老氏者前如莊列後如輔嗣多根本其說未嘗牽引其圖與大易河圖混雜而言之陳搏老氏之徒也。讀吾儒之書不明吾儒之道者也。惟其讀吾儒之書故其言論多爲有宋諸儒所稱許而師事之。惟其不能明吾儒之道究不能逃楊入儒反以吾儒所不屑言不屑爲者一似吾儒尚有所未足也。創爲圖說以無極加太極之上謂吾儒一間未達止此耳。然使搏自以其圖說傳則亦猶夫道藏中一卷之書而已。惟託儒者以傳又託大易言太極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而以陰陽五行生天生人勦襲易書成言而傳之孔子吾師之弟子其言不益信乎。且夫大易之有圖憑龍馬點畫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卦卦與圖其類與不類原不可知。今惟本伏羲卦畫以一陰一陽爲兩儀老少陰陽爲四象又次第加而爲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至于河圖點次流傳至周列在東序比于傳國典冊漢唐以來已失其傳雖稱引河圖無點畫可憑者也。惟大易天一至地十其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可爲言河圖之所本亦以其數之理一

出于自然而不可易也。故以其數衍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撰著求卦乾坤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明天地以內之事而道在其中。卽太極之理在其中也。又安有兩儀之上別有道名太極者。又安有兩儀四象八卦因重之上又加一圈名爲太極圖者。其加一圈于兩儀之上謂之太極而爲之圖加一畫于兩儀之下謂之太極而爲之圖者皆後儒因易有太極一言而加之者也。况可明以太極立名爲之圖說圖太極不圖兩儀不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其爲圖本伏羲爲之乎。本文王周公爲之乎。本孔子而爲之乎。則是一圈而不及兩儀但借水火匡廓圖以該四象借三五至精圖以該八卦借生男生女生萬物圖以該六十四卦其大旨不過借太極加無極二字而已。其大旨不過道家生天生地生萬物一言之圖綴以大易成言數條以爲儒家無極太極之說而已矣。且考之宋元人言易輒自爲一圖鈞深扶隱變怪百出如蔡季通自然圖以迄劉長民鈞隱圖黃季真會通圖王秋山緝說圖楊鼎卿古註圖胡玉齋啟

蒙圖洪容齋兩儀圖張仲純易圖閻丘逢辰圖熊任
重集成圖李蒙齋王湜各有學易圖吳草廬纂言圖
鮑天章發微圖及胡雲峯圖大都本陰陽發明易理
不離大傳近是從未有止摘易有太極止言生陰陽
生天地生五行生萬物綴以大易成語數條如陳搏
所授太極圖者是此一圖于大易一書亦止發明天
施地生四字而已况所言動靜非乾坤之動靜乃太
極之動靜所言陰陽非天地自然之陰陽乃太極所
生之陰陽是無極而太極從彼道家有生于無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董

桂山堂

圖立說况言無極而不言加無極止為太極立說豈
天地之陰陽五行於卦畫中何處不可見而必指為
太極一一所生而圖之說之哉且義皇于無易之先
見河圖而畫卦以兩儀四象八卦使無形為有形一
一有名有象以示人今作圖說者反于兩儀之陰陽
八卦之五行畫如列眉者復圖太極說無極使天地
陰陽五行更舍有形而反於無形求之以至言虛言
無資其論說猶有所未足也又從而一一圖之不過
使村夫愚婦三尺童子見此圖者知此為太極一動

一靜所生之陰陽所生之五行一動一靜所生之男
女所生之萬物一如親見太極之所生即一如親見
無極之所生而後無極太極如示諸掌吾豈令人以
吾為無徵之言者耶此二氏好為圖象示人之所為
有宋諸儒以其託于濂溪也從而附和之假使其圖
真出于濂溪猶當廢而黜之况其為竊取參同契之
圖而贅附其說者哉或曰然則參同契諸圖止道家
脩煉之術與大易絕無與者耶余曰固也參同契一
書以坎離水火為抽填紫陽會為註而稱道之其坎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董

桂山堂

離水火雖與大易相通然可使參同契與易通而易
之太極陰陽則不與其書相通而為言者也蓋聖人
之言太極言陰陽其于窮理盡性至命天與人一以
貫之非術數小道託附陰陽可得而混淆之也紫陽
云邵子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有所傳方士技術
用以修煉陰陽參同契是其源流也崑山歸震川易
圖論云伏羲畫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苟以一說求
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與補占
卜隻耦之類人人皆自以為易人人皆可以易言也

其言如此皆非聖人言易設卦觀象繫詞以明之之
大旨也。辟如聖人言道德而後人之言刑名者亦本
道德。聖人言性命而後人之言有性善言有性惡者
亦本性命。究與聖人言道德性命可以貫而通之否
耶。昔河之出圖也。卽以今所傳之點次觀之。自非天
生羲皇聖人。亦安知此爲一陰一陽所自起。推而衍
之。極之六十四卦乎。使止此一圖所衍而傳之。亦不
過大衍揲著求卦之法而已。自非天生文周聖人。又
安知乾之必繫以元亨利貞。坤之必繫以牝馬安貞
之辭。乾初之必繫以潛龍。坤初之必繫以履霜之辭。
使此卦爻辭義亦止如是而已也。亦不過使揲著求
卦之人。讀其象爻之辭義。以明吉凶而已。自非天生
孔子聖人。釋乾之元亨。釋坤之利貞。有如是無窮之
義蘊。釋乾初之潛龍。坤初之履霜。又有如是無窮之
義蘊。而且居安樂玩學之有年。極天地人物莫窮莫
盡之義蘊。性命道德至精至微之義蘊。幽明死生鬼
神至變至化之義蘊。無不于此六十四卦中探賸索
隱。鈎深致遠以明之。而于聖百王之大道靡不該備。

于此矣。夫四聖人之於易。書由圖之點次而有卦。畫
之文由卦畫之條理而有象。爻之辭由象爻之辭而
有釋象。釋爻十翼之文。辭義理如樹木之舍苞而吐
花而結實。至孔子而後。雖兩間至幽至奧之旨。莫不
如日月之昭揭於在天。至平至恆之理。莫不如江河
之流行於在地。其視河圖之點畫。八卦之因重直如
筌蹄糟粕而已矣。假使賢智之徒。未讀四聖人之書。
止授以六十四卦。無論其不能繫一詞於卦爻之下。
雖既已繫之。而後取四聖人之書與讀之。有不同。罔
井之蛙。東海之鱉。號號然驚規規然恐廢然而返者。
乎。假使有一人焉。挾必皇之所遺。周序之所陳。向余
而詫爲至寶者。余弗以爲寶也。余寶易之文辭與寶
易之卦畫亦復何殊乎。假使有人焉。挾黃帝蘭葉朱
文之河圖。與王充所論河水中白畫之八卦。向余而
詫爲秘笈。余不惟不以爲秘笈。必且斥爲漢世陋儒
造作無稽以欺愚瞽之徒者也。余知孔子嘗言伏羲
見圖畫卦而已。以伏羲爲黃帝。既屬不經。以圖卽畫
尤爲欺妄。不獨余惡其說。人人皆得而惡之。歸震川

以易書止八卦因重而已卽所謂圓圖方圖先天後天圖亦非伏羲文王所作多後世從易書衍而爲圖象相傳邵子所畫之圖耳後之儒者亦力辨河圖淹沒不傳漢唐以來並無其書今所傳諸圖亦後人因大衍之數而爲一六二七上下左右中央以圖之而已又歷考劉放阮逸之徒造作反覆攻擊敗露之故由此觀之圖之有無在數千年前已杳不可考猶幸易書具在圖卽亡卦畫釐然完固無恙也後之人有是圖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意義自明卽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堯

桂山堂

是圖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意義豈遂不明哉况如陳搏所授太極一圖穿鑿增損言陰陽言動靜言天地言五行變方爲圓或三或五與聖人言易有太極了無交涉儼然指爲濂溪所作不徒淆亂易書并從古聖人本天言道之大原胥淆亂之矣方陳搏以諸圖授其門人遞相傳述顛倒河洛圖書幾於莫考邵子康節說易以大衍之數爲河圖以伏羲文王八卦六十四卦爲方員先後天諸圖位紫陽註釋聖經知數從大衍爲有本方圓先後天卦圖從繫詞

爲不悖于聖人雖心知邵子所作或別有所傳而取以說易猶爲雅馴其他置而不論震川不取其圖指爲邵子之圖紫陽亦知非邵子所圖卽邵子所取而取之取其圖而不明其人猶太極圖說亦頗疑非濂溪所作以已意釋而傳之也然圖者無言者也從易之卦畫爲圖苟不悖于大傳之文卽非羲文之圖而傳之可也說者有言者也非聖人言易之言并非聖人明易之理卽託羲文周孔尤宜辨而黜之况託于濂溪又明知其所自來而猶爲傳之不可也且方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罕

桂山堂

先後天圖與說易雖無意味然卦畫序次繫詞說卦互相交錯本自了然後人圖之存以資蒙訓而已若太極有圖又各一一爲圖以名之直從易外自畫圖形自說圖義并○不○辨○太○極○宜○圖○不○宜○圖○太○極○動○靜○陰○陽○宜○說○不○宜○說○作○者○不○知○有○何○意○味○漫○然○而○圖○之○說○之○述○者○不○知○有○何○意○味○又○漫○然○而○釋○之○傳○之○余○故○曰○賢智之過也

河圖見于周書漢唐失而不傳道家造作諸圖方圓先後天猶本大易繫詞圖之至太極一圖直于易外創作止爲推本虛無立說是篇反復推敲剖瀝心髓真千古一字不刊之論

太極圖說授受論十七

或曰濂溪既嘗學于希夷豈不知無極二字道家大旨所存今加之太極之上其言動靜陰陽天地萬物所自生又道家尋常立說絕非吾儒間所未聞自應廢而置之乃至與生平著述並傳是圖說卽非所自作不無心折其言不欲淹沒以傳于世耶余曰予之推論及此亦非洗垢吹毛而求之也從來賢智之過聖人每抑之與不及等以其于大中正至之道其失則一也自孟子而後漢惟董仲舒學術醇正唐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止一韓愈能明道統所從來有宋諸儒猶以江都潛心大業未窺其全昌黎有用無體殊欠精細比于聖門不及一流蓋宋儒推求理道之精深闡發孔孟之義蘊聚徒講學析義辨疑各出見解爭相矜重其資性高明卓然出羣之輩未免以生平誦習所見所聞大旨亦復如是反若古昔聖賢尚有未發之言不傳之秘必俟後來賢哲之徒深求而得之以濂溪橫渠二程康節諸儒多從二氏探索雖未嘗溺而不返至求有無真妄之義於意言之表一若疑之一若信之

今無極太極之說濂溪明知孔子從一陰一陽言太

極非若老氏生陽生陰生天地言太極又言無極乃

存其圖說與通書並傳謂非生平讀二氏之書窮釋

老之理猶有致疑于聖人本天言道之旨似有未足

也耶此不獨濂溪爲然也卽橫渠亦有清虛一大虛

無窮氣有盡及語道至不能盡則名言亡矣之說康

節亦有陰陽求其始天地求其初又言太極無爲之

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非天地乃天地之祖之說是

其與老氏有物先天生無名天地始所謂太極本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極者豈有殊耶卽諸儒亦多本有理斯有氣及道生天地之說雖不明立無極之名而究其旨歸未嘗不至于斯也然則濂溪亦安有疑圖說之非是猶與已之通書並存而不廢耶二程受其圖說未嘗一言及之近世大傳序如無極太極也一語人固辨其僞增然二程仍有圖說以傳人其引而近之不欲推而遠之未嘗不與濂溪同此意也余因是不能不爲三嘆也今儒者之所學學何人耶亦學孔子而已孔子生平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聖人必爲自謙之詞

如是耶其他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多聞多見擇善而從無非叮嚀告誡以爲讀聖人之書明大道之要苟非篤而信之必不能死而守之亦逆知天下賢智一流必有窮高極深以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其爲害非小也且堯舜至孔子千六七百年聖哲相承文章性命日盛日著孔子生其時天縱神明集千聖百王之大成以明道統于天下苟有見于前聖所未發昔王所未言自著一書自立一說有補于前修有裨于來學亦奚不可其如古今相傳止此一道辟諸日月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之在天雖欲別懸一象以著其明江河之行地雖欲別穿一渠以導其流而不可得何也故四子之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外無他稱也自詩書執禮易象春秋而外無他及也以文武之道卽禹湯之道禹湯之道卽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卽天地之道也孔子知不能外堯舜禹湯文武而言道卽不能外天地而言道自不能外堯舜禹湯文武而言道若是者何也惟其信之至好之至是以雖欲作而不可得雖欲不述而不可得也嗟乎宋世諸儒有

能信孔子如孔子信堯舜禹湯文武之本天言道者乎其好孔子之書有能如孔子好堯舜禹湯文武之書者乎如其未能是述固可謂述矣而不能如孔子之述可知也作固不敢作矣而不能如孔子之不作可知也由斯以談吾儒不能奉一聖人以爲歸又舍是而他求如有宋諸儒使後之人傳濂溪者必曰其圖嘗授于希夷稱二程者必曰出入于釋老者幾十年贊橫渠者必曰晚逃佛老述康節者必曰陳搏傳李挺李挺傳邵雍以是而參之本天言道言有不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無之大旨其在若疑若信之間有必然者彼其人非賢知之人而其過獨非賢知之過耶較之董韓諸子以不及少之者相去亦未爲遠也蓋自孔孟之道當其晦塞不明之時諸子百家言霸功而不言王道言刑名而不言道德言性惡而不言性善言義外而不言義內言爲我兼愛而不言成己成物由其偏見小智著書立說以愚當世之人然其時堯舜禹湯文武雖往而典謨訓誥具存究不敢自尊其術自大其人舉昔之大聖賢人而非議之也惟老莊之徒以其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巽 桂山堂
窺之小智。欲推極爲我之說。以道爲天所從生。以有爲無所自出。稱引黃農以上之君。謂堯舜禹湯文武爲未足。以本天言道而言有。爲不若先天言道而言無。爲至極。至佛氏不過西域一出類之人耳。初未嘗得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所謂人倫天德成已成物。與夫天地陰陽。死生一貫之理。自以其私智。謂吾一身。生有盡而死無窮。垢濁陰陽。虛幻天地。求所爲空虛寂滅之界。以自存其神。其說比老氏爲尤精。其教悖吾道爲尤甚。今之儒者。聽其似是實非之言。而惑之。究其似真實妄之理。而信之。以聖人所罕言者。性也。命也。死生也。鬼神也。而彼能深言之。精言之。秘密而言之。以聖人所不語。不論者。天之上。地之下。神怪變幻。或有其事。而無其理。或無其事。并無其理者。彼能一一如探賸。如索隱。無所顧忌而談之。遂若聖人言天道。而外有所不言。而不知聖人之所無足言也。一若聖人有所不知。而不言者。然又若聖人言天言道。言有不言。無而外有所不發。而不知此聖人之所不足發也。一若聖人亦有所未喻。而不發者。然彼

如是言之人。亦如是信之。若是者何也。惟求之聖人所不言而疑之者。由其不能求之聖人。所已言而信之。求之聖人所不發而信之者。由其不能求之聖人所已發而信之也。是豈二氏之教。真能熒惑吾儒之心哉。亦吾儒不能篤信聖人。自熒而自惑之耳。字字真實。鍼砭虛無不獨直中二氏。育育并諸儒爲所中之膏肓。俱中之矣。

太極圖說傳示論十八

或曰吾子言賢知之過卽起諸儒而而折之似亦無辭以自解矣愚竊謂紫陽之推圖說也謂濂溪師傳莫知所自獨以授二程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夫孔孟止有已傳之正統又安得有不傳之正統耶且謂義文不言而孔子言之孔子不言而周子言之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人所不敢說本欲推尊周子遂至以孔子亦言義文所不言是止知尊周子者尊孔子不幾以誣周子者并誣孔子耶孔子之繫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也亦言義文所已言發義文所已發而已未嘗于畫卦繫詞外言所不言發所未發也如以太極二字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則此太極二字必如道家生天生地之太極始足以當之如止以孔子言兩儀四象言之不見其微八卦而言太極則此太極猶夫孔子言天之爲天必有命命卽天之太極言人之爲人必有性性卽人之太極言天人事理之必有道道卽天人事理之太極也則是太極在大易窮理盡性至命中亦不過人倫天德成已成物幽明死生鬼神至極之理云爾如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義文畫卦繫詞未有太極之名義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則孔子贊易如乾之稱易坤之稱簡元亨利貞之稱四德皆可謂之言所不言發所未發矣且此太極二字雖五經四子書所未有之言而實五經四子言命言性言事理之至極者無不可通之名如書之所爲皇建其有極大學無所不用其極之類是也孔子始舉而言之舉天下之人皆得而喻之耳况言大易卦爻卜筮之用而及兩儀四象八卦取此二字以表明之猶兩畫不言天地而言兩儀四畫不言老少陰陽而言四象以故八卦因重不稱八卦六十四卦之至道至理而稱太極極也儀也象也卦也爻也皆從大易名義連類而稱之非別有一太極在兩儀之上可加圈加畫而圖之說之者也今儒者言易之有太極如言天地之有道可也又如言天地生生之道之本可也於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有何不足而必加無極二字始爲孔子不言之秘而周子言之孔子不傳之秘而周子傳之於大易太極始爲至足而無憾耶甚矣賢知之過窮高極深其失已如是紫陽

既爲聖人傳已傳之正統又安得爲聖人傳不傳之正統立說如是較之周程尤爲過矣余曰此其過聖門諸賢亦庸有之蓋諸賢之窮理不至聖人之不惑未必不以其所爲不惑者不能自辨其爲惑未可謂窮理之至也然有聖人折衷之而窮大失歸之患亦罕矣後世諸儒既不得聖人折衷之其窮理也于諸子百家二氏所未窮之理不論其在吾道之內在吾道之外必求所以窮之求之聖人所已言已發有所未得必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冀有以得之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而不得不於吾道之外仍於諸子百家二氏或去或取而自爲有以得之苟自以爲得之非折衷於聖人而得之惟折衷於吾心而得之雖未嘗不取吾聖人所已言已發而折衷之不必其能通貫之惟吾心自爲通貫之而自以爲不惑焉耳不知其真不惑耶其爲大惑耶其以諸子百家二氏與聖人異者果異耶其以諸子百家二氏與聖人同者果同耶亦自以所爲折衷而論之說之耳雖賢知之人皆有所不免也故余謂古今從事聖門之徒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於天下之事理窮之而不能無惑者於聖人所已言已發求之又於所未言未發求之仍於諸子百家之近似二氏之幽深自以爲得者皆無所得者也蓋天下之事理其不能無惑者求之聖人所已言已發而不得必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而得之求之未言未發而不得者莫若仍求聖人有所言何以又若有所不言有所發何以又若有所未發而自有以得之耳以天下之事理聖人所不言不發者無不在聖人已言已發之中尋繹貫通之而無乎不足者也彼諸子百家二氏莫不能言聖人所未言發聖人所未發者也儒者求其說其不及者之得失去聖人之道猶近其過者之得失去聖人之道彌遠以聖人之所不言不發而諸子百家二氏從而言之發之者無一非聖人之所爲不必言不足發者也此後世諸儒信而好古不能如孔子而反謂五經四子之書尚有不傳之旨不發之秘者皆惑之甚者也然余以孔孟而後其能信而好古反復以求終不踰乎聖人之矩則者亦惟紫陽一人庶幾近之此不可以傳太極圖說與諸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儒槩少之也。蓋紫陽生平其得力惟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二語故其於五經四子書一如孔子之學易終
其身勿之有數焉。惟其於五經四子書信之至好之
至凡先輩諸儒學道見諸力行傳之著述如周程張
邵亦無不信之好之若通書西銘遺書經世書取而
居安樂玩一若先獲我心也。於時諸儒其學過紫陽
與不及紫陽能如紫陽篤信前人亦不數數見矣。或
曰紫陽之篤信聖人如此其論太極圖說與象山書
往復辨難不已豈非於孔子言易猶未能信之至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至

桂山堂

之至之明驗耶。余曰非然也。無極二字出老莊道藏
諸書紫陽豈不知之。惟圖說授於濂溪與通書並傳
紫陽以信通書者信圖說且太極生兩儀一言諸儒
亦多以道生天地立說者。天地有也道無也。天地之
有從道之無生自必以道之生有者自必以道之有
又生於無此紫陽不能無內信於心似以其言即聖
人所本無其理即二氏所獨有雖加之太極之上非
大倍繆也。及諸儒辨難不已乃始以無形有理解之
是太極之不可加無極亦未嘗不了然於胸中也。故

其往覆諸書多牽引枝蔓互相披剝而無極二字如
何不可加如何不可不加從未剖析到底而其圖其
說槩不之及至象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神無方易
無體以無應在有之下不應在有之上舉而辨難之
紫陽不復措辭惟無形有理一言當四面之勁敵耳
此紫陽始則內信於心繼乃外紬於口亦付之無可
如何漫以言之不為多不言不為少二語存之而已
子以紫陽於聖人信而好之猶未足不知紫陽於聖
人惟其信而好之與諸儒不同故論難紛紛終歸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至

桂山堂

無形有理言不為多不言不為少數語非徒自解亦
為濂溪解也。迄宋元明以來莫不從其說以為旨歸
苟非紫陽力為排解引歸近正其不以濂溪為希夷
之徒者幾希矣。然余嘗謂論人必論其世紫陽為圖
說排解不遺餘力者亦其所當之世若有憂時慮患
之意存焉而不能已者乎。紫陽歷仕四朝前有王淮
後有韓侂胄邪正相持勢不兩立陳賈請禁偽學於
前劉綬胡紘劉德秀輩請禁偽學於後語錄諸書盡
行毀廢除官取士明註不足偽學於奏狀所謂喫菜

事魔較崇寧論明道禁所著書爲尤甚。濂溪爲道學稱首。一遭小人指摘。不獨紫陽從濂門人故友被其害而已。此未必非紫陽所隱憂。而於圖說雖守死爭之。有所不惜也。耶。且不特濂溪爲然也。如張子西銘論仁。程氏遺書論性。邵子經世論象數之類。其於孔孟之道。互有參差。紫陽與時賢辨難。必委曲護持。引歸於正。而後已。其委曲護持者。未及參賜一貫。聞道之人。其引歸於正者。猶及游夏篤信能守之人。分量所至。不能欺人。亦不能自欺也。然推原諸儒發論著書。各抒已見之本旨。未嘗不以爲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紫陽亦自以不能過前人。無一不爲之註解。而傳之。與註解太極圖說其用心。亦豈有二哉。此又當於紫陽篤信聖人外。參觀而始得者也。紫陽亦自謂始於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因出此解。示學徒以廣其傳。然則紫陽因人論其失。自爲解以正之。冀免於人之訾議。其用心亦良苦矣。若濂溪通書。又誰得而訾議之。雖訾議其圖說者。終不能訾議其通書。又何庸紫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爲之解。示其免人議其失而已耶。

剖析賢知之過。瑕瑜不掩。毫髮無隱。桂山惟平心靜氣以衡之。覺朱陸異同。我見未除。未免詭辭之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四

太極圖說辨仁論十九

或曰敢問西銘言仁程朱謂其極純無雜吾子乃謂與孔孟有參差者豈以龜山第一書論其言體不言用其流入於墨氏兼愛而云然耶余曰此固諸儒遵孔孟之教者人能言之不獨龜山爲然也伊川向論西銘止謂其言仁體完備答龜山書始言理一而分殊然理一分殊亦是伊川自爲立解以明天下無有體無用之理而西銘大旨言體不及用亦止謂其體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桂山堂

子仁人之事天必如是而可謂天之肖子雖天下至誠能盡己性以盡人性物性參天地贊化育不是過也止言理一而不及分殊此西銘之大旨也嗟乎古昔聖人之立言也有言其行之所能及者有言其行之所不能及者有言其行之所能及及如不及者有言其行之所未及而實能及之者其言之首尾本末莫不令人曉然於意言之表而自喻之使必於其言之首尾加一二言而始明其首尾如是於其言之本末增一二語而始明其本末如是此五經四子篇章論說所未有也論語一書其言至爲要約凡一事一理首尾本末無不該備於中若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一卷如一篇孟子書一篇如一卷七卷如一篇首尾本末尤爲彰明較著者也後之人從所已言而發揮之者有矣未有從所不言及所已言而不言者補益之也今西銘言父天母地自必言民胞物與以爲此天地之仁體即聖帝明王之仁體也即吾儒法天學聖之仁體也此伊川所謂擴前聖所未發而立言者也如言理一而分殊則前古聖人言仁之體即言仁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桂山堂

用言仁之理一卽言仁之分殊無不如合一轍又何○
擴前聖所未發之有哉且前古大聖賢人其言仁也○
廣矣大矣至矣精矣如尚書之所記載莫非仁政仁○
之用也如大易之所發揮莫非仁德仁之體也四子○
之書或言德或言政或言存諸心或言根諸性或言○
求仁之方或言爲仁之效無非從仁之體用而言者○
也總而論之其德至於天地之體用莫有過焉者矣○
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仁也天之本也又曰大○
哉乾元資始統天元者仁也天德之本也孔門專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伯夷求仁得仁下至管仲伯功稱仁志士殺身成仁○
此但從仁之見於用者許之較仁之克全其體而許○
之者未可此而論之也蓋仁之體量至大而仁之功○
用其大亦如之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有聖○
人之德斯有仁人之功盡仁人之極功斯全聖人之○
至德子貢言博施濟衆夫子以堯舜猶病難之非以○
堯舜聖猶未至其施濟猶未及也自古聖帝明王能○
造聖之極而不能滿仁之量其功用原自如此故唐○
虞之咨嗟夏商之罪已周文武之視民如傷過在一○
人以天生大聖人之至德命以有天下之大權旱潦○
災傷救援水火養之育之如不足教之化之如不足○
始於家邦被於四海究其功效亦不過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已亦不過曰制田○
里教樹畜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鰥寡孤獨○
皆有養而已故堯舜禹湯文武當其在位不能無咨○
警之憂必世百年不能保久長之效甚矣仁之功用○
難窮仁之體量難盡亦大可見矣橫渠讀書學道求○
仁者有年一旦有見於天地之大德帝王之至仁人○

之有生必體備若此而後可謂仁遂以父天母地民胞物與爲吾分量所有非身體而力行之不可謂天所生之人天所生之子而踐形惟肖以事天伊川紫陽聞其說而大之者以其能推仁之體量必如是而始無遺憾以故信服而嘆美之也不知此其言似古聖人自求體仁之言而非古聖人自求體仁之言也似古聖人教人以體仁之言而非古聖人教人以體仁之言也似古聖人有德無位者所能任之言而非古聖人有德無位者所能任之言也似古聖人有德有位所能盡之言而非古聖人有德有位所能盡之言也然而龜山致書諄諄辨之疑其有體無用者猶謂橫渠能如此胞與民物吾慮其徒知理一而不知其用時能分殊與不能分殊否耳故伊川答以理一而分殊龜山第二書謂自此釋然無惑夫龜山以爲釋然無惑自必釋然無惑矣乃伊川何以反謂揚時也未釋然是明以龜山釋然於伊川之說而未釋然於橫渠之說可知矣蓋民胞物與之言無論其能分殊與不能分殊其於聖門論仁之大根大本已失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五

桂山堂

矣又何論其未流乎今吾姑舍所謂物與卽所謂民胞者論之所謂民者一鄉一國天下之民也所爲同胞者吾一父一母所生之兄弟也夫旣合鄉國天下之民皆吾一父一母同胞之兄弟矣有不以鄉國天下之老如吾老鄉國天下之幼如吾幼者乎自必視民之父一如吾父視民之子一如吾子而後可無愧吾同胞之義而後可謂之至仁苟視民之父不必如吾父視民之子不必如吾子其視鄉國天下之兄弟自必有不能如吾兄弟者矣亦不得謂無愧於同胞之義卽不得謂之至仁夫民同胞者橫渠之所已言也視民父如吾父視民子如吾子橫渠之所不言也由所已言推所不言使所已言者是一理所不言者又一理是一理而二之矣不必推而論之而已知其非矣如所言者此理也所不言者亦此理也則無不可推而論之何以不先言民父如吾父民子如吾子而止言民與吾如兄弟乎今橫渠旣言民與吾如兄弟矣不得不及民父民子乃僅以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舉而係之宗子家相之後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六

桂山堂

若與天下人無貴無賤共之不過以天下疲癯殘疾
鰥寡孤獨引爲兄弟以足吾言同胞之義而吾之視
民父如吾父視民子如吾子與視民父不必如吾父
視民子不必如吾子初未嘗一言及之也今卽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解之是必截老吾老而言親民父不
必同於親吾之父截幼吾幼而言親民子不必同於
親吾之子其理已與民吾同胞有殊矣此可謂仁之
分殊矣而可謂仁之理一乎苟民父民子必不得比
於吾父吾子如吾與民爲兄弟是有同胞之名不必
有同胞之實其虧吾至仁之體量先從吾私吾父吾
私吾子始矣又安取乎分殊之說爲哉如謂卽同胞
之民而分殊之鄉國天下同一民也以遠近而分殊
之乎以貴賤而分殊之親疎而分殊之乎苟不免於
遠近貴賤親疎而分之殊之又何取乎同胞之說與
鄉國天下如足如手之情究不能一體以致之乎由
此而推之吾父吾子欲有所及而又有不敢及推
之吾兄吾弟又若有所及又必有所不能及又不得
不言理一不得不言分殊是會不若孟子所爲親親

本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七

桂山堂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孔子所爲仁者也親親爲大
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其言有條而不紊而仁之理有
何不一仁之分有何不殊仁之體量有何不足仁之
功用有何不全也哉

聖賢言道直捷了當無不通曉如行通衢惟異端
說理本無幽深藏頭露尾通此塞彼作者旣多破
綻述者便費補湊皆因道一兩字未曾透徹耳西
銘言仁是聖學第一大本然止就仁論仁自不免
先將孔孟鐵案掀翻以求超出千古論仁所未發
伊川紫陽雖力爲補湊其缺陷豈可得哉桂山字
字通徹語語痛快一以孔孟爲宗主然其藏頭露
尾通此塞彼處無不曲折洗發之朱子鑽西銘筆
力何人及得他移讀此篇可以不愧

本極圖說論

卷之四

八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

然此猶爲理一分殊之言欲爲民胞物與解而不能爲民胞物與解者言之也至民胞物與之言不惟古

○論○聖○人○大○道○一○字○依○通○一○字○則○獲○不○得○

聖賢言理必不言之理言仁亦必不言之仁也今夫人之爲人也有聖賢大小之不同矣有貴賤勢分之不齊矣一家之中吾同胞者二三兄弟耳無論聖人賢人大人小人貴者賤者有勢分者無勢分者必推吾父母之一本衣食甘苦休戚死生如吾一身焉吾高曾而下其族屬吾不得比而同之矣况鄉國天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九

桂山堂

之人乎長一鄉者始得問一鄉之疾苦令一邑者始得問一邑之疾苦猶必請恩澤於吾君吾相而後有以及之至有國有天下者始得引國與天下之疾苦如痼瘕乃身而計所以安全之天之生人有聖有賢有大有小有貴賤勢分非吾存諸心有是仁施諸事卽有是仁可以吾之仁卽天地之仁而天地之仁卽爲吾之仁也顏子在陋巷視禹稷之已飢已溺如鄉隣有關閉戶而不以爲愆然者顏子視天下之民猶天下之民未嘗敢引爲同胞之兄弟也如顏子引如

同胞之兄弟必且鰥鰥然如同室之人憂之計之而

引爲已飢已溺矣孔子周流列國以救安天下爲志

其言志也亦止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必

不敢曰老者吾安之朋友吾信之少者吾懷之豈孔

子之至德猶有所不及哉不敢以吾之志遂謂吾之

事也夫聖如孔子賢如顏子吾猶得以有其志有其

事而信之者且然而况其他乎故聽其言信其行雖

細行小節猶難之况其言天地帝王大德至仁之事

乎伊尹之言曰予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十

桂山堂

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三聘後相湯伐桀救民水火之言非耕莘野時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言也故任伊尹之任其救民也雖過于同胞之迫切而止言救民不得以吾同胞之義分屬之者不以仁民之仁同吾親親之仁也且聖人言仁之功必以所成之大小論其功故管仲亦得稱仁聖人言仁之志不必以所願之大小論其志故子貢不許其能及况視天下之民如兄弟而未必當于仁卽視天下之老如吾老視天下之子如吾子而未必卽當于仁不視

天下之民如兄弟而未必不當于仁。不視天下之老
推勸○至此聖人之仁○遠○去○而○千里
如吾老視天下之子如吾子而未必不當于仁也。孔
子教弟子求仁子貢博施濟衆力固不及何妨勉以
及之乃必歸諸堯舜且謂堯舜猶病仁之爲體求之
一心至微不至隱終其身能存諸心者幾人仁之爲用
推之天下至廣至大施諸事能盡其量者幾人非可
以知及之遂謂仁亦能及之能知帝王之仁卽可以
及帝王能知天地之仁卽可以及天地也子貢不欲
無加夫子以爲非所及他日問一言終身行亦止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主

桂山堂

欲勿施爲仁爲恕一理而已孔子教之勉以及也子
貢言之警以所不及况民吾同胞之語爲何語假令
橫渠以斯言質于聖門孔子肯以不輕許子貢者以
其言尤大而意尤切歟爲從古聖人所不能及而輕
許之乎此其理余謂古聖賢人必不言之理者是也
至所爲必不言之仁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
謂孩提親長爲仁爲義蓋人于父母兄弟屬毛離裏
分形同氣以來其恩勤愛戀之情根于至性而不能
已推而上之至高會始祖推而下之至伯叔兄弟其

用情必有降殺焉非有所強而爲之也至于鄉國天
下之人其老其長推愛敬以及之其降殺自必有在
矣然此猶合仁與義禮而分殊之也至休惕惻隱發
于自然莫如拯人于溺救赤子入井使遇吾父兄溺
于水吾赤子將入于井其迫切號呼雖忘其身以拯
救之而有所不暇顧以視他人之父兄赤子迫切號
呼忘身以拯救之必有間矣此可知仁之分殊原本
精○析○至此○皆○愛○○子○已○言○推○所○未○言○而○言○之○
自然非必仁無分殊而必以義爲分殊禮爲分殊亦
可以曉然而喻矣今橫渠父天母地民胞物與原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主

桂山堂

天地萬物一體爲仁無所分殊而始大也以無所分
殊爲大自必以有所分殊爲小矣以有所分殊爲小
自必以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爲小矣以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爲小自必以聖人之老
吾老以及人老長吾長以及人長幼吾幼以及人幼
有分殊而若無所分殊爲大矣以有所分殊而若無
所分殊爲大自必以天地之視萬民如一民視萬物
如一物無所爲人親人長人幼無所爲吾親吾長吾
幼分殊于其間者爲尤大矣推橫渠之意以仁之爲

言公也。至公者莫如天地。反而青之爲無私。無私者莫如天地。人苟一理而不以大公盡之。則非天地之仁矣。苟一事而不以無私推之。則非天地之仁矣。非天地之仁。卽非吾體天地之仁以爲仁矣。使橫渠必如是而言仁。辟猶人不能以四海兄弟言仁。吾獨能以四海兄弟言仁。人不能以吾翁卽若翁。若母卽若母。言仁。吾獨能以吾翁卽若翁。若母卽若母。言仁。不問其言之以何而有。是有言。有言。不以其言非仁之言。不問其理以何而有。是有理。有以理非仁之理者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圭山堂

且以其言爲仁之至。其理爲仁之至者乎。而不知必如是而言仁。不可以言仁。如是而言仁之至。不可以言至也。前之人言之者。墨氏之言仁也。後之人言之者。釋氏之言仁也。不可言之仁。言不可行之仁。理也不特非仁。非仁之至也。由其所能及之仁。推其所不能及之仁。是塞吾仁者也。從其所不能及之仁。舍其所能及之仁。是賊吾仁者也。蓋以前之墨氏。後之釋氏。其言仁也。不知仁之理者也。其言仁。不知仁之理者。由其不知公之。所以爲公。而無私之。所以爲無私。

也不知公之所以爲公者。不知至公之如不公也。不知私之所爲無私者。不知至無私之如至私也。堯之傳賢。公也。禹之傳子。私也。亦公也。虞不郊。瞽公也。夏后郊。無私也。亦公也。周公誅管公也。舜封有庠。私也。亦公也。衛伋與壽俱死。公也。伍員不與尚俱死。私也。亦公也。由是言之。公者固公。其公而似私者。非公矣。而孰知其私之爲公也。似私而公者。固公矣。而孰知私之至之爲公之至。且爲大公。而無私也。故人至於父子兄弟之間。不患其私。患其不私耳。不患私之有。無。字。有。得。透。微。其。知。此。不。獨。公。私。二。字。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圭山堂

至患其私之不至耳。夫私而至於父子兄弟。不謂之私。而反謂之公者。以父子兄弟之私。乃天性之私耳。猶天地無私。而私善人。天地私善人。尤私孝子悌弟之爲善人也。夫天地且爲善人。爲孝子悌弟之爲善人。易其無私之大德。而獨私之。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今夫人之爲仁。發而爲愛之理。施而爲愛之事。以無所不愛爲公。尤以有所愛。有所不愛爲公。此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之說也。以兼所愛爲無私。尤以專所愛爲無私。此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之說也。今墨

氏釋家之徒以愛吾親不同於他人遂若愛之有私是止知仁之爲仁。不過愛之爲愛。本吾愛之理。以行吾愛之事。非極乎愛之量者。卽不足以盡仁之量。豈惟人爲天所生之人。以無差等。無人我相者愛之。卽物亦爲天所生之物。不以愛人親。如愛吾親。無差等。無人我相者愛之。亦不得謂極乎愛之量。卽不得謂盡乎仁之量者也。是止知愛之爲仁。不愛之爲非仁。無不愛之爲公。而無私。有愛有不愛之爲私。而非公。又安知有好有惡之爲仁。有等有殺之仁。爲至公無私之仁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五

桂山堂

從古聖賢教人爲仁之方至詳至悉。未嘗不合仁之體用而統論之。孟夫子闢墨氏最嚴。然其時未至如今日佛教大行。聖人之仁道幾於泯滅。不存若是之甚也。桂山本四子已言不言之精蘊。而貫徹論之。孔子之道著而楊墨之道不熄。有是理乎。

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一

或曰伊川有取乎西銘仁體之大。答龜山書既曰理一而分殊。又曰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又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此其說亦若不能強爲之解也。伊川既以西銘不言分殊而言分殊。明以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爲不易之理矣。今又曰分殊之敝。以人之宜分殊。而不能分殊爲敝。可也。若宜分殊。而能分殊。又何敝之有哉。苟以聖人之分殊有敝。是聖人分殊之敝。卽聖人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五

桂山堂

仁之敝矣。如以聖人之分殊本無敝。從聖人而分殊之人。其流入於有敝。此其敝當於其人之仁。不仁求之不當於分殊求之也。苟於分殊求之。豈以天下之人必有能親親不能仁。民能仁民不能愛物者爲有敝耶。不知人患不能親親耳。不患不能仁。民患不能仁民耳。不患不能愛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老幼幼推以及物。運天下如反掌。况在邦在家。而有不足乎。若以天下之人又必有能愛物不能仁。民能仁民不能親親所厚者薄。所薄者厚。爲有敝。必無所不愛。

以勝其私此其人世亦庸有之然此皆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之過非分殊之過也今既以分殊爲仁又慮分殊之私勝而失仁亦不過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流必至視民如路人視物如異類苟以是而爲私必求其無私以是爲失仁而必求其無失自必從墨釋二家無差等無人我相以求免於私勝失仁而後可勢必視人父如已父視人兄如已兄情有所不及必強吾情以致之力有所不逮必殫吾力以赴之勢必謂他人父不得不忘吾父雖父母在許人死可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七

桂山堂

謂他人昆不得不舍吾昆視兄弟如路人視行道如同氣可也夫聖人止教人以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存吾天性之仁而推及於人猶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以行其悖德悖禮之事况教以民胞物與舉天地間有知有覺同類異類一如吾以天性行於一家者然此雖大聖人與天地同體者有所不能盡也西銘必以是爲無忝吾仁以無忝吾事天不亦過乎今天下有求仁之人當其觀仁於靜一切平等如在我和氣中此卽萬物一體氣象也謝

氏謂其靜時心虛氣平自是如此必應事時有此氣象始爲得之此亦指徒爲仁言不能有仁理者言之耳以語聖人則不然靜時所見如此動時應事自必如此故聖人靜時見萬物一體一民一物不在所愛中吾之仁雖放之四海極之天覆地載以一民一物故如日月之蝕而虧其全體者然此卽所爲靜時春意一切平等之氣象也及其應事而推之親吾親愛吾子自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爲之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爲之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爲之夫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加也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損也蓋聖人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猶天地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也天地之愛物未嘗不欲如愛民者愛之然物則猶是物也不可強而爲民者也亦惟以愛物者愛之而已天地愛愚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末

桂山堂

不肖之民未嘗不欲如愛賢知者愛之然愚不肖則
猶是愚不肖也亦惟以愛愚不肖者愛之而已是天
之於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何嘗一體愛之而吾謂其
一體愛之者以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不一體愛之者
乃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之本不可一體而愛之非吾
一體之仁分其爲人爲物爲賢智愚不肖不可一體
而愛之也故吾以人與物賢智與愚不肖無不在吾
所愛之中而愛人者自在人愛物者自在物愛賢智
者自在賢智愛愚不肖者自在愚不肖以吾本然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九 桂山堂
體之仁行吾一體之愛非以吾本然一體之仁行吾
二體之愛此其爲天地之大德大仁也聖人之於民
物何獨不然今橫渠必言民胞必言物與是猶天地
必引物之蠢愚皆得比民之秀靈而後謂之無不愛
之仁聖人必引物之微賤皆得比於人之貴重人之
疎遠皆得比於人之親近而後謂之無不愛之仁此
天地所不能爲聖人所必不爲者也宜乎墨氏之無
差等自謂其仁過於聖人釋氏之無人我相自謂其
仁大於天地也然則橫渠以胞與言仁徒以靜時無

所爲而爲之心論仁不可以應事時有所爲而爲之
事論仁也徒以仁所及廣狹厚薄之事論仁不以仁
所及廣狹厚薄之理論仁也故民胞物與之言似可
言而不可言也有所著之言也民胞物與之理似有
其理而不可爲理也有所著之理也有所著之言通
諸此而可言通諸彼而不可言也有所著之理施諸
此而爲理施諸彼而不爲理也苟慮人之視民如路
人言仁民不足必言民胞視物如異類言愛物不足
必言物與而天下之視民如同胞者莫不有加於仁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民天下之視物如吾與者莫不有加於愛物聖人亦
何惜而不以視民父一如吾父視民子一如吾子以
是而幸天下之人其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更大
於天地而爲之亦何不可之有哉嗟乎聖如堯舜如
天好生四海之養止及其親有庫之封止及其弟其
於九族親之而已其於百姓平章而已其於萬邦協
和而已猶不能使逆命之三苗同於於變不才之八
子化於昭明豈惟堯舜即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能生
賢智不能不生愚不肖之人能生秀靈不能不生蠢

頑之物能以聲名文物及中國不能及薄海以外之人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從事聖人之徒徒知萬物一體之言不察萬物一體之理又何暇論其能體而行之不能體而行之豈聖人教門弟子以求仁之方乎嗟乎余之推論及此亦以西銘好仁之過卽孔子所爲好仁之蔽之過而使非從事佛氏之教又安得有是言乎蓋佛氏之爲佛氏其教本無與於仁者也舍色身空人世以生爲幻以死爲真彼烏知仁爲何物者耶今釋氏之徒日以慈悲爲仁矣吾謂其不知仁爲何物者以其於仁之大本茫然一無所知者也所謂大本者乃天地大德帝王至仁之大本非彼異域之人所能通貫而默喻之也其所爲慈悲度世以人不知色身之幻度之出世而証無生與天地生物帝王育物之至仁相背而馳者也其言放生亦所謂不揣其本而求其末耳彼以一切含靈皆有佛性放之生之自一二以至千百自千萬以至億萬亦與天地生人等耳放一物則一物生放百千萬億物則百千萬億之物生遂以物之不殊於人至百千萬億

吾能如天地生物而生之雖天地亦孰有過於吾仁者乎西銘言物與其言尤繆於民胞不足論也然非本佛氏割已肉以餵饑鷹及四生輪迴食吾父母之說安得有是言耶嘗試與子罕譬而喻之天下無賢智愚不肖之人猝然而見鳥之飢而待斃獸之斃餓而就刑未有不怵惕惻隱思所以救之者使聞佛氏割已肉悲輪迴之說彼賢智之君子自必嗤其說而不爲彼愚不肖之小人莫不踴躍讚嘆忘其身以徇之然未有不始信之而終疑之者也以世之飢鷹無窮而已之肌肉有盡一割再割而不已鷹未飽而身已亡矣吾止一父母也吾能知輪迴中此二物是吾父母吾哀而舍之可也吾又安知百千萬億物日在輪迴中何者是吾父母何者非吾父母而皆如吾父母哀而舍之耶夫推釋氏之言仁不過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說耳其言豈不加於君子遠庖厨之仁哉然究不免於君子之嗤而小人之疑者亦以其徒言不可言之仁言不可行之仁理而已矣乃世之儒者猶以民胞物與是從萬物一體言仁而曲爲解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至

桂山堂

殊不知萬物一體可言而民胞物與不可言者其言萬物者物也其言一體者已也以萬物之體與一已之體而一之者以已與物相對而言之也人之不仁莫大於有已尤莫大於止知有已不知有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去已私斯能公萬物所謂萬物者不論其物之爲親爲疎爲貴爲賤苟不能去已私必不能公萬物而一體之也苟能去已私公萬物而無不推已之一體而體之其所體之親者自以親體之疎者自以疎體之貴者賤者各自以貴賤體之者自若也

故對已而言以其有已也可言一體一體者已之一體也舍已而言以其皆物也不可言一體一體者已之一體推以與萬物是萬物之一體非我之一體也以一已萬物爲萬物一體是不以萬物與一體分已與物而言之也我視兄弟兄弟一物也民亦一物也我視朋友朋友一物也物亦一物也我視父母父母一物也猶天地亦可言物父母亦萬物之一物也苟舍已而言物皆以萬物一體視之無非吾父母兄弟朋友矣雖欲推以及之必有不能及之者矣此墨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至

桂山堂

二氏之言仁止知理一而不知分殊止知言分殊之微不足以盡仁而不知其言理一之微雖求爲分殊之仁而不可得者哉惟聖人以我對萬物言之則我亦一物也物亦一我也我之體猶物之體也物之體猶我之體也我所不可加於物猶物所不可加於我也物所不能受於我猶我所不能受於物也克已而物一體矣推已而物一體矣至能克之而能推之又何有民之父母兄弟朋友而不能由一已而推以及之哉若徒以物視物不言仁民則已苟言仁民必視如同胞始足以仁民不言愛物則已苟言愛物必視如吾與始足以愛物是止知有物而不知有已止知有同胞吾與之物吾胞與之而有當於仁不知有同胞吾與之已吾不胞與之而非無當於仁胞與之而非有當於仁雖子貢博施爲仁宰我從井爲仁夫子猶弗許之而况西銘之言尤與孔孟參差安能不引賢知之過爲橫渠之過也哉

看得聖人仁道如寶珠光明四面澄徹雖纖塵掃淨况翳蔽如泥滓而能容之耶至言止知分殊之微不知理一之微求爲分殊而不可得雖使伊川見之亦應心折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二

或曰程氏言性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豈非以孔子不恆言性孟子言性止言情而云不容說耶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孔孟論性未嘗及氣質如繼善成性天命謂性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以性論性而已程氏必兼論氣質吾子謂與孔孟參差殆以是歟余曰固也程氏兼氣質言性紫陽亦謂其發千古聖人未盡之意似以其說為至精至密矣而不知其所謂精密乃愈流於粗疎亦賢知之過於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孔孟言性之理勿合也何以言之孔孟止從人性淺露言之所以有不可聞之說不知不言深微而深微在其中程氏必指人性深微言之所以有不容說之說止知深微是性不知淺露是性於淺露失之并深微而失之矣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言性之本也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孔孟本此言性千古聖賢如合一轍自子貢有不可得聞之言遂謂性道精微非言說可盡而不知非此之謂也天下有一人具一性百千萬

億人各具一性天之生人不齊生物亦不齊均賦性

於有氣有質之中雖無知如草木亦若有之而况於人乎故仰而可見者天也俯而可見者地也人之生受天而有氣受地而有質受天地所自為命而賦人者為性能知能覺者性也能運動者氣也質也經書所說何其明白了徹如此有何不容說之有哉夫舍明白了徹之說不說而反從異端曲學之說說之牽引糾纏比擬較量究不能了之徹之反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豈從古聖人言性止能言人生而靜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以後之性不能言人生而靜以前之性乎且聖人既已言人生以後之性矣所言之性是性耶則人生以後是性人生以前之性亦即是性矣如非性耶則人生以後所說者非性即推之人生以前所不說者亦非性矣天下真有絕知大過前人之人正當取人生以後之說明非言性之至而取人生以前所不容說者說之使天下共明惟此為言性之至此其為發前聖所未發有功於性教為甚大若止以人生而後言性為未足而吾所為人生而靜以上者吾能言其不

容說不能知其不容說而說之亦何取乎不容說及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以疑天下言性之人且疑天下本從古聖人言性之說乎况人生而靜以上從古聖人既已說之矣豈降衷恆性繼善成性諸說皆非溯本窮源之說俱屬尋流逐末之說乎如徒以子貢不可聞爲口實不知子貢所爲不可聞不過以性與天道不若夫子威儀文辭一本詩書執禮時得而言之時得而聞之豈真以夫子有所隱秘而不輕以示人也耶且夫子所爲性與天道卽降衷恆性繼善成性天之賦人人之受天止此一理而已人但當於人倫天德孝弟忠信自弟子以至成人終其身由之是卽性與天道也其知者能知之謂之知性知天可也其愚者不知之苟其所爲自在性與天道中不著不察亦可也其賢者能行之謂之存心養性以事天可也其不肖者不能行之苟其所爲不越性與天道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亦可也聖人之教及門如此其教天下人亦如此而不知教人以性與天道已盡於此矣使聖人必日提其門弟子而誨之曰此性也

此命也此天道也雖累數百萬言究不出古聖人相傳一二語之大旨而謂又別有所爲不輕示之言不易傳之理吾得而言之發之必無之事也故孔子生平論說志道據德皆言性也求仁從義皆言性也入孝出弟皆言性也忠君信友皆言性也齊治均平皆言性也以至一事一理一言一動隨所當爲而爲之皆言性也是夫子無日不言性無日不言天道無事不言性無事不言天道徒以子貢一語遂以爲精微不言之理而疑之不已惑乎自堯舜禹湯文武不作孔孟之道中衰小儒曲學見天下由道者少畔道者多爲善固天性習惡若自然告子荀卿之徒不能窮天道之大原通人性之大本執文武與民好善幽厲與民好暴之見遂以性爲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當之執堯爲君而有象瞽爲父而有舜之見遂以有性善有性不善當之有見於矯揉之爲性也則以杞柳湍木喻之有見於生之謂性也則不難以犬性猶牛牛性猶人比而同之有見於性爲渾淪之物也則以無善無不善歸之以至言性惡言善惡混游談談

說紛紜莫定數百千年以來求如孟子與時人反復
辨難卒歸於孔子繼善成性而正之者不可復得矣
有宋諸儒論性其有見於孔孟真傳無疑似夾雜者
如天賦爲命入受爲性與五經四子書不悖者固多
其他與孔孟論性若合若離由其徒以言語窺測聖
人信所言不能信所不言疑所不言遂至弁疑所已
言非真有聖人不惑之知解如快刀利刃遇百家之
糾紛繆亂劃然剖之此程氏論性與橫渠所見畧同
反爲異端曲學牽引之明驗也且從來言性諸儒旁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无 桂山堂

見側出不能直見性體者止知氣質而不能知性止
此二語最平○言○人○能○知○性○古○人○不○能
見性於氣質之中而不能見性於氣質之外今張程
言之
揭出氣質二字當知氣質與性譬若淄澠涇渭同一
水而清濁自分使孔孟言性不言氣質言氣質不言
性之故曉然其明而諸家小智穿鑿之說雲消霧釋
性理千古常明於天下矣不意程氏反欲合性與氣
質爲一而論之橫渠亦於氣質下加之性二字紫陽
不得不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爲萬殊一本一本萬
殊之說解之推其論性之所本不過從告子生之謂

性○及無善無不善之說似出孟子言性諸儒言氣質
之上○又若佛氏能空其性爲獨得之遂有味乎其言
而取以立說噫過矣夫從古聖賢論性如降衷恆性
蒸民物則人生而靜繼善成性性相近也天命謂性
乃若其情人無不善皆言性不言氣質以言性不可
兼氣質而言之也如生知學知困而知之安行利行
極善者○經書語一○到點破○如雪○開見日
勉強而行上知下愚中人上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皆言氣質
不言性以言氣質不可兼性而言之也故言性可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无 桂山堂

上知中人下愚而言者以性論性性止一性與氣質
無與也言氣質不可合上知中人下愚而言者以氣
質論氣質不止一氣質與性無與也性者氣之主也
人之有性猶天之有命也天以命主乎氣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其恆久也如是然日月有時而薄蝕四時
有時而災沴亦其氣爲之而天之所以爲天雖變而
不易其常有命以主宰之也人受天之氣地之質而
爲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天雖欲均之齊之而不能
均之齊之者亦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天以自主之命

流行於人生氣質之中。使有是性以主之。雖明與強之人。得之而為君子。即昏與弱之人。得之而不為小人。此豈與所受於天之氣質。可比勢齊量而論之者乎。如性與氣質。可比勢齊量而論之。是何異國不統於君。師不統於帥。古聖人本天言道。首以率性教人。不可為訓於天下矣。此余所謂從古聖人言性不兼氣質而言之說也。若夫人之有氣。猶天之有氣也。以氣視質。氣為精微矣。以性視氣。性尤為精微矣。然而性非氣不足以行。非質不足以立。是性與氣質又相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合而不可離者矣。不知性與氣質本相合而不可離。性與氣質又相反而不可離者也。譬諸烟生於火。而足以滅火。冰生於水。而足以滯水。氣質之為性。累又無可如何者也。惟以性為主。能帥吾氣質而從之。不以氣質為主。反得帥吾性而從之。期天下之明者益明。強者益強。而為君子。昏不終昏。弱不終弱。而不終流於小人。故氣質之於人。如分定而限之者。天無如人何也。人亦無如天何也。雖上而帝王下而聖人。無如天何。亦無如人何也。然性與天命。同出一原人之

能自主者。惟此帝王聖賢。能教人以自主者。惟此。雖有聖人至明至強。一以道心制人心。雖甚庸人至昏至弱。一以天理防人欲。苟能予性以權。而主之氣質之美惡。不足言也。人止知氣質與性俱來。而不知其為必變必化之物。非若吾性可率可由之物也。此氣質之所以不可兼性而言之也。惟兼性而言之。所以有性善性不善之說。有性可為善性可為不善之說。遂有無善無不善之說。此皆天下言性之人也。皆天下兼氣質言性之人也。且直以氣質為性而言之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人也。使其說中於人心。而莫為正之。雖有帝王之治。無以為治。雖有聖人之教。無以為教。邪說誣民。人欲熾而天理滅。不至同人道於牛馬。比父子有何親。不止矣。自晉魏以來。人心放失。至於今。而未有已。乃從事孔孟之徒。猶欲以性合氣質而說之。亦獨何哉。此余所謂從古聖人言氣質不兼性而言之之說也。聖賢性道教人。真如大路一條。直指無隱。異端曲學。吞吐曲折。示人以難。二氏為尤甚。宋儒言語極分明。處必帶模糊。墜入二氏窟中。不自覺也。桂山於千古蒙茸一道。披荆剪棘。剴然剖開。此等筆力。直是鉅靈神斧。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三

或曰程氏必以氣質言性者奈何余曰程氏所本不過告子言性之說而已其言曰生之謂性氣卽性性卽氣生之謂也是以性與氣二名而同實殊用而一體矣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是不以性言善惡而以氣言善惡矣不以性之是善是惡明善惡以善惡之理屬之直以氣之有善有惡分善惡以善惡之理屬之矣又曰不是性中原有兩物相對而生是言性中無善無惡惡固不從性來善亦不從性來也又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重

桂山堂

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取后稷羊舌氏二人實之明氣稟之生而有之也以氣稟之生而有之卽可謂性之生而有之也故直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性以人之氣稟自幼已然然氣稟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稟惡者性亦隨之而惡人生氣質爲主而性亦隨之也止言氣質而不及性也雖及之猶不及也蓋程氏自有所謂性之爲性者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然而告子言性猶知以知覺說性運動說氣程氏直以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不獨

惡不屬性善亦不屬性矣夫聖人言性善異端言性

惡其旨相反從未有不屬性而言之從未有屬氣質

而言之者也蓋氣質者無知之物也性者有知之物

也天之氣天之命主之人之氣人之性主之也以草

木無知之氣質視人物有知之氣質則有知之氣質

似靈矣以人物有知之氣質視人物有知之性覺則

性覺尤靈而不知氣質亦何知之有哉氣質之知知

于性覺耳此可知人之不能舍性覺之有知如無知

而以氣質之無知爲有知可知矣故孟子言性善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重

桂山堂

徒以性之本善歸之卽以性之能善歸之卽以性之

知善歸之將性之根苗別出方可論性荀卿雖反性言惡其背道爲甚猶知以性

之本惡歸之卽以性之能惡歸之卽以性之知惡歸

之今程氏以善惡歸氣質不徒以性之本善本惡歸

之卽性之能善能惡亦歸之性之知善知惡亦歸之

矣夫氣質之爲氣質何爲者耶人受天地陰陽五行

之氣以生其質爲耳目口體其氣爲臭味聲色其大

端不離乎飲食男女者近是其爲物也豈有知有覺

之性可得比而論之者耶不可得比而論之者耶從

氣之輕清言之則為善矣從氣之重濁言之則為惡矣從其與性相資言之則為善矣從其與性相反言之則為惡矣然此亦止可以美惡言不可以善惡言即以此善惡言亦止就氣質之本體而言氣質善氣質惡而已猶人一身頭目手足皆氣質也頭目輕清而居上以貴與美屬之手足重濁而居下以賤與惡屬之也非謂氣質中原有此善之理能使人受之而為善人原有此惡之理能使人受之而為惡人也若以理有善惡屬之是氣質善者不必有性而自善氣質惡者即有性而亦不必善矣又僅以后稷羊舌氏自効善惡者言之一似氣質生而天定與性若無與焉者舉天下幼而后稷長而未必不羊舌幼而羊舌長而未必不后稷不知是其人之氣質自變自化而然耶抑亦別有性以變之化之而然耶又恐天下之言性者未必不以人之為善為惡終不得徒屬之氣質也亦不得不由氣質之善而推以與性曰善固是性又不得不由氣質之惡而推以與性曰惡亦不得不謂之性嗚呼善固是性者聖人之言也有善有惡有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無善無善無惡者異端曲學之言也程氏本無善無惡言性安得不以有善有惡歸氣質歸氣質而氣質不任受也又安得不仍歸諸性歸諸性而性任受善不任受惡又安得獨以任受善者歸之而以不任受惡者不歸之勢不得不分性而二之一為不任受惡不任受善之性一為任受善并任受惡之性哉噫從古大聖賢人止言性不言氣質而程氏言性必兼氣質從古大聖賢人言性止以善歸性今程氏言性并以惡歸性從古大聖賢人言性以一性明性之理而有餘今程氏言性以二性明性之理而不足豈其然哉然程氏終以性為不容說故雖說猶不說也又言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曰人性善是也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其言凡人天下之人也以明非程氏之說性也夫水流而就下孟子之以水喻性也水也者性之喻也下也者善之喻也故曰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今程氏之言水流就下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旨非孟子之旨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不煩人力者一水也有流而未遠則已漸濁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一水也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者一水也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皆水也夫一水猶一性也性止一性水止一水也若此分清分濁水有數水是性有數性矣孟子言性止一水言善止一下故性如一水不問其水之清濁止知水之清者是性而濁者非性以濁者原非水之原本也善如一下不問其水之遠近止知水之無遠無近上而不下其清而無污者是水之善清而爲所污者非水之不善以清而爲所污者亦非水之原本也故博而過潁潁而在山有所使之遠而自清近而卽濁亦有所使之皆與水無與與性無與也今言在清則水清在濁則水濁不以遠近之清濁論清濁而反以水之本清流遠流近而水亦因之有清濁者一歸諸水而言水之清并言水之濁程氏之以水喻性雖曰言性直言氣質而已矣是則以其人氣質之不善遂以其性與同罪而無以別之不可也若以其人爲不善乃氣質使然與性無與而必不以罪歸之是性也雖欲委氣質而逃其罪焉又烏可得哉故曰濁者不可不爲水猶言不善亦不可不爲

性云爾自不得不曰必加澄治之功夫言必澄必治猶言必變必化亦止爲氣質言之者也若程氏以水喻性其言澄治猶言性之必加澄治也從古大聖賢人言性止言知其性養其性盡其性不問言變化其性也嗟乎性之爲性猶水之爲水是必澄之治之而始爲水變之化之而始爲性者哉又不得不言其澄之治之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濁來置在一隅苟如是而言澄治又不歸諸性而歸諸氣質矣然則其澄之治之猶言變之化之非以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自變化其氣質自必以其人有善有惡氣質之性自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性矣夫以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自變化其氣質其氣質之善者固不足恃其氣質之惡者尤不足恃此必無之理也惟借有善有惡之性猶有清有濁之水所爲氣質之性者予以變之化之之權庶幾可收澄治之效耳夫人之有是氣質也其所稟善者未必不終惡所稟惡者未必不終善猶可以言澄之治之者以其本無知也今乃以無知之物而又以有知之性入之自必視氣質之

無知者有加矣。人生有此無知之氣質。其爲不善也。雖有有知之性。在吾氣質之外。尚不足以變之化之。今既入之氣質之中。不徒曰氣質。而曰氣質之性。是氣質與性合而爲一矣。氣質之有善有惡。卽性之有善有惡矣。氣質之不得與性比勢而齊量者。亦可得比勢而齊量矣。其助吾氣質爲善。必不足而助吾氣質爲不善。且有餘。然則程氏之言澄治。亦徒言澄治而已。烏足以澄之治之。猶言變化。亦徒言變化而已。烏足以變之化之。哉。自不能不取所爲澄治者而代爲思之。自不能不取所爲天地之性。在氣質之性之外者。非此變之化之。必不可得而變之化之矣。蓋以人之性。固生而有之。氣質亦生而有之。生而有知者。謂之性。生而無知者。謂之氣質。不謂之性。故以有知治無知。而有知不淪於無知。以無知受治於有知。而無知且化於有知。自非程氏所爲天命之性。不爲功矣。乃程氏所言天命之性。又不容說之性也。所謂性。中原無善惡兩物相對而生。猶水之本清。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不是將濁來取置一隅。是無善無惡纖毫。

不染之性。非從古大聖賢人所爲有善無不善之性。止有性之本善。治不善之性。乃一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必氣質已澄。已治之後。而自見之性也。故又申言水之清。性之善也。不是善惡兩物相對在性中。各自出來。此理卽天命我無加損焉。引舜有天下而不與以明。吾天地之性。本無加損而無所與焉者也。及問人性本明。何以有蔽。又止言氣稟不齊。亦不過學以勝其氣。復其性而已。終不言勝之復之。以何爲主。而本以爲學者安在也。夫從古聖賢言變化氣質之理。所謂學以勝之而復之者。其功無所不至。一惟本天命之性爲主。以勝之復之。今程氏止言學以勝之復之。終不以勝之復之之權。歸天命之性以爲之主者。以彼之所謂天命之性。乃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性。可言學以勝之。不可言本吾無善無不善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以勝之。可言學以復之。不可言本吾無善無不善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以復之。以無善無不善之性。無所加於勝之復之心。無。

其心性無其性之性無所與於勝之復之者也。所謂
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說也。然而天下之氣質未有
不學而能勝之者也。天下之性未有不學以勝之而
能復之者也。其所為勝之復之者果安在乎。亦不過
謂人有生來止有識取無善無不善之性以存吾本
覺。至其所為耳目口體臭味聲色一切有為與生俱
來者。亦如釋氏惟禁之絕之。祛之掃之一念不動。湛
然守之而已。有澄治之名。不必有澄治之實。無澄治
之多方。收澄治之捷效。此禪家所為直指人心。坐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桂山堂

見性之大旨。程氏本告子言性。自為得其義蘊。發從
古聖賢所未發者此也。

自孔孟而後言性無一是者。皆由不識氣質二字。
宋儒言性。頗欲將性字剔出。氣質外止。因不識氣
質。是無知之物。遂將能運動認作能知。能覺。遂
將性字硬推入氣質中。又將佛氏性空。認為說性
最上妙旨。不欲推入氣質中。反復糾纏。何異認賊
作子。桂山一一翻剝。將氣質之性。從空提出。層層
剝透。使無一字。
依傍着落處。而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始明真性理中。最上乘文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四

然則程氏本此以言性。明與孔孟有殊旨。亦何所見
而必如是。以立言耶。余曰。自古大聖賢人。之以善歸
性而言之也。豈其明知性為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
善之物。而必以善之一言盡之哉。而不知善之為言。
言之至善之為理。理之至也。其為言之至。理之至者。
非徒以人之性。言人之性也。推本於天之命。而言之
也。人不能信。人性無不善。有不信。天之命。無不善者。
乎。非徒以人之性。言人之性也。推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桂山堂

本於天之日月四時。恆久不已。而言之也。人不能信
吾人倫天德之無不善。有不信。天之日月四時。
不滅。如是其恆久不已。而無不善者乎。且言性善者。
古之帝王大聖賢人。無不如合一轍而言之。使其所
為善者。堯舜如是。湯武未必如是。是湯武之性。必有
不如堯舜之處。雖相去無多。亦必有微。虧其性體者。
矣。推之賢智之與愚。不肖上知之與下愚。其相去之
分。又可以道里計哉。乃聖如堯舜。視天下智愚賢不
肖。其人不必如吾之人。其性無一不如吾之性。况湯

武之反○之者乎○使天下之人○有一不如堯舜之性○何以堯舜為聖人○不過自盡其孝弟○天下之人豈必皆堯舜○亦必使盡其孝弟○何以堯舜為聖人○不過自盡其仁義○天下之人豈必皆堯舜○亦必使盡其仁義○所為能盡其性○必能盡人之性○以親九族○而九族親○以平百姓○而百姓平○以和萬邦○而萬邦和○豈堯舜一人之性○可以率天下億萬人之性哉○亦億萬人自率其性而已○亦億萬人一如堯舜之性能如堯舜之自率者○有以率之而已○即賤之不慈○象之不弟○丹朱商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佳山堂

之不肯而底豫者○底豫○怙○怙者○怙○朱均不肯不足傳天下○終不得以性惡歸之○夫是以聖人在上○自一家以至一國○以至天下○蠻貊島服之人○無不遵其道而率之○聖人在下○自賢智以及中才○以及顓蒙樵魯之徒○莫不從其教○以成之○古之聖人○亦何所恃而能如是哉○恃人與吾同此性焉耳○同此善焉耳○今儒者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後○又本天道人道而言性命○必不以言善言無不善言性而必以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善○諸說言性○吾不知其何疑於性○何

非真與

非真與

惡○於性抑何疑於天○何惡於天而必與古聖人言性○如分道而馳者○亦獨何哉○究之諸儒雜說○反復求之○有何說為明心見性之說○何人為明心見性之人○耶○然人止謂其不知性之為性而已○而不知其并不知氣質之為氣質○為何如也○人止謂其不知氣質之善○惡○非性之善惡而已○而不知并性與氣質所為善惡之善惡○亦未嘗知之也○子以人生所謂善之為善○何如者○耶○夫善之為善○非天之所為善人○雖以為善○弗善也○人之善○即天之善○人人得而有之者也○其所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佳山堂

惡者○非謂善之本天而有之○惡亦本天而有之也○所謂惡者○反乎善之謂也○反乎天之善○即為惡之謂也○莫大於從人欲而反天理之謂也○人孰不知天理之謂善○人欲之謂惡○乎○人欲之大莫如飲食男女○人讓一食則為善矣○人奪一食則為惡矣○人却一色則為善矣○人攘一色則為惡矣○夫辭讓之心○受惡受下人皆有之○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飢寒迫之者多矣○羞惡之心○父母媒妁人皆有之○人之無良○鴉奔鵲疆怨曷○使之者多矣○即人自孩提愛敬良知良能○人皆有之○

及其長大○私妻子而不顧其養○未有不由食色而喪其天良者也○如人性果有善有不善○是少時有知愛知敬之孩提○少時即有不知愛不知敬之孩提○不待貨財○妻子而失之矣○是一人有知讓知却有是良心○一人有不知讓不知却○却是良心不待飢寒怨曠而失之矣○然後知天之爲天○一有善無不善之天也○人之爲人○一有善無不善之人也○以命之爲命○性之爲性○一有善無不善之性命也○乃諸儒紛紛然終若不能無疑於性○無惡於性○而訾議未有已者○亦徒爲人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性山堂

過氣質之過也○非氣質從欲之過○乃人不能從性而從欲之過也○然而聖人知人之多不能自主而自制之也○又必代爲之主而制之○以養以教○所爲因其性以變化其氣質者○又何如也○惟在上之人失其所以養之教之而後蚩蚩之民○無以養其欲而給其求求之不得而貪生貪之不得而忍生忍之不得而殘殺生不流於元惡大憝而不已○非獨其性之本然失之即氣質之本然并失之矣○古之大聖賢人○終不以其性之失○由氣質之故而歸獄之也○必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陷罪而刑之必引而責之已者○非恕從欲之惡人○哀其人以不變不化之故○喪其良心而入於禽獸也○由是觀之○人之有性○亦豈有纖毫不善夾雜於性中者哉○大欲之所存大爭之所在○卽大憝大惡大兵大獄之所從出也○天下之大憝大惡○莫甚於臣弑君○尤莫甚於子弑父○如春秋蔡般莒僕楚商臣之徒○有不由嬖寵內亂構此彌天大孽者乎○聖人歎其由來者漸辨之不早辨其大旨○反若尤其君父者○非寬元惡大憝○亦謂極人欲

之凶禍不遇夫天理之轉防苟能從所由來而早辨之必不至潰亂若此之甚也此可知從古聖人雖極惡之人終不以其人之氣質為必不可變化之物而孳孳然有望於人者非為其性之本善而若是哉而程氏之論性論氣質與橫渠氣質之性之說明與聖人相刺繆_此為告子佛氏之說說牽引而不知其非則何也

極平實之言至切當之理疊疊言之如聞所未聞吾嘗讀其文而譬之真如世人終其身俛首在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畢

桂山堂

下行止見光明而已不知此光明從何處來只煩桂山向上一指即此便是乃始見日真可歎也



太極圖說論卷之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五

或曰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未嘗直取其說而破之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孔孟千數百年後其說始入中國未嘗奉教於大聖賢人正其迷繆諸儒遂若前古聖賢猶未見及此本以立說吾子稱引五經四子書辨之此固張程所傳習久矣豈其一間未達明與孔孟立說有殊自謂發從來未盡之意假使起張程而面質之能令心折焉否耶余曰泰山之高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桂山堂

也遠而望之耳非身登其巔不可謂真知其高也至中坂有巔為無以復加而止焉人止知其蔽于中坂之巔不知由其不能真知泰山之巔見中坂之巔遂有觀止之歎也此其說即余前言諸儒信而好古不及孔子之說也故其本無善無不善論性不獨從其說而有疑于性且從其說而若有甚惡乎性者然如程氏言禽獸與人絕相似然其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人雖甚靈斷喪極多惟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其他皆誘之也夫以人性受于天

本于命其知覺之靈始于孩提愛敬之良知良能極于聖人贊育之大德大業何一不本吾性之自然而有之今止以飲乳一事爲自然其他皆誘之是人自免懷以後愛親敬長參天育物皆非自然皆可謂誘之矣誘之爲言以其非本自然而爲之必教之學之勉然而爲之也誘之爲言卽老氏人性所爲一切皆偽之說也卽釋氏人性所爲一切皆妄之說也彼二氏以有生來一切本吾性所爲皆偽皆妄自必以彼有生以前有生以後一切無爲皆眞皆實矣程氏論

誘之而爲不善之人而性之所爲無善無不善者自若也爲此說者止因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既未嘗一取而論辨之而告子又未嘗直指此性本來所以無善無不善之故止能言杞柳爲桮棬湍水決東西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諸說無非指人生而後所謂非本然而誘之者言之孟子亦卽以人生而後是本然而非誘之者折之耳今程氏既主其說不得不取一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自必本佛氏自無始來本無一物卽心尚無心性尚無性况六根八識尤爲人生孽障之說說之蓋佛氏之教其弟子亦如程氏所爲不容說而不說者也故其弟子之能悟者亦其師以爲悟而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悟而可之也其疑者亦其師以爲疑而不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疑而不可之也所爲無上秘密之旨可以口傳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一切呪偈多胡語不可翻譯皆不可說而說之卽說之而猶夫不可說也程氏以爲吾欲本其旨以發其義又安可徒如佛氏說猶不說無所徵驗之言以說之自非取一可徵可驗

者言之其事其理如指諸掌何以使人曉然心悟而
悅服之耶故特以人與禽獸相比擬使禽獸之本來
無善無不善見人之本來無善無不善亦見而佛氏
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亦見矣余嘗由其言而推
之彼以營巢養子言禽獸之性然可也言禽獸性之
有知而然亦可也○以言禽獸有此性此知即謂禽獸
此性此知之善不善而然不可也如鳩之不能營巢
鶴之不能養子不可遂謂禽獸有性不善即莫不營
巢不若鳩之不能營巢莫不養子不若鶴之不能養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四

桂山堂

子遂謂禽獸有善無不善亦不可也○以營巢養子可
以性言不可以善不善言也○人之嬰兒飲乳自然非
學雖謂之出于性出于性之知不得以性之善不善
言之亦猶是也○蓋飲乳自然固不可歸之不善性本
無不善也○若即歸之以善是性又本善矣○此程氏不
從人生後誘之者說而從人生初自然無所誘者說
使人知嬰兒飲乳而外不獨知愛知敬非生而有之
凡嬰兒之知覺運動○古人所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稍一涉善與不善○皆非生而自然○無始以來之本然

矣嗟乎千古聖賢言性其言有善無不善如此而程
氏言性必本無善無不善如此程氏豈未嘗取而反
復深思發為此論使人讀其書一如讀告子佛氏之
書而信者半疑者半耶嗟乎此其說以言人生本無
善不善未為不可然非并性而無之并性之知而無
之猶未可言也○夫飲乳雖出自自然猶是嬰兒之性猶
是嬰兒之性之知是嬰兒自無始來不能不具此性
此知而來由飲乳而充之其性必非飲乳之性而已
也由飲乳而充之其性之知必非飲乳之知而已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五

桂山堂

人徒見嬰兒自飲乳而後由弟子以迄成人知識日
益長行能日益茂雖至為君子為聖人曾有一事如
嬰兒飲乳不待教不待學自然之知能可比類而稱
道之耶是止以嬰兒論嬰兒不可以少長論嬰兒不
可以成人論嬰兒矣○夫少長即嬰兒之少長成人即
嬰兒之成人而必不可以少長成人與嬰兒並論者
以少長成人之知能非嬰兒之知能也○夫少長成人
之知能固非嬰兒之知能豈少長成人之性覺亦非
嬰兒之性覺耶○乃必謂飲乳一事是自然其他皆誘

之說亦不必然之理也。今夫木之爲物其始一仁而已。豈有所爲含苞有所爲吐花有所爲結實可得而指數者耶。及其萌芽甲析而含苞者含苞吐花者吐花結實者結實此可爲仁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爲仁中自具之物耶。鳥之爲物其始一卵而已。豈有所爲羽毛有所爲血肉有所爲皮骨可得而指數者耶。及其精滿氣足而羽毛者羽毛血肉者血肉皮骨者皮骨此可爲卵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爲卵中自具之物耶。人自嬰兒離母腹時混沌無知其神完其天全謂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木 桂山堂

飲乳爲自然固自然也。然飲則知飽而不飲則知飢不飲而飢則知啼飲而既飽則知笑者不可謂非嬰兒知覺之性之所由始。其他特蘊而未發耳。自是而教以愛親從兄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愛之從之其心若有安焉者一如飲乳之笑不愛不從其心若有不安者一如不飲之啼誰爲爲之耶。自是而教以謹言信行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謹之信之其始若有所不能及一如不飲之啼謹之信之其後又若有所不能已一如飲乳之笑又誰爲爲之

耶。自是而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純乎教而學之矣。然紛華靡麗誘而去之者多矣。其不爲所誘而強立不反者此其人徒恃有生口耳之功乎。抑不能不恃生初性覺之力乎。自是而其德爲人倫天德之德其業爲成已成物之業其人爲至聖至誠之人其與嬰兒相去萬萬矣。乃孟子猶追而稱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孔子猶謹而重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亦獨何哉。由是言之人之嬰兒猶木之始生于仁禽之始生于卵飲乳而後無一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七 桂山堂

是嬰兒之事無一非嬰兒自具之事無一是嬰兒之理無一非嬰兒自具之理其事其理無一非嬰兒待教而知待學而能之事理又無一非嬰兒教亦教其天性自有之知學亦學其天性自有之能之事理也。猶木之不見含苞吐花結實于仁中而無不在仁中鳥之不見羽毛血肉皮骨于卵中而無不在卵中耳。然此猶就人性之本善者見之更有爲不善而不失其本善尤足以見之人自孩提以後物欲誘之孟子所謂喪其良心斧斤伐木萌芽殆盡矣而平坦之氣

好惡近人從何而生使非本孩提自有之性而欲于物欲充塞中求之必不可得之數矣又若反道敗德九刑不忘一旦悔禍自怨自艾如竺景秀所爲浣灰滌腸抽刀刮胃卒成善士爲世稱歎此又非孩提良知未泯未絕又安有終其身爲不善一旦能悔能遷如是耶此可知人性之有善無不善不以生初而有不以老死而無不以孩提無誘而有不以長大日誘而無此又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也論者謂天地初闢悶悶淳淳一如嬰兒及其風氣漸開真朴日散老莊之徒皆造物之不仁詆聖人之作僞造爲塞人聰明愚人耳目之說以挽之苟如是自渾敦氏以來其人之元本日斲日喪如江河日下而流于異類不知于何底止矣且風氣之日漓如是生人之日漓如是其生嬰兒之日漓亦復如是矣乃卽天地生嬰兒者觀之由今茲以溯邃古其神完而天全初未嘗以風氣日開少變其始至千淳粹之君子朴茂之小人何時無之何地無之此亦足以見天之生物人之受生萬古一日無始無初可類而推之矣由是言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八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九

桂山堂

程氏何嘗以嬰兒之性說嬰兒哉亦徒以嬰兒之氣說嬰兒而已矣若如老氏還淳反樸復歸嬰兒之說自必人生終其身爲嬰兒以保其無善無不善之性一日不爲嬰兒則一日有善有不善一日不得有其性矣而老氏陰狡悖逆生于心而發于言者又何多乎哉其能歸嬰兒與不能歸嬰兒又當何如也凡執一事一理論人論物不能通徹言之皆由見理不真桂山無一語一言不通徹止以一理貫之橫行倒撞頭頭是道此通儒之所以難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六

或日程氏言犬牛人性不害爲一且有鉛鐵性殊點
化爲金之說夫禽獸與人其性殊絕矣雖有聖人不
能以變化人性者變化之豈佛氏以一切含靈皆有
佛性禽獸死生悉能度之而云然耶余曰儒者而信
佛氏之說亦徒以其言無而信之耳從事聖人之門
止能信聖人言有不能信聖人不言無者爲有是無
耶抑無是無耶故二氏言虛言無一若信其理之本
有者然夫既已信之則彼之所爲無者信之矣卽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十 桂山堂
之所爲無而有者亦信之矣卽於彼所爲無而有有
而無者亦無不信之矣凡物之性吾儒亦未嘗不以
與人近者言之然其氣質與性究不可以人之聖凡
智愚相去無幾者比而論之也聖人能盡物性能使
物自遂其生自全其性而已佛氏于禽獸其生也謂
能馴之化之其死也謂能超之度之其所爲馴之化
之者如鳥之食其掌巢其頂人雖神其說然亦不過
如劉累之豢龍海客之狎鷗而已耳至禽獸而度爲
人有自化馬王物亦成佛諸說佛氏從有言無從無

言有無不可隨其意所欲言而言之犬牛人性不害
爲一鉛鐵性殊點化爲金不過取以証其說之不誣
耳然而天之生人生物輕清重濁相去不啻倍蓰矣
天不能使物不從重濁之氣而爲物佛氏獨能使物
入輕清之氣而爲人是天能生物佛氏能化物天一
目不知生幾千萬億物而不能使一物化而爲人佛
氏一日不知化幾千萬億物而能使無物不化而不
爲物然而天之生人與物百千萬億年如斯矣人猶
是人也物猶是物也生者可見而化者不可見人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廿一 桂山堂
由其言無而于其凡言無者無不信之子又何必以
吾爲不然而始信之耶或日程氏又言人之于性猶
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夫人之爲人猶日之
有體也其有性也猶日之有光也體與光二而一者
也今以人如器器之受光莫如鏡天命之性如日之
光賦人于氣質之中一如鏡受之而有光是人之氣
質非天之氣質猶人之器非天之器也其性乃天之
性非人之性猶鏡之光乃人之光而日之光乃天之
光也天與人若無與也天之性與人之性又若無與

也。此從古言性所未曾有之喻言也。嘗有問黃勉齋
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在未受生以前
可謂天之命不可謂人之性。勉齋答以天命之性未
嘗不寓氣質之中。或以既有此性在氣質中何以形
而後有之。性又有善惡之不同。勉齋答以氣有偏正
性亦隨而偏正。或又以如此則性既隨氣質而善惡
自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何以又有未發之中
之說。勉齋又以性固為氣質所雜矣。方其未發此心
湛然氣雖偏而理自正。及感物而動雖至善之理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惟山堂

惑焉。願聞其說。余曰。子于受光之辨可謂明且哲矣。
此正張程分性而二之之本旨也。或人問勉齋辨析
純正而勉齋所答絕非張程本旨。張程本分性為二
而論之。勉齋仍歸性于一而解之。是以已之可解解
張程之不可解。猶紫陽無形有理為圖說解伊川理
一分殊為西銘解也。蓋自有天地生人生物以來。氣
與質為類者也。然從末有不識氣之為氣。而可以質
為氣。不識質之為質。而可以氣為質。性與氣質為類
者也。然從末有不識氣質之為氣質。而可以性為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惟山堂

不能于性之惺然而覺有條有理而本存者求之必
于性之冥然而寂渾淪無物雖有而若無者求之此
其視氣質之能運動不得以不善歸之也必矣
又安得以性之能知能覺入乎能運動之中止歸
之以善不歸之以惡者哉是其視氣質之能運動
固已惡之矣况以性之能知能覺入其中而與為不
善有不惡之尤深者乎又安肯以與氣質為不善之
知覺反而入彼無善無不善自然之性覺可與證本
來之果者耶故從佛氏之本言謂人自無始來賦此
運動之氣質即賦此知覺之性而為人使人自以其
知覺知覺其運動自以其運動運動其知覺不過為
能知覺能運動之人自成其為人而已我獨不以人
之氣質為氣質仰不以人之運動為運動不以人之
性為性仰不以人之知覺為知覺不以人之知覺止
知覺其運動人之運動止運動其知覺而以含吾氣
質之運動而求其不運動含吾性之知覺而求其
無知無覺含吾天所已付之氣質而求吾未賦氣質
之先舍吾天所已付之性而求吾未賦性之始吾視

吾與人同付之氣質其能運動直臭腐視之而已
吾視吾與人同付之性其能知能覺如器之受光非
日之本光直槽粕棄之而已矣張程有味乎其旨故
不惜以入氣質之性為非性委而棄之以歸于氣質
自求其所為無善無不善之性于氣質之外以為此
真天命之性也告子之言佛氏之說豈欺我哉又安
肯如子所言人之有氣質猶日之有體人之有性如
日之有光不欲以一性分而二之哉至氣質之性形
而後有之說使未受生之首更無有性則可如其有
之是形而未有之先又有一性矣夫形而後有即嬰
兒出離母腹時有是形即有是性者也若天地之性
在未受生以前必在嬰兒未離母腹時先有之是天
地原有二性賦人一則未形以前賦之一則有形以
後賦之雖天下至愚之人有不知必無是理者乎或
人求其說而不得以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歸諸人以
天地之性在未受生前歸諸天故曰性固善矣于人
何預此亦可謂善疑亦可謂善論矣然張程本旨正
欲以形而後有歸人受生以前歸天分而二之不以

爲怪者也。勉齋乃以天地自然之性卽在氣質之中。是又取其分○之○性○而○一○之○也○何○以○解○或○人○之○疑○哉○故○又○以○天○地○自○然○之○性○既○在○氣○質○中○自○必○有○善○無○不○善○矣○然○其○有○善○有○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勉○齋○又○以○氣○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氣○質○善○惡○與○性○若○無○與○但○氣○質○既○有○善○惡○性○亦○隨○而○善○惡○是○性○以○氣○質○故○一○如○爲○法○受○惡○性○亦○何○所○辭○哉○乃○此○時○何○以○反○舍○天○命○之○性○不○問○又○止○執○所○爲○氣○質○之○性○別○爲○一○性○而○歸○獄○之○是○一○人○之○身○一○與○氣○質○爲○類○而○受○惡○之○性○一○不○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未

桂山堂

氣質爲類而不受惡之性天下之言性其穿鑿更有甚于此者耶。夫從古大聖賢人之言性也以人生本正之氣質此與天地之性相近者也。由是而善天命之性未有不居其功。若本偏之氣質此與天地之性不相近者也。由是而不善天命之性自不得辭其責。以天命之性能與氣質爲善亦能不與氣質爲不善者也。如亦與氣質爲不善其罪又安所逃哉。乃何以按其罪又必別立一氣質本無之性名之以性而坐之而天地之性其爲過之尤而罪之首反若一無所

與焉者。此理之不可解者也。或人自必以氣質之不正此時天命之性復何在乎。以子思未發之中詰之勉齋不得已而止。就已發未發論之。夫子思之所爲已發未發是君子戒懼慎獨爲中爲和存心養性後驗之者也。勉齋乃就凡人言其未發此心湛然氣正而性自正及其已發聽命于氣氣偏而性亦隨之。且謂先師所云未發已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爲解不知此特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近人旦書所爲特亡已盡論氣而已。與子思言修道君子已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未

桂山堂

未發爲中爲和了無干涉。余謂勉齋解二性之說以一性解之猶紫陽之解圖說伊川之解西銘不解其近二氏之說而徒以孔孟之解解之者也。

凡爲異端下針砭必使異端之病根無不發露然後以聖賢國工之手針砭之。宋儒攻二氏止以我攻二氏不能以二氏攻二氏。輪桂山一着在此。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七

或曰橫渠說氣質加之性二字乃又有天地之性之說究竟氣質是何性不與天地俱來者耶天地是何性不與氣質俱來者耶又云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存焉則是天地之性本在吾氣質中反之養之即變之化之之說也不獨氣質無知之物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即氣質本無知加以有知謂之性者未有不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矣乃又云惡盡而善亡不言善而止言性與程氏言性同而言繼善成性則尤異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橫渠既以性屬氣質又言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存是以氣質之性不可謂性必天地之性始可謂之性也夫氣質無知本不可言性之物而亦以性言是不過以性與氣質同賦于天有是氣質即有是性有是氣質之運動即有是氣質之知覺既以不知氣質者屬之以性自必以不知知覺之屬性者并以屬氣質焉耳余姑舍氣質之無知覺即以彼言有知覺者論之夫天地既賦人以有知有覺之性變化吾氣質矣又有一有知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太

桂山堂

覺氣質之性與吾天地之性相持于變化之化之之間

人心道心交戰于胸中有二性即有二心譬諸兇暴之小人與善柔之君子交手相搏其不勝也必無幸矣是天下之性未必不皆為有惡而無善之性又未必不皆為有惡而無善之人亦已久矣然則從古聖人于冥冥陰陽中識取天止一命人止一性所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豈其止能識取天地之性不能并氣質之性而識取之恐亦必不然之理也乃又曰性未成善惡混夫此未成之性必非人生以前未受之性此時天命之性安在為所混不為所混果何如者耶且謂變惡而繼其善吾不知善惡混時必求善而繼之憑何性而繼之苟天地之性吾生而未受之則與吾本無與者也苟生而已受之則與吾氣質之性一善一惡並立其間自非本吾天地之性以制吾氣質之性戰克而為主于中未有能變惡而繼其善者也如是則天地之性在吾性中其為本善可知矣氣質之性在吾性中其為本不善可知矣以善制不善則善為主而吾性之本善可知矣以吾性有知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太

桂山堂

善制吾氣質無知之不善。卽制吾氣質本無知。又有性而有知之不善。則以吾有知之善爲主。無論氣質中有知無知之不善。孰敢不變而爲善。而吾性之本善。又可知矣。何以又云惡盡去。則善因以亡。又云舍日善而日成之者。性。夫性未成。善惡混時。尚欲繼善以去惡。使性成其善。豈有惡盡去。若此。惡既盡矣。性已成矣。純乎善矣。何以反云善因以亡。然則吾惡盡。繼善所繼之善。其善安在。而可云亡。耶。是明以性未成。善惡相對。混而不分。見惡斯見善。而善可見。故

也。若氣質之性。張程之言也。其始之善惡混者。今則不混矣。且惡盡去而純乎善矣。其善養善反。用力亦已至矣。何惜乎善之爲善。不于氣質之性。必云善因以亡。必云舍日善而止。日性。嗟乎。此張程以人生之性。乃善惡混之性。卽善惡終不混。不得歸之以性。卽欲歸之以性。亦必歸之天命之性。而後可謂之性也。所云善反善養。則人盡而天者。可以性名。不可以善名。終不欲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歸之以善之本。旨不已。情見乎辭。哉。由其說而推論之。其所謂天地之性。卽佛氏湛然。宋然。不落陰陽。獨存本覺者是也。其所謂氣質之性。卽吾儒降衷。恆性。有物有則。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是也。佛氏之性。但從無始。認取本來。一切六根八識。止須屏之絕之。彼所爲從火坑而吐青蓮者是也。吾儒之性。去欲存理。戒懼慎獨。以言氣質。必變之化之。以言心性。必操之存之。彼所爲淘沙而見金。鑿石而得玉者是也。取二家而較論之。從吾儒者。用力苦而登岸難。一似強勉而爲之者也。從佛氏者。見功速而取徑捷。一似自然而得之者也。儒者感

其說不獨張程爲然矣。故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

二之明以天地之性歸佛氏而以氣質之性歸吾儒

以吾儒卽由戒懼慎獨以致中致和。不過以氣質之

性自治其氣質而已。必至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

存終不以天地之性屬吾儒之本旨也。終不以佛氏

無善無不善之性而又入乎有善有不善氣質之中

又爲善反不善反善養不善養而受其功過之本旨

也。故雖儒者性成必含善而言性以明儒者言性必

通乎無善無不善之佛性始爲性又安用徒以性爲

善而言之哉。又恐世之訾其以儒而逃墨也。故一性

也分天地氣質爲二以別之。其旨肆而隱其辭曲而

游無非發明告子未盡之言。佛氏已洩之秘。與孔孟

立說迥別不得已又止以孔孟論性乃極本窮源一

語推而遠之而自伸其說者也。

橫渠繼善成性之說宋儒皆議甚多。紫陽直以不

知性非之。然止非其與吾聖人言性相悖繆而不

惜者也。若留一字疑義不爲洗滌淨盡。雲霧千重

卽從一字起障。不至無天無日不止千疊苦心。萬

疊苦言。吾讀盡古今萬卷書。不曾有此等又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八

或曰橫渠宋之大儒其格物窮理必造其極豈真無

見於告子佛氏之說超出孔孟之上肯舍從古大聖

賢人言性特立二性之說以疑天下之人乎。余曰氣

質而加之以性考諸三王而繆俟之百世聖人而惑

有所不能免者也。其不免於惑且繆者由其不知氣

質之爲氣質卽不知性之爲性耳。夫氣質之爲氣質

天下至愚之人誰不知之。吾謂其不知者以無知之

物而題之以有知是以謂之不知也。非徒不知氣質

而已也。并不知善惡何以謂之不知氣質也以無知

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性之有知者反使氣質得而

操權譬猶莽操篡漢閭位餘分而以正統歸之也。何

以謂之不知善惡也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

性之純乎善者反使氣質之不純乎善者與爲同過

譬猶大禹神智疏河濬川而亦以屺族棄之也。余前

言已論之矣。今不得已更以氣質之爲氣質與子言

之人之有氣非人之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非人之

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非人之性天之命也氣質性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命天與人合而有之氣質非先性命而有性命亦非先氣質而有所爲二而非一又一而非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天一混沌之物耳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爲命地一塊然之物耳人有氣質而無性一血肉蠕動之物耳故天與地雖分人與天地雖分而性命氣質合則有而分則無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固不可以爲天天有命而無氣亦不可以爲天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爲命固不可以爲地地以天之命爲命而無其質亦不可以爲地人有氣有質而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焉

桂山堂

其性固不可以爲人人有性而無其氣與質亦不可以爲人此性命與氣質天地與人一有而無不有必無先有天地與人而後有性命先有性命而後有天地與人自然之理也今橫渠以性未成立說是以人性有成時有未成時言矣而不知性之在人不可以成未成而言者也其以成未成言者乃受性以後人之事而非天之事也人受天所付之氣而以耳目口體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即受天之性而以仁義禮智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天爲付性之天人爲受性

之人既已付之受之而有之矣又何未成之有哉若舍天無所爲而爲之成言人有所爲而弗爲之未成止可言人未成不可言性未成此聖人所以繼卽言善成卽言性中庸所以命卽謂性率卽謂道者是也故曰誠者自成也苟其人不能以自成者成之直謂之不誠而已直謂之不誠無物而已於性之本成何與乃欲以天之付有是性而亦以未成言之不亦繆乎然則性未成之言自必其人繼善成性之物不繫之人不繫之天繫之非天非人之間虛其位而言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焉

桂山堂

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一本無之性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之性非人生而後有善必繼疊然銖積寸累而始繼之善有性必成疊然爲仁爲義爲孝爲弟而始成之性亦猶夫告子杞柳湍水之說而已此余之不能爲橫渠解者也且人之有是氣質卽有是耳目口體其欲之大者莫如飲食男女雖天地之大無是氣質則已有是氣質其不能與人二之者必然之理也二氣感應絪縕化醇天資地而不亢地資天而不孤化神奇爲臭腐化臭腐爲神奇亦猶人之有

飲食男女。而後有生成之功也。故人之有是氣質。即有昏明強弱之不齊。未有不本陰陽五行純雜之氣。而有之者也。即在天亦有晝夜晦明之不時在地亦有山川風土之不一。人之氣未有不因天之氣人之質未有不因地之質而有是昏明強弱之分殊者也。然此固不可以善言。亦未可遽以惡言也。即以昏明強弱之不齊耳。目口體之有欲。謂之善惡混。猶可也。若性則繼陰陽之道而成之。本無不善。而云性未成。善惡混者。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之說也。夫性不可為。

與弱者。自昏自弱。亦不得而知其昏與弱也。惟有是知覺之性。與氣質同具於陰陽之中。故均是人也。與之明理。此能明而彼不能。即明始得以昏別之。與之行事。此能行而彼不能。即行始得以弱別之。然其分自在。氣質與本然之性。覺無與也。賢知之明。與強由吾本然之性。覺而能益明益強。亦氣質之輕清而明且強耳。其視昏且弱者。雖過焉其過焉者。自在氣質與性無與也。愚不肖之昏與弱。雖由吾本然之性。覺而不能遽明遽強。亦氣質之重濁而昏且弱耳。其視明且強者。雖不及焉。其不及焉者。自在氣質與性無與也。呂與叔云。三人一目而別乎色。一居密室一居帷帳。一居大庭。所見不同。蔽於厚薄耳。蓋言明止一明。猶性止一性。其昏明之不同。由氣質之不同耳。故耳目口體人之所為。足以累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爲不足以累性。昏愚柔弱人之所為。不足以達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爲無不足以達性。橫渠乃執一性未成。善惡混之人。使之臺臺而繼其善。必俟惡已盡。善并亡而始見天地之性是。天地之性真所為無善。

無不善其然寂然一無所爲之性而已矣其言繼善
既不本此性繼之以此性爲性之用其言成性亦不
本此性成之而反以此性爲性之體此又余之不能
爲橫渠解者也。且古之聖人其教人以復其性也未
嘗以分氣質者分其性亦以氣質無知之物苟能以
性之知覺爲主而變化之性雖不與氣質同體而氣
質且能與性同用者也。故古之聖人不徒以人之道
教人一本乎天之道教人者也。天之生人必有是耳
目口體而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飲食男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天

桂山堂

而有以生之使人又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
非止明強道與二氏對制其旨
昏明強弱之人使強與明者有以生之必使昏與弱
者莫不有以生之也。天地生物之情在是。天地生物
之道亦在是也。夫天之生人有以生之如是生之而
又使自生之如是生之而莫不有以生之如是而無
是性是心以爲之主而僅有以生之則亦猶夫草木
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故有是性有是
心而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存焉。卽有明聰恭從
存焉。有是性有是心而後飲食男女有飢則思食壯

則思室存焉。卽有食則有其力室則有其別存焉。有
是性有是心而後昏明強弱有其知共由存焉。卽有
生安困勉存焉。此聖人本天道而爲之卽本天之成
人與人之自成之道而爲之者也。故天生人有是欲
而無主以制之不能無自亂之勢。天生人有是氣質
而無主以變之化之不能無自棄之憂。天若曰吾與
萬物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爲主而誰爲雖天與
地同一道也。天亦不能讓於地而獨有之是以言氣
質雖合天地言之言性命之理必歸之天而曰天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无

桂山堂

聖人若曰吾與人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爲主而
誰爲雖聖人與人同一道也。聖人亦不能讓於人而
獨有之是以言人以均是性命均是氣質言之而言
盡性至命之天道必歸之聖人而曰聖人之道聖人
尊天而不敢自卑其已有其形必踐是形有其欲必
正是欲有其性必盡是性以成已又盡是性以成物
能使天下有欲一如無欲有氣質一如無氣質人人
有其性一如吾一人有其性所謂經大經立大本知
化育推聖德之極至曰至誠誠之爲言實也有也真

之謂也。反言之爲無妄妄之爲言虛也。無也。僞之謂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命之不已。至誠之無息之謂也。又曰不誠無物。命之不已而可已。誠之不息而可息之謂也。不已不息。其爲物也。至實至真。無時不有矣。又何終始之有窮有極哉。可已可息。其爲物也。一聞之虛。虛則無矣。一毫之僞。僞則無矣。尚何物之有。尚何終始之有哉。此聖人教人復其性人之從聖人而復其性。未有不以去不善而存善爲旨者也。惡去而善存。善存而性盡。性盡云者。盡其有善無不善。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至誠無妄之實有者而已。今橫渠云性之成也不曰惡去善存。反曰惡去善亡。不以有誠無妄可言善者言性。乃反以無誠無妄不言善者言性。吾不知橫渠以有誠爲善。無誠爲善耶。有妄爲善。無妄爲善耶。以至實至有爲成性耶。以至虛至無爲成性耶。此佛氏以吾儒之實爲虛。以彼之虛爲實。以吾儒之有爲無。以彼之無爲有。以吾儒之真爲僞。以彼之僞爲真。總之以吾儒之至誠爲妄。以彼之至妄爲誠而已。儒者惟不能知吾之至實至有。不能不信彼之至虛至無。

苟能知吾儒至實至有之誠而不妄。自不信彼至虛至無之妄。而不誠其於性與天道。可謂能知之者矣。又何至如佛氏今日斷六根。祛八識。而曰是皆妄也。明日言心有其心性。有其性而曰是皆妄也。而不知其所爲妄者。非妄真者。非真。徒自反天道背聖人。終其身自以爲道而已矣。

發明氣質與性二義。直從有天地以來至實至有之理。不徒說性爲至實至有之理而已。也能知天地之氣質。不與性離。不與性雜。始知得聖人易有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太極四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九

或曰佛氏以吾之有爲妄以彼之無爲真故人止知彼以吾之有爲妄而已從未有取彼之所爲真者反從而妄之也吾子之言不幾如昔人庸詎知彼之所爲妄者非真彼之所爲真者非妄以資口辨云爾耶余曰非也告子之論說彼自見爲真而不妄矣孟子止以切實不虛者折之今其書具在人人讀而知之也此豈昔人堅白之辨所可比論者耶佛本身毒國之人其人物風土與西域諸國略同天于彼國生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一人亦可爲超乎其族類者矣彼習見其風土喜淫好殺多由飲食男女而起因貪而生嗔因嗔而生癡相爭相殺而無已究不免于生老病死爲人世虛生之人故其教以不茹腥不畜室爲大一切耳目口體謂之六賊設爲五戒自守以教人此其視天生耳目口體如蠹賊之食苗心者然必欲除而去之者也豈復有與人同此飲食婚宦之情者哉其視一身虛幻猶復厭而苦之又安知人倫爲何物肯過而問之然彼雖不知有身而舍其身不知有君親而背其君親

未嘗不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者也彼既

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又豈不知彼之此心此性與吾中國聖人此心此性亦豈有二哉彼知彼之心性與中國聖人同自當與中國聖人存此心養此性與中國聖人亦有何殊彼惟不知聖人以吾一身所有本諸天地吾本天地之以命主乎氣者以其性主乎氣不惟不知且不能爲也不得不出于舍色身而求心性之一法使其所求于心性者亦如吾所求于心性以求其心性則彼之所求于心性者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不可得而求矣吾儒之心性必有是仁義禮智之根于心者也必有是人倫有是成已成物之全乎性者也彼方棄其身如棄臭腐割其愛如割贅疣而反肯以吾性之所本有奪彼心之所欲無其視之也一如六賊之賊其性者等耳故空一身之色相必空一心之色相自謂性之爲性寂然不動湛然常明而後彼之所認爲本無之體者自在也彼又以人之生死雖殊神常不滅吾能以吾淨修之力自制于生時不能自主于死後是徒能了生不能了死凡吾之爲此非

徒爲生而爲之爲死而爲之者也故必使六根斷入
識空獨存其本覺而後可以出輪迴証無生故佛氏
之道不徒無色無相爲空而已也苟無其心無其性
猶若有心性存焉者亦不可謂之真空也然彼之所
爲無其心無其性者不過取彼心性中實有之理一
切空之謂之無心無性耳謂能并取彼心性之知覺
而空之謂之無心無性并其知覺而無之可乎不可
乎故以彼所爲空虛者論之則不獨色相可空即心
性亦可空矣以彼所爲寂滅者論之則不獨色相歸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寂滅心性歸寂滅即知覺亦歸寂滅而後可謂之寂
滅也何者色相不寂滅固不可言無心性不寂滅亦
不可言無知覺不寂滅亦不可言無無之爲道一無
而無不無者也有一不無不止一不無而已也而無
之道非矣苟自謂無一不無而有一不無此一不無
即一有矣彼猶以無言其言妄而非真矣彼猶以無
爲旨其理亦妄而非真矣乃佛氏之道則又色相可
無心性可無而知覺必不可無者也夫知覺之不可
無吾亦知彼知覺之必不可無也豈徒佛氏自以其

知覺爲不可無哉故佛氏從色相所有而無之從心
性所有而無之此從生而有者空其有而無之也至
其死而無矣色相無而色相之根不無心性無而心
性之根不無以此知此覺在也此非徒從生而有者
無之必從其死而無者并無之而後所爲無者斯爲
真無矣佛氏曰吾涅槃時寂然不動一真自如吾于
一無而無不無亦何有哉然此亦彼自以爲無而已
矣亦自以不無爲無而已矣而不知其必不能以不
無而無之者以此知覺非佛氏自性中之知覺猶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天命人性共有之知覺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無不
有之者也吾天命人性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
者非有靜無動之性命非有靜無動之知覺非有存
無發之性命非有存無發之知覺也其靜也寂然不
動其動也感而遂通其靜而存也湛然而自存其動
而發也充然而自發其湛然而自存者所謂誠而有
其明之道也其充然而自發者所謂明而有其誠之
道也天與人同此一道也今佛氏生平之所修所証
知靜而不知動其寂乃無所爲通之寂而不可以爲

寂也。知存而不知發。其明乃無所爲。誠之明不可以爲明也。而欲以彼知覺入之。天命之不已。而獨已之。至誠之無息。而獨息之。自歸于空虛寂滅之中。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此其生時說法。以一大事。提人死後說法。又以一大事。提人如滅度後。爲母忉利天說法。爲帝釋坐孤山石室說法。又有生而吹藥度人。死而卓錫度鬼。干與人世諸說。又有未生前在兜率天率其徒降生而爲人。既死而天地災劫後。又復率其徒出世而教化人。諸說所求脫輪迴而證無生者。云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美

桂山堂

乃生求出世死又入世生求無生死復有生豈其生而之死。空心性冥知覺與世人無與者。此心此性。知此覺爲之死而之生。心性不空。知覺不空。于與人世者。非此心此性。此知此覺。本無者爲之。又別有一心性知覺。本有者爲之。耶。亦何暇問其說之欺誑與否。而佛氏一切空無。有此性覺。究不能空之無之。其爲真爲妄。必有能辨之者矣。

佛氏以無爲旨。其勢必并心性知覺空之。已破其中堅。又必并使無住脚處。讀其文篇。篇可作觀止。歎而不可作觀止。歎方許讀其文。

太極圖說論卷之六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

或曰。余嘗讀佛氏書。未嘗不疑之。然未敢遽以爲欺妄者。以言心性其教。或有在耳。今充類至盡所爲。空無。究不能空。無而立教。詭秘付囑。隱密意旨。其道本無所有。徒以煽惑人心。有王者作。人其人。火其書。取其教而廢之。而後可。耶。余曰。昔夫子有言。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夫人至索隱行怪。天下之人。知其背於大道而不爲者也。其無述焉。必矣。而太極圖說論。卷之六。桂山堂。反謂其有述。必其有可述而述之也。夫可述而述之者。隱也。怪也。此其視魯之聞人。齊之華士。在四殺之律者。相去不遠矣。孔子聖人也。非若世之惑其說而述之之人也。苟非可爲而弗爲。聖人亦何必言吾弗爲之。吾由其言推之。此其言諸子百家不足以當之。惟老氏庶足當之。惟佛氏尤足當之。孔子生春秋時。不知有佛。然其言一若爲佛氏而發。知天下必有索至隱之理。必有行是至怪之事。必有是相率而述之之人。蓋佛氏之言。空無也。非謂其不空。不無言空。

無而非之也。其所能空無者。亦惟人生一切人我色相而空無之耳。此人我色相。人生大欲之所存。放辟邪侈之所由起。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所不能空之無之。而彼獨能空之無之。亦自以爲至難矣。至其心性之所有。彼本不能空之無之者也。然心則有真有妄。旋起旋滅者也。真則起滅猶可。妄則起滅不可。矣。此其所爲心無其心者。非爲真而無之。爲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真而無之。不能無也。性則無妄有真。動靜如一者也。心真性亦真。可靜而可動者也。心妄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二

桂山堂

性卽不與俱妄。可靜而不可動矣。此其所爲性無其性者。非爲真而無之。亦爲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真而無之。不能無也。故其心與性。必至真妄俱無而後始言有其心與性。夫真妄俱無。是無心無性矣。而彼自謂有。亦有其無而已。非有其有也。借曰有之。亦有其頑冥不靈之物而已矣。夫以不頑不冥至靈之心性。反令其頑冥不靈而不顧者。亦爲此人我色相。在吾心性中。不能無起滅動靜。而空之無之。非吾心吾性之本空。本無而空之無之也。然而心之與性。有起滅

動靜。吾猶可得而主之。而制之者也。吾能起而不起。則不滅而滅矣。吾能不靜而常靜。則動而不動矣。若夫知覺在吾性中。此固吾儒所爲不親而戒不聞而恐。所爲常惺惺者也。可以不起。而不能滅者也。可以常靜。而不能無動者也。其在吾心性中。滅時亦若起。靜時亦若動者也。無論佛氏不能并此而空之無之。佛氏卽并此而空之無之。以反於本無知覺之先。而証其果佛氏之道。亦自謂死而不生。不生而長。死之道而已矣。此佛氏之徒。必稱佛氏滅度後。居寂滅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天行不寂不滅之事。幾於充塞幽明。彌漫沙界。其說之爲欺。爲妄。有何足論。縱使其人死而猶生。其道滅而猶存。有不由知覺之不能空。無卽心性之不能空。無而一切有。爲不能作夢幻泡影觀者。本如是者耶。以故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爲天。終日言人。而不知人之爲人。不知天之爲天。又安知命之爲命。不知人之爲人。又安知性之爲性。惜乎不得大聖人一指。示之以其淨修之苦行。求吾性覺之本然。使知本無隱之可索。無怪之可行。雖世世有述。而聖人必弗爲者。

乃不足爲者也

此已并存無之界是其安身立命處卽爲身不安
命不立之處自非本聖賢至道指點之必不能令
其僥首至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四

崑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一

或曰昔象山與王順伯論佛謂與吾儒所見略同止
義利公私不同耳紫陽以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
皆虛其源頭便不同非之愚謂吾儒之道有無虛實
莫不該之豈充類至義之盡止歸實有別無所爲虛
之無之者乎余曰吾儒之道通天人死生鬼神而爲
道一事一理其爲實有者無不知爲實有豈一事一
理其爲虛無者有不知爲虛無者耶惟知虛無之爲
實有而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非徒以虛無爲虛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崑山堂

無也○惟知實有之爲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
之非徒以實有爲實有也○所謂知虛無之爲實有而
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何也○人之有是形氣人之
實有也而修短不齊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
倫物人之實有也而聚散不常非實有而虛無者乎
人之有是心是性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存養之死不
得而存養之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富貴動
名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非
實有而虛無者乎○此非佛氏虛無吾不以爲虛無者

也使天之生我止有此實有之事與我更無盡其實有之理與我雖佛氏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不舉而虛無之哉。惟天有是事與我即有是盡其實有之理與我吾能以理盡吾之事則一事一理皆不虛不無至實至有之事理吾不得以為虛無而以為實有自然之理也使吾有是實有之理吾反欲從而虛之無之無論其不可虛之無之且不能虛之無之是徒見吾之所為虛無者與為虛無不見吾之所為實有而非虛無者亦與為虛無其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為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六

桂山堂

即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為道矣。此以虛無為虛無者不能為虛無惟以虛無為實有者能於吾實有盡之即于吾虛無無不盡之矣。所謂知實有之為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之何也。人之形氣修短不齊人之所為虛無也大舜永年無忝其生顏子蚤夭無愧其死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倫物聚散何常人之所為虛無也。人有無其親而事之者矣。有其親而事之幸而為舜為文可也。不幸而為申生孝已亦可也。人有無其君而事之

者矣。有其君而事之幸而為皋為夔可也。不幸而為龍逢比干亦可也。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心性生得而存養之死不得而存養之人之所為虛無也。戒懼慎獨以全其所受於生曳杖逍遙以歸其所賦於死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富貴動名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人之所為虛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禹之功能不爭不伐舜有天下不有不與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七

桂山堂

此非吾儒實有佛氏不以為實有者也。使天之生我有是實有即虛無之事與我更無有是盡實有即盡其虛無之理與我雖佛氏舍實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止言實有哉。惟天有是盡其事即盡其理之道在我我即有是盡其實有即盡其虛無之道在我則一事一理吾能知其虛無而必盡之始能踐其實有而無不盡之自然之理也使吾知有虛無之事理吾究不能從而實有之有之無論其不能不實有之有之且不可不實有之有之是徒見吾之所為實有之有之者止於

實有者實之有之。不見吾之所爲實之有之者。已於
虛無者。無不實之有之。亦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爲人
道。卽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爲天道矣。此以見實有爲
實有者。未能有其實有。惟以見虛無爲實有者。能于
吾虛無有之。乃能于吾實有無不有之矣。今佛氏所
爲虛無者。不過一切色相庸衆人所不能虛無者。彼
欲虛之無之耳。至言心言性。言知言覺。雖欲一切虛
之無之。必不能虛之無之。是其虛無非真虛無。其寂
滅非真寂滅。而後知此性覺者。乃天人性命之本源
也。乃人倫天德盡人盡物之本源也。佛氏生而爲教
無一非背人倫。棄天德。忘人物之事。及其死而爲說
無一非盡人倫。合天德。成人成物之事。無論其說不
足信。假使就其說而詰之。此非其性覺爲之抑。非其
性覺爲之耶。是必生不能爲。惟死乃能爲之生。而以
虛無爲實有。不能爲之死。而以虛無爲虛無。乃能爲
之耶。然則吾聖人生而踐形色。盡人倫。達天德。成已
成物。贊天地。通幽明。死生鬼神。莫不本吾實有。以推
致於虛無。化行于百年。道存於萬世。是止于實有。盡

之者。歟。抑并其虛無而無不盡者。歟。乃象山論佛不
以有無虛實明其與吾儒不同。而以義利公私明其
與吾儒不同。紫陽不卽以義利公私折其與吾儒不
同。而止以有無虛實折其與吾儒不同。雖能別二氏
之非。亦各以所見而非之者也。夫道至有無虛實之
不同。則義利公私不足言矣。何者。有無虛實顯而大
者也。義利公私微而曲者也。象山不從此論。止從彼
論之。象山能識佛氏入道之根源。乃有此義利公私
之說耳。夫道至義利公私之不同。則有無虛實又不
足言矣。何者。義利公私道之反而非道者也。有無虛
實道之蔽而非道者也。紫陽不從此折之。止從彼折
之。紫陽止識吾儒入道之根源。乃有此有無虛實之
說耳。二子之論。各自言其所見。不能通彼我。以爲見
其爲異。爲同。自是如此。佛氏言虛言無。又加以私利
之心。其與吾儒直如水火矣。而猶以畧同言之。象山
從性之知覺入道者也。止知其言性覺有同耳。不知
自私自利。并其性覺亦自私自利之性覺矣。於性覺
何有哉。吾儒之言實言有。莫非公義之心。其與佛氏

之道判如黑白矣。而猶以源頭言之。紫陽從性之真。實入道者也。止知其言虛無有殊耳。不知自私自利。并其虛無亦自私自利之虛無。於虛無亦何有哉。合二子而論之。佛氏之爲佛氏。有不曉然而其喻者乎。或曰。紫陽之論。有無虛實。愚既得而知之矣。敢問象山言義利公私之不同。吾子謂其識佛氏入道之根源何也。余曰。聖人之道。天地萬物死生鬼神無不有之。無不盡之者也。佛氏之道。其所見止於死生一端耳。彼以人生百年有如瞬息。求其常存。不得不虛無一切。獨存此性。覺於空虛寂滅中。亦謂生不能常存。惟死能常存焉耳。夫人之性。覺無知。愚賢不肖而有之者也。其生也不以知。愚賢不肖而無不爲人。其死也不以知。愚賢不肖而無不爲鬼者也。故聖人教人盡其性。覺而爲人。不必更求其性。覺而爲鬼。佛氏必舍其性。覺於爲人。止求其性。覺於爲鬼。徒以人不能常存。而爲鬼。我能常存。而爲鬼。公乎私乎。義乎利乎。且聖人之生死。知生而不必知死者也。佛氏必求知死者。惟求其死。而能自主耳。夫性覺存而能主於生。

自能主於死。而佛氏必求死而自主者。亦徒謂吾黃面瞿曇。生而爲此人。死而爲此鬼。生吾知之。死吾不能。令佛氏古楊而不。下。知之。吾有所不能已也。生吾知之。死吾知之。不能使天下人知之。吾亦有所不能已也。堯舜百有餘歲而死。孔子七十三而死。生平何嘗空一切所有。而存其神。其道常存於天下一如堯舜孔子之常存。佛氏必空一切所有。自謂長存一己之神。公乎私乎。義乎利乎。則又曰。吾之存。吾神恐吾生而爲佛。死而不復爲佛。死而卽復爲佛。恐再生而不復爲佛耳。夫佛於天地間。亦一人耳。堯舜孔子生而爲堯舜。孔子死而爲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不問也。生而爲堯舜。孔子死而不爲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不問也。佛氏必使吾死而不復生。此吾一人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此吾一人也。公乎私乎。義乎利乎。則又曰。吾懼吾道之不能常存也。吾以常存。吾一人者。常存吾道而已矣。夫堯舜孔子之道。其在上也。化及萬方。其在下也。教被四海。其人存。其道存。其人亡。其道熄。堯舜孔子。豈不知之。堯舜孔子。千古作君作師之人也。以天不使吾道絕。

於天下天必生如堯舜孔子之人以常存之卽不必
○古今至理宜哉無餘
 生如堯舜孔子其人亦足以常存之卽并不必有其
 人而吾道自常存於天下佛氏以非存吾一已之神
 必不能存吾一已之道使一世二世十世百世無不
 由吾黃面瞿曇出世教人而後可公乎私乎義乎利
 乎至其他科教經懺誇誕無稽其爲利而非義私而
 非公抑又不足言矣此余所謂象山能識佛氏入道
 之根源在公私義利之不同使自私自利而可爲道
 卽欺人妄人而亦可爲道矣紫陽舍此不一窮神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圭

桂山堂

而止以有無虛實其源頭顯然與吾道殊者折之吾
 所謂紫陽止識聖人入道之根源者此也
 闢佛而有是有非不能服佛氏者非佛氏不能闢
 也我是非之人不能信我之是非之也非人不能
 信我之是非我是非佛氏而不能自信其是者果
 是非者果非又安望人之信我况望佛氏之服我
 乎桂山不求人信不求佛服惟求自信卽以信聖
 人者自信而已有無虛實義利公私剖析至此佛
 氏可以卷舌聖人必從吾言何况其他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二

或曰紫陽氣質之性是從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上知
 下愚不移未爲無本吾子非之其故可得而聞歟余
 曰此夫子言人非言性也言人之習而及性非言人
 之性而及習也張程止截上句言性與已言氣質之
 性若有合焉遂引爲夫子言性亦有不相近之說耳
 如止此一言諸儒謂夫子言性余獨謂夫子非言性
 而言人雖百口不能爭之矣從古聖人作君作師以
 率天下之人一日性天之事也一日教人之事也性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圭

桂山堂

則曰存曰養若無事者也教則曰學曰反必有事者
 也必學之反之之功至而後存之養之事成聖人
 教人窮理盡性人已交治去不善而就善之道盡于
 此二者而已至習之爲言與學反相近而不相近者
 也學之反之以去惡從善而言習則兼善惡而言以
 其人生平所自爲而言之亦兼風土俗尚而言之也
 如里之有仁鄉之有互南方之柔弱北方之剛勁或
 知其善而不爲或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一人然人人
 然少而然至老而然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者是也。惟善與不善，未有不本其人生平所自爲，而成之。故略其風土而專以其所自爲而論之也。以故習于善也難，而常少習于不善也易，而常多難兼而言之。而此則又若偏于不善而言之，所謂習與性成者是也。然又非從其所習之始，卽以善惡爲一成不變而論定之。必俟所習已成，終于不變而始論定之。也。由其始而爲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始得稱之曰此習爲善之人。始爲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始得稱之曰此習爲不善之人。故以無良之人加氣

遠之人不論而必取相近之人而求其不近者論之。是性之不能無差等可知矣。湯武之性必不及堯舜之性，中才之性必不及湯武之性，下愚之性必不及中才之性。性之不能不分上下而爲本善之性，卽不能不分上下而爲本惡之性矣。使夫子言性肯如是而言性，則維皇降衷，蒸民物則夫子不本而言性矣。一陰一陽繼善成性，子思孟子必不本而言性矣。天命謂性，性無不善，漢唐宋元明諸儒必不本而言性矣。而後世曲學陋儒言善言惡紛紛言性，皆得託聖人相近一言，亦何不可之有哉。今張程止知性有不近，乃氣質爲之，使人知氣質之不相近，性亦有不相近者耳。然則千古聖賢之言性，旣明言性，千古聖賢之言氣質，又明言氣質，而千古聖賢之論性不論氣質論氣質，不論性以氣質本，有善有惡，可言與性本有善無惡，可言如合一轍。又何嘗以氣質善惡加以性而論其善惡者哉。乃必以夫子言氣質之不近，卽性之不近爲說，旣增氣質于性中，又牽性于氣質中，必如是而言性，吾亦安能復起聖人而折衷之。惟卽

張程言氣質之性。本夫子相近一言而言者。言之性。者人之相近者也。氣質者人之不相近者也。以上知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其爲善不必言矣。苟上知之性。而稟下愚之氣質。不能爲善如上知。或且爲不善如下愚。是其爲不善原在氣質。而不在性。以下愚之性。而稟下愚之氣質。其爲不善不必言矣。苟下愚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不惟不爲不善如下愚。或且爲善如上知。是其爲善亦原在氣質。而不在性。而性之本無近不近自在也。與氣質何與焉。如謂人氣質善者。性亦善。氣質惡者。性亦惡。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皆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爲之。卽其人有善有惡之性爲之。卽其人受之於天。有善有惡之天命爲之。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無一不本於天命之有善有惡。爲之雖其人爲之。實天爲之也。從古帝王必以法制強惡人。而爲不惡之人。從古聖賢必以教育勸不善人。而爲善人。勢必至帝王無以爲治。亦相率而爲老氏之治。聖賢無以爲教。亦相率而爲佛氏之教矣。奈何必推不相近之氣質入相近之性中。使天下爲善

爲不善之人。既得自寬于氣質之不相近。又得自寬于性之不相近。而樂其有是言。是張程欲爲聖人解性不相近之是。適足以証聖人性不相近之非而已矣。乃諸儒求夫子性相近之說。而不得。必從張程之說。說之吾不知其所疑於相近。是以其性之善與善者。疑相近耶。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善雖不同。而同爲善。卽無不可同爲善之人矣。乃其中或有習而爲不善。是其人習之過。非性之罪也。聖人又何必以其人之性自有此善之大小上下不同。爲此不相近之說。爲習爲不善。人解耶。如以善與惡同出於性。止以同出爲相近耶。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止可言相遠。不可以相近言者也。而亦以相近言之。其習爲善者。固賢知之性。生爲之習。爲不善者。亦愚不肖之性。生爲之矣。聖人止教人以慎所習。人猶自諉於無才。况追論其性之本不相近。而徒以慎習教之。有不人人自諉而自棄者。亦罕矣。使聖人欲兼善惡言性。亦如小儒善惡混以性論性可也。何乃論人所習之相遠。更指一本不相近之性。以示之警之耶。勸之耶。卽紫陽

解性之善惡謂其初本不相遠如是至習之久而如是
是以明性本相近之說然而人性善者其人初為善
維日孳孳終成其為吉人不必言矣若夫性之惡者
其人初為不善亦維日孳孳而終成其為凶人去性
初之惡不啻什伯千萬矣帝王之刑法天地鬼神之
誅責尚不足以轉移之乃徒追而論之謂爾性初之
惡不如是之甚也不足以警之更足以勸之有必然
者矣論語二十篇聖人言性止此一言如聖人止以
性論性以性為善自言性善以性為有善有不善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大

桂山堂

言有善有不善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自言無善無不
善聖人言性以教及門而垂訓萬世者也今相近之
說無善惡之說而若有善惡之說後人遂以善惡入
之無氣質之說而若有氣質之說後人遂以氣質入
之若無習相遠一語為上文性相近申論而剖析之
可為三嘆
不幾以聖人言性乃模稜之詞鶻突之旨使天下紛
紛論性各憑一說以立言而性之裂於天下不已久
乎惟言遠言近聖人亦言人之遠近言性言習聖人
亦言人之性人之習言性之相近習之相遠聖人亦

言此人之性與彼人之性相近此人之習與彼人之
習相遠以一為不善之人與一為善之人本不相遠
之人由其習之成而比論之其人之相遠可不謂至
相遠者乎以一為善之人與一為不善之人至不相
近之人原其性之始而比論之其人之相近可不謂
本相近者乎此雖以堯舜之聖與桀紂之狂從其聖
狂之已成而以性以習比而論之亦不過就其相遠
相近如是而比論之已耳况天下同類之人乎聖人
如是論習猶恐人之不慎所習至其習惡已成而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大

桂山堂

可如何又從而申之曰人苟不至習之已成皆可移
而善不可移而不善乃人之不移一善一惡必至相
遠如是者惟上知與下愚其人乎一則習為善必不
可移而不善一則習為不善必不可移而為善其相
遠如是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即承上習善習惡之
人言之更不復言性而必曰氣質之性中又有此二
種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何也苟如是是此二
種人真性生而有然者矣是真少而如是長而如是
雖至老而亦如是其不移者矣嗟乎聖人望天下人

之去不善而就善爲此言者亦謂天下不思不勉生知安行之聖人能有幾耳其他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莫不有能移之才卽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嘗以其無才不能移而棄之也若羊食我其人生而卽知其氣質如是然移之而有以移之豈無其人移之而終不可移亦豈無其人而必以不可移言者何爲也哉且天下始而習爲不善其繼移而爲善如太甲之自艾又或始而爲善其繼移而爲不善如齊桓之鮮終故人雖上知苟非終其身不爲不善人雖下愚苟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王

性山堂

終其身必不爲善聖人終不以不移限其爲人使必以聖人言習之不移是爲生而上知生而下愚立說爲惟此兩種人自少至老必不能移之人亦必俟終其身不移而後言之可也如徒以生而后稷卽知其性之善卽以不移限之生而羊食卽知其性之不善卽以不移限之此張程二子從氣質之性所定之人而聖人論天命之性之人從未有舉此兩種人而限之定之者也上知如堯舜其維危維微如此而臯益諸臣猶以儆戒兢業進之未嘗一日不懼其移也

况下此者乎下愚如桀紂其爲暴爲虐如此而湯文服事龍比進言日以悛心改過望之未嘗一日忘其一移也况不至此者乎使夫子見一上知之人不俟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惡者也見一下愚之人不俟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善者也天下之上知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不善之人天下之下愚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爲善之人聖人未揣其未先齊其始以限天下之人以定天下人之性此可謂之聖人之言乎不可謂之聖人之言乎或曰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王

性山堂

則夫子有是不移之說矣吾子必有意義存焉者安在乎余曰使必以氣質善惡言性又從善惡中特揭此兩種人以明性之本有善惡則是夫子之言不徒大謬於聖道且大謬於天道矣吾知聖人必不如是而立言也其言上知下愚亦言習也非言性也上言性近者以明習之遠也此言習之遠者由可移而不移因言習之不移者以補上言相遠之不移必如此兩種人始可言不移其餘皆無不可移之人何至必令其習之相遠一至此極也子以上知之人其習於

善也。必自少至老不移。于不善而言不移者。耶。上知如顏子。夫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三月不違。可爲純乎仁矣。三月之後。猶不能無不善。惟其未嘗不知。未嘗復行。則雖移而不移者。自若也。如是而能不移。三月之後。可以三年。可以三十年。可以終其身。保其不移矣。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取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當之夫子之所爲。惟上知不移者。此類是也。子以下愚之人。其習于不善也。自少至老。必不移于善。爲不移者。耶。下愚如盜賊。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必不可移者矣。然如奪姜肱衣被。而不取。遇朱暉諸母而舍之。未嘗無可移者存焉。惟世有復惡已甚如高伯怙惡不悛。如晉靈輿語之言說。而不釋法語之言。從而不改。頻復頻失。一暴十寒。此其人吾知其爲善之無成。而積惡之自斃。亦何必俟終其身而始決之。聖人未嘗不爲之咨嗟痛惜。爲吾末如何。雖欲不謂之下愚。不可得矣。不謂之不移。不可得矣。聖人所爲。惟下愚不移者。此類是也。且子以天下爲惡之人。皆生而下愚之人。爲善之人。皆生而上知之人乎。桀

紂之智。拒諫如流。盜跖之口。飾非自喜。充其性生之才。爲上知而有餘者也。至如申生之孝。尾生之信。鮑焦申屠狄之疾世殺身。比諸飾行盜名之徒。真天性至愚至戇。不聰不慧之已極者也。一則雖諛以上知而必不移于善。一則雖詆以下愚而必不肯移于不善。以此論之。天下之人。可以上知下愚分善惡。而謂其一本於天性。然歟否歟。子今而後。可以知夫子之言不移。是言習而非言性矣。可以知上知之人。不必不移。而終於不移。斯真不移于不善者也。知莫知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此上莫上于此矣。下愚之人。不必不移。而終於不移。斯真不移于爲善者也。愚莫愚於此。下莫下于此矣。而奈何。必以此兩種人。爲性生而以善不善之不移歸之彼中才之人。可移而善可移。而惡者是亦一性也。昌黎所謂性有三品者。非耶。而諸儒又從而非之者何也。
今人願解
桂山嘗言。凡明天下之理。道求之聖人所已言。而不得。求之聖人所不言。而得之求之聖人所不言。而不得。仍求之聖人。既以言之。而何以又有所不言。自有以得之。此真能窮理之妙訣。世儒知之者罕矣。讀此篇百遍。而不厭。能無三復其言。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三

或曰聖賢言性孟子爲多然既以孟子性善爲言性之原本又謂其難指言但從所發之才與情言之致使後儒參差其說蘇子由且謂孟子性善是學子思而漸失之何耶余曰自古聖賢言性從未有如孟子之言性至精至切通乎天人之原本而言之者也雖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堂而論之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孟子豈欺我哉蓋言性至天之命而性之原本已盡矣使必于天之外求之自必以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孟子

桂山堂

二氏之言無而言性者言性矣人之有性原本于天文情近理曲折其意發則直達物發千古奇文天者吾仰而可見者也命者吾求而可知者也而二氏必從天之上不可見不可知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而彼與我無二道無二天也吾何必止言吾可見可知之天而不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惟吾以可見可知而爲有彼以不見不知而爲無吾安能舍吾可見可知之天而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可見可知之天爲有卽以不見不知之天亦爲有吾之所有吾之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孟子

桂山堂

也彼之所無亦吾之有也吾雖兼彼而言之可也惟彼以不見不知之天爲無彼以吾可見可知之天爲非無彼之所無彼之無也吾之所有又彼之所無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必不可也此其說余非以彼之言性亦必有之理而取以爲言也子以孟子言性猶未精一似二氏爲尤精故取而復論之以明孟子言性之原本舍此無可復言而已至孟子言性之發見直指性之情與才而性之發見已盡矣使必于性之外求之自必如張程以氣質言性卽以氣質言情與吾性之靜存而可知者也情與才吾性之動發而可識者也張程以氣質言性卽以氣質言情言才此從性之外取其自爲知而言知自爲識而言識者也張程必欲取而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吾與彼無二情無二才卽無二性也吾何必止言吾所知所識天命之性而不言彼所知所識氣質之性惟吾以所知所識有善無不善之性而言情言才彼以所知所識有善有不善之氣質

而言情言才吾安能舍吾所知所識之天命而言彼所知所識之氣質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所知所識之性爲情與才卽發見于彼所知所識之氣質亦爲情與才吾性所發見之情此情此才也彼氣質所發見之情亦此情此才也吾雖兼性與氣質而言之可也惟彼以所知所識之氣質非發見于吾所知所識之性而爲情爲才彼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有不善之情與才也吾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無不善之情與才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不可得也此其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王

桂山堂

非謂彼言性言情與才有從同之理而取以爲言也子以孟子言情與才猶未切一似張程爲尤切以明孟子言性之發見舍此無復可言而已蓋從古聖賢言性不恆言者也無所庸其恆言也不深言者也無所庸其深言也性之理發于情而統具于心非盡其心者不足知其性也今之人孰不能言性不可謂之知者以不能盡其心也盡其心則性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卽一仁之必盡存其仁不仁之必盡去其不仁而知之也故知其性則天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命不

求知而自知之矣人學聖人之所學修君子之所修操得舍失存誠閑邪已立已達以廣仁不欲勿施以行恕終其身求其身之無疚心之無間如不及者此真盡其情與才而能窮理盡性至命斯爲聞道之人孔孟之門其人亦未易枚舉而稱之矣奈何曲學小儒不能學聖人之所學且不能明聖人之所爲教而曰聖人教我不過人人所知如所爲文行忠信者而已至性與天道聖不恆言雖子貢尚不可得聞喟然而歎曰吾不得比于朝聞夕死之人曾不如釋氏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王

桂山堂

語參提一朝省悟之爲快也不亦大可哀也哉自古聖人日教人以盡心知性之實事而學者自憚于存心養性之實功告子苟卿之徒昧性命之本原循氣質之美惡始分善不善言性執一端指一事引喻粗鄙立說支離顛愚之輩鄙陋之夫從而師之習之既無古聖人作君作師以正其統二氏之教充塞仁義流傳而莫能止從事聖門之徒喜其推論之虛無指歸之幽渺反疑聖人於彼氏言說秘而不發一似不能深言而彼能深言者然又以天下之人原有此善

惡之人。原有此善惡之事。原有此善惡之氣質。原有此善惡之性命。而古之聖賢必以善之一字。歸性而言之。豈性爲天所賦之性。而氣質非天所賦之氣質乎。其所爲之善惡。非本性與氣質所爲之善惡乎。勢必至言性爲有惡而不惜。言性爲有善有惡而不惜。言性爲有二性而不惜。又求其說而不能盡得也。不得不言性爲無善無惡。而亦有所不惜矣。嗚呼。此可謂深言性乎。此可謂聖人不深言性而彼能深言者乎。嗟乎。古今聖賢言性。猶有過于孟子言性之精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莊山堂

如此者乎。孔子以仁義禮智四德言性。當唐虞三代性道大明之後。天下無知思賢不肖。止有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從未有如告子荀卿楊朱墨翟自立一說以亂性者。雖齊之華士。不過以不臣不友亂君臣之大倫。而太公誅之。魯之聞人。不過以言行巧僞如莠之亂苗。而孔子誅之。故莫不以性之有是。天德人倫。孳孳焉求盡其道而不能也。至戰國時。孔子之道幾息矣。老莊之徒。又以絕聖棄智。廢仁義。猖狂縱恣其說。而性有善惡諸說。從

是而與孟子于時去。孔子纔百有餘歲。已若別一世界矣。使僅以孔子教及門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以教天下。而天下知愚賢不肖之人。方且疑性有善惡。道無仁義。安望其盡能知之。如曰。仁。人性也。天下之爲仁者。有不知其爲仁而爲之者乎。而天下之爲不仁者。有不知其爲不仁而爲之者乎。知其爲仁而爲之者。曰。性也。知其爲不仁而爲之者。亦曰。性也。如曰。義。人性也。天下之爲義者。有不知其爲義而爲之者乎。而天下之爲不義者。有不知其爲不義而爲之者乎。知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莊山堂

爲義而爲之者。曰。性也。知其爲不義而爲之者。亦曰。性也。此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紛紛而起也。孟子不得已。知以仁義言性。猶未足而以性所發之情與才言之。如言。赤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言。箪食豆羹。得生失死之心。又以乍見言其猝然以乞人不屑言生死不能奪此其情與才之流露于性中。人所不及知。不及計。不待思。不待勉。自然而發見之情與才。辟諸草木一絲之萌芽。一縷之枝葉。莫不從根本而發之者。以爲此天下無知愚賢不

肖人人有之。不必爲仁爲義。賢人君子始有之也。天
下言性之原本其精切有過于此者。誰氏之言耶。天
下言情與才之發見其精切有過于此者。又誰氏之
言耶。如此而言性言情。猶欲兼氣質而言之。雖天下
百千萬億之人。有百千萬億之氣質。亦何與于吾之
言性言情。而必兼而言之。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
哉。然而人人有是四端之情。而自暴者不能充也。人
人有是爲四端之才。以充四德之性。而自棄者不能
充也。終成其爲不可與言。不可與爲之人。豈非所爲
怙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者耶。人皆爲
善。彼獨爲惡。苟非性生。何以人禽相去若是其殊絕
哉。告子之徒曰。吾言性有善有不善。良不誣也。張程
從而解之曰。此非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苟卿之
徒曰。吾言性惡。良不誣也。張程又從而解之曰。此非
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張程止知人以氣質故。別
立一性爲天地之性。解耳。而不知帝王聖人於此等
人不惟不以氣質正其罪。不惟不以性之溺于氣質
正其罪。直以受天地之性。而滅天地之性。執其人而

大正其滅性之罪者也。故人之爲惡。未有不超于氣
質是首惡者。氣質也。舍是不誅。而反坐性而誅之者
人之有身。猶人之有家國。身之有心。而載性以行。
猶家之有主。國之有君也。人之有氣質。猶家之有奴
隸。國之有臣僕也。身統于心。家統于主。國統于君。天
道之常也。人道之正也。今以氣質役于吾性者。反使
吾性從而受役焉。是猶家不統于親。國不統于君。而
爲人臣子。反挾制其君親。惟吾所欲爲。雖欲其不爲
亂臣賊子。不可得矣。所謂辨不蚤辨。以致于此。是誰
之過歟。帝王之刑人。刑故無小而怙終。賊刑雖殺之
而不怨者。非此也。耶。聖人之棄人。知過不改而復惡
已甚。雖棄之絕之。而無辭者。非此也。耶。故人而不失
其性。無論其爲上知下愚。莫不有變化其氣質以復
其性之才。人而苟失其性。無論其爲上知下愚。莫不
有縱恣其氣質以賊其性之才。惟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有其情與才。不能爲善。亦不
能爲惡者。此皆功罪之所不及也。嗚呼。亦惟天下之
人如是者衆也。此人類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孟子

之言性言情言才而不言氣質以氣質無與于性而
不言一何深切著明也哉

孟子一書諸儒習讀之書至言心性字字與孔
子相發明譬諸孔子言心性之本根孟子悉取本
根之枝葉花實而發揮無餘乃讀之者反謂孟子
說得淺說得粗安得不謂二氏說得深說得精嗚
呼孟子爲孔子功臣安得不謂桂山爲孟子功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四

或曰諸儒言性有善有惡固無所遁其詞矣至無善
無不善其說猶遁于天命之初人未曉然于必無是
理吾子卽從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不客說者說之使
天命人性如日月昭揭于中天不亦可乎余曰從古
聖賢言性至矣備矣吾本聖賢所言天命人性無不
一歸于有亦至矣備矣今無善無不善之說告子能
言之佛氏能發之天下之人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
信彼之言無不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能不信彼之

言無彼遁于天命之初而言無者推測之言也吾追
求于天命之初而明吾之有彼亦以吾爲推測之言
○此好辨哉不得已也孟子之言尤信
也吾言仰而可知可見之天彼猶遁于不可見不可
知之天人信者半疑者半况吾又以吾之推測而推
測彼不可見不可知之天明吾有而正其無彼獨無
所爲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而遁之耶人卽不信彼其與不信吾均之
不信耳雖然聖人言性未嘗于不可見不可知言之
雖異說紛紜吾終得引聖賢而正其說者彼以不可

見不可知言之。吾惟從聖賢可見。可知言之。自足以正之耳。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無已亦取其故而言之。可乎。然吾言天。彼亦言天。吾言命。彼亦言命。人人可見可知者。皆故也。惟吾言性之有善無不善。彼言性之無善無不善。吾以爲故。彼亦以爲故。吾言吾之故。不以彼之無善無不善爲故。彼亦言彼之故。不以吾之有善無不善爲故。吾亦無如彼何也。今吾不得已。而仍取吾言。故與彼言。故之同者而言之。則舍天與命言之不能也。吾爲子言有善無不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萬

桂山堂

仍于天與命言之。而能明吾說。則彼之無善無不善。庶幾不辨而亦自明矣。今夫天地之爲天地。二氣而已。其氣之輕清者。爲天氣。之重濁者。爲地。是同一氣。而天之氣。必有異乎地之氣矣。故言氣。則地之氣。既以重濁。不得與天比。至言質。則天若無與焉。而一歸于地。以氣與質二者較之。地氣之重濁。不得與輕清比。而地質之重濁。不特不能與天氣之輕清比。且不得與地氣之重濁比矣。故天之氣。輕清者也。地之氣。重濁者也。地之質。尤重濁者也。又可知矣。人非氣不

生而人之氣。合陰陽而有之。必統而歸其氣于天。以天之氣。統乎地之氣。而有之也。人非質不生。而地之質。合陰陽而有之。必舉而歸其質于地。以地之質。本乎天之氣。以成其質。而有之也。此人生分天地而有氣質之說也。若夫有是氣。必有是理。氣以理爲體。而主乎內理。以氣爲用。而行乎外。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生天地之中。不得謂氣止。天之氣。理止。天之理者。卽不得謂性止。天之性。命止。天之命也。然而止言天之性。不言地之性。止言天之命。不言地之命。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萬

桂山堂

天地有二氣。有二理也。以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輕清。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理。載于輕清之氣中。非地之氣。可得比之。况地之質。可得而比之乎。故地之理。卽天之理。而天之所不有也。地之氣。卽天之氣。而天之所不有也。天之所不有者。地之重濁。猶以有天之輕清。而地之氣。若忘其重濁。卽地之質。亦若忘其重濁也。若天之輕清。雖有地之重濁。必不少移于其重濁之氣。况少移于其重濁之質乎。此天之所以有地。不能而有地之所有。天雖有之。亦天之自有。

之○非○以○地○而○有○之○也○故○天○與○地○雖○以○二○氣○言○之○止○一○
氣○而○已○一○氣○者○天○之○氣○也○止○一○理○而○已○一○理○者○天○之○
理○也○言○天○之○命○者○止○言○天○言○人○之○性○者○止○言○天○不○得○
以○地○之○氣○與○天○並○之○亦○不○得○以○天○之○理○與○地○之○理○並○
之○亦○不○得○以○天○地○之○性○與○天○命○之○性○並○言○者○也○故○言○
道○則○博○厚○高○明○可○言○天○地○之○道○言○德○則○資○始○資○生○可○
言○天○地○之○德○至○于○言○命○則○顧○誕○天○之○明○命○不○言○地○而○
言○天○言○性○則○維○皇○降○衷○若○有○恆○性○不○言○地○而○言○天○由○
是○言○之○天○之○氣○統○乎○地○與○萬○物○之○氣○氣○之○大○原○也○天○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桂山堂
之○理○統○乎○地○與○萬○物○之○理○理○之○大○本○也○人○之○性○不○本○
于○天○則○已○本○于○天○而○有○善○無○不○善○是○天○抑○無○善○無○不○
善○是○天○乎○人○之○性○不○本○于○天○之○命○則○已○本○于○天○之○命○
而○有○善○無○不○善○是○命○抑○無○善○無○不○善○是○命○乎○且○彼○所○
謂○無○善○無○不○善○者○乃○二○氏○游○遁○之○辭○一○如○無○極○而○太○
極○之○說○也○既○曰○無○不○善○則○善○可○知○矣○既○曰○無○善○則○不○
善○又○可○知○矣○今○仰○天○之○命○與○彼○推○而○論○之○彼○以○何○者○
爲○無○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爲○者○爲○無○善○矣○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有○所○爲○無○所○爲○乎○此○可○知○天○之○所○以○爲○

天○以○已○爲○不○善○以○不○已○爲○善○者○也○而○謂○之○無○善○可○乎○
彼○以○何○者○爲○無○不○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爲○者○爲○無○
不○善○矣○其○道○不○二○生○物○不○測○有○所○爲○無○所○爲○乎○此○可○
知○天○之○所○以○爲○天○非○以○其○其○之○無○不○善○爲○天○抑○以○昭○
昭○之○無○不○善○爲○天○而○徒○謂○之○無○不○善○可○乎○且○無○善○無○
不○善○合○而○言○之○不○過○有○物○混○成○之○說○耳○亦○不○過○以○性○
之○初○本○混○成○言○性○不○過○如○嬰○兒○離○母○腹○時○其○混○成○猶○
在○耳○過○此○則○無○非○鑿○破○混○沌○之○時○矣○是○必○人○生○而○門○
兒○死○而○嬰○兒○而○後○混○成○之○性○復○還○混○成○之○天○斯○可○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桂山堂
其○無○善○無○不○善○之○說○者○矣○不○則○嬰○兒○以○後○稍○有○知○識○
日○鑿○一○竅○日○失○一○混○沌○七○竅○鑿○而○混○沌○死○其○性○死○而○
其○人○存○猶○弗○存○也○自○必○閉○目○塞○兌○形○若○槁○木○心○如○死○
灰○而○後○復○吾○嬰○兒○以○還○吾○混○沌○之○性○于○天○而○不○自○知○
其○所○爲○混○沌○者○乃○氣○也○非○道○也○嗚○呼○如○是○而○言○道○如○
是○而○言○天○是○徒○欺○天○之○無○言○而○言○天○欺○道○之○不○言○而○
言○道○豈○非○聖○人○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反○中○庸○而○無○
忌○憚○之○小○人○耶○今○仰○天○地○之○間○自○人○類○以○及○鳥○獸○草○
木○芸○生○類○聚○如○是○其○無○窮○也○有○一○非○天○爲○之○有○一○非○

天○之○道○爲○之○耶○是○天○之○爲○天○雖○盡○天○下○人○之○心○神○氣○力○窮○極○工○巧○不○能○及○化○工○萬○一○之○天○非○冥○然○上○浮○無○思○無○爲○無○知○無○識○而○自○抱○混○成○之○天○可○知○已○以○人○身○之○一○端○言○之○九○官○百○骸○賅○而○存○焉○缺○其○一○固○不○可○以○爲○人○矣○至○于○心○腹○腎○腸○養○以○飲○食○療○以○醫○藥○入○于○其○然○不○知○不○見○之○中○分○陰○陽○五○行○以○達○于○官○骸○莫○不○有○條○有○理○而○不○可○紊○此○人○之○爲○耶○天○之○爲○耶○夫○天○于○人○之○一○身○其○安○排○造○作○一○出○于○自○然○而○然○若○此○而○得○于○天○所○賦○之○性○存○于○人○心○大○之○察○天○地○小○之○明○庶○物○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兼
佳山堂

化○無○窮○者○必○以○天○爲○混○沌○無○知○無○善○無○不○善○者○當○之○豈○非○不○以○性○言○性○而○不○知○言○氣○非○言○性○卽○以○性○言○性○而○不○知○無○氣○亦○無○性○不○惟○不○能○言○人○所○知○所○見○徒○能○言○人○所○不○知○不○見○不○惟○不○能○言○人○所○不○知○不○見○徒○能○言○已○所○不○知○不○見○爲○所○知○所○見○以○欺○天○下○之○人○者○耶○

古今言性者雖有諸家及二氏之不同其言有善有惡者固不知氣質與性之分殊而一之至二氏亦不知氣質與性之分殊乃欲以認氣爲性者言性以離氣爲性者言性苟能知氣自氣質自質性自性則天

命人性不難一而貫之不爲二氏而爲聖人之徒矣或曰人之善惡由氣質而有較然若此諸儒窮理猶未明于此何耶余曰聖賢之言氣質亦未嘗卽以善惡歸之也其言氣質亦徒以美惡別之耳惡之爲言亦對美而言之猶言純疵之謂也故從乎天之氣無不美從乎地之氣不能無不美者輕清重濁之分也從乎天之氣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列行四時之不減歲月之有常不可不謂美而善者也從乎地之質如金之有金鐵金固美矣鐵雖不美亦未爲惡也木之有良散良固美矣散雖不美亦未爲惡也水之有清濁清固美矣濁雖不美亦未爲惡也土之有玉石玉固美矣石雖不美亦未爲惡也從乎天之無不美自無不善從乎地之有美有不美而不能無有善有不善也以氣質分言之猶若此兄于性之獨本于天者乎卽張程言天地之性亦非善言性者也終不若聖人言天命之性之爲至也然人之氣質雖有昏明強弱之不齊聖人必不遽以善惡歸之者不過以氣質美者其從善也易氣質不美者其從善也難而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兼
佳山堂

不善易耳必俟其為不善而以不善歸之此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不亦情見于詞哉余前言人性何嘗本
有不善亦不過反乎善不得不以惡歸之亦不過欲
食男女之欲反其善而為不善以至惡極而不可解
者如是耳故人雖聖人不過曰敬勝怠者吉怠勝吉
者凶人雖凡人亦不過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而
已古之帝王所由以天下之人不能順其欲復其性
而引為已過者亦獨何哉嗚呼人性之有善無不善
如是諸儒窮性命之理必求其性之惡而歸之求其
性之惡歸之不得又不肯以其性之善歸之又必以
無善無不善歸之即程氏以性即理也之說不以性
之有恆性之有則而歸之以善者惟不知聖賢言性
善非若槩言事物之理之善乃以性之有條有理可
指可數無不備美之善歸之者也而程氏徒以理槩
之是豈灼見性體之言哉亦猶未離乎二氏混成之
說而已矣

孟子一書從來是非不一以其較孔子發泄無餘
世儒不能從其與孔子貫通處說乃以自不能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聖

桂山堂

孟子貫通孔子處反舍孔子而專摘孟子多以已
意不能與彼貫通處非之亦足慨已桂山洗發意
義莫不縷歷析毫讀吾友紫臣評桂山諸論謂孟
子為孔子功臣桂山為孟子功臣二語真為確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聖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七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五

或曰紫陽以知覺運動爲氣仁義禮智爲性從古聖賢未有以知覺屬氣立言者豈無所本而然歟余曰氣質之說儒者多以前古聖賢不言而不知非不言也如生安困勉上智下愚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類皆言氣質也然皆從人受生以後言之多合性與氣質而論人其分性與氣質而以性論性以氣質論氣質者少耳如曰生而知之生言氣質知言性也因而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桂山堂

知聖人言生安困勉是就其人之氣質已定有美有惡無可如何非若性之有善無惡不離氣質而不離氣質之中生固知之困亦知之安固行之勉亦行之知行不一而成功則一者氣質不一而性一故也諸儒惟知性與氣質可合而言遂有主張氣質太過如氣質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者性亦隨之而惡以人之善惡全由氣質而性亦隨之彼倡此和相習不察使氣質與性如膠投漆不可分解耳吾子以知覺運動言性乃合性與氣質而言者也孟子止與言性不與言氣質以故告子言生言性兼性與氣質言孟子止以犬性牛性人性言雖兼氣質而專以性言者也告子言食色又言仁義亦兼性與氣質言孟子不言食色止言仁義不言仁又止言義是專以性之一端言之而性之四端不言而一如言之也即推之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諸說人以氣質言性者孟子亦止言性之情性之才以見性之善終不一及氣質以氣質無知性有知人苟有性雖氣質蠢頑如禽獸亦若有不足言者其意良深遠

卷之七

桂山堂

矣。紫陽以知覺屬氣爲說。夫亦徒扭于程氏氣質之性。有是言耳。夫人之氣受于天。質受于地。而性受于天之命。雖天地之氣質亦止可言氣質。實不可合其氣質言命。况人之性可合氣質而言性。固是性氣質亦是性。耶。况可以人之運動屬氣質。并人之知覺亦屬氣質。而立說耶。天從古大聖賢人。雖不恆言氣質。亦有時言氣質。如言血氣未定。言耳目口體皆從人之能運動。能動言初未嘗以知覺歸之者也。雖不恆言性。而亦時言性。如本夫之命。言人之性。而言情言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三

桂山堂

言心言思皆從人之知覺言。初未嘗又以氣質之能運動者。以性之才情與心思。能知能覺者歸之也。紫陽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不異。如謂人有是氣。有是本然之知覺。一旦失其本然之知覺。其視聽言動。一如禽獸飲食男女。一如禽獸。止知以運動運動。其知覺不知以知覺。知覺其運動。謂人之知覺運動。與禽獸不異。猶可也。若謂物有是氣。有是知覺。其視聽言動。一如人飲食男女。一如人能以運動運動。其知覺又能以知覺。知覺其運動。遂謂禽獸之

知覺運動。與人不異。雖至愚之人。必以爲不可者。亦徒以人與禽獸之運動。雖不異。而異者自有在。人與物之知覺。雖同。而迥不同。考自有在。乃徒以仁義禮智與物別。其知覺言之總。由不知氣質無知。以人與物比擬失倫。不自覺其過耳。然人終以苟無是知覺。又安能爲運動。爲動。而人如是。物亦如是。耶。誤矣。夫人之有氣。呼吸焉耳。人之有質。血肉焉耳。合氣質而成人。不過言人之形體焉耳。此其能運動。動人。皆有知。有覺。而始能之。而不知其不必有知。有覺。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四

桂山堂

亦能之者也。草木之無知。能萌能蘖。土石之無知。能長能大。山海無目。無首之物。亦能蠢動游行。皆有氣質。而無性。雖無知覺。亦能運動。人苟無性。其與若屬。亦復何異。不知何所見。而必以知覺屬氣言之。此余之所不能解也。

前言氣質從論性。統言其梗槩。具見矣。或人恐人疑氣質無知。亦是創說。故特舉而問之。桂山從孔孟論性。不必論氣質。一語。即所謂聖人所不言。即其在已言之中。故歷將已言。闡發所不言。其理至實。其語至平。使人讀之心開目明。如讀新語。快書。未後。借物一點。如畫龍點睛。神筆神筆。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六

或曰饒氏雙峯有人性精神魂魄屬乎氣而佛氏亦有作用是性之說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人生有是氣質卽有是性與生俱生者也以氣質論之其生而能運動與死而不能運動之氣質一耳其能運動動亦乘其入之生氣爲之生氣盡亦與俱盡不復能爲之矣惟其有是性以入于氣質之中有口知視又知勿視有耳知聽又知勿聽有口知言又知勿言有體知動又知勿動知有飲有食又知不飲不食知有男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有女又知男女有別止以有此性之知覺不徒以氣質之運動爲運動也如徒以氣質之運動卽爲氣質之知覺是人有耳目止知視聽不知有勿視勿聽止知言動不知有勿言勿動縱耳目口體之欲而無所不爲者必有知其非氣質爲之而知其是知覺爲之且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知覺爲之矣更卽人之有耳目而知視聽且知勿視勿聽有口體而知言動且知勿言勿動必不縱耳目口體之欲使其不善爲之而善爲之者亦必有知其非氣質爲之而知其是知覺

爲之且知其可爲而爲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之知覺爲之矣今饒氏以精神魂魄俱屬乎氣不過爲氣質之性添一註脚耳不知精可屬氣神不可屬氣而屬性者也魄可屬氣魂不可屬氣而屬性者也人之氣爲呼吸質爲血肉其生而存者精其死而遺者魄皆氣質也非若人之生而存者神死而存者魂皆存乎性者也非氣質可比而論之也至釋氏作用是性之說紫陽謂彼直指指示人見性與孟子形色天性可合而論之夫釋氏以耳目口體屬性而言之也乃至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六

桂山堂

至鄙之論不知耳目口體乘人生氣而運動者不可遂謂之作用者也必有是知覺以主之而後耳目口體視曰能視聽曰能聽言曰能言動曰能動其作用始見今夫赤子之始生也一血肉蠕動之物耳其飲乳也必以口受之而不以他受之其不飲知飢飲而知飽飢則知啼飽則知笑是其血肉之運動爲之耶是其性靈之知覺爲之耶况自赤子以迄成人其作用爲何如者耶釋氏本以耳目口體能運動害吾性而仇之疾之比諸六賊乃反云作用是性使以此

耳目口體本無知覺今以性故有此知覺既有知覺即有作用既有作用即有是非是以性之從賊為賊而賊之可也今不以性之賊為賊乃以耳目口體之賊為賊是真以此六賊者皆有知有覺能作用各有一性吾能滅此六賊即是佛性人不能滅此六賊喚作精魂耳嗟乎佛氏謂耳目口體為賊吾豈以此六賊如良人如善人必不謂之賊哉然必此六賊者捨其為善人為良人之作用而從其不善不良之作則吾始得以賊目之苟其所作所用既良且善直謂之佛性不謂之精魂矣且此耳目口體以不為良為善而為不良不善故不能不謂之賊亦賊之未滅者也賊之為從而非為主者也且不徒未滅也即未滅罪之非其罪者也猶賊必有兵刃而為賊此猶兵刃也賊必有甲冑而為賊此猶甲冑也若再未滅之直謂之無罪可也何者以主乎為賊而發縱指使者性也性本不為賊能使耳目口體不為賊者也今性本不為賊而為賊見耳目口體一如見羣賊焉或相率而為賊焉或相從而為賊焉即以罪性兼罪氣質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七

桂山堂

罪之此所謂為從不為主未滅者也氣質無知以性之有知相連而坐之者也性本不為賊而為賊見耳目口體一如見兵刃甲冑焉或憑之藉之其謂險而為大賊焉或挾之持之殺人無賴而為小賊焉以其罪知覺兼罪運動者罪之所為從未滅而又滅之也氣質之作用本無知徒以性之有知而伴之相收而及之與以無罪可也乃釋氏直以作用是性所謂不揣其本而循其末其與食色為性氣質為性及知覺運動為氣精神魂魄為氣俱以言性者言氣質其指則一耳或曰然則從古聖人言氣質無知性有知者亦有其說乎余曰人之有耳目口體無時而不見不聞不知味者也適亦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時者何也以心不在焉故也心之不在即知覺之所不在雖有耳目口體如無耳目口體矣耳目之官司視司聽豈肯為物所蔽哉其不免于蔽而為所引者不思也耳目血氣惟不能思其能思而不為所蔽者心實司之思則心得而耳目亦得不得思則心不得而耳目亦不得此皆聖賢不言氣質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八

桂山堂

知其爲無知。灼然可見者也。且人之晝而作也。其有作有用。有一非耳目口體所作所用者乎。及其夜而寢也。耳目口體猶然能作能用之物也。世有閉目而睡之人。一無所見。世無掩耳而臥之人。一如無聞。豈非其心神冥而耳目口體亦與爲俱。冥之明驗耶。且此耳目口體。惟無知無覺。故心神冥而亦與俱冥耳。若心神則有知有覺。雖與耳目口體俱冥而不冥者。也。魂交爲夢。或醒或喜。無色而見色。無聲而聞聲。與耳目口體絕無所與。且多占驗而有徵。不尤足見氣質無知之說爲聖賢所不言而言之義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九

桂山堂

極淺近平實之理。經曲學異端。憑臆見一說。使如雲霧千層。徒障人目。桂山只是明白正大。極尋常話。雖有彌天作霧之伎倆。一掃立消。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七

或曰。紫陽以形色天性爲釋氏作用。是性引而証之。其義何居。余曰。釋氏之說。似與孟子合。實與孟子相反者也。大聖賢人發論。其意義自有所在。豈異端之流所能引以爲証者哉。形者耳目口體也。色者耳目口體之所發。若有容輝者。然斯謂之色也。以其理言之。則恭也。從也。明也。聰也。肅也。又也。哲也。謀也。皆所發之色也。以其欲言之。則知味也。辨色也。審聲也。別香臭與勞佚也。亦皆所發之色也。其形雖爲氣質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十

桂山堂

所有其色。又皆吾性發于其形而有之。徒以其形自天有之。其色亦自天之有。形而有之。耳。故不言色止。言形則形止。血肉之形。旣言形。又言色。則形爲根性之形。故不曰形。天性也。必曰形色。天性也。是以知覺之性。入氣質運動中言者也。其言踐者。本言踐其色。不曰踐色。而曰踐形。形者能視聽能言動。人人自謂踐之。人人不可謂踐者。以人人不能以踐其色者。踐其形。雖謂之踐形。不可謂之踐形。惟聖人然後可謂之踐形。耳。不曰踐其形色。而止曰踐形。以聖人能從

其形所發之色無一不如吾天性所發而踐之故人有其耳目口體不可謂成其為人惟聖人始可謂有其耳目口體而成其為人成其爲盡性之聖人也此孟子與釋氏所說迥乎不同者也蓋佛氏之視耳目口體而仇之疾之不惟知味辯色審聲別香臭勞佚是賊卽爲恭從爲明聰爲肅又爲哲謀皆耳目口體自有之理佛氏亦與賊同類而仇疾之者也其以從欲爲賊者辟諸小人止知有作用而不知吾有性之賊也其以從理爲賊者辟諸君子知有作用能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士

桂山堂

爲所作所用而自作自用是止知吾性爲有不知吾性爲無以其有賊吾無之賊也故其言作用是性亦惟不識耳目口體是無知認爲有知一切作用皆賊性之具仇之疾之必斷而絕之而後吾性淨而不染寂而不動便是佛性耳此其知見粗淺道力卑下卽彼一生苦行不過截去從欲一段尚爾百千強勉萬種苦難卽至真能截去亦不過僅免于從欲之小人而已其于向上一着本從理君子至精至微至密至察之識力皆非吾性所有一切空之直置不問故老

民必使耳目口體如槁木如死灰而後其性歸混沌

佛氏三藏經中不得此文○如羚羊角打碎○全則

佛氏使六根六塵了無罣礙以冥其心性者自謂有

其心性其旨略同耳古之聖人其爭向上一法亦惟

以氣質無知不於氣質爭之于氣質爭之如以灰滅

火以土塞水終是向下一截故聖人修己治人止言

性不言氣質以有知治無知不以無知役有知通天

命之至極而立言非異端曲學所能贊一辭參一說

者也若以孟子言形色與彼言作用並論辟翁引伸

子避兄老不食與伯夷耻周之不食同類而道之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三

桂山堂

食則同其所以不食者迥乎不同矣不特此也卽口之于味一節亦不可與彼作用並言者也孟子以味與聲臭言性非止以耳目口體言形亦以味與聲臭言色而以其知覺屬性言之雖屬性之從欲言之然安得謂從理者是性之知覺爲之從欲者非性之知覺爲之故曰性也既謂性矣又謂弗性以性之從欲而謂性非欲之卽性而謂性也從古大聖賢人其立言不苟如此橫渠言氣質之性亦言君子弗性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旨非孟子之旨也孟子之言性難以

性入味與聲臭之中言性不以味與聲臭入性中而
言○之○者○也○性○也○之○言○借○詞○也○弗○謂○性○之○言○正○詞○也○橫
渠以性推入氣質中言性即以氣質推入性中言氣
質之性其言氣質也既以性委之而弗惜矣又言弗
性并其性又棄之而弗惜者也其棄之而弗惜者以
其○有○二○性○也○性○天○地○之○性○弗○性○氣○質○之○性○此○余○所○為
與孟子之旨迥乎不同者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三

桂山堂

人之言壁上之龍皆雲中之龍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八

或曰釋氏言作用是性豈不知耳目口體是形非性
時以有是性之知覺入之能作能用謂之性猶張程
言氣質有是性之知覺入之能運動謂之性耳佛
氏不說理止以作用言性張程窮理之人亦止以氣
質言性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吾非必謂釋氏不識
耳目口體是無知之物以作用歸之而言是性也使
佛氏能識耳目口體是無知之物不可以作用歸之
而言性則不以耳目口體言性直以性言性矣不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古

桂山堂

在目曰視在耳目曰聞在鼻曰香在口談論言作用是
性直以性之作用無所不作用是性不獨以耳目口
體之作用而言作用是性矣夫人生而有是氣質有
是耳目口體而成其為人無論言性言氣質含是不
言更從何言余謂聖人論人合氣質言性不論人論
性必含氣質止言性此子之疑予言而更求其說也
昔夫子語顏淵為仁以克己復禮其目即視聽言動
何嘗舍氣質言之然人亦止知夫子與顏淵論仁耳
因仁而論禮耳不知此即夫子論性也即夫子論氣

質也。仁者已性之所發也。禮亦已之性與仁俱有而發之者也。視聽言動。卽已之氣質所爲能能用者也。夫子以性與氣質皆吾一已之性與氣質也。以氣質爲已者。克之以性爲已者。由之一已耳。克已言已。由已亦言已。同爲一已。若有二體。非克者一已。復者又一已也。所克之已耳也。目也。口與體也。皆氣質也。無知之物也。所由之已。仁也。禮也。卽皆性也。有知之物也。從古聖賢言身言心。皆言氣質。言修言正。皆言性。言耳目小體。皆言氣質。言心思大體。皆言性。無非太極圖說論卷之七 五 桂山堂

以有知有覺之性。率此無知無覺之氣質。以有知有覺之性。治此無知無覺之氣質。此人有體而勿之性。吾得而勿之人。有禮而復之。惟吾得而復之也。子取四子書。一一貫通而思之。無不如是者也。今佛氏視人之耳目口體。皆指爲賊。彼不知耳目口體。無知以吾性之知覺從之。而爲賊。非滅此有知有覺之賊。而吾道必不成。一旦仇之。疾之。無不如吾意而盡滅之矣。賊固滅矣。問此賊之知覺是誰之知覺耶。是賊之知覺。賊滅而賊之知覺亦與俱滅者耶。苟以爲賊之

知覺而既已滅之矣。自必反而求所爲不入吾耳目口體。與偕爲賊。所爲本然之知覺者。吾始得而有之。爲問此本然之知覺。是六賊之知覺耶。非六賊之知覺。是吾本然之知覺耶。如以此爲六賊之知覺。而非吾本然之知覺也。吾苟有此本然之知覺。彼六賊者。雖有知有覺。亦六賊之知覺耳。與吾本然之知覺何與。吾自以本然之知覺爲知覺。而不以六賊之知覺爲知覺。六賊其如我何。然必使吾與六賊了無交涉。則苟六賊不能與吾不交涉。卽不能不相持而不相下。又必使吾本然之知覺。自能勝六賊之知覺。則可苟不能勝彼而滅彼。且反爲彼所滅。如王莽之蔑子嬰。曹操之制漢獻。雖欲滅此六賊。而不知此六賊者。既已入吾室而操吾戈。上吾牀而顛倒吾冠裳之賊矣。是卽氣質與吾性同體。而共爲人之賊。是卽亂臣賊子與君父共此國與天下。而奪吾權之賊也。安得不滅此而使此賊不復爲人。雖然。吾懼賊固不復爲人。吾亦不得復爲人矣。從古篡弑之賊。雖誅之滅之。不復令有國與天下。吾之國破家亡而身亦隨之。

太極圖說論卷之七 五 桂山堂

亦猶是也。嗚呼佛氏而必滅此六賊。六賊之氣質滅而六賊之性亦滅。而吾性已滅矣。吾性縱不滅。吾性必不可復與氣質俱存之性矣。此其道不徒以虛無爲本。尤必以寂滅爲歸。佛氏而愚人也。佛氏而非愚人有不憬然而悟。以此六賊之知覺非六賊之知覺。卽吾本然之知覺者耶。苟知六賊之知覺卽吾本然之知覺。爲六賊所據而用之。直以吾本然之知覺取此六賊之知覺。如反掌止在使吾性本然之作用自作自用。不從耳目口體爲作用斯已耳。以是而取張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七

桂山堂

程氣質之性推論之有不曉然自喻者。耶天子之語顏淵以人能由已而由禮。卽自然而仁之仁人其不能由已而克已不能由禮而復禮者亦不失爲勉然而仁之仁人。蓋人有體而勿之。惟吾得而勿之。人有禮而復之。惟吾得而復之。其爲有知治無知之道如是也。佛氏惟不能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之外。而止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之中。惟不能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本無所害之先。而惟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必有所害之後。遂以若屬皆不善不良之

物憑知覺而無賴。縱運動而無狀。而爲害無已。時使吾心吾性不知于何而覓。使吾心吾性不知于何而安。自不得不出於仇之疾之斷之絕之之一法。此猶失性之人見已之影。疑其爲鬼。疾呼狂走而不知其所止者也。及其氣定神息。寂然照之。乃始喟然而嘆曰。此吾昔之所爲不認得。喚作精魂。非佛性者。今乃認得是佛性者。卽是精魂。非此也耶。然佛氏以是立教。引人一生苦行爲之。而不知其非者。亦止未嘗視矣。吾中國大聖賢人與聞大道之原本自以知見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太

桂山堂

及而爲之耳。桂山讀佛氏書。讀一部如讀其一語。推而知讀百部。千部亦如讀一部之一語。故其千枝萬葉如藤如蔓牽連無已者。一語斷之。無不分作兩截。其反復論難而不能已已者。不得已之苦心。世之能知之者亦罕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九

或曰釋氏以精魂佛性分識與不識似與人心道心本無二心之旨亦若無殊吾子無取其說此意可得而聞歟余曰釋氏之徒有達磨者以佛氏生平苦行目爲笨伯一切掃之有直指此心俾人見性之說作用是性乃彼初見國王說法語今由彼言而求之止向作用上覓性不向作用上覓性耶抑不向作用上覓性更向不作用上覓性耶彼只是論識得不識得不論如何是識得如何是不識得究不過直窺耳目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九

桂山堂

口體無所用之便爲識得猶未離乎是賊之旨而已矣不知佛氏以耳目口體爲賊也此以斷截耳目口體爲安心之一法也宗門不以耳目口體爲賊而爲佛性此以不必斷截耳目口體而安心之一法也由佛氏安心論之其視人之有是作用也一如殺人之水火而必滅之然其滅之也亦不過以灰過火以土塞水止從空耳目口體者空吾心吾心空而吾性見耳由宗門安心而論之其視人之有是耳目口體亦如殺人之水火而不必汲汲然滅之在能知其爲火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十

桂山堂

而不踏之能知其爲水而不赴之不必從耳目口體求之從吾性求之而吾性見吾之耳目口體不求空于吾心而吾心自空耳此二釋以言安心未嘗非安心以求安心未嘗安之而心不安然徒知以安心爲安心不知以耳目口體爲安心并不知其能安吾耳目口體者是真能安吾心此所以終其身外於吾道也吾聖人安心之道亦豈有他哉亦惟安吾耳目口體一如安吾心焉耳亦惟以吾心安吾耳目口體使吾耳目口體之安一如吾心之安焉耳天之生人有明恭從之人有是心思卽有是心思之用而始成其爲作啓作聖之人天不欲人盡其性之知覺則已苟欲盡其性之知覺自必盡其耳目口體之用而吾性始有所用之苟無是耳目口體之用徒欲盡其性之知覺雖欲用之吾烏乎用之故有是耳目口體一如無是耳目口體者無所用吾性也有是性一如無是性者無所用吾耳目口體也無耳目口體亦無性無性亦無耳目口體此宗門以用耳目口體卽非佛性

不用耳目口體。即是佛性之大意。有何秘密不宜之。旨爲人所不能知而不能言者哉。且吾欲用吾耳目口體以盡吾性之用者。非直取天生不變不化之耳目口體而用之也。釋氏徒以不變不化之耳目口體。自冥于無所用之地。亦不過僞不同于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而吾本心性之知覺。于吾耳目口體作之用之。以發其光明俊偉之體量者。冥然一無所見焉。其與草木土石山海蠕動之物。抱此塊然長存天地相去亦何必有間耶。故吾有目而不視不聽則已。視之聽之必聰必明。吾有口體而不言不動則已。言之動之必恭必從。以吾耳目口體本有之作用。皆吾心吾性爲睿爲聖。所本有于耳目口體而作之用之者。也。且不特此也。吾有是耳目口體。卽有嗜有慾。吾不能于耳目口體去其是欲存其是理。去其不能去之欲存其不能存之理。使吾性入吾耳目口體中。一如有知覺之耳目口體。使吾耳目口體入吾性中。一如無私欲之性。譬如天日以其氣載其命以流行。而天之氣不以累其命。天之命足以化其氣。氣與命本分

而無所分。命與氣本合。而又不徒合。始得而歸之曰。天道不則。可言天不可言。道可言道不可言。天而天之道不可歸之于天矣。以是而推之。聖人以道而配天。亦若是而已矣。晉就二釋之所見論之。佛氏以一根不斷。卽受一根之賊。而相緣無已。此亦中智一流心未明性未見。必求所以斷之。截之。而吾心吾性寂然而始靜。湛然而始明。雖用其力于虛無。然不可謂用于虛無者。非其實力也。若宗門直指心性。以向上。一着爲要。歸不復。以佛氏苦行爲培築根基之實力。其流遂有毀戒滅律。不畜室而畜室。不茹葷而茹葷。以掃之者。破之人。徒以宗門掃佛氏爲過之。不知其不及佛氏者遠矣。嗟乎。此二釋者。終其身止知有之。爲無而蔽于無之。爲有卽知無之。爲有又蔽于無之。必不可復有從天地至有之中。僅識得一無字。便自謂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及其徒起而掃之。亦不過于至無之中。識得無而不無。一有字。遂謂真能出師頭地。輒言撲殺此獍。止堪何犬。辟諸一炬火光。不過照耀一室。不復知高天大地。尚有日月者。然嘗卽由其

斷截口體以求安心充類至盡而言之如飲食一端
 饑則不能不乞不乞不能不饑倘值霖雨兼旬子桑
 閉戶而處大雪填門袁安開徑無人縱能不為生死
 饑驅謂其一無所動于心則吾不能知也苟以吾不
 能知遂謂必無動心之事飲食之與男女則一也楞
 嚴首載阿難攝入娼席何至幾毀戒體亦不過十年
 二十年一念不起之時偶一起耳以視柳下季魯男
 子之徒終其身為飲食男女之人而坐懷不亂閉戶
 不納非一念不動而能然哉要而論之去垢以求淨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山堂
 者人之所知也人垢而能淨人不得而知之矣祛妄
 以求真者人之所知也即妄以見真人不得而知之
 矣故求淨見淨不可復見垢以求淨時止見淨而不
 見垢直以垢真之而已不知垢本非垢可與淨同體
 而為淨者耶以真求真不可復見妄以其求真時止
 見真而不見妄直以妄真之而已不知妄本非妄可
 與真同體而為真者耶如二釋者以彼所求得彼所
 欲自不得不為寂滅其性之人求不滅其性之鬼而
 已又烏如天與聖人生生之道立法象而定三才為

何如者耶

此篇推究耳目口體可謂充類至義之盡無復纖
 毫剩義矣紫陽論太極只無形有理一言尚語象
 山云只恐知道者嫌其洩漏太甚嗟嗟天地包藏
 至秘至密之理無不昭昭在人耳目之間人自不
 察耳止為世人立兩岐三叉路上終日傍皇不知
 從何下脚桂山萬語千言嘔盡心血無微不顯無
 隱不彰縱謂泄盡天機只說得明明一個道字亦
 有何嫌亦有何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圭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

或曰吾子論氣質充類至義之盡乃不善之人雖非性生一如性生雖氣質所移一如非氣質所移諸儒明以孔孟言性止從原本立論而兼論氣質補所未備大要從人之不齊與物之不齊推其氣質偏全性亦因而欠闕愚竊以人生善惡自聖人生知安行以下皆不能率其本然性固不可謂之不善然其所為善者亦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善非可與為善必不可與為不善之善此佛氏不使六根緣六塵止從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心性求其明且見焉亦似有見乎人生一落氣質中其能超凡入聖者鮮耳由是言之性之為性善之為善惡亦不能無疑于天人賦受之初安得遂謂無少殊乎哉余曰孔子以繼善言性孟子即以性善言之推天人之極至通古今千聖百王立言之大本以垂訓于天下使善之為言後之人猶有說焉可得起而增之益之孔孟之言性不俟今日而增益之矣且可得而增益之亦可得而裁損之矣子讀諸子百家書其言心言性能出孔孟論說外奉為定論是誰一家

可尋章摘句而指數之者耶惟諸子百家或接孔孟之教或讀孔孟之書知其一言一義必不能有所以增之益之乃徒以其私智小見反從而裁之損之如老聃荀況之徒欺聖王之不作膽口說而無忌以其言黃鼓一世之愚人為索隱行怪之鼻祖吾儒徒能守其所行之怪斥之不能于其所索之隱挾之舍吾道而研求其旨趣而若有所獨得焉者余固已言之矣不得已而言聖人所言亦言聖人所不言吾自知言聖人所不言以明吾聖人所言猶未足而謂吾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有一言半詞能增益吾聖人豈非天下大惑之人耶乃子猶固請而求其說吾學識淺陋不敢竊比諸儒然苟有所未發而推求以發之非有所畏於發而不發不知當仁不讓之說而不敢發也又非有所戒于發而不發不知能言距楊墨之說而不欲發也吾論太極而及性與天道累數十萬言子未嘗不疑吾亦如諸儒發聖人所未發者然而不知吾于諸儒凡言發聖人所未發者多不然其說從而辯析之吾敢自以其所見必與諸儒相齟齬而徒逞其說也耶亦以

諸儒既嘗折衷于聖人所已言。明知與聖人相齟齬。而猶委曲以自申其說。吾安得不本孔孟所已言于其言有盡而意未盡者。反復而辨析之。以不敢齟齬聖人者。齟齬諸儒而有所不惜焉。亦使天下後世聖人之徒。執兩端而辨其是非。必有較然不易者耳。今諸儒多以孔子繼善言天成性言人。又以孟子從本源言性從發用言善。遂有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專主善之說是。皆取孔孟言性之言。自明其言性之旨。非從孔孟言性之言。而明孔孟言性之旨者也。

陽矣。是言其所成乎陰陽之道也。乃人人能言其義而不能明其義者。以未明乎善之為善。因未明乎性之為性也。所謂善之為善者。非善與惡對之善。是大學止至善之善。乃純粹以精之謂也。謂其性之純而不雜粹而無疵。精且至焉者而已矣。故落陰陽二氣中而能為陰陽二氣主。陰陽二氣必有是以主之。天得之而為命者。人得之而為性。其善之所為善如此。此可與惡對言者耶。不可與惡對言者耶。無論天之陰陽不必無善不善。即有善不善。亦何與于純而不雜粹而無疵之命為哉。人之氣質不必無善不善。即有善不善。亦何與于純而不雜粹而無疵之性為哉。故人有是性。雖落氣質之中。率是性而為之者。謂之善。不幸是性而為之者。謂之惡。能率是性而不為氣質所蔽者。謂之善。不能率是性而為氣質所蔽者。謂之惡。是善惡相對之言。乃從人繼善成性後見仁見智與日用不知之人。始可分知分愚。即所云為與所動作。而以善惡相對言之者也。今諸儒言性多不本孔孟之言性者。言性自必不本孔孟之言善惡者。言善

惡乃又以言善言惡是本孔子性相近者言善惡又以言善不言惡是本孟子言性之原本者言善不言惡嗚呼一聖一賢言性言善如合一轍乃徒自以所見而二之于孔孟何有哉今夫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者二氏也不能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者諸儒也二氏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其理雖與孔孟絕殊其言去孔孟似未遠諸儒以孔孟之理言性言善其言雖與孔孟未遠其理反與孔孟絕殊老氏言道曰混成夫混成之爲言以其如嬰兒如混沌耳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无

桂山堂

不言善而未嘗言不善不惟不言不善反若以其爲善之至者然言嬰兒亦言其性之無偽也言混沌亦言其性之未鑿也惟其以是言道亦以養氣存神爲道以是言性亦以長生不死爲性而非吾聖人之性與天道耳佛氏言道曰冥寂夫冥寂之爲言以其爲空無爲寂滅雖不言善而未嘗言不善不惟不言不善亦若以其爲善之至者然言空無以其所爲有者而空無之也言寂滅以其所爲無者而寂滅之也惟其以是言道亦以守寂存真爲道以是言性亦以

不生不滅爲性而非吾聖人之性與天道耳諸儒既本吾聖人言道言性矣老氏言不偽不鑿吾猶以不能知聖人以至善言性者非之乃諸儒反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釋氏以空無寂滅言性吾猶以不能知聖人以至善言性者非之諸儒反以人生善固是天理惡亦不可不謂之天理推其意是性之必兼惡言而猶以善言者亦不得已而言之耳嘗覽紫陽善惡一圖性字下並列善惡二字以天下爲惡人于本性中發不中節乃偏于惡一邊以故謂之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无

桂山堂

是天下爲善人于本性中發皆中節是偏于善一邊始謂之善矣然則性中原有善惡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性之爲性不徒不能爲主于氣質而有餘且爲奴于氣質而不足甚矣氣質之性之說之陷溺人其言之流弊一至于此可謂長大息者也或曰然則繼善以前之善與成性以後之善亦有不同乎余曰非也辟之于水性善者源之清率性而爲之其流之清豈有殊于源之清哉故天下有其源清其流不清猶不得以流之不清疑之況其流清其源之清不問可知

而反以其流入于不清并其源之不入于不清者疑之此可爲善言性者乎以天道言之言命之至善其如元亨利貞是至善之所流行也然天之命雖統元亨利貞而有之不可止以元命名亨命名利貞命名而必取其乾體之剛健中正純粹而至精者言命以人道言之言性之至善莫如仁義禮智是至善之所發用也然人之性雖統仁義禮智而有之不可止以仁言性義言性禮言性智言性而必取聖德之聰明睿智純粹而至精者言性故天本其命以流行所謂乾始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桂山堂

能以美利利天下雖百千萬善皆天命之至善爲之人本其性以發用所爲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雖百千萬善皆聖性之至善爲之耳如程氏云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苟性止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是孝弟在性外矣孝弟在性外仁義禮智亦可在性外如佛氏言性本空寂曷嘗有仁義禮智來亦何不可之有哉使能知性所存之善自能知性所發之善能知性所分殊而發之之善即能知性所統一而存之之善惟濂溪言性以純粹至善爲得之

諸儒從形而後有言善言惡者皆未足與言性者也性善二字諸儒亦多以純粹言者終牽于氣質之性仍從善惡相對糾纏不解如此剖析猶執已見桂山亦未如之何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八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一

或曰然則李延平謂世之所為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愚嘗思之亦可謂善言性者矣吾子未以為然何耶余曰此非善言性者也延平以世之所為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動靜真偽善惡似為得之其言求靜于未始有動求真求善于未始有偽有惡之先是不知性之為性豈可謂善言性者哉人生有是氣質必有是動靜真偽善惡相對而言之以從氣質言者指以言性而延平非之此吾所謂似為得之者也若延平求見性而言性猶兼動靜真偽善惡而言未始有動未始有偽有惡之先是性之為性止可從其先而言之不可從其後而言之矣豈非不知性之為性而言性豈善言性者哉蓋性之為性無所為舍動而求靜并無所為舍偽而求真舍惡而求善之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桂山堂

也性之為性雖若可以靜言不可以求靜而不可動者也若真與善則又不同矣真則止可以真言不可以求真而又以偽言善則止可以善言不可以求善而又以惡言者也吾為子先取所為動靜而言之聖人之見性而言性也亦于冥冥陰陽中若有動靜而不可以動靜言者以性不可先動而言靜先靜而言動者也以言乎靜而不已不怠在其中以言乎動而無思無為在其中故不以動靜言并不以先後言也其言動靜無論先動而靜先靜而動皆從人氣求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桂山堂

不從人性求之猶言其靜專其動直其靜翕其動闢止從乾坤求之不從太極求之也惟氣有動靜性亦與為動靜一如性之動靜焉耳今延平從靜而求見性乃二氏清靜無為以求明心見性之說不知吾聖人不從乾坤不言動靜之至理者也然則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非以性言動靜之明驗耶余曰此正聖人從氣質言動靜不從性言動靜之明驗也諸儒誤認樂記所云紛紛以靜言性如胡廣仲以靜形容天性之妙紫陽答書辯難謂性乃

動靜兼該若止以靜說性是未感物前渾是天理言靜則可其辨折是矣然猶未離乎性之分固屬乎靜之說也抑知樂記所云非以性言性也以人言性也其言人生明以人有生而後言之是從有氣有質已生之人言之非若延平廣仲諸儒一本程氏求性于人生而靜以上言性者也樂記所云乃于人有生以後有靜時說性未嘗于人未生以前性自有靜時說性也蓋惟人生而後有是氣質有靜時即有動時性在人生氣質中安得不以氣質之動靜亦與爲動靜

木極圖說論 卷之八 王 桂山堂

耶安得止屬氣質言動靜不屬諸性而言動靜者耶若從人生以前言性是即程氏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不容說者有何不容說哉亦以人生而靜以上止容說靜不容說動而已以人生而靜以後一落氣質中不能無動動則不能有真而無偽有善而無惡不可以靜言即不可以說性矣故曰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此諸儒止知本程氏言性不知即本二氏言性之大旨也若記之所爲人生而靜乃對感物而動言也其以人生言天性乃樂天下賢智愚不肖

有氣有質之人皆有是生皆有是性皆有是靜非若諸儒言靜說玄說妙之言靜也以人生未爲物感吾性若無所欲而靜焉者及爲物感而吾性若有所欲而動焉其言性之欲者亦以吾性爲其所感而吾性若有所欲欲之爲言即情之爲言也非言私欲之欲也言吾性爲所感而吾性之有知有覺一若有所欲言焉一若有所欲爲焉而不能無動者乃性之欲也夫既以感矣動矣物已至吾前矣吾之性又已知之覺之而欲有所言欲有所爲矣吾本吾知吾覺知其

木極圖說論 卷之八 四 桂山堂

可好而好之知其可惡而惡之節于內而不誘于外靜亦不失吾天性動亦不失吾天性斯爲賢知之人吾不本吾知吾覺知其可好而不好之知其可惡而不惡之無節于內而誘于外既失吾天性于動并失吾天性于靜斯爲愚不肖之人是其言靜與程氏言人生而靜以上亦有何涉紫陽折廣仲止折其說玄說妙雖取樂記言靜折其言靜又徒以性之本靜屬之此諸儒立說紛紛而未有已也然則人生而靜以上其爲性也靜既不可言靜動亦不可言動必兼動

靜而渾言之是先靜而動抑先動而靜耶抑不必以
先後言之物必以先後言之物耶余曰此聖人之所
不言吾烏得而言之然而乾坤之大其爲氣也有陰
有陽其言陰陽也必先陰而後陽其言乾坤之專且
直翁且闢亦先靜而後動而天之命行乎陰陽之中
亦與陰陽二氣之先後言先後而已猶人之性行乎
氣質之中亦與氣質之動靜言先後而已人必從天
人性命之後推之天人性命以前先靜後動而言之
亦何不可言然而聖人終不以動靜言并不以先後
言也子必從動靜先後求之吾不得不從聖人所已
言求之其言性也亦止知言其動不言其靜而已矣
從其先而求之亦止知言動于先從其後而求之亦
止知言動于後終不先言靜而後言動終不先言動
後言靜而已矣如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如言至誠
無息不息則久終不先靜言動之說也如言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如言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終不後動言
靜之說也蓋氣之有陰有陽亦如一吸一呼苟以氣
之呼吸而見其有動有靜也遂謂天人性命亦如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之以呼吸爲動靜是天命之不已必一已一不已至
誠之無息必一息一不息而後可以從靜言動也是
所睹所聞可以有戒懼不睹不聞可以無戒懼造次
顛沛可以必于是非造次顛沛可以不必于是而後
可以從動言靜也然而聖人之言性也止從其不已
不息之動而可見者言之後之人猶有以先陰而後
陽先靜而後動之說似以聖人從動言性爲未足况
諸儒不從聖人不已不息言性一若不已不息之性
本有已息求諸未始有動之先娓娓然以靜言之
何怪乎二氏之徒不徒以言動非聖人且以不主靜
非聖人而聖人之言性不可以爲訓于天下不俟二
氏之徒畔而去之乃吾聖人之徒已先畔而去之矣
嗟乎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不知幾何年矣而天
之爲天其運行不已如是是其氣爲之是徒以其氣
爲之耶亦其命之不已爲之耶人之爲人其生生不
已如是是其氣爲之是徒以其氣爲之耶亦其性之
無息者爲之耳而諸儒必以靜求性是必求天于無
天之先其命必有已而後有不已求人于無人之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六

桂山堂

其性必有息而後有不息如是而言窮理不如不窮之爲愈也能不爲之三數者耶然此又不止延平廣仲爲然也卽伊川言性本真而靜紫陽以未發解之皆未離乎求靜之說者也諸儒遂多以已發未發論性而不知其非者徒以二氏之言靜求諸聖人之言無一可強借以言之惟已發未發與彼言靜言動若有合焉遂不顧其有當與否輒取而附會其說如黃龜齋稱其先師論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無惡而不知所爲已發未發絕非中庸之言已發未發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七

桂山堂

也中庸之言已發未發亦指人之氣言之非指人之性言之也中庸以天命爲性率性爲道是以道卽性性卽道也故下直接道不可離卽性不可離不睹亦戒不聞亦懼如是其不離無所爲未發卽無所爲未發而靜之說也又言隱而若見微而若顯如是其不離無所爲未發無所爲發猶未發亦無所爲未發而靜之說也此皆言性卽言道言道卽言性可以從天之命而言性可以從人之性而言道可以從人之道而言修皆以性言性不以氣言性之至理也惟君子

于道其加修如此其全乎天之命又如此吾性之爲性必有從而驗之自必從吾性之情而驗之所謂已發未發非言性言情也是以性而驗其情卽以情而驗其性也人之情不過喜怒哀樂而已小則一身一家驗之大則國與天下驗之莫不本是情而見諸其事本是事而見諸其理本是理而見其中與不中之節惟修道之君子全乎性與道之功其情之爲喜怒哀樂未接于事是其氣之有靜之時也斯爲未發若常人之未發吾不知其爲中焉否也君子之未發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八

桂山堂

以天下萬事萬理無不根吾性之情而有以存之者也其情之爲喜怒哀樂既接乎事是其氣之有動之時也斯爲已發若常人之已發吾不知其爲和焉否也君子之已發發必中節吾知其必和而可謂之和且可謂之達道以天下萬事萬理無不山吾性之情而有以通之也故下直曰此皆君子戒懼慎獨有以致之而然也諸儒何所見而必以未發爲性之本體且以未發爲性靜之本體言之夫中庸之言未發

明以喜怒哀樂繫之。以其氣之未發言靜。即其情之未發言靜而已。雖情亦性中自具之情。言情即言性。然大聖賢人言性。自言性。言情。自言情。若以人生而靜。不言氣而言性。此直言未感之性矣。未感之性。雖可言喜怒哀樂。亦何必言喜怒哀樂。雖未可謂之不可而。未可即謂之中。如言人之率性謂道。性即是道。而已。吾不知其能戒慎。能不離是道。即不能戒慎。不能不離。而非道。即苟必以人生而靜。未發時私欲未形。純乎天理。不可不謂之中。天下愚夫愚婦。偶發而中節者。亦不可不謂之中矣。然愚夫愚婦。其發不中節者多矣。亦可謂之中乎。即欲以人生而靜。私欲未形。純乎天理。言舍未感之情。不言而言未感之性。此時雖無不中之可言。亦未有中之可言。無喜怒哀樂之可言。又何喜怒哀樂謂中之可言。如是而言性。直以天命謂性。言其純粹以精之至善可也。又何庸特指喜怒哀樂之情。而止從人性之發。而為情者言之。其特指喜怒哀樂之情。而言未發者。乃專就喜怒哀樂未發而言。即專就喜怒哀樂未發之一時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九 桂山堂

言之耳。故言未發。即言發。言未發。為中。即言已發。中節。為和。已發。未發。未嘗不可以動靜言。亦以一時之動靜言。即如以一息之動靜言也。若延平言性。求靜于未發之先。自必如嬰兒之良知良能。從性中來。斯為從靜中來矣。自必如聖人之不思不勉。從性中來。斯為從靜中來矣。然以是未發之靜。歸嬰兒。嬰兒不受也。嬰兒之良知良能。從性中來。不從靜中來。苟從靜中來。是良知良能。止可于靜而未發見之。不可于動而已發見之也。嬰兒之為嬰兒。其良知良能。可知動而已發見之也。嬰兒之為嬰兒。其良知良能。可知嬰兒之不為嬰兒。此良知良能。猶不可知也。以是未發之靜。歸聖人。聖人不愛也。聖人之不思不勉。亦從性中來。不從靜中來。苟從靜中來。是不思不勉。止可于靜而未發見之。不可于動而已發見之也。聖人之為赤子。此不思不勉。可知聖人之不復為赤子。此不思不免。猶未可知也。又安得如中庸言修道之君子。有不發不發。自中有不發。發則自和而為天下之大本。達道如是也。哉。諸儒止為真靜二字。求真必求靜。求靜必求真。本二氏之旨。而求聖人之言。以質之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十 桂山堂

余之不能不爲曲折而辨之也豈得已哉

此篇將諸儒入二氏魔障而不能出者桂山單刀
匹馬從百匝重圍提而出之真轉旋乾坤大手歎
絕歎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十一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二

或曰延平求靜之說既得而聞命矣至求真之說吾
子亦謂其非善言性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此其說
雖與求靜似殊而其不可以是而言見性則一也真
之爲言猶吾儒誠之爲言也與二氏言真則同其旨
不同耳夫性之爲性有真而無妄者也不可兼妄而
言真者也誠者天之道也無妄元亨天之命也故性
之爲性有何誠于先而不誠于後必從未始有妄之
先求之性之爲性有何不妄于先而妄于後必于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始有妄之先見之若止于有誠無妄見性而于有妄
無誠不見性性之不可以誠專屬之久矣止于有誠
而未始有妄之先見性而于有妄而無復有誠之後
不見性性之不可專以誠屬之更不可以無妄專屬
之久矣今延平止于未始有妄之先求性之誠不言
誠而誠自見也又何必求而後見之哉惟于既已有
妄之後性已不誠而不可見矣性不可見而性之可
見者自在斯可謂真能見性耳延平徒知所爲真者
性也所爲妄者氣質也求真于未始有妄之先猶求

靜于未始有動之說也。故求靜于未動之先。有真無
 妄。而性可見。求性于靜而有動之後。有妄無真。而性
 不可見。苟如是。而言性。自必終其身靜而真可有。有
 一息之動。而真不可有。終其身靜而真存。真存而性
 存。一息之動。而真亡。真亡而性亦亡。將必使其人爲
 有靜而無動之人。斯爲有真而無妄之人。斯其人必
 爲有性而無氣質之人。而後可也。嗟乎。人之生而有
 氣。有質與性俱來者。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惟知性
 不受役于氣質。而氣質受役于性。止見性之真。不見
 氣質之妄。乃吾儒之見性。非二氏之見性也。不知氣
 質不受役于性。性反受役于氣質。止能見氣質之妄。
 自不能見性之真。乃二氏之見性。非吾儒之見性也。
 故二氏必于靜求之。不可于動求之。而吾儒不必于
 靜求之。而于靜見之。不必于動求之。而于動見之。二
 氏可于真求之。不可以其真入妄而求之。吾儒于真
 求之。可以其真入妄而見之。于妄求之。亦可以其真
 去妄而見之。此延平能言靜言真于先。不能言動言
 妄于後。與二氏言性見其偏。而不能見其全相去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必有間哉。亦不過本伊川言真而靜。明道言人生而
 靜之說。不足與聖人言誠言無妄一致而同歸者也。
 二氏見真不見妄之說。此所爲似是而非。非見性
 之言。乃賊性之言也。性若止可靜而有其真。此性
 直如嬰兒如混沌。一無所用之物。何以立法象而
 定三才。成此生生不已之世界。耶。千百年愚天下
 之人。而不知其非。亦徒爲二氏不死無生以氣言
 性。而塞盡天下人性靈之竅耳。非桂山持巨靈斧
 此障。何時鑿開快絕快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古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三

然則延平善惡之說亦猶真妄之說耶。余曰：延平以真妄相提而言，猶以性之見于靜而存者言也。若以善惡相提而言，直于性之見于動而發者言之矣。彼言世之善惡相對，非性之善惡似乎。猶知性為無對之善，自當于善之無對求性。又何善惡先後之可言哉。乃猶曰：未始有惡，是其所為惡者，乃先未有于性中，而後有于性中之惡矣。猶程氏言：未有惡之性，止可說天命之性，不可說人受之性，有惡之性，止可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人受之性，不可說天命之性，其義一也。嗚乎！夫古今大聖賢人，皆以明白正大人，人皆得而見，人人皆得而聞之理，一指以示人。世之人習而不察，止一性善之善字，苟能知其為無對之善，自不肯與氣質之有善有惡者相提而並論矣。惟不知其為無對之善，自必以氣質有對之善與天命無對之善相提而並論矣。諸儒之求見性者，既以天命無對之善言，又復以氣質有對之善分先後，而以惡言之。既以氣質有對之善言，又復以天命無對之善分先後，又分

有分無以先有善後有惡言之。既曰天命之性自在氣質之外，又曰天命之性即在氣質之中，既曰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天命之性不存焉。又曰善反之則天命之性存焉。譬諸失路之人，立岐旁之地，莫知所適，且前且却，終不知于何歸宿而已矣。北溪陳氏解性字，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汎言，性字從生，從心專指人生，具是理于心而言之者也。北溪解字義，惟從聖賢所已言明之，故其言從生從心生之為言，從人而言之，心之為言，從人之血肉而言之，以有氣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六

桂山堂

質之人，有是血肉之心，賦之以性而存主于其中，正從形後有說性者也。蓋天既命人以性，未有不從人形而後有說性而反從人生而靜以上以說天命為說人性而說之者也。嗟乎！如此明白淺近之字義，習而不察，言性言氣質無一了然，自不得不為二氏引而去之。其言則依附聖人之言，其旨則根本二氏之旨耳。故其言耳目口體未嘗不以能運動以氣質歸之言，心未嘗不以能知能覺以性歸之。然亦止知耳目口體之有異于心，而不知心之不異于耳目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七

佳山堂

體也。蓋耳目口體一血肉之物。心亦一血肉之物也。夫以一血肉塊然之心。二氏之徒求其見此性而有以見之。使此性之知覺與吾血肉塊然之心化為一體。而曰吾心明而吾性見矣。至耳目口體亦血肉塊然之物也。二氏必斷之截之。必不使吾心吾性化為一體。徒以其能賊害吾心性而仇疾之。豈非其所為性之知覺止能化吾血肉之心為性。而以善歸之。必不能化吾血肉之耳目口體為性。而必以惡歸之。明驗耶。夫既不能本聖人之見性言善惡。自必本二氏之見性言善惡。遂以氣質為惡而未已也。且以氣質惡性亦隨之惡而未已也。并以性隨氣質而善者。固為性之善性。隨氣質而惡者。亦不可不謂性之惡。然以是言性而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歸諸無善無不善而後已者。此二氏之所為明心見性。吾不知有何明何見之可說。而必以為舍此更無可說。不亦天下大惑不解之人耶。抑知古聖賢言性善。亦言無對之善而已。不論其在天而未落氣質之先。在人而既落氣質之後。無在非純粹以精而無對者也。非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大

佳山堂

諸儒指借天地之性。徒以一善字不知其位置何處。而虛以名之。徒為求真求靜之地而已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之為言常也。久也。聖人以其言常也。推恆而言之曰庸。推衷而言之曰中。以其言久也。推之天而言不已。推之人而言不息。此皆未嘗以善名而未嘗不可以有善無不善名。未嘗不可以純粹以精之至善名也。故孔子始言繼之者善。孟子始本孔子而言性善。而不知孔孟從古人言恆而言中言庸言不已言無息。乃統而名之曰善。為其為言之至理之至也。蓋善之為善。有舉其統而言之有從其端而言之。孔孟之所為性善。亦從其統而言之。不從其端而言之者也。從其統而言之。則仁義禮智孝弟忠信。雖百善萬善。莫不皆備于吾性中。有何惡之可對而言哉。及其落氣質而有為也。雖堯舜生知安行。與湯武之反之。其為仁為義為孝為悌。能如堯舜盡此純粹于性中。不能如堯舜盡此純粹于性中。尚未可知也。而况大賢以下之不遠復者乎。而况中才以下之頻復頻厲者乎。由是以性之能率與

不能率能盡與不能盡取善惡相對者而言之耳今
儒者以人生純粹以精天賦人于氣質中謂之性者
推而遠之以歸于天指為不容說之性反以與性俱
來之氣質于人率是性時因而有善有惡者為氣質
之性謂之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由其言而推之是天
地間止有二氏說靜之性必無大聖賢人兼動而說
靜之性止有二氏說真之性必無大聖賢人去妄而
說真之性止有二氏說無善無不善之性是性必無
大聖賢人說有善無不善之性是性矣此所為不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尤

桂山堂

天而自為知天徒以有善無惡歸諸天而曰天之命
不知人而自為知人遂以有善有惡歸諸人而曰人
之性夫不知人性之為性又安知天命之為命不知
天之命有善而無惡之為命又安知人之性有善而
無惡之為性哉嗚呼吾為性善一言與子反復辨論
舌敝筆禿而不能已子未嘗不喟然太息更端以請
而弗倦焉亦若以吾之所言惟子得而知之非人人
皆得而知之者也吾又安能不以人人皆得而知之
者言之夫天之在上而高明也如此地之在下而博

厚也如此人類居其中而芸生也如此使非有一至
善之物為主于其間而三才無與立矣使有一至善
之物又有一不善之物亦得為主于其間而三才必
無與立矣使有一至善之物與一不善之物皆得為
主于其間而三才無與立者又有一無善無不善之
物為主于其間使有善有不善之物皆退而聽命而
三才始有與立則三才之不立不徒不立而已也且
不俟終日而無之亦已久矣又何並立之可言哉蓋
天地與人之為三才也以止有一至善之物無古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手

桂山堂

今並立而為三假使有一至善之物又有一不善之
物並列于其間則天地與人之並立而為三者一有
善有不善之天一有善有不善之地一有善有不善
之人是天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高明地亦無所
用其至善而主乎博厚人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
芸生惟彼無善無不善之物可以舉天地與人之善
不善而盡無之而天地冥若虛無人物歸于何有于
是時而求一獨存于古今上下無窮無極之間惟彼
氏一人而已矣豈非三才之不立不徒不立而已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王

桂山堂

俟終日而已無之之說耶吾儒乃云恐人死執孟子性善之說遂以氣質之性為聖賢不發之秘以纔說性便有氣質纔說氣質雖有性安得無善不善是諸儒止能說孟子死執說性不說氣質為非而不知諸儒不以性說性止能死執氣質說性為絕非此余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三太息者也又安得不更取其死執氣質說性者與子明之今夫天之高明而在上地之博厚而在下人之芸生而居其中皆三才之所為氣質者是也天之四時有時而無序地之五行有時而無紀人之萬類有時而失其常此諸儒皆得指為不善之物之為之者也然而天之有時而無序者終于有序地之有時而無紀者終于有紀人之有時而失常者終于不失其常此豈不善之物既已反其道又能復其道而主之者抑抑惟此至善之物既能使其常者不反其道又能使其變者必反其常而主之者耶此所為不獨吾與子知之人人皆得而知之也嗚呼自開闢以迄于今天地與人是有性命有是氣質有是有善無不善有是有善有不善既已如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王

桂山堂

矣吾不知彼二氏者將以無善無不善之物無吾至善之物耶夫天地有是至善之物是天地之命也人有是至善之物是人之性也無三才至善之物是無三才之性命也性命無而三才亦無矣將以無善無不善之物無吾不善之物耶夫天地本無不善之物而亦若有之者是天地不能無氣質也人本無不善之物而亦若有之者是人不能無氣質也無三才不善之物是無三才之氣質也氣質無而三才亦無矣夫天地與人並立而三自開闢以來無二氏無善無不善之說而天地與人之為三才未嘗不為三才其並立未嘗不並立如是其恆久而不已者以天地與人各自有至善之物以無其不善之物氣也質也可以變而化之者也命也性也可以率之由之而恆久不已者也即有彼氏無善無不善之物雖欲用之又烏乎用之乃諸儒必死執氣質說性一若欲取彼無善無不善之性而用之者然究不知何所用之乃徒以有善無不善之性虛以與人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推以歸天嗚呼以是歸天而天肯受之否耶亦仍

歸彼氏受之而已矣

千古善惡二字從氣質說者諸儒必竟要從性說
千古善惡二字從性之入氣質說而不入氣質者
自在人而不在天諸儒必要從性之入氣質者說
性又必從不入氣質者另說性而性遂不在人而
在天矣桂山苦心筆筆血縷所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四

或曰然則性之爲言止可從人生心而有者言之非
人生心而有者不可以言性矣乃或本天而言其原
以命爲性者有之或從人而言其流以氣質爲性者
有之皆非從人生心而有者言之耶余曰然自古大
聖賢人苟非以人之爲人有是心之爲心卽有是性
之爲性必不言之矣使言人而不必止言其有心言
人之有心不必止言其有性則大聖賢人亦必不直
指其心而名之以性矣苟不必直指其心而名之以
性則性之爲性何以必別乎天所賦之初不名之曰
命而名之曰性亦如張子天地之性之說何不可之
有哉又何必別乎人已受之後不名之曰道而名之
曰性如程子性卽理也之說何不可之有哉從古大
聖賢人惟知性既本乎天而已屬乎人性既受于人
而已屬乎心止從人之爲人言心言性如是其慎重
真切而言之耳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
性此可知性爲下民言性而言之也書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此可知性爲蒸民言性而言之也記曰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王

杜山堂

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可知性爲人人有生言性而言之也。性相近習相遠。此可知性爲習善習惡之人相去遠近而言之也。卽天命謂性繼善成性。不過從人生以上而及人生以後言之耳。若止從人生以上言之。是言未受于人。直謂之命。不謂之性矣。止從人生而後言之。是言率于人。直謂之道。不謂之性矣。必指人生而靜以上言性。猶之舍性命論之。舍人言天。必以性卽理也。言性猶之以天混人而言。性卽以人混天而言。命如此而言性。又安知聖賢言性之慎重真切而漫以率略無常自伸其說而已哉。且從人生而上言命者。言性旣以天與人相去一間。而言性自必以人生而後言。氣質者言性亦以氣質與性相去一間而言性。不知以命與性相去之一間。猶可以一間言。若以氣質與性俱來而以一間言性。所去之一間。直有毫釐千里之迥絕者矣。此其不得不死執人性一落氣質。必不可以說性。天下必有執而問其維天降衷若有恆性者。安在乎。自不得不以人生而靜以上所爲天命者。指以示之而已矣。而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王

杜山堂

之爲人。必有是性。求之于受性之先。以命爲性。而性無所得焉。求之于受生以後。以氣質爲性。而性又無所得焉。是從古聖人所爲根于性而爲心發于心。而爲性以成其有氣有質而爲人者。求之天人相與之際。乃一無所歸着之物。又何庸于聖百賢遞相祖述。如是其慎重真切而言之哉。嗚呼。天下之言性者。必舍大聖賢人言性。而自謂善言性。亦未嘗反復而深思之耳。或曰。吾子言性。可謂深切著明矣。然則主心爲性之說。止可從人言之。卽物亦不得而言之乎。余曰。人之性。固不可與物比。而言之然。人爲天所生之人物。亦天所生之物。均有氣質。均有是性。雖聖人言盡人性。亦未嘗不言盡物性。聖人以物之性。其與人絕殊者。自在不必與物相提而並論也。乃諸儒必相提並論。比擬牽引。遂與從古聖人言人言物。迥乎不同。推其故。亦止不以氣質言氣質。而必以氣質言性。之過也。惟不以氣質言氣質。而必以氣質說性。故不以性說性。而以理說性。謂氣質偏者。理亦因而欠闕。苟如是。物之氣質。必不及人。愚不肖之氣質。必不及

賢知之人以故言氣質有偏全理亦因而欠闕○
 言性有偏全理亦因而欠闕也○由其說而推之○不以
 理說欠闕而以性說欠闕○必有不可以說性者不得
 不舍性而說理耳○而不知大聖賢人說性從無以理
 爲性者○紫陽以爲自古無人敢道○惟程氏發前人所
 未發者此也○夫從古大聖賢人未嘗不以人與物比
 而論之○然亦止言人之與物其氣質有欠闕不同之
 處○猶言聖人之與庸人其氣質有欠闕不同之處○必
 不言人之與物其氣質欠闕不同者○卽其性亦欠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圭山堂
 不同○猶言聖人之與庸人其欠闕不同者○卽其性亦
 欠闕不同者何也○以氣質之爲氣質○其欠闕可得而
 言之○性之爲性○其欠闕不可得而言也○故其言人物
 之性○相去絕殊者○亦就性之賦于人人已成其爲人
 性之賦于物○物已成其爲物而言之耳○人得是性而
 爲人○雖爲聖爲賢而自成其爲人物○得是性而爲物
 雖爲麟爲鳳○亦自成其爲物而已○以人與物各得是
 性○卽各以所得于是性者○發于其所得氣質中○相去
 自爾絕殊○豈性之本有欠闕其絕殊如是哉○然則人

與物之性同賦于天人得無殊之性○爲人物得無殊
 之性○爲物人與物無殊而如是其絕殊者○非性爲之
 直氣質爲之耶○余曰性之爲性止一性而已○猶命之
 爲命止一命而已○雖有萬物不可以一物有欠有闕
 言之不惟人之性不可以有欠有闕言之者也○天下
 至微之物○莫如螻蟻○其有君臣也○非其性之有知有
 覺爲之耶○然螻蟻有君臣○亦不過螻蟻之君臣而已
 人類之君臣乃參天贊化之君臣○豈螻蟻可得而比
 方之哉○第其性之所發有是君臣之義于螻蟻氣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圭山堂
 中○不可謂與人類所發之義以大小而區分之也○性
 固非可以大語之而不可以小語之者也○燕雀之父
 子其有父子也○非其性之有知有覺爲之耶○然燕雀
 之有父子○亦不過燕雀之父子而已○人類之父子乃
 明天察地之父子○豈燕雀可得而比方之哉○然其性
 之所發有是父子之仁于燕雀氣質中○不可謂與人
 類所發之仁以大小而區分之也○性固非可于大語
 之而不可于小語之者也○今儒者亦言螻蟻燕雀能
 與人倫相近○謂人與物各得是性矣○何以又言螻蟻

燕雀只占得一點子。遂將人類稟得一偏類而推之。謂慈愛之人少。決斷決斷之人少。慈愛不惟物得一點之性。多欠闊之理。卽人得一偏之性。亦多欠闊之理。明與人物各得是性。自相矛盾而言性者。何哉。由是言之。人以螻蟻之有君臣。徒以庶物知有君臣者少。一若惟彼知有義而歸之耳。若止以其一點之明。卽以人之見義不見仁。見仁不見義亦然。是眞以螻蟻止知有君臣而已。謂其無生育之父子。可乎。謂其無配偶之夫婦。可乎。謂其有小有大。而無長幼。可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元

桂山堂

謂其相呼相引。而無朋友。可乎。是性之所爲。有規有別。有序有信。皆爲所蔽而不發。乃鳥獸之屬。以有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各取一物而當之。各矣。又莫不以此物之與此倫相近者。稱之以爲人。與物同稱性之一証。今必謂其止此一點之明。其他皆爲所蔽。豈螻蟻有君臣。而飛鳥之于鳳皇。走獸之于麒麟。麟介之于蛟龍。獨非君臣乎哉。東觀漢記。鳳皇集穎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小鳥多至餓死。不敢離而守之。此亦見君臣之義之出于性者。

莫不有之。凡有血氣之物。既皆有性。亦皆有人倫之知覺在其中。卽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鳥鵲營巢。向背歲時之類。亦皆知覺所爲也。乃徒執所指之一端。謂得乎此者。闕乎彼。得乎彼者。闕乎此。遂以人生稟得一偏。爲說有惻隱無羞惡。有羞惡無惻隱。且不以爲善。而以爲惡。指之又善惡皆天理。惡本非惡。或過或不及。皆可謂惡之說。發明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不已過乎。至其言草木也。既言草木之性。與人物有別矣。及言枯槁之物。均有此本然之性。如大黃性寒。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辛

桂山堂

附子性熱。且言木燒爲灰。灰陰爲土。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紫陽以徐子融謂枯槁之物。止有氣質之性。無本然之性。爲非以陳才卿枯槁之物。各自有本然之性。爲是夫。以草木無知。而謂有本然之性。自不得不以一草一木。各有一性。各有一理。理卽性。性卽理。天下無二理。自無二性。以混于言理者可混于說性也。答余方叔書。又以瓦礫比附子。大黃亦各有性。亦各有理。推而及于竹椅舟車。亦各有理。以明天。下無理外之物。卽天下無性外之物也。是天下之人。

與物鳥獸與草木生有生氣死無生氣者不可謂之
無理卽不可謂之無性也人苟言枯稿無性卽是枯
稿無理矣苟言枯稿有理卽是枯稿有性矣從古聖
賢止言天命言人性由人性推而及物性終不以人
與物相提並論况以枯稿無知比擬牽引而說哉此
以理字易性字立說推其流禍雖滅性而無存亦于
是乎在矣

儒者說性必將大聖賢人言性舊案翻得淨盡卽
一氣質之性說到草木無知枯木死灰都是性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圭

佳山堂

恐說不去將理字換却性字說總緣惑于佛氏將
性字擡入虛無去說說得無影無踪便是至玄至
妙儘將大聖賢人性字推入氣質去而佛氏斷截
氣質真真是見性之人異端曲學之流害至此桂
山字字將性字本來面目刻畫精明如生人一般
活現一个耳目口體與異端曲學畫人畫鬼了無
把捉不同鑲盡心神一讀三歎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五

然則吾子以螻蟻君臣燕雀父子推之人倫之理亦
莫不有以明人與物止此一性有此知覺而物之無
知覺者不與焉然則人與物同此知覺相去絕殊是
真氣質爲之而與性無與者可得而竟其說歟余曰
子徒執氣質之偏理亦因而欠闕以疑氣質者疑性
而未有已耳今天之有日月星辰天之氣質也地
之有山川五行地之氣質也人之有耳目口體人之
氣質也鳥獸鱗甲之有飛走游行萬物之氣質也各
有氣質各有性而始成其天地人物以充塞乎兩間
人與物雖各受于天而爲性惟人能體天道而並立
爲三才不必言矣至于物不問其大小莫不有一倫
之可見推之又若無一倫之不可見與人亦無殊焉
者性爲之也至飲食男女趨生避死其知覺與人無
殊者亦其性所發之情無小無大莫不從其物之所
得而發之物之大小殊而性之大小無殊以物之大
小而見其大小而已故非獨人與天地稱三才卽物
與人亦得與人連類而稱萬物者亦可得而知其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圭

佳山堂

矣故天之爲天生物育物該埏內外莫不覆之而人
雖聖人其生物育物光被所及九州而已豈人之受
性于天有所欠闕而然耶未有不知人之氣質比諸
天不能如是其廣大者非其性有欠闕而若是也使
人之受性必有欠闕于天之處天之生物育物輔之
相之猶恐不足况能裁之成之綽乎有餘制其過而
補其不及以左右斯民乎人之爲人五倫四德智思
賢不肖莫不備之而物雖麟鳳以靈稱首四焉而已
豈物之受性于天有所欠闕而然耶未有不知物之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八 桂山堂
氣質比諸人不能如是其備美者非物之性有欠闕
也使物之受性必有欠闕於人之處人之五倫四德
推而求之麟鳳之靈猶恐不足况推而求之蟲鳥之
蠢反若有餘知倫理而識趨避以自成其類乎嘗試
取而譬之屋漏之明昭昭之多耳可與天地之無窮
比量耶然而無窮者天之明昭昭者亦天之明以昭
昭之小與無窮之大分大小而言天可也以昭昭之
天之明非即無窮之天之明分大小而言明可乎地
注之水一勺之少耳可與大海之不測比量耶然而

不測者海之水一勺者亦海之水以一勺之少與大
海不測之多分多少而言海可也以一勺之海水非
即不測之海水分多少而言水可乎使必以物之氣
質其小如是必不能如人以小氣質者小其性是性
之大莫載者小亦能破矣彼君臣之義是何義乃至
螻蟻而有所不能已父子之仁是何仁乃至燕雀而
有所不能忘螻蟻燕雀竭其力致其身於其君親亦
螻蟻燕雀之大忠大孝耳夫螻蟻之氣質止能爲螻
蟻之忠孝其視人之不忠不孝且有加焉使必以其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八 桂山堂
有愧于人之忠孝而少之亦未通乎畛域之外而爲
說者矣此足以見氣質之有大小美惡可以分人分
物言之而性之無大小美惡不可以分人分物而言
之自然之理也况乎人之爲人與聖人同類之人即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其性本無欠闕其理亦本無欠
闕而必以氣質偏而理欠闕爲說可謂天下之善言
性者哉若草木無知不可以性言止可以氣質言者
以草木本乎地而生其氣與質即地之氣與質也地
得天之氣而有陰陽草木亦得地之陰陽又分陰陽

而有之地得天之氣而有五行草木亦得地之五行
又分五行而有之故地之有氣質而有草木猶人有
氣質而有爪髮也地本天之命為命能通于有氣質
之人與禽獸而不能通于有氣質之草木猶人本天
之性為性能通于氣質之耳目口體而不能通于氣
質之爪髮其義一也然而草木無知亦若有知以其
為枝葉為花萼為果實一如有所安排品定而燦然
于四時皆地本陰陽五行之氣為之一似有其性為
之耳乃以其有是生意亦本生之謂性之說易性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理而言之可不慎于立說哉

上篇言人與物絕殊在氣質而不在性然初學尚
不能通悟必有此篇雖販夫販婦皆能通曉而況
讀書明理人吾讀性理書凡四五遍從無此種文
字人不從桂山遊亦虛生人耳

太極圖說論卷之九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六

或曰然則孟子言性未嘗不以山之性水之性言何
哉余曰此正孟子所謂不善說詩必以文害辭辭害
志之說也人亦未免有不善讀書之謂耳孟子與告
子論性本以水喻性耳非言人物有知之性而及山
水無知之性也特借水以喻人耳水之無不下者水
之氣也水之決東而東流決西而西流者亦水之氣
隨所決而下之勢也告子以水之勢東西無分者喻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一

桂山堂

性之無分其意在水之勢與水之無分耳不在以水
之勢說水之性水之無分說水之性也孟子亦以水
之氣下而不上如火之氣上而不下喻人性之有定
○其意在水之氣與水之下而不上不在以水之氣說
○神○性○水○之○有○定○說○水○之○性○也○水○之○本○一○定○而○下○者
○有○時○不○一○定○而○上○而○曰○是○豈○水○之○性○哉○亦○以○水○喻○性○
○卽○以○喻○性○者○說○水○之○性○耳○不○虞○後○之○人○害○辭○害○意○遂
○以○為○口○實○而○言○之○也○如○必○害○辭○害○意○如○此○孟○子○豈○不
○能○易○水○之○性○為○水○之○氣○易○水○之○下○而○不○上○口○是○豈○水

之氣哉。然既與告子借水喻性，又何必不借可使爲不善之人，仍借木以言性哉？此其言牛山之木以山之性言，亦猶是也。木之美，本山之氣而生。今美者不美而濯濯無材，如此亦以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不口是豈山之氣而曰是豈山之性？豈不知言山之氣更切于言山之性，亦以人喻山，以材喻性，方借山木以說人性，卽借性而說山木，不徒以山木說山木，從彼言氣爲切，而以人性說山木，從此言性爲尤切耳。大聖賢人見性之至明而出詞之不苟也。今世之人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二

桂山堂

天地有氣有質，本來生成之物，借性以言者多矣。其言物也，如金之性剛，木之性柔，鳥革之性惡，參苓之性善，其言人也，南人性弱，北人性強，此人天性急而少和，柔此人天性緩而少強，敏無論有知無知，莫不指氣質之本來，借天性而言之，皆此類也。若六聖賢人言性，必不借氣以言性，如言強則言南方，北方言而強，南方北方言風氣而強，言性如言勇，則北宮黝孟施舍言血氣，曾子大勇言性不分氣與性而分氣與性自在其中，世之人習而不察，認氣質爲天性者

多指以爲口寔，無論草木鳥獸有知無知，無不假借而言之。譬猶道爲天道，德爲天德，此道德所由名也。至言事論物，不得不指借而言之，如言君子之道，亦言小人之道，言君子之德，亦言小人之德，雖性之爲性，有時如道德虛位，借而言之，然從古聖人說性止說性論氣質，止言氣質，必不以氣質混性而言性，性混氣質而言氣質者也。知此而執一理字以草木鳥獸有知無知之氣質而言性，又推及于人之氣質而言之，其害性也必矣。且理之爲言與道之爲言亦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三

桂山堂

有分焉者也。道者指其理之統而言之，理者指其道之端而言之也。可以道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道而言之者也。猶之性可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性而言之也。故諸子百家以氣質有知之物言性者，亦庸有之，至以無知之物直以性言者，無之矣。惟道家圖說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直以金性剛、木性柔言之，而不以金質剛、木質柔言之者，是也。惟佛氏言心言性，止知以金剛不壞言性，不知以天德之剛言性，以金剛能碎一切物與道家以五行言性略同。猶

以耳目口體言作用是性一也亦不足為不知性而說性之一証耶

此篇專為借性言性之說不明特為一一指點是桂山訓詁四書文字其妙絕如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四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七

或曰蔡氏季通輩主張氣質以下愚不肖終難變化然自古及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人生氣質其勢極重紫陽亦謂氣雖理所生既生此氣氣能用事理亦管攝不來陳了翁以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紫陽云何故天生止有幾聖賢人由是言之聖賢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及人皆可為堯舜亦大概以理言之不必人人能為之者然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自古大聖賢人言率性言盡性非為人人足以為主于氣質中而率之盡之止為一二賢人君子言是不知人心危而道心微必使天下凡有是性之人皆以至微之理制至危之微究不能收成功則一之效大聖賢人亦何所見而必為已甚之說如此哉今吾儒言性止見性之不能率即見性之不能盡止見氣質之能主于性中即見性之不能為主于氣質中故不復以大聖賢人之說性者說性也雖然性之為性有知有覺而已非不可以有為然亦未可即謂有為者也夫子亦嘗有非道弘人之說矣若氣質則有動有作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五

桂山堂

可聽彼有爲而可聽我有爲者也。以有動有作合有知有覺而成其爲人。如是以弘之乃足以弘之。此夫子有人能弘道之說也。苟徒以氣質爲主能與吾性並立不相下不能使性之知覺爲主勝其氣質而幸之以成其爲弘道之人雖百世而一聖千里而一賢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此吾儒舍知覺不論止見氣質之明者可以與知而昏者不可以與知止見氣質之強者可以與能而弱者不可以與能而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明矣。止見氣質之明與強者尚不足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六 桂山堂

知與能而爲善見氣質之昏與弱者益不足與知與能不惟不爲善且爲不善而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明矣。以至下愚不肖其爲不善也若止有氣質而無性者然教之不改而誅之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尤明矣。于是求其說而不得不溯其始生之初必有是羊食越椒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不能變之化之又不得不究其末終之日必有是桀紂盜跖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終不能變之化之而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明矣。此紫陽亦謂

纔說性卽有氣質在其中。纔說氣質有駁有雜卽性亦有欠有闕在其中。而性與氣質如水之與火相攻相尅于天地生成此一人之身而未有已。嗚呼苟如是而言性是止知性之不能有爲不足爲主于氣質中聖人嘗以非道弘人言之矣。而不知性之不能有爲而自足以爲主于氣質中者聖人又未嘗不以人能弘道者言之也。此古之大聖賢人其爲人之氣質慮之深而計之遠者亦已久矣。以爲人之生也使有是知而無是氣以運用之則知亦隱而無所見之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七 桂山堂

矣。有是知而無是質以動作之則知亦虛而無所著之物矣。故氣與質皆吾性之所必資以爲行之之具者也。性也氣質也與生俱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紫陽必以有是理有是氣爲說謂理既生氣理亦管攝不來張程必以有是氣而有是理爲說遂謂形而後有氣質善性亦隨之善氣質惡性亦隨而惡是徒知說性說氣質說先說後與大聖賢人言性言氣質一無當焉者也。夫旣以氣從理生爲說是卽氣之所生生于性之說也。氣生于性性爲氣本矣。天下有本性

之氣而氣之爲氣不一如性之爲性者乎氣卽不能如性之明覺而明覺所生之氣非昏濁之氣可知矣乃何以氣之清純者一如明覺之所生氣之昏濁者一如非明覺之所生乃云性生氣後性亦管攝不來是猶父既生子無論其肖與不肖未有不聽命于父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性必不能管攝天下人之氣猶天下人之子必不聽命于天下人之父以是而爲氣質主張如此而天下之人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之可說乎夫既以形而後有爲說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凡

杜山堂

卽性之有于氣質之說也性有于氣氣爲性配矣天下有配性之氣而性之爲性有不幸乎氣之爲氣者乎性卽不有氣之駁雜而氣則必有性之靈覺其非一無靈覺也可知矣適何以性止能從氣之純粹者與爲純粹不能從氣之駁雜者不與爲駁雜且云形而後有君子弗性焉是猶夫既有婦無論其淑與不淑未有不受制于夫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氣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性猶天下人之婦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夫亦不得言君子弗性而已而天下之人

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可說乎所以然者亦惟理生氣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老氏道生天地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老氏說道止有一混成無爲之物其他仁義禮知皆非其道所有亦不過天下有氣有質之人鑿是混成之物爲之耳其所爲善者亦鑿是性而爲之况其所爲不善者非鑿是混成而爲之耶紫陽亦不得不徒委之管攝不來而已矣形而後有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佛氏作用是性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佛氏說性止有湛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九

杜山堂

宋然之心其他耳目口體皆非其性所有亦不過下有氣有質之人含湛宋之心而徇之耳其所爲善者亦此作用是性爲之况其所爲不善非此作用是性爲之耶橫渠亦不得不徒委之君子弗性而已矣夫紫陽先氣而言性非卑性而言之可謂尊性而言之矣及一言氣而性之尊者反爲所絀而漫云管攝不來橫渠後氣質而言性非貴性而言之可謂賤性而言之矣故其言性既以此性在人而賤之自有彼性在天而貴之而漫云君子弗性皆由不取大聖賢

人言性言氣質自以其言性者言性言氣質者言氣質不自知其不入老即入于佛而已矣又安得不取大聖賢人之言性者言之其言性也不過言其爲有知之物而已雖天之爲天亦惟言其知始不言其作成雖人之爲人亦惟以性之誠而明者言知不以教之明而誠言能所以然者以是性之良知必兼是氣之良能以成其爲人苟徒以是性之良知而不兼是氣之良能以求其爲成人亦未有能成其爲人者也人止知孟子言性有良知亦有良能而不知氣質雖

本極圖說論

卷之九

十

桂山堂

無良知亦有良能孩提之童非不知有他人而止知有親是爲良知非不能愛他人而止能愛其親卽爲良能此其性之良爲何如者哉卽其氣質之良爲何如者哉由是而知聖人之以變化氣質爲先者卽于孩提之良能而已變之化之而性之良知又何至不可爲主于性也哉故聖人視氣質之于性也猶天之必有地君之必有臣夫之必有婦也有天之知始而無地之作成而天道不可成矣有君之首出而無臣之輔相而君道不可成矣有夫之倡率而無婦之順

承而人道不可成矣故性本乎天而爲良知氣質資于性而爲良能人苟能從性之率于天與氣質之率于性而求之所知良所能良本是知而知之本是能而行之有何善非性之善有何善非氣質之善乎然而大聖賢人言性直以善言性言氣質不直以善言氣質以性本乎天之命不雜于陰陽五行氣質本天地之陰陽五行不能如性之本于天命純而不雜其理本如是也然而聖人非不知有是雜而不純之氣質一若不可以變之化之者終不以其雜而不純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士

桂山堂

棄之也如言民有三疾以其雜而不純也而以疾稱之其疾之流而爲肆爲廉爲直雜則雜矣去純猶未遠也廼疾之可治也惟有是氣質而不變不化既不

不爲之矣。矜之爲廉。不過一介不取。有所不爲而已。變而爲忿戾。忤物疾人。犯難殺身。無所不至矣。愚之爲直。攘羊而証。責善則難。而已變而爲詐。則王莽之比。周公曹操之稱。西伯無所不用其極矣。聖人以爲昔之疾。乃天之生是使疾也。辟如人有癰疽。決之潰之。則爲無疾人矣。今日無之有是疾。一如無是疾。其爲蕩也。人不知其蕩。彼且自以爲肆。其爲詐爲忿戾也。人不知其詐與忿戾。彼且自以爲廉。爲直。充其人之所爲。大慙元惡之所爲。無不能爲之聖人于此必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十一 桂山堂

不徒以罪氣質者罪之。雖欲不以罪首惡者罪之。不可得也。今吾儒徒以性之本善。不敢以罪氣質者罪性。亦徒以性本善。而又以爲不善罪之。是性又可以爲不善之性矣。不知性本不爲不善之物。而吾以不善爲之。辟如桀紂天所命之共主。以其能率天下以仁也。今不帥以仁。而帥以暴。直以殘賊一夫目之。而不爲過者也。彼世之徒罪氣質。而不敢罪性者。亦可憫然而悟矣。吾儒徒以氣質之不善。不敢以罪性者。敢于罪氣質。亦止以氣質不善。而不以爲不善罪之。

是氣質之本。可爲不善者。無不爲之矣。不知氣質本可爲不善之物。亦可爲善之物。辟如由余百里皆虞戎。贊命之所資也。彼棄其才。而吾使各用其才。直以伯臣良佐稱之。而不爲過者也。彼世之敢于歸罪氣質。而不敢歸功于氣質者。亦可憫然而悟矣。

此專爲諸儒死執氣質不善性亦不善糾纏無已。桂山說盡性無不善。不將氣質亦本非不善。揭出言之。使其一無倚牆靠壁之處。真神識真神識。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八

或曰吾子言人能弘道雖性之良知爲之亦必氣質之良能爲之似能之重于知也明矣聖人亦言知及不能仁守雖得必失是知之力必不及行之功而仁之守自勝于知之及宜氣質與性爲善則爲聖爲賢而有餘與性爲不善卽爲下愚不肖而亦有餘矣然則知與能之力果孰強而孰弱而性與氣質之權亦孰輕而孰重乎余曰吾從諸儒以聖人言人性爲善遂止知性本乎天本無不善亦從而貴之以聖人止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古

桂山堂

言性貴不言氣質貴遂以人生昏愚柔弱必變之化之氣質爲不善亦從而賤之而不貴之始則因不可變化之人舉而歸諸氣質而疾之惡之推而極之又舉不可變化之氣質并歸諸性而疾之惡之而又增一可貴不可賤之性以歸于天此其說紛紜雜亂而未有已也余不得已而從人受于天者推論之不獨性爲天賦之良知卽氣質亦天賦之良能以爲能非知固不可以弘道而成人知非能亦不可以弘道而成人者此爲吾儒言性必執不變化之氣質足以陷

溺其性疾之已甚而云然也然吾言氣質之可爲良能豈徒指上哲之清明不必變化者言之不指中下人重濁而難變難化者言之哉古者民有三疾求之聖人之門亦多有之矣柴之愚也參之魯也師之辟由之彥也聖人以中道變化之其上爲聞道之人其次亦皆行道之人苟從其受氣之後追論其受氣之先其去聖人生知安行大有間矣然聖人何嘗以氣質之不善爲不可變化而疾之惡之哉儒者推論及此卽不必以爲陷溺其性之物亦何不可而必以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古

桂山堂

陷溺其性之物一若聖人之言性善亦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之性非悉舉而歸其罪于羊食越椒其人不可矣抑知柴而愚也愚也而不愚苟非柴而他人也愚則猶是愚也愚也而爲詐乎參而魯也魯也而不魯苟非參而他人也魯則猶是魯也魯也而爲莽乎師而辟也辟也而不辟苟非師而他人也辟則猶是辟也辟也而爲蕩乎由而彥也彥也而不彥苟非由而他人也彥則猶是彥也彥也而爲亂乎且不特此也商紂之氣質不可以聰明言太甲之

氣○質○不○可○以○昏○弱○言○所○分○者○不○在○氣○質○在○能○變○化○與○
不○能○變○化○而○已○矣○此○吾○以○天○生○氣○質○屬○良○能○而○言○者○
亦○從○其○能○與○為○善○而○言○非○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也○
若○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是○從○其○不○與○性○為○善○而○言○
也○豈○徒○指○其○氣○質○而○疾○之○惡○之○并○指○其○性○而○疾○之○惡○
之○矣○此○其○性○聖○人○豈○真○與○所○言○繼○善○率○性○有○二○性○哉○
亦○以○自○棄○其○性○自○蔑○其○性○一○如○不○得○復○有○其○性○者○耳○
豈○以○其○人○自○失○其○性○又○從○而○罪○其○性○之○本○不○善○哉○豈○
以○道○不○能○弘○人○者○又○因○人○之○不○能○弘○道○而○并○罪○道○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桂山堂

彼○優○彼○而○絀○于○此○之○物○矣○何○以○言○道○止○言○天○道○言○性○
止○言○天○性○其○至○尊○無○上○如○此○哉○不○知○乾○之○至○尊○而○無○
上○者○坤○之○能○未○有○不○資○乾○之○知○以○為○主○者○此○人○之○所○
得○而○知○之○也○而○乾○之○知○不○必○資○坤○之○能○以○其○知○之○自○
有○其○能○而○主○之○者○其○知○其○能○皆○乾○之○統○而○自○有○之○此○
人○之○所○不○得○而○知○也○使○乾○以○其○知○資○萬○物○之○始○其○資○
之○者○必○待○坤○之○能○而○始○有○以○資○之○是○乾○之○知○不○過○止○
于○知○之○而○已○而○不○知○乾○知○之○有○其○能○者○自○在○也○故○曰○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乾○之○知○即○言○乾○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桂山堂

有乾之知始又以其能始資之而後坤之資生一性
順承而爲之是又坤以其自有之能合德于乾而成
載物之功也知此而性之良知不獨先氣質而有之
性之良能亦先氣質而有之矣人之一身更有何者
性○人○之○性○哉○乃○儒○者○必○以○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善
氣○質○惡○性○亦○隨○之○而○惡○止○以○性○爲○無○爲○之○物○而○不○知
性○乃○有○爲○之○物○止○以○氣○質○爲○從○惡○如○崩○之○物○而○不○知
氣○質○亦○從○善○如○登○之○物○苟○性○與○氣○質○之○孰○重○而○孰○輕
猶○未○分○明○况○能○知○知○與○行○之○孰○強○而○孰○弱○以○盡○聖○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六 桂山堂

弘道之功亦何可得哉
儒者論知能不能通徹究竟而論之皆由不能從
聖人言語內反復求之執一語一事論一語一事
此聖人有不啓不復予欲無言之歎也知有良能
本在聖人尋常言語中非桂山創爲此說一一從
聖人言語拈出示人桂山嘗自言吾著論三十餘
萬言何能于聖人所言增益一字至哉言乎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九

然則聖人言知及之人雖得必失其于行之重也如
是子言性之知有其能似以苟能知之行亦非難此
象山有專主德性之說也紫陽以問學力行與象山
辯難互有異同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從事聖人之
徒各就其才識所近而專主一說卽爲入道專主之
說而不知皆諸子自主其說以爲入道之說雖由其
說以入道未嘗不可以入道而非聖人必專主是說
爲入道之說也中庸言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從容中道夫不思不勉而從容如是固從吾
性本然之生知言之而得與中道人止知從氣質之
安行言之而不知中庸以言誠言性亦止從生安之
性言之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亦言性之有是良知
必有是良能本如是也蓋誠之爲言真實無妄之謂
也天之道也人以真實無妄爲道其得也得此真實
無妄之理必待思而始得之耶其中也中此真實無
妄之理必待勉而始得之耶其從容而自中于道也
必待馴而習之久而化之由不從容而始從容以中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六

桂山堂

之耶此天之道所以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也中庸指天之命言之即指人之性言之
指天之有知言之即指人之有覺言之指天命自然
之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即指人性自然之
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不兼天之氣而言之
不兼人之氣質而言之者也人止知中庸言誠未有
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而不知不兼生安之氣質言
之者以性可以誠言理也非氣也可以誠言者也氣
質不可以誠言氣也非理也不可以誠言者也苟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子

桂山堂

性言誠而氣質亦與性俱言誠是天下人之性皆有
其誠之性天下人之氣質亦皆有其誠之氣質亦何
異氣即性性即氣之說又何庸分性于氣質而二之
以明人之不能無聖狂賢否相去若是其甚也哉故
以誠言誠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雖以性之良知言
即以性之良能言非兼氣質而言良能以其由誠而
明乃自然而誠自然而明謂之性也以誠之言誠則
曰自明誠謂之教此雖以性之良知言亦未嘗不以
性之良能言而未可即以性之良能言者以其猶有

是必變必化之氣質必變化而始能不若生安之不
變化而自能故誠者能自成而誠之者必合人與已
而始成乃勉然而誠亦勉然而能謂之教也乃人止
知聖人之氣質有是生安之美能率其性而知之行
之如是不知聖人之性有其誠率其生安自然之知
而知之即率其生安自然之能而行之特有是生安
之氣質與性俱率而知之行之耳非即是生安之氣
質不必本性之自然能率而知之行之如是者也
如天之有命其運行不已之道本如是特以其有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子

桂山堂

輕清之氣高高在上運行而不已非高高在上輕清
之氣不必有是運行不已之道而運行不已也嘗試
與子取孟子養氣之說而推論之夫志氣之帥也故
志一則動氣也志者心之所發性之所生也志為氣
帥以性率氣之謂也志一動氣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亦以性率氣之謂也若夫氣不過體之充焉而已雖
氣一動志亦志不足以帥之而然耳其以能養稱者
不獨孟子而已北宮黝孟施舍皆與孟賁同類之人
也孟子所養至大至剛塞于天地如是而與舍之

徒○不○過○刺○萬○敵○三○軍○而○已○其○差○別○豈○在○乎○氣○哉○孟
子○配○義○與○道○以○志○帥○之○二○子○不○能○配○義○與○道○以○氣○養
之○以○氣○帥○之○而○已○豈○孟○子○天○稟○之○氣○獨○異○乎○二○子○耶
此○亦○可○知○性○之○良○能○志○一○動○氣○之○良○能○乃○本○然○之○良
能○氣○質○之○良○能○氣○一○動○志○之○良○能○未○嘗○不○本○性○之○良
能○以○為○良○能○其○相○去○有○天○壤○之○別○者○亦○猶○是○耳○孟○子
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可○之○者○以○心○之○不○動○不○必
定○求○于○氣○此○卽○余○性○有○良○能○之○說○也○又○曰○持○其○志○毋
暴○其○氣○能○養○其○氣○而○心○之○不○動○益○大○益○剛○此○卽○余○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 桂山堂

質○亦○如○高○明○之○氣○質○其○能○又○未○嘗○不○在○也○又○何○不○良
之○足○云○哉○知○此○而○性○之○足○以○為○主○于○氣○質○者○何○如○又
豈○獨○氣○質○之○無○知○以○吾○性○之○良○知○主○之○而○已○哉○卽○氣
質○之○本○有○其○能○亦○以○吾○性○之○良○能○為○主○而○為○之○主○乎
其○有○餘○矣○諸○儒○必○死○執○昏○明○強○弱○以○區○別○其○氣○質○者
區○別○其○性○豈○得○為○善○言○性○者○耶
講○至○誠○者○之○良○能○不○屬○生○安○之○氣○質○此○真○析○毫○釐
塵○之○知○量○矣○至○性○可○以○誠○言○氣○質○不○可○以○誠○言○千
古○至○理○包○藏○聖○人○不○言○中○而○桂○山○發○之○至○孟○子○養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 桂山堂
氣○至○精○至○粹○之○論○非○經○桂○山○一○闢○發○讀○孟○子○真○如
雲○霧○中○見○日○那○能○見○日○之○真○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

然則象山尊德爲主亦必有見于此而紫陽力行是
尚亦似以變化氣質爲難皆有所主以入道後之學
者多左朱而右陸何耶余曰聖人教人必有次序亦
因乎其人與因乎其時故其先知而後行先行而後
言教及門以教天下各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伊尹曰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
教人莫先于知豈有二耶然而三代以上之民風猶
淳其君子樸而直其小人愿而信上之人以言語文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語 桂山堂

辭教人少一以身先之上作下效風行草偃此觀于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如是也其能率者禮樂足以齊
之其不幸者刑罰足以防之其時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不知其爲道皆可由不可知之民也故三代之聖
君賢相必以覺民爲先三代而後聖君賢相不能相
繼而作書詩禮樂雖極明備作師之道不復統于上
而移于下人自爲師家自有術鄉社國學蔚蔚彬彬
豈乏秀民上無身教之君下無身教之師能言而行
不逮之人不復得而愧厲之矣加以曲學異端言麗

行維引而去之豈徒五禮六樂不足以開之卽五刑
三千亦不足以制之矣孔子生其時立教誨人不過
言行二者而已卽其及門弟子誰非秀出人羣之輩
而言過其實亦多有之不患其不能知而患其不能
行此亦其時有不同而其人亦有不同如是也使孔
子徒以性與天道日與弟子諄諄然說之此亦何異
後世聚生徒立講堂不過發明性道著爲語錄豈必
無裨于人心無補于世教而爲之哉其于致知力行
希費希聖無愧孔孟之教旨以造就人才亦已疎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語 桂山堂

此聖人于訥言敏行耳提面命至再至三而不能已
已也然而聖人之教以力行豈徒若上之人教天下
之凡民規規然從之徑徑然守之苟能行之不必其
知之也耶雖日以行教之未嘗不日以知教之也雖
日以所未知教之未嘗不日以所未行教之也非若
後世講學聚徒止問其人之能知與不能知不問其
行之能行與不能行徒以知可驟及行必漸進以藉
其口爲寬假之地而已矣故教以今日之所知卽爲
今日之所行今日一事一理之所知卽爲今日一事

一理之所行今日之知亦三隅反之知也必非後日之所行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後日之行亦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行也必非今日之所知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雖有聞一知二之賜聞一知十之回亦就其能行所聞而許之不就其能知所聞而許之此終日與言即許其足發終身教想不許其能及此皆聖人因其人與其時通變而為之者如是耳至其主以教入力行者無論中人以上下不問其氣質如何使盡其自有之良能至真切而慎且重者莫大于求仁亦莫先于求仁蓋仁之為仁其見于事者莫不從存于心而發之人有終日為仁無一非仁之事退而自省無一是仁之心故聖人教人無一人不教以求仁而無一人許以能仁以仁之理存于心非由心而發者不可謂之仁之理仁之力亦存于心非由心而致者不可謂之仁之力心者統乎性之理而有之而主乎眾理者莫大于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心者又統乎性之力而有之而率之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桂山堂

有其能者莫先于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聖門弟子孰不求仁顏子而外無一許焉其難能如是乃曰欲仁仁至力無不足又易若反掌者何哉以性之有心心之有力以是心是力而求仁乃由已而求之非由人而求之之可比也以是心是力而為仁乃由已而為之非由人而為之之可及也故曰仁者人也猶言仁者已也人之為人猶言已之為已也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象山知良知不能本是良能而實致之不免行不逮言之過此世以宗門之言心性求門求見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紫陽知良能不能推其良知而極至之不免能立而不能不惑之過此世以西河之于聖人篤信謹守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余所為從事聖門各主一說自以為入道者也苟能知吾性之自有其知能以其力推致之以求至乎其極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何徒指生安自委于無能坐使困勉之徒收成功則一之效者不復可見豈非諸儒主張氣質太過者為之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桂山堂

此皆孔孟大聖賢教人精微至蘊日在口中提醒
然人讀者習而不察桂山非聖門過來人安得有此
堯舜人皆

必謂氣質

所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天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一

然則夫子既言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孟子亦言聖如
堯舜人皆可為紫陽乃以世之大聖賢人能有幾人
必謂氣質使然何耶余曰孔孟之為是言豈其以人
所不能為之事託之空言以勉人而已哉亦以天下
知愚賢不肖之人有是可為之理即有是可為之事
前此作君之聖人能使民為之而效後此作師之聖
人能使人為之而無不效而始有是言耳三代以上
賢聖之君皆因其民未失其良知良能率而教之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无 桂山堂
生安困勉可為堯舜之說其效于前者如是其易也
三代以下孔孟之師不問其良知良能失與未失而
教以復之故生安困勉可為堯舜之說其效于後者
亦如是其易也世之儒者求其民未失之良心欲如
三代以上率之而不能率者既無以得之求其人已
失之良心欲如三代以下復之而不能復者又無以
得之徒執生斯世為斯世之人不獨愚不肖之性不
能率之復之而教之即賢知之性亦若不能率之復
之而教之者以為天之生是氣質使然吾如彼何哉

是○徒○就○一○已○所○值○之○時○與○其○人○就○一○已○所○能○教○以○教○
入○者○論○之○說○之○未○嘗○追○論○三○代○以○上○之○君○師○因○人○性○
自○有○之○良○知○良○能○所○以○率○之○復○之○者○深○思○之○耳○夫○既○
不○能○深○思○而○得○之○而○不○以○其○自○為○論○說○者○論○之○說○之○
雖○無○三○代○以○上○之○聖○人○能○及○其○民○未○失○之○性○率○之○而○
教○之○猶○望○天○下○後○世○在○上○者○苟○有○堯○舜○禹○湯○文○武○其○
人○一○旦○能○立○其○教○而○率○之○安○知○唐○虞○三○代○之○治○化○不○
復○見○于○今○日○哉○即○終○無○其○人○其○治○化○終○不○可○復○見○而○
其○因○民○未○失○是○性○率○而○教○之○之○道○自○在○如○日○星○之○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 圭山堂

化○其○弟○子○徒○執○一○氣○質○之○說○以○限○天○下○有○是○良○知○良○
能○之○人○以○沒○天○下○有○是○良○知○良○能○之○性○三○代○作○君○之○
道○徒○使○晦○塞○而○不○明○三○代○作○師○之○道○亦○疑○迂○疎○而○無○
實○祇○謂○數○千○百○年○以○來○大○聖○大○賢○非○人○所○及○下○愚○不○
肖○天○實○為○之○其○于○論○世○論○人○既○已○疎○忽○如○此○而○盡○性○
至○命○見○性○明○心○自○謂○探○索○有○加○亦○執○理○而○未○能○窮○理○
之○過○也○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是○謂○困○勉○之○庸○人○
其○成○功○也○一○如○生○安○之○聖○人○耶○聖○如○堯○舜○人○人○可○為○
是○謂○百○千○萬○億○之○庸○人○其○能○為○也○無○非○百○千○萬○億○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 圭山堂

知之者聖人豈徒虛以下人不自滿假如是哉不知聖人知庸人之有性一如吾之有性此不加增彼不加損徒以人之爲人惟性之爲貴始成其爲人非氣質之爲貴而始成其爲人也吾安得獨有其氣質而遂成其爲人哉辟如唐虞三代之聖人身居天子之尊自視直如匹夫舜以有虞之帝未嘗自忘其深山之野人禹以夏后氏之王未嘗自忘其圯族之罪人以吾爲天子與野人罪人不同而吾爲聖人則不以天子而爲聖人野人罪人而不爲聖人則同也故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

桂山

人之不以天子有加于人一如不以氣質有加于人類如是也古作君作師之聖人其教賢知之人以幸其性與教愚不肖之人以復其性如射之有鵠無知愚賢不肖之人莫不教以引弓貫矢而射之其能中者固中道之人其或過或不及而不能中亦皆引弓貫矢望鵠而思中之人也聖人能引而發之不能引而中之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大聖賢人其教人也必能使之無一不爲大聖賢人始爲修道謂教也乎哉虞廷之五臣吾不得而差次之矣九官十二牧八

元八愷之儔能與五臣無差次允執厥中而無愧者耶孔門如顏曾弟子吾不得而差次之矣四科之人七十子之徒能與顏曾一無差次傳一貫而無愧者耶且唐虞擊壤之民鼓腹之老歌不識不知帝力何有者非終身由道之民耶其在聖門宰我之不仁子禽之不知樊遲之呼小人冉求之力不足豈皆不列于宮牆之內者耶從古作君作師之人能取人人自有之知而引之即能取人人自有之力而引之矣能取人人日用常行之道而引之即能取人人事天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

桂山

命之性而引之矣辟如同爲行百里之人或至焉或不至焉其爲百里七八十里五六十里不同而其皆由是道而求至之人則一也顏冉之早夭不得爲聖人其爲聖人則已矣樂正子之爲善人信人未得爲美大聖神之人而能爲美大聖神其始基則已正矣然則孔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雖魯哀之愚柔而能明能強舉文武之政亦無愧乎文武之人孟子以聖如堯舜人皆可爲雖曹交之服其服言其言而能孝能弟行堯舜之道亦何愧乎堯舜之人乃儒

者言帝王必以堯舜為主言聖賢必以孔孟爲歸不問其能及不能及與有及有不及必引繩切墨而論之徒謂生民以來有幾堯舜幾孔孟其人哉孔子教人成功則一而不及孔子教人者必曰成功必不一孟子教人可爲堯舜而不及孟子教人者必曰堯舜必不能爲徒執一天生智愚賢不肖自然一定之人謂其受生以來本是如此吾如彼何以維天賦是性于先使率是性而爲之者直置不問且以聖人立是教于後使修是道而爲之者亦直置不問自古大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語

桂山堂

人有性又有教有教又有性由吾儒言之必使無性亦無教無教亦無性而後已既不能令人自成其已又不能以我兼成其人又何取氣質之說之陷溺人心流禍一至于此也耶

桂山論性三十篇十餘萬言皆爲氣質言性痛哭流涕而論之止因將釋氏無心無性擡入空虛寂滅中說得無聲無臭妙不可言遂以知覺運動混入氣質亦如彼言作用是性墜其塵霧中迷而不悟爲補聖賢說性所未備說而又訛謬而又繆每讀一篇輟手錄之雖十日猶不能已也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二

或曰康節所著書本大易推衍而成紫陽謂其學出希夷止是術數二程亦似以術數輕之吾子所爲邵子象數與孔孟參差者殆以是歟余曰大易一書四聖人所發揮乃天地自然之理數也豈徒占驗推算之小道云爾哉蓋易書本由數起者也然非以數爲數而已也其理卽數而具備焉非數先而理後也有是數卽有是理也大易理數之原本也安得以聖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一

桂山堂

所成之易書止以術數比之哉伏羲之畫卦有畫而無辭數也而理在其中文周孔子繫之以辭合天地萬物幽明死生而有之理也而數在其中故伏羲畫卦以來文周未始有辭卽以所畫卦爻起數定吉凶未嘗不可也惟夏有連山之名商有歸藏之號自古又未始無辭也猶龜之卜不過兩霽蒙釋克亦可占也此數也理在其中之說也文周繫卦爻之詞孔子衍十翼之義以理道發卦畫之蘊往來屈伸天道人事皆備于此以數推理而理益明以理推數而數益

著決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猶卜用五後此繇詞相繼續而成書此理也○而數在其中之說也○然而河圖卦畫其彌綸天地之道也○大矣○豈徒爲揲筮而立卦生爻也哉○以數揲筮特其一端耳○聖人以天下賢知之人○明于天道民故者少○而愚不肖之徒○日用云爲○其知所趨嚮者多也○且天下大小之人○凡理在兩可之間○事無一定之際○決嫌疑○定猶豫○人謀鬼謀○必交盡○而後行之○可以無憾也○夫天下之事○亦決于一理而已矣○愚者舉事○詢之智者而定焉○不肖者成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二

桂山堂

吝之賢者而判焉○而必質之至幽至隱之鬼神者○以聖人畫卦合陰陽之道○通幽明之理○而有之○其理之明而屬乎陽者○人主之其數之幽而屬乎陰者○鬼神主之也○洪範七稽疑有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事苟無疑○以人之理爲主○而不及卜筮○苟其有疑○則以卜筮爲主○而仍以理參斷之一從○一逆○占卜並建○則又有內外動靜之用○其教誠也○如此○蓋聖人畫卦以教天下○法天地而順動合靜○月而資朔○循四時而有序○通鬼神而知吉凶者○皆

在陰陽卦畫中○苟能通之○豈徒探著求卦之一端而已哉○然○求卦與神物以前民用又若爲不著不察之人○決疑定業居多耳○周禮筮人掌三易九筮之名○必先筮而後卜○貞悔二占自合古法○春秋以前不可概見○左傳所載多本義理以斷卦爻○如卜徒父卜偃史墨蔡墨楚丘父史趙史墨史龜之屬○能發明意義也○如懷文子子太叔子服惠伯以理決事○其應如響○下至穆姜婦人陽虎作亂之徒○亦能觀象占而知存亡進退之理○古之人以理自斷○而以卜筮斷于鬼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三

桂山堂

順則從逆則否○非專以卜筮爲準也○順則從者○如晉文筮勤王而從○納王之吉占是也○逆則否者○如邾子邾邾釋而不從○不從不利于君之凶占是也○其明于死生禍福一以理道爲主者○大率如此○後世人心潰亂○史失其官○穆卜枚占○謀及鬼神○不以背義趨利爲凶○而以逃難免死爲福○抱筮者忘其責亂○布筮者言多游移○幾于有鬼道而人道○可以不言者然○雖鬼神亦且厭而不欲告之矣○其道流失有驗有不驗○士君子鄙爲術數而羞稱之○其人比于史祝巫醫之人○其學列

于農圃星相之學。然其事至于今不廢。雖殊方之上。不用龜策。或責象于水石之微茫。或取類于牛羊之朽骨。亦可知陰陽鬼神無感弗通所在皆然也。大易一書自商瞿至田王孫。未聞有所傳至施孟梁丘。始以學名。而其學已亡于西晉。京房自云授易焦延壽。以占驗見長。不類聖人之道。漢世別為立學。又漢初有費直得古文易書行于人間。陳元鄭眾得之以及馬融作傳。鄭玄為註。王肅王弼之徒從而揚其說。以義理為歸。天下宗之。此京焦王鄭分象數義理。皆自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桂山堂。

為一家者也。惟康節學于李挺之。其授受本陳搏所自來。合象數義理而通之者也。皇極經世乃推測步算之數也。而觀物內外篇。天人性命之理存焉。夫學聖人之學。自必得聖人指歸之所在。河圖起于數。謂聖人不言數可乎。然聖人言數亦止言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而已。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天地萬物鬼神陰陽變化幽明屈伸之至理。後之聖人莫不于一卦一爻中發揮之。帝王之參天贊地以治天下國家。聖賢之盡性至命以正心修己。兼該悉備于此。其指

歸之所在。亦從可識矣。學易之君子誠能居而安者。易之序樂而玩者。久之詞體乾坤易簡之德。知幽明死生鬼神。窮理盡性。濟天下樂天知命。勞行不流。新日新之盛德。有富有之大業。其居中守正進退存亡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以盡陰陽不測之神。有終其身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不能已已者。雖極天下莫窮其盡之數。無不統諸吾心。而不出其範圍。又何庸舍此而更求之哉。後世諸儒學易。失其指歸。于聖人卦爻十翼中所詳詳麗麗而言之者。反謂吾既已知之矣。曰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五。桂山堂。

於聖人揲著求卦之外。謂其數若有所未盡。而反復推求之。如揚子雲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君實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言理言數。有增于大易。有裨于大易者。安在耶。亦徒見其闕畧補湊。且多謬戾而已矣。至如京氏之學。分卦直口。其後管輅郭璞占驗奇中。自為至精。卒如延壽所欺。得吾道以亡身。可謂學易而得其數矣。可謂之學易而得其理者乎。今天下星禽納甲相術祿命葬書形法八門握奇諸書。窮巧極算。支衍條析。皆不外陰陽五行

為之豈易與天地有二陰陽五行哉然而易之陰陽
五行數也理在其中理見而數可以不見者也術家
之陰陽五行數也而理不必在其中數見而理不必
見者也術家各以一術求之自以為與易之陰陽五
行合耳非易之陰陽五行一如術家之說而術家能
取而有之也世之學者必明易之數自必以易之理
為數易之理包乎數乃數從理非理從數者也雖極
術家之智巧推測之其理苟不合其數亦小數而已
故既多不可施之于事又有驗有不驗鄙陋之徒習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太

桂山堂

之又附會其說以炫世而求術之易行此其所以愈
流愈卑而不足數也康節以元會運世論天地之始
終及紀帝堯至五代以天時驗人事人事驗天時以
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及動植飛走之數述皇帝王
霸陰陽消長古今治亂明大中至正之道苟非于天
地萬物之理數默有體會康節又何庸出而訪道歸
洛三十年環堵蕭然躬養以養其親及居百源夜不
設寢坐不再食久而學成所為探賸索隱鉤深致遠
無不歷歷指數而言之哉然西山蔡氏稱康節自

為一家古所未有明道以盡其所學須二十年伊川
紫陽雖極口推服終以術數目之而宋世諸儒又莫
不以老宿尊之者以其觀物內外篇頗得易書精微
之旨趣也夫其言理之精微不出易書之理其言數
之深隱亦不出易書之數可知矣余於象數無所指
授嘗讀其書而歎之以為天地之大理與氣而已理
無窮盡氣亦無窮盡必以元會運世窮天地之始終
何為乎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
有正者與即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亦大畧言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七

桂山堂

耳必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紀帝堯至五代離合興廢
以天時驗人事以人事驗天時何為乎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帝王聖人以是歸諸天道而已而參贊
化育裁成輔相其道不在乎此也而必以日月星辰
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變化生成以六萬物
之性情形體飛走草木又以音聲律呂窮萬物之數
何為乎自古聖人以大中正之道於皇帝王霸辨
其治亂盛衰判然可見今必以陰陽消長窮天地萬
物者述而論之何為乎康節不過謂易書言天地萬

物之理其不離乎數者四聖人已盡其蘊矣易書言天地萬物之數其不離乎理者吾輩思日夜以發其蘊以求補四聖人所未備耶今其書具在無論能通其意如王諫季通僧宗之輩究未得其要指而傳之即其書果傳其與大易河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相合與否未可知即其象數與河圖相合然與四聖人言理言數所為觀變立卦發揮生爻和順道德窮理盡性以至命一若無所與焉即雜之大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帝王之盛德大業聖人順性命象才之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八 桂山

理亦無所補益于其間亦自成其為康節之易書而已且其書又不無與太玄潛虛諸書牽合補湊以成其說者諸儒雖謂其幽深秘奧不得而知然如皇帝王霸必配以易書詩春秋謂昊天肅物聖人盡民以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收冬之藏為天地之四府以易之生書之長詩之收春秋之藏為聖人之四府又若唐堯起于月已星癸推而上之得天地之中數為極盛之治然自堯之上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之者既不可得而知自堯之下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

之者又不可得而知或不及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過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天止生一堯雖當○中○數○而○終○不○生○堯○必○以○一○堯○之○中○數○明○其○盛○亦○其○數○適○合○則○有○之○非○必○自○然○之○理○數○也○而○伯○溫○引○孔○子○贊○堯○如○天○以○明○之○夫○孔○子○贊○堯○以○則○天○無○名○孟○子○引○孔○子○贊○堯○以○為○天○下○得○仁○若○以○當○中○數○引○而○稱○之○不○幾○以○堯○之○極○治○雖○堯○自○為○之○亦○若○天○為○之○者○耶○至○于○八○卦○之○止○分○太○少○陰○陽○四○象○之○為○水○火○土○石○遯○山○亦○謂○以○十○數○分○配○入○卦○惟○艮○坎○同○為○三○數○星○日○氣○候○今○布○諸○爻○其○八○卦○與○文○王○不○同○莫○能○通○曉○此○其○為○說○不○免○牽○合○補○湊○如○太○玄○潛○虛○與○納○甲○飛○伏○諸○家○言○五○行○生○尅○皆○附○大○易○以○自○神○其○說○者○其○術○數○之○大○小○或○不○同○其○不○必○祖○述○義○孔○諸○聖○人○而○自○為○象○數○之○術○以○傳○于○世○則○一○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九 桂山

自古相傳易為卜筮之書四聖人亦以卜筮繫詞然天地人物之至理莫不包括其中非夫子十翼反復言之誰能發其精蘊後世數學惟康節得其傳亦較術家推測為尤精能以四聖人發揮義理通之也若離理而言與術家相去曾幾何桂山將理數本原剖析無剩義可謂包舉大易一書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三

或曰上蔡謂堯夫精于易數人事之成敗始終禍福修短推測無差而二程輕之何哉余曰夫子言作易之聖人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言學易之君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且制為卜筮以前民用非可以前知何以見聖人吉凶同患之情哉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邵伯溫系述曰數者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于幽而驗于明藏于微而著于顯此亦言數之至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十 程子

矣夫以天地間必有之數而聖人于易衍之儒者必以數非所尚而少之是不惟不知天地之數即天地之理亦必有未能通貫者矣二程之不欲學之且若輕之者非謂有理可無數而輕之也蓋理者行乎陽而數在其中人主之者也數者行乎陰而理在其中鬼神主之者也君子以理為數不以數為數理之所在即數之所在也故行乎陽也一若有理而無數者非無數也鬼神以數為理不以理為理數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故行乎陰也一若有數而無理者非無

理也蓋嘗推其所自生氣以理為主數以氣為主理能包氣數而主之數不過本氣而有之本理而行之耳此伊川問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對以知易理為知天能知其說者可以知理能包數數不能包理斯真通乎易道之原本者矣今康節之數當世所稱神妙莫加焉者也如云占屋知成毀占雷起何方靡不奇中然嘗仰天官一家言之其推步天體星日如示諸掌猶不免有過有差有驗有不驗今以天下之大事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十 程子

經推算毫髮不爽無論其不能無過差與驗不驗即能無過差無驗不驗康節一人也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而為之人也而鬼神矣居一鄉一鄉之人從而咨之訪之居一國一國之人從而咨之訪之聞于時而升于朝君臣上下決大疑斷大策莫不咨之訪之是聖人能教人以理不能教人以數者康節能教之聖人止能以卜筮之數使人乞靈于枯骨腐草者康節能以卜筮之數使人乞靈于講道修德之人且康節生平為人德氣粹然亦吉凶與民同患之人也行

遊城市中士大夫聽其車音倒屣迎致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卽庚桑楚之居畏壘尸而祝之不是過也乃康節終不欲如嚴君平司馬季主卜筮謀食寧躬爨以養其親者何耶豈以數往知來其道近鬼犯陰陽鬼神之忌故不爲耶嗟乎天之有數其在世紀治亂人事禍福卽天之有命也天賦以理謂之性以數謂之命人之有性卽人之有理也人之有命卽人之有數也無論其道近鬼犯忌與否卽無其忌而布之者笑宣之話言人歎其先覺家奉爲如神然亦止能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鬼神先知之而已不能使其違鬼神而逃之也能知其吉凶禍福教人修德以免之改行以回之而已其能免能回與否在其人自爲之非吾能言之吾又能使免之回之吾能有所與焉者也是人之有數一如人之有命所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非耶人之有理一如人之有性所爲惠施則吉從逆則凶者非耶然則古之聖人教人以敬勝吉而怠勝凶從欲凶而從義吉不俟卜筮而趨避之道一言一動無不有以自主雖鬼神亦無所用其佑之者其視人終身質質

然一旦有事抱筮問易吉凶既兆而始求所以趨之避之不已未乎且聖人卽因卜筮而教以趨之避之鬼神亦以卜筮告人以趨之避之之究之其能趨避與否在其人自爲之雖鬼神亦無如何自然之理也聖人惟同患之心無已作爲卜筮著之象詞以斷人之疑而成人之務學易之人亦以同患之心無已因所問而告所占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禍則勉之以修福則持之以敬無非本天道以歸于人道其言數終乎乎理而已矣故聖人以理言數此不必卜筮而可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前知者也一言一動方興而知其必敗未遇而知其必昌是也以數言理此以卜筮而使人前知者也一卦一爻非德而吉不爲吉是德而凶未爲凶是也或曰然則數之有定若此而又制爲卜筮所爲不疑何卜殆以是歟余曰然聖人非徒教人不疑則不卜而已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聖人于神之所爲亦既已知之矣豈必康節有所傳而始盡其妙歟然聖人知之一若不知之其理可窮一若不窮之者聖人以爲必知必窮其爲鬼道之害猶小

而爲人道之害爲大也。天之生是人也。非謂止予以富貴。不予以貧賤也。止予以安樂。不予以患難也。然人生氣數中。在富貴。天卽與以處富貴之理。在貧賤。天卽與以處貧賤之理。未嘗以富貴者生而有以安其富貴。貧賤者生而無以安其貧賤也。其在安樂。天卽與以處安樂之理。在患難。天卽與以處患難之理。未嘗以履順者得其所享。處困者失其所亨也。故有德與命而富貴。無德與命而貧賤。天之所爲也。有德無命。不以其道而貧賤。不敢不安其貧賤。無德有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古

桂山堂

不以其道而富貴。不敢自安其富貴。人之所爲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有才與時。自致其安樂。無才與時。自嬰其患難。天之所爲也。有才無時。不以其道而患難。不敢不行乎患難。無才有時。不以其道而安樂。不敢自有其安樂。人之所爲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故古之聖人有德有才。則升之庸。之無德無才。則絀之置。之君子在上。勞心以治人。小人在下。勞力以事人。上下辨。民志定。以齊人事。之不齊。以齊天道。之不齊。知有理而不知有數。而數在其中。知有性而不知有命。而

命在其中。使之並生。並育于久安長治之天下。此立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其時之君子富貴而處安樂也。爲忠臣。爲孝子。其處患難也。臣死。忠子死。孝苟貧賤。而在下讀書修行。無所改。吾安樂也。避屯遇蹇。無所避。其患難也。至于小人。則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是爲安樂矣。凶荒死亡。仰事俯育。有所不足。是爲患難矣。在上之人。既有以豫防之。又有以補救之。人人各盡其性。卽人人各順其命也。人人各得其道。卽人人各安其數也。雖世有污隆之不同。人有賢否之不一。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古

桂山堂

事若廢而終不能廢。其道若缺而終不能缺焉。若古今如一日也。世教凌夷。流極不反。君子憚操存而樂放縱。小人厭勤苦而求便安。見義不爲。走利如鶩。加以二氏之教。惑亂人心。棄實有而談虛無。舍聖賢而事神鬼。變養性存神之道。求長生不死之方。濁亂陰陽。墮壞倫紀。其人自爲超神聖之人。其道自爲小天地之道。內無主持敬慎之心。外有肆無忌憚之教。使天下之民。汲汲皇皇。惟已。是利。何論君子小人。皆可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可存而不可亡。可生而

不可死可與其安樂而不可與其患難之人嗚呼人心風俗一至于此是誰之過歟大易一書言理莫如乾之首卦潛見惕躍各以其時至于亢戒以進不知退存不知亡得不知喪不徒以進與存與得爲吉而利退與亡與喪爲凶而不利也今則惟知利則爲進不利則爲退利則爲存不利則爲亡利則爲得不利則爲喪其進與存與得而不失其正者已無之矣况於退與亡與喪而求不失其正者猶望有其人乎老氏之道以退爲進以亡爲存以喪爲得佛氏之教無進亦無退無存亦無亡無得亦無喪此其所以終流于胡廣之中庸焉道之長樂老人而已矣生平修身立行非諉于有命卽諉于無才一旦臨去取決從違見利則趨知害則避其明于悖德悖禮雖吉亦凶死孝死忠雖凶亦吉卽令簪尹司馬季主端英排龜而告以趨避亦奈之何哉且聖人所爲數者卽鬼神所爲理也人以爲命聖人不以爲命人以爲數聖人不以爲數涉天下之險難而能通處天下之困窮而能變此所謂有理無數而非無數者也命在天鬼神奉

天之命爲命數在天鬼神奉天之數爲數豐于德者膏于遇而不能移膏于德者豐于遇而不能易此所謂有數無理而非無理者也故數之爲數原本乎天雖鬼神莫能逃况于人乎卽能以其數知人死生禍福因占以告其應如嚮終不能先事而爲之必事後而見之故其數之已定雖十年百年可以先知如元會運世一本陰陽五行生剋變化於易書乘除推之而非聖人之所尚也此吾所爲學易者必得聖人之指歸而後可也後世京焦管郭精于推算而鍾昱語景純曰吾命付天顏合對公明日自有性命亦可云知理之不惑者矣近世以卜筮占驗未足炫人如李少君新垣平假鬼神術以眩人求自全一身而不足况求其有裨于人之毫末哉適足爲人道之害而已矣程子言數至康節始一本于理故其言數雖精終不自炫其所長未嘗指授其門人以傳于世讀其觀物內外篇言天地之理亦至精矣而數不足多也使言數必如言理聖人於易書蚤已言之矣

上篇言理數之原本此篇言理數之條目支節通

徹合一詳悉論之惜乎聖人繫十翼時有請益如
或問者使其言與桂山相印證然桂山自言言所
不言亦從聖人已言得之真心得之學詣

太極圖說論儒論五十四

或曰周程張邵有宋大儒至言性言仁言理言數亦
如言有言無與孔孟多殊旨諸儒願學孔子而猶若
此其于聞道爲何如者耶余曰諸儒于孔孟之門皆
能知能行之人也其淵源所自吾不知果出何人亦
其深造而自得之耳然以比于曾子子貢親承一貫
並稱問道之人百世而下亦未敢以爲然也道可與
知未可與行謂之不能行則不可不可并謂之不知也
可與適道未可爲問道者謂其未能問道則不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九 桂山堂
謂其所行於道遠而遠之者也蓋間有淺言之
者多聞多見是也間有深言之者朝聞夕死是也聖
人之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以其知至不惑也豈前此
十五志學三十能立非知而何以學非知而何以立
耶不惑之知聖人窮理已至之知也五十而知天命
以其知至天命也豈前此四十不惑猶未能知天者
耶知天之知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知也此子
貢之多識不至一貫不可謂之問道曾子之忠恕不
至一貫不可謂之問道也假使子貢曾子生周程張

邵之時本吾聖人之道取百家二氏之說一一推求
之有指而斥之者矣寧有進而與之者乎有辨其非
而獨明其是者矣寧有疑其是而謂未盡非者乎使
二子而於吾所爲道吾所爲天之外猶有一毫有無
疑信之間一若雅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是必以聖
人之道猶未至而所謂道一者猶未爲定論也以是
而親承一貫可謂之聞道之人不可謂之聞道之人
耶此可以明四儒學問知行分量之所及矣吾程子
語介甫曰公之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辛

桂山堂

言極其分明如某則上尋相輪辛苦登攀直至十三
級雖未見相輪能如公所言然我在塔中去相輪漸
近此喻聖門學道之人爲其切蓋能知之人不可即
謂能行之人能知能行之人未可即爲聞道之人故
一貫之說人人皆聞其不知者固有其知之一如不
知者自古及今不獨孔門一堂爲然也乃程子又言
介甫只是說道纔說道便不是道夫說道而不是道
五經四子書無一字一言不是道謂之無一字一言
是道可乎此與伊川言道而可樂則顏子不樂之說

一也蓋道之有說卽學之有講也不講不明求知之
一法也於道之得不得何礙焉且得道而樂爲非樂
樂何事耶色耶聲耶貨耶利耶道之所不有也功名
耶事業耶欲之樂之非性分之樂也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于心其面粹然其背盎然四體不言而喻樂
則生生則烏可已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斯真性
分之樂也卽欲以浴沂風舞活潑潑地當之然其樂
亦從性分之源本所流行而見之者也今反舍其源
本而但尋其末流可乎不可乎孔子浮雲富貴以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壬

桂山堂

不義也不義而不樂義則不富不貴而吾之所樂自
在義中苟舍仁義禮智根心根性而非樂必以心無
其心性無其性爲極樂其樂非吾儒之樂其道非吾
儒之道矣孔顏果別有所樂是孔顏獨樂之樂不與
人共樂之樂數千百年不傳之秘妙七十子之徒終
日親炙而不能得之者必俟後儒等求而始得之亦
必不然之理矣紫陽嘗非象山似禪宗以其說到指
歸只是不說象山曰舌機鋒秘而不發此宗門誑人
之餘伎耳程子只認向上一着聖人不曾說不肯說

所以有予欲無言之歎。不知聖人未言予欲無言。以前既言予欲無言以後。無日不欲無言。無日不能無言。雖至老而剛書贊易。無一非言。無言一歎。亦吾無隱爾。無行不與之義耳。卽四時行百物生。不言之言。如子貢自能喻之。若乃學道之人。功候已至。一呼一唯。原無多言。又豈掃却語言文字。而始於不掃却語言文字。而不然者。耶。宗門翻釋迦之案。立頓悟之法。於吾道了無干涉。今必以纔說道便不是。道纔說性便不是。性纔說樂便不是。樂爲聖人亦有向上。一着。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氏之仁。氣質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必以告子釋氏言性。而不知其入于告子釋氏之性。皇極言數。何必本道家言數。而不知其入于道家言數。豈真以釋氏告子陳搏之徒。所授受有加于聖人之言耶。惟其生平學識所到。見聖人理一分殊。爲是又見民胞物與。爲是遂若墨氏兼愛。釋氏平等。其論仁未盡非也。于是西銘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吾自論其仁。見聖人言人性本善。爲是又見氣質之性。爲是遂若告子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釋氏心無其性。無其性。其論性未盡非也。于是遺書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其性。見聖人大易言數。爲是又見天地陰陽萬物變化。一一有數。爲是遂若希夷之所指授。李种之所通傳。其數未盡非也。于是皇極經世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其數。故凡四子所論說。而著爲成書。非謂知其道爲曲學異端。而必有取乎爾也。亦非謂知其道爲曲學異端。而必無取乎爾也。亦若以吾于曲學異端棄其粗。而擇其精。斥其非。而存其近。是以補古聖所未全。

借實所未備自以為見道之至而立言者也而不知道一而已矣開天之聖人聰明睿智天寶纘之究性命之根源窮道理之極至于聖以是傳心百王以茲立教歷數千百年來使堯舜於是道猶有所未全必俟禹湯從而全之文武于是道猶有所未備必俟孔孟從而備之則是開天之聖人於性命未問之先究其根源猶非根源于理道無名之始窮其極至猶非源至于聖百王通相祖述原有未全未備必俟數千百年後又有過于開天之聖人別立一大千吾道大太極圖說論卷之十 西 佳山堂

傳之秘旨耳所以然者由有宋諸儒未嘗以從事老佛為諱雖曰求之無所得舍而去之究于有無虛實之間不能破其樊籬決其根底斬關而出獨立無倚為聖門砥柱人耳昔孟子之闢楊墨也不過為我兼愛之說耳乃至比于無父無君斥為禽獸而距之豈其無所為而然耶四儒於二氏未嘗不辭而闢之亦惟曰吾但取其迹而闢之已足以闢之矣至其言心言性是何心何性亦徒相與推而入于虛無寂滅無窮無極中指一無以示之使人終其身于杳冥昏默求之了無歸着既不能破而出之自必折而入之亦其勢使然也周邵論釋氏絕少多本道生天地立言故周子無極之說棄而猶存邵子太極之旨推而益上彼四儒之闢二氏豈不知孟子之闢楊墨如是其甚耶天下之理疑于彼者必其不能信于此也執其兩者必其不能致其一者也故聖人之上達止于下學達之而諸儒必于上達求之聖人之不言無即于言有有之而諸儒必于言無求之誠能不惑于二氏之能獨信吾聖人其于一貫之旨又豈必聖人呼之

而後知不呼而不知之耶○余嘗謂有宋諸儒其能篤信聖人者惟紫陽一人而已○非徒集註經書一字一語闡明道理而言也○卽其推崇諸儒所著成書必廣引曲解○求無倍謬于聖人○尤足以見之○如民胞物與○伊川爲其理一分殊○紫陽卽以理一分殊解之○張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紫陽卽以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解之○邵子推步之學○鮮能通曉○紫陽卽以生死盛衰○自有此理解之一如無極太極終以無形有理爲解○不欲使人顛撲破碎而後已○然究竟于無極未嘗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山堂

疑二程不說微意○論理一而分殊未嘗不知○人須于意言之外○求之論氣質之性○未嘗不以天地之性卽壁在氣質之中○論繼善成性○未嘗不謂橫渠見解有差○論康節更易四象○未嘗不云彼要如此○說終以術數歸之○此非篤信聖人○安能于可以引歸孔孟處○無不引歸其不能引歸孔孟處○又未嘗曲爲引歸而微以已意申說之○豈紫陽智識學力能遠過四先生哉○亦其篤信孔孟之道○至切至實○故于疑似之間○一不爲之耳○非既信其人之說○而又疑之○既疑其人之

說○而又信之○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或曰○吾子論紫陽有功于聖門○其傳道解惑○較周程張邵爲尤大○而象山之徒○多以紫陽晚年反約追悔○前非近世儒者○又多以紫陽註書○執已見說詩論易○增補聖言○移易章句○訾議未有已○何耶○余曰○五經四子○漢儒止有詁訓○使人自通曉其義理而已○至宋儒始取其義理而發明之○如周程張邵所著成書○多發其精蘊○又各立講堂○教授生徒○孔孟之道○大著于天下○紫陽又從而句櫛字比○爲之集註○無非使後生小子○習其讀而知其意旨之所存○卽有增補移易○以已意爲聖賢伸說○非如漢儒擬經作傳○自由已見不知而作者○可比也○卽解易多主君臣立說○亦本二與四三與五貴賤遠近不同言之○凡諸卦爻說象數少說理道多○亦本夫子贊易以明理爲主○惟解詩含小序○而鄭衛多歸淫詩○馬氏端臨論辨最爲精析○雖執已見○亦爲後學講解○惟求不悖于理而已○矣○後儒摘其一字一語○詆毀不已○又援引古本○以更定爲非○蓋自秦火焚書○經子諸書散失○紊亂考訂敘次意○在嘉惠後人○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山堂

于○道○理○無○乖○離○自○執○已○見○如○馬○端○臨○論○詩○序○委○曲○詳○
 盡○而○論○辨○之○假○使○紫○陽○得○見○是○書○未○有○不○飽○首○歎○服○
 舍○已○而○從○之○者○也○觀○其○改○大○學○誠○意○章○始○瞋○目○其○虛○
 心○查○志○以○求○無○憾○而○後○卽○安○孟○子○而○後○篤○信○聖○人○亦○
 罕○其○倫○擬○已○後○儒○不○祭○猥○以○晚○年○與○象○山○書○悔○其○前○
 此○聞○見○着○力○此○乃○從○事○象○山○之○徒○以○管○窺○之○見○而○附○
 會○其○說○耳○紫○陽○生○平○非○博○學○于○文○安○得○反○約○而○弗○時○
 于○道○學○問○有○進○有○舍○自○是○如○此○何○悔○之○有○象○山○尊○德○
 性○爲○生○自○視○智○力○高○于○紫○陽○以○程○子○與○介○甫○說○相○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禾 桂山堂

言○之○恐○亦○未○能○免○此○後○之○人○奉○孔○孟○之○教○而○論○定○諸○
 儒○學○力○以○紫○陽○賢○于○象○山○亦○非○阿○私○所○好○者○也○嗟○乎○
 孔○孟○而○下○二○氏○之○教○浸○淫○千○七○八○百○年○吾○儒○之○傑○出○
 者○無○不○出○入○二○教○中○宋○如○象○山○明○如○文○成○不○免○爲○人○
 所○指○摘○然○亦○終○不○能○奪○所○守○若○明○世○陋○儒○作○原○道○評○
 論○推○諸○聖○人○之○上○而○尊○崇○之○甚○矣○吾○聖○人○之○道○如○日○
 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階○而○升○于○此○不○尤○信○哉○
 二程張朱闢佛氏之說甚多止能關其與聖人顯
 然異者耳至其心之所許爲畧同者自在也然終

不若明世沈士榮管志道直以佛爲聖老爲智聖
 爲仁之謬妄一至于此也讀此篇論當知辨其非
 又明其是非責備賢者又爲賢者諱也專爲開先
 聖放淫辭而發其心良苦當仁不讓聖人有言豈
 若左程朱而右王陸山奴入主之言耶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五

或曰吾道之大一本于天孔子謂一以貫之孟子謂道一而已百家之說亦稱小道於道亦必有所本二氏之徒言道德言心性未嘗不言天使道有二道則天有二天命亦有二命聖有二聖性亦有二性以之治已則學有二學以之治人則教有二教而天地何可以恆久民物何可以生生夫子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者不其然乎吾子以吾道之實有斥二氏之虛無乃二氏又未嘗不言彼之實有人信其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三 佳山堂言虛無已若此况彼言實有而不尤信之自非更言彼之實有亦非吾之實有可得入吾道而亂之而吾道之爲一道雖孔孟未嘗親見二氏而放之斥之一如孔孟之放之斥之而吾道自嘗尊于天下余曰吾道之嘗尊于天下由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無不共知之而其由之者也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常尊于天下始可謂之常尊于天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未嘗不常尊于天下而不可謂之常尊于天下其源流本末豈無故而然哉以堯舜

禹○湯○文○武○之○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不○共○知○之○而○共○由○之○者○也○堯○之○傳○舜○人○知○堯○知○舜○爲○聖○人○而○傳○之○也○不○知○陶○唐○氏○之○民○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舜○之○爲○聖○人○而○樂○其○傳○之○也○舜○之○傳○禹○人○知○舜○知○禹○爲○聖○人○而○傳○之○也○不○知○有○虞○氏○之○民○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禹○之○爲○聖○人○而○樂○其○傳○之○也○堯○崩○而○舜○繼○之○舜○崩○而○禹○繼○之○堯○舜○得○而○知○之○而○主○之○者○也○舜○避○堯○子○于○南○河○禹○避○舜○子○于○陽○城○堯○與○舜○不○得○而○知○之○而○主○之○者○也○而○天○下○之○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此○非○其○民○人○知○其○爲○聖○人○莫○不○敬○而○信○之○而○能○如○是○乎○至○禹○之○傳○子○既○嘗○薦○益○于○天○禹○之○所○得○而○知○之○主○之○者○也○而○天○下○卒○爲○啓○有○禹○之○所○不○得○而○知○之○主○之○者○也○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豈○非○其○民○人○人○皆○知○益○之○賢○不○必○加○于○啓○莫○不○以○啓○爲○吾○君○之○子○相○率○而○奉○之○乎○至○于○湯○之○放○桀○武○之○伐○紂○此○二○王○者○皆○奉○天○而○行○者○也○乃○天○下○之○民○東○征○西○怨○崩○角○稽○首○如○是○者○非○人○人○知○其○能○爲○生○民○主○翕○然○而○從○之○乎○以○至○舜○之○側○微○河○濱○雷○澤○從○而○化○之○

秦伯逃荆蠻徙而歸者數千百人類如是也由是言
之唐虞三代之民無智愚賢不肖有一人不明于大
道而能如是乎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夫民也而至以天歸之亦以民之心即天之心民之
道即天之道而已矣且不特此也伊尹之放太甲也
非臣道之常也其放之而又復之也亦非臣道之常
也民何庸知之放之而大悅反之而又大悅於人言
之尚有其君不賢臣可放廢為疑而當時之民竟無
見于韋顧昆吾無君臣上下如後世操莽篡弑之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為而人人信伊尹之志如信其家人父子而能如是
乎且不特此也古之帝王以此道修其身即以此道
教其民無二道也上則有師保以論是道于朝下則
有學校以施是道于下故人主聽政自公卿者艾而
下瞽史瞽瞍獻箴獻典以至百工庶人執藝傳語豈
有他哉上下相知相守一道而已是道則從非道則
逆所謂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非歟下至春秋天子失
德列國雄長齊桓晉文猶假王道以維持之道墜教
淫禍亂滋熾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雖亂臣賊子

離天而為之未有不因其君無道民弗堪命而得行
其志者也至戰國殺人人如刈草孟子猶得而稱之曰
民為貴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以其民雖非如聖人之
徒行仁行義知性達天之民其于人倫天德成已成
物之道未嘗不大明于天下也子於此而推論之雖
世之治亂人君之賢否有不同而道之為道有二道
無二道道自在上者失其道統而教統亦失既不
足以作君又何足以作師大道不明人心放軼處士
橫議學術偏邪穿一隙之小明測天地之廣大執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端之知術迂聖人之化神欺天侮聖惑世誣民嗟乎
使春秋戰國時必俟堯舜復生禹湯再出而無孔子
繼其統于前孟子明其教于後舉天下之民不至流
于異類者幾希矣然而孔孟之所承者師統也非君
統也堯舜禹湯文武作君而作師養之教之其不率
不勉者變化之其奇袤左道者誅之戮之其時上下
之人奉一道猶行一路而已孰敢不由焉其化天下
猶化一鄉而已安有不成焉至于孔孟修身立行著
聞于一邦漸被于四國本先王所傳之道法明時君

所布之政教以行其道于天下又安得如堯舜禹湯之爲君天下之人無作奸而遵王路端拱于上而化成于下哉然其所以敬承道統憂世覺民一若死生以之者惟在黜異端排邪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故夫子於圍匡之日未嘗知其不死于患難而不畏之也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采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其生死任道也如此其時之百家小道亦間有之而二氏之教漸有其端如子桑伯子之簡近于黃老或人以德報怨之說近于釋氏孔子已斷斷然戒之不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卽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不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卽曰小人不知天命狎侮大人其所上告君卿下訓弟子者有一不本于千聖百王相傳之一道而爲道者乎至孟子則無一不願學孔子而爲之者也以距詖行放淫詞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致痛于人之入禽獸以天之生民有我則治無我則亂當之而不辭者亦以此道爲天之道聖人之道天下人古今共由之道天之生我舍我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語

桂山堂

誰而使一二詖行邪說之徒一言得而入之一教得而繼之不獨上愧守先待後之古人天下後世必有謂吾執德之弗弘信道之不篤不得爲聖人之徒不俟人之追論而懼之矣今吾子猶以吾之實有卽能勝彼之虛無未必能勝彼之實有吾又安從舉大聖賢人不言之道于道之先不言之天于天之上取彼所爲實有者而破之乎古之聖人莫如庖犧氏非天之聖人乎於河之出圖不過點畫而已仰而觀象日月星辰而已然豈徒日月星辰而已哉俯而觀法山川草木而已然豈徒山川草木而已哉又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然豈徒文與宜而已哉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豈徒身與物而已哉雖神明之德可通又何有于可聞可見者乎雖萬物之情可類又何有于不聞不見者乎夫以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生特出之一人盡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義理于卦畫因重之中莫不有以傳之而示之使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可測之義理未經宣洩必俟又有聖人補其未備發其未言是此易之卦畫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語

桂山堂

止上古相傳不全不備之書而已矣。何以夏之連山商之歸藏相守相傳而迄于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外而發明之使于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可測之義理未盡宣洩又必俟後有天生聖人補其未備發其未言知三聖所成之易猶為不全不備之書何以孔子彖象十翼中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外不過舉三聖所畫所繫之成書一一取而發揮之而一言以蔽之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桂山堂

易有太極乃二氏之徒有何知何識能窺測吾聖人是何意旨徒指聖人于天地之先未嘗不言太極生兩儀與彼有生于無真存于空之說亦復何殊嗟乎彼華山道士鶴林老僧皆二氏傑出之徒也使二氏果有是有生于無真存于空之道二氏之徒自能言之自能發之又何取乎孔子太極一語而剽圖剽說以明之且二氏之徒指虛無而談玄妙極其意之所至何所不言又何取此一語強為孔子亦言太極何必不言無極而繆引以相矜重乎此可知其舍吾實

有而○言○虛○無○自○知○其○言○虛○無○必○有○所○不○足○也○不○得○不○舍○虛○無○而○言○實○有○又○自○知○其○言○實○有○亦○必○有○所○不○足○也○不○得○不○強○引○聖○人○之○一○言○以○証○之○亦○可○曉○然○而○喻○矣○子○必○以○彼○之○言○實○有○取○吾○之○實○有○而○破○之○吾○終○不○與○子○言○則○吾○向○所○為○道○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道○天○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天○子○之○惑○終○無○已○時○無○已○又○安○得○不○即○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苟○人○知○二○氏○之○實○有○亦○二○氏○之○實○有○非○吾○儒○之○實○有○庶○二○氏○之○虛○無○亦○二○氏○之○虛○無○非○吾○道○之○虛○無○吾○道○之○止○有○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桂山堂

有而更無虛無吾道之為一道從可知矣

要破二氏之實有先明吾道之實有以實有較實有其實有可破又何所容其虛無哉立言有本桂山自占地步着實處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一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六

或曰願聞卽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者何如
余曰老氏言有極之生于無極也猶佛氏言有之爲
無又必言無之爲有也吾取老氏之有極無極言之
卽佛氏之言無言不無亦可得而見矣太極者吾之
所爲有也老氏亦以爲有者也太極無體以天地爲
體此吾之所爲無而有者也老氏以無極爲無體太
極爲有體無極爲真無太極爲妙有以故太極能生
陰陽立天地爲無極所自由也若佛氏則并吾所爲
太極而不言矣其所爲本覺乃有天地有人之根
本猶道家之言無極也有而無者也夫本覺本有不
可得而無者也而彼無之自不得不以所爲無者又
不無之而爲真無之說也今卽以彼言無極者
言之其不以吾太極之無體爲無者以太極在吾陰
陽二氣中爲有也且以太極在二氣之先生陰生陽
立天地而爲有也安得不又有一生太極之無極乎
佛氏止言無不言生以老氏言無不能言不生則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獨有極必生無極亦必生故必以彼之本覺本有而
無之而言無生不獨空一切人世之有而無之并空
天地二氣之有而無之惟至不能言真無反言真有
言真有不生故其言不生能言不生不滅不
能言不滅不生自然之理也吾卽其言取而譬之其
言太極猶人之言有父也其言無極猶人之言祖也
又言無無極猶人之有高曾也人之高曾祖父雖不
同而謂父非祖所生祖非高曾所生可乎以喻彼之
言道有無雖不同而謂有非無所生無非無所生
可乎以喻彼之言天雖吾言天地彼言天上地下不
同而謂吾所生之天非彼所生之天彼所生之天非
彼天之上所生之天可乎然則同一道也同一天也
同一有之道卽無之道也同一無之道卽有之道也
猶之同一人之高曾同一人之祖父也其名雖不同
其實則一也故老氏所爲無之道自存于無而言無
可也何以不能自存于無浸假而生吾太極矣佛氏
所爲無之道自滅于無而言無可也何以不能自滅
于無浸假而言無又浸假而言有亦如吾之言有矣

而不知太極者○吾之所有○卽吾之所爲○無而有者也○
吾不徒從陰陽得而知之○且從陰陽得而見之者也○
若無極○若無無極○則吾不得而知之○又安得而見之○
若無○若無無○若無無而不無○則吾不得而知之○尤不
得而見之○吾不得而知之○吾不得而見之○吾亦直謂
之無○而可矣○二氏必起而爭之○曰是烏可以不知不
見而無之哉○老子曰○必有無極○斯有太極○爾不能知
不能見○而我能知之○而見之○佛氏曰○必有有斯有無
必有有之無○斯有無之有○爾不能知○不能見○而我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知○之○而○見○之○嗟○乎○彼○二○氏○以○吾○不○能○知○不○能○見○吾○不
能○以○所○不○知○爲○知○以○所○不○見○爲○見○謂○吾○不○能○知○不○能
見○固○然○無○足○怪○然○吾○卽○以○彼○之○所○爲○知○以○爲○知○所○爲
見○以○爲○見○譬○之○吾○雖○不○見○爾○之○高○曾○爾○之○祖○卽○以○爾
之○言○高○曾○言○祖○者○爲○高○曾○祖○猶○吾○不○見○爾○之○言○無○言
無○言○無○極○言○無○無○極○卽○以○爾○之○言○無○言○無○無○者○言
無○言○無○無○卽○爾○之○言○無○極○言○無○無○極○者○言○無○極○言○無
無○極○若○是○者○何○也○以○吾○雖○不○見○爾○之○高○曾○祖○猶○及○見
爾○之○父○吾○止○知○爾○之○父○爲○吾○所○見○吾○卽○以○爾○之○父○爲

實○有○卽○以○爾○之○高○曾○祖○爲○實○有○猶○吾○既○以○道○之○太○極
爲○實○有○卽○以○道○之○無○道○之○無○無○道○之○無○極○道○之○無
極○爲○實○有○無○不○可○也○使○爾○之○高○曾○爾○之○祖○五○官○百○骸
與○爾○之○父○不○同○類○之○人○吾○必○求○爾○之○高○曾○祖○父○是○類
非○類○而○疑○之○而○信○之○苟○爾○之○高○曾○爾○之○祖○猶○爾○父○五
官○百○骸○之○人○吾○見○爾○父○猶○見○爾○之○高○曾○祖○亦○何○異○之
有○哉○以○喻○吾○有○之○道○與○爾○無○之○道○非○吾○之○天○所○體○之
道○與○爾○之○天○殊○體○之○道○則○吾○必○求○爾○之○有○爾○之○無○是
類○非○類○而○疑○之○而○信○之○苟○爾○之○天○猶○是○吾○天○所○體○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四

桂山堂

道○更○無○所○爲○與○爾○天○殊○體○之○道○吾○見○有○之○道○於○吾○之
天○與○爾○見○無○之○道○于○無○之○天○又○何○異○之○有○哉○而○無○如
其○不○然○也○彼○之○言○無○言○無○無○言○無○無○極○言○無○無○極○非○有
所○爲○高○曾○祖○也○亦○不○過○以○吾○太○極○如○一○父○增○其○名○爲
高○曾○祖○而○名○之○耳○故○吾○之○太○極○一○生○生○之○道○之○太○極
非○生○生○之○氣○之○太○極○也○若○無○若○無○無○若○無○極○若○無
極○二○氏○止○如○言○氣○者○言○生○不○生○吾○烏○得○而○知○之○哉○此
老○氏○言○無○極○言○無○無○極○未○嘗○不○歸○吾○太○極○而○言○有○釋
氏○言○無○言○無○無○又○未○嘗○不○歸○吾○有○而○言○真○有○天○下○之

理有則爲有者以其有本不無者也無則爲無者以其無本不有者也二氏苟言無則不獨有者爲無卽無者亦無苟言有則不獨無者爲有卽無無者亦爲有今老氏之無至無極矣猶不免于生有極又安得言無釋氏之無至無矣猶不免于言有又安得言無生故其爲有彼亦自以爲一毫之有非無窮無極之有也而不知無窮無極之有已于一毫之有而有之矣何者有至無而不能無猶生至死而不能死也草木之根芽一絲之微耳至于尺至于丈至于尋丈皆一絲之根芽爲之也二氏之道猶栽草木于土膏之內惡其易生移而栽磽瘠不毛之地爲其根芽不復生矣至天地陽廻之日其根芽穿地而出不至尺寸尋丈而不已自然之勢也此二氏之守氣而言有生離氣而言無生本不知道爲何物而徒于氣求之意亦可哀也已由是言之太極之實有卽無極之虛無太極之虛無卽無極之實有彼卽言彼道之虛而又虛無而又無亦猶言彼道之實而又實有而又有而已矣乃二氏不知也終其身求道于氣而言生言

死自願自倒于言無言有之中究不得其要而遺其教于天下使其徒求之有而不得則又求之無求之無而不得則又求之有求之生而不得則又求之無生求之無生而不得則又求之有生由其生前之宗祖各以穿鑿爲聰明其死後之支流更以附會爲怪幻極荒誕無稽之說補前人之缺陷竟免于推求其驚聞駭聽之事誘愚鄙之信從以中其妄想言言無又言非有非無言生言死又言無生無死絕無落可以追尋只藉游談使難捉摸以致唐虞三代之小人死守聖賢之教而有餘者今死守其教而有餘其爲害也使家國天下減數十百萬背王道之民力其害猶小以致唐虞三代之君子篤信聖人之道而不足者篤信其道而有餘其爲害也使家國天下增數千萬億背聖道之人心其害又何可勝言哉有主持世道之責者漠然無動于心嗚呼使孔孟生今日其能已于木鐸之流行放距之辨說哉釋氏之言無從人之有言無耳其徒遂謂佛以無爲宗旨釋氏言無又言有亦以補救其言無不能

無耳其後又謂非有非無爲佛氏無而不無宗旨
或謂其言無言有其徒之補救亦如之桂山直勸破
故彼之道必不能無自不能不又言有彼之道必不
之能有自不能不言有爲真有無爲真無然後以二
洞氏言有言無止認有無之迹而言之不知有無之
爲理而言之二語判定千百年來不定之案千迴百
折其語似寬其意彌緊縱筆萬言一氣呵成如崑
崙湧泉瞬息千里奇絕妙絕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七

或曰愚嘗以聖人言有不言無之說以立教垂訓之
故辟猶杜鎬言河圖洛書從無言有聖人神道設教
之意耳今子剖析有無至理雖天之上地之下其理
洞然如指諸掌彼二氏者亦號爲傑智之人是知其
爲道而爲之抑不知其爲道而爲之者耶余曰此亦
二氏不知而爲之耳苟能知之則弗爲之矣然人止
知其不知無之非無而爲之耳而不知由其不能知
之爲有而爲之也其不能知有之爲有者以其止

知有之爲有而不知無之非無也又安能知天下止
有有之爲有之爲道必無無之爲無之爲道哉故二
氏之言有言無亦自言其有無耳豈知吾道之所爲
有無者而言之耶今卽以老氏之治天下言之謂吾
聖人仁義禮智以有爲治天下不足以治天下自謂
大德不德大仁不仁以無爲治天下一若惟老氏知
之惟老氏能之而不知吾聖人之大德不德大仁不
仁卽在吾聖人爲仁爲義之中所爲無爲卽在吾聖
人有爲之中彼有虞氏豈非有爲之主以仁義治天

下者耶。老氏止知後世失仁失義。執仁義治天下之人而追咎之。此因噎廢食之見也。猶可謂知治者歟。由其言治以推其言道。止知聖人以有極言極不知波之所為無極者。即在吾有極之中。况又有所為無無極耶。此可謂知道者歟。若佛氏不知吾聖人之道而自立其說者也。彼固不知所為治天下未嘗不知有其一身其所空色相。即在吾謹四勿踐形色中。彼不知吾能有之者。何以故而彼不能有之。吾何以故必欲無之不欲有之。以至欲空色相。并以空色生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九 桂山堂

空之以生為苦。以死為樂。卒于求無生而不能無生。求空寂而不能空寂。既不能知吾道之為道。又安能知彼道之非道。既不能知彼道之無。而有者是有。又安能知吾道之有。而無者非無。其不得不以寂滅為旨歸者。亦充類至無可充而為是說而已。晉王輔嗣習老莊之說。能為有無之言者也。其答裴徵有聖人體無無。又不可為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恆訓其所不足。其言雖非至言。然言聖人體無是能知聖人不以無為無。而以無為有之體。此可謂知聖人

之言。有不言無者矣。惟無又不可為訓。言必及有。是其言無。猶老氏所為無。而非聖人所為無者也。不知天下之所為無者。皆天下之所為有者也。非歲時之既逝。人物之已亡。不可言無者也。又何無之不可訓為哉。至言老莊未免于有。恆訓其所不足。此非深于老莊。不足以測其底裏。若此也。彼以有其身為累。則欲無其身。以有天下為累。則欲無其天下。既不免于患。其有以生而不能久也。必求所以久。其生以死而不能不亡也。必求所以不亡。其死不免于患。其不亡此吾所為以有無之迹。言有無而不能通有無之理。言有無者也。佛氏有無之大旨。亦不過如是而已。然輔嗣能言老莊之底裏。諸儒探討佛氏。無一人如輔嗣。以佛氏不能有其有。自不得不言無。亦以恆訓其所不足。為言者為足。慨也。故佛氏舍一切有。而言無。其無之為無。至無可推求。處惟有自遁于空虛寂滅中。引天地而同歸寂滅。惟彼常存不毀。更出世而度人世之人。亦惟有相與歎其說之無窮無極。若此。又安能如輔嗣折老莊申論不已。是訓其所不足耶。嗚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十 桂山堂

呼○今○吾○儒○之○言○有○無○者○莫○不○以○無○之○一○字○推○以○歸○二○
氏○而○言○之○而○不○知○二○氏○之○所○為○無○者○非○無○也○有○也○有○
而○必○以○無○求○之○者○不○能○有○其○有○也○夫○不○能○有○其○有○自○
不○能○不○求○其○無○人○止○知○其○所○求○之○無○是○無○矣○而○不○知○
所○求○之○無○非○無○也○以○彼○不○能○有○吾○之○有○而○無○之○又○安○
能○有○彼○之○無○而○有○之○哉○且○彼○明○明○有○是○心○而○無○之○此○
無○之○者○誰○明○明○有○是○性○而○無○之○此○無○之○者○誰○使○其○反○
而○自○問○有○不○訝○然○于○吾○之○必○舍○是○有○而○無○之○者○非○此○
心○無○之○耶○則○吾○之○必○取○是○無○而○有○之○者○非○此○心○有○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耶○一○無○一○有○之○前○登○得○謂○吾○有○之○而○心○為○有○吾○無○之○
而○心○為○無○者○耶○聖○人○之○言○有○也○以○其○本○有○而○言○有○非○
聖○人○以○為○有○而○有○之○者○也○由○一○已○以○及○天○下○無○不○知○
之○故○其○有○心○有○性○雖○以○無○言○之○非○不○可○也○而○必○不○可○
以○無○心○無○性○言○者○知○其○必○不○可○無○而○有○之○也○二○氏○之○
言○無○也○以○其○非○無○而○言○無○亦○二○氏○以○為○無○而○無○之○者○
也○由○一○已○以○及○天○下○無○不○如○之○故○其○無○心○無○性○直○以○
有○言○之○非○不○可○也○而○必○不○能○以○有○心○有○性○言○者○知○其○
必○不○能○有○而○無○之○也○使○二○氏○能○知○吾○之○所○為○有○則○彼○

之○所○為○無○未○嘗○不○歸○吾○之○所○為○有○而○言○有○能○知○吾○之○
所○為○無○則○彼○之○所○為○有○未○嘗○不○歸○吾○之○所○為○無○而○亦○
言○有○所○謂○逃○墨○必○歸○楊○逃○楊○必○歸○儒○歸○斯○受○之○乃○二○
氏○寧○執○有○無○之○迹○必○不○能○通○有○無○之○理○而○言○無○不○言○
有○者○亦○不○過○為○一○已○之○死○生○求○其○長○生○不○死○長○死○不○
生○之○說○不○言○天○人○性○道○之○無○不○能○言○一○已○生○死○之○有○
而○已○夫○以○一○已○生○死○之○故○至○不○惜○捐○棄○一○已○所○有○之○
人○倫○天○德○成○已○成○物○盡○性○至○命○之○道○一○切○無○之○而○不○
顧○其○無○之○為○是○為○非○且○不○惜○捐○棄○天○地○上○下○生○生○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化○通○幽○明○晝○夜○死○生○鬼○神○所○有○無○窮○無○盡○之○道○以○為○
終○歸○銷○毀○而○一○切○無○之○亦○不○顧○其○無○之○為○是○為○非○所○
以○然○者○彼○徒○以○聖○人○所○為○道○乃○聖○人○以○其○私○智○自○推○
自○測○于○無○之○中○不○無○其○無○而○為○有○之○之○說○亦○如○彼○以○
其○私○智○自○推○自○測○于○無○之○中○不○有○其○有○而○為○無○之○之○
說○耳○遂○以○聖○人○有○陰○有○陽○生○生○不○已○為○道○皆○彼○以○無○
陰○無○陽○一○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是○為○長○生○不○死○長○
死○不○生○之○道○亦○何○不○可○之○有○哉○故○老○氏○之○言○無○極○猶○
佛○氏○之○言○無○也○其○言○無○無○極○猶○佛○氏○之○言○無○無○也○言○

佛而老見言老而佛見者也彼所爲言無極生太極
獨非能生之無極乎卽無無極又獨非能生之無無
極乎有一無有一生有十百千萬無有十百千萬生
此吾所謂由無無極再推而上之終于有陰有陽一
如能生之無極而已矣彼佛氏之所爲無所爲無無
亦何以異于此哉今吾儒之與釋氏辨者徒以實有
歸已而以虛無推以與之亦不問其言虛無是何虛
無言虛無又言實有是何實有夫既不能知其說爲
何說而窮之又安能真知其道爲何道而窮之哉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如齊梁之傳釋姚察唐之蕭瑀宋之張商英號爲深
明佛法止能就彼經教因果報應敷而衍之究不知
其虛無是何指歸其實有是何妙諦徒以心傳非口
傳之說自託于逍遁之詞使天下之人墜其術中茫
乎不知所止而已矣
從來儒者執實有與二氏執虛無相攻無已桂山
論有無無一非聖人所不言無一非聖人所已言
其掃却二氏豈猶從來掃却二氏識者自能辨之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八

或曰二氏之道其言無者至此而皆有矣其言無生
者至此而不能無生矣然合有無而言之道無二道
天無二天乃與吾聖人之道殊旨若是其故可得而
聞歟余曰予以彼無之道卽吾有之道彼無之天卽
吾有之天謂無二道無二天乎彼尚不能知有無又
何論道彼尚不能知道之爲道又何論天之爲天吾
不得已就彼所言而言之耳聖人之道天道也卽所
謂太極者是也言道而至于天言止矣言天而至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四 桂山堂
太極天之道止矣乃老氏必言無極無無極吾何必
不言無極無無極佛氏必言無言無無言何必不言
無言無無非以其有可言而言之也亦以其無可言
而言之而人始知其本無可言也若使吾之太極猶
未若彼之言無極言無無極吾之言有猶未若彼之
言無言無無吾卽舍吾太極而言無極無無極舍吾
言有而言無言無無亦何不可之有哉所以然者道
之所在天之所存也吾尊天而言道苟天與道之所
在而以謬妄斥之是斥道而非尊道斥天而非尊天

此吾之所必不爲也。今二氏之言無不言有。猶必舍吾父之道。而言吾祖吾高曾之道者。何也。彼徒以吾父之道。可徵不可欺已。而欺人。而吾祖吾高曾之道。不可徵則又何樂言。吾父可徵之道。不言吾高曾祖。氏天非二天道。非二道言之假。使彼大于吾天之道。能使入吾道之中。更有裨益于吾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吾且嘆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徒。生不能親見。二氏之人。親聞二氏之道。其爲教止于如是而已。又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桂山堂

何有距之而放之。卽不然以其道入于吾道中。能使吾明人倫。不若不明人倫之爲大。合天德。不若不合天德之爲大。成已成物。不若不成已成物之爲大。而彼之道。一一如吾聖人之道。可聞可見。可信而從之。吾卽相率而爲無倫無德。無人無我之人。或稱盤古氏之民。或稱伏羲因提氏之民。亦何不可之有哉。卽不然其道。眞出于吾天吾道之外。能使天下人生如槁木死灰。死爲虛無寂滅。舉天下無聖無凡。無貴無賤之人。盡歸于亡。何有之鄉。以成其爲長生不死之

神長死無生之鬼。卽天地之大。二氏亦憫其有盡而滅度之。從是不生不滅。更不復存吾道于生生而不息。有有而無窮。吾雖欲止持吾聖人一切有爲之道。以望天下之舍彼而從我。雖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徒。尊則爲天下之君。嚴則爲天下之師。欲率一人而我從。恐亦不可得而有之也。此固予之妄言。然亦就彼妄言而妄言之。而後道之爲道。始可與吾天。之。天而言之耳。蓋道之爲道。無所謂無也。道而可無。不可以爲道矣。然道之爲道。本無者也。吾以無所謂無者。何也。無在有之中。而見者也。無在有之中。而見者。氣有而可見。道無而不可見之說也。亦有在無之中。而見者也。有在無之中。而見者。道無體以氣爲體。氣有體。尤必以道爲體之說也。若以可見而言。有不可見而言。無是不知有無者。是不知道者也。譬猶天之。一陽一陰。陽見而陰不見。遂以爲無陰也。人之有人。有鬼。人見而鬼不見。遂以爲無鬼也。天之有氣。天之。所爲有也。有道而憑是氣于其中。道不可見而氣可見者也。氣在而道在也。天之有道。天之所爲無也。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桂山堂

氣而載是道于其中氣可見而道亦可見者也○道在
而氣存也○道之有在氣之中而有不在氣之外而有
有氣即有道也○道之無在氣之外而無不在氣之內
而無無氣即無道也○必無所為無氣之天可以生其
有必無所為無道之天可以存其無者也○如以空虛
言太虛則太虛必無氣○斯一空無之太虛以寂滅言
太虛則太虛必無道○斯一寂滅之太虛又安得有
空不虛之天又安得有不寂不滅之天道哉○今二氏
曰天地有始始于太虛天地有終終于太虛夫天地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一 七 桂山堂
有始始于太虛吾不知太虛氣與道之始吾烏知天
地之始○天地有終終于太虛吾不知太虛氣與道之
終吾烏知天地之終○吾非先太虛而生之人吾能知
太虛之氣之不能離道太虛之道之不能離氣○吾烏
得而先後之而始終之哉○雖質之聖人聖人曰吾非
先太虛而生之人吾烏得而先後之而始終之哉○乃
吾儒之言理氣者不過曰以理言之氣之靈靈于道
謂道先天地非不可謂道先天地○即謂道生天地之
氣不可也○又不過曰以氣言之道之靈靈于氣謂氣

先天地非不可謂氣先天地○即以氣為天地之道不
可也○惟聖人于太虛法象中見其日流行于不息者
氣之所至道亦至焉○道之所至氣亦至焉○道不離氣
氣不離道○無先無後者此氣此道也有有無無者此
氣此道也○無始無終者此氣此道也○無論太極之上
有何無極即有無極其道已盡于太極無窮有之上
有何無即有無其道已盡于有○老氏言無極生太極
猶言有極生有極而已○徒以無與太二字分極為一
耳○何嘗于極有所分耶○佛氏以有為妄以無為真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一 大 桂山堂
徒以有與無二字分真妄何嘗知有無之本無真妄
耶○故本太極之有于天地之間有陽而為明生而為
人之道為人倫為天德為成已成物之道有命而立
其命有性而盡其性有心而存其心有身而修其身
有家國天下而齊治其家國天下至有之事莫不有
至無之理在其中○此聖人以有言有以其本有也○本
太極之有而見于天地之間有陰而為幽死而為鬼
之理亦惟此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道盡其所為家
國天下之道于已歸其所為命所為性所為心之道

賢智之人又安得而辭其責哉

桂山嘗云道必明有無而道始明讀至斯篇真使
千百年來一無字人人如歷塊結于胸中一旦洞
然消化始知天以有點有畫開聖人聖人以有道
有氣開天下人桂山以有有無無明聖與天道開
天下人真可謂補天手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九

或曰吾子言人之氣一天之氣人之道一天之道也
何以天以氣載道而行自成其爲天人以氣載道而
行不能自成其爲人老氏守氣而求所爲道釋氏離
氣而求所爲天若以人道猶未至者得無是耶余曰
此亦二氏言道所必有之說千百年來凡有智識之
人爲其所惑而不知其非者也太虛之不能無法象
也太虛與天地非有二體也太虛之以氣爲體卽以
道爲體猶天之以氣爲體卽以道爲體也無無氣無
道之太虛無有氣無道之太虛無有道無氣之太虛
也太虛與天地一氣之所分分大小耳猶天與地二
氣之所分分大小耳同一氣也同一道也無所爲空
虛寂滅之太虛也假使太虛有氣而無道謂之頑冥
不靈之太虛則不可謂之空虛寂滅之太虛也假
使太虛有道而無氣謂之有靈一如不靈不頑冥一
如頑冥之太虛則不可謂之空虛寂滅之太虛也
也無氣無道又安得有是法象于其中故太虛無氣
安得有道苟無氣而有道譬猶天之命在無氣之天

而○有○其○命○人○之○性○在○無○氣○之○人○而○有○其○性○也○以○無○為○
無○者○無○所○不○無○而○後○可○以○其○道○出○乎○氣○之○外○而○無○之○
抑○知○雖○有○鬼○神○不○能○無○氣○而○妙○其○變○化○之○用○者○自○然○
之○理○也○太○虛○而○有○道○安○得○無○氣○苟○有○道○而○無○氣○皆○猶○
天○之○日○月○有○其○明○能○繫○乎○有○氣○之○天○亦○能○繫○乎○無○氣○
之○天○地○之○草○木○有○其○時○能○生○于○有○氣○之○地○亦○能○生○于○
無○氣○之○地○也○以○無○為○無○者○無○所○不○無○而○後○可○以○其○所○
無○之○道○入○彼○無○氣○之○天○而○有○之○抑○知○苟○無○細○細○不○能○
以○迫○而○神○其○屈○伸○之○體○者○自○然○之○理○也○故○二○氏○之○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無○非○真○知○太○虛○之○本○空○虛○本○寂○滅○而○言○無○也○不○過○以○
人○生○百○年○一○切○色○相○皆○歸○于○無○而○起○也○遂○以○惟○吾○能○
知○無○之○妙○于○有○于○是○一○無○而○無○不○無○之○并○天○地○而○亦○
無○之○此○其○有○空○虛○寂○滅○終○歸○太○虛○之○說○也○而○不○知○太○
虛○非○虛○無○寂○滅○之○太○虛○終○不○可○以○虛○無○寂○滅○言○也○此○
其○言○虛○言○無○言○寂○言○滅○可○謂○真○無○矣○不○得○不○又○反○而○
言○真○言○有○以○其○不○能○無○太○虛○也○使○能○并○太○虛○之○無○而○
無○之○即○此○道○與○氣○亦○并○以○無○太○虛○者○而○亦○無○之○斯○為○
真○虛○無○斯○為○真○寂○滅○矣○乃○佛○氏○何○以○又○言○天○地○災○劫○

悉○歸○亡○有○惟○我○出○世○以○道○度○人○夫○至○天○地○萬○物○災○劫○
無○存○之○後○又○能○以○其○道○從○太○虛○中○來○出○世○而○度○人○然○
則○此○太○虛○是○有○道○之○太○虛○是○無○道○之○太○虛○耶○此○太○虛○
是○有○氣○之○太○虛○是○無○氣○之○太○虛○耶○此○太○虛○是○天○人○俱○
毀○而○不○毀○之○太○虛○大○道○無○存○而○自○存○之○太○虛○耶○吾○不○
知○其○以○虛○無○為○本○者○又○將○以○何○為○本○寂○滅○為○宗○者○又○
將○以○何○為○宗○耶○甚○乎○哉○空○虛○寂○滅○之○說○愚○天○下○之○智○
人○欺○天○下○之○學○者○迷○惑○蔽○翳○而○不○知○其○非○也○余○非○必○
就○彼○妄○言○而○妄○言○之○徒○以○一○二○莊○語○指○斥○其○非○欲○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醒○人○世○之○弊○蹟○必○不○可○得○之○數○也○豈○真○以○其○言○無○極○
無○無○極○言○無○言○無○言○有○氣○言○無○氣○言○無○道○言○有○道○
與○吾○之○有○無○虛○實○同○歸○子○以○彼○之○舍○氣○而○求○道○疑○其○
為○道○之○至○也○不○亦○謬○乎○或○曰○吾○子○之○言○可○謂○通○有○無○
徹○終○始○以○言○乎○天○之○上○地○之○下○天○地○之○中○其○道○一○以○
貫○之○矣○然○道○之○為○道○本○無○形○之○可○求○天○之○為○天○亦○何○
言○之○可○述○古○之○聖○人○其○道○之○隱○者○為○性○命○精○微○而○道○
之○顯○者○為○紀○綱○制○度○一○法○諸○天○所○為○人○之○道○即○天○之○
道○天○之○道○即○人○之○道○是○天○之○為○天○亦○如○一○人○人○之○為○

人亦如一天其道固如是耶亦有未盡然者耶余曰
天與人不同而所同者氣也人與天不同而所同者
道也天與人氣雖不同而道同則天與人可得而同
矣何者道之爲道主乎氣者也大莫大于道矣人同
其大者而小者不足言也故聖人而配天不敢以小
聖人者小天地也賢人而敬天不敢以人天地者卑
一已也小人而棄天不知棄天地者棄一已棄一已
者棄天地也而子猶謂天之道與人之道其隱其顯
有二道耶吾姑舍吾前言性命精微無一非天道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山堂

方必知天之圓而有方而地之方乃有其方日月之
自東而西也夏之行南陸冬之行北陸也此四方之
由定也東之春而西之秋也南之夏而北之冬也而
中央於是乎有焉東之木而西之金也南之火而北
之水也中央之爲土也東之仁而西之義也南之禮
而北之智也中央之爲信也合上下四方而六合之
大道于是乎定矣夫子繫易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即言天地之立本也其以
八卦配四方而以四隅雜之亦猶言四方也震東方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山堂

顯之事無一不本易道以爲之者無一不本天道以爲之者也而况乾坤易簡之德天地久大之業窮理盡性以至命變化化以盡神有一非本天道而爲之而可以爲之者耶夫知上天下地其不離乎道者如是卽極之天之上地之下不離乎道者亦如是而已謂天與人有二道則安得不以老氏之天爲一道佛氏之天又爲一道耶其如世之迷而不悟者何也天地至隱之理無不在至顯之中伏羲畫卦卽至隱之理也而文周孔子繫之以詞卽至顯之道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桂山堂

天人一道理氣一原太虛天地同一體人鬼生死同一陰陽桂山不從至顯點出那能使人人曉得至隱天地神人應共鑒之

太極圖說明道論六十

或曰然則二氏之教人皆得而指斥之矣虛無寂滅非性非天吾子論之詳矣乃自天子以至庶人莫敢以爲非道而放廢之者是誰之責歟余曰道之爲道非本天之所爲道爲之皆不可以爲道者也故有天地以來有是道以行乎其間無是道則人與天地莫與立矣此非唐虞三代聖人言性言天而道始有也雖上世鴻濛溟滓徃徃獠獠而飲食男女政教君臣之大指一鄉一黨一邑一州莫不率其自然者爲之不必知其爲天道而始爲之也至唐虞三代書史且備其道乃大明于天下耳緯書元命苞自三王以迄疏化凡十紀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其說荒渺不足信然自伏羲至顓頊二十七世約千有餘年帝堯迄周二千年間五帝三王相繼而有天下雖一治一亂爲時不同而撥亂反治其道則一尚質尚文因革損益三綱五常之大道推之五帝三王以前未之能易也迨其後如周之開朝鮮秦之開巴蜀漢之開閩越開滇黔以及蠻夷四徼之地風

土雖殊其與中國綱常之教指莫不同條而共貫當時有天下者關其疆土撫而治之一如舊所訓定不煩更張變易而服習其教化卽至東南日出之邦西北無雷之國海島沙漠重譯不通之地苟有人羣自成類聚亦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相親相敬之道以久長生養于天地之間非一本乎天之道而何以能如是乎甚矣天之所以爲天道之所以爲道乃天所以自成以成物卽聖人所以自成以成人而與天地參焉者也正世盛時其道統教統屬于君上堯舜禹湯文武開創于前夏則啟與少康殷則太甲太戊盤庚武丁祖甲周則成康穆宣繼承于後此其時有反道而誅悖道而戮者矣安所得奇衰放僻如二氏之徒背天道侮聖言自出小知小見自立一說一言謂吾道爲無上之道可以蔑聖人吾教爲出世之教可以小天地驅率天下之民力盡惑天下之人心以畔吾聖人之天道者乎故其時之人心風俗壞于上而不壞于下壞于一人而不壞于千百人壞于愚不肖之人而不壞于賢智之人壞于飢寒迫之驅而爲盜

賊之人不壞于既富且教衣食足而知禮義之人推之百千萬億年以前推之百千萬億年以後有能移易其教而人與天地猶可以共立者乎老氏生春秋時有其人未嘗著其教至晉魏而始大著釋氏入東漢有其書亦罕有從其教至六朝而始尊從之其害教傷化人豈不知之乃自天子以至庶人誦習其言尋繹其旨莫不中心悅而誠服之使天下愚鄙之夫動稱三教聖人其故何哉由二氏之道其中要害於崇高富貴之人爲多而引誘其貪瀆邪妄之念尤甚

秦皇漢武亦英傑之主也一以長生久視之說中之有不以修真好道役役然求爲神仙而從之者耶漢明梁武亦英傑之主也一以生死不滅中之有不以講經禮懺皇皇然求爲佛祖而從之者耶其時公卿大夫豈一無聞聖人之大道而阿諛其君者乎亦徒以老氏養生延年清淨無爲未爲無說至晉人資以清談舉孔孟平常習說而一掃之有幾裴頠著論而矯之者乎佛氏苦空亦極人生所不堪而王公卿相信而奉之者亦以施捨福田爲利益輪迴超劫爲長

存故重雲同泰講論不輟。雖至捨身為奴而不惜。如傳奕韓愈之抗顏而力爭者。又有幾人哉。如是而言。廢斥其教。望之後世之君臣。又豈可旦暮遇之。自非從事孔孟之徒。真能開先聖之道。息邪說。距詖行。以明道統之有傳者。何足與于此哉。漢唐以來。如荀卿。楊雄。文中子之徒。儒家之傑出者也。未窺聖人之精。深先立一己之學術。卽欲距之。放之。其力不足以距之。放之。又如董仲舒。韓愈。一二人識大道之本。原明相傳之宗旨。卽使放距二氏。徒能披剝其皮膚。不能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无 桂山堂

發聖人所未發。則曰言聖人所不言。嗚呼。過矣。夫春秋之時。孔子所爲索隱行怪。果何人耶。亦知天下必有是舍吾道之顯不索。而反于隱索之舍吾道之常不行。而反于怪行之故。以異端賊害斥之。而不能已也。戰國之時。孟子所爲無父無君者。楊墨耳。然楊氏爲我。未必無君。勢必至于無君。墨氏兼愛。未必無父。勢必至于無父。故以禽獸食人惡之。而不爲已甚者也。且異端曲學之人。其立說以倡教于天下。豈皆盜跖之爲道。妖妄之爲教哉。卽如子桑同人道于牛馬。墨翟薄其親如路人。亦皆本清淨無爲之行。仁倫教民之方。然而孔子必斷斷然辨其非。孟子必斷斷然折其謬。若是者。何哉。蓋道之爲道。有一而無二之爲道也。有純而無雜之爲道也。可以本天而爲之。不可以本人而爲之。之爲道也。可以遵自古相傳之聖人爲之。必不可入立一說。家奉一教。自用自專。求愚賤之民。從而附和之。爲道也。從事孔孟之徒。有斯道之責者。其開先聖之道。如白開其身。此乃危微之界。人禽之關之所由分也。使吾道于此而不尊不嚴。猶

本無隙之處。苟有一隙以入之。無不入之矣。無不入之。而吾所存之處。不足以自存矣。使彼教于此。而不放不斥。猶本無蠹之物。有一蠹以入之。無不入之矣。無不入之。而吾所本完之物。不可得而保其完矣。使諸儒能推求二氏之教。力為排斥。死生以之一。如孔孟之斥隱怪。斥楊墨。雖謂其功不在禹下。亦何愧之有哉。無如其不能何也。亦豈得而辭其責哉。

明天人之大道。下不得一混語。下一混語。二氏得以其似是者入之。斥二氏之邪教。下不得一恕詞。下一恕詞。附和二氏者。得以飾非者入之。孔孟攻異端。無恕詞。孔孟言天道。無混語。桂山舉此將混者。析之。恕者。嚴之。可謂善學聖人而立言者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道論六十一

或曰有宋諸儒排斥二氏亦云至矣。吾子終不以孔孟關異端歸之者。豈其未盡為非如老氏清淨無為。漢文用之而效佛氏言心性。與吾儒所見略同。未免引而近之。不若孔孟闢異端。截然黜諸吾道之外。一無所假借。而云然耶。余曰。吾嘗言管商申韓其術。稱隆中才之主。補偏救弊。資其速效。大聖賢人不屑道而巳。未嘗斥為異端也。惟與吾道判然異者是為異端。夫以其道異于吾道。而猶取之。豈其與吾異者。又存與吾同者耶。夫吾道之為道。一而已矣。既與吾同。無弗異矣。安得有同。苟有所同。無弗同矣。安得為異。今之二氏。不能直以異端放之。距之。猶以將毋同引而近之。亦其說流通于虛無寂滅中。雖彈力攻之。有所不能及耳。嘗試與子取而譬之。後世能為妖妄炫惑愚民者。大都以鬼道教人者也。符水禁咒。吹霧揚沙。驅役鬼神。昏塞天地。或假太乙天兵之稱。或託神仙怪迂之說。士大夫一試其術。坐而觀之。未有不嘆天地間原有此怪神之事。假使其書終于不得其術。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終于不用亦孰知其爲左道妖妄之所爲哉惟張魯
孫恩之徒以之倡亂于天下至于破滅而無成文成
五利之屬用以欺罔其人主卒于誅戮而不免彼魯
能真知其術之誕妄自甘殺身而爲之哉小人無知
以邪爲正以妄爲真彼方持此以動帝王爭天下孰
知求庇一身而不足由是觀之夫其身親爲之者尚
不能知其成敗若此况乎人之從旁睨之者苟不見
其敗壞若此又安知其欺妄如此哉此雖爲左道言
之亦可爲二氏引而喻之也今以天地之大道不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其實而言其虛不言其有而言其無不言天下地上
而言天上地下不言其可見可聞而言其不可見不
可聞是皆與鬼道教民爲類者也夫鬼之道亦一道
也天以陽之道治人之道陽之道也以陰之道治
鬼鬼之道陰之道也人之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
鬼之道獨無君子小人之道者耶雖張魯孫恩之徒
假鬼道以作亂文成五利之屬假鬼道以求仙亦不
過以其鬼道之非道而行乎陰者引而行之于陽夫
以行乎陰道之鬼引而行于陽道之人其必無幸也

不俟其敗壞無成而已知之矣此亦足以知天地之
大道行乎陽者必知其爲陽行乎陰者必知其爲陰
行乎陽未嘗不可行乎陰而不知行乎陽者自行乎
陽行乎陰未嘗不可行乎陽而不知行乎陰者自行
乎陰况可截天地行乎陽之道不問止求彼所爲行
乎陰之道而採之索之而况又截天地陰陽之大道
不問而自求其道爲出乎天地陰陽之外于空虛寂
滅爲之惟其生而所成之道成與不成死而所証之
果証與不証神仙之名佛祖之號修真三住之說造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詣十地之談皆憑口說無驗無終非若其他鬼道教
民立見敗露以是百千年庸愚之徒說虛說無從而
附和之不復舍而去之耳又安知聖人一陰一陽之
道知有實而已知其有虛也知有有而已知其有無
也知有天下地上而已知其有天上地下也知有可
見可聞而已知有不可見不可聞也或陽之所爲實
與有可見可聞之道而陰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
者在其中吾從陽之實與有可見可聞盡之而已于
陰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無不盡之矣或陰之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王

桂山堂

爲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陽之實與有。可聞。可見者。在其中。吾從陽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者。盡之。而已。于陰之實與有。可聞。可見者。盡之。矣。此其所爲陰陽不測。窮神知化。天地鬼神。莫能違之道也。彼二氏。舍有而專言無。舍實而專言虛。舍可見。可聞。而專言不可見。不可聞。舍天下。地。上。而專言天上。地下。一若止知有幽。而不知有明。止知有死。而不知有生。止知有鬼。而不知有人。是不獨吾聖人所爲。明與生。與人。從乎陽之道者。彼不能知之。卽吾聖人所爲幽與死。與鬼。從乎陰之道者。彼亦不能知之也。何者。使彼能知吾聖人之道。所爲幽與死。與鬼。從乎陰之道者。是何道。自必知吾聖人所爲明與生。與人。從乎陽之道。卽從乎陰之道。是何道也。蓋陰陽之道。一以貫之。未有明乎陽之道。而不明乎陰之道。未有明乎陰之道。而不明乎陽之道者也。故太極者。本無者也。老氏必從無而言。有。是豈聖人之言。有哉。聖人之言。有以太極在二氣之中。而言之。猶性命在人心之中。而有之也。彼之有之者。以彼又有所爲無而有之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王

桂山堂

以有必從無生。以太極必從無極生。以有無極者。有之也。使知太極之無。是無則無極。無無極之無。是無矣。苟太極之無。非無而有。則無極。無無極之無。亦非無而有矣。而必有是有。又必有是無。此可謂知有無者乎。而可爲知道者乎。若佛氏本覺之無。亦猶太極之本無。而有者也。而佛氏必言無。又從無而言。有是豈聖人之言。有哉。聖人之言。有以本覺在人性之中。猶太極在二氣之中。而有之也。彼之有之者。以彼白有所爲無而有之也。以其性必于空。無存。不干不空。無存。以其覺必于寂滅。存。不干不寂滅。存。以存寂滅者。存之也。使知本覺之無。是無則無與無無之所存。亦無矣。苟本覺之無。非無而有。則無與無無之所存。亦非無而有矣。而必言無。又必言有此。可謂知有無者乎。而可爲知道者乎。故老氏惡其心之不能如死灰。練一已之精氣。以存其神。吾不知其所存之神。爲天道陰陽不測之神耶。爲人道聖不可知之神耶。亦求爲長生不死之神而已矣。佛氏惡其性之不能爲寂滅。截一已之口體。以存其覺。吾不知其所存之

覺爲天命之不已之覺耶。爲至誠無息之覺耶。亦求爲長死不生之鬼而已矣。嗟乎。使天道不測之神聖。道不可知之神必如二氏練精氣。截口體而始得之。不練精氣。不截口體而不得之。是天之不能有此萬古不已之命。聖之不能有此萬古無息之誠。而其神其覺。早已先二氏而亡之。亦已久矣。此吾所爲彼不知道之爲有爲。無又安知道之何虛。何實。而吾天地聖人之大道。豈彼爲一已之軀壳之徒所能與焉者哉。故二氏之道。必不求之可知可見。而必求之不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知不可見。使天下之人一似明不能盡者。惟幽能盡之。生不能盡者。惟死能盡之。人不能盡者。惟鬼能盡之。而其大道之歸根。必曰無極。必曰無無。極本覺之立。命必曰無日。無無至究其所爲。無極無無。極所爲無所爲。無無又安在哉。亦惟指一太虛無窮無盡之空界。自以爲歸宿之地而已矣。彼又烏知太虛之爲太虛。果何如者耶。夫太虛之爲太虛。亦猶是天之爲天而已。太虛之爲體。未有不與天同其體。即與天之大同其氣。與天之大同其道者也。故天以大虛莫大

之體爲體。即以其莫大之氣。載其莫大之道。日旋運于太虛之中。無一息之少停。無一間之少斷。太虛即以天莫大之體爲體。以其莫大之氣。載其莫大之道。日旋運于天之內外。無一息之少停。無一日之少斷。夫是以往者日往。來者日來。變者日變化。者日化。生而不息。死而死而無窮。更有何物。是生于吾天之外。之物。非生于吾天之內之物。是所爲無體之物。無氣之物。不往不來。不變不化。不死不生之物。而獨有此一道。爲非天地之道。非太虛之道。并非太虛與天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天

桂山堂

以其氣載而運行之道。乃人所不可得而有之道。天所不可得而有之道。強名之曰此虛。無寂滅之道。爲二氏之所有哉。故二氏之徒。日誦其書。日奉其教。能知其所言。不能知其所不言。未嘗不疑其既言無矣。何以又言有。既言死矣。何以又言生。既言無生矣。何以又不能不言。更生釋氏比老氏爲尤虛。其荒謬比老氏爲尤甚。一切增補經教。莫非穿鑿附會。如以無人倫。上折之。則有爲子見報恩經。爲君見仁王經之說。以不孝無後折之。則有耶翰爲夫人。羅埃爲所

生之說以存心養性折之則有指入識以言心立三性而言性之說以成已成物折之則有大事因緣以度人化身馬王以度物之說言其天則有兜率聚處之天言其地則有地獄變相之地言其鬼神則有出諸天之鬼言其禍福則能奪造化之權以一已之生死度天地之始終則有風火災劫之談以天地之有盡明一已之無窮則有劫盡出世之論不空有陰有陽之天不足明無陰無陽之天于是有無熱無煩之名目不小有窮有極之法象不足明無窮無極之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虛于是有四維上下各立之乾坤無一不無者無一不有無一不有者又無一是無從事孔孟之徒有斯道之責者猶以其言無而信之不亦過乎或曰是固從事聖門之過矣抑更有任其過者歟余曰今日之斥異端與孔孟之時則又不同矣今之為異端豈徒二氏而已哉如世所傳左道邪教從四裔流入中國者不可枚舉其劣于二氏又不足言而世之庸妄人猶信而從之况二氏之以道德性命入空無而立說者耶其無志于指斥之者不過曰是烏足以亂吾道

哉一二齋然指斥之者又未能明徹吾道之是即不能辨析彼道之非譬諸政者正也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吾之所自立于道中者也征者正也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吾之所斥彼于道外者也以吾之政正彼之邪彼雖以邪為邪未嘗不以彼之邪為正吾黜其邪以伸吾正而已矣他何問焉以吾之征正彼之邪彼雖以邪為邪未嘗不以彼之邪為正吾誅其邪以反吾之正而已他何問焉故關異端與辨人物不同辨人物可舍其短而取其長可稱其長不掩其所短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早

桂山堂

孔子斥索隱行怪指其索隱行怪而斥之即庸有不隱不怪不復問之矣孟子斥無父無君指其無父無君而斥之即不至無父無君不復問之矣此與誅亂臣賊子鳴鼓辟罪而討之其義一也子言宋儒論漢文用黃老而效疑老氏教未盡非夫無為之治聖人稱之久矣豈老氏始有其道哉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蕭何為令較若畫一有不以簡靜為本旨者哉漢去黃帝堯舜已遠清靜無為老氏傳之流俗不察謂用老氏之術耳漢文夫旨不過與民休息為

大與老氏絕棄仁義使民智不若使民愚所言清靜無爲一無交涉而引爲黃治天下本之而有餘過矣如真用其術以治上古之天下猶不足而况治秦漢之天下乎至言道言性謂與吾儒略同徒疑聖人言有而不言無似猶有所未足二氏言道有無極性無善惡未必盡非種此根芽于方寸中而不能去皆賢智之過也其他褒貶予奪二氏之詞又不止此而已矣安有能如孔孟之闢異端者闢之乎雖然孔孟能闢其說而不能除其教以無其權也苟有權者既不能除之而無權者又不能闢之自必如近世左道邪教由四裔流入中國者不止一端充塞人心而已也然既爲孔孟之徒亦當以其辨說著于天下俟世之有權者一旦革而正之又烏可已哉卽不然亦使道之是非判若黑白而不爲所惑以正一時之人心而明聖人之大道不能無厚望于當世之君子也

此篇反復明斥異端專爲道止一道天止一天而非徒有無二字明其無之非無而無一有始知吾道之有其無而無一是無詞嚴而義正據實而破虛其旋轉天地之精神建鍊刻性命之識力非桂山吾雜與歸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望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二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二

或曰道生天地之說從古聖人未嘗有是言惟太極生兩儀一言乃孔子爲畫卦言之吾子剖析詳矣愚謂天地之間惟道與氣而已苟非道先氣生卽氣先道生不則道與氣並生而無先後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天地之間道與氣而已道本無體而若有體者以氣爲體而其體不可道此無以有爲體之理也氣本有體而若無體者以道爲體而其體成其有此有以無爲體之理也故道行乎陽而爲陽之體道行乎陰而爲陰之體道行乎人物而爲人物之體道行乎鬼神而爲鬼神之體苟陰陽人鬼而無道以爲體則無陰無陽無人無鬼矣苟道無陰陽人鬼以爲體則亦無所爲道矣故止從陰陽人鬼消息隱見卽以爲道在是者此不知道在陰陽人鬼之外者也舍陰陽人鬼消息隱見別以爲道在是者此不知道在陰陽人鬼之內者也蓋氣之爲氣一天地間生生不已之氣而道之爲道一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道也氣言生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上

桂山堂

者陰陽迭運之謂也。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之謂也。天下無無體之用，非道以生生不已之體，何以行乎？氣之生生不已而用之，天下亦無無用之體，非氣以生生不已之用，何以盡其道之生生不已而體之故？道之與氣，可以體用言，又不得不以互爲體用分言之也。此所爲合有無而爲一體，合有無而爲一用者也。然莫貴于道，而莫賤于氣，莫純乎道，而莫雜乎氣。莫靈于道，而莫頑乎氣，又理與氣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有物而先生，其爲物也，必有所自生，而其所自生，是生于有乎？生于無乎？自不得不以無爲所自生，然則道本無也，而道之無，又爲無之所生，是無又生無矣。佛氏出陰陽二氣，止求其所爲道之無，而存之，猶老氏舍極之有，而求生有之極于無，亦徒以道之入陰陽爲有，不入陰陽爲無，故又言無無，夫無之爲無，以其無所生而爲無也。而今言有所生，推其無之所在，不過歸于太虛，不知太虛本無，而能爲道之生，太虛不無矣。非又有言道過于老氏之說者，不足以知之也。噫，此佛氏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二

桂山堂

以老氏之無，猶爲生有之無，不得謂之無。我之無，必有生而反于無，生之無，始得謂之無。然亦止能言我以無生爲無，不能并生無之無而無之，其與老氏言無亦復何殊？自不得不反而言吾之有，尤真于老氏之有，而言真有言真有，直與真無相反矣。又不得不反而言吾之無，尤真于老氏之無，而言真無，此二氏官理言氣，言有無之大旨，雖若有不同，然究不能舍生無之道，而言有言無者也。今吾卽所謂有生于無，猶論之自必以太虛至無之中，于時無一息之氣，惟此道先從是生而後可者也。夫以太虛至無之中，能無端而生，此混成之物，謂之道，豈太虛至無之中，獨不能無端而生，此網緼之息，謂之氣，以其道主乎氣，道生氣，氣生道，並論始明。以其氣行乎道，相與生生，而巳乃以氣與道一生生不已之太虛，必言生是道，而始有是道，又必言生是氣，而始有是氣，是太虛爲道之母，此道生于無以太虛爲無道爲有之說，所由來也。是道又爲氣之母，此太極一陰陽理，卽氣氣卽理之說，所由來也。然則老氏之以太虛爲生，無佛氏之以太虛爲存，無皆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三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四 桂山堂
太虛之虛界言無耳何嘗以太虛之實理言無者哉
故其所爲無之道亦自以爲無之道而非吾聖人之
道也吾聖人所有太虛之道與氣乃道自道氣自氣
而生生不已必無是生氣之道而有之必無是生道
之無而有之者也紫陽不得已爲解之曰道之能動
能靜而生氣是所乘之機乃理搭于氣而行者也嗟
乎無論太虛至無中未有二氣之先于何乘之搭之
然非有是氣而乘之搭之又烏能不乘不搭而生之
其不得以道生天地之說遂謂明理見道之說必然
者矣蓋天下之能生者氣而已天下之能生生不已
者陰陽二氣而已不可以形而上者言也其與形上
之道何根何本而氣從此出乎使道而能生陰生陽
則不獨生天生地而已凡有陰有陽與天地同類不
同類之物皆道之所能生何必待有陰陽而後不以
生生之氣歸道而止以生生之氣歸天地哉故人必
從有天地後而求未有天地之先爲必有是理乃生
是氣以爲然即有人從有天地後而求未有天地之
先爲必有是氣乃生是理亦未爲不然也此聖人之

所以不言也必有是理乃有是氣者亦儒者言理之
大凡而未可以爲定論故聖人從理而言則以太極
先天地言之從氣而言則以一陰一陽先道而言之
亦以理自理氣自氣理入乎氣而不雜乎氣氣通乎
理而不雜乎理雖大聖賢人亦不過知所貴而貴之
知所賤而賤之以理主乎氣不以氣主乎理而已矣
彼愚不肖之流不知理在氣中一似止知食色爲性
者然以氣爲理者有之此日用不知之人也小智窄
鑿之徒徒知理在氣外一似心可無心性可無性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五 桂山堂
然舍氣求理者有之此索隱行怪之教也皆不足與
言有無不足與言理氣者也蓋天地萬物之理凡氣
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者也人之生也智足以終天
地力足以敵萬人陽之氣也一息之氣不屬焉雖升
屋而號設衣而覆靈之昭昭委而去之矣人之死也
或降神于莘或射王于鎬其隱見不測如是陰之氣
也雕檀而像之鑄金而摹之不能憑以自神者氣之
所不存道之所不存也以言乎生雖蠕動之物莫不
有飲食男女趨生避死之道非所爲小莫能破者耶

以言乎死如金之煅于火火之死于灰石之朽于土
木之腐于水雖有搏挽天地雕刻萬物之鬼神不能
入之矣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也推之災祥之理
變怪之象見于天者必于日月星辰風雲之類以徵
之見于地者必于山川草木鳥獸之類以徵之見于
人者必于人生獸體獸生人體之類以徵之苟非氣
之所存卽非道之所存其理一而已矣而况推之太
虛無窮無極中無在非氣所存非道所存以爲必有
虛無寂滅無氣無道之天而存之亦其說之流遁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六 桂山堂

至此而不能已者耳故其道不再傳而宗門之徒卽
以付燭說秘至死不說爲教豈得已哉
二氏于理氣二字原自茫然老氏認氣爲道佛氏
離氣爲道只在氣上做工夫故只做得生死二字
究之生不能長生死不能無生以其不知道也惟
將二氏不知理氣而言理氣說得明始知聖人言
理言氣爲至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三

或曰吾子合理氣而論天自天以上地以下莫不以
此理此氣而有之此亦言道之至者矣乃吾儒亦有
氣之所無虛之所極有無可名言之說其于太虛理
氣之旨似猶有未得其要歸者何耶余曰古聖人之
言氣也至于天而止矣無所爲太虛之言也以天之
氣與天之道言之自必以天之道爲虛天之氣非虛
以天之氣與地之氣言之自必以地氣有質而爲實
天氣無質而爲虛故由氣之虛以推道之虛自天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七 桂山堂
上皆謂之虛卽推至無窮無極之上亦皆謂之虛聖
人以一天盡之又何太虛之名之有哉太虛之名由
老氏而有也老氏以太極爲有以無極爲無以無無
極爲尤無則安得以有極之天爲天以無極之天亦
爲天以無無極之天亦爲天乎其不得不以天之上
之天爲太虛也有必然者矣今欲與言天之上無窮
無極之天爲一天舍彼所爲太虛而不言是吾言天
彼言太虛吾自言吾無窮無極之天彼自言彼無窮
無極之太虛言猶不言也莫若卽彼言太虛者亦與

言太虛吾言彼無窮無極之太虛吾豈與彼行遊乎
天之上乘彼道家所爲剛風者旋折層次而入乎九
重以求所爲無窮無極之太虛乎吾與彼亦仍本吾
聖人之一天以盡無窮無極所爲太虛之天而已矣
所謂本聖人之一天又豈徒仰而指吾天所爲無窮
無極相與推測度量而言之哉吾亦取共至小而易
見至近而易知者與言之而已矣所爲至小至近者
何吾言人而天見矣所爲易見而易知者何吾言氣
而理見矣今夫人之一身惟體質爲至重其吹氣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八

桂山堂

出不能浮鴻毛以吾不能浮鴻毛之氣舉吾至重之
體質超走動作無不如吾意之所之雖其氣爲之亦
習而不察者矣及乎氣乖疾作雖有烏獲之強不能
勝女子之任而舉之者非其氣之有所抑而不能自
奮耶然其爲氣也又豈獨吾一身之氣舉吾之一身
如鳥飛獸挺不疾而速如是也亦以吾一身呼吸出
入之氣乘天地之氣而呼吸出入之是以能如是耳
苟吾一身之氣與天地之氣一息不屬則其身與木
石同傾仆而不可如何矣人亦有言人行氣中如魚

遊水中魚以水爲氣而相忘于水人以天爲氣而相
忘于天人不知其爲天之氣而止知其爲已之氣至
魚脫于水而不能遊始知其遊之力乃水之力遊之
也人絕于氣而不能行始知其行之氣乃天之氣行
之也由是觀之一人之身其小如此猶必乘天地之
氣以運行况合天地之氣日運行于太虛中使其爲
太虛非一如天地廣生大生之氣與萬物呼吸出入
運萬物如運諸掌而無所難太虛雖無窮無極乎其
能與天地同其轉旋運天地亦如運諸掌而無所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九

桂山堂

以出乎天地之外而入乎天地之中吾知必有所不
足矣莊生言水之積不厚負大舟也無力以喻鵬之
搏扶搖而上非風斯在下雖欲背負蒼天而南徙豈
可得哉然而老氏之言太虛亦止言天之上耳至地
以下之太虛則未嘗言也不知天體本圓自天以上
舉之氣爲之也天之氣上浮者也上浮而至于太虛
惟有氣以相屬則不空不虛而上浮之氣不散苟無
氣而空虛焉則上浮之氣散矣散則歸于寂滅可翹

是而俟何必億萬年哉地之氣下降者也下降而至
 于太虛惟有氣以相屬則不空不虛而下降之氣與
 形不墜苟無氣而空虛焉則下降之氣墜矣墜則歸
 于寂滅可翹足而俟又何必億萬年哉此太虛與天
 地氣相屬而道貫乎中吾所為天地即太虛太虛即
 天地以太虛乃有氣之太虛非空無之太虛太虛乃
 有道之太虛非寂滅之太虛又安得有有成有敗之
 說乎哉今釋氏以天地有成有敗水火風災一切除
 去更立生人吾不知天地萬物消除殆盡將安歸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亦不過歸于太虛而已是此太虛乃天地萬物死亡
 歸宿之太虛乃真虛真無真寂真滅之空界矣吾不
 知此時之太虛自必與天地消除殆盡無所復存尚
 有何氣何道更立天地更生萬物而復有此無窮無
 極之法象乎此老氏之不言天地敗劫以其道能生
 天地於其先又何有生天地于其後惟佛氏以天地
 與人有形有氣同歸敗劫而後吾無生之道超乎形
 氣而為貴然則天地萬物消除殆盡之後佛氏所求
 與天地萬物同歸滅度之志願雖畢終不若老氏之

徒言彼之道能以無極生太極生陰陽更生天地而
 生人彼不過與天地同歸寂滅而已又何取乎無生
 之道為哉此佛氏之徒不得不又言吾昔于天地未
 毀時吾能以無生者生而出世度人天地既毀時吾
 又何難以無生者生而再出世以度人彼又安能以
 其生天地生萬物惟彼一人自以為功由是言之二
 氏所為虛無寂滅之空界當天地萬物消除之日又
 何嘗不有道焉又有氣焉可使復生天地復成天地
 是此太虛本非無道之太虛無氣之太虛無功與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劫毀與不毀之太虛有何更生一天地更成一天地
 之太虛可知矣是此太虛之為太虛亦以氣之虛而
 為虛者也亦以道之虛而為虛者也是此太虛之有
 氣猶太虛之有形也太虛之有道猶太虛之有神也
 可以虛言不可以無言者也嗟乎一太虛也乃天地
 同體之太虛豈二氏可得指為無氣無道一如死亡
 歸宿之空界而言無言無無以為惟吾之大道於是
 乎存言無極言無無極以為惟吾之大道於是乎生
 之太虛耶天下之人信之者十九疑之者十不得一

太虛二字雖出道家然止能言虛而不能言無者也老氏猶言虛佛氏直言無皆不知理氣之本者也桂山以理與氣皆虛皆一生而並生于太虛之

三

中以太虛之形與神猶人之形與神言之真起天
人一貫之道從來言理言氣能從聖人一陰一陽
謂道一語參出不可以先後言之至理千古絕識
千古奇文能無俯首至地

或曰太虛之爲太虛也。謂道之無窮無極與爲同體。猶可也。謂氣之無窮無極亦與爲同體。推極其至不免虛無窮氣有限之疑。而天地之道所以恆久而不已者。猶有說存焉。否耶。余曰。今以太虛之中而有天地之法象。立于其間。其無窮無極已。若是。况推而論之太虛之無窮無極。又何可量耶。然聖人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不言未有天地。未有萬物者。亦以太虛中有此莫大之法象。此始無窮無極。太虛中所不能不自有之法象也。非太虛無窮無極中可以無此法象。若有神焉。有物焉。于太虛至虛至無中以爲此。不可不有一法象在吾無窮無極中。而後始成其爲太虛。始成其爲天地。始成其爲萬物。始成其爲乾坤之一大法界而有之也。然吾嘗于聖人止言有天地有萬物。不言未有天地。而及有天地。亦以天地在太虛中。乃不能不自有之法象。雖若先有太虛。而後有法象。亦以有是太虛。必有是法象。猶道與氣之有先後而無先後者也。所以然者。以太虛不能無氣。卽以

桂山堂

輕清而在上者為天重濁而在下者為地太虛不能無道即輕清而上者為陽陽之道為天重濁而下者為陰陰之道為地而陰陽不測之道為神故太虛之與天地本無二氣無二道也惟太虛于渾淪一氣而自有其陰陽即于渾淪一道而各有其為陰陽之道至天地立于太虛中而天地見即太虛之天地見矣天地立于太虛中萬物亦即生于天地中而天地之萬物見即太虛之萬物亦見矣萬物雖生于天地之後亦即生于太虛天地渾淪一氣中亦不得不以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二 西 桂山堂有太虛而有天地有天地而有萬物層次而言之耳聖人言有天地不言有太虛聖人以天地該太虛而言之矣故凡太虛中之萬象森然皆以有太虛而有之者也一以天地之道該而言之二氏以聖人不言太虛遂謂聖人止知天地不知太虛二氏以聖人止言天道地道遂謂聖人止知有之道為天地而不知其無之道為太虛不過以其推測之小智於天地與太虛有無虛實開區分之耳故太虛而不有天地于其中則太虛乃一無所有之太虛有太虛一如無太

虛又何有無之足言哉惟天地在太虛中太虛不毀天地自與不毀苟使天地在太虛中而不能不毀則是太虛亦不能不與天地俱毀矣夫太虛有何可毀而謂其亦與俱毀者以太虛之不毀為其有道有氣與天地同體而不可毀也今太虛至天地毀時即與同其氣散而道亡雖有太虛直謂之無太虛可也吾儒不惑于虛無窮氣有限氣與虛不相資之說未嘗不可以其虛無歸吾天地而言虛無使知吾之天地何嘗非虛無何嘗是虛無烏得言虛無歸吾聖人而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二 圭 桂山堂言虛無使知吾之聖人何嘗非虛無何嘗是虛無烏得言虛無惟惑于二氏氣與虛不相屬之說自不能不以其虛無止歸二氏之言虛者亦言虛歸二氏之言無者亦言無而不能直斥其非也聖人惟不以太虛為虛一歸之天地而言氣以氣之為氣本虛亦與太虛同此虛之體其氣非有限之氣也聖人不以太虛為無一歸之天地而言道以道之為道本無亦與太虛同此無之體其道非不相資之道也說者曰天之為天其氣上浮上浮而至于無窮無極之太虛又

安有不散者哉。地之爲地，其氣下降，下降而至于無窮。無極之太虛，又安有不墜者哉？而不知天之爲天，雖浮乎上，而有其氣。然其氣又以下降而資乎地，以爲氣者也。地之爲地，雖降于下，而有其氣。然其氣又以上升而承乎天，以爲氣者也。天之氣，惟日降而下，雖其氣包乎地之下，其道以資乎地，而有功。地之氣，惟日升而上，雖其氣包乎天之中，其道以承乎天，而爲效。且天于太虛中，有是氣而有是道，以自運其輕清之體，而爲氣。詩所爲於穆不已，是也。地于天之中，有是氣而有是道，以自舉其重濁之體，而爲氣。中庸所爲無不持載是也。夫是以上感下應，相與而不離。上施下生，相資而不息。此諸儒之論天地，惟鄧子天地自相依附，一言爲近之。而太虛上下之氣，非徒有氣而上浮，其氣亦如天道下濟而入乎地之下，又非徒有氣而下降，其氣亦如地道上承而行乎天之上。合天地之法象于太虛中，上下交而陰陽濟，生生無已。化化無窮，以成此乾坤無窮無極之法界。安得有所爲生無之說，有所爲無生之說，憑穿鑿之私智，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太

桂山堂

謬妄之邪言，以濁亂吾天地之常，而乖反吾聖人之道哉。

聖人立言一字包藏義蘊，雖及門猶以不聞爲歎。不知其所包藏者，雖終日言之而有所不足也。桂山一字所包蘊必宜洩無窮妙義，多爲中人以下一流說法，不得不周匝如是苦心苦心。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七

桂山堂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五

或曰吾子本理氣而論天地其爲無始無終既得而聞命矣然愚以天下事物之理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莫不皆然吾子前言人以氣數有始終不能與天地比而論之然即天地之自爲天地其氣與道盈虛消息往來屈伸與人物之大小久暫雖不同其理則一也吾子以歲時代謝萬物生死論其無始無終可得而究其說歟余曰吾嘗以聖人言易推之以太虛無窮無極中有天地法象于其間乃一生生不已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太極圖說論 桂山堂

不同而其上升下降則同是天與地同爲二氣猶如同體况太虛與天同爲一氣尤爲同體吾雖欲求天之始不可得也天之始不可求則地與萬物之始又何從而求之哉惟老氏謂吾能知其始知其始生于無而已此亦老氏自分天爲有太虛爲無而始之豈有氣之太虛始於何時亦能知之耶小儒求其始自必求其終一似始生于太虛者終死于太虛者然夫以無窮無極之太虛有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其氣之輕清而爲道者即於穆不已之命其氣之重濁而爲道者即承天時行之理天地之道即太虛之道也彼不能不以成毀爲言者亦爲地之有質言之爲萬物之有質言之也自不得不以天與太虛以始與終離而言之也不知天與地其質雖不同而道則同其輕清重濁雖不同其所得乎道則同是天與地同此一道猶如同體况天與太虛同此一道尤爲同體吾雖欲求天之終不可得也天之終不可求則地與萬物之終又何從而求之哉惟佛氏謂吾能知其終知其終歸于無而已此亦佛氏自分天爲有太

虛爲無而終之。豈有道之太虛終于何時而亦知之耶。然則吾謂天地之無始無終者。吾不能如老氏立天地未生之先。而知其始。吾不能如佛氏立天地既毀之後。而知其終。吾之所爲無始無終。亦以太虛法象中一本生生不已之氣。以貫乎生生不已之道。知太虛一生生不已之太虛。天地一生生不已之天地。萬物一生生不已之萬物。推之無窮。無極。億萬斯年。無一息非生生之息。必無一息以斷之。無一理非生生之理。必無一理以間之。吾又安所見而必以有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有後有始有終而度量之不亦天下之妄人也哉。以故聖人言天道止言往來。屈伸而于萬物乃言生死。然卽以屈伸往來一如言生死者言之。謂未有生而

不死亦可也。謂未有死而不生亦可也。乃吾儒言人之生死也。則以既散之氣其氣遂盡。一若無用者。然及論鬼神又言神與氣未嘗相離。惟不以陰陽二氣分人鬼而言之。則前後論氣不一矣。不知人之有神行乎陰陽不測之中。其死而不復存者質耳。其氣則其神所憑以出乎陽而入乎陰者也。夫以一人之生

死其生也必有所自來。其死也必有所自往。故人生死而朽矣。猶有不朽而如生者。存鬼神是也。而况于天地之大乎。釋氏以天之有成敗。如人之有生死。特以地之有質。因與人之有質比而論之耳。不知地之有質。亦天覆中之一物耳。若更以太虛論之。則地尤大虛中一物之塊然者耳。故以天與太虛無窮無極之氣。包舉一地于其中。以其日息者資之養之。而有餘以其日消者變之化之。而有餘。雖有此質于無窮無極之中。一若無此質于無窮無極之中。此大易論乾坤直以二氣言者。非無謂也。故極太虛上下之間。天地法象之大。萬物芸生之衆。不過一氣有之者也。大虛有是氣。不得不有是天地。天地有是氣。不得不有是萬物。是皆大虛與天地一消一息之氣有之也。在太虛與天地以所息之氣生萬物而爲生。以所消之氣死萬物而爲死。是太虛與天地其氣亦可如人言生死而不與人言生死者。以太虛與天地本然之氣。乃生生不已。消而必息。息而必消。消而復息。息而復消。本如是其生生不已。非若人之氣乘乎陽而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生○歸○乎○陰○而○如○死○歸○乎○陰○而○如○死○乘○乎○陽○而○如○生○
 者○可○比○也○太○虛○雖○無○窮○無○極○乎○一○有○往○有○來○之○太○虛○
 一○有○屈○有○伸○之○太○虛○即○有○消○有○息○之○太○虛○也○以○人○之○
 氣○比○之○一○如○有○生○有○死○之○太○虛○而○非○可○劫○可○毀○之○太○
 虛○也○非○太○虛○之○不○可○劫○不○可○毀○以○太○虛○之○道○不○可○劫○
 不○可○毀○太○虛○之○氣○不○可○劫○不○可○毀○也○太○虛○者○一○無○終○
 無○始○之○太○虛○也○故○天○之○為○天○一○生○生○不○已○之○天○木○生○
 生○之○道○以○運○生○生○之○氣○一○日○一○周○旋○轉○于○上○雖○歷○億○
 萬○年○如○一○日○而○不○已○其○氣○之○充○溢○蓬○勃○為○何○如○其○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圭 桂山堂
 無○盈○而○不○虛○塞○而○不○通○之○患○耶○以○一○日○計○之○日○之○出○
 于○東○而○入○于○西○也○東○生○氣○也○即○來○而○伸○之○氣○也○西○死○
 氣○也○即○往○而○屈○之○氣○也○人○止○知○明○日○之○出○亦○猶○是○也○
 明○日○之○入○亦○猶○是○也○不○過○一○出○一○入○其○常○焉○而○已○而○
 不○知○今○日○之○出○即○今○日○之○來○今○日○之○伸○即○今○日○之○生○
 也○今○日○之○入○即○今○日○之○往○今○日○之○屈○即○今○日○之○死○
 也○皆○天○地○一○日○一○周○之○氣○為○之○也○天○之○氣○雖○一○日○然○
 既○往○既○屈○之○氣○必○不○可○復○來○復○伸○即○天○地○一○日○已○死○
 之○氣○也○何○者○以○一○日○計○之○未○有○以○今○日○之○寅○可○復○于○

今日之午而用之今日之午可復于今日之子而用
 之為其氣之已往已屈消而不可復息也至明日而
 日出又明日之氣來也伸也生也與昨日之氣來與
 伸與生無與也其往與屈亦猶是也積之一月而然
 積之一歲而無不然也更即一歲之四時論之四時
 之始于春而成于冬也其代者來也伸也生也其謝
 者往也屈也死也人止知來歲之春夏亦猶是也來
 歲之秋冬亦猶是也不過一代一謝其常焉而已而
 不知今歲之四時每三月而代即今歲之來也伸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圭 桂山堂
 即如今歲之生也今歲之四時每三月而謝即今歲
 之往也屈也即如今歲之死也皆天地一歲一周之
 氣為之也天之氣雖一歲然既往既屈之氣必不可
 復來復伸即天地一歲已死之氣也何者以一歲計
 之未有以今歲之春可復于今歲之夏而用之今歲
 之秋可復于今歲之冬而用之亦以其氣之已往已
 屈消而不可復息也至來歲而四時之代者來也伸
 也生也與昨歲四時之氣來與伸與生無與也其往
 與屈亦猶是也積之十歲百歲而然積之千萬億歲

而無不然也。以天之日月四時言之。已若此。然而天
本太虛之氣。無日不下。施于地。而有以生之地。本太
虛之氣。無日不上。行于天。而有以成之天地之氣。其
充溢蓬勃乎。兩間者。又何如其能無盈而不虛。塞而
不通之患乎。自必有綱緼化醇。而生養萬物。雖欲不
以行四時者。生之有一時一息之少。停不能自已者。
非天地有意存乎其間。而爲之也。天地沛其氣于萬
物。而萬物生。萬物得天地所沛之氣。各自有其生。其
生也有形。有氣。或一二年。或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西山堂 桂山堂
之不同。皆天地來而伸之氣。相與爲生者也。其死也
形亡氣散。各盡其或百年。或數十年。或十年。一二年
之不同。皆天地往而屈之氣。相與爲死者也。夫天本
太虛之氣。而以日月四時運于上。自一日以至一歲
自一歲以至百千萬億歲。其所聚于無窮無極之氣。
如是其所散于無窮無極之氣。如是使其能聚而不
能散。則天之爲天。不可以終日。而可以百千萬億年。
哉。天本太虛之氣。以合地之氣。而生萬物。而萬物芸
芸于兩間。自一年十年。以至數十年百年。其所聚于

無窮無極之氣。如是其所散于無窮無極之氣。如是
使其能聚而不能散。則天地之爲天地。不可以終日
而可以百千萬億年。哉。然而太虛以所聚之氣。日散
而終無已時。卒不患其有窮。有極。此曷故哉。以天與
太虛止有生生不已之氣。日聚于生生不已之法界
中。卽有四時之消息。百物之生死。所以資之養之化
臭腐爲神奇者。于斯所以變之化之化。神奇爲臭腐
者。于斯所聚者。無窮所散者。無窮所散者。無極所聚
者。亦無極也。又何終始成敗之有哉。然此猶以天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西山堂 桂山堂
太虛之氣而言也。而况乎天之有命。卽太虛之命。天
之有道。卽太虛之道也。天與太虛之可見者。氣。天與
太虛之不可見者。道。其氣與道。一生生不已。化化不
窮之氣。與道也。以行乎無窮無極之四時。四時日謝
而日代。以賦于無窮無極之萬物。萬物日死而日生。
在四時之代謝。不必如萬物之言生死。然一如萬物
之生死而已矣。在萬物之生死。不必如四時之言代
謝。亦一如四時之代謝而已矣。在天地以其一陰一
陽之氣。而有四時之行。萬物之生。爲行爲生。不必言

其生一如言其生以一陰一陽之氣而有四時之謝
萬物之死爲謝爲死不必言其死一如言其死而已
矣○異端曲學之徒不知天下有形死而氣不死徒以
形死而氣亦死歸之并不知天下有氣死而道不死
徒以氣死而道亦死歸之并不知天下有氣不死山
道不死道不死由氣不死徒以氣之日死而必以不
死求之道之日生而又必以不生求之其與夏蟲疑
冰亦復何殊又安得不爲天地始終成致之說乎此
余所爲以萬物生死與天地四時推論之其有生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美 桂山堂
死而無生無死者自在聖人所爲一陰一陽生生不
已之中又何庸徒以已之貪生怖死而求不死無
生毀天地蔑聖人日以生死二字愚天下之人乎哉
天地理氣之無窮無極通乎太虛之無窮無極理
與氣二而如一天地太虛一而不二此其以一理
一氣成此法象之大于太虛之中至平至實乃作
大易聖人開天明道之至理經曲學小儒支離淺
鄙託于一無中任其荒妄而說之莫不歎爲真言
妙諦讀此而猶不醒可哀也哉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六
或曰今而後天地之無始終雖有至愚亦可曉然而
喻矣至虛無窮氣有盡猶未能了然敢進而求其說
余曰此古之人于聞見所不及不論不議者亦以無
微不信置之而已然余既爲子發其端能不更爲子
竟其委乎吾言太虛一生生不已之太虛亦爲氣以
虛生氣與虛爲類虛則生不虛則不生無論其有氣
爲何如無氣爲何如而氣之生生不已者必不絕于
太虛之中而知其必非無氣之太虛而已矣亦爲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美 桂山堂
以虛生道亦與虛爲類虛則生不虛則不生無論其
有道爲何如無道爲何如而道之生生不已者亦必
不絕于太虛之中而知其必不爲無道之太虛而已
矣子必以虛無窮氣有盡求之是猶二氏止知太虛
爲無窮無極之太虛遂以太虛之天三十有三雖推
而止之至三百有三亦何不可之有哉此釋氏猶以
爲未足迫必又以三十有三止言太虛之上之天而
外能盡太虛之下之天自不能不以前後左右四維
上下各有天地亦無終極自不能不以天之上有天

者更言天上有地四維上下之天各有地苟再從而詰之又必有無窮無盡之妄言亦何所不用其極哉夫以吾一天地之太其無窮無極之氣與道若此况以四維上下各有天地其無窮無極之氣與道又當何如而徒以吾之天地為有限之氣與道子猶必以虛無窮氣有盡求之豈吾言無窮無極之道是太虛必有之道而無窮無極之氣是太虛不必有之氣乎今即以吾之所為天者而論之人之言曰天去地盈尺而天之氣在焉自吾論之天之與地二氣之交接直間不容髮耳又何盈尺之有哉何者天之氣無息不下降地之氣無息不上升不獨春夏資始資生為然即秋冬收斂閉藏無不然者也夫以天地莫大之法象其氣上下旁薄而塞乎兩間乎必以為其氣有過于雲之油油然而蒸風之蓬蓬然而起而孰知大易之言氣也亦言其綱縕而已莊生之言氣也亦言其為野馬埃塵以息相吹而已而後地氣者亦僅以六管葭灰候之蓋天體至大其氣愈微猶之地體至廣其質愈細一撮之土分為億萬之數而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可極亦如是也此在天地二氣以內者猶若此而况太虛之無窮無極乎必以太虛之氣一若天以外之氣而求之吾何能究極其氣為何如亦惟天地以內之綱縕野馬究極之自不必以油油然如雲之蓬蓬然如風之起而求之而太虛之氣其有盡無盡乎集可知矣况太虛之中其無朕無兆者莫如道以道之虛求是氣之虛即以其氣如道之無朕無兆而必有是道者必有是氣以求之其為有盡無盡又可集見矣又何必以虛無窮氣有盡徂于二氏虛無寂滅之說而疑之耶苟以其說而疑之自必求一天下虛無寂滅而不得必求之三十有三之天求三十有三太虛以上之天而不得又必于太虛四維上下各有天地之天而求之不獨太虛為不虛不無不寂不滅之太虛且又為至實至有至喧囂而不寂至紛擾而不滅之太虛而已矣爾又將疑而質之求其信而後已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太虛惟虛而道與氣亦以虛而生虛則生不虛則不生此桂山言虛無而不虛無之至理也二氏能

言氣有限不能言道有限彼徒以道與氣分有無耳而不知氣固如此道亦如之此伏羲本天之河圖止以一陰一陽專以天地二氣而起乃釋氏知以一虛言天地而不足又以四維上下各有天地而實之以愚天下人而不知其非桂山之書不徒有功于聖人且有功于天地豈諛言哉豈諛言哉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七

或曰聖人教養之道遂其欲而後教之可謂至矣然人之有欲不如是而已也其情喜榮惡悴好逸憎勞見爵而思伐見富而思奪苟非其人能自克其已雖日提其耳而命之亦何益之有哉余曰此其故聖人豈不憂之慮之其如天下之人不能無富貴貧賤勞逸榮悴之分者勢也不能使人惡富貴而喜貧賤去安逸而就勞悴之情者亦勢也古聖王之富貴人也非聖王之自謂能富人而貴人也木天而富之貴之者也故曰富貴在天其曰在天豈天與富貴而後聖人從而富貴之耶又豈其人既富且貴歸之莫之爲而爲而委之天者耶聖王以爲天欲與人以富貴必先與人以才德與我其治天下舍此將以誰求耶故天下之人居富貴而不以爲愧處貧賤者亦安然而無所怨既已富之貴之不能不榮之逸之于是著焉訓曰此治人者也宜榮宜逸者也此治于人者也宜勞宜瘁者也然而舉天下之人皆天之所生則當知

天之爲天所以自生而亦如之以爲生者也。天之所自生者其運也不息其命也不已。人亦如之而後人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爲生矣。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匱勤者人之所自生者也。乃魚魚之人止知逸樂之生人而不知勞苦之生人久矣。雖以才德之人處逸樂之地尤必兢兢然戒之曰君子所其無逸。敬姜所爲自天子卿大夫以及王后命婦莫不勞其心而不敢弛其力。况士庶人之夫婦敢舍力而淫心以他求乎。于時士處于庠農處于野商賈處于市安焉習焉。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二 杜山堂

莫不有以定其志焉。三代之世主德雖衰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聖王之憂深慮遠如是也。至衰世而無才無德倖居高位載寶而朝求之風開矣。負乘致寇奪之風起矣。一人求之一人得之人人思求思得矣。一人奪之一人據之人人思奪思據矣。豈聖王之道不能安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抑聖人之道不足制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惟上之人無以使天下之人安焉習焉有以定其志焉以至于斯也。或曰人有生來出處安危各有道以處之士君子當此莫不顛倒維

亂而失其常亦惟不明于人生憂樂二者而有以通之耳。一二賢知之徒或放志于山水或寓情于麴蘗多以達生爲旨而莊周南面釋氏西方謂人之樂不如鬼之樂日放其心而不知其違道也遠矣。余曰喜怒哀樂人性之發而爲情者也。天下有以樂爲憂以憂爲樂者此矯情拂性之人不足與聞大道者也。人于有生之憂不可以終日而于有生之樂終其身處之猶孜孜汲汲不知其所止。古聖人所以平其情而適其性者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而人莫之知也。子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杜山堂

以聖人止教士君子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者耶。雖愚夫愚婦所以平其情而達其性莫之或遺者也。均是人也聖人既有以處才德之人矣尤必有以處天下無才無德之人朝焉夕焉以糊其口焉作焉息焉以有其居室焉父子兄弟以相保焉歲時蜡臘以相娛焉人生之樂亦孰有過于此者耶。其安分而若忘者卽能樂之徒也不能安其分者豈無其人。至求之不可倖得雖不定之志亦靡弗定矣。若夫讀書明道之人于此猶有所介于中吾知其才者不必才德

者不必德。乃聖人所爲未足與議者耳。彼既不得爲善道之人。必且爲敗德之人。有必然者也。莊周以曳尾塗中爲樂。樂貧也。見富貴而惡之矣。釋氏以苦空爲樂。樂死也。見有生而惡之矣。世之從事聖門。能尋孔顏樂處。既不易得其人。苟能通乎憂樂之情。不以憂爲憂。樂爲樂。而超乎憂樂之外。亦可謂得入道之門者矣。夫人生境遇何常之有。其爲憂樂亦何嘗之有。昔謝安過江。有聲無哀。樂論其旨未嘗不可通于斯也。故境之憂者。莫如貧賤。彼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人。何不樂之有。以視極人世之樂。如初登于天極。人世之苦。如後入于地。憂有常憂。而不失其樂者。有矣。樂無常樂。而能復居其憂者。幾人哉。其于患難。亦猶是也。況人生憂樂。未有不相因而生。樂極而憂。亦未嘗不隨之。憂極而樂。亦未嘗不隨之。憂樂在心。原不在境。猶哀樂在心。原不在音。士苟明此。其于行道不已。思過半矣乎。

不能由道皆由境遇不安境遇不安皆由不通憂樂吃緊喚醒不識不知之人走入二氏

求樂有閑行道甚大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四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八

或曰人之于道莫甚于生死。苟斯事未了。微其于大道終其身力行而無間。亦未易得也。大聖賢人朝聞夕死。歿壽不貳之說。自非一二篤信好學之人。其能與于斯也。耶。余曰。人之生死。人知爲人之道而已。而不知其爲天之道也。人不知天之道。欲自盡其人之道。于生死之間。亦難矣。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養爲事天。而後以歿壽不貳爲立命。此以見人于存養時。猶以歿壽貳其心。亦未能盡知天事天之道者。也是故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命。又自言五十知天命。可以知立命之難也。然則人生于世。壽夭介之而能修身以俟者。幾人哉。此孟子又爲存心養性之人。未知立命者申論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則正。逆則非正。巖牆之立。豈天爲之。命之立。不立。又在已。而不在天。立則歿亦正。不立則壽亦非正。又以盡道。極格明之。而後修身以俟者。不待盡年而已。知所自立矣。故孔子知命之言。雖爲心性言之。未嘗不兼死生言之。而孟子立命之說。則專以死生言之也。夫歿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五 桂山堂

與壽人之事也。不以死壽貳其心。亦人之事也。于天之命無與。而言立命以事天。且天之死壽人。雖天之命之人受之。而死者自安其死。壽者自安其壽。此卽爲順受其正而已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夫命之爲命。賦之于天。而思所以立之。必有與天所賦之性一。盡而無不盡者。斯爲立必不徒以盡天所賦之命於人所受之性。可以盡可以不盡者爲立。故天之生人也。以百年爲人生之大壽。人之得百年者。千百而不得一焉。或七八十年。五六十。年以至四三十。年。二十年。其死殤無論已。大約以七十年爲斷。又人生以後之大齊也。以人生七十年計之。十年幼學。二十而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五十服官。政六十願指使七十老而傳。以四十年爲求志之事。以三十年爲達道之功。人受天之年而爲人。不可謂不久矣。不可謂不厚且重矣。八歲就外傳。十五入大學。一年以至九年而大成。雖有中才亦可以成人。况才知過人者乎。以是四十年求志之年。事親從兄。敬長睦族。尊師取友。以盡其天德。而天德有不盡者乎。以是三十年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六

桂山堂

達道之年。經邦弘化。奉職宣猷。功存社稷。澤被生民。以成已成物而已。物有不成者耶。其起而有爲也。卽十年服官。十年有裨于國。五年服官。五年有裨于民。以無忝吾行義者。無忝吾求志。亦可以爲成人矣。况乎少壯策名。衰老謝政。其生也尊榮于朝。其歿也尸祝于鄉。不愧于天地。無忝于二人。天之以年予人也。不亦重乎。或曰。此固人生德命俱隆。有生之願遂矣。若夫豐于德而嗇于命。不得一行其志。能無感慨于中而不自聊者耶。余曰。此天下之人莫不以是憂生。而戚戚嗟嗟者也。卽口進天道一篇于其前。哀如充耳。而不予聽耳。雖然。嘗試與子言之。人之生也。必有所事之人。根于天性。終其身而不忘者也。其大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苟得親而事之以盡吾孝。其視得君而事之以盡吾忠。一也。如老萊行年七十。節顛年踰六十。而色養蒸蒸。雖三公之尊。不以易一日之樂。古之人多有之矣。聖王之制。四十強仕。非無顏淵子奇之才。雖遲久以老之。亦以其家必有親。不忍據奪之也。孟子以父母俱存。王天下不與。雖豚足以逮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七

桂山堂

雖抱關擊柝弗爲之矣。苟不得吾親而事之當行義之年君子未嘗不以及吾君吾民爲汲汲然有道仕而無道隱時世則有然矣用之行而舍之藏遇合則又有然矣亦安有憂能傷人不復永年者爲君子人耶。今世之人不知天命而以年壽爲憂者二者而已其一以饕餮爲戚戚邪徑而託足詭遇以希榮愚夫愚婦羨而效之志節之士不屑道也其一以放佚爲養生垢俗以動其概疵物以激其清介人孤士嘯呼而從之聞道君子非所尚也夫天之界人性與命兼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八 桂山堂

而有之者也可以獨善用之可以兼善用之不能必之于天而能必之于已者均有以自處而不失其正耳。今慕富貴而以及時爲汲汲無論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卽求而得之亦其命也而已失其性矣况不以其道而非命耶。守微尚而以養生爲欣欣無論大行窮居有性存焉乃一若忘之雖曰安命而已失其性矣而可謂之知命耶。此其人辟之滅穀忘羊其失則一皆無與于知性知命不足以事天也余以人之爲人無一非天之爲天而有之故人之爲人能一如天

之所爲而爲之其去聖人亦不遠矣故人之生也一天生之不以人之生失其天死也一天死之不以人之死失其天其爲天之人歟其爲人之天歟天無生死吾有生而無生死者歟天無始終吾無始終而有始終者歟或曰此爲學道之人立其教者也天下凡庸之夫孰不惑于二氏又安肯一其心志從事于順受之教其若之何余曰二氏之教始于自私人之相率而從之者徒知人之有生有死而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惟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故天以天之道生人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九 桂山堂

死人遂不知一已生死之有道而妄求之斯二氏之徒得引而去之耳天之生死人一本天之道生死之非以其爲人也而生死之人不得而知也人生百年而死天地之間無此人矣無此人者乃人之自無其人以吾生而有是一旦死而無是人耳而天之有人無時無日不有人所無者此一人所有者彼一人矣所無者此百千萬億人所有者彼百千萬億人矣人爲一已之生而喜爲一已之死而悲天不以爲悲喜也人爲生一已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喜死一已

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悲天不以爲悲喜也夫天既以生生不已之仁生人非不欲使天下之人長生不死以成其爲人豈其不能不生之者天之仁爲之其不能不死之者天之不仁爲之耶人苟舍一己之愛生而惡死而以萬物之生死觀之知天地非獨生死吾一人而其怨少解矣若更以天之生人無窮其死人自必無窮其死人無窮其生人又必無窮人人無不在生生死死之中其怨又少解矣若更以吾非不欲天生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而不能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十 佳山堂

使天生億兆人如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私吾一人是以吾之私強天之無私而私之有是理無是理必有知之者矣且天非不欲使吾一人之生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非不欲使億兆人之生如生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以生生不已之仁私一世之人是天以生生不已之仁止于一世而不已之不干百千萬億世而不已之有是理無是理又必有知之者矣二氏之徒惟知生之爲生不知生生之爲生亦不過生而求爲爽鳩氏

之民死而求爲南面王之樂而妄求之已耳且天之于人其生生之道又不徒以一生之而已氣散形亡而有不亡者存其人亡其神存也且不獨其神存焉而已其形與氣亦未嘗不存其人之子若孫是也是天雖死吾之爲人未嘗死吾之爲鬼爲神雖死吾一世有形有氣之爲人未嘗死吾十世百世子若孫有形有氣之爲人是人之生也其形與氣與神何一非本天所生生以生之人而形與氣與神生而爲人死而爲鬼日在陰陽不測之中子復生于孫復生孫如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十 佳山堂

火傳薪何一非本生生不已之道爲之嗚呼天亦何負于人而人爲負天之人天不忍人與鳥獸爲羣而人自甘與鳥獸同羣天不忍人與草木同腐而人自甘與草木同腐而修身以俟之君子與順受其正之常人于千百萬億人求一人而不可得矣此皆聖人之所不言即無其言而有其理者也亦盡性至命緒餘不足道之說娓娓言之以醒世之凡庸人而已矣生死二字爲二氏把持哄誘桂山娓娓言之不得已耳豈好辨哉正言以喻君子支詞以醒小人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九

或曰人之生也以盡其道而為天所生之人也一二賢知之徒嘆身世之勞勞感光景如逝水以達生為旨以休死為歸豈天道而外更無所為道歟孔子以子桑琴張之徒遊方之外未必無說以處此耶余曰此聖道之不明于天下人之失性而從欲言莫不能言之以自解免久矣然而愚不肖之人其可欲也不過自陷于罪戾而已而賢知之徒其始為任世為養生而未已也為我為逃世而未已也為清淨為虛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桂山堂

無為養真為存神而未已也其究歸于長生不死而為神仙兩漢之世儒者于心性道德之原本少所講求處則孝弟廉恥為尚出則政教化效為先老莊之書廢而不講晉世王衍何宴諸人宗述其旨解脫拘束引歸虛無然亦止于經子儒書傳誦習聞之外求其標新領異資談說焉耳其時老莊弟子聞然無間惟支遁道安法深慧淨輩披釋氏之緇衣暢道家之玄解其後佛圖澄鳩摩羅什之輩皆能通曉漢義翻譯胡言註釋增補撰述分疏巧辟妙喻不出南華一

書以致達摩西來掃却文字亦不過雲將搖頭東郭瓦甕便為秘密之旨令人于無首無尾尋求之然使其亦如老莊之言虛無為虛無清淨為清淨神仙為神仙猶夫老莊而已何以能使其教爭雄于天下哉于是本佛氏空色相無心性之說而敷衍之以其道為無上之道以其天為無上之天以其寂滅之教為無上之教以為吾之成佛作祖豈彼神仙之徒所得而望其肩背者哉二家源流大略如此故老氏以人生莫大于生死而聖人徒以道為生死雖欲自盡其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桂山堂

年者少矣是非天欲天折之聖人以道天折之也彼老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猶以長生不死徒為神仙之說耶佛氏亦以人之為人莫大于生死中國聖人止知天能生之能死之不知非天能生死之吾能死而可以無死生而可以無生彼釋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猶以長死無生為佛祖之說耶蓋聖人之道一天道也非聖人之道也聖人未嘗以天道為吾之道必欲使人從吾而信吾尊吾為聖敬吾為天如二氏

各以其道爲己之道。衰天棄天而不忘。侮聖非聖而不顧。以愚天下之人。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者也。聖人自視其道。非我一人之道。乃人人之道也。吾以斯道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明之。是明天道于天下。吾雖與焉。而若無與焉者也。吾以其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行之。是行天道于天下。吾雖與焉。而若無與焉者也。雖勞心勞力。貴賤有殊。其爲修己治人。率性由道。殀壽不二。立命事天。無君子小人同歸一。致之理者也。使有可以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道。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西 莊山堂

有一本天地大德仁天下之聖人。卽一物之微。尚不欲其疾厲而夭折之者。何如。而必不令天下之人。相率而爲之耶。自古巢許卞務之徒。亦不過遂其生適其志。放廢自甘。無所求于人世。其自比也。亦同于鷦鷯栖枝。偃鼠飲河之說。非有託爲長生久視。假天下短折之人。南面西方。引天下妄求之輩者也。以吾道與若屬論之。自非無道。則隱長爲逸民。亦聖人之所不許也。老莊之徒。亦不過本此意。因是而創爲神仙。自飾其放佚而悖王道之非佛氏之徒。又不過本此

意。因是而更稱佛祖。以能說空無。而出于天道之外。于天人大道。亦有何與。而以爲吾道之外。又別有道。取于桑葦于遊方之外。求之不亦謬乎。

二氏立教至淺陋。一經洗刷。皮骨不存。或人以子桑一流。爲別有道。以問之。亦有疑于老莊之源流。出于巢許宗門之枝葉。根于老莊。桂山爲一一指。摘而辨析之。而二氏之道。不得爲道。益復了然。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

或曰世之衰也人方以實有爲苦而老氏以虛無之樂引之人猶知實有爲真而佛氏復以實有爲妄引之著爲邪說狎侮聖人且復以富貴壽夭吾能轉移之罪孽凶禍吾能解脫之舉天地鬼神而狎侮之矣天下之人汲汲然希福利于生前閔閔然求安樂于死後其視一切禮法且如桎梏况肯求操存舍亡于幽獨之中而自強不息者耶愚恐今之流入于異端非昔之流入于異端可比也吾子雖殫心力而排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六

桂山堂

之其若之何余曰聖人之道之大明于天下猶天之有日也二氏之說特雲霧之四起而障之耳王者興而聖人出本吾道以正之不足正也所可痛者舉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未有能自知人之所以爲人何以爲人者耳夫不知人之所以爲人又安知道之所以爲道不知道之所以爲道又安知天之所以爲天堯舜孔孟復生人知堯舜孔孟之爲人猶知人之所以爲人堯舜孔孟既沒人不知堯舜孔孟之爲人卽不知人之所以爲人矣然堯舜孔孟沒而無非堯

舜背孔孟者乘之民卽自失其所爲人猶知堯舜孔孟未嘗失其所爲人是吾自失其爲人耳乃又以二氏之非堯舜背孔孟者起而乘之民既自失其爲人方且厭棄堯舜孔孟之爲人乃二氏又以非堯舜背孔孟之教教之民之得遂其厭棄之情已若水之就下有沛然莫禦之勢而況其所爲非堯舜背孔孟之教其生也放佚其死也安樂視堯舜孔孟什百萬倍之有不合而歸之者必無之理也至于今天下之人亦徒以飲食男女故不皆相率而歸之耳又堯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七

桂山堂

以言實有不知其言虛言無言死生不知其言不死無生不以身歸而以其心歸者又可勝道哉自非使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自知人之所以爲人何以爲人而後可與言道之爲道何以爲道天之爲天何以爲天必不可得之數也入之有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天之命也雖分形受氣于父母無一不本于天而有之故人之事父母一如事天地至其所命之性卽所率之道其所爲人倫天德成已成物無一非人之道無一非天之道也猶人之

一身無一非人之身。乃無一非本天地之身。以爲身者也。無智愚賢不肖之人。天之所有人。無不有之也。孔子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能盡其性。直曰配天。非推而大之之詞也。夫人之爲人。其貴也如是。其大也如是。乃天下之人。不以爲貴。反以爲賤。不以爲大。反以爲小。非大天之體。而必小一己之體也。非大天之道。而必小一己之道也。亦不過以天之年歲。如是其無窮。而人之年歲。如是其有限也。以是爲人之貴。且大不得與天地並焉。耳。愚不肖之人。曰。奈何以有限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上

桂山堂

身欲與天地同其長久。不以生爲樂。而以生爲苦。何爲者耶。賢智之徒。亦莫不以有限之身。雖立德立功。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耳。天下苟有真不朽之道。與天地同其長久者。吾舍而弗求。吾其鳥獸草木也歟哉。此其人在文武道衰。孔孟教微之時。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已浸浸乎有潰天地之範圍。決聖人之隄防之勢。而不可止矣。老氏起而莊列之徒。和之。其言虛無。後人尚推爲不可及。至佛氏虛而尤虛。無而尤無。以歎虛無之不可及者。更歎尤虛尤無之尤不可及。豈

顧問哉。然而天下之人。徒知二氏之教。足以厭吾之心。志而求之。又孰知二氏之教。乃不足以厭吾之心。志求之。亦無益者耶。老氏之教。爲谿爲谷。此亦極天下之至忍也。世之能與爲徒者。亦罕矣。佛氏之教。爲冥爲寂。此極天下之苦空也。世之能如其教者。亦罕矣。其與爲徒者。亦天下蠢愚頑鈍。丐食無所之人耳。乃帝王卿相。賢士大夫。又莫不敬而信之。如拜下風。于廣成。甘爲奴于佛氏。亦爲其練氣存神之說。可爲神仙。圓空守覺之談。便成佛祖。生而不死。死而無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无

桂山堂

其所爲。施捨懺禮。福田利益。猶其末焉耳。嗟乎聖人之教。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者也。二氏之教。分幽與死。與鬼求之。不知其無而無之者也。乃天下之人。反以聖人不恒言幽言死。言鬼。不知其無之爲無。而不言二氏。惟言幽言死。言鬼。能知無之爲無。其言無一如言有。且以聖人卽言幽言死。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無所用之者也。二氏專言幽言死。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有所用之者也。而二氏鬼道教民之說。于是乎大行。老氏曰。吾能

合陰陽二氣而自主之吾之生死異乎人之生死斯
吾之鬼神異于人之鬼神佛氏曰吾能出陰陽二氣
而自存之吾之生死異于人之生死斯吾之鬼神尤
異乎人之鬼神夫天之爲天一天而已陰陽之爲陰
陽一陰陽而已吾何必問其死生在陰陽之中而爲
鬼神出陰陽之中而不爲鬼神卽謂在陰陽中之生
死鬼神亦生死鬼神也出陰陽中之生死鬼神亦生
死鬼神也天下之生死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而爲生死天下之鬼神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杜山堂
爲鬼神者耶二氏又必曰爾雖能知生死不能死而
無死生而無生爾雖能知鬼神不能知孰鬼大而孰
鬼小孰神貴而孰神賤亦二氏自以已之鬼神爲貴
且大人之鬼神爲賤且小耳吾知大且貴者爲神小
且賤者爲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
肖之人無一不可于鬼道而知之者無一不可于人
道而知之者也然則二氏之所自爲貴且大者徒以
人不能爲長生不死之鬼神吾能爲長生不死之鬼
神而已矣而不知天下之人其生也有求其生而不

得者矣其死也豈求其死而不得者耶其生也有求
其長爲人而不得以陽之氣必有數以限之豈其死
也有求其長爲鬼而卽得之是陽之氣有數以限之
而陰之氣獨無數以限之耶其死也有求其爲聰明
正直之神而不得者以生之不能爲君子也有求其
不爲淫邪貪昧之鬼而不得者以其不免爲小人也
豈天地之爲鬼神必爲二氏長生不死神仙佛祖始
爲鬼神不爲長生不死神仙佛祖不得爲鬼神耶是
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生而死無不爲鬼爲神死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杜山堂
而生生而復死亦無不爲鬼爲神何一非生生死死
之鬼神卽何一非長生不死之鬼神亦何有于二氏
徒爲長生之說而不能不死徒爲長死之說而不能
不生之鬼神爲貴且大而天下之愚人必從其說而
妄求之耶嗟乎天之生人也由天以天之氣與地之
質而生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生之人乃生而爲
人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爲人其死之也由天以天
之氣與地之質而死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死之
人乃死而爲鬼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爲人卽非人

可得而自私其爲鬼然則人能知生爲天生之人自
能知死爲天死之鬼能知生無愧乎天生之人其發
揚于上而昭明者乃神之爲神卽天之爲天也能知
死爲天死之鬼其沉滯闇沕者乃鬼之爲鬼必非神
之爲神必非天之爲天也而後知天以陰陽之氣行
乎人與行乎鬼猶其有一呼一吸一晝一夜而人之
性卽天之命天之所爲不息卽人之所爲不息不徒
以氣之生而死死而生言生言死直以一陰一陽言
生生死死之大道而可矣此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說以是立教而垂訓于天下而天下之愚人從二氏
之教不能求生而不死又求其死而不死不能以爲
鬼爲神生生死死于天道之內求之又以神仙佛祖
長生不死于天道之外求之舉天下無一人能知吾
之爲人者何如卽知吾之爲鬼神者何如能知吾之
生爲天生而無愧其爲人何如卽知吾之死爲天死
而無愧其鬼神者何如吾之生求長生不能長生而
未嘗死者何如吾之死求長死不能長死而未嘗不
生者何如又安得不舍吾聖人大道而從事于二氏

之邪說維日華華而終不能得之不亦大可哀也哉
二氏言生言死莫不自尊其說以愚人桂山以陰
陽一理至幽至秘天地自有而無可言說之大道
無不如皎日當空人猶有感於其言者雖聖人亦
歎爲末如之何也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一

或曰二氏一陰之道或亦有幽深不測之理彼求之而自得之者歟余曰非然也吾言二氏之道止于幽與死與鬼求之者止就其言幽言死言鬼謂其近于陰耳與聖人一陰一陽之道如涇渭之分不可止而言之也吾儒有一陽之道即有一陰之道天下地上鬼神之所爲而止矣二氏言鬼言神死而不死生而無生死而不能知者生時莫不能言之老氏自稱爲天尊佛氏言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其無忌憚若此豈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語 桂山堂

以成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老氏爲此說一似聖人所不知惟我能知之讀老氏書者亦若惟老氏能知之嗟乎聖人而爲老氏所爲不足以爲聖人矣聖人所爲猶不能及老氏所爲又豈足爲聖人哉且聖人以仁義禮知教天下之民老氏猶謂曰取其民之竅而鑿之今老氏以陰賊奸險教天下是真所謂不鑿民竅而反之混沌者耶此以老氏得易體而神即如以漢文用老氏清淨而治其不知聖人并不知老氏一也佛氏無生之說余亦論之詳矣其空色相而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語 桂山堂

所爲道也。今彼之爲道。辟猶以道爲白也。而以白求之。以道爲堅也。而以堅求之。卽以白之爲白。必不可。涅涅則必滯。滯則不可復爲白矣。堅之爲堅。必不可。磨磨則必磷。磷則不可復爲堅矣。故其所設爲戒。一有不戒。不入禽獸一途。卽墜餓鬼一道。其于六根八識。疾之如仇。決之如癰。而後快者。豈道之爲道。其于物也。必疾之決之。而後爲道。不疾之決之。而不得爲道哉。亦彼自知已之智力。於此六根八識。不足以有之。非疾之決之。不可耳。故彼之爲道。不問天地不問

道又何知。聖人以生生不已之道。主此生生不已之氣。雖與人同。此有死有生之氣。與道一如。天地無始無終之氣。與道夫是以吾之實有。自有其虛無。而彼之虛無。必不能有吾之實有。吾之不寂不滅。本無寂滅。而彼之寂滅。必不可通于吾之不寂不滅。嗚呼。此其于一陽之道如此。其于一陰之道可知。卒之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終于流通而不知所歸者也。或曰。老氏之道。其非道了然。旣得而聞命矣。若佛氏自謂其道大于天地。祛識神。秘口授。非大悟徹人不足與于斯。亦必有說以處此。耶。余曰。古聖人之立教。無非明此道于天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苟有所秘密而不傳。必後世鬼道教民。亦與邪而非正爲類者也。佛氏之所爲識神。亦佛氏求本覺。不得不以耳目記問。目爲識神。而掃之耳。吾儒明心見性。求問道之人。豈不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一貫之旨。非多識所及。然未嘗分識與覺而二之者。覺卽識之體也。識卽覺之用也。滯于用而爲識。通于體而爲覺。其實一也。覺不礙識。識不礙覺。惟吾儒之道。可兼體用而言之。

佛氏空。心空性不空。耳目聞見是以不空。求空也。推其極至。雖本覺空之歸。諸寂而不足。必歸諸滅。而後可者。其大旨也。乃世之人。以彼舍識而求覺。別有妙訣存焉。誤矣。至所謂掃一切諸言而秘口授。是達摩西來自言。得不傳之秘旨。此異端詭譎之伎倆。以愚世之人而已。吾儒天資高卓之人。亦有不從從聞見得之者。顏子問一知。十子貢問一知。二皆可謂之從知入者也。然聖賢之道。辟如射。有鵠的。毫釐失之。不可以命中。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猶射者之內。體正外。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天 桂山堂

反舍吾語言文字。並行不礙者。亦從而蹈襲之。託于顏子子貢一流人。而自神其說。此力行之儒。指為禪宗。而交非無已也。余覽佛氏書。亦止自言其立教。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耳。其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即謂是人行邪道者。其大旨以爲我之所求于空無者。我豈能直指一空無之路。使汝由我而得所止耶。我不能不以色與爾相見。即六根之說也。我不能不以音聲與爾相求。即八識之說也。是即我之覺以通爾識。非爾之識。即能通我覺也。故直以色見。以音聲求。反以此見我求。我爲邪道。其大旨明白了。微如宗門之徒。乃指佛書爲糟粕。掃却言語表鉢相傳付囑。詭秘呵佛習祖。愚弄世人。昔鄭樵論楚書。華則一字一音。梵則一字數音。華以目傳。梵以口傳。楚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華人切韻不如釋子。梵書極簡。不成文理。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華則字有變通。佛氏亦有真教在音間。我昔從此入之說。所爲彼方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者是也。其論楚書最爲精切。世人不

察彼國土風。漫謂別立教旨。宗門借以愚人耳目。自稱教外別傳。究不出佛氏音聲求我之說。乃必言前句後斷絕。尋求。踵南華卵有毛。雞三足。目不見。指不至之游談。使人于無首無尾。無端無緒處求之耳。故佛氏之教。大旨在一無。有一不無。即非其教。不獨無耳。目知識未可為無。即無心無性而止。有本覺亦未可為無。何者。知識緣物而起者也。心性緣理而起者也。至本覺不緣物不緣理。猶必寂之滅之。苟非寂滅中起覺。猶是有覺起覺。覺猶見覺。猶非真覺。必從寂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桂山堂

中起覺。斯以無覺起覺。覺猶無覺。是為真覺。此佛氏四十九年。獨坐蒲團。磨而又磨。而又磨止。此不生不滅。一無所有之本覺。與吾天人性命。生生化化。萬古不息之本覺。毫無涉焉者也。豈其本覺有二本覺哉。彼以一無所有之本覺。而無之道不在其中者。徒有其無之迹也。吾以無一不有之本覺。而無之道在其中者。能有其無之神也。其為本覺則同。而其所自有其本覺。迥乎不同。如此者也。嗚呼。佛氏所求于本覺。如是艱苦而得之。然終不能自有其本覺者。彼徒

能見有生時之六根入識。在吾心性中。非一切無之。則吾之本覺緣物緣理。生時之所有。即死後所不無。不知其生時之所有。亦止于其生時之本覺無之耳。其死後之所無。未嘗不以其所無而無之。而不知本覺之本非無絕。非無一不無。而可以為本覺者也。如以無一不無為本覺。不獨非聖之本覺。非天之本覺。并非太虛至無中而有此。至無之本覺。乃佛氏自為至無。而無一不無之本覺也。此其所以生求無生者。終于不能無生死。求寂滅者。終于不能寂滅。既真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桂山堂

猶說法以度鬼。旋出世又說法以度人。其荒誕不可窮詰。如此子亦徒以彼一陰之道。于幽深不測求之。亦墜其術中而已矣。

二氏言死生言鬼神。豈能異于吾天道陰陽而為死生鬼神然。二氏生而為人。不能盡吾道而為人。其死而為鬼。又安能盡吾道而為鬼。此一定之理。吾儒不通陰陽。一致似以二氏言幽言陰。必有奇妙不測之理。此其所為引之而去也。桂山剖判如辨。滯滯之水。神識快論。使無性無命之教。不足以為人。即不足以為鬼。真萬古不易之論。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二

或曰使二氏得聞聖人之大道以生平精進之力從吾天道求之其生也不失為君子其死也不失為明神何由非聖背天不知其有是天與道無是天與道而求之乃徒為一己之生死為之以至于此耳余曰二氏知其無是天無是道則不復求之矣惟不知其無是天無是道而求之亦二氏徒以其私智自愚以愚天下之人而已然余嘗覽二氏之書其旨歸之所存未嘗不使人可得而喻之也其荒誕無稽穿鑿附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桂山堂

會之說亦人愈傳而教愈失世隔遠而教彌乖不能不祖述之以為所自來耳夫天下之理虛則必虛何所不虛無則必無何所不無寂滅則必寂滅何所不寂滅惟至虛必不虛無必不無寂滅必不寂滅而後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非無非有之談無復無之說流通而不知所止使二氏有知應悔一生之苦行堅修舍正路而弗由為可哀而歎聖道之大雖歷百千萬億年可行于千聖百王如傳一語而莫之能易者未嘗不通于天地鬼神如守一法而莫之能違

者也老氏生衰周之世疾人之嗜慾傷生狼戾失性也練氣養生以求生而長生存神歸死以求死而不死其言絕聖棄智以無為治天下亦陰發之餘習憤世矯枉之繆談耳所傳道德諸篇具在也其為神仙燒鍊鬼道符籙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教而附會之耳至佛氏本西域胡人痛其俗喜淫好殺其教以五戒為大空一切人我相而求之一心不亂而于寂生平苦行亦已極矣其言証無生者皆願如此雖終歸寂滅亦為之矣所傳四十二章具在也其所為不假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桂山堂

修為掃却語言放生度鬼天地災劫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教而附會之耳惟其立教之始不知人道之有為天道之有而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天下無一人知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戕其生而昧其性吾能教之以空嗜欲之實有歸真神于虛無而後長生不死不死無生之道可得也嘗即其所為生死而推論之死者可以不死生者可以無生其生其死不虛不無不寂不滅可知也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老氏則曰吾之生死非天之陰陽主之吾以吾之

陰陽自主之佛氏則曰吾之生死非有陰有陽之天
能主之吾自于無陰無陽之天自主之夫老氏竊天
之陰陽以存其神其所存之神存吾實有之天與存
彼虛無之天一也與天之虛無何與而必言虛無之
天佛氏舍天之陰陽以存其真其所存之真存彼寂
滅之天與存吾不寂滅之天一也與天之寂滅何與
而必言寂滅之天老氏則又曰吾之道生天生地之
道乃至虛至無之道非彼不虛不無之天所能存吾
神佛氏則又曰吾之道無陰無陽之道乃至寂至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之道非彼不寂不滅之天所能存吾真夫天止一天
豈有二天猶道止一道豈有二道彼惟以吾之道一
生生不已之道惟天得而有之惟吾聖人得而有之
老氏言虛言無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
論有是虛無之天無是虛無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
指一虛無之天以爲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佛氏言
寂言滅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論有是
寂滅之天無是寂滅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指一寂
滅之天以爲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假使天卽有虛

無之天而道本不虛不無天卽有寂滅之天而道本
不寂不滅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嗟乎
道固不存無氣之天而爲虛無寂滅之道天亦不存
無道之氣而爲虛無寂滅之天二氏惟不知而言之
苟知之而必不言者也然而二氏必以其所爲神與
真長存于虛無寂滅之天者亦謂吾之道至清而不
濁至淨而不垢斯爲至尊而無上之道耳夫二氏所
存之真與神豈二氏之真與神耶二氏亦卽以道之
真爲真道之神爲神苟道可舍氣而獨存則道可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天而獨存已久矣且二氏亦不過得道之真與神以
爲真與神而已尚能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而舍之
豈道之自有其真與神反不如二氏之真與神不能
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乃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况
推而下之人與鬼神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
爲一體况又推而下之萬物之蠢動含生亦不過以
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乃道雖至
清至淨終不離乎陰陽而爲道陰陽雖至濁至垢終
不離乎道而爲氣二氏必以是而求之者非真知有

是道而求之。亦不知而徒以有是氣而求之耳。一則認氣以爲道而求之一。則離氣卽以爲道而求之。終其身不知道爲何物而已矣。今卽二氏徒以氣而求道言之。老氏竊天之氣以求長生。其死也亦不過竊天之氣以求不死。夫竊天之氣求之生而不能得者。豈竊天之氣求之死而獨能得之耶。假使老氏徒守一已之氣。生求百年。死求千年。自天地視之。亦猶海水之一漚耳。以老氏之能守是氣。較人之不能守是氣。其爲浮漚之不同。亦不過久暫之間。差有不同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乃遂以天地開闢轉旋之氣。通四維上下而轉旋者。獨不能消一物之項梗於大化之中。雖天下至愚之人。亦未有不曉然而喻之者矣。此老氏之徒知其終不足以愚人。故道藏之書。日言其神之降生。以自掩其繆悠之談。而有所不能已者也。佛氏之徒亦知老氏之說終非充類至義之盡。自必舍陰陽離生死。雖欲止言虛無不言寂滅。而以無生爲證果。豈可得哉。然其所爲無生者。亦不過以吾離陰陽。吾自能無生耳。使陰陽而可離。老氏蚤已離之矣。而彼必以離陰

陽爲言。自必以無色無相無心無性無知無覺無不無之。又何有于生而不無之。而不知其無色無相此無之者。誰也。心性無之。耶。心性之無。又誰無之。非吾之本覺無之耶。無論以本覺無心性。猶以心性無心性也。此無之者。其自然而無之耶。抑有所修爲而無之耶。如謂自然而無之。則佛氏墜地時。色相既無。心性何有。知覺無。虧復歸圓寂。便成佛道矣。惟其不然。佛氏必積四十九年之氣力。而無之。是不徒以其本覺無之。尤必以其生平氣力相與無之者也。由是觀之道之爲道。非不可以有爲。然無其氣。必不可以有爲。是氣無而道亦無也。氣之爲氣。非不可以有爲。然無其道。又不可以有爲。是道無而氣亦無也。乃佛氏以有生之氣。歸乎有死之氣。其與世之人以是氣爲生死爲鬼神靈爽昭昭亦復何殊。而必曰吾生時證果曰無生。是無氣也。吾死入涅槃曰常樂我淨。是無氣也。吾本覺常住曰如如不動。是無氣也。吾安能與老氏同乘此氣于天地之間。可言虛無不可言寂滅。得此至真無上之道而有之耶。苟如是。是其道之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真無直以無言之不以淨言矣。淨則必猶有不淨存而止以淨言之者也。况可言不動乎？不動則必猶有動存而止以不動言之者也。况可言無生乎？無生則必猶有生存而止以無生言之者也。然則佛氏徒以此淨止不動而求無生，亦不過常淨而暫不淨可知也。常不動而暫一動可知也。常不生而暫一生可知也。此佛氏之徒知其終不足以愚人以佛氏常淨常不動于天地未闢之先，而于既闢之後，不過暫不淨而一動一生焉耳。常淨常不動于天地既劫之後，而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圭山堂以吾不劫者暫不淨而又一動一生焉耳。嗚呼！此其道爲何道而猶以道言之乎？天下有道而一無所用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如是者乎？其以道而日用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者，皆佛氏所吐之棄之一如垢濁之氣，非其所爲清淨無上之道也。嗚呼！使道而如是以爲道道之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而一無所有焉，亦已久矣。豈待佛氏始取所有而無之以自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外乎？嗟乎！道之爲道一而已矣。是道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天曰

誠在入曰純在老氏曰真曰神在佛氏曰性曰覺命也性也誠也純也真也神也性也覺也統而言之一道而而言天之命即言誠者天之道也其道爲不言人之性即言純者人之道也其道爲不息此皆以道言非兼氣而言之也氣之生生不已必以道之生生不巳與爲生生而不已者也二氏之所爲神與覺真與性猶吾之所爲命與性誠與純也其爲道也亦猶是不已者也○不息者也不以動而不已不息不以靜而不已不息者也不以生而不已不息不以不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五
桂山堂

而○不○已○不○息○者○也○今○二○氏○之○道○一○歸○于○靜○則○已○矣○息○矣○一○歸○于○常○靜○則○已○而○又○已○息○而○又○息○矣○及○其○靜○而○不○能○不○一○動○焉○是○已○矣○而○又○不○已○息○矣○而○又○不○息○其○爲○道○也○是○已○之○息○之○之○道○是○不○已○不○息○之○道○乎○及○一○動○而○不○能○不○復○靜○焉○是○雖○已○于○靜○外○而○終○不○已○于○靜○中○雖○息○于○靜○外○而○終○不○息○于○靜○中○其○爲○道○也○豈○非○動○而○不○可○言○已○言○息○之○道○非○靜○而○可○言○不○已○不○息○之○道○耶○然○則○玄○氏○之○所○爲○道○者○亦○徒○所○爲○氣○而○已○矣○老○氏○守○是○氣○而○得○之○卽○爲○守○是○道○而○有○之○佛○氏○離○是○氣○而

有之徒以離是氣。卽爲有是道。而有之耳。彼又烏知
道爲何道哉。由是言之。人謂老氏言道能于天之先
言之。吾謂其徒能于天之後言之耳。彼止能言失道
而後有德。失德而後有仁。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德
未有仁之先。以爲天之道。本無德無仁。而聖人強起
而有之。惟吾能知。未有天地之先。道尚從無來。又安
有所爲德所爲仁乎。此可謂知有天之先。必有是道
乎其先。不可以無言。有天之後。必有是道。于其後不
可以無言者耶。亦徒以先後分天。以有無分道。自爲
太極圖說 卷之十三 早 桂山堂

老氏能言獨得之道。而巳。人謂佛氏言道能知以其
道離陰陽而言之。吾謂其徒知離陰陽卽爲道而言
之耳。彼止能言有色相。而空色相。有心性。而空心性
亦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色相。未有心性之初。以爲
天之道。本無色相。無心性。而聖人強起而有之。惟吾
能知。本無陰陽之初。道尚存于無。又安有所爲心性
所爲色相乎。此可謂知道不離氣。而可言有離氣。而
不可言有道不離氣。而可言無離氣。而不可言有并
不可言無者耶。亦徒以色相與心性。分有無。以有氣

之心性。與無氣之心性。分有無。自爲佛氏能言獨得
之道。獨而已。嗟乎。二氏之自以爲道者。如是。又安得
不舉天地萬物。悉歸於混沌之初。寂滅之界。乃始得
而有其無之之道哉。豈其無之道。是真欲舉天地萬
物而無之哉。又不過爲一己之長生不死。長死無生
以無。二者并欲舉天地萬物。終歸烏有。惟彼二氏
長生不死。長死無生。而不言之耳。乃天下之人。無智愚
無不肖。不論其爲是爲非。莫不信而從之。吾子僧以
二氏能以精進之力。於吾道求之。生爲君子。死爲明
太極圖說 卷之十三 聖 桂山堂

神言之不已過乎。

究極二氏言無起見。根源一一剖析之。而後吾天
地生生之道。萬古常存于天下。天地鬼神先聖後
聖。無不共鑒之矣。此桂山論成爲文。以告聖廟。亦
求共鑒此苦心耳。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三

或曰佛氏于吾道爲異端愚謂昌黎人其人火其書亦何不可之有而至今遺其教于天下何也余曰自有佛氏以來世之目爲異端而排斥之亦已久矣徒以賢知之徒多惑于其說不待不待而爲其說秘密反復推論之非有意求疵索癥而故抑之也三代之有天下無論其治之盛衰遵王道者與之背聖教者誅之辟如芸田非其種者鋤去之而已至于今雖以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桂山堂

帝王之權勢聖賢之德教不能如吾意而爲之者亦以天下才知辨博之人從聖人大道外有可探索莫不探之索之有可穿鑿莫不穿之鑿之有可旁見側出莫不旁見而側出之憑一隙之小明逞一已之私論能迂濶前人而不知其道之不足致遠能神奇其術而不知大道之不易其常自孔孟時雖已有其端然人無其人書無其書如草木之萌芽耳迨其後雖有其人其書猶未離乎彼所爲道與教之本也及其道已著教已行人有其人書有其書幾遍天下矣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桂山堂

草木之根株既已盤固其枝葉既已扶藉其道其教支流派衍天下之人皆視若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之道所以陷溺其心者爲何如哉雖使廢絕于一時不能廢絕于永久放距于一已不能放距于人人豈無廢之絕之之君與相放之距之之賢士大夫哉其效亦大可見矣然則二氏與吾道爲終始矣何以爲拔本塞源之計乎余曰必爲拔本塞源之說非先取天下之人心盡舉而變革之無能爲也蓋二氏之道與教二氏之心爲之根本也而天下之人心又二氏教與道所以行之根本也然從二氏拔之塞之不能從天下人心拔之塞之今日拔之明日又生之今日塞之明日復決之又安能使天下人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死好福田利益而惡災禍困窮爲帝王卿相聖人君子而不足必爲神仙佛祖而後已者一旦欲盡舉而變之易之其難易爲何如哉然則吾子知其如是乃于論聖道必及之屢數千萬言而未有已將以何爲者耶余曰凡吾之爲此亦欲明吾道于天下也夫道之明于天下久矣何俟余明之亦欲明二氏

之非道以明吾道于天下也。夫二氏之非道孰不明之。何俟余明之。亦以賢知之人惑于幽深之說。愚不肖之人惑于荒誕之言。吾不取其幽深者。以聖道之非幽深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幽深之內。而聖道不可見矣。不取其荒誕者。以聖道之不荒誕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荒誕之外。而聖道不可見矣。自有二氏來。天下知聖人之非幽深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幽深非道。即聖人之是道。猶未可謂能知之也。知聖人之不荒誕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荒誕非道。即聖人之是道。猶不可謂能知之也。故吾言二氏幽深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為非。然吾惟以聖人非幽深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為是道。即不能不以二氏為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即吾言二氏荒誕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為非。吾惟以聖人不荒誕者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為是道。即不能不以二氏為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亦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老氏之道非道也。乃彼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氣而自以為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窮居無志。不能善其身。行義無才。不能善天下。從其道而求之。雖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為不善。而自棄者多矣。亦非愚不肖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為之者也。其齋醮祈禳。古人以巫史領之。亦可廢也。佛氏之道非道也。乃彼離氣而即以為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等身世于浮漚。嘆光陰如逝水。從其道而求之。亦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為非道。而自棄者遠矣。亦非愚不肖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為之者也。其修薦救拔。聖所不存。國家申令除之可也。或曰。老氏之道。生天地。佛氏之道。出陰陽。二氏之徒。必有以為未盡然者。與其存之不若去之。之為愈也。余曰。使二氏之道果能生天地。出陰陽。其大如是。吾何仇何疾于二氏。止取其所能有者言之。不取其自大而不能有者。非之。無如道止一道。吾何嘗必以大天地聖人者大其道。天自得之而為天。聖自得之而為聖。其如老自得之而止為老。佛自得之而止為佛。佛之道何也。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四

桂山堂

日儒者之論二氏愚聞之詳矣吾子止從二氏論二氏究其指歸而是非之其是者是二氏之是其非者是二氏之非于吾道本無與也今而後愚尚復何疑而更有請耶然道家齋醮符籙與釋氏修薦救拔其義一也人生懺悔已罪薦度親亡仁人孝子中其無已之心亦何可廢耶余曰齋醮符籙古昔所未有也王制祀典水旱蟲蝗祈禱山川以人道行之者也人生疾病災沴悔禍自新禱祀而求有所不免祝史巫覡以誠求之足矣若追亡度親此二氏丐食者爲之本傳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愚夫婦信之士大夫亦有弗爲者矣人之祖考既已死亡其善與惡自其生平而已定矣善固不必言其不善者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人子不忘其親傷痛迫切惟修行立身以父母之遺體弭父母之過愆祖考之積善可下貽于子孫者子孫之積善獨不可上及其祖父乎孝子慈孫之處心積慮當如是耳若徒以僧徒之懺禮欲舉其生平之過愆而解脫之其理有不然者矣要而論之二氏以一已之小智徒推測于大道有無之間以有之有用有盡而無之體無

窮○使○其○能○知○無○之○無○窮○正○有○之○無○窮○而○有○之○無○盡○即○無○之○無○盡○聖○人○之○道○言○有○不○言○無○者○所○爲○無○在○有○之○中○不○在○有○之○外○有○在○無○之○先○不○在○無○之○後○固○已○明○如○日○月○徹○如○澄○水○矣○又○何○必○止○以○一○無○于○生○死○未○了○求○之○使○其○徒○惟○資○口○說○反○復○變○幻○愈○救○愈○窮○徒○以○眩○惑○愚○人○而○已○耶○

此將二氏向上一着說透虛無寂滅道所不存而其發念立教根本不難一筆掃盡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本來面目此亦不掃而自掃之一法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六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四

哉曰：「氏之道偏小若此無智愚賢不肖猶信而從之乃聖人日用平常不可須臾離者一似釋子所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然吾子既取吾道而明之矣自必有所以行之者其道何由余曰道之不行由于不明以其不知人之爲人也○人○之○道○非○天○之○道○聖○人○必○不○以○教○人○以○人○爲○天○所○生○之○人○必○不○能○以○非○天○所○自○爲○之○道○而○教○人○爲○之○也○非○惟○不○可○爲○亦○其○人○本○不○欲○爲○者○也○世○之○人○惟○不○知○人○之○所○以○爲○人○于○所○不○可○爲○而○爲○之○所○不○欲○爲○而○爲○之○苟○愚○不○肖○如○是○爲○之○而○賢○知○不○如○是○爲○之○是○天○之○過○也○天○能○以○其○天○與○賢○知○不○能○以○其○天○與○愚○不○肖○天○亦○安○能○辭○其○過○哉○惟○賢○知○者○知○其○不○可○而○如○是○爲○之○而○愚○不○肖○不○知○其○不○可○而○反○有○所○不○爲○是○非○天○之○過○人○之○過○也○賢○知○不○能○以○天○爲○人○愚○不○肖○能○以○人○爲○天○人○又○何○以○辭○其○咎○耶○知○此○而○古○先○聖○王○本○天○以○立○人○極○至○平○至○易○不○學○不○慮○一○如○生○而○知○之○者○固○人○所○不○可○須○臾○離○之○道○卽○至○繁○至○曲○必○信○必○從○一○如○勉○而○行○之○者○亦○人○所○不○可○須○臾○離○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之道也○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無不在人道之中○無不在天道之中者也○嘗試舉一二大端言之○如言人倫○天地生人爲子人○以天地爲父母○故人事父母○一如事天地○人不能事天地○事父母○猶事天地也○聖人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夫至通神明○寧必待其人通與不通之而後知之哉○仁人孝子之至性○卽天地神明之至性也○此通而彼應○如一呼而一吸○聖人豈徒從幽深言之○以動天下之人○心乎哉○夫以孝之與天合德○如此而天尊地卑○陽大陰小○臣道妻道如是矣○由孝而推弟○由忠而推信○弟道友道亦如是矣○其動天地而格神明○又何弗如之如言○天德○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人以不忍之仁○始于親親○及于兄弟朋友○以及于家邦而爲仁之至○由仁而有義○本仁之義○義之至也○由仁而有禮○本仁之禮○禮之至也○由仁而有知○有信○本仁之知○信知之至信之至也○孰非本天地四時五行○不遷不貳之道爲之哉○如言成已成物○天以不已之命成已○以生物不測之道成物○人以無息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木

桂山堂

誠成也。以生養教育之道成物自天子至庶人所成之大小不同其爲成物則一也。夫是以天高地下人處其中如類之相聚焉。如羣之有分焉。各本三才之能各盡三極之理者也。或曰此非天下至聖至誠之人不能知之而盡之。彼賢知愚不肖亦罕能與于斯矣。余曰非也。凡至聖至誠之人不越道之平常爲之非自謂有加于賢知愚不肖之人。惟愚不肖之人自視遜于賢知之人。賢知之人自視遜于至聖至誠之人。此其所爲不行由于不明也。今以忠孝節義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九

桂山堂

在人倫者論之天下才能慧辨之士却顧爲之而不足者愚夫愚婦感慨爲之而有餘以求仁取義之在天德者論之士大夫日充其無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而不能充者行道乞人自遂其怵惕入井呼蹴弗屑之心而無弗遂以成已成物之在性德者論之公卿大夫有利澤家國之權壅于上而不流者一介之士有推誠服物之德隨所及而人化之豈非天之所爲道非天下人所爲達道而可以爲道者乎。或曰人之不能由斯道也惟私與欲之難克耳。非先之以去

欲而引之以無私又安望由斯道如由戶也。歟。余曰古先聖王之憂民也深矣。其慮民也至矣。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之有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欲則民亦可死而不可生矣。民生有欲不能無私私與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私則民亦不可以爲己。即不可以爲人矣。聖人曰民之有生欲之所由生也。民之有欲私之所由生也。吾欲與爲無欲必先有以養其欲。吾欲與爲無私必先有以遂其私。大欲所存莫先于飲食菽毛飲血以來至於樹藝五穀分田制產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十

桂山堂

而養民之道至矣。飢則思食壯則思室爲之婚嫁以時人之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之願無不遂矣。此皆人生之所爲私也。欲也。聖人之道去私去欲而已。惟此私此欲與生俱來雖欲去之烏乎去之。孟子謂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然士非志道甘貧之人亦有不得而望之者矣。苟非有以養之遂之而爲之禁令以制之是衰亂之政也。爲之斷絕以遏之是異端之教也。聖人豈不知人之有欲有私而必不禁之令之斷之絕之亦以養其欲而後可教以去欲遂其私而

後○可○教○以○無○私○也○且○吾○所○養○所○遂○者○乃○人○口○體○之○欲○
與○私○與○人○心○性○之○無○欲○無○私○本○無○與○焉○者○也○吾○欲○養○
而○吾○之○口○體○一○如○無○欲○矣○吾○私○遂○而○吾○之○口○體○一○如○
無○私○矣○以○吾○有○欲○有○私○之○口○體○尚○可○使○之○無○欲○無○私○
况○吾○本○無○欲○無○私○之○心○性○反○于○養○欲○遂○私○之○後○而○不○
能○無○之○是○吾○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天○下○
必○無○之○理○也○然○世○之○人○以○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
之○口○體○者○往○往○有○之○此○聖○人○所○為○佚○居○無○教○近○于○禽○
獸○而○憂○之○者○也○先○之○以○人○倫○而○天○德○在○其○中○成○已○成○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土 桂山堂

踰焉由是推之聖人盡性至命之能皆夫婦與知與
能之事赤子不學不慮之良即大人窮神知化之理
聖人與人同耳孟子豈徒引人為善而為是言哉吾
故曰不知人人之所為道者不知天之所為道者也
大舜不以野人之一言一行沛然從之先民不以芻
蕘之千慮一得必加擇焉非大舜不如野人之民不
如芻蕘也野人之言行乃自然之言行本天道而有
之芻蕘之一得乃從心之一得本天道而出之者也
天下惟共有者為天道而獨有者非天道曲學之小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土 桂山堂

物亦在其中使賢知者不可俯而就愚不可言者不可
跂而及聖人必不以立教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
朝廷以至于鄉黨無不一以貫之者也故昏定晨省
以教孝也推其至虞舜尊養不越于此徐行從兄以
教弟也推其至泰伯三讓不越于此孝以教忠弟以
教友視諸此矣人充怵惕入井可以保四海仁不可
勝用也人充穿窬不為可以應萬事義不可勝用也
禮知與信準諸此矣鄉田之內相相助雖親上死
長道不踰焉同邑之人讓畔讓路雖不欲勿施道不

道矣天下惟坦白者為天道而秘密者非天道異端
之鬼道矣嗚呼曲學異端惟以獨有之道為大自必
以共有之道為小以秘密之道為大自必以坦白之
道為小小而不自大之彼不可以為大也大而不我
小之人必以彼為小也儒者因彼自大其獨有而若
疑之即以彼小吾共有而亦若疑之以彼大其秘密
而若信之即以彼小吾坦白而亦若信之是賢知之
人猶有不明不行之患况可望之愚不肖之人乎誠
能知此道之明如仰而見日斯此道之行如見日而

行大路之中又何慮弗行之有哉

桂山將二氏虛無說到無窮無極之太虛止是仰而可見之一天將吾儒實有說到至平至常之義理乃是聖而不可知之一道惟五經四子書具其原本惟桂山所著發其支流至道至言萬理通貫真羽翼天人大道之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五

或曰上世之人于日用尋常薄物細故苟道之所存如士卒之步伍止齊率而循之無敢戲論此道之所以能行也後世人讀聖人之書人明聖人之道志富貴者不必志功名功名者不必志道德乃于道德功名之外若別有一性分之說非人之所能知能及者然動引程子唐虞事業過眼浮雲爲美談思以孔孟生春秋戰國時管晏諸人之才莫不表而出之陳良佳章之行莫不褒而稱之今之士大夫其于道德功名所造不知何等先有一事業浮雲之見于胸中其位置則高矣其眼界則大矣其不逮古人彌甚豈非二氏芻狗萬物幻妄天地之說爲之蒿矢耶談性命而尚虛無求踐修而輕實有其于行道有喪無得亦不足慮乎余曰道之不行也久矣子求所以不行之故而思所以行之之亦可謂從其要領無不推論之矣大道之行也非一二人行之之謂行通天下人之謂行之謂行也古者自能食能言必有教以至就外傳入大學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人徒以此特小學

淺近易能之事與大學存心養性迥乎不同然則聖人所謂蒙以養正為聖功其旨又安在耶夫小學有小學之事大學有大學之事童子小學時教以一言一動亦止一言一動耳即如洒掃應對必于精義入神時通之非精義入神即于洒掃應對時通之也然而作聖之功莫大于存心養性而蒙養之正亦莫先于存心養性豈童蒙之為童蒙一言一事尚未能通而乃以存心養性之說先之耶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學問之事大小不同其為心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則一也學問之人知愚不同其為放心則一也聖人與童蒙其所求于心不同而其求放心則一也故凡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之事無非存童子之心而養童子之性也其事則小學之事而其通于大學必俟其能通而自有以通之耳小學大學若止以事論之而不以心論之非聖人養正之大旨也然則所為存弟子之心而養弟子之性以何為本耶亦曰敬而已矣誠而已矣或問朱子小學未當得敬不知小學之教正教以敬也猶言小學未當得誠不知小學之教正

教以誠也敬與誠苟于童蒙時失之又安望其為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乎哉嗚呼古之人自孩提以至成人收其放心而養之以正如此及其長而利欲當前失其本心者有之矣况自少至老日放日逸而求其近道也不亦難乎朱子曰今人全失小學功夫只得以敬為主收斂其身心夫教童子而先提一敬以教成人猶難况未成人者乎所為敬者以敬寓于學而教之正以童子未離乎敬之時也蓋誠為敬之根非誠而敬何所主敬為誠之用非敬而誠無所存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六

桂山堂

是而窮理盡性知命以求至于聖人亦何難之有哉古人之入大學也其所學者內則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外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窮其理則理必窮其至以盡其性則性必盡其至以至其命則命必達于天其學益廣益大其誠其敬益精益求精微其主敬也視小學益加敬其存誠也視小學益加誠以小學之敬誠聖人立教以引而存之者也不能使其自主之者也大學之誠與敬則非徒聖人立教可以引而存之必俟其人自有以主之者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存

養如是莫見莫顯必慎其獨其省察如是終食而違斯違矣頻復而厲斯厲矣此學之成與不成之大根本也兩漢之世去孔孟未遠敦實行尚治功所學所修猶知以誠敬爲本自二氏崇尚虛無與佛氏之徒舉千聖百王立教之大本一切掃除之儒者驚怖其言如河漢而無極吐棄聖人之道食而不知其味尊味二氏之說求而不得一嘗加以生死禍福神仙佛祖動其貪妄之心而奔走天下天下之人日言聖人之道不復有聖人之道在其心不言二氏之道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有二氏之道在其心無與有相反也實與虛相違也公與私相間也義與利相背也雖有存誠主敬之心能不移于博文約禮之中不能不移于明心見性之外千百年于茲矣古之儒者其學一今之儒者其學三非三其人而三其學也乃一其人而三其學也故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言其與吾儒同又不敢不言其與吾儒異莫不隱然有一吾儒之淺近二氏之深遠在其胸中子所爲其位置也高矣其眼界也大矣尚復能以誠爲吾道之誠始終爲吾道存之而不渝

以敬爲吾道之敬始終爲吾道主之而不失耶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之說余嘗取其說而思之本欲推高堯舜而爲是言耳不知已失孔孟贊堯舜之大旨矣夫堯之則天孔子稱之以成功文章舜之協帝孟子稱之以得人治天下書所謂時雍風動乃事業之極至也孔子論博施一則曰堯舜猶病論安百姓再則曰堯舜猶病此真得堯舜不敢以其事業自謂參天贊化性分已盡之明驗也如使堯舜自視其事業如一點浮雲藐乎蕞爾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太

桂山堂

足道然則其自視尤有大于唐虞事業如太虛者又安在耶及就程子泰山雖高絕頂之外無與于山之說推之所爲唐虞事業者泰山絕頂也此外無與于山者太虛也以事業喻山以性分喻太虛耳苟如是是以性分與事業分大小也以性分事業分大小是以事業性分爲二也孔子以巍巍稱助天中庸以參贊爲盡性何嘗不合事業性分而言其大言其至必分事業爲大而非大至而非至而以性分爲小而尤大至而尤至豈聖人體用本末一以貫之之天哉

且孟子嘗以事業性分而二之者如言三樂王天下不與君子所性定四海不存此徒爲世儒于窮達二者不能勘破謂士君子德澤及人固可樂而仁義禮知粹而益背其樂自有在焉以見通顯之尊榮無加性分之濇定若以堯舜之性分大于事業而比擬之豈徒失孔子贊堯舜之大旨哉并失孟子言性之分殊矣此非從佛氏性量虛無芥子須彌其廣大過于天地猶不足者安得有是言耶學者苟以是爲尊德性而極高明猶能于聖人之道存誠主敬終其身守之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此專爲大言一流人薄功名藐事業儼然高出吾道之外爲二氏樹幟說法以是心求聖人之道必不誠不敬其究且爲無忌憚之人儒者苟或就其說其于盡心立命之功了無干涉矣此桂山岐伯之神針直中膏肓之國手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六

或曰佛氏芥子須彌之說其言性量廣大如是吾儒存誠主敬從事聖門非真見其有所不及何肯因其說而自渝其心耶余曰世之學聖人而渝其心者多不誠不敬之人也徒以聖人言心性不能言虛無佛氏能以虛無盡性量不得不以廣大歸之耳夫心之爲心血肉之塊然者也以性之虛靈存焉謂之心本虛本無者也聖人之言實有豈以血肉之體言實有哉言實有亦言其本虛本無者耳卽鬼神之虛無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體物不遺人人可反求已身而自見者也佛氏之徒止謂聖人以實有言心性不以虛無言心性又烏知聖人以其心推之無窮無極盡吾性量之實有于至虛至無之中使猶有可推而不推必俟二氏言虛言無者推之而始見之亦何以爲聖人哉故聖人以虛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天道高明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地道幽深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海內外羣分類聚人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時日月

山川五行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人官物曲制器
尚象萬事萬理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此以其道之形
而下者言之也至其道之形而上者以其虛無之心
推虛無之理推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不測而有
以測之推之窮理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不測而有
以測之尤有未嘗以其心推之而莫不推之者上而
推之百千萬億年前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不期
開而日開不期闢而日闢之理而有以測之下而推
之百千萬億年後亦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日窮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而日變日變而日通日通而日久之理而有以測之
即推之太虛法象中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
著為生生不已之易一呼一吸一闔一闢往來屈伸
變化莫窮之理而有以測之嗚呼此皆聖人以其虛
無之心推虛無之理一聖人所推而測之者數十百
聖人卒莫能有加于所推所測之中乃佛氏之徒以
其虛無為虛無以其廣大為廣大不過謂吾之虛無
乃天地以內之虛無有窮有極之虛無彼之虛無乃
天地以外之虛無無窮無極之虛無世之人有不以

天地以外之虛無為廣大而反以天地以內之虛無
為廣大無知愚賢不肖皆得而目笑之矣夫心性之
廣大吾知其廣大久矣不待彼廣大而吾廣大之也
若虛無之廣大吾知其廣大而不以為廣大者以廣
大在心性而不在虛無惟彼言心性必以虛無言
之其為廣大亦虛無之廣大非心性之廣大非以心
性廣大其虛無而以虛無廣大其心性而已矣故彼
以實有言廣大則彼之心性即與吾之心性俱廣俱
大者我猶得而言之彼以虛無為廣大則吾之實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不與彼之虛無俱廣俱大者惟彼得言之而已矣何
者人心與性之本虛本無而如是其廣大也正以能
實有其虛無而如是其廣大也人之心不能有一物
則為不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一物則為能有一
物之心量矣能有百千萬億物則為能有百千萬億
物之心量矣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則為能
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之心量矣今求之彼之
心性一無所有徒有一能虛能無之心量而已是一
已而外舉太虛四維上下一切實有與彼心性了無

交涉惟與太虛四維上下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空
界同其廣大彼以是而云廣大何必更有過于其廣
大者哉佛氏則又曰吾之虛無豈徒虛無言空界而
已哉吾言一粒芥子可納須彌大地山河惟心所造
非吾本覺之所為實有者乎夫吾儒語大莫載則以
一心包天地萬物之大而天地參于吾心萬物育于
吾心其莫載如此而猶有載之者乎吾儒語小莫破
則以一心貫毛髮蟻蝨之小拔毛髮而體動捫蟻蝨
而性存其莫破如此而猶有破之者乎然此以其心
人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之實有為廣大非以其心之虛無為廣大也佛氏之
心一虛無之心也佛氏之芥子一虛無之芥子也以
納須彌是納須彌于虛無非納須彌于性量也以造
大地是造大地于虛無非造大地于性量也夫須彌
大地原在太虛至虛至無中惟太虛有是氣與道而
能納之造之斯吾心吾性小如芥子雖須彌大地無
不在吾納之造之之中也苟吾心吾性不能納之造
之徒以太虛之能納之造之自為納之造之是空言
也無實之言也能言納之造之而不能即其言納之

造之是空理也無實之理也無實之言無實之理非
吾儒見諸實有之言見諸實有之理也吾儒之言見
諸實有言顧行之言也吾儒之理見諸實有行顧言
之理也辟如有人焉向吾儒取芥子即與芥子以納
須彌即納須彌能造山河大地亦猶是耳今佛氏自
言吾本覺中照見山河大地皆吾性量所有惟吾性
量與太虛同其廣大吾非徒託之空言而託之空理
者吾能以一大事因緣舉大千世界衆生盡入無餘
涅槃而滅度之使復歸於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吾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之性量直與太虛之一無所有同其廣大又孰有廣
大于此者耶嗟乎吾儒之性量與天地同其廣大即
與太虛同其廣大者以能盡太虛所有氣與道之實
有不使太虛有是氣與道之實有而虛之無之于無
窮無極之空界夫是以盡人性物性而化之育之也
舉億萬斯年之天地萬物而參之贊之化之育之無
一不在吾聖人性量中斯其廣大與天地太虛同其
廣大也若徒盡大千世界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歸之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其為性量是何性量

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而能有之者耶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不能無之者耶使盡太虛實有之性量不能無之而猶自爲有之所有者直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而已矣此吾之大千衆生皆得入天道之實有生而爲人死而爲鬼無不在生生不已之中而彼之大千衆生去天道之實有入彼道之虛無生爲人而求了死死爲鬼而求無生日求入不生不滅之中而日在不生不滅之外者也夫天地日生人于有死之日而佛氏日死人于有生之時聖人極論說論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日引人于真實無妄之理而佛氏日引人以虛無寂滅之談陸子靜云待彼度盡天下人教以自私自利此猶以其能滅度而言嗚呼果其能滅度人也哉然則佛氏爲此大言果何所憑而言之亦徒以此性此覺爲常不滅之神而言之焉耳夫此性覺之神非佛氏一人之性覺即天地毀而不毀萬物滅而不滅之神而已吾不知此百千萬億年太虛法象無窮無極往而復來屈而復伸之鬼神此大千世界中無量無邊衆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生爲賢知君子以贊天

地化育于陽死爲聰明正直以贊天地化育于陰以及百姓日用林林總總不識不知之民無一不有其神無一非常不滅于天地間之神是乃立天立地之大本生人生物之大本夫是以佛氏既言其毀劫不能不又言更立更生又不能不言以其不滅之神又出世說法而度人吾不知其所滅度者是天地萬物之形與氣耶抑天地萬物不滅之神耶夫滅度天地萬物之形與氣則今日度之明日又生終不可得而滅度之者也惟滅度天地萬物之神則一之萬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古不生而後可爲盡滅度之也其知天地萬物之氣日生生而不已之氣斯天地萬物之神日生生而不已之神自非佛氏能并此太虛而滅度之不惟以其氣而滅度之并以其道而滅度之佛氏自耐而自度之能乎不能乎如其不能佛氏徒以一已芥子之性量不能自有于太虛中不過欲盡太虛所言之廣大悉無于一已一無所有芥子之性量中耳嗚呼以太虛無一不有之性量一旦悉無于佛氏一已芥子性量之中其太虛之廣大亦不過芥子之廣大而已矣

又安得須彌大地而納之造之如是而言廣大又何
廣大之有哉吾不即彼妄言亦與妄言之未有不以
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言未能窮則已化為佛之說也
嘻其言虛無之廣大何至奪人如是哉其真能奪
人如是哉

此即從佛氏芥子須彌分別虛實不說到一切滅
度盡歸太虛則其廣大終不可破桂山自謂言之
重詞之複彼造偽妄之言既已如此但以一語掃
却其如天下庸妄人多真見性人少何也如讀諸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毛 桂山堂
史如搜神經不知其是隱五經四子書中意外
意中言外之至理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七

或曰釋氏所爲一大事因緣比于聖人盡人物之性
吾子直從其虛無廣大之說而勘破之而後知天地
不已之命聖人無息之誠無日不主張推行于太虛
法象之中乃許庸齋之徒不知何所見猶有人物銷
亡復歸混沌一本釋氏爲說明以吾之天道以實有
而非恆久彼一已之道以虛無而能恆久何以垂訓
于天下耶余曰釋氏言天地之有成敗也以人之有
形氣而推測之非真有見于天地以何而有始以何
而有終并非若康節以數推之而云然也彼之離陰
陽而求道亦以老氏氣從道生吾能離氣而爲吾道
可超天地而遺生死彼不知人之生死一天地生之
死之人無所與焉者佛氏惟以生死爲一已之生死
見人之生老病死而悲之離氣求道冀脫生死其所
見于生死也一已之軀殼而已矣彼徒以道者一而
不二者也氣者二而不一者也氣以二而有所生吾
求其一不求其二而吾無生之道得矣生既無矣尚
何死之足言哉故其道惟以常靜不動自存于虛無

寂滅之天不知其所爲常靜不動者亦徒有其氣而無之可以如是非有其道而無之可以如是者也道以不離氣爲道故道非常靜不動而氣亦如之氣以不離道爲氣故氣非常靜不動而道亦如之佛氏生而爲人以其陽之氣而有其人之道死而爲鬼以其陰之氣而有其鬼之道無離氣而爲人無離氣而爲鬼者也乃生時離氣而求之徒以其常靜不動離其人陽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陽之氣盡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而與道亦無與也仰推之死時離氣而求之亦徒以其常靜不動欲離其陰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陰之氣盡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而與道亦無與也又以其說推之無是氣止有是道求之一若氣可以無言可離道而無之道不可以無言吾惟離氣而有之而後吾之道可以不無無之而已矣而不知氣之爲氣可以類求之道之爲道不可以類而求之也故天以是氣而爲天可以天求之地以是氣而爲地可以地求之人羣物類以是氣而爲人羣物類

可以人羣物類求之有是氣斯有是道而天地之祇卽于天地求之人羣之鬼神卽于人羣求之之靈蠢卽于物類求之莫不以乘乎陽之氣而有者歸于陰之氣而有之苟天地萬物而無氣是無天地萬物矣無天地萬物而止有道是天地萬物以氣爲類而可分不以道爲類而可分者無小無大無靈無蠢共此一道於合同而化之中而欲分其孰爲大孰爲小孰爲靈孰爲蠢譬猶聚四海內外億萬耳目口體如一人之人而分其孰爲爾孰爲我就爲此孰爲彼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釋氏乃欲於天地神人鬼神無陰無陽無形無氣止有一道合同而化時自表而出之曰此吾一人之道此吾一人之神也獨載其有形有氣之色相特立于無天無地無人羣物類中又將出世說法而度人是天地萬物人羣物類以無氣無分而止此一道者釋氏又獨能有氣而有是色相表而出之由是言之是離氣而有之不離氣而有之者耶此可知道不離氣而道可分者道既離氣而道不可分佛氏雖欲分而有之亦佛氏自爲分

而有之耳其如吾太虛與天地之道不可分而有之何哉夫是以止知一已之有生死而求無生無死不得不爲天地有成敗一如人之有生死以贊鼓天下之人乃儒者必立混沌一終開闢一始含聖人生生不已之大道而以佛氏爲信然子以爲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余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

此以理氣二字至精至微明天地生生之大道而釋氏終其身認無氣卽是道有道必無氣求無生不死于天地大道一無所見而立教以愚人桂山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從或問徹底根求而啓發之快絕快絕

太極圖說論七十八

或曰儒者之言及此也彼自以爲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以理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淳朴日散澆漓日深如江河之流而不返百世而後地高天下人物日亡勢有必然一說也以事言之一氣大息震蕩無垠山勃川涇舊迹盡滅嘗見高山螺蚌殼多生石中其石卽舊日之土其螺蚌卽舊日水中之物下變爲高案變爲剛深有可驗一說也以是紫陽庸齋諸儒均有是言耳余曰此雖儒者以事理推測之談然從古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賢亦嘗于天道探賸索隱而求之矣曾未有如此立說者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亦人世上所見多所怪之事如中國四裔人物風土之類是也若夫理之與氣乃人人所共知共由非可以無徵無驗而言之者也故雖至賸至隱之理聖人莫不推測言之莫不使人人皆可徵可驗知之由之而言之者也今風氣醇漓之說以易之否泰盛衰論之卽孟子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之常理若以洪荒之世其民蠢愚遞降而來其民詐僞如江河之日下遂以緯書地高天下食

土倚杵及釋氏人物短小朝生夕死之說謂一混一
闢爲信然此子貢所爲一言爲知一言爲不知亦其
不能以不知爲不知豈聖人所許爲知者哉遠不具
論自五帝及三代三千餘年今日所稱上世也五帝
之世質勝其文三王之時文勝其質其民去淳樸不
遠而已若致飾日甚者然此是風氣日開增華麗事
不可復返于茅茨土階太羹玄酒則有之非謂太古
之民人人淳樸無一詐僞中古之民淳樸多而詐僞
少在代之季詐僞日多淳樸日少此後民胥詐僞漸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同禽獸自必有更造天地別立生人之邪說矣夫風
氣有日開之勢人生其間淳亦從而爲淳朴亦失而
爲詐勢所必然與人生心性知覺亦復何與辟如氣
質樸魯之人本非心性之樸魯而心性亦若樸魯氣
質靈巧之人本非心性之靈巧而心性亦若靈巧乃
直以人心人性爲淳朴散而詐僞興亦已過矣且上
世洪荒其民雖不識不知一如禽獸任任孫孫然而
強之凌弱智之欺愚鳩鵲爭巢螻蟻鬭閭禽獸且然
而况于人若但指上古之醇美言而不指上古之雜

亂言雖云後世之澆薄不足以勝上古之醇美而欲
反于上古又必有指上古之雜亂同于禽獸反不若
後世之澆薄猶未離乎人羣而以仍安後世不反寔
古者爲貴矣卽如春秋淫惡放恣弑父弑君殺國時
挾詐任術殺人盈野其去禽獸會有幾何然而則多
耆碩之臣野仍朴茂之老其他日用飲食自安民質
者豈盡淫惡放恣挾詐任術之人相習成風另一世
界哉天于斯時生孔孟大聖賢人明大道以覺民行
反其人已失之本心而不至復淪于異類非無意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然也自是漢唐宋元以來視二代盛時雖若有間而
亂臣賊子如王莽曹操劉鄩安慶緒大逆不道間世
而一見又非春秋戰國時淫亂殺虐殆無虛日者可
同日而語矣豈江河日下之說可得而信之哉至于
周章之大莫如封建井田大變古法然亦改其而而
不改其義易所謂窮變通久有所不能已焉者耳今
世之人徒以一已所主之時所遇之人嘆詐僞之日
滋淳朴之日散并疑天地之道亦與人心風氣同歸
于盡是亦釋氏執人物之死生度天地之終始之說

其有成有敗之說耳。今天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內外羣分類聚莫可窮紀。有從古未通中國累數十譯而來者其椎魯朴率與上世僊狂畧同。豈天獨以此種人類留天地淳悶之氣耶。亦其風土未開使之然也。彼從其國與素通中朝之人聞風而來久則漸近漸開亦如素通中朝之人矣。豈數千百千萬年存天地之淳氣者一旦通中國遂入天地之清氣盡喪其淳朴之氣耶。至于高山螺蚌之說尤屬膚淺。此即詩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說也。即如堯時洪水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姜 桂山堂

九載橫流。弱山湮谷。水族生于其中。已而疏鑿通行。水歸故道。山谷水族沉滯。汙泥土久堅剛。化而爲石。余過隴州土人拾之。剖以示余。魚形宛然。余曰。嘻。此殆龍門未鑿。懷山襄陵時物耶。至于五嶽名山背陰積雪經年不散。太陽迴照化爲蟲魚。頗有可食。又或山頂坑塹積水。所生水洞殼遺與土化石。必以爲天地壞舊迹滅。是其所存所遺之物亦何異人從海畔掘得盤根從桑田拾得魚骨。亦指爲天地毀而舊迹所存所遺之物。豈其然乎。彼佛氏之徒好爲怪迂之

談以欺天下。而一二賢智之人無端而生幻妄。人之心無端而求空無性命之旨。其能主敬存誠從事聖門。依中庸而進世無悶者。又幾人哉。噫。其甚也。且夫人生天地間。猶九牛之一毛耳。卽以康節一元計之。其數亦踰十二萬年。吾以百年之身得十二萬行餘載之天地而事之。吾生也。天吾死也。天吾盡其所賦之心性而生事之。吾卽盡其所賦之心性而死事之。生旣無忝于爲人。死復無忝于爲鬼。吾不知是造物者吾死而又將以我爲人焉。否耶。卽使死而復爲人。無忝其人生而復爲鬼。無愧其鬼生生死死以一元計之。亦可爲百千萬年。而無不爲人矣。假使吾生當天地一元將盡之時。吾一日猶得爲人。吾必不忍以吾一息之存沒。吾心性以事天而思所以逃之以吾之事天。猶事吾親也。猶吾之事吾君也。吾一日不得事吾親。吾不敢不死。吾孝以事之。吾一日苟得事吾君。吾不敢不死。吾忠以事之。况吾爲天所生之人。以天之氣而有其口體。以天之命而有其心性。吾敢以天地一日之毀壞。而不以死吾親死吾君者。事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姜 桂山堂

而變易其心性之常○自○私○其○一○已○于○毀○敗○消○亡○之○日○
施○施○然○以○獨○存○為○幸○吾○非○人○類○而○禽○獸○也○乎○哉○乃○儒○
者○當○天○清○地○寧○萬○物○芸○生○不○已○不○息○無○窮○無○極○之○日○
而○存○此○元○會○運○世○水○火○風○災○天○地○毀○壞○人○物○銷○亡○之○
見○于○胸○中○以○疑○其○心○而○貳○其○行○其○得○為○窮○理○盡○性○而○
推○極○其○至○者○乎○噫○其○甚○也○

此皆自古聖人之所不言○即彼言之而亦不足辨
者○惟○吾○儒○亦○因○二○氏○而○有○是○言○不○得○不○以○天○人○至○
理○與○天○下○共○明○之○夫○至○邪○至○妄○之○言○徒○執○其○邪○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而斥之而彼氏之徒不能俯首者○徒斥其邪其妄
而彼愈以為非邪○非妄○惟以至平至實之理一
曉喻之○彼不能以我之理為邪為妄○則彼之為邪
為妄自破矣○此桂山攻異端之大旨○非前人所能
及

太極圖說論七十九

或曰○吾子以聖人理道折二氏之說○說茫茫巨浸之
中○亦可望斗杓而知所歸矣○是吾子立教以教之也
其入道之方○一本孔孟以為教者○亦可得而詳言之
歟○余曰○吾為無極太極之說○本于大易而天○地○人○
死○生○鬼○神○窮○理○盡○性○至○命○之○道○莫○備○于○是○書○而○一○
論○之○有○無○之○義○明○而○太○極○之○理○著○凡○以○明○理○也○非○以○
立○教○也○立○教○之○說○非○孔○孟○大○聖○賢○人○不○足○以○當○之○漢○
唐○以○來○聚○徒○講○學○未○能○如○孟○子○願○學○孔○子○本○一○道○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教其門人○皆不足當之者也○凡吾之所以為此○亦如
原道原性闡明孔孟傳書○不敢一言倍謬○古聖人相
傳一道焉耳○有宋諸儒○其本孔孟為教○致知力行○
誠主敬既明○且析又何用○吾厄言贅詞而附益之哉
雖然○由周而來○教統絕于上○孔孟而後○其統雖不絕
于下○亦如綫之不絕而已○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
聖道猶未遠○惟引之高而失其卑○求之深而棄其淺
以前之人○猶未足而我之見有所加○雖有宋大儒○猶
有所不免○吾懼孔孟如綫之緒○終于墜地而後已也

蓋有志明道之人何嘗不以闢異端開先聖爲已任
及探其高深索其幽隱并聖人生平履歷教人以中
庸其至一語若忘之者然又安能本一道以倡率天
下如古作師之人乎哉昔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非
親炙而私淑之徒以孔子所刪述與論說具存耳後
世諸儒苟能私淑孔孟亦卽其所刪述論說深造而
自得之雖千百年如同堂于一日亦何不可之有哉
乃立講堂聚弟子各以其意見自謂出習見傳聞之
外以求勝于今日者遂若真勝于古人斯虛無隱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美 桂山堂

文武其人總作師之權于在上以其身爲律度而表
率之一切異端曲學不使並行于世以惑亂天下之
人心自必有名世之臣相與撥亂反正而大創之庶
幾從古聖人立教于天下者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其
光尤有加焉斯天下萬世之幸也或曰天下之生久
矣斯民澆漓之習亦已深矣雖有聖人起而在上一
旦欲舉天下而革易之譬猶驅膏梁之子弟使負耒
耜而力作于畎畝之中亦何可得哉余曰非然也天
下之風氣雖日漓而斯人之良心終未失也上作而
下應之聖人風草之喻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今天
下郡邑苟有循良之牧撫其民而善教之不過十年
五年之德澤耳其居官也如弱子之依其母其去職
也如孤兒之失其父生而歌詠之沒而尸祝之爲祠
社以享祀之見碑樹而涕泣之書所謂民情大可見
豈欺我哉故三代而後如漢之文景可比成康卽蕭
齊之主猶自謂治天下十年黃金與土同價况于唐
虞三代之聖人以道立其教乎或曰然則世風之變
有不可復古者其大者如封建井田學校肉刑之制

儒者以爲得其意而不膠其迹可以漸復之其理信然否歟余曰從古聖人質文異尚因時制宜唐虞三代聖人卽本是以改朔易服豈徒以法制大小論乎其宜因者不獨大者宜因小者亦宜因也其宜革者不獨小者宜革卽大者亦宜革也然立法更制之大本大原則不在乎此也所爲大本大原者要在以大公至正之心因時變易以立教于天下雖上世之淳朴末俗之澆漓無不可以奏治平之效也聖人之于一家也必曰齊于一國也必曰治于天下也必曰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聖

桂山堂

齊也者齊其不齊者也治也者治其不治者也平也者平其不平者也皆一人如百人百人如千萬人一人而不二之說也古之聖人自三綱五常而外其制度文爲有先時而聞之有因時而立之有後時而防之莫不有經權常變于其間惟後之聖人能知前之聖人因者因之而不以爲襲革者革之而不以爲背所爲化民成俗者要亦本大公至正之道以服天下人

人之心而已矣以封建井田學校肉刑爲必可復必不可復爲治亂盛衰之說者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者也或曰古制之不易復亦已久矣欲合天下大公至正之心以爲教而治平可躋于隆古必如何而可哉余曰漢唐以來一代之英君賢相其講求治國平天下亦各有其道矣亦各有因時制宜之義存焉此豈可取一十七史之典章因革損益一夕論說而盡之者耶無已而撮舉今時一二大畧言之如敦風俗莫大乎反奢靡而歸朴儉而後上下可憐民志可定也重農事莫大乎勸開墾而卹凶災而後木業可仰游惰可歸也興學校莫大乎稽實行而考藝文而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聖

桂山堂

野無僞士朝有眞儒也尚吏治莫大乎厚原祿而久任使而後虛聲可斥躁進可平也課軍實莫大乎倣府兵而久屯田而後兵無虛冒餉無匱乏也謹邊防莫大乎固封守而戒遠畧而後中國久安四裔率服也其他未易更僕類而推之立國規模能若此于是乎貴賤各有常貧富不相耀君子尚廉耻小人惡詐欺禮義興而刑罰措何莫非古人封建井田學校教養之遺意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而爲之者乎然倘非大本大原之所在也所爲大本大原在朝廷之上

而已○主德之大○莫大乎敬天而勤民○臣道之大○莫大乎盡其道而人事其君主臣一德上下一心○未有○不以身先天下○能不令而行者也○或曰此教之大畧○其在上者既得而聞命矣○吾儒從事聖門○其致知力行○亦有一二大畧○可得書紳銘座而行之者○歟○余曰○希聖希賢之道○其備于四子之書中○才之人弟子入○孝一章○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賢智一流○顏淵仲弓○請事二章○求所爲大而化之之道○亦豈有舍此而得○志者耶○至于有宋諸儒○所論讀書明理○苟能由其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望

桂山堂

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他求焉○余嘗讀其書○每自反而思○如昔儒言終身學○恭而安一語○不能得○况余于變化氣質○自愧未能者乎○少時家貧○親老○冀寸祿以展其長及不得志而行○遊四方○未嘗不求海內先正而事之○童子時○曾以一事過戒痛自刻責○終其身不忘○嘗著五說以自警○一日謹微由不甘蔬食而推之○始于一念而極于無不爲○此微之不可不謹也○一日悔過○理欲之介人禽○幾何失而復之○猶可善後○此過之不可不悔也○一日敬吾心之鬼神○以吾心有鬼神而

不敬及其惡積罪大○不能自主○雖求助于天地之鬼神○亦何益之有哉○此一說也○一日一介之士存心及物○亦必有所以及之○乃徒以乘勢俟時而委之○則非矣○此一說也○一日吾自爲善○一若責報于天與人○必不終于爲善○且不免于爲不善○此一說也○此吾少時過戒至老戒之一○若因敗爲功○竊自幸者○然五說在○余文集○中好學者能取而覽之○是亦中才爲善之一助也○夫子存衛武于詩而列秦穆于書○其亦嘉與悔過之意也夫○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望

桂山堂

此合君師道統於性命大道外○從紀綱制度樂論之○桂山體用兼備之學也○仍以吾儒窮達善身善世之理○如指大路○人人可率而由之○而以少自過戒○惟能悔而不愧爲聖人之徒○欲天下不爲自暴自棄之人○真能體天地聖賢之心而立言者○吾生平未嘗得二人父事而兄事之○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上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論後序

余爲或問太極圖說舉大易天地陰陽幽明生死鬼神盡性至命之理一本聖人言有極不言無極之義而正告之爲論七十有九三十餘萬言約其大旨而爲序之日聖人言道止一道以天止一天也天止一天以氣止一氣也氣不可分天與人而二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一

杜山

天之氣也道不可分天與人而二之入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爲命入之道爲性天以是氣而運其生生不已之命于上人以是氣而成其生生不息之性于中合太虛上下四方本有是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立法象而定三才自然而然之理也故天以下地以上其道之可見而知之者能見而能知之天以上地以下其道之不可見而知之者亦能見而能知之知其無二天無二道也天以下地以上其氣之可見而知之者能見而能知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二

桂山

又安得於虛之中有是不虛之氣而天地萬物亦得而有之哉故合天地之氣與太虛爲一氣合萬物之氣與天地爲一氣以言乎實有皆以是氣而爲實有以言乎虛無皆以是氣而非虛無以其有是氣爲之也惟其有是氣爲之故推之天以下地以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皆有是氣而爲之非無是氣而爲之非本無是氣而忽有是氣而爲之即推而極之天以上地以下無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亦以有

是氣而既爲之非有是氣爲之而又必爲之非有是氣于其內爲之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非有是氣于其外不爲之而無之可得而無之此吾所爲合太虛上下四方無二天無二氣之謂也合太虛上下四方不能不有是道卽不能不有是天地而天地亦有之不能不有是萬物而萬物亦有之皆以是道爲之太虛虛而無者也天地萬物實而有者也實有與虛無不可一體同之而可一體同之者同此道也辟猶陰陽之道不同而同爲道陽之道見陰之道不見不得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三

桂山堂

以見不見分有無而二之也使徒以太虛爲虛而太虛之有道非太虛之虛自有之則太虛一寂滅不生生之虛非不寂滅而生生不已之虛又安得於虛之中有是不虛之道而天地萬物亦皆得而有之哉故合天地之道與太虛爲一道合萬物之道與天地爲一道以言乎實有皆以是道而爲實有以言乎虛無亦皆以是道而非虛無以其有是道爲之也惟其有是道爲之故推之天以下地以上四時有序五行有紀人倫察而庶物明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皆有是道

而爲之非無是道而爲之非本無是道而忽有是道爲之卽推而極之天以上地以下不必有四時之序五行之紀人倫庶物之明且察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亦以有是道而既爲之非有是道爲之而又必爲之非有是道于其內爲之而有之可得而有之非有是道于其外不爲之而無之可得而無之此吾所爲合太虛上下四方無二天無二道之說也然此天之下地之上其氣與道之不二人皆見而知之言之而人能信之若失天之上地之下其氣與道之二與不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四

桂山堂

人不得見而知之言之而人不能信之且從古聖人止言天以上地以下之氣與道不聞言天以上地以下之氣與道天下之人必以聖人不言而言之其有當于聖人與否又安能起聖人而質之哉而不知聖人之言天而言道也非止言天以下之道天以上之道無不于言天以下之道盡之聖人言天而言氣也非止言天以下之氣天以上之氣無不于言天以下之氣盡之故聖人言天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一本伏羲止一畫以象天一畫以象地而起此一陰一

陽謂道一言雖百世以上之聖人莫之能達百世以下之聖人莫之能易也

此是一篇綱領包括天人理氣性命之大本大原無一字不對照二氏而發然無一字是對照二氏而發乃大易之至理本是如此文內如非無是氣而爲之非無是道而爲之等語並非虛語觀語知者自能着眼

然聖人言有天地既有是有何必不有是有聖人豈不知而不言哉亦知之而不言耳而異端曲學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五

佳山堂

徒不知而必欲言之豈真言其所知哉亦徒以其所不知而言之使天下無知之人以其能知之而言之耳嗟乎聖人止言有天地以後而彼必言未有天地以前極其言之所至亦何所不可之有哉且必言天地之內以有天地而小天地之外以無天地而大極其言之所至亦何所不可之有哉而後天止一天且有二天且不止二天而已道止一道且有二道且不止二道而已吾之不能不以聖人所不言即本聖人所已言而盡之之理一一取而是正之豈得已哉夫

聖人既以萬物後天地而言有不能不以天地先萬物之未有而言有可知也即不能不以太虛先天地之未有而言有又可知也而不知聖人以然後有萬物言者猶其以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言然後有夫婦言然後有父子有君臣言也夫男女夫婦父子君臣豈非有萬物一有而無不有之物哉迺亦以有此而後有彼立言者從其物之有名與類之後而言其未有名與類之先故以一有無不有者一如有此而後有彼言之耳然而聖人止言有天地不言未有天地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六

佳山堂

非徒有是不言未有之言亦必有是不言未有之義于其中者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亦惟是氣而已即太虛之爲太虛亦惟是氣而已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若地則雖以氣言又以形言其在太虛不可與太虛同體而聖人亦若與同體而言二氣者以氣之必有其輕清上浮而爲天氣之必有其重濁下降而爲地皆以是氣爲之也人惟以其重濁有形遂若地之爲地必以其氣之積漸有之不能不與天分先後言之也自不能不以天之穹然上浮亦以積漸而有

之此異端曲學之徒必求天地于其始也今必以天
地爲無始人亦安能以聖人不言而信其無始然卽
謂天地有始而天地之氣本無始姑從未有天地而
止有是氣言之此太虛無窮無極中不能不有是無
窮無極之氣此無窮無極之氣不能不一呼一吸一
闔一闢而流行于其間此一呼一吸一闔一闢之氣
不能不分輕清重濁而升降于其間其輕清也不能
不上浮雖欲使之下降而不可得其重濁也不能不
下降雖欲使之上浮而亦不可得也假使有人于斯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時仰而見上浮之氣其輕清如是而謂非天之氣可
乎俯而見下墜之氣其重濁如是而謂非地之氣可
乎且仰而見其輕清終古如是其能以今日輕清上
浮之天氣有殊于昔日輕清上浮之天氣可乎俯而
見其重濁終古如是其能以今日重濁下墜之地氣
有殊于昔日重濁下墜之地氣可乎是太虛之有天
地亦不過此一呼一吸一闔一闢無窮無極分陰陽
上下而自有之氣卽一呼一吸一闔一闢無窮無極
分陰陽上下而輕清爲天重濁爲地之二氣也謂太

虛之氣而非天地之氣是有太虛而無天地矣謂天
地之氣而非太虛之氣是有天地而無太虛矣而不
知太虛以天地而別其爲太虛天地以太虛而別其
爲天地者也由是言之太虛本一有天地之太虛也
太虛一天地也天地本一無太虛之天地也天地一
太虛也然則太虛之爲太虛本非虛無之太虛乃有
道與氣至實至有之太虛不可以太虛之名言之者
也亦異端曲學之徒欲甲其有無之說強立其名言之
耳從古聖人未嘗有是言也吾欲從聖人已言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八 桂山堂
所不言不得不取而言之耳故以太虛上下四方無
窮無極不可以百千萬億道里計之積氣有此輕清
而爲天之高明乃自然而不能不有之高明以太虛
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不可以百千萬億道里計之積
氣有此博厚而爲地之博厚乃自然而不能不有之
博厚苟必分天與地而先後之自必分天與地之氣
而先後之自必先有是氣而爲天而後有是氣而爲
地而是氣之一呼一吸一闔一闢流行升降于上下
之間其氣之本無先後者不可得而言卽理與氣之

本無先後者亦不可得而言矣。故以太虛上下四方不可計算之積氣而有此大塊于一升一降之氣中。又何必徒以太初始見氣之說分先後而求之。知其上浮者上浮下墜者下墜。一有而無不有亦概可知矣。而太虛與天爲一氣。天與地爲一氣。天地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爲一氣。相生相合而成此法象于其中。又何必徒以太始太素始見形始見質之說分先後而求之。其爲一有而無不有亦概可知矣。是聖人卽欲窮天地于其始。不過以有是陰陽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九

佳山堂

氣充盈于無窮無極上下四方間。吾求之昔之日如是者。求之今之日亦如是。求之今之日不能言其氣之終者。如是卽求之昔之日不能言其氣之始者。如是求之昔之日何以如今之有是。天而不能言其氣之始卽不能言其天之始者。如是卽求之後之日何以如昔之無是天而不能言其氣之終卽不能言其天之終者。如是故其止言有也。非必言有也不能不言有也。其不言無也。非必不言無也。乃不能言無也。亦若是則已矣。苟必如異端曲學之徒言無是天地

而有是。天地言其始自必言有是。天地而無是。天地言其終言無是。二氣而有是。二氣言其氣之始自必言有是。二氣而無是。二氣言其氣之終究之異端曲學之徒能言天地之無不能言。二氣之無既以未有天地而混沌爲無字裝頭而說之。又以有天地而天地爲無字註脚而說之。彼烏知聖人言有天地不能言無天地者。亦以無天地是無二氣也。使必言二氣自有天地自未有天地自無二氣。自不無是必以太虛本無氣而爲太虛。而天地有是氣乃天地之自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十

佳山堂

之非以太虛之有有之太虛卽有氣而爲太虛。而天地之無是氣乃天地自無之非以太虛之無無之安得不以氣之合太虛。天地而一之者。離太虛與天地而二之。安得不以無始爲有始。無終爲有終者。以太虛之無爲有始以天地之有爲有終。于是乎氣可分有無而二之道亦可分有無而二之矣。

無一字是聖人所曾言。無一字不是聖人所已言。至理至言無微不入。此種心神如日在天。容光必照。天地間有數大文字。當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

數千知聖人一字包藏如是庶幾求而得之

至于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言雖合氣與道言未嘗
不分氣與道而言之也故聖人又以形上形下分言
之合言之而道不離氣氣不離道本一而自二者分
言之而氣自爲氣道自爲道本二而不一者也自異
端曲學之徒以道生天地爲說吾儒多本此亦謂其
初原無一物止有此理生陰陽而立天地夫謂其初
原無一物是未有天地萬物時此太虛乃一本空本
寂一無所有之太虛何以又云止有此理既有此理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則太虛本一有理之太虛非一無所有之太虛可知
矣且一無所有而有此理時何以知太虛于時上下
四方無窮無極無處不充塞于其間者是止有此理
又安知太虛于時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無處不充塞
于其間者非止有此氣耶使可以先有是理是氣始
生爲說又何不可以先有是氣是理始生爲說耶且
彼有是道而後有是氣之言猶必有是父而後有是
子之爲言也氣以道生氣固有所生而生矣道以何
生道是無所生而生者耶氣之爲氣虛而有者也道

之爲道虛而無者也無不生有而彼謂有以無生是
無也非無也無而有者也雖生于無實生于有矣是
則彼以道爲非無也故言生天生地而有所生若以
道爲無也無則無矣復何生天生地之有哉自彼言
之亦言道本是無無卽是道言無卽言道言道卽言
無者也而不知苟有所生雖無不無是亦生生之
物也生生之物安得無有所自生彼自不得不言無
又生于無此無也是生生之無卽是不生生之無卽
天下有一無之理又有一生無之理以生此理之無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者卽此其不得不有無無之說一如無復生無之
說亦不顧其有是無無是無有是生無之無無是生
無之無徒以妄言者大言之耳由是言之彼豈真知
無之何以爲無而必以無爲宗者哉又豈真知有之
爲有不可爲宗旨而必以無之爲無爲宗旨者哉亦
不過以其推測之小智謂太虛一本空本寂一無所
有之空界耳不知何以故無端而有是氣于其中不
知何以故無端而有是道于其中此道此氣不知何
以故而有是天地有是萬物于其中于是推萬物之

所生○生○于○天○地○推○天○地○之○所○生○生○于○氣○推○氣○之○所○生○
生○于○道○推○道○之○所○生○生○于○無○苟○必○推○無○之○爲○無○以○何○
無○而○爲○此○生○理○之○無○之○所○生○自○非○仍○歸○之○本○空○本○寂○
無○而○又○無○太○虛○之○空○界○又○將○誰○歸○耶○此○異○端○曲○學○之○
徒○不○得○不○以○其○無○之○生○天○地○萬○物○之○氣○者○爲○吾○道○之○
有○而○不○知○吾○之○道○是○無○所○生○乃○本○有○而○無○者○也○以○其○
無○之○生○天○地○萬○物○之○理○者○爲○彼○道○之○無○而○不○知○彼○之○
道○既○有○所○生○乃○雖○無○不○無○而○有○者○也○乃○徒○以○其○道○爲○
虛○無○之○道○寂○滅○之○道○太○虛○一○無○所○生○之○道○以○其○天○爲○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三

桂山堂

虛無之天寂滅之天太虛一無所有之天

道生陰陽是老子至粗至鄙之言吾儒以先理後
氣代爲解之千古論理氣不明其于天人一道之
大本大原豈徒一問之隔而已此大易言太極宗
旨所在吃緊提醒

嗚呼異端之教之充塞也由聖教之絕微聖教之絕
微也由聖人之徒不能以聖人之言明聖人之道自
爲能言所不言發所未發以至于斯也苟能以聖人
之言明聖人之道天下止有有生于有之理必無有

生○于○無○之○理○天○下○止○有○氣○生○于○氣○之○理○必○無○氣○生○于○
道○之○理○故○自○有○太○虛○以○來○上○下○四○方○無○窮○無○極○凡○有○
所○生○有○所○生○而○生○生○未○有○不○生○于○氣○而○生○于○道○者○也○
未○有○氣○之○所○生○而○可○爲○道○之○所○生○者○也○蓋○氣○之○爲○氣○
合○陰○陽○而○爲○言○者○也○天○地○萬○物○皆○以○陰○陽○而○有○所○生○
道○不○可○以○陰○陽○言○者○也○不○可○以○陰○陽○言○即○不○可○以○有○
所○生○言○故○大○易○以○氣○言○生○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以○
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之○謂○也○人○徒○以○此○道○與○氣○所○
從○生○非○先○有○道○而○後○有○氣○即○先○有○氣○而○後○有○道○亦○苦○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三

桂山堂

以○必○有○先○後○者○安○得○不○先○後○之○而○不○知○太○虛○上○下○四○
方○無○窮○無○極○非○一○本○空○本○寂○不○生○生○之○太○虛○乃○一○不○
空○不○寂○生○生○不○已○之○太○虛○以○其○本○有○是○生○生○不○已○之○
氣○是○猶○太○虛○之○本○有○是○形○也○本○有○是○生○生○不○已○之○道○
是○猶○太○虛○之○本○有○是○神○也○一○生○而○俱○生○一○有○而○俱○有○
者○也○使○有○是○氣○而○無○是○道○則○太○虛○一○混○沌○無○分○之○太○
虛○猶○一○有○形○而○無○神○之○太○虛○矣○使○有○是○道○而○無○是○氣○
則○太○虛○一○虛○靈○無○着○之○太○虛○猶○一○有○神○而○無○形○之○太○
虛○矣○是○太○虛○之○有○是○道○與○氣○雖○欲○從○而○先○後○之○不○可○

得而先後之辟如天之有是氣必有是命而成其爲
於穆不已之天必不可謂天之有是命以生是氣而
成其爲於穆不已之天辟如人之有是氣必有是性
而成其爲純亦不已之人必不可謂人之有是性以
生是氣而成其爲純一不已之人者亦猶是也且夫
太虛之有天地卽天地之有太虛以是氣而同其一
體者以是道而同其一體以是氣載是道而爲道之
輔者以是道御是氣而爲氣之主惟有是道以主乎
是氣之中故陰陽有過差道無過差而自陰陽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五

桂山堂

愈成道無愈成而自正使道而生氣而氣以道生是
陰陽之氣一道之氣也道爲陰陽之母陰陽爲道之
子陰陽之有過差不能不測過差所由來陰陽之有
愈成不能不測愈成所由來此圖說太極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而道與陰陽猶同物也尚可以爲主乎上
下四方無窮無極之氣中而運之行之也哉勢必以
天之氣不能無過差無愈成者天之氣爲之亦天之
道爲之之人之氣不能無過差無愈成者人之氣爲之
亦人之道爲之勢必帝王本天道以治人者無以爲

治聖人本天道以教人者無以爲教而窮理盡性至
命古今相傳之一道雜亂晦冥于兩間數千百年至
于今而未有已也蓋理之不能生氣猶氣之不能生
理也理氣之不能相生猶無之不能以無而有所生
有之不能以有而無所生者也辟如陰之必有陽陽
見而陰不見辟如人之與鬼人見而鬼不見可見者
有也有是可見而無是不可見不可以爲陰陽不可
見者無也有是不可見而無是可見不可以爲人鬼
陰陽一氣也人鬼一道也其有其無乃一氣之有無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六

桂山堂

非二氣之有無其有其無乃一道之有無非二道之
有無故聖人合氣與道與太虛爲一而言有必不可
以無言者以其本不可以無言也夫太虛猶不可以
無言况道與氣而可以無言耶道與氣不可以無言
而太虛見太虛見而太虛之道之虛太虛之氣之虛
無不見而無之非無可見矣異端曲學之徒分道與
氣與太虛爲二而言無必不可以有言者非本不可
以有言也夫太虛而可以無言則道與氣又何不可
以無言耶道與氣可以無言而太虛不見太虛不見

而太虛之道之虛太虛之氣之虛亦不可見而有之
爲有不可見矣夫是以不知氣之何以不離乎道而
爲氣乃認氣以爲道而求之不知道之何以不離乎
氣而爲道乃舍氣以爲道而求之老氏以不混沌之
道入之混沌之氣而亦以混沌言之以求長生不死
其于聖人之大道亦有何與而足以知之哉釋氏以
不寂滅之道歸之寂滅之氣中而亦以寂滅言之以
求長死無生其於聖人之大道亦有何與而足以知
之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道生天地二千載來弄作一團混沌誰能將理不
生氣天人至道分析若此此是言性言命言道德
大關鍵大源頭使二氏以無立宗旨處無從着脚
桂山提醒數千年聾聵安得不援袍振鐸而從之
嗟乎學聖人之學明聖人之道有能知天人理氣之
大本大原於聖人一陰一陽謂道深思而自得之又
何至惑於異端曲學之說說使聖人之道如日月之
翳蔽而不明于天下幾二千年于茲哉自有二氏以
來吾儒排之斥之豈無其人惟能取其顯而易見者

斥之不能取其幽而難知者斥之此無父無君之說
雖明而無道無德無心無性終不明夫是以言有言
無介于疑似之間一若吾儒與二氏共此一道之有
無一若吾儒與二氏分此一道之有無致使二氏以
二氏之道託于吾儒之言而出之吾儒以吾儒之道
亦引二氏之言而入之辟如莠雜于苗苗雜于莠見
苗如見莠見莠如見苗幾于無辨莫如太極圖說一
篇諸儒論難紛紛迄無定論惟象山兄弟力爭尤甚
然象山所爭亦止爭無極二字不可加太極之上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六

桂山堂

已至其圖其說一無所問如未見是圖是說者然故
象山所爭不過架屋疊牀之說紫陽所辨亦不過非
制自爲止令去尊號而他無所問者亦復何殊苟如
是是止爭有無之名不辨有無之義聖人言有吾從
聖人而言有而太極之以有稱之人未嘗不明濂溪
言無吾從濂溪而言無而太極之以無釋之人亦未
嘗不明此紫陽無形有理一語止以仲尼之門五尺
童子人能知之者釋之而諸儒亦若相安于無言然

而後之人以諸儒不能為濂溪解姑以紫陽不得已而為之解者解之以相安于無言可也若以紫陽不得已而為濂溪解遂謂濂溪即以紫陽為解者亦自以為解使後之人論其說者終相安于無言又未可以然也今儒者頗知其非是非不欲起而論定之若徒以我之說而可以論定之則象山已先我而論定之矣自非本聖人何以言有極不言無極通天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九

桂山堂

雖如朱陸之辨難往復終歸于無定亦何益之有哉作發問論一
蓋圖說之說無極非紫陽之釋無極也作圖說者以無極加太極而說之釋圖說者以無極歸太極而釋之說者自說釋者自釋苟必以說為釋而言之極之為言字義之實者也猶理之為言也形之為言字義之虛者也非理之為言也無形可釋有無理不可釋極也紫陽嘗謂宋史載濂溪傳自無極而為太極有自為二字云此是史官增加當請於朝去自為二字

且答象山書云若有是二字則老兄非議之夫復何言不過以自為二字說無極為著迹去此二字似無迹而不知圖說全篇一本道家為旨去此二字亦不過為加無極去之而已而其圖其說通篇著迹無非一本道家者自在也則國史之載此二字與通篇所說正自剗合可知况紫陽聖人之徒濂溪亦聖人之徒紫陽猶以無形為無極註脚而釋之濂溪直以無極為太極裝頭而說之徒以欲加無之一字并不去極之一字不惟無之一字無端而加于聖人言有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十

桂山堂

上并極之一字無端而不去于聖人言極之中安得不從聖人贊易何以言易有太極四字之原本以明之作原易論一
本聖人贊易言有不言無之旨明之以正有無之名也而言有言無之義乃二氏與吾聖人分門而並立者也吾儒惑于其說者似以有是有之理安得無是無之理吾為聖人之徒言聖人之有又言異端之無既若有所不能言聖人已言之有又言聖人未言之無又若有所不敢此徒以有無言有無不足以知有

無○又○復○以○吾○與○彼○分○有○無○而○言○有○無○尤○不○足○以○知○有○
無○者○也○而○不○知○聖○人○之○不○言○無○非○無○是○無○而○不○言○乃○
有○是○無○而○不○言○也○亦○有○是○無○而○不○可○言○無○止○可○言○有○
者○也○二○氏○之○從○不○知○有○無○而○言○有○無○徒○以○人○能○言○有○
不○能○言○無○惟○我○能○言○之○而○不○知○彼○之○所○言○者○皆○有○也○
非○無○也○使○彼○之○言○無○能○知○吾○之○所○為○有○而○以○無○言○之○
如○無○性○而○知○其○有○性○無○命○而○知○其○有○命○此○不○獨○彼○以○
為○無○卽○聖○人○亦○以○其○知○無○為○有○而○許○之○矣○惟○彼○之○言○
無○乃○以○彼○之○所○為○無○而○無○之○者○如○有○心○而○必○言○無○其○
必○有○性○而○必○言○無○其○性○是○彼○不○知○其○為○有○而○以○無○言○
之○耳○夫○既○不○知○其○有○之○為○有○而○以○無○言○之○又○安○能○知○
其○無○之○非○無○而○不○以○無○言○之○耶○故○其○無○之○為○無○必○不○
能○入○吾○聖○人○之○有○而○言○之○卽○不○能○入○吾○聖○人○之○天○而○
言○之○不○得○不○指○一○太○虛○以○別○于○吾○天○而○言○之○彼○豈○真○
知○太○虛○之○為○太○虛○有○一○有○氣○之○太○虛○又○有○一○無○氣○之○
太○虛○有○一○有○道○之○太○虛○又○有○一○無○道○之○太○虛○有○一○至○
實○至○有○不○寂○滅○而○生○生○之○太○虛○又○有○一○至○虛○至○無○至○
寂○滅○而○不○生○生○之○太○虛○哉○不○過○別○于○吾○天○而○為○至○真○

無○上○之○天○別○于○吾○道○而○為○至○真○無○上○之○道○而○已○矣○此○
彼○之○言○有○言○無○必○從○言○天○始○彼○之○言○天○必○從○言○先○言○
後○而○言○天○始○而○後○彼○之○天○非○吾○之○天○乃○天○之○上○之○天○
彼○之○道○非○吾○之○道○乃○天○之○先○之○道○吾○安○得○不○從○言○有○
無○言○先○後○亦○從○言○天○而○與○言○之○哉○作○有○無○論○二○
不○明○乎○陰○陽○消○息○之○理○不○足○以○知○天○卽○不○足○以○知○人○
二○氏○以○天○之○恆○久○不○已○求○之○于○氣○守○之○離○之○欲○與○天○
絮○之○不○知○氣○者○也○氣○尚○不○知○而○能○知○道○乎○哉○天○之○有○
是○氣○而○終○古○如○是○也○仰○而○視○之○止○知○天○之○有○是○氣○而○
為○天○而○已○其○有○消○有○息○一○如○有○生○而○有○死○彼○鳥○乎○知○
之○猶○人○之○有○是○氣○而○終○古○如○是○也○俯○而○視○之○止○知○人○
之○有○是○氣○而○為○人○而○已○其○有○生○而○有○死○一○如○有○消○而○
有○息○彼○鳥○乎○知○之○蓋○天○之○消○息○以○一○時○之○消○息○為○消○
息○卽○以○終○古○之○消○而○息○息○而○消○者○為○消○息○而○後○可○以○
知○天○人○之○生○死○以○一○人○之○生○死○為○生○死○卽○以○終○古○之○
生○而○死○死○而○生○為○生○死○而○後○可○以○知○人○故○人○以○一○人○
與○天○較○終○始○一○人○之○終○始○曾○幾○何○未○有○不○以○一○人○之○
恆○久○不○若○天○之○恆○久○者○也○辟○如○天○以○一○時○與○人○較○終○

始一時之終始會幾何未有不以一時之恆久又不一時之恆久者也豈真一人之恆久終不若天之恆久一時之恆久終不若人之恆久哉終古有清而復息之天終古無死而不生之人終古有生而死而死而生之人終古無消而息息而不消之天人能以人之視天猶天之視人恆也久而不恆不久者也不恆不久而至恆至久者也斯可爲知道者矣作終始論

二

聖人以道教天下人止知教以有而已而不知以其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重

桂山堂

無于有之中而教之也教以知是教以知其有也而不知教以知其無在其中教以由是教以由其有也而不知教以由其無亦在其中人之所爲有者人與我皆物也父子君臣之屬而已人之所有者人與我必有事也父子君臣之相接而已以言乎物人與我有與爲羣亦與爲羣焉斯已耳而愛之爲仁敬之爲義其在人羣中有則有之無則無之非若人類聚羣分之處于有而不處于無者也以言乎事人與我有與爲事亦與爲事焉斯已耳而事之必以孝事之必

以忠其在人羣中有則有之無則無之非若日用飲食之處于有而不處于無者也以是教天下之人人人知之而由之教以有是有而有之教以有是無而有之其孰爲有孰爲無無論其知與不知而莫不由之聖人又何求焉以是教天下之人有一人焉人知之我以爲不足知之人由之我以爲不足由之有是有我不以爲有而有之有是無我獨以爲無而無之其所爲有所爲無本無一知而自以爲知之乃欲率天下之人而共由之聖人之誅之斥之豈能已哉此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重

桂山堂

氏之徒以其小知推測有無之間不能知聖人知無爲有而言有以吾能知有爲無而言無以自欺其已者欺天下人嗚呼聖人之教天下而以有言之也聖人豈徒說一有以立言而教天下萬世之人哉亦于天人性命萬事萬物至無之中窮之而無可窮極之而無可極知其不可以無言而止可以有言而言之者也今五經四子之書雖然具存孔孟之徒無義不吝無理不發獨于有無二字從未嘗舉天人性命事物之理爲有爲無究極其說亦獨何哉非有可疑而

不疑有可說而不說其于千聖百王論道傳心通有無而言之大旨如習聞習見無所容其疑而辨之無所容其說而明之亦已久矣吾儒去聖日遠信近不篤不知二氏言無于聖人言有之後反若聖人能言有而不言無二氏能言無而不言有徒執有無二字以一字歸吾聖人而言之分一無字與二氏而言之能言吾有之是不能明其有是何有乃本無而吾能有之之有斥彼言無之非不能明其無是何無乃本有而彼不能有而無之之無乃惟以吾儒萬理皆

人極圖說論

後序

重

桂山堂

實彼萬理皆虛分有無而言之是聖人之萬理皆實不過以萬理之至無者實之而為有彼之萬理皆虛者不過不以萬理之至有虛之而為無故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為有為無一若可以殊塗而言之一若可以同歸而言之者然始即老氏之言無言之謂聖人立仁義以率天下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從仁義而生不咎不率之人而咎率之之人而為大德不德至仁無仁之說以反之究其所為大德是何德哉雖反復求之亦一無所為德而已所為至仁是何仁哉雖

反復求之亦一無所為仁而已乃徒以因噎廢食之鄙見還天道于混沌反人道于嬰兒終其身守氣為道以求長生不死一切無之而為言者也此其于大道之有無亦有何知而可以理之虛實論之者哉釋氏之言無也謂聖人本知覺以教天下而天下失其知覺者由知覺而起不欲其明之而欲其冥之而為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以反之究其所為無其心者我欲無之而已非心之本無而我無之也無其性者我欲無之而已非性之本無而我無之也乃徒以

人極圖說論

後序

重

桂山堂

遂影疑鬼之鄙見存其真于寂滅歸其果于無生終其身離氣為道而求長死不生一切無之而言無者也此其于大道之有無亦有何知而可以理之虛實論之者哉作原有論一

二氏真知理為本有不怕說理矣惟不知理為本有所以怕說理前論有無辨道體之虛也今又原有辨道體之實也此所為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耶
人之生死以天之消息言之乃大易陰陽往來屈伸

之至理也。天之氣有息不能無消有消不能無息有消無息不復有天有息無消亦不復有天不復有天者以不復有氣也。氣以一呼一吸爲往來以一閤一闢爲屈伸者也。人之生死何獨不然。一陰一陽之所爲道卽行乎陰陽不測之神。天之神不能不與天之氣爲消息。雖與氣爲消息而其神之不消不息者自在也。人之神不能不與人之氣爲生死。雖與氣爲生死而其神之無生無死者自若也。二氏止知天人之氣不知天人之道。守一已之氣而求不死離一已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毛

桂山堂

一陽之道乃陰陽不測之神。徒以不可知者求其可知徒以不必知者必求其可知。又安能知聖人知其不可知又知其不必知者之爲知之至耶。作生死論二

二氏不知天地恆久之道。一則徒以氣求其恆久。是天以無消有息而爲天人以有生無死而爲人。一則止以道求其恆久。是天必有道無氣而爲天人必有道無氣而爲人。點醒木石亦應生活。

以陰陽言鬼神不足知鬼神以陰陽不測言鬼神乃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毛

桂山堂

入乎陰。其鬼神不可見而可知。其不測如是者也。故聖人言鬼神之德。鬼神之情。狀歷歷如見而言之。而儒者徒執所見所聞之事。明不見不聞之理。言有又言無。言無又言有。又言有則便有無。則便無。爲有爲無。茫無歸着。有窮其說而不能窮者。則以此事且不須理會。置之。此程子以吾言無。則聖人既有是言。吾言有。爾不得又於吾言求之。以自託于聖人。不語神之說者也。有不能窮其說而自爲窮之者。則又以此事必分毫縷析以明之。此卽仲隆之于金沙南軒之

水權圖說論

後序

元

桂山堂

于淮湖必親見而始信。不親見而不信。以自附于聖人。知情狀之言者也。究其所爲。反復而辨論之者。但能于一陰一陽之氣求之。而不能于一陰一陽之道求之。又安能有當于聖人明言鬼神之意義也哉。然吾儒止于陰陽之氣求之。不能于主乎陰陽之近求之者。亦若本夫子神也者。氣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誤認其說而求之耳。不知氣爲人之氣。鬼爲人之質。具是氣而其神卽從乎是氣之盛而有之。具是質而其鬼卽從乎是質之盛而有之。故不言合氣與鬼

而止。言合鬼與神。立教以教之。其言氣之盛。鬼之盛。乃正言神之以是氣而盛。鬼之以是魄而盛。見鬼神之妙物而爲言也。雖以氣與魄合神鬼而言之。乃以神與鬼分氣魄而言之者也。今吾儒止以陽之靈卽爲神。陰之靈卽爲鬼。其所爲靈者。只是往來屈伸生。活之氣而已矣。故言造化之迹。言二氣之良能。止以氣言。遂有以口鼻之虛吸爲魂。耳目之明聰爲魄。又以氣之能運動爲魂體之不能運動爲魄。惟不從天人道氣之大原生死有無之至理求其說所見如是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手

桂山堂

耳。今夫聖人之于上下神祇而爲之郊壇廟社禮儀。器數以祀之。苟無是神以享之。是真所爲芻狗具矣。而已矣。且以人之有魂。亦不過與魄之屬氣同類。而道之是祭神猶祭氣也。事神猶事氣也。上而祀日月四時。有帝有相之神。猶祭天之一氣而已。下而祀山川社稷。有封有號之神。猶祭地之一氣而已。中而祀聖君賢相以及祖先累世之神。猶祭人之一氣而已。苟如是。是不獨神之爲神。不能知卽氣之爲氣。亦不能知之。故以人死已散之氣。豈有復歸原本之理。既

以無鬼而疑之。又以有聲須有口。有觸須有身。以如聞嘆息。有何情狀証之。其不得已。言有鬼。亦以望人。曾有是言而言之耳。不知人死。氣散散其乘乎陽之氣。而無人耳。其反乎陰氣。而爲鬼。又安有無是氣。以憑之。而知其有是盛德。有是情狀而言之者。故乃止。以行乎天地之間。四時百物有精有氣者。言鬼神至死而精亡。氣散。又安得有如行如生之鬼神。可得而言。今卽以四時之一端言之。太皞勾芒。雖立其名。以祀之。然其爲盛德在春。必有是神主之。可知也。豈炎帝祝融代之。而太皞勾芒亦如人之死。其氣已散。而歸焉。有少昊蓐收代之。而炎帝祝融亦如人之死。其氣已散。而歸焉。有雖一歲之代。謝與十百千萬歲之代。謝不必一其神之名。而名之。卽或更其名。而名之。亦如一其名。而名之。然而有代。有謝。必有其神。以往來屈伸于其間。無時而不然者也。至其論祖先祭祀。既云氣散無存。又云聚已精神。亦能聚彼精神。是祖先原自有氣。如何可說散盡不得已。又云是聚天地公共之氣。既云天地公共之氣。與祖先何與不得已。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又云人之氣散而理不散。根乎理而日生。自有此法。然無窮之氣。既非從氣說。鬼神又非從理說。鬼神必使與聖人盡誠致敬。上祀祖先之精義。一無交涉。而後已。而不知氣之必有數。陰陽之理一也。天之四時。必有數。其鬼神亦隨數而代謝于陰陽之間。人之年歲。必有數。其鬼神亦隨數而生死于陰陽之間。此聖人制祀神之禮。亦多更易名號而祀之。而制祀先之禮。亦以親盡則祧而祀之。卽流俗亦有祖先世遠漸亡之說。此皆氣之不離乎數。亦理之自然者也。明乎此。而知聖人言神而言氣之盛。乃兼陰陽而言者也。生而乘乎陽之氣。而浩然如是者。死而歸乎陰之氣。何嘗不浩然如是。此人死。氣散。猶得以發揚昭明言之。有不曉然而喻者哉。聖人言鬼而言鬼之盛。亦兼陰陽而言者也。生而乘乎陽之魄。而巍然如是者。死而歸乎陰之魄。何嘗不巍然如是。此人死。魄降。猶得以取精用物爲說。有不曉然而喻者哉。乃吾儒言鬼神。不曰言鬼神。亦言其氣而已。則曰言鬼神。亦言其理而已。徒以聖人問鬼止言事。人問死止言知。生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似與言德盛言情狀若有殊旨者然則言鬼神之神德必如言人之六德九德言鬼神之情狀必如言人恭敬之情動作之狀而始信其有矣又以聖人言祭鬼神則以不諂不媚言之事鬼神則以敬而遠言之凡鬼神可驚可疑之事又以不語怪不語神言之亦似與言德盛言情狀若有殊旨者然而不知此爲人之事鬼神者言之非爲鬼神言之也夫鬼神者以其可敬而事之其在祀典者可知也可遠而不遠之將以何爲者耶鬼神者以其當祭而事之其在祭義者可知也非所祭而諂之將以何爲者耶鬼有何怪可言而亦以怪言人事不修吾以人之事求之人事既修鬼不順人而鬼見焉吾烏能于鬼事求之神不可以神見而亦以神見人不妥神而神見焉吾于人事求之神不順人而神見焉吾又烏能于神事求之苟必于怪于神而求之其爲有微無微有驗無驗雖欲語之又何語之有哉嗚呼古之聖人立聰明正直之鬼神教以敬而事之者卽教其爲聰明正直之人以事之者也今之人立淫邪怪妄之鬼神教以諂而事

本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之者卽教其爲淫邪怪妄之人而事之者也爲聖人之徒能不爲世道憂之猶復以聖人所論之鬼神無端而歸之以氣旣不以參贊化育之功屬之又無端而歸之以理且并不以福善禍淫之權予之使人終于渺茫不可知之中求之不亦可爲長嘆息者耶作鬼神論二

性理一書蕪穢不除先儒論鬼神爲有爲無了無歸着專主氣者以陰陽言不以道言并福善禍淫不予鬼神以權桂山取其雜論一一本聖人之精義而縷析以示之不徒羽翼聖人并足羽翼天地昌黎之原道以人不知二氏之非而是之明聖人之道以斥之者也吾之原道以人知二氏之非而又是之明聖人之道以斥之者也後之人議昌黎者以昌黎止能斥其粗迹不知後人自爲斥其深微亦于其粗迹斥之而已所以然者徒以吾斥其非道非性不能卽彼之非道非性斥之吾不能以彼之所非斥之彼亦自安彼之所非而不以吾之所非爲非吾不能非彼之所非卽不能是彼之所是而又使彼之所

本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是彼亦自安彼之所是并○不以吾之所是爲是故其時自號能斥之者○非模稜兩可之詞○卽鵲笑無定之見○雖與之相攻相難而不相下○亦徒有言未及終○胥化而爲彼氏之歎已耳○晉時談道以將毋同三字言之○舉晉世之人○卷舌而莫爲辨之者○至于今爲之嘆息而未有已也○辟之宋時定獄以莫須有三字定之○舉宋世之人○卷舌而莫爲辨之者○至于今爲之痛恨而未有已也○此其故亦惟于吾大聖賢人之言道言性而言有不能知其至足而無可復言遂以二氏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雲

桂山堂

言道言性而言○能于聖人所未足而有以足之○是乎不能推而遠之○且若引而近之○不惟引而近之○且若折而入之○未嘗不以彼氏者能言聖人所未言○能發聖人所未發○又不敢直以彼氏之能言所不言○能發所未發○不得不本其旨而紆曲其詞○自謂吾于聖人所未言者而有以言之○吾于聖人所未發者而有以發之○一若有補于聖人○有助於聖人者○然嗚呼聖人而不言道不言性○則已○聖人本于聖王而言言道言性于聖王○本夫而言言道言性○豈真有所爲言

而不言發而不發○使後之人猶以爲未足而有以足之也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故諸子百家其言多粗述不足辨○惟二氏自託于深微○至今爲所惑而莫能辨之○今試取其言道言性之一二大端而言之○老氏之言道言德也○吾儒亦有以知道許之○其言天道以自然言之○言人道以無爲言之○夫天之高高在上而運行不已○乃日造日作○以造物稱之○不可以自然言者也○然而聖人未嘗不以其運行不已造之作之者○出于自然○亦以不已言其體以自然言其用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雲

桂山堂

妙而已○老氏不知天之不已造之作之爲自然不言天之不已言已之已不言天之有造有作言已之無造無作○乃以是爲天道之自然○不知天道以何爲體而徒以一已維清維靜之體爲天之體○自爲至真無上之道而已矣○聖人首出庶物而自強不息○乃日變日化于制作見之○不可以無爲言者也○然知聖人者未嘗不以其自強不息變之化之者一出于無爲○亦以不息言其體以無爲言其用之妙而已○老氏不知聖人之不息變之化之爲無爲不言聖人之不息

言已之息不言聖人之日變日化言已之不化不化
以是言人道之無為不知聖人之道以何為體而徒
以一已之維清維靜之體為聖人之體自謂至真無上
之道而已矣此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不可以知道許
之者耶至釋氏知道之與氣為二而于道求之吾儒
不以知道許之又若不能不以知道許之使其能知
知道之為道自當于道之有求之不當於道之無求
之乃何以知其道之有而反于道之無求之且其所
求于無者非無其道而求之徒欲無其氣而求之以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山堂

滅之太虛而存之是欲于一理一氣而為生生不已
之太虛別求一無理無氣而為不生之太虛而已
矣此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不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作
原道論一
聖道大明又何原為為二氏之非道原之尤為後
世援二氏入吾道者原之也剖析二氏處掘其根
株何用披其枝葉其神其識卓冠古今
聖人言太極生兩儀乃從一畫相摩相盪立卦生爻
陰陽多寡增加之數以生生謂易一一通言其所生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山堂

而行乎天地萬物陰陽不測之中自有其神乃圖說
言太極實有所生且一動一靜而適有所生而不知
太極可言靜而不可以靜言也靜則天命之不已不
能不已于靜人性之無息不能不息于靜有靜安得
無動猶有已息而後有不已不息此二氏由靜而
推亦知有靜不能無動有必歸虛無必歸寂滅之說
也太極可言動而不可以動言者也動則天命之不
已不已于動耳人性之不息亦不息于動耳有動安
得無靜猶有不已不息不能不有已息此二氏由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五

桂山堂

動而推亦知有動不能無靜有不言動而止言靜不
求動而止求靜之說也蓋陰陽之有動靜以有對待
而有所生此乾坤為專為直為翁為闢之機聖人有
其動其靜廣生大生之說也太極無對待一而不一
不可以有所生言者也入乎天而天以之為陰陽之
極入乎地而地以之為柔剛之極入乎人而人以之
為仁義之極易所謂三極之道者是也太極而生陰
陽是未有陰陽太極即為陰陽此圖說所為陰陽一
太極之說即太極一陰陽之說也夫既以有動有靜

之太極而言有安得不又有無動無靜之無極而言
無而後太極之為太極止可歸吾道之有生有而
言有而不可歸彼道之有生有而無而言無此無極之
不能不加太極之上而說之者也夫是以陰陽之不
可歸太極而言者直以陰陽歸之而不問太極之是
陰陽與否以動靜之不可歸太極而言者直以動靜
歸之而不問太極之有動靜與否自必又有一動靜
陰陽之不可歸謂之有靜無動無陰無陽者歸無極
亦不問無極之無是何無無極之極是何極無極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五

桂山堂

有靜無動何以有靜無動而猶言無極之無陰無
陽何以無陰無陽而猶言極乃直以太極本無極又
以無極之真至再至三而申說之此豈紫陽無形二
字所能蔽之者耶合五行一陰陽三語觀之其意明
以太極雖真無極尤真太極雖真無而有無極乃真
無而無此道家舍太極說無極舍太極之真說無極
之真自以為不可名言之妙道者也至其言人道也
廼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夫中正仁義其
于人道是何道耶乃千聖百王所體而行之之一道

也而可以靜主之者耶。苟以靜主之。是其仁義亦彼以靜為主者之仁義。而非聖人不以靜為主者所定之仁義。其中正亦彼以靜為主者之中正。而非聖人不以靜為主者所定之中正。乃老氏以靜為大根本之所在。亦釋氏以靜為大根本之所在。而強以吾千聖百王推而入之一靜之中。亦以大根本之所在歸之。是豈聖人之徒能知千聖百王于仁義中正之道。以何為道。而猶為是說者哉。乃又從而釋之曰。無欲故靜。夫無欲之為言。以常人言之。所無者嗜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桂山堂

慾之欲也。二氏墮體黷聰。離根絕塵。求欲無常人之所不無。雖終其身主之可也。若以聖人言之。理有公私。欲亦有公私。其為無欲。非徒無嗜欲之欲。止可以靜而無欲樂之者也。欲仁得仁。欲立欲達。從心所欲。豈二氏一以無欲為主。如心有所向。便是欲之說。終其身一念不起。與聖人同類。而道之者耶。若聖人僅以無嗜無慾為聖人。則二氏之不飲不食不婚不宦。寂然若無。略然若喪。皆得為仁義中正之聖人矣。張南軒不得已。又以敬入靜字。謂本乎敬為靜。而胡

仲董形容靜字之妙。又若以靜不對動。別立一靜字之說。而諸儒又以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惟以一靜為主。支言蛇足。愈救愈窮。此其說之不能為解者也。至引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一語以結之。豈是圖是說。言聖人之合天德。立人極。亦如二氏以死生大事必會通無極太極。而為說者。裁彼亦徒取以足其生天生地生萬物有生必有死。以結之以為自非有主靜之聖人。知生知死。不與天地萬物同生死。又安得此無極之道。而有之哉。作辨說論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桂山堂

至若其所為圖。則又移妄之尤甚者也。無論河圖已亡。不可考。今大易所載。河洛圖書方圓先後天諸篇。出自康節授受。各有其人。何況是圖與大易太極了無關涉。而儼然以太極圖之使太極。而可圖。伏羲早已一畫一圖。圖之矣。張南軒猶知太極不可圖。林黃中亦言太極無形。圖于何有。及考之隋唐以迄有宋。其入開元之道藏。與進紹興之史館。均此一圖。而其圖又漢末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合為一圖。而傳之又豈吾聖人之徒所宜取其圖而為之

說者耶作辨圖論一

圖說非濂溪所作然以授二程者濂溪也二程受之未嘗註釋而傳示之註釋而傳示之者紫陽也濂溪授之而不欲沒之者惑于道家有無之說也紫陽傳示人而不顧人之訾議之者惑于濂溪二程遞相授受之書也由諸儒從事其門而推之即諸儒所當之世而論之而賢知之過見矣作授受論一傳示論一凡異端曲學之徒立一義創一說莫不自以為知之明見之微而言之其自為立說彌高而不知去道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莊山堂

遠自為充義備盡而不知背道尤極釋氏平等言仁即墨子兼愛之說也其言仁豈不過于聖人哉西銘胞與民物以理一言仁不必本二氏之說以為說亦自以其意見所到必如是而始為仁必如是而極仁之量如天安得不以分殊為小安得不以分殊為有敬哉惟不知聖人言仁以理之生者言仁生之為言無所不通之為言也仁固是仁不仁亦是仁以其理之如生而無所不通而有其仁者也異端曲學之言仁以其理之死者言仁死之為言無所不塞之為言

也無一非仁無一是仁以其理之如死而無所不塞斯不復有仁矣此墨子摩頂利天下而無其父釋氏割肉餉鷹而棄其親而猶自為其仁無量者也此不獨言仁為然也言心性言道言德言天言人言死言生由其說而推極之不死不塞不止西銘之言仁雖曰不本之吾不能謂其不本之也不能不謂其不本之者不本之聖人雖欲不本墨釋而不可得也生辨仁論三

儒者但知釋氏怕說理其言平等兼愛何嘗不是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莊山堂

理桂山以死之一字直中其病根痛喝之其所為明心見性何嘗非理何嘗是理怕說理三字亦言其疥癬之疾耳其心病正在說理不可不知自古聖人言性從人不知有是性議取天之命而名之且以善名之非一如人之有氣有質可指而示之者也異端曲學之徒有言無心無性無善無不善天下之人不知性有不知性之無而可以無言者耶何必聖人言有是性而言無非性耶有言性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天下之人不知性有不知人之有善

有不善一如性之有善有不善人之可善可不善一如性之可善可不善而善之者耶何必聖人言有善無不善是性而言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非性耶然則人皆言性皆如言不可見之性人皆言心皆如言不可見之心如是而與天下之人言性自必使之為性如日在天下無一敢言日有二日明有二明斯真以可見者言性而性見矣異端曲學之徒惟不知性之可見如日之在天而以性為不可見一如日有二日明有二明于是紛紛然各指一如可見之說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佳山堂

以當之又各執一事一物可徵可驗者而說之彼視大聖賢人之以性言性反若徒以不可見言不可見之性一如無徵無驗言之而已故其時告子輩與孟子言性莫不指借一事一物可徵可驗以言之使孟子于時亦徒指借一事一物可徵可驗與言之而不直以性之本體言心言性言才斥其影響之談歸諸真實之義則性之本體彼終不可得而見故不徒斥其指借事物之非性者明之又必直指其本體之是性者鑒鑒然反復而申明之使其人能深思而默會

之而性之為性無復可言者矣乃後儒之言性者皆聖人之徒也既有異端曲學之疑性者論之于前又有孟子之辨性者正之于後其明白微真如日在中天何如直捷何如痛快不知何以故反合大聖賢人以性說性者不說亦復強借一事一物而為至粗至鄙之談又別指一義一理而為至精至密之論其粗鄙者無論已即其所為精密者論之聖人從人未知有是性之初能識取是性而以有心有性有善無不善言之異端曲學之徒不能識取是性徒于聖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佳山堂

既言有是性之後指借一事一理而為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善之說以不知而疑之者自以為知而反之吾儒言性于是時其知識真有過于前人正當于大聖賢人異端曲學言有言無入主出奴之際其相反者明其以何而相反如是其相通者明其以何而相通如是其相反而必不相通者明其以何而相反不相通如是而後大聖賢人與異端曲學分途而各自言性者其孰是孰非使天下之人如日在中天莫不灼然其見于吾論定之後所為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卽以孟子所自信者自信之斯無愧乎守先待後之人矣乃何以從古聖人誰非從降衷繼善于人生而靜以上本天而說性者反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何以從古聖人誰非從物則成性于形而後有說性者反云形而後有弗謂性苟如是而言性是于大聖賢人從人生而靜本天而說人性者若一無所取者然又不能以大聖賢人所說而不取之乃以大聖賢人本天而說人性者不歸之人而歸之天強名之曰天地之性是其取之也一如不取之亦徒以不

物在性中以大聖賢人言惡之不在性者并以異端曲學言善之不在性而俱無之一若自爲說而無取乎彼者然不知其無取乎彼者正其深有取乎彼者也夫既無取乎大聖賢人說性以形而後有說人性者歸諸氣質而不歸諸性必以異端曲學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之說爲其本于氣質而有取乎爾可知也是亦異端曲學之說性而已矣又不得不自以人能善反善復而性又在其中以大聖賢人之行善可善之在性者并以異端曲學有不善可不善之

遠之以孔子性相近雖極本窮源未嘗不兼氣質而言之若與其說同者引而近之嗟乎孔孟之言性人皆得誦而習之者也何嘗有不兼氣質與兼氣質之說可指數而言之者哉其有時乎不離氣質而言性者即彼引以為兼氣質而言性之說也不知此是孔孟兼氣質自可言性之說如生知用知安行勉行之類而非彼兼氣質必不可言性之說也

大極圖說論

後序

卷一

性理

恆性蒸民物則之謂性非彼不兼氣質必不可言性之說也乃必以其所以論于大聖賢人異端曲學之間自謂不容說不容二又明立二性之說而說之必至相反而不能相通者豈有他哉亦惟不知性是

氣質之必變必化者非以性為必變必化以有氣質之性不反不復必不可說性也嗚呼自古大聖賢人之說性雖本之不可見之天實本之有可見之人以可見之人通之不可見之天知天與人一以貫之故其以性說性如日在天中而說之者也非若異端曲學不求知于不可見之天并不求知于可見之人既不能以人之可見通乎天又安能以天之不可見通乎人辟如盲者不知日徒以扣盤為日謂燭為日見人之有善為有性善見人之有不善為有性不善

大極圖說論

後序

卷一

性理

究之如是言性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之說歸之吾儒遂以無善無不善為言性之至亦不顧天之為天其有是命而賦是性者是不如是終若有所未安也不得不以人生而靜不容說付之不可知之數而已矣自古大聖賢人之說氣質未嘗不以氣質之無知以其不一者而一之亦未嘗以性之有知以其本一者而不一之以有知而本一之性入之無知而本不一之氣質中知性與氣不相離而不相雜者亦以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如日在天中

而說之者也。非若異端曲學不知氣質之無知而非性。并不知氣質之一。如有知。是性而非氣質。既不能以性別而出乎氣質之外。自必以性混而入乎氣質之中。譬如愚人不知日之光。徒以目之光。即爲日之光。以氣質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者。性亦隨之。而惡。究之以是言性。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吾儒遂以無善無不善爲言性之至。亦不顧天之爲天。其以是命賦。是性于人。氣質中如是。不如是。終若有所未安也。不得不以形而後有。

本極圖說論

後序

至

桂山堂

弗謂性付之無所用之物而已矣。作辨性論三十

孔孟言性。是以性言。性異端曲學。惟不知以性言。性強借一事一物徵驗。這个性說。性諸儒誰人道。破求之。孔孟反若無所得。求諸異端曲學。又若有未安。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即本是爲說。亦不過跟着人說耳。並不會將無善無不善從天命。人性有何體認。是句至當不易的話。是个至當不易的理。不過紆曲其詞。隱寓其旨。與彼而蔽淫而陷。亦有何異。桂山無一不推敲到底。此種苦心。天鑒之矣。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下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許

太極圖說論後序

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其理之可以文字見之者。莫不具備于其中。自文周至孔子。始以其具備之理。無不取而發明之。然十翼言理。詳于言數者。理行乎陽而人主之數。未嘗不在其中。數行乎陰而鬼神主之理。亦未嘗不在其中。故理之與氣。猶天之有道與氣也。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至

桂山堂

氣有數。道亦以氣而有其數。猶人之有性與命也。命有數。性亦以命而有其數。聖人以理之大于數也。以理主乎數。不以數主乎理。猶天之以道主乎氣。猶人之以性主乎命。此庶節理大于數之說。可爲知道者告也。然則天下之人。一惟以理主乎氣。動靜云爲。上入乎謀之。又何必抱筮問易。于鬼神乎。謀之哉。其以數而制爲卜筮者。聖人亦爲日用不知之民。通陰陽而求之。以前其用而爲之者也。然又非有動有靜。有云有爲。必一一于鬼神謀之。亦因貳以濟民行。疑則

卜不疑則不卜也。若聖人理主乎數，焉用卜筮？然如行軍遷國之類，其在洪範所爲大疑者也。謀乃身謀，卿士庶人不得不謀之鬼神者也。故古之時雖日用不知之人，亦明乎不疑何卜之義。既卜而又必審度于事理之間，不以非道而吉爲吉，不以是道而凶爲凶，亦通乎以理大乎數，雖違卜而行者有之。非若後世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士庶人，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間，惟進與存與得爲幸，以退與亡與喪爲不幸。惟吉是趨，惟凶是避，以是求諸鬼神，一若吉凶趨避惟從人，遂圖說論。後序 桂山堂

天兩地立，卦生爻，無非倚數而起。乃終以和順道德窮理盡性至命爲要歸。此康節既知聖人詳于言理，而必于數詳言之者，亦徒言其不必言不足言者而已矣。使非能知理大于數，其去京焦之術，曾幾何哉？作理數論二

理猶天之命數，猶天之氣理，猶人之性數，猶人之命。以此明理大于數之根本，千古無人道破。聖人如命之學，惟桂山如親承聖人而面命之，吾非讀此書幾于終其身，聾瞽之人而已矣。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聖人之道，未有不于至顯至近有可名言而言之者也。吾儒必于至幽至遠無可名言者，求之命也。性也，理也，皆至幽至遠無可名言者也。而大之命，卽于未之行言之人，之性，卽於人之心言之。萬事萬物之理，卽于萬事萬物之必有其則言之。又何其至顯至近有可名言如是者耶？是則何顯何近，非無名之可言，何遠何幽，非有名之可言。異端曲學之徒，不獨舍吾至顯至近有可名言爲不足言，并舍吾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亦爲不足言，而別求一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之

道而言之亦不過以吾合有無而無一不有者。彼合有無而無一不無。究不過止有無之一字。是其所有而已矣。吾儒不知何以故。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理。人人各有一言道。而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之說隱繁於胸中。夫是以天人大道。言有言無。寧與吾聖人在若合若離之間。而不知其非。每讀其書。未嘗不為掩卷而太息也。推其意。不過孔孟之徒。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高矣美矣。宜若登天之說。亦若有無。不可名言者。然不知子貢之所為不可聞。即夫子中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夫子曰。以信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真至切之至理也。中人以上。語之而知之。不語而亦自能知之。中人以下。語之未必知之。不語而由之。亦何必以所未能知而語之。其所為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孝弟忠信中者也。豈真有所為無可名言。不可得聞者耶。公孫丑之所為天不可及。即冉求悅道而力不足之說也。孟子曰。以居仁由義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真至切之至理也。教以用其力而能及之。充無害人。充無穿窬。雖至

仁至義高。美如天而亦及之矣。教以用其力而不能及之。害人何心而不能充穿窬何事而不能充。雖不仁不義。至卑至不美如墜地而弗及之矣。其所為不可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居仁由義中者也。豈真有所為無可名言。如天之不可及者耶。推其意。又不過謂夫子亦有過此以往而未之或知。孟子亦有聖不可知。謂若之說。亦若言無可名言者。然不知夫子以學至精義利用。可謂盛矣。猶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即下文窮神知化。斯為德之盛耳。孟子以人由充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寶光輝而至理可謂至矣。猶有不可知者。即下支神之謂也。斯為人之至耳。至其所為神化不可知者。即帝王之窮變通久。聖人之任止久。達未為之先。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既為之後。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而已。乃明世。歷儒讀書如誦詩。隨章取義。及上下文不說止。摘末之知。不可知。以為孔孟亦能如釋氏作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語為可嘆。而可致也。知此而後。可以論漢唐以來諸儒學孔孟而所得之分量矣。漢世惟一董仲舒。能知性道之原。其學甚正。其他

處則爲孝弟之人。出則爲循良之吏。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霍光不學無術。金日磾休屠國人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樸厚忠勤。爲時賢相。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唐世惟一韓愈能明性道之說。其學甚正。其他文章彪炳于一時。事業輝煌于史冊。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李盛家世武夫。渾瑊生長邊邑。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忠義激烈。稱社稷臣。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惟晉世王衍何晏崇尚虛無。與二氏之徒談說玄妙。彼烏知性與天道爲何。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物自謂言虛言無由聖人往天之外苟非王祥稽顙祖述劉琨輩忠孝節義表著當時晉世諸儒聖人之徒幾無一人矣。孔孟之道至有宋而始著較漢爲盛。濂溪諸儒稱首與二程張邵俱稱大儒。讀其有說主敬修己治人一本孔孟爲旨一何粹也。異端曲學之徒惟不知聖人之道至顯至近。卽至幽至遠有可名言卽無可名言。不知太極本無而有必以無極爲無而言之不知心性本無而有必以無心無性爲無而言之不知有等有殺乃聖人天地之仁必以無等

無殺爲太于天地聖人之仁不知理主乎數乃大易人道之理數必以數主乎理爲術家鬼道之理數諸儒既不能斥而正之乃猶若有味乎其意旨直以吾道通之貫之爲論說而傳示之不知其將以聖人之下學通貫之耶抑將以聖人之上達通貫之耶夫豈不知聖人之下學既不能與彼通貫之卽聖人之上達自必不能與彼通貫之而猶爲論說傳示而通之貫之亦不過以我自以通貫于二氏者通貫之而已矣。此周程張邵賢知之遇之所不能免者也。亦惟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宋諸儒生平不以從事二氏爲諱浸淫其說而不能忘有以使之然耳。今嘗以後儒推紫陽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亦可爲定論矣。紫陽終其身博文約禮篤信聖人之人也。集註經書一生述而不作卽前輩論著成書何嘗不知與大聖賢人多殊旨必爲委曲解釋引歸聖人而復已其不能引歸者以已意伸說之如氣質之性起自張程無形有理爲濂溪解性卽理也無人敢說繼善成性見解有差之類一流露于意言之表以是爲宋世聖人之門第一人可爲不愧矣。

以○故○宋○世○諸○儒○其○經○明○行○修○恂○恂○如○不○及○者○皆○尊○德○
性○極○高○明○之○人○自○為○過○之○者○也○苟○非○聖○人○過○猶○不○及○
一○語○鮮○有○不○同○于○端○木○師○愈○之○見○者○矣○逮○及○元○明○與○
宋○世○畧○同○其○守○經○書○繩○尺○去○孔○孟○之○門○不○遠○而○高○自○
標○置○亦○自○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如○楊○慈○湖○心○本○無○
物○忽○有○物○而○格○去○之○王○陽○明○求○理○于○事○物○中○是○析○心○
與○理○為○二○諸○說○墜○入○禪○窟○冥○然○不○知○此○沈○士○榮○營○志○
道○之○徒○尊○佛○為○聖○降○孔○為○仁○倡○為○邪○說○流○傳○人○間○幾○
欲○擬○孔○孟○之○席○引○二○氏○居○其○上○而○北○面○之○矣○嗚○呼○
幸○聖○人○至○顯○至○近○有○可○名○之○道○真○如○天○之○不○可○得○
踰○故○諸○儒○終○其○身○入○二○氏○之○室○究○不○能○越○聖○人○之○門○
牆○徒○日○探○討○無○所○得○反○而○仍○歸○聖○人○而○已○似○使○聖○人○
日○以○至○幽○至○遠○不○可○名○言○教○人○則○不○必○二○氏○之○徒○以○
聖○人○止○能○言○可○言○之○道○不○能○言○不○可○言○之○道○止○能○言○
可○言○之○天○不○能○言○不○可○言○之○天○吾○儒○早○已○能○為○二○氏○
之○言○矣○甚○矣○夫○子○下○學○上○達○一○語○何○其○至○顯○至○近○乃○
自○嘆○世○莫○我○知○而○歸○其○知○于○天○吾○儒○終○不○能○反○復○而○
衆○思○之○不○亦○悲○乎○作○諸○儒○論○

讀性理諸篇諸儒言存誠主敬修己治人一本聖
人至顯至近言者何其深切著明性與天道已在
其中夫豈不知而不可以知言者不知性與天道
本是自然所謂天命之人幸之何嘗是假修爲之
物以不假修爲之物必修之爲之正在人倫天德
尋常日用之中此聖人止言顯近不言幽遠之至
教也今以人不能修之爲之并疑不假修爲而自
有之性是不知人并不知天安得不以性道與倫
常分有無而墜入二氏窟中此孔孟以良賢知之
通病一貫之旨中用其言之言不盡其理如此說
又如彼說支離病根端坐于此桂山通論七十九
篇專爲此篇而發
吾於聖人之道既已原之矣又從而明之者以人明
二氏之道必不明聖人之道以明之也人不明聖人
而明二氏之道亦自以爲二氏之道如是如是予既
已明之矣而不知其終不能明亦自以爲能明斯已
耳此吾不得不取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并取二氏不
與人共明之道與天下共明之也今天下愚不肖之

人惟不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而欲明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不問其能明與不能明終其身自以為能明不復過聖人而問焉此固然無足怪者也惟天下賢知之人既自為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為能明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為聖人自為聖人二氏自為二氏乃何以聖人之道必引二氏之言以入之二氏之道必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夫聖人之道而可引二氏之言以入之其不知聖人之道居然可知矣二氏之道而可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其不知二氏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之道居然可知矣此吾不徒以聖人之道為二氏故為之辨而明之不徒以二氏之道為聖人故為之辨而明之尤在取吾儒引二氏之言入聖人之道引聖人之言飾二氏之道為之辨而明之者也今天下賢智之人有不知聖人言性與天道是從有而言者耶二氏言性與天道是從無而言者耶聖人言性與天道有是五倫四德而言有者耶二氏言性與天道無是五倫四德而言無者耶而不知性與天道有而無者也乃有之源而非有之迹也五倫四德有而有者

也有其有之迹即有其有之源者也吾儒於釋氏之說則曰吾但於其迹上斷之若欲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則已化而為佛矣夫性與天道非迹也而為迹之源五倫四德非源也而為源之迹聖人有是性與天道之源斯有是五倫四德之迹迹即是源也源即是迹也天下有以天之四時行百物生之迹非即天以天之命行天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天下有以聖人之明五倫充四德之迹非即聖人以已之性率已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然則迹既可斷其源又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何不可斷有是迹斯有是源無是迹斯無是源無是五倫四德之迹斯無是五倫四德之源從其源而一言以斷之斯已足矣何有於從其源而去之又何有於從其源而取之終于不能去之而取之化而為佛哉然吾儒必謂止于可見之迹斷之不可見之源斷之亦不過以聖人與釋氏同為人耳人同此心同此性性同此命耳吾言有而彼言無吾之言有本無彼之言無本有言有言無不同其源則同耳吾之有倫有德彼之無倫無德言有言無非其源不同

亦其迹不同耳。嗚呼！吾儒以是而言性言天道，有不混聖人與二氏性道有無之分界。雜聖人與二氏天理氣之大原，有是作俑者，引其旨于前，斯有是濫觴者，沿其說于後。涇渭本分而無分，莠莠白別而罔別。亦何日是辨而明之之一日哉！蓋性與天道之有而無，也不可以有其源，而反以源為無，而言之者也。其為無者，無之迹耳。以太虛言而已。其源在太虛至無之中，有之止，可以有言者也。五倫四德之本無而有，也不可以有其迹，而止以有言之者也。其為有者，源之有也，不以太虛言者也。其迹在太虛至有之中，有之而始，以有言者也。二氏于五倫四德，無其有人止，知無其有之迹而已，而不知其有之源。蚤已無之矣。二氏于性與天道，有其無人止，知有其無之源而已，而不知無其迹之有，并與其源之無而俱無之矣。然而二氏之無五倫四德也，為無一已之耳目口體，槁木其形，夢幻其身，而無之也。非謂五倫四德之本無而無之也。二氏之無性與天道，為無一已之有知有覺，混沌其心，冥寂其性，而無之也。非謂性與天道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之本無而無之也。其以五倫四德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有矣。其以有知有覺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而無其心性，而無其性者，不可得而有矣。然而二氏自以為至真無上之道人，弗為之而吾獨為之者，豈無所為而為之哉？亦為了生死而為之耳。了生而後可以長生不死，而為人其人為神仙了死而後可以長死不生，而為鬼其鬼為佛祖故其生也槁木其形，夢幻其身，吾所求于性與天道者如是而已。足矣。彼豈不知人之為人性與天道中有是五倫四德，吾於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率而由之，吾為乎率而由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其死也混沌其心，冥寂其性，吾所求于性與天道如是而已。足矣。彼豈不知鬼之為鬼性與天道中，猶是五倫四德，吾於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有而存之，吾為乎有而存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吾儒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何嘗欲無一已之耳目口體，必取性與天道之有倫有德者，以無耳目口體故，亦以無為宗旨而言之。何嘗欲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無一已之有倫有德必取有知有覺之在性與天道者以無倫無德故亦以無爲宗旨而言之乃自孔孟以來人皆讀孔孟之書明孔孟之道止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其門弟子亦以不可聞歎之不知孔子非如釋氏有所秘密而不言也其理之無而不言者卽其理之有而可言門弟子聞其有卽聞其無乃孔子立教以教人本如是也止知孟子曰道性善曰稱堯舜其門弟子亦有以好辨疑之不知孟子非若諸儒言所未言發所未發而稱之道之也其本聖人言理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之是正時人言理之非乃孟子辨性道以明性道本如是也孔孟而後漢唐諸儒罕言性與天道謂其知性而罕言可也謂其不知而罕言亦可也然諸儒罕言性與天道未嘗不於五倫四德恆言之苟于五倫四德恆言之尊所聞而行所知雖謂不知性與天道亦必謂之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止知聖人言有而言性不知二氏言無而不言之雖罕言庸何傷有宋諸儒以言性與天道謂其言所不言而必稱必道可也謂其發所未發而必稱必道可也然諸儒以有言五

倫四德又未嘗不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苟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道主靜而性本空雖謂之知性與天道亦必謂之不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既本聖人言有而言之又本二氏言無而言之雖必稱必道亦何益之有哉開嘗取有宋諸儒集錄諸書而讀之其言五倫四德不能不本性與天道而言有者皆孔孟大聖賢人生平剛述論辨至實至有之理必不能出其範圍別豈一義別立一說以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者也是五倫四德既知不可以無言矣何以又分性與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天道于無而言之苟如是是徒以性與天道所爲事所爲物者爲有而其所爲理者未嘗不可與釋氏無心無性同歸于無而言之矣性與天道既知不可以無言矣何以止分五倫四德於有而言之苟如是是徒以五倫四德之所爲理者爲無而其所爲事所爲物者又未嘗不可與釋氏之無倫無德同歸于無而言之矣此其故亦徒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一若知其無而止以有言者然不知孔子立教以教人從人言不從天言無一不從人之受於天而言之也其言

天○之○命○天○之○道○亦○止○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
不○必○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為○天○之○命○而○言○之○天○之○
道○別○其○以○何○為○天○之○道○而○言○之○假○使○于○時○有○異○端○如○
二○氏○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
實○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
而○言○寂○滅○之○道○孔○子○于○時○有○不○以○攻○異○端○者○一○斥○
其○非○而○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有○
即○天○之○有○天○之○有○即○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
無○以○垂○訓○于○天○下○哉○亦○以○孟○子○日○言○性○與○天○道○一○若○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有○天○之○有○即○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無○以○垂○
訓○于○天○下○哉○吾○嘗○于○集○錄○諸○書○讀○未○終○篇○必○有○以○二○
氏○之○言○入○聖○人○之○道○而○言○之○者○讀○不○終○卷○必○有○以○聖○
人○之○言○歸○二○氏○之○道○而○言○之○者○或○紆○曲○其○意○以○通○之○
或○支○離○其○詞○以○發○之○或○割○截○描○摹○斷○鶴○續○鳬○羊○質○虎○
皮○變○幻○閃○鑠○而○說○之○今○其○書○具○在○人○人○皆○得○釋○其○意○
旨○之○所○在○本○聖○經○賢○傳○而○質○證○之○者○也○姑○舉○其○一○二○
官○之○其○餘○亦○可○槩○見○矣○如○云○言○有○無○則○多○有○字○明○其○
本○無○而○不○必○言○有○也○言○無○無○則○多○無○字○明○其○本○無○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百慮有操有舍有出入之心不惟掃孟子并孔子亦掃之矣如云寂然不動便是聖人又云聖人天理具備父子君臣嘗理不易何會動來故云寂然雖不動感便通非自外來也夫聖人之言寂然不動豈釋氏坐蒲團之說耶釋氏止須穩坐蒲團便成佛道其無君臣父子又非弑父弑君其理何會變易只不會動而爲之耳忠孝之理不在事而在心豈有感而不通者哉何須事君事親必自外來始爲感始爲通哉其大旨如此苟如是是天下之爲聖人者止須自孩提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堯

桂山堂

坐蒲團至老死寂然不動仁義忠孝原本未嘗欠缺胸中何必如吾聖人生而爲人用幾多窮理盡性功夫爲仁爲義爲忠爲孝體諸心而見諸躬行用則實有可行舍則實有可藏無小無大無微無顯無不以感自外來者通諸吾心寂然而無一不爲之耶嗚呼如此而言聖人不惟不知聖人之道并不知讀聖人之書矣夫五經四子之書會有以寂然不動爲聖人者是何聖人耶是生知之聖人耶學知之聖人耶乃敢以寂然不動一語輒加便是聖人言之亦不過以孔

子曾於易書有是四字耳夫孔子之言寂言感爲易著策中鬼神言之也故曰夫易豈有所思所爲如人之可得而求者哉及抱筮求之其應如響自非至神孰能與此聖人非鬼神也不覩不聞有戒有懼寂而非寂不動而動者也而可以言言之者耶且鬼神之寂然不動亦止以筮策無思無爲自人視之如是其寂然耳非鬼神之爲鬼神無思無爲而寂然不動本如是者也故纔言寂然不動即言感而遂通豈筮策之爲物感之通之抑鬼神之爲物感之通之耶乃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午

桂山堂

上夫易說下至神止摘無首無尾寂然不動四字以聖人說鬼神者借以說釋氏坐蒲團之聖人不亦冤乎可痛也哉如此而言性言道有不以人之性無善無不善推以歸乎天之命而言之有不以人之氣質有善有不善強以入乎人之性而言之于是本老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道德而已易嘗有仁義來本釋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仁義而已易嘗有孝弟來不獨舉性與天道而無之并五倫四德而無之又理之所必然勢之所必至

也以故吾儒談道講學著有成書人升孔孟之堂人入二氏之室一派流傳支蔓無已如象山陽明皆聖門傑出之儒徒以心即是理靜始為真立說坐使聖人之徒日墜二氏雲霧中而不見天日者不知幾何年矣夫舍聖人言有不言無至實不虛之恆理而入二氏言無不言有至虛不實之游談豈其于二氏所為至真無上秘密不言之旨能了之微之甘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而言之哉究之徒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于二氏之道亦何了微之有夫不能了微聖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之道又安能了微二氏之道且二氏之道尚不能了微况能了微吾聖人之大道哉釋氏從生老病死起見其道斷六塵以絕六根為要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也然吾即其以斷塵為絕根者言之能不視邪色矣能不拈優曇而不笑乎能不聽淫聲矣能聞陵迦而不悅乎能惡惡臭矣能嗅旃檀而不喜乎能不如葷矣能食香飯而不飽乎能披淄衣矣能着紫金袈裟而不莊乎能草菴茅舍而處矣能捨大宅布黃金如天宮月殿而不寢處乎所能斷其塵

而絕其根者止不畜室一事耳究之塵斷而根不斷者自在也楞嚴首載阿難攝入婬席而傳大士給孤長者皆以有室有家入佛道至其徒鳩摩羅什不以畜室為戒又諸經說佛氏以耶輪為妻羅埃羅為子由是言之其為塵斷而根不斷亦可知矣若以吾聖人之道通之苟能斷非理之塵而不斷是理之根與吾聖人非禮勿視聽亦復何殊聖人茹葷畜室一以非理為斷聖人之六根有何塵可緣而必絕之彼根茹草若將終身與披袂鼓琴何異二女保侍若固自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之與木石與居何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仲氏不許是理非理惟塵是絕豈徒絕其塵哉亦求絕其根耳然而其生也不能絕其根如是其死也不能絕其根亦復如是所說堯孝陀天供奉其耳目口體者又復何如豈絕其根者是一根不絕其根者又一根即由是言之其絕耳目口體之根而不能絕者如是其絕心性之根而不能絕者亦復如是其絕知識之根而不能絕者亦復如是矣故其言心性未嘗不以明且見者言之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

也○然○彼○以○有○心○有○性○而○欲○明○之○見○之○其○不○得○而○無○之○
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以○有○心○性○而○有○知○覺○欲○其○明○
之○見○之○也○其○不○得○而○無○之○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苟○
欲○無○之○是○不○欲○其○明○且○見○欲○其○不○明○不○見○也○不○欲○其○
知○且○覺○欲○其○不○知○不○覺○也○是○求○不○明○不○見○始○為○明○且○
見○求○不○知○不○覺○始○為○明○且○覺○也○大○聖○人○之○有○心○性○而○
必○求○其○明○且○見○也○其○見○吾○耳○目○口○體○之○塵○與○明○吾○視○
聽○言○動○之○根○如○日○入○重○淵○之○下○而○光○明○洞○徹○又○何○所○
用○乎○不○明○而○始○為○明○不○見○而○始○為○見○至○道○之○苦○

寂○而○無○喧○一○氣○而○已○矣○然○氣○之○為○氣○其○在○陰○與○陽○則○
一○也○日○消○而○日○息○日○往○而○日○來○不○可○以○寂○言○者○也○苟○
非○去○其○息○而○入○于○消○去○其○來○而○入○于○往○求○所○為○無○氣○
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以○其○推○測○之○小○智○
以○為○天○之○上○必○有○是○有○氣○而○無○氣○之○天○耳○然○而○天○之○
為○天○有○氣○斯○有○天○無○氣○亦○無○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
并○三○才○有○三○無○窮○無○極○有○氣○之○天○亦○與○同○歸○于○寂○而○
無○之○是○其○為○寂○也○寂○而○不○寂○者○也○亦○徒○以○寂○為○其○說○
之○所○必○歸○而○已○矣○由○其○說○而○推○極○其○所○歸○非○以○滅○為○
以○心○言○之○者○也○人○生○有○是○所○存○之○心○其○心○有○起○而○有○
滅○妄○想○息○而○心○若○亡○識○神○空○而○心○若○冥○心○滅○而○境○白○
滅○者○也○若○死○而○為○鬼○止○有○心○矣○有○心○而○求○所○為○心○滅○
而○境○亦○滅○一○道○而○已○矣○然○而○道○之○為○道○其○在○陽○與○在○
陰○一○也○氣○有○息○而○道○無○息○氣○有○已○而○道○不○已○不○可○以○
滅○言○者○也○苟○非○去○其○不○息○而○入○于○息○去○其○不○已○而○入○
于○已○求○所○為○無○道○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
以○其○推○測○之○小○智○以○為○天○之○上○必○有○是○無○氣○而○有○道○

之天耳。然而天之爲天。有氣無道。而不可以爲天。行
道無氣。而不可以爲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而無一
已之道。并欲使三十有三。無窮無極。有氣有道之天。
亦同歸于滅。而無之。其爲滅也。滅而不滅者也。亦以
滅爲其說之所必歸而已矣。夫寂而不寂。不可以寂
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滅而不滅。不可以
滅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而彼必以是爲
宗旨之所歸者。亦徒爲絕根。靡于有生之時。非以寂
爲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陰陽有氣之天。必無是天

太極圖說論

後序

王

桂山堂

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絕有生之根。靡
以求不復爲人而已矣。亦徒以冥性覺于有生之日。
非以滅爲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無氣有道之天。必
無是天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冥生時
之性覺。以求長死爲鬼而已矣。夫釋氏求不復爲人
其有忝乎。爲人可知。而彼自謂無忝乎。爲人以生而
不爲縱恣口體之人。必不爲放僻邪侈之人。然而人
之爲人。不如是而已也。釋氏求長死爲鬼。其有愧乎
爲鬼可知。而彼自謂無愧乎。爲鬼者以死而不爲戕

賊性覺之人。必不爲妖厲淫昏之鬼。然而鬼之爲鬼。
不如是而已也。夫惟不知人之爲人。不如是而已。以
其無忝乎。爲人自以爲大于聖人。不知鬼之爲鬼。不
如是而已。以其無愧于爲鬼。爲大于聖人者。且爲大
于天地。是何異人不愛照夜之珠。而自愛其小。不
寶連城之璧。而自寶其片玉。究其所爲。了徹生死者。
亦徒于生死殊途之迹。了之徹之。而不能于生死一
致之理。了之徹之。亦其生平識量之所至。止于如是
而已。吾儒從事聖人生而有是耳。口體豈止求不

太極圖說論

後序

王

桂山堂

爲放僻邪侈之人。抑求能爲明聰恭從之人。死而有
是心性。知覺豈止求不爲妖厲淫昏之鬼。抑求其能
爲聰明正直之神。無論生知學知。安行勉行。苟有志
于大聖賢人存養事天。誰非參兩天地。並立三才。中
之人。不知何所見。必以釋氏空人世之所有。而無之
者。初未嘗欲空人世。而亦以其無而無之。必以釋氏
空陰陽之所有。而無之者。初未嘗欲空陰陽。而亦以
其無而無之。無論吾聖人必無空人世之理。卽有空
人世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有天下。而不與語。其視

人世爲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耳口口以
求無生而不欲爲人者空之是釋氏之空無耶是聖
人之空無耶亦可恍然而悟矣無論吾聖人必無空
陰陽之理卽有空陰陽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朝問夕
死語其通陰陽者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
心性如覺以求冥寂而長欲爲鬼者空之是釋氏之
空無耶是聖人之空無耶亦可以恍然而悟矣此性
道之不明由于有無之不明有無之不明由于不知
無之爲南井不知有之爲有之不明不知無之爲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老

桂山堂

有之爲有之不明由于不明聖人之無非二氏之無
聖人之有非二氏之有徒以惑于二氏之言無反欲
引聖人之言無而非無者亦以無言之惑于聖人之
言有反欲引二氏之言有而非有者亦以有言之作
明道論六

從古聖人相傳止一道理人道卽天道也曲學小儒
憑小知小見各立一說自以爲道而已不足以亂
本吾道也惟二氏言道言德言心性莫不干天之
人上言之以無徵無驗不言有而言無惟其所欲言

吾儒惑其言道德心性自不能不惑于其言天
并不能不惑于言天而言無而聖人之性與天道
無干不從可徵可驗質實而言之真如數見不鮮
事物厭苦而棄之矣况又有一長生不死之妄念
隱繫胸中乎桂山欲明聖人之道不得不明二
氏惑道賢智之人聖人之道明而二氏之道自無
不明愚不肖之夫非二氏之道明而聖人之道終
不明此篇通徹大道之源流而統論之乃三十餘
萬言之綱領也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夫

桂山堂

理氣之說余既詳哉其言之矣老氏不知氣以氣爲
道所生分氣爲有道爲無而爲有生於無之說守一
已之氣而求之不知其氣之本于天因不知天之氣
不以守而有之自以爲能守而有之釋氏不知道以
道非氣所存分氣之有爲可無道之無爲可有而爲
真存于空之說離一已之氣而求之不知道之本于
天因不知天之道不以離而有之自以爲能離而有
之既不通乎天道陰陽之源亦徒執乎一已死生之
迹不問其求之得不得終其身計不反顧而求之于

聖人之言理言氣一無與焉者也。吾儒求聖人之言而不得斯求二氏之說而若得之。舍聖人而本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以爲說以不雜于氣之道。雜于氣而言之。舍聖人而本釋氏真存于空之說以爲說以不離于氣之道。離于氣而言之以是而參論於天人性命之間。有不至實歸至虛至有歸至無而言之者。亦罕矣。蓋吾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言。人止知聖人徒爲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氣在道中而言之者也。天地上下之氣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道中一陰有一陽之道。一陽有一陽之道。陰陽之不測有陰陽不測之道。道之所在氣之所在也。與釋氏真存于空之說亦有何與而必本以爲說。亦獨何哉。聖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言。人止知聖人從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道在氣中而言之者也。盈天地上下之道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氣中兩儀有是道而易之兩畫以生四象有是道而易之四畫以生八卦有是道而易之八卦因重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黃

桂山堂

其卦畫亦以是而生。氣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與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亦有何與而必本以爲說。亦獨何哉。然後知合天地內外上下四方無不包舉于此理。此氣歷億萬年通陰陽人鬼于生生不已。無古今無終始而立此法象於太虛無窮無極中。斯吾聖人從大易言理氣之大本大原也。吾儒欲明道而不明乎理氣。雖欲明之烏得而明之。作理氣論六。

大聖賢人言繼善成性有善無不善。從天命人之始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性亦隨之而惡。亦從天命之始而言之也。大聖賢人言孩提之良知良能聖人之不思不勉。從人率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性而性善如后稷氣質惡生而性惡如羊舌亦從人率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不本大聖賢人之說爲說而自以其說爲說。以言性不言氣質爲不備而自以其備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性不言氣質爲不備。亦謂言性自言性言氣質自言氣質不可兼而言之爲備。不兼而言之爲不備者也。使必兼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賢入之有善無不善之性中是極重之勢在氣質而性反若附氣質而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以是而言性自必如釋氏稿滅其氣質無氣質乃有性而後可也夫氣質既無入于何有此釋氏不以爲人而有性爲性而以不爲人而無性爲性吾儒言性漫以氣質兼性而言之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有性爲性而以無性爲性不可得也又以言氣質不言性爲不朋而以其明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氣質不言性爲不明亦謂言天地之有性自在氣質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質無知之中言氣質之無知自在天地有性之中不可二而言之爲明不二而言之爲不明者也使必二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質爲性入之有善無不善天地之性中是極重之勢仍在氣質而天地之性反若不附氣質而不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如是而言之自必如釋氏以作用是性含有氣有質之性求無氣無質之性而後可也夫性歸氣質天命何存此釋氏不以我之精魂爲性而以我之佛性爲性吾儒言性漫以天地之性又分氣質之性而言之

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已之精魂爲性者是一性而以已之佛性爲性者是一性不可得也嗟乎大聖賢人之言性而不言氣質也從天命之始言之非言人之事言天之事也從人率天之初言之雖人之事猶言天之事也性之爲性天命之人率之合天人而言之者也天之事終人之事起人之事起天之事終有天之事以開人之事不能不溯天之命而言性者天之道也有人之事以成天之事不能不歸人之修而言教者人之道也今吾儒從天命之始纔以性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之卽以氣質言之一若天不賦人以氣質而可言性天賦人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從人率之初纔以性言之卽以氣質言之一若人止受天以性而可言性人兼受天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止知有天地之事自言天之事而不知有人之事卽知有人之事言人之事又不復知有天之事是止知以天之事說性爲說性而不知以人之事說教爲說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豈言性自言性言道自言道言教自言教哉乃合性與道與教

爲一事一理而說性者也。天以性賦人而曰命者。天之教也。性卽是教也。生而有之者也。人以性受天而曰教者。人之性也。教卽是性也。生而不可無者也。命之謂性。天之事非人之事。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率之謂道。人之事猶天之事有所爲而爲之。亦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是無所爲之事。斯能有是有所爲之事也。若夫修之爲教。非天之事而純乎人之事。非無所爲而爲之。乃有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是有所爲而爲之事。斯能有是無所爲而爲之事也。故有是性必有是氣。質而不言氣質者。以其皆無與于氣質也。不獨命之爲性。率之爲道。與氣質無與。卽修之爲教。亦與氣質無與者也。如有是命。有是率。而與氣質有與焉。則命之率之止。可從聖人言。不可從凡人言也。聖人以是命而率之。而不知所以修之。聖人失其教矣。失其教而性與道胥失之矣。孟氏三遷而始爲大賢。教之與性道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凡人以是命而率之。而知所以修之。凡人得其教矣。得其教而性與道胥得之矣。太甲顯覆而卒爲明辟。教之與性道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卷四

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故子思三言而後不復言性止言修矣。其言修道之君子自天子至庶人。自聖人及庸人統而言之者。也不覩不聞存養如此。莫見莫顯省察如此。而後性之中以存道之和以行中。和致而位育成此自古聖帝明王立教以教天下。人合天之功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也。哉有道之世。天子自修以教天下。諸侯自修以教其國。卿大夫自修以教其都邑。閭師黨正自修以教其鄉。賢父兄自修以教其家。無一人非命而率之之人。無一人非修而教之之人也。王國有辟離諸侯有國學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自孩提而教以知敬知愛而仁義在其。中教以毋誑毋跛而誠敬在其中。入小學而六藝以通焉。入大學而九年以成焉。教之不率而小懲以警之大罰以齊之。無一人非修而教之之人。無一人非命而率之之人也。故其時賢知之人下學上達皆可爲存養事天之人。愚不肖之人行不著習不察皆可爲終身由之之人。由是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是太聖賢人止此立教以治之之天下止此以人之事治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人之天下止此人之事盡而天之事無不盡以人合天而治之之天下而已矣三代而後天下之失教也久矣五伯之君臣迂濶王道急功挾詐天下愚不肖之人華華汲汲惟利是求而賢知之徒狎大人侮聖言淫詞跛說雜然並興自非天生孔子於春秋之世以作師之統任之而明其道于前生孟子于戰國之時以作師之統繼之而闡其教于後豈復知從古聖人本天道爲人道有一道而無二道是爲何物也哉故孔孟承是作師之統自必以攻異端放邪說爲已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任扶未墜之統緒正已失之人心使道無仁義性無善惡之說如披雲霧而見中天豈得已哉漢唐以來儒者立講堂聚生徒大要爲經師則有餘者也宋諸儒發明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不能出孔孟之範圍者有志聖人之徒信而從之以稱人師庶乎可以不愧矣至言性與天道既以性道卽在下學而于下學求之又若以性道自在上達而于上達求之是分上下爲二而求之也分上下爲二而求之是分有無爲二而求之也分有無爲三而求之是分有之爲人而

不知其爲天分無之爲天而不知其爲人而求之也夫是以太聖賢人以天命謂性言命從性而言之者吾儒以天命氣質言命從氣質而言之太聖賢人以性謂道言率從人本天而言之者吾儒以率氣質爲事舍天從人而言之太聖賢人于天賦性之初指爲無所爲而爲善止此一性者吾儒直以人受氣質之後指人之有所爲而爲惡爲性又指天之無所爲而爲善爲性安得無二性之說哉嗚呼其言天言性相悖而言者如此其言人言教相悖而言不問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可知矣姑取其一二大端言之如云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從古大聖賢人何嘗不說性是本來完足之物若說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須是生而知之一流人然堯舜孔子不思不勉自少至老無非修治存心何嘗有不消修治而不修治可以立說教人者耶其他本質未嘗不完足一日不修治便一日不完足其修治當何如可徒以合修治而修治之作有弗學興起語立說以教人者與性禪家

坐蒲團冥知識以人生修治爲多事仁義爲強立之名孝弟亦性外之事一惟不修治而修治爲簡易明白而易行亦知必有疑其以禪教說聖教也只得故添一語云禪家強生事山河大地與你有何干涉以禪家說向外的話陽掃之而以禪家說向內的話陰許之又引夫子天何言哉爲禪家惟不說修爲故本無可說作印証而後始以禪家非是不會得實是無去處說結之何暇問夫子天何言哉是何意旨借以附會其說耳如云學者須是識仁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又申以心苟不懈有何防檢存久自明有何窮索夫大聖賢人教人何人不教以識仁何人識仁而能存仁其無時不防檢無時不窮索者以仁之爲仁存之恆久而忽于造次失之日月一至而不能三月守之其難如此惟禪家坐蒲團冥知識不見不聞有何防檢不博不約有何窮索惟以不爲人便是爲人不見性便是見性以天地間生人爲天地間死人止一寂滅其心直捷如是豈聖學亦以冥滅其仁直捷亦如是耶故學者識仁一句亦不過借聖

學仁字說禪家心字亦知人必疑其以聖教說禪教也又引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作印証夫孟子言反身而誠是從大聖賢人生平存心養性天理爛熟胸中反身乃能如此豈天生一孩提之聖人如釋氏墜地時自稱惟我獨尊一反諸身便能大樂况所反者乃萬物皆備五倫四德無不體備之身無纖毫欠缺大樂如此而截上句摘下句如此說理豈非說理如說夢耶如云學者今日無可添止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有問聰明如何磨得去則日使之則有不使則無故其教人止教以不須纖毫着力夫大聖賢人言天命謂性何嘗是纖毫可添之物此以命之在天者言之耳若以受之在人者言之能本是以修之於天無纖毫可添于人無纖毫非添矣苟不本是以修之于人無纖毫是添于天無纖毫非減且減之又減以至于無矣故其教以修之也由可欲有諸已進之有充實有光輝有大而化有聖不可知謂神所謂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以天命本無可加之物爲修道日有所益之功吾不知學無可添之說是何聖何賢

之說而本以為說耶。至其所為。只有可減者是減何物耶。以減不善言之。減口體之私欲耶。減一口體之欲。必有一減口體之理。以減之。減心性之作偽耶。減一心性之作偽。必有一減心性之理。以減之。添在人。之可添。非添在天之可添。猶減在人。之可減。非減在天之可減也。若以減善言之。是減多聞多識。而止于吾道一貫求之耶。如此。則吾儒語言可減。釋氏說法亦可減矣。吾儒文字可減。即釋氏經教亦可減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吾道一貫一語。指點學人而必添以語言。添以文字。是不以大聖賢人為修道之人。添之者。說無可添。直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而添之者。說無可添。矣。是減志學能立。而于從心不踰求之耶。如此。則吾儒生而識性。不必啓發。而自識。猶釋氏生而見性。不必參提。而自見。矣。吾儒生而由道。不必修為。而自由。猶釋氏生而由道。不必戒律。而自由。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存心養性一語。指點學人。而添以啓發。添以修為。是不以大聖賢人為修道之人。添之者。說無可添。直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而添之者。說無可添。矣。是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添

本權圖說論

後序

完

桂山堂

之者。說無可添。矣。惟禪家直指人心。止須識得此心。是無增無減的。斷截耳。目口體。即為有惡。可減。其救心性知覺。即為無善。可添。此亦以坐蒲團。說聖教。以愚天下之人而已。矣。以故大聖賢人教人。一以發人聰明為主。博學審問。以發其外。慎思明辨。以發其內。以至作哲。作睿。窮神知化。為極功。今反要將聰明磨去。為教。是磨去作奸作偽之聰明。如磨耳目口體者。磨之耶。此為從欲小人。說不使則無使之則有。猶可也是磨去作哲作聖之聰明。如磨心性知識者。磨之耶。此為從理君子。說使之則有不使則無不可也。從古何聖何賢。有以磨去聰明之說。而本以為說耶。禪家以六塵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六根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心性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故其言聰明。即言性覺也。借聖學之聰明。說禪學之性覺。亦以坐蒲團。說聖教。愚天下之人而已。矣。如云學文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又云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學得百千事。是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又云學者先學文。鮮有

本權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能至道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有錄五經文爲冊者
觀云玩物喪志夫大聖賢人教天下皆愚賢不肖之
人莫先于學學之爲言非止讀書一端言之也上世
無書可讀之時以愚學智以不肖學賢以少年學老
成皆學也學而問問而思思而辨辨而行皆學也其
後書契日增不過視上世學之較易耳故上世如大
舜好問好察後世如孔子問禮問官無非學也即推
而至伏羲開天之聖生而知之然仰觀俯察近取遠
取無一非學故曰賢學聖學學天今吾儒以學者須
學文止爲下根人說法直以知道上根人自在進德
夫教人之道必學文而後以知道言之者聖人之教
也不必學文直以知道言之者釋氏之教也釋氏直
指人心即是知道無先後合下便說知道然亦惟
釋氏墜地知道自言惟吾獨尊立此一已之教以教
天下耳吾儒之教無論聖人愚人自孩提知識未開
時何嘗不可教以學文一如以知道者教之亦爲是
時止可教以知其所愛之父知其所敬之兄知其所
能謹之行知其所能信之言從其所能知而通之而

鹿園講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後可以方名書數可以禮樂射御而漸通之非聖人
先以行而後以文之說也此教天下如一人而教之
者也釋氏以直指人心教人不問其徒之受戒律與
未受戒律誦經卷與未誦經卷亦不問其心之可以
直指而教之不可以直指而教之一惟直指而教之
從無仁義孝弟而無其心仁義孝弟無而心無心無
而性見矣從無耳目口體而無其心耳目口體無而
心無心無而性見矣故其徒終日坐蒲團由念念口
起而至一念不起必至覓心了不可得而後爲安心
竟然吾嘗由其道而推之其無仁義孝弟而一念不
起易以仁義孝弟不離蒲團而無之可得而無者也
其無耳目口體而一念不起難以耳目口體不離蒲
團而無之不可得而無者也故有阿難萬念不起而
一念忽生攝入魔席員悟和尚萬念不起而一念流
注轉語差差可知只求透此耳目口體死煞關頭尚
不能透終是以灰遇火以土禦水伎倆可以頓悟亦
可頓迷乃以之說大聖賢人教人學文知道從禪家
強分階級有何干涉耶至學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止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必本釋氏而爲是說尤屬
可怪聖人教人自言學以多聞多見爲貴何嘗是學
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止百千事只是耳目不是心
得而爲之者耶聖門如子貢之多學問一知二以一
兼二而推極之其所得爲何如顏子之博文問一知
十以一兼十而推極之其所得爲何如其他七十子
之徒舉一隅必以三隅反以一隅兼三隅而推極之
其所得又何如故子貢終能一貫顏子終稱庶乎七
十之徒日啓日發而皆得爲適道之人若以學一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性山堂

止一事只是學不是得此乃三家村學究教童蒙句
讀讀大學以中庸之理問之不知也讀論語以孟子
之理問之不知也徒以釋氏直指之虛談而忘聖賢
漸進之實力不惟不知聖人且不知釋氏矣假使釋
氏生中國自言知慧天生彼豈真不能讀書之人耶
彼以直指爲教自知讀盡古今書如惠施之七車張
華之三十乘與我坐蒲團以死法爲活計有何交涉
故掃却語言文字不如是則教非其教矣吾儒聖人
之徒必引其厭薄語言文字者厭薄之而借以立說

登其然乎豈其然乎故其言知道在進德非言德也
亦言得也借聖學之言德說禪學之言得其言不習
無不利借聖學有敬有義之不習無不利說禪家無
思無爲之不習無不利必將大聖賢人首以好學教
人鐵案掀翻以至有錄五經爲冊者豈無終其身誦
之誦之由之釋之自能通貫其意旨之所存而直以
玩物喪志斥之何爲者耶噫從古聖人惟立一教以
教天下也何嘗必言命之爲性而不能不言命之爲
性以明教之所自來而五倫四德在其中其爲性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性山堂

再也乃天之無所爲而爲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
持人之有所爲而爲之而後天之無所爲而爲之者
始得而有之何嘗必言率之爲道而不能不言率之
爲道以明教之所由立而孩提之良知中人之初念
下愚之平旦幾希在其中其爲性之善也乃人之有
所爲一如無所爲而爲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恃
人之有所爲必有此無所爲而爲之而後天之無所
爲一以此有所爲而爲之者始得而有之夫是以天
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惟聖人之教以修而修之率

之而無不由之命之而無不盡之吾所謂中庸合三言如一事一理而言之者也吾儒言天命而言有知有覺之性必以無知無覺之氣質入之是性之命于天而純乎善者一以氣質之不純乎善亦以命于天而言之言率性而言無昏明強弱而率之者必以有昏明強弱之氣質入之是率之本于性為良知為初念為平旦幾希不以昏明強弱而無不然者必以率之本于氣質為良知為初念為平旦幾希一以昏明強弱而有然有不然者言之及其言教則猶是有性

本樞圖說論

像序

奎

桂山堂

有氣質之人也猶是有昏有明有強有弱有純乎善純乎不善之人也何以教以修之不曰合修治而修治之不合修治而不修治之則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不曰學者無可添只有可減則曰學文只是學文知道者進德不習無不利又若止從命之為性率之為道生而知之之一人言之此可知本釋氏之旨以立說無往而不與從古聖人言性言教相反固然無足怪自爾如是者也作明教論七

中庸明性之書讀首篇三言千七百年來異端曲

學無不作三截看止緣以氣質認作性誤之吾儒言性又言氣質似乎知性與氣質有分矣乃又于氣質中加一性直以一性為二性止緣以無知之氣質認作有知誤之遂將性與教分開性在先天教從後起安得不將三言作三截看橫說豈說無一語相合桂山將三語一一分開命自說命率自說率教自說教分天分人以明立說之本來而後天命人人率天全在教而修之之人以明天與人之相合故云三言如一事一理非不言命與率而

本樞圖說論

像序

奎

桂山堂

專言教也百世以上之大聖賢人言之而未嘗發之者以人讀其書而自能知之也百世以下異端曲學讀其書不能知之又安能發之自不能不支離破碎而言之此吾儒不能發聖人之言徒能發二氏之言墜其術中而不覺者也讀此篇從聖經賢傳已言之中發之如命即教也教即命也取千古已發之聖言發之即謂發千古未發之聖言可以不愧矣吾于桂山三子餘萬言一字無闕然矣

太極圖說論十四卷

浙江吳玉
輝家藏本

國朝王嗣槐撰嗣槐字仲昭錢塘人康熙己未薦舉
博學鴻詞老不與試授內閣中書舍人以歸其書
論聖人言易有太極未嘗言無不應於太極之上
復加無極二字疑此圖授自陳搏非周濂溪作朱
陸互相辨析朱子不得已止作無形有理以解之
而無極二字總流入二氏之說又謂其言天道則
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乃老氏道生天地之說言
人道則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主靜二
字尤爲老氏根本所在又謂其原始要終故知生
死二語乃二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無生之樞紐
逐條辨駁各爲一篇亦力申陸九淵之說者也

太極繹義二卷通書繹義一卷

〔明〕舒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極繹義一卷
通書繹義一卷》提要

太極繹義論

論曰周子太極圖舒子之為繹義也疏為八圖其一河圖數著原也其二伏羲則圖畫卦起下文也其三伏羲成卦成卦不著畫直分陰陽見與圖合也其四別擬伏羲則圖畫卦若異朱子者按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五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

梓溪內集

論

卦也舒子云中五者太極也次十者分兩儀也次一二三四者生數分四象也次六七八九者成數分八卦也九數三奇老陽為乾焉六數三偶老陰為坤焉七數一奇兩偶少陽為震坎艮生焉以後天三男生於乾之老陽亦合八數一偶兩奇少陰為巽離兌生焉以後天三女生於坤之老陰亦合參之生著倚數揲著求爻皆合也其五圖濂溪則圖以作圖太極圖以河圖側而觀之太極陰陽五行無餘欠也其六後天八卦論土

寄王之辨圖其左券也其七天太極圖寓河圖之數陰陽互根太極全體本然之妙昭然矣其八人太極圖五性之位五行之德立人之道見太極之全體焉可以與天地參矣至于屬論曰男女既生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兼氣質而言也實有補於朱子男女太極之說曰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夫理性善之性也曰氣曰質性相近之性也曰數稟於有生之初之天命也實有以闡性命之大

梓溪內集

論

一

全其曰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所胎者以理而論混闢而非有異於邵子也其曰土之寄王惟夏秋之交冬春之交者本陰陽至理而言而不苟同於秦漢以來之諸儒也其推五行有性有德蔡氏之羽翼也其論潮汐與月相應正蒙所未言也火烈金剛水緩木柔性之所以相近火散金道木上水下習之所以相遠也厥有稟受厚薄不齊命之所以一定而无移者付之天窮理盡性述事繼志道之

所以責成於已而不息也至於五行在天有氣有質五行之序有生有成是皆窮深極微之論前哲未發之蘊抑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中前乎百千萬年之前後乎百千萬年之後繭絲牛毛叢見百出道理未始不相值有如是也嗚呼我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則舒子所以自信於無窮者不在茲乎後之覽者要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斯可以論太極釋義矣

梓溪內集

論

三

明太史氏海門崔桐撰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二

明太史氏進賢視帶子舒 芬國裳甫著

裔孫 舒 琛伯獻甫輯

南昌漆 彬中父甫編

後學臨川吳橋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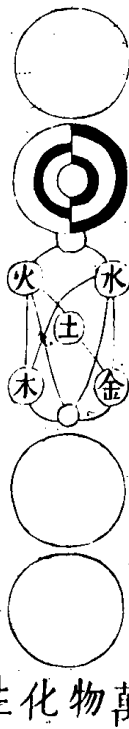
太極釋義上

太極圖

梓溪內集卷二

陰靜

坤道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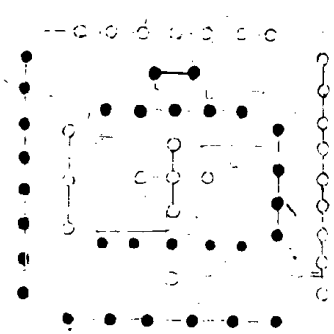


陽動

乾道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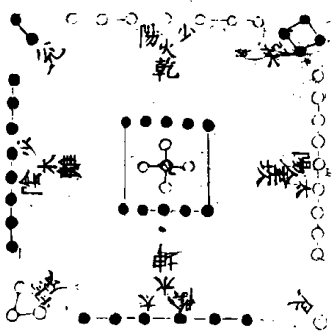
視帶子云先儒以濂溪此圖本於易則亦非真知此圖者其實亦則河圖與伏羲畫卦同功而其為說又能剖發幽秘程朱之傳蓋其流耳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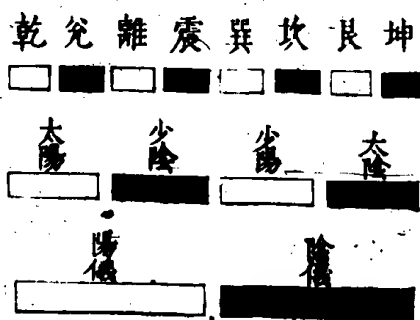
視帶子云右系此圖明太極圖之所本也

梓溪內集卷二
伏羲則河圖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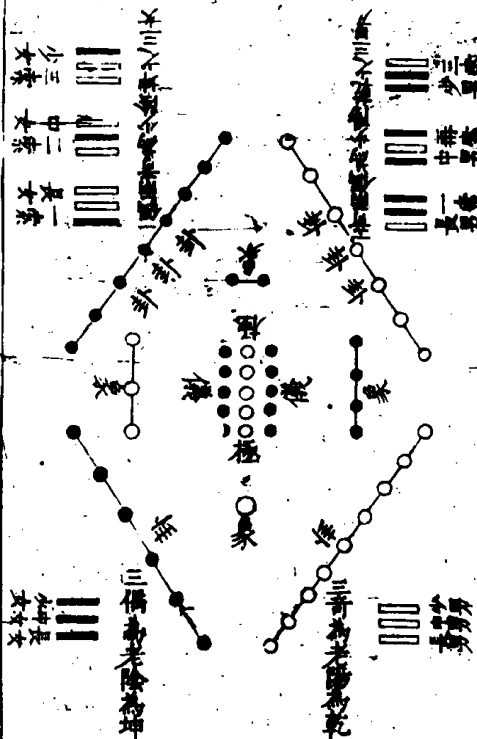
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三十者兩儀也四九者四象也六七八者八卦也乾坤坎離四隅之空以爲乾也震巽艮者八卦之一也視帶子云此即仰子之分爲二意與孔子太極生兩生四生八生意小異且以虛五與十爲分兩儀之意與仰子之分爲二之意亦小異矣

伏羲成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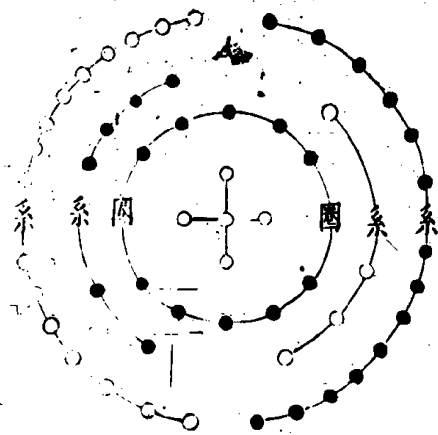
視帶子云此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說與濂溪上生八卦之說共貫而圖說又云五性感動善惡分萬事出則八卦之象亦在其中矣且伏義畫卦之旨唯此圖明白於孔傳之旨據其則圖之義未盡可據其一圖列于下庶幾高明裁正

伏羲則圖書卦輟擬如此



三一

周子則河圖作太極圖



四

視帶子云右圖不以四象八卦分合論直以中五為太極次十分兩儀次一二三四生數為四象次六七八九成數為八卦蓋據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說以九數三奇為老陽為乾六數三偶為老陰為坤以七數一奇兩偶為少陽則震坎艮三男生於乾之老陽者可見以八數一偶兩奇為少陰則巽離兌三女生於坤之老陰者可見不必如文公析合補空之說更覺自然且於本數論老少不惟於義皇則圖畫卦之意看得圓融而於大衍揲著求爻之義亦相脗合孔子以乾坤為易之緼尤可驗矣

視帶子云太極圖實出河圖側玩之更覺分曉今作此圖則濂溪上三圖昭然在目下二圖不過此之流行耳分而言之五十之圖于中者即濂溪第一圖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也九七四三列系于左六八一三列系于右者即濂溪第二圖所謂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者也左陽也而四二偶在其內右陰也而一三奇在其內即濂溪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也六與九關而

不系一與四關而不系二與三關而不系八與七關而不系即濂溪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即濂溪第三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也水比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此其為序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即濂溪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也以一而連九以二而連八以三而連七以四而連六則四行

周流渾淪無間而土常居中即五行圖下

小圖○所謂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也

此二句打合讀者不合而言之九七陽也不離

乎二四之陰六八陰也不離乎一三之陽

一三水木陽之生也非六八之陰不成二

四火金陰之生也非七九之陽不成而水

火木金之成數又皆取乎中五之氣如一

得五而六成二得五而七成三得五而八

成四得五而九成而五之所以自為數者

又本於天參地兩然而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五又得五數而十成此即濂溪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嗚呼此天地自然之易義皇擬天下之動而畫卦濂溪主天下之靜而建圖人物之性情聖賢之事業有不出於是者哉

或問卦六畫自下而上是言陰陽之生長如木之自本而枝乎圖五圈自上而下是言天命之流行如水之自源而流乎視帶子云此未可以一說窮也爻以六陰也故上升圖以五陽也故下降此一說也爻以象言天圖以理示人亦一說也

朱子圖下解

視帶子云周子此作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故朱子極力苦心爲之訓解析理至精至密真聖學之指南希周者之所當先用力也芥以資稟庸頑誦玩雖云旣勤輒又忘之敬因朱解間釋其義備錄之以就正于斯文之不我棄者云

○此第一圖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

陰陽而指其本體不襍乎陰陽而爲言爾

視帶子云離字不揀字是言此圖與下陽
動陰靜圖本不可分但欲指出陰陽本體
故另作此圖于上以言此理之渾淪焉耳

梓溪內集
卷二

卷五

七

此第 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視帶子云左邊紅者太極之動而生陽也
右邊黑者太極之靜而生陰也

○中小圈者其本體也

視帶于云其字指陰陽言陽動陰靜圖中
白小圈卽太極乃陰陽之本體也此見太
極非有以離乎陰陽也言陰陽則太極便
在其中矣

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者陰

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視帶子云陽動者造化發育循環無窮故曰太極之用所以行陰靜者人物稟受小大一定故曰太極之體所以立

或問陽根於陰陰根於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以未可以陰靜陽動分大重之體

視帶子云自陰陽未生之先論之如人之

善然者樂者功畢竟只是靜此可見靜爲
體動爲用也又自陰陽既生論之春夏乃

具而後及萌芽甲折此陰靜爲體陽動爲

陽動太極之用所以行陰靜太極之體所

以立無著一所以字則陰根于陽陽根于
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與夫陰陽之不可

大抵應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爲天地立

心者也病秦漢以來儒者不知明體適用
爲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聖人主靜之

說而考亭于圖解發端處亦便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蓋亦本主靜之說欲人求之

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

內集卷二
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體治國平天下

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立體時亦

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
非一於默坐靜齊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

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蒞論道經邦休休焉
而無所事非上於執事奔走也然自是動

底事由是言之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爲太極之體陽爲太極之用昭昭矣

禮如論語和者勸二
者并注云勸靜以體

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動爲陽之用，靜爲陰之用。如圖說易變義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

學者不可不察也

者陽之根也。☵者陰之根也。

視帶子云根字有生生之義蓋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此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而陰陽之互為其根也

此第三圖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視帶子云此句本圖說文言五行皆陰陽變合而生者此生字兼成字言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

視帶子云變動也合疑也曰變曰合自其氣之行質之成而言也蓋濂溪於第二圖言陰陽既開左右以示人恐人遂以為判然二物故此言五行必先以陰陽之交系之於上以見一變一合此陰陽之所由生而五行之所以具也非謂陰陽前此判然二物至此而後始變始合也

梓溪內集卷二 九

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稱故次

陰稱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

交系乎上者陰根陽根陰也

視帶子云居右居左非偏屬陰陽而言也以陰陽之偏勝而分屬之也蓋第二圖既以陰陽立兩儀而分屬於左分陰於右則天一生水雖若根陽然觀之於坎則陽陷於陰中三陰氣為盛故當居右而屬之於陰地二生火雖若根陰然觀之於離則陽包於陰外三陽氣為盛故當居左而屬之於陽也然自春夏言之則未為少陽如震三以一陽動於下是也故曰陽位次於火地四生金而全體固似不可以言陰稱也然自秋冬言之則秋為少陰如兌三以

一陰就於上足也故曰陰稱而位次於水若夫土之居中非以其冲氣也以河圖五十居中由是觀之伏義之畫卦固則乎河圖濂溪之建圖亦則乎河圖昭然可見但卦之方者以明象器之一定圖之員者以明理氣之渾成其實一而已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

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視帶子云五個而字明五者相生流行之序且釋圖中五條系絡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視帶子云水火木金土氣之流行不已故曰五行五行異質而皆不能外乎陰陽故

梓溪內集卷二 十

曰五行一陰陽此句本圖說文五者各具一陰陽則是無有餘無不足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視帶子云太極以理言精也陰陽以氣言粗也太極生陰陽則太極本也陰陽末也然理非氣不行末非本不立太極也陰陽也會何彼此之別哉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視帶子云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沃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

假借也

視帶子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然莫不各具一性而無待於外也如通書所謂萬物各正其性者也

此五行圖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

視帶子云此見天命之流行賦予莫非太極之全體下三圖雖不作可也

此第四圖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此言人物之始氣化而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

梓溪內集卷十一

十一

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男女既生然後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矣

或問考亭言乾男坤女是以氣化而生者

雖有男女之分然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則

皆完具無餘欠也故曰各一其性男女一

太極今言男女既生然後以形相禪則命

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似與考亭之說異

恐謬於濂溪之本旨視帶子云濂溪太極

圖雖有五然上一圖實下四圖之綱領所

謂無適而不有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別而

言之上三圖又下二圖之綱領所謂無極

二五妙合而人生焉是為天太極也

圖在後五行至第四圖則天以二五之全

付界人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而有

形化是第四圖又為第五圖之綱領也故

原其性同一太極正其分各一太極所謂

是萬為一實萬分此考亭之精義固得

濂溪之旨然不知天之太極既以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則形化之工雖萬有不類天

固弗與其能譬之舜既命禹則凡禹之所

以勅典則以詒子孫者或涼或貪或否或

臧舜亦無用知矣况男女既成則人與物

殊聖與凡異立極首物必待至誠是雖性

無不在而無極之真渾然本體則不可以

比而同之矣故曰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

男女為一太極此考亭未盡之論於濂溪

本旨亦無所謬也

又見人極

梓溪內集卷二

十二

○此第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萬物一太極也 詳見說下解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
乎在矣

視帶子云濂溪既以男女為一圖萬物為
一圖恐人以辭害意真以為人物聖凡初
無少異故特說二五之流行變化唯人獨
得其氣之秀又且理至完足故其心比萬
物為最靈此見無極二五天以其全界人
而人即太極矣然人之所以為人極以其

梓溪內集卷二

十三

有最靈之心而能盡之耳盡心之道何如
聖人之主靜君子之慎動是也故考亭云
人極于是乎在言在此心耳

或問惟人最靈而人極於是乎在宜夫人
之能立極也又何待於聖人耶視帶子云
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
性之善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
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
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為乘除而推盡
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

數定於理之先質定於氣之後則數也者

理之始也理也者氣之主也氣也者理之

乘也而質也者理氣胥此焉成者也理出

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

而陰二氣也一氣二氣自陽奇陰偶言此氣之有正偏

而理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

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

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

感於婦女必應於婿女應於婿子感於婦

梓溪內集卷二

十四

則甥為必其如舅孫為必其如祖哉此耳

目口鼻手足皮毛血肉肺腎肝膽胃脾腸

臟心經二道三百六十骨節範圍於乾男

坤女之初者無不同其為狀貌或長或短

如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或黑或白或黃或赤或青或藍或紫或

壯健或羸弱或聰明或愚魯或剛毅或

懦弱或壽或夭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

或肥胖或瘦削或安祿山張元之或僂僂

或擁腫如新臺言衛

或眉八彩如唐或目重瞳見如大舜顏回項羽王莽可

或長頸鳥喙見如大禹皋陶句踐之類可

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如庖犧女媧神農夏

或駢脇鬚膚如晉文公是或蜂目豺聲如

或狀如鬼物如張良是或美如

冠王如陳平董賢節通之類可見或戴肩

或四乳如文王是或斷齒如武

或河目海口如孔或耳三漏如大或臂二

肘如成或銳上如神異賦言馬周火色赤

或豐下如新論云穀子豐下叔與知其有

或方顙如衛或縱理如梁武帝周亞夫之

或清揚婉兮如詩言魯莊公是或顏如渥

丹如詩言秦襄公是或面如紫俱如孔或

身如斷齒周或色如削爪如或面無見膚

或面無須麋伊或隆準龍顏漢高或鳳

姿日表唐太或龍行虎步宋太或領如蟠

或虎頭燕領如班或馬

面彪身解律或猿臂如李廣劉聰之或踈

節如虞或勾拳如徐偃或銅鐵額如或

有筋而無骨如劉備司馬炎之類是或長

或手垂過膝如劉備司馬炎之類是或長

短腳如非相言孫叔敖禿突而左脚或青

白眼或身橫九畝其節專車防風或身

長七尺而面長三尺其廣三寸公孫或紅

髮如宋高司徒或藍面盧或美豔如孔華

或附贅懸疣如宿瘤婦人貌極醜齊湣以

為夫雖萬有不齊要皆不離乎人也因形

以推氣因氣以推理則理有定而氣不齊

理常靜而氣常動人性之不齊其職於此

矣何也理以氣通氣以理行理氣相乘而

人之質成此無極二五之混融無間而乾

男坤女所以為太極也夫以乾男坤女為

太極則形之禪氣之禪也氣之禪理之禪

也何人性若是之不齊耶盖理以氣通氣

以精會精氣之醇醕清濁而理之所以乘除餘欠者係焉以清醇之精而值夫一時靈和之氣則理亦渾然於其中此賢人君子之所由生也以醕濁之精而又值夫一時繁戾之氣則理滯而莫通此下愚不肖之所由生也又或戾氣為精理至焉而逆之如水之行而礪磧激射之水斯逆流而潰怒矣受氣之初理無所寓此頑嚚傲狠凶悖貪饕之所由生也且天之太極一也

乾男坤女之為太極兩也以兩太極為一太極則氣之行有順有逆理之行有遲有疾遲疾自人性緩急可見觀之五星之行天可見矣故氣有方順而或不值乎理理有方至而氣或逆之此堯舜之德同天而堯子丹朱舜子商均卒於下愚宣姜之淫傾國而許穆夫人宋桓夫人終能守禮司馬懿兄也司馬牛弟也一為亂臣一為賢士而同一母柳下惠兄也柳下跖弟也一為聖人一

為大盜而同一父微子受辛母不同而父同也而一聖一狂扶蘇胡亥父同而母亦同也而一仁一暴又有偏於生男而無女者如太姒之一氣十男有偏於生女而無男者如淳于意之一氣五女又有每乳必二如周有八士者有終身不孕如娥皇莊姜者凡此之類若以為出於天而不係於人則不應如此之不齊矣是蓋精之通與不通氣之感與不感理之至與不至故人

之生知覺運動範圍於乾男坤女之初者無不同而所生之或賢或愚所成之或男或女所繼之或衆或寡或亡或有而自不能齊也此人之太極不能不異於天而物之太極不能不異於人亦可推矣苟誠以為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人物聖凡性無少異則是湯武之性即堯舜之性也何以致反之之功桀紂之性亦湯武之性也何以有下愚之號指大焉而拜之曰此實

有堯舜之性雖有狂病之人亦不信矣又將執螭蛇而號之於人曰此實有堯舜之性雖三尺之童必唾罵而走矣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聖之與凡固有別矣可謂聖凡一太極乎孟子曰民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則人之與物固有別矣可謂人物一太極乎故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與八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也人物形而下者也又人物又物所謂公遠而末益分其終焉得不稍異哉譬之禾穀之爲種也一歲而有糝粒焉再歲而二粟異焉再歲而形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糝粒白穗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執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况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

成者哉故濂溪作圖首一圖貌出太極以著性之本體渾然如此第二第三圖言太極之動靜流行自有二氣五行之不齊至第四圖言氣化第五圖言形化雖各具一圖如太極然此本孟子所以言男女太極萬物一太極然自上而下自近而遠固有次第矣故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者哉但以入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三或得其三而不得其一如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孟子言有禮者敬人智者行其所無事易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禮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類可見人性之稟不能齊所謂或全或缺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能盡人之性以立人極也又或得其一者至於太過得其三者而皆不及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楊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故曰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萬有不同也然則以人言之乾男坤女果何如人而乾男坤女亦

何如而爲太極也蓋天地初開始生之人
乃氣化者必至神至聖與天地相似故能
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是則所謂乾男坤
女也盤古之先有聖人不可得而知人皇
之後有聖人不可得而考厥後若伏羲神
農少昊黃帝顓頊雖曰形禪要其實大抵
亦氣化者也如劉子新論云華胥履大人
之迹而生伏羲女嫫毘瑤光
貫日而生顓頊故能首物立極所謂乾男
坤女者非若人乎又其後也若堯舜文王

梓溪內集卷二

十九

孔子四聖人之生則記傳可攷曆元可推
皆當天地之會貞元之合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是雖形禪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惟
馮之而已其實無所待也何以知其然也
漢洛下閎造太初曆云歷八百歲當差一
日有聖人出而定之至唐玄宗時張公謹
孫一行生果當其期玄宗呼爲聖人命造
大衍曆夫一行雖不敢比堯舜文王孔子
首物立極之聖亦可以證四聖人之生不

偶也必如此乃可謂之乾男坤女乃可謂
之人太極夫天能以太極之全授聖人聖
人不能以太極之全授男女亦自然之勢
也蓋精隨氣動氣以理行盈摩盈縮雖聖
人致中致和無所不用其極而一晝一夜
有萬三千五百六十息亦安知氣無一息
之不和理無一息之不中精無一息之不
固如予之所云順逆遲疾者哉此堯之九
男二女不必如堯舜之二女一男不必如

梓溪內集卷二

二十

舜文王之十三男一女不必如文王孔子
之一男一女不必如孔子夫聖人不能以
太極之全授男女非聖人不能也天也天
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則天亦不能以太極之全
與二氣五行矣何以言之方其日月未運
五行未播此所謂太極也所謂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如合璧如貫珠可以爲曆元者
實天太極之本體也及其日月既運五行

既播則周天之度日行常不及天一度月
行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以
周天之度而積分之則一歲十二會日月
之常也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交食日月
之變也然有當食而不食者有不當食而
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是常者同而變者
不能同也夫陰陽一太極也其不能同乃
如此五行一陰陽也氣行於天而為四時
亦宜乎順逆遲疾之相若也而金水乃一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一

歲而一周天火乃二歲而一周天木十二
歲而一周天土二十八歲而一周天其運
行之不同如此又金之出以寅戌入以丑
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又出西
方三百四十日而一入入三十五日而復
出焉一說常以正月甲寅與癸感出東方
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東方
出以寅戌水之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
入以丑未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晨見候之於東方夕見候之於西方

焉木之四仲年行三宿四季四孟年行二
宿焉火之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出行列
宿自有入無自無入有而出入無常焉土
之常以甲辰元始之歲定度鎮得一宿焉
其出入之不同如此夫五行皆陰陽之氣
也皆本於太極也其動而變也不齊如此
初何病於太極哉知乎此始可以論人物
之太極矣始可以論性命之微矣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二

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
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紛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
以生也

視帶子云此本濂溪言衆人有太極之道
而常失之於動也蓋陰靜太極之體所以
立在人則四肢百骸九竅之形即陰之為
動陽動太極之用所以行在人則知覺運
動精神之著即陽之發也太極有五種在
人則仁義禮智信即水火木金土之德也
太極有乾男坤女在人則五性感動或善
或惡即男女之所以分也太極有萬物化
生在人則大綱常倫理小之應對飲食
日用之間事有萬殊即萬物之象也苟於
善惡之發不審其幾萬事之應不主於靜
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其為禽獸不相遠

故曰天下之動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紛者如絲之亂不可解綸者如蠶之緒不可尋交者糾結之意錯者參伍之義吉者利之始凶者害之成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凶此吉凶皆自德言蓋能經綸大經則無紛綸交錯之憂能建立大本則無吉凶悔吝之慮自非主靜立極之聖人烏足以語是哉此太極之道在衆人者不可恃而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可無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

梓溪內集卷二

二十三

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也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視帶子云此本濂溪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即愚所謂乾男坤女其人精一蓋精不雜也一不二也不二不雜則真實無妄所謂誠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而命之道也則夫聖人全體太極之道者實仁於此蓋太極之體靜太極之用動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方其事物既性思慮未明則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而有以立天下之大本所謂虛中之也正義之也義其靜

也真有以全太極之體及乎事物一接思慮一萌則日用之間之應曲當而有以廣天下之達道所謂行之中也中發之也仁其動也直有以全太極之用故曰動靜各臻中也寂然不動只是情感通乎寂然不動之能攻非如槁木死灰之說也蓋以正與義為體以中與仁為用則是無一毫人欲之雜而又常主乎靜焉則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其於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也何有哉所謂唯天下之至誠其道之大聖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不能違者矣大抵聖人全動靜之德只是陰陽合德故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象四時者陰陽之氣鬼神者陰陽之靈合天地者所性之全體合日月者陰陽之攸敘合四時者喜怒哀怒之中節合鬼神者制作之盡能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能

梓溪內集卷二

二十四

繼天立極而為天下之至誠也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視帶子云戒謹恐懼敬也君子由教而入道也放僻邪侈肆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吉者中和之德也凶者夷狄禽獸之歸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一陰一陽而易道之大也所謂畫前之易義皇以之為卦濂溪以之為圖皆以明此而已立三極之道而發聖人之蘊濂溪五圖真與八卦相表裏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其自信為何如哉

太極釋義下

視帶子云易為文字之初立紐之源而孔子所謂太極者濂溪圖說有以發其秘中庸為傳道之書天命一章子思立言之體要也濂溪圖說有以該其義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易所謂太極生兩儀

梓溪內集卷二

二十五

也而動靜二字發聖人未言者其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易所謂兩儀生四象也而陰陽合變之妙又發聖人之未言者其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其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即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即中庸所謂修道之謂教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即中庸戒

懼慎獨而致中和也故其自信亦以此圖此說為能庶幾斯文之與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然則太極圖說豈末學之可以驟窺者哉故因考亭之解更繹其義庶幾優游涵泳而或有所得也

無極而太極

視帶子云此第一圖義乃一書之綱領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

梓溪內集卷二

二十六

有無極也

視帶子云無極而太極中間着一而字便見太極本無極所謂無極者妙于形氣之中而太極云者則理也氣也質也有可得而言者考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句釋無極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二句

釋太極中間亦着一而字以見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而無極者太極至微之稱也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隱字便是無極意費字便是太極意其語意正相似或問無極之名始於濂溪否視帶子云或起於孔子但今未有考也陳北溪云柳子言無極之極邵子言無極之前則是周子

之先已有無極之說但柳子邵子以氣言
周子則專以理言

或問饒雙峰言太極天理之尊號然歟視
帶子云此說未盡蓋太極當以理氣形三
者兼言雙峰又言太者大無以加之稱然
歟曰非也蓋太者首物之義如云太上太
古太祖太后之類故曰造化樞紐品彙根
柢樞紐根柢四字釋極字造化指下文二
氣五行言品彙指下文男女萬物言

柳溪集卷三

二十七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句是大雅文
王之詩子思嘗引之以贊不顯維德之妙
考亭亦援於此蓋以無極亦不顯之至者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視帶子云此第二圖義極言陰陽動靜之妙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

視帶子云靜本不可說流行但云生陰生陽便是流行此真實之理在陰陽之內故

又引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明之道即理也即第四條所云性也

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
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
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
命也

視帶子云濂溪此條只言陰陽混關流行之妙未及生物考亭恐人亦截然看了故以通書誠上章文錯綜言之以明陰陽乃是實理流行而賦予人物者誠即太極也其動其靜二其字亦指太極也誠之通陽動也誠之復陰靜也其曰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者以見太極之本體一誠也其曰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者所謂乾之元亨乃誠之源而太極之陽動也其曰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者所謂乾之利貞乃誠之復而太極之陰靜也聖人之所以聖者全此而已故曰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

柳溪集卷二

二十八

按通書誠上章全文云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

或問陰陽二字義視帶子云陰陰也言陰

梅溪內集卷二

二十九

氣在內奧陰陽揚也言陽氣在外發揚

又問兩儀字義曰陰陽之有儀猶八卦之有象儀形也可儀也象貌也可像也八卦之象不一

如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水為大亦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為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金為各商為均為子為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男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黃竹為圭為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頽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隤為蕃鮮為木為風為長久為繩直為工為白為

梅溪內集卷二

三十

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寒為廣為顛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輳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如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赤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龍為蟹為龜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口為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則陰陽之儀當亦不止如考亭指為天地

而已竊意陰之儀如小如厚如重如濁如方之類陽之儀如大如薄如輕如清如圓之類凡此皆一動一靜合變而為之者故可指以為陰陽之分故曰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又曰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或問今言陰陽之儀如此則考亭以天地分兩儀非耶視帶子云天地是儀之大者若截然以天地為兩儀則太極是混沌恐非濂溪本旨且引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爲一元之說以爲一萬八百年爲子會
陽氣上浮而爲天又一萬八百年爲丑會
陰氣下凝而爲地又一萬八百年爲寅會
於是陰陽交感人物始生邵子精於數學
故大爲此論竊據太極之理言之則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安有積一萬八百年陽始
上浮然後又一萬八百年而陰始凝結有
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有陰陽
五行便有化育又何待積一萬八百年而

梓溪內集

卷二

三十一

始生人物故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
爲混沌吾不得而知也謂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之後爲混沌吾不得而見也謂天地
之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極吾亦不
得而信也昔劉恕道原其博雅貫穿司馬
溫公亦推重之者也其通鑑外紀謂開闢
至獲麟周敬王三十九年歲在庚申
魯哀公之十四年也二百七
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有七
萬六千年邵子一元開閉却只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以爲自舜禪禹丁巳年又七
年癸亥巳會方終計六萬四千八百年爲
開闢以來之年數蓋一元至此已過半矣
劉之說何其太脩邵之說何其太短是當
以理觀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
以觀天矣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此可以
觀地矣記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
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可以觀人物
之生矣孰謂三才之立每有待於一萬八

梓溪內集

卷二

三十二

百年之積累而後成耶列子之學號稱荒
唐猶不敢質天地崩墜之說吾儒窮數極
理誠不可拘滯之見而落幻麗之說也是
故天之有晝夜者陰陽之節也不可以爲
混關之徵人之有作息者動靜之節也不
可以爲死生之驗何也今日之人非昨日
之鬼也死者常一二而生者常八九也若
有未來之天地與夫旣往之天地則穹窿
塊北之狀亦必有異而日月江山之成形

成象者亦必不同一元二元之後亦必少則有三四天地多則有十數天地積而至於八元九元則天地無數而佛氏所謂三千世界者亦有之矣若以爲後之天地卽今之天地則今日之人亦昨日之鬼也豈理也哉天不可窮也以地之積塊者言之碣石之淪沒終不能起黃河之決者自漢迄今未復故道由地以論天則日月薄食飛流宇彗陰陽之氣所屬者往往見之夫

棟溪內集

卷二

何蒼蒼之體自伏羲甲子至今正德乙亥五千二十五年曾不少有缺裂壞爛乃至戌會遽閉物而消毀耶中間雖有女媧煉石以補之說先儒又爭辨其事不經以是言之安有所謂混沌耶或者又以秋冬之閉物驗之殊不知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所胎故月令仲冬之月水泉動此天一生水之實可見矣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歆攸戒攸止天地秋冬之胎物所以嚴凝者

攸戒攸止之意也故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孰云天地生物之機有時而或息耶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視帶子云太極亦有理有氣有質有陰陽亦有理有氣有質太極不可專言理陰陽不可專言氣五行不可專言質蓋既云生陰生陽則自一氣生二氣又云往水火木金土則是二氣生五氣向使太極無氣何以能生下文云二氣交感則又一氣之混也又云布五氣行四時生萬物則又一氣之混也一混一開蓋滋而後關非言既關之氣後能混也蓋一動一靜而象器著焉此氣之無往不在而動靜者爲所乘之機也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棟溪內集

卷二

視帶子云此語本程子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考亭自辨云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愚意對太極言以陰陽爲器亦可然自陰陽言則太極之所以妙正在於此豈可以爲滯於器哉

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視帶子云此卽陰陽一太極意所謂器卽道也

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視帶子云此即無極而太極意所謂道即器也

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

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視帶子云只互為其根一句便見無端無始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

視帶子云此第三圖義下二句以見天道之所由成也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

棹溪南集卷上

三十五

變一合而五行具

視帶子云此解五行原到太極上即下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意考亭之立義精矣

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

視帶子云水火木金土之得名質也具於地者是也其所以為水火木金土者氣也陰陽也行四時者是也故曰氣行於天

或問考亭言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於

天者也如人亦五行之成質者故中和之

致而自能位天地育萬物否視帶子云據

書推理便有此意據理玩文則此一言者

但當渾全以會其旨不當分析以求其義

何以言之蓋懸象于天者其氣正行於地

成形於地者特造化之委蛻粗迹太極之

糟粕耳然其生意無窮代續不絕此則天

者存初不可以為其氣之行於天也是故

舜齊七政乃察其在天者禹修六府乃敘

其在地者箕子陳洪範於武王其首五行

者以見六府之所當修也其曰五紀者以

見七政之所由齊也苟以為在天者惟氣

棹溪南集卷二

三十六

焉而無質則幾衡不必在而曆數不必推

矣此濂溪二氣五行之圖變合布行之說

真古今立言之至精者狀天命貌道體萬

世心目謂不在於斯乎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木陽也火金陰也

視帶子云此解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句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所謂生之序也然一三奇也故曰陽二四偶也故曰陰

或問五行生之序如河圖數當兼成之序

按唐孔氏云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又按考亭云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有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物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生皆自土中旋生出來此序又稍異且與孔說皆議生於已形之後未合生成之數故濂溪亦只言生今言生字當兼成字看據河圖數似有理說見圖下解但恐非圖說本旨視帶字云生字若不兼成字言則氣偏理欠何以布五氣而行四時乎孔朱二說誠未可以為定論也大抵太極一動一靜陽初降便生水潤下而交陰故曰天一生水陰次升便生火炎上而交陽故曰地二生火既交而變陽遇陰而達則條暢為木故曰天三生木既變而合陰得陽而歛則肅結

為金故曰地四生金一升一降一變一合四行既具重濁凝莫乎中央而為土陽盡降而陰也故曰天五生土天既生土坤道始成則水資地載以流動而水成於地六矣地既載水乾天益清則火藉陽光以閃爍而火成於天七矣火成之後氣達而實則木華於坤柔此木以地八而成也木成之後氣歛而固則金鑛於乾剛此金以天九而成也四行既成土厚而博為萬物之所資藉為天地之所依附而成終故曰地十成土也河圖生成之序之數似須如此說方分曉或問天一地二之次考亭以為猶數錢云一文二文不可以為第一第二第三然歟視帶子云但以水居五行之先論之其序蓋有必然者姑以人之一身言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此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

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
心一動而水生此見天一生水也蓋神為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
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木火
陽也金水陰也

視帶子云此鮮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句
蓋春木氣溫夏火氣炎秋金氣涼冬水氣
寒土沖和氣居其中故曰布五氣行四時
也然必自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
故曰順布春生夏長故曰木火陽也秋飲
冬藏故曰金水陰也圖下解所謂陽稱陽
盛於此可見矣

梓溪內集卷二

壬九

或問自秦漢迄今儒者皆言土寄旺於四
時之季而濂溪此處却言五氣順布似乎
土只在夏秋之交視帶子云濂溪乃斯道
之所興畫圖著說又皆本於河圖所以立
義至精而入神其或有所引而未發正後
學所籍以為致知之地若夫寄旺之說不
知先正何以皆安而不辨也大抵紐於四
時之序易見暗於五行之理難窮以為夏
秋之間若以七十二日屬之土氣則趨前

那後夏入于春秋入于冬矣不若分屬四
季各一十八日亦庶幾土居中央之義又
有不通之甚者每月以六日屬土皆由安
於寄旺之說也殊不知水得土可以生木
此見土氣行
于各春之交火得土可以生金此見土氣
行于夏秋
之故水潤而木華非土培則不華而漂矣
火烈而金精非土範則不精而耗矣若夫
木埋於土則火之焰不燃此見季春
難言有土金堆
於土則水之源不達此見季秋
難言有土故濂溪言

梓溪內集卷二

四十

五氣順布者土在夏秋之交自其四時流
行者言也不易之論也愚謂其引而未發
者夏秋之交有土冬春之交亦有土自其
循環無窮者言也亦有稽之言也蓋四時
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
水乃陰之極得土而生木此冬之後有春
也火乃陽之極得土而成金此夏之後有
秋也故五氣只是二氣五行只是四行而
易之所謂四象者此非其效歟

又問土在冬春之交斯言似有理果何所稽乎視帶子云後天圖言卦氣之流行者也明哉明哉

後天卦圖



卷二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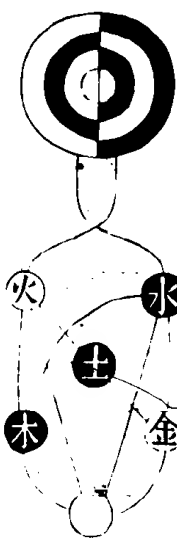
由此圖而推之則知五行之氣播於四時而天道成運於八卦而易道著用於九疇而彛倫敘驗於黃鍾而律呂定雖聚散攻取百塗莫不根本於是合而言之五行又只一陰陽也故董仲舒言陰陽為儒者宗以此

大抵水火者天地之真精木金者水火之精氣惟真精之為也故陰陽互根而至神之莫測惟精氣之合也故剛柔成質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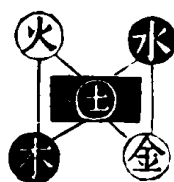
卷二

四十二

物之可窮何以言之火不知其所始水不知其所終水不假物不可持火不假物不可執善用之人賴以生不善用之人由以死非至神之莫測而何水生於有故木生於土者亦有本火生於無故金鑛於土者亦無常木樸然而曲直可繩金塊然而方圓可範然或為宮室為器用又必四者相尅相資物不能獨成故雖能生人不能死人鑛鄒于將或有時而殺人也然非鑛鄒于將之能操之者之志也故曰兵莫慘於志鑛鄒為下非有物之可窮而何若夫土即地也德合無疆氣無不在水得之其流不溢火得之其光不洩木得之培而條達金得之鑛而道固參之河圖之數一得五而六成二得五而七成三得五而八成四得五而九成其義至為明白此漁溪之圖所以交係水火於陰陽列係木金於水火之下而以土居中也



右圖重出無別義特著五氣之布土在水火之後



因玩前圖水系於木一條亦當如火系於金者從上中過方合後天圖義而四行之中土氣無不通又可見矣此地之博厚無疆足以配天之義也

梓溪內集卷二

四十三

視帶子云此可見水之精氣行乎土而生水火之精氣行乎土而生金此所謂氣化者也木之生火金之生水無待於土者所謂形化者也

或問若言土有博厚配天之義則當以濂溪中土圈移於四行之下（水金木土）如此方見得土即地也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四者之質雖具於地四者之氣則行於天行一日繞地一周則四者之行亦繞於地

一周此濂溪五行之圖以土居中實本河圖五十居中之旨而河圖之數又特出於天之所為是烏可以妄自移易哉且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濂溪上三圖本

只是一箇天太極合作一圖觀之義尤明

著（合續天太極圖在五行一陰陽章下）併愚前以河圖圓之

者合觀焉亦足以曲暢旁通矣

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

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浮沙

梓溪內集卷二

四十四

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

問水生木而水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感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

其燄燃體潤則猶存水性故其燄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已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為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辨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

梅溪集卷二

四十五

問金生水而潮汐應月豈月亦屬金而氣相感乎曰月非屬金說卦坎為月是以類相應也蓋月乃陰之精行於天水乃陰之神行於地精者光發於外神者明藏於內故月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是其精神相為流通而其氣亦相為盛衰也故月上而潮生月落而潮枯月虧而潮小月盈而潮大由是推之陰之耦亦可見矣又問潮與月以類相應說卦又言商為日為火

則日與火亦同類也日出而火無光何耶曰日乃陽之質運於天火乃陽之氣運於地質固行乎氣氣必待乎質故日有寒炎之候火有盛衰之殊是其氣質雖若相似然其用則不能相並也故日出而火昏日入而火明日未而火入日短而火出由是推之陽之奇亦可見矣又况太陽為人君之象至尊無對燈燭之光烏可與之爭能哉一出而群動作此顯比之道所以應之

梅溪內集卷二

四十六

者又烏可以論其類也耶

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

視帶子云此動靜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動靜小異

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

視帶子云不可窮承上四條看有對持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氣質之陰陽有動靜之陰陽故自其生之序言之則其所以分陰陽者異於行之序自其行之序言之則其所以分陰陽者異於生之序以質言行以氣言故統言之則氣質皆陽而質皆陰固不可以水火金木分陰陽也氣有動靜質有動靜水火金木分陰陽也

故錯言之則動皆陽而靜皆陰固不可以行於天者為陽亦不可以具於地者為陰也此五行之變所以不可窮也

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天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視帶子云虧欠以理言間隔以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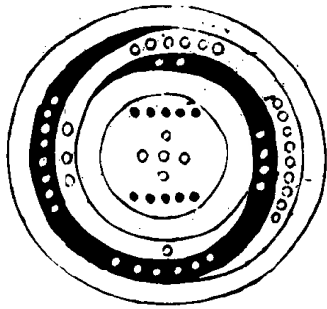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視帶子云此總結上三圖義今合作一圖如左于義頗切

梓溪南集卷二

四十七

天太極圖



易金木水火字以數者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意又見本於河圖也中亦存五與十且見地方之義而地之為土在天之內皆可見矣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

視帶子云上具字全也下具字器也

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二理莫非無極之妙

視帶子云此解上三句之意

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

視帶子云此解下二句意下文不過申詳此數句耳

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然皆不能外乎陰陽

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然皆不能離乎太極

視帶子云不能外不能離六字正解本文兩箇一字

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

梓溪內集卷二

四十八

性之本體然也

視帶子云此解本無極一句本非根本之本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視帶子云此性字熟氣質而言者也蓋言太極之外無物有物則具一太極也故曰五行之行各一其性則萬物之各一其理亦可知矣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

一其性也

視帶子云以質則水潤火燥木柔金剛土澤以氣則水寒火炎水溫金涼是其所稟不同如此然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所謂陽變陰合莫非太極之全體

無有有餘不足者故曰各一其性中庸或
問解性字云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
得於此性字義為切
或問洪範蔡氏傳云潤下炎上曲直從革
以性之性愛稼穡以德言其言性字即各一
其性之性就稼穡帶子云不同也此所謂性
正言五行一陰陽一太極初無所虧
欠間隔如考亭圖下解云氣殊質異各一
其太極是也蓋自其渾然者言也潤下炎
上云者先儒以為自氣質之性言之也且
蔡氏此段解疑亦未精蓋箕子此十一字
鐵綜勘酌研窮五行之妙每以一字互相
發明潤下炎上不可指為土之德也蓋水曰潤
爰稼穡亦不可指為土之德也蓋水曰潤
則火之燥土之濕木之左金之右土之溫
水曰下火曰上則木之寒土之和木之溫
可知矣火曰炎則水之寒土之和木之溫
可知矣水曰曲直則水之平火之溫
可知矣
欽土之員金之方可知矣金曰從革則木
之變土之化水之因火之革可知矣土曰
於稼穡則水之於漁火之於燬金木之於
宮室器械可知矣先儒陳大猷氏云潤以
贊言炎以氣言爰稼穡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
從革以材言爰稼穡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
有礙然於箕子之苦心均為未之有得也
問何以言土化曰燥於火潤於水敷於木飲
於金可見矣
何以言水因甘而苦因苦而甘因苦而甘
而蒼因白而白因坎而止因川而行因激
而鳴因風而浪可以見矣
何以言火革曰革生而熟革柔而剛革剛
而柔革動而脆可見矣若夫金之可方可
圓可平可直是亦革也然非火則不能故
特命之曰從革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或問考亭云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此可以見人性之善歟視帶子云性
之理已略辯于圖解人極之下矣但又以
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
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
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行也而
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

無金道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為所謂
氣稟之拘也

右四章言天太極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

視帶子云此第四圖義言人物之始以氣
化而生也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視帶子云此第五圖義言人物既生遂以
形化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

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

視帶子云此性字無理氣言蓋氣以理行此見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故在人為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以此

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視帶子云精以氣動蓋精者形之始而氣之終者也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二

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視帶子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本易孔傳文濂溪引之於此以見陰陽變化之情亦可得而一健一順一男一女則太極之性無種而其後之不能形化者蓋以其或有雄而無雌或有牝而無牡也後生乎武如雅頌所傳皆聖人之經也乾男坤女為商人之太極也此愚所以言乾男坤女為商又云父母之道起於男女男女之分本於乾坤乾坤之判本於陰陽陰陽之變出於太極

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

生變化無窮矣

視帶子云氣化之後為形化蓋自天地之物言之也其實形化之後亦有氣化如稷契生於高辛之世伊尹出於夏之時此愚所以疑乾男坤女亦人物之太極也

又云變化無窮一句就陰陽言

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亦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三

者不能也但一則曰各一二則曰各一豈真聖愚人物無少分別哉特自二氣五行言之無不各具而其分數之多寡厚薄賦畀之精粗繁秀由於二氣五行之經緯錯綜者雖不言而可推矣餘見圖下解考亭亦自有辯

按考亭論云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

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視帶子云此以人所稟受明上五圖義又詳見圖下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視帶子云於動之動即喜怒哀樂所謂五性感動是也蓋人心最靈是心即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于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此愚之論不得已而發於性學大明之後也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三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視帶子云獨秀最靈天地之心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也至於立人之極亦豈自外至而他也求者哉則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或問天地之心與人之極視帶子云天地之心其用也無私其體也無欲聖人之立人極亦如是而已矣

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

麻衣目之聰明瞳形也耳之聽目之視神也聽之聰視之明智也神之依於形如此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

視帶子云萬事出即中庸言達道而五性者即大本也所謂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

視帶子云人與禽獸既異人心之動善惡又異只見與太極源頭處不相似矣

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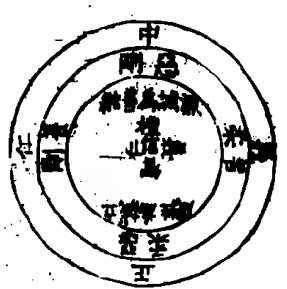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四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視帶子云此言

人太極圖



聖人脩道之教視帶子云仁義禮智信人之五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純粹至善太極象也繼善誠源成性誠立一陰一陽之謂道在人謂之才兩儀象也剛善剛惡柔善柔惡是亦四象性動於氣所謂幾也善惡分萬事出則衆人汨其初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還太極是所謂立人極也

又云中一圖言人稟賦之初莫不具五性而全動靜之理次一圖曰善惡曰剛柔則衆人失之於動者亦氣稟之拘也外一圖立聖人立極以定之則善剛惡柔善柔惡皆得其中而還太極矣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以此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視帶子云事物之感思慮之萌此心不與之俱性也

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

或問太極一耳何以有是差等視帶子云

語太極則一耳若二五之氣相摩相盪自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五

是不齊人物聖庸隨所值而稟受焉而太極固無病也譬之稻與麥太極也春稻磨麥乃太極之動而二五相摩盪也其米與麩則以養人其糠與麩則以養雞豚犬馬其米麩之尤精繫滑膩者則以爲尚方大官之奉此理之所自然不容以或紊者故嘗謂化育之流行者天地生物之仁賦予之不齊者天地處物之義於義之中又有壽夭之殊貴賤之異者天地節文乎物之

禮也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也於親則

親於民則仁於物則愛自有此三等之異

者亦義也理一之中分不能以不殊此物

之所以不得同乎人衆人之所以不得同

乎聖人也故必聖神之徒荷天特厚斯能

首物難倫而立人之極也然氣有不齊命

有一定則君子疑於不必修矣小人雖悖

亦命使之然何遽至於凶耶蓋天以秀氣

賦人其分數多寡厚薄各有一定如君父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六

之命其臣子職有大小事有難易此命雖一定也臣子由是各求盡其職襄其事是所謂稟受之者初不敢有所違越是固然也殊不知在君子有所謂修身立命者有所謂行法俟命者即以君父之命言之武王之伐紂與周非父之命也周公之制禮作樂非君之命也高子之定魯僖非有稟於齊桓也堯夫之聘舅卿非有稟於希文也在武王周公則謂之立命立命者命由

此出人有以勝乎天也在高子堯夫則謂之俟命俟命者以其事而聽乎天而天不違也故論武王周公者以爲善繼善述能盡中庸之道論高子者以爲忠臣從義不從命論堯夫者以爲父子同心又左氏傳言大夫出疆無逐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如陳湯甘延壽斬郅支于康居使漢威德弘于絕域是皆可謂行法以俟命者則知命之所有者固不可逆若夫命有未及者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七

忠臣孝子寧不知所以至命哉君子之於天以氣之流通則子也以心之畏敬則臣也知其所稟之命有不盡然遂窮理盡性必求至乎其極則是大舜能行乎瞽瞍伊尹能行乎太甲而況於天帝之明明有不得已豫者哉有不圖惟厥終者哉故橫渠之言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苟學問之功極氣稟誠不得而拘之矣豈不爲天之忠臣孝子乎若夫小人悖之亦

非天使之悖而其凶亦勢之所必趨也嘗讀易至訟卦以爲漢人言畫地爲獄期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雖以成周仁化其於訟者亦有桎梏羣三木之拘繫圖土嘉石內外之囚繫是凶莫凶於訟也求其所以致此而不得及觀大象曰天行與水違訟乃知小人之凶非降命者之罪也蓋水之生原於天一是其初本一體也分形之後天從陽氣而上浮水抱陰質而下沉天體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八

有定而水趨日益下衝潰突決斯人墊溺於是始有咎天之不當生水者而水亦自以爲汎濫橫流其性使之然也天莫之遏而水之禍日甚此訟之所興所以爲至凶也噫是不可以訟天也彼小人之所以得爲人者初豈無仁義之良心哉特以不齊之稟而又汨以不善之感旣而情欲勝利害攻則良者日微而惡者日著此小人之悖與水之違天而日甚者實相似也故邪

僻放侈賊君亂倫不至於殺身亡家敗國
則不已此所謂小人悖之凶也初豈降命
者之罪哉故嘗言人之精誠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而暴亂之行剛愎之性雖天地鬼
神莫能回也是天地鬼神豈靈於人哉此
君子之命不如聖人者所以當修也
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
極之道而無所虧焉

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九

視帶子云行謂見于事故欲其中處謂審
于理故欲其正發謂及于人故欲其仁裁
謂斷於已故欲其義是則中也仁也動也
太極之用也正也義也靜也太極之體也
其所以酬酢斯世以一天下之動者聖人
初豈求之於民生日用義倫之外哉
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
定矣然動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
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
而一天下之動哉

視帶子云聖人主靜只是心不妄動蓋衆
人之動溺於情欲利害聖人之動一於中
正仁義於此見衆人紛擾多事所謂心勞
日拙而聖人寂然無事所謂心逸日休也

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
乎靜

視帶子云四者動靜周流所謂一陰一陽
之運也必主乎靜太極無乎不在也聖人
非太極而何哉

此其所以成位乎中

視帶子云此句解立人極一句

或問以濂溪上三圖爲天太極以聖人爲
人太極其妙同乎視帶子云天之太極主
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曰主靜之說固
亦聞知何以言主動曰所謂動而生陽動

梓溪內集卷二

六十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復者還其
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
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
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
靜是天命之流行也蓋亦有以識此矣易
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
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
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謂翕聚耳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

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視帶子云詳見圖下解

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視帶子云考亭於圖下解太極以陰靜陽動分體用蓋本於元亨誠通利貞誠復之說此以中正仁義分體用內下文仁義與陰陽剛柔對說以見聖人全體太極陰陽合德可謂能發濂溪之隱者也

按考亭自辯云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

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

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

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

梓溪內集卷二

六十一

之韓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

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

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視帶子云引此以明其處不正則其行不中其義不義則其發不仁

又云處之也正即大學正心無所忿懣等事而有鑑空衡平之體行之也中即中庸之發皆中節也於親而親於民而仁於物而愛裁之義也曰親曰仁曰愛發之仁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視帶子云此以吉凶示動靜詳見圖下解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

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聖同天

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

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

視帶子云兩此字指中正仁義之極而言聖人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故能主靜立極君子修之唯自慎動寡欲而入則其爲聖而立極參三才而贊萬化也亦可庶幾矣吉孰大焉

按通書慎動章全文云動而正曰道用而

梓溪內集卷二

六十二

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悉邪也邪動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又按聖學章全文云聖可學乎曰可曰有

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

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矣

或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之所謂鄉原大學之所謂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中庸之所謂無忌憚者皆是也若夫庶民盜賊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偽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三

犯義特以人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又從而刑僇之者果何心哉洪範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箕子示武王之意深矣堯舜之民多仁壽桀紂之民多鄙夭非以是邪

右五章言人太極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視帶子云終篇引易文以証圖說義可見圖亦則河圖以著明易道之大故下文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圖義之大也蓋太極一也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德信乎非太極則三才有不立矣此所謂性命之理也易之作順此而已圖之建明此而已先儒言濂溪建圖屬書割發幽秘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知德者之言矣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四

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

視帶子云此可見萬物統體一太極

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視帶子云玩此二句蓋濂溪自信斯文之與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視帶子云此二句本易繫辭文夫易廣大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視帶子云夫易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將以順性命之理也而此圖指太極無極之妙推氣化形化之工原始要終其於性命之理則發幽秘無餘蘊矣故曰斯其至矣則易之理豈有加於此圖哉此胡子以為功在孔孟之間而考亭以為道學之源也

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五

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不可不知也

視帶子云程子之言性與天道既出此圖則性與天道在孔門諸子有不可得而聞者況於初學之士耶考亭之為此解蓋私淑諸人而真有所見聞者也

太極繹義終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三

明太史氏進賢視帶子舒 芬國裳甫著

裔孫 舒 琛伯獻甫輯

後學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通書繹義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

梓溪內集

卷三

一

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視帶子曰此乾元字與乾道字同看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視帶子曰此乾道字即天道字引易文故不言天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視帶子曰既云誠者聖人之本復引乾元

乾道四句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純粹至善者也

視帶子曰誠字對偽字言當註云真實無妄若單以聖人天道言則純粹至善四字

梓溪內集卷主

即註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

視帶子曰當補云至此善絕形氣之私也

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

善之襟也

視帶子曰此句恐未說到賦受上

或問此至善字與大學至善同乎視帶子

曰不同此以天道人性言絕形氣之私也

彼以明德親民言止於所當止之地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

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

視帶子曰按易既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此解不當

以陰陽為形而下者且陰陽亦不當專繼之

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則理之

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

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

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梓溪內集卷主

主

視帶子曰舉元亨利貞見乾之所以資始變化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

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

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視帶子曰通復還只屬陰陽恐未推衍到五行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視帶子曰此易字不是卦爻之易是易有太極之易也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

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

其中亦猶是也

視帶子曰此章即中庸言天道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視帶子曰濂溪於理至妙處必反覆言之既云誠者聖人之本又云聖誠而已矣猶既云無極而太極又云太極本無極也但上方發明天道此言修爲而至於聖者不過全此實理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

太極者也

梓溪內集卷三

四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

順之屬萬物之象也

視帶子曰仁義禮智信乃人生所稟實理也未

可又說誠爲之本此五常當是親義序別信而百行則日用時措之宜也實理全

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

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

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

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

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

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

中道矣

視帶子曰按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梓溪內集卷三

五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云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註云一者

誠也濂溪云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又云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又云誠則無事中庸

又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

成已而已所以成物故時措之宜則二書

之言實相符契而濂溪之言似尤約而盡

也

至易而行難

視帶子曰稟受所固有者故至之易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也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梓溪內集卷三

太

視帶子曰此章即中庸言人道也

或問子欲以仁義禮智信言誠亦有據耶
視帶子曰濂溪言乾元資始為誠之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為誠之立元亨為誠之通利貞為誠之復又言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則是誠也者在天即元亨利貞在人即仁義禮智信純粹至善無一毫形氣之私人偽之雜故謂之誠且此言各正性命為誠立

理固曉然而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言唯天

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是合仁義禮智信不可以言性舍性不可以言誠也昭昭矣但未至於聖者則當致曲以誠之致曲者即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也子思孟子其言一揆至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則幾之一字尤精密矣然則欲造誠之者之地亦審善惡之幾而擴充其四端之在我者哉

梓溪內集卷三

七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以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視帶子曰陰靜陽動善惡之幾皆自動言故不曰陰陽而曰陰陽之象此見文公用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視帶子曰此只平說誠幾德三字以見無極二五妙合之意未就人身上看恐釋德字不當用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之意

性焉安焉之謂聖

視帶子曰性即中庸不思而得意安即中庸不勉而中意孟子克舜性之無安焉意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

之之稱視帶子曰此聖字似不用再訓蓋孟子言大而化之謂聖是由善信積

累而至者與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者則同亦誠之者之類濂溪言性焉安焉之謂聖乃誠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

明德無不備者也

梓溪內集卷三

八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

人之稱視帶子曰此賢字似亦不必訓此思誠研幾以成其

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則

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黃勉齋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聚然只把體用二箇字本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學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

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幾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後得安則是安而行之不憊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地地捉摸是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視帶子曰幾字在誠神之間作聖之地也可以見聖凡之判只在毫芒耳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

梓溪內集卷三

九

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

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視帶子曰此三句之上似有缺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視帶子曰此二句說精明不出精而明

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視帶子曰此二句只說得神字應而

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視帶子曰此二句與本章論聖人之

幾似微而幽也

視帶子曰精則不為物雜而明則萬理畢

照也應則不為物引而妙則萬事曲當也
微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幽則動與言
之變非化擬議之可及也誠固聖人之體
也非致其精則明或有不盡神固聖人之
用也非時其應則妙或有所頓幾固聖人
之所以體用一源者非悉其微則不足以
言幽深玄遠之德也故曰誠神幾曰聖人
此幾字與上章幾字少異上章無善惡也
誠神幾曰聖人

梓溪內集 卷三

十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視帶子曰聖人主靜故其幾微而幽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

視帶子曰此動字與用字相對當自一念之動言此幾字但略著耳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
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視帶子曰濂溪此二句本自明白文公訓似又是一意細玩似云動而合乎衆所共由之道曰正用而得道於身而無待於外曰和不似本意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視帶子曰二節只言動不言用者動既不正用必不和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視帶子曰辱自己言害自人言孟子所謂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是也

故君子慎動

視帶子曰慎動對主靜看方得

梓溪內集 卷三

十一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順理而行何往不利充

其本然竝立之全體而已矣

視帶子曰此廓當自功業上言中庸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也若自德性言當云參天地塞天地自道言當云彌綸天地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視帶子曰文公此幾字却用得精當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梓溪內集卷三

十二

視帶子曰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此言似是而非者也夫人性豈有二哉今即濂溪本文論之剛柔善惡可言氣稟之偏而中者亦氣稟之偏乎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

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

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

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

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

能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

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

謂允執厥中者也

視帶子曰上節言剛柔善惡此節言中不
必以剛柔善惡為氣質之性中為得性之
正蓋中是氣質之美者有剛柔善惡氣質
之不齊也其曰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能
事也語却有斟酌

視帶子曰周子言性發自昔聖賢之所未

發而與孔子之言相脗合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

梓溪內集卷三

十三

上智與下愚不移使孟子遇之亦當敬服故予嘗
言濂溪立言立德當在孔孟之間別有論具於後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視帶子曰三句與成湯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同意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

疆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

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視帶子曰易其惡與孟子所謂反之之意相似未可言變化氣質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視帶子曰惟能先覺庶能立師道此意伊尹曾發之而濂溪復闡明如此真可謂志伊尹之所志者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視帶子曰師道之立固在先覺此理然亦必須聖人而且有位方能盡覺斯世故孔子所覺者七十子而已孟子所覺者公孫萬章公都之徒數人而已然未能深覺也是則又須善覺此蓋係聖賢地位力量所到若濂溪善覺當自孔之下孟之上求之

梓溪內集

卷三

十四

今疏其實數條以見云

明道先生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王安石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年三十九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忘寢食○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惇惇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口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覺人類如此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

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視帶子曰耻者人所固有羞惡之心即圖之所謂義

梓溪內集

卷三

十五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視帶子曰在洪範聖字對肅又哲謀言五德之用此引斷章取義作聖人看

睿通也

視帶子曰睿通微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視帶子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即感而遂通也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視帶子曰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此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也思而至於無不通亦

梓溪內集卷三

十六

為聖人此學知困知之事雖愚必明者也又曰自孔子言九思之後惟孟子言思誠言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者又戒人之不思弗思可謂備矣濂溪援洪範而發其微以思為聖功之本而復示人以幾之一字則尤為精密矣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凶咎

視帶子曰此吉凶字即圖言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吉凶而幾字自第三章說到此歸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視帶子曰引此二句亦斷章取義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梓溪內集卷三

十七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視帶子曰一體一用皆是性分內事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

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
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
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
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
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
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視帶子曰此生成是一起事卽所謂乾知
大始坤作成物

梓溪內集卷三

十八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視帶子曰此只是爲政以德意

所謂定之以仁義

視帶子曰定字與育字正字似有內外賓
主之辨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視帶子曰順以氣言化以理言而所謂神
者太極本無極也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
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
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視帶子曰當言仁義
禮智四者一太極所

梓溪內集卷三

十九

具之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
理也

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

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視帶子曰此言純心之功於子思尊德性

而道學問一句綱條畢具可謂擴前聖之

未發者矣精一之傳謂不在於是哉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視帶子曰爲治莫急於用賢得賢莫要於純心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

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視帶子曰此承上章論治故言治世以禮

樂者當如此然實禮樂之本也比有子禮

之用章似尤精學者宜深味

黃氏曰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

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

之聖卽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居第

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

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

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

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

不動幾者動之杓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

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

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第五動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一

而得其正爲道故道第六得正爲道不淪

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主之者師也故師

爲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

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

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

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之源必以

體夫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

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

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

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者
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
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
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
無陷詞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
庶其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
爲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二

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規帶子曰孳孳然務實之勝名心恐然畏
名之勝實此君子之所以誠也恐恐蓋甚
則孳孳愈力至於日休則所謂先難而後
獲也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

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荅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廢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
君子

荅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
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
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三

規帶子曰告且勸非仁者用心不能至此
宜其能成物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荅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
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
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
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

規帶子曰非大惡也一句雖列問詞却是
漁溪意不改爲惡是過即惡也若謂過者
誤也惡則有心怙終矣故曰不改爲惡玩
此段文意既曰孰無過改則爲君子又曰

不改爲惡天惡之分明是和說而諱之意
所謂問問如也此可見陰陽合德氣象不
善者聞之有不感化哉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
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
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
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
矣

梓溪內集卷三

二二四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視帶子曰物猶形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視帶子曰動靜可得而議擬也無動無靜
不可得而議擬也故曰非不動不靜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視帶子曰此二句似說神妙不分曉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視帶子曰此章曰動曰靜曰物曰神皆自
造化言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
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梓溪內集卷三

二二五

視帶子曰言此則不特水火互根也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
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視帶子曰一謂純而不雜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

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視帶子曰明通天德也公溥王道也此可見聖賢之學帝王之道一體一川非有二也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六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視帶子曰竊疑理字當是心字而二句言心察乎巨細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視帶子曰性兼理氣而為名者也下文既言性此不當獨舉也故疑此二句為言心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視帶子曰篇字當作章字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七

視帶子曰小大有定即各正也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視帶子曰陋巷陋俗之巷也其人習亦不善而能憂顏之貧則顏子德之所化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八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視帶子曰見其大道也所謂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豈暇於他哉忘

其小富貴貧賤也富貴貧賤處之一則夷

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可知矣子思以素

位而行為君子俟命孟子以行法俟命為

反之之聖今濂溪言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故顏子亞聖其旨一也

又曰顏子亞聖是亞於孔子之聖若湯武

則優為之矣不然為邦之問夫子安肯以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九

帝王制作之道告之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

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視帶子曰至難得者人即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

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視帶子曰傳道者師也規戒以成德者友也苟以道而相示雖友亦師也伊川謂伯淳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豈不知伯淳受學於濂溪所以聞道而成德皆濂溪之教而顧肯之專以明道之功歸之伯淳何邪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
梓溪內集卷三 三十
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
加護疾而忌醫寧減其身而無悟也噫

視帶子曰喜聞過喜其得聞而改之也今名無窮所謂就無過改則爲君子也有過

不喜人規如護疾減身所謂不改爲惡惡惡者天惡之或積而至於殺身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梓溪內集卷三

三十一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視帶子曰治亂興亡之勢雖成然撥亂存

亡之機亦無日不至吾前也苟識其機而

不識勢雖極未必不可反也此惟顧在已

之權何如耳

天乎人也何尤

視帶子曰觀此語可見綱綸參贊氣象而皇極經世固宜列之於術數也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

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三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

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三

聖蘊第二十九

不慎不恪不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視帶子曰慎悌是學者工夫至處落發則聖人時雨化之之教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視帶子曰此亦可見聖希天之意觀濂溪引此二條示人則其於孔子之道深體默識若有敏於顏子者使得親炙不知何如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遺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視帶子曰孔門諸子之學皆得其性之所近而夫子教之者亦因其材也惟顏子之事也然則後之賢者有志於希聖非循顏子之所以為學者烏得其門哉更以志學章參看則蘊微之意益白

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子曰此二句程子自德性言恐難引用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四

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

視帶子曰道而學者之二字疑衍

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之迹

視帶子曰欲以此迹

字應前二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字却自矛盾

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視帶子曰猶天至生也疑衍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

名也薄亦甚矣

視帶子曰薄無蘊蓄也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

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

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

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五

視帶子曰存亡之道下當補裁成輔相之事一句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視帶子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故其精蘊即天地鬼神之與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

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

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

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

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遷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視帶子曰濂溪作通書開卷便說誠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六

正性命誠斯立焉所以明誠者天之道也至此復以乾乾不息於誠爲言且曰以懲忿窒慾改過遷善而後至則所以明誠者人之道也視第二章所言功愈密矣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不在茲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子發聖人之蘊也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於誠周子發聖人之蘊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七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燭水名汭水北視帶子曰釐入貌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受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復則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林氏曰

三十八

視帶子曰對時育物則不特治天下而已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肯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視帶子曰身安本於道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上言銖塵字輕也對下重字此又文字之妙所謂內重而見外之輕也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視帶子曰陋謂小者聖人之道止於文辭而已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虛也○按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梓溪內集

三十九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視帶子曰變化雖至誠自然之功用而聖人亦未嘗無變化之具如唐虞之有考績是也故濬溪以擬議成變化合言之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

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視帶子曰夫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言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王者之制也濂溪言以政養萬民而肅之以刑則養之與道肅之與齊有間矣王者之心也可謂前聖未發者然其憂則在賊滅無倫則國民於皇極刑亦異矣

意與十一章畧同

視帶子曰此上言治民不可廢刑此下言

司刑則當擇人

梓溪內集

卷三

四十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視帶子口中正足以格其情偽明達足以燭其微暖果斷足以克其變狀治獄之道畢矣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蕪乎正噬嗑之明蕪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視帶子曰聖人之道窮則形於好惡達則形於賞罰循天地之春生秋殺豈有私意一毫於其間哉

孔子上第三十八

梓溪內集

卷三

四十一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視帶子曰六經雖皆出於仲尼然惟春秋則用已志故曰吾志在春秋孟子論承三聖亦以作春秋為孔子之大者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濂溪以為功在後王者信矣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
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
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視帶子曰此章言仲尼之本上章言仲尼
之用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
瀆矣瀆則不告也

梓溪內集卷三

四十二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
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
童蒙之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
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
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
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
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視帶子曰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九字疑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視帶子曰再三瀆瀆則不告神道然也汨
則亂亂則不決師道亦然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
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
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
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
惑不如不告之之為愈也

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徇則告瀆
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

梓溪內集卷三

四十三

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
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
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
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
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
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視帶子曰三十一章三十二章發明諸卦

皆贊其深哉此章發明二卦亦曰其道也
深乎正應聖蘊章聖同天不亦深乎之深
於乾損益動章言作聖之事於家人睽復
无妄章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中庸大學二書之旨此二章已包括矣
此章又以蒙艮二卦言學者始終之事著
聖人主靜之意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不在茲乎

太極釋義一卷通書釋義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此其所著梓溪內
集之二種也其說太極大抵以太極圖不本於易
而本於河圖謂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所胎土之
寄王惟夏秋之交火烈金剛水緩土柔性之所以
相近火散金道木上火下習之所以相遠皆與先
儒之說不同亦往往有難通之處通書則不過隨
文解義而已其釋顏子章謂陋巷陋俗之巷也其
人習不善而能憂顏子之貧乃顏子德之所化其
說亦殊怪異也

正蒙釋四卷

〔明〕高攀龍集註 徐必達發明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蒙釋四卷》
提要

題正蒙釋後



朱子曰解書不可將大話說不可將小巧說讀高存之正蒙集註及徐德夫發明平正通達可謂無二者之病矣大抵古先大儒俱有一段徹天徹地精神矢口而寓莫教撥着便霎時透露如正蒙書近來談道家往往未嘗過而問者一番拈動光彩如新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前輩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閒工夫作正蒙來後輩許大衆幾人曾

有此閒工夫解正蒙來莫將
公案小看了傳記張子作正蒙
時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仰而讀
俯而思有得即識之或中夜起
坐秉燭以書程子曰今農夫祁
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
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
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
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
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

幾有補耳是何等樣心腸何等
標言語每每念及真令人汗流
浹背也抑此書因程門單提西
銘朱子從而表章遂將東銘混
過愚熟玩之西銘是個極宏濶
的体裁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東
銘是個極詳密的工夫故嚴覈
於戲言戲動孟子論仁義之充
纖及無受爾汝可言未可言之
間意蓋如此質美者明得盡渣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体其次
須在一言一動上仔細磨勘方

可漸入若無東銘工夫驟而語之以西銘体段鮮不窮大而失其居矣敢以此附兩君子之後求就正焉

無錫顧允成謹書

正蒙釋卷之一

明後學

無錫高攀龍雲從父集註
嘉興徐必達德夫父發明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亦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和陰陽會合中和之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子本易以明器卽是道故指太和以名道蓋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無形而難窺氣有象而可見假有象者而無形者可默識矣浮沉升降動靜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是其証也絪縕交密之狀二氣摩盪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其用也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從此始也幾微易簡謂此氣流行始則潛乎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主也法謂造化

之詳密可見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
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
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乾以此始物坤
以此成物明非有他也散殊可象有其彷彿之謂
清通不可象明其不測之意明非有二也野馬出
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如野馬飛騰無所羈絡而
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間也太和
卽陰陽也陰陽卽易也易卽道也故知此謂之知
道見此謂之見易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正義

卷之一

王

也太和朱子謂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固是若論
張子之意還兼太極兩儀言故曰中涵則猶未發
也升極則浮浮必復降降極則沉沉必復升總一
動靜相感也絪縕相盪所以可大勝負屈伸所以
可久皆動靜相感爲之乾坤不毀以此而已後面
說聚便是勝而伸靜感乎動也說散便是屈而負
動感乎靜也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
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知朱子之說卽得張子
之義矣其來生之始卽所謂繼之也其究生之終
卽所謂成之也只一動靜相感勝負屈伸之理天

以始物地以成物何等至易至簡曰乾乎坤乎見
天地不能外也氣卽變化客形神卽太虛無形野
馬絪縕往來不窮之貌易者變易之義動靜相感
勝負屈伸盡之矣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卽虛空也至靜無感喜怒哀樂之未發
也客者無常之義淵源者本始之義盡性者能一
之知體用一源而不落有無之見也

正義

卷之一

王

此章論氣而合之人氣有無形容形人有無
感客感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有二也
人知體虛空爲性又知本天道爲用斯一之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
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問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釋】攻擊也取收也由取而聚由攻而散順而不
矣實理之自然也散入無形本非有減故曰適得
吾體聚爲有象本非有增故曰不失吾常聖人原
始反終知天壽不二故樂天安土存順沒寧所以
爲存神之至也彼二氏之失道則均焉

【釋】此言氣有聚散自然之理而昧者失之聖人
通乎晝夜而知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有無聚散一以貫之所謂存神其至也語寂滅者
知散而不知聚徇生執有者知聚而不知散其失
均耳

正蒙釋 卷之一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集註】性無生死也何亡之有

【發明】此章即足上章未盡之義無聚不散無散不
聚所謂死之不亡也非如輪迴之說亦非別有一
箇不亡的道理在也君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斯
可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
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有象

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
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情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
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
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矣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
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
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
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
矣

正蒙釋 卷之一
【集註】虛空即氣爲物不二者也但有聚散出入形

與不形之分耳推本所從來知虛即氣也若謂虛
能生氣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皆二之矣虛
空也天道也一也性也用也一也知體虛空爲性
不知本天道爲用岐體用而二之故以無爲真常
有爲幻妄不知此人見之因緣非本然之實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器即道道即器有無隱顯神化
性命通一無二立天之道者此也立地之道者此
也立人之道者此也此聖人三極六中之矩也入
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鮮不墮於佛氏之恍惚夢

幻老氏之有生於無終身蔽於詖淫之說而不自知矣

論此章亦足天地章未盡之義執有之弊易見而佛老之失難知故詳言之見二氏不知有無之故由不能推本聚散所從來也虛空即氣者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也太虛不能不聚聚不能不散循是出入雖有形有不形然爲物不二豈容分別聚即散之從來散即聚之從來即氣即虛更無別處從來能推本之即易能知變化之道者也虛能生氣生字與易太極生兩儀周子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之生不同易周子只言有此次第所以朱子謂若說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老氏之生則是以此一物生彼一物截然分作兩件佛氏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是太虛反被萬象累了所以遂爲見病此皆誤認所從來也略知體虛空爲性是略知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者也不知本天道爲用是不知其聚其散即本體變化也陰陽範圍天地即首章絀緼相盪後章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意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知即首章勝負屈伸後章陰陽循環立天地之大義意範天地則

世界乾坤非幻化矣通晝夜則幽明之要可舉矣一氣變化神無方而易無體何所從生又何所從見乎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絀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集註塊說文謂霏塵埃也盛大氣氤之義息即鼻息吹猶呼吸也氣在太虛升降不已易謂之氤

氲莊生謂之以息相吹又謂之野馬也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自此而出一陰一陽一剛一柔朕兆自此而萌升降清濁感遇聚散萬變無窮莫非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教也○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升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公明此言範圖天地意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集註離目也可見者爲明不可見者爲幽然可見者特容形不可見者非遽無方其形也幽之因已在此方其不形也明之故已在此聚爲散之因散爲聚之故聖人仰觀俯察而知幽明之故不立有無之見也幽明之故以聚散而已

卷之十
公明此言通乎晝夜意萬物相見乎離故言離明聚爲散之因散爲聚之故卽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矣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註太虛卽氣氣之聚散猶水之凝釋豈以散而無哉參者三數之伍者伍數之錯綜變化兩在而不測所謂神也故曰參伍之神氣之聚散參伍變易而已非有有無之分也

公明此章正見虛空卽氣聖人知聚散之變諸子有有無之分所以異也性與天道易而已易者動靜相感而已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集註此言清濁神形之別欲人存神而不囿於形也○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公明虛空卽氣是以清故神若謂虛能生氣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不勝其濁且礙矣何以乾圖天地通乎晝夜張子嘗謂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此虛空卽氣清故神之旨也濁就在清裏更不相反佛老二之濁便反清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塞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集註有間之處皆清通之處故風行而聲聞具達不行而至也

公明清極則神者動靜互根混闢無窮也故聚而有間者萬物萬事從此出也間或作象風行清通借以明氣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集註太虛卽氣一而已矣但從太虛上看則謂之

天從氣上看則謂之道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從性與知覺合上看則謂之心耳氣化者太虛之氣變化客形萬物由之以出入故曰道猶路也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

正蒙釋卷之一

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末說到人

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

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

中月湏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

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

運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

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邪

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

集註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此天所由名也太虛不

能無氣氣有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緼相溫勝負

屈伸之始道斯出焉此正太和所謂道也自人具之曰性曰心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諸子妄分有無豈得謂之窮理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集註鬼神也聖也神也一而已矣以二氣自然之

妙言謂之鬼神以至誠得天之道言謂之聖以太

虛妙應言謂之神皆是物也若夫天地法象其糟

粕爾

發明此以後總見三才之道不外陰陽相感而已

正蒙釋卷之一

二氣陰陽也伸是神屈是鬼朱子謂陽是神陰是

鬼固是然陰陽各有屈伸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齋戒以神明其德先後天而不違止是與時屈

伸耳神以天道言與下神化之神同非聖不可知

之神也太虛卽天至誠得天卽得此太虛妙應也

天地法象皆太虛糟粕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

集註不過一陰一陽屈伸往來而已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集註無陰陽無以見太極無太極亦無陰陽本

氣而已而有消長故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別也

發明推行有漸為化兩也陰陽也合一不測為神一也太極也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集註感者兩相感也通者神也無兩則無感矣易曰剛柔者所以立本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本即易之體皆以明不有兩則無一也

發明剛柔乾坤兩也本與易一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集註游氣流行之義一陰一陽絪縕交合者則成質而為人物循環不已者則對待而為天地也

發明此章言陰陽相感所以生人物立天地○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又曰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集註雜引繫辭皆明通乎晝夜之道也

發明此章言天道不外陰陽相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採錯對秋對寢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採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明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集註晝夜寒暑往來相生對必反其為如夏暑冬寒也仇必和而解如春暖秋涼也猶人愛惡之情皆由虛湛而出漸底於極卒歸物欲倏生忽成間不容髮莫知所以然而然其神矣哉

發明此章即天道以明人道不外陰陽相感和而解即散也情出太虛卒歸物欲物欲又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曰倏而生倏而成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也

集註陰陽兩端生人物萬殊故無一物相肖也

發明此又言人物所以生天地所以立不外陰陽相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縕二端而已

集註萬物形色莫非神也雖性與天道不過陰陽變化而已心一也而感物則萬殊陰陽兩端也而變化則無外總以明萬之本一一之能萬而理與氣之不相離也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發明此又即天道性心言之以見陰陽相感天下之能事畢矣萬物形色不過糟粕若論太虛為天氣化為道虛氣為性總一屈伸變易此外尚有他道乎心有知覺故感於萬物形色遂有萬殊天無心為感惟陰陽二端而已聖人至誠得天則萬感亦皆糟粕何足累之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集註物之相感一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發明此贊屈伸相感而利生之妙也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集註天人混合無間志氣交動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也

發明一日之相感晝夜是已一歲之相感寒暑是已萬世之相感治亂是已皆氣為之也聖人在上則晝不暝宵無光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撥亂世反之正所謂氣動志者什一志動氣者什九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此太和篇以是終焉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集註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為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男女兼人物言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有故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集註一物兩體即太極兩儀也太極理也而曰氣

者氣以載理理不離氣也氣惟一物故無在無不在而神是兩者以一而神妙也氣惟兩體故一陰一陽而化是一者以兩而變化也

發明 朱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兩故化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惟行乎此一耳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

連繫

卷之一

上

三

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此言

二十八宿恒星繫天不動而左旋日月

五星亦順天左旋但其行稍遲反移徙而右若逆天而行者耳移徙倒退之謂也金太白即啟明以日未出前能開道日之明在日之西日將出則東見水辰星即長庚言能長續日之明在日之東日將沒則西見其理精深存乎物感者陰陽之氣相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發明 此言恒星純繫乎天故不自動而隨天以動日月五星不純繫乎天亦不純繫乎地故自爲運動而行有緩速之異則以性有陰陽之殊也恒星經星也即二十八宿也不動者非真不動不自動

連繫

卷之一

上

三

也日月五星即七政也五星緯星也辰象謂十二辰之象日月交會之次舍也月陰精以下俱明七政性殊故行有緩速不齊月右行速者左行緩也日右行緩者左行速也如恒星不動即搭上句言日左行雖速亦不如恒星之純繫天而不自動物感物字即指陰陽言朱子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即此意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

本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集註此言動物之機卽在本物之身非自外也太虛無體無以驗其運動於外恒星非若七曜之運其昏曉之變與日月出沒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有南北隱見之殊也地氣乘機兼日月五星言卽上言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之說張子之意以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其員動之機晝夜不息地在氣中與所繫日月五星乘其員動之機亦隨而左旋故見恒星有南有北而日月有隱有見以爲昏曉之變也

發明圓轉之物如輪磴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磴之臍也自由也轂動則輪動是輪由內動起非由外動得來也天圓而動然由太虛有天之名既謂太虛毫無形迹何以驗其運動學者精以求之當知太虛不能無氣地在氣中是乃乘機左旋者今不謂地氣旋于中而直謂天左旋斯至粗之論

矣日月出沒恒星昏曉皆乘氣運旋者也凡恒星半在天上半在地下一星入卽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而日月行于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二十八宿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卽爲光射不可見故論恒星卽合日月言之在天而運運猶動也謂在天之宿不純繫天而自運轉者獨七曜耳恒星不動純繫乎天其所以隨天運轉爲晝夜非太虛有運動也直以天包地外地在氣中地氣乘機左旋于中故恒星河漢隨天運旋者因北爲南日月併包乎地者亦因天隱見耳此皆由氣旋于內豈無體之太虛運動于外者哉因北爲南者恒星當午謂之中星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

集註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也

發明朱子曰如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集註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

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集註自子月以後陽氣日上地氣虛故降而下地降天高故日長自午月以後陽氣日降地氣盈故進而上地升天低故日短此一歲之盈虛升降也至於一日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氣升

主家釋

卷之一

主

地沉則海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則海水縮而潮退蓋天包水水承地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元氣相爲升降也若夫潮有大小則係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如余襄公海潮圖序云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按張子地有升降頗用四遊之說與渾天不

同渾天則以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而然其說爲長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愈矣

集註畢沅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

主家釋

卷之一

主

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發明日質本陰故其精闇虛月質本陽故其魄能受日光朔而日月相會則日被月掩故日食是魄反交乎日也望而日月相對月爲闇虛所射故月食是精反交乎月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于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集註此言月受日光其一面常圓但人從下視之則望之終朔之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始如半壁

耳

集註虧月光缺也盈月光滿也月受日光原自全明但人所見有偏正故有虧盈朱子謂如粉塗彈丸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集註月雖陰而其質陽也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望日也日之闇虛射之則光爲之食精不可以二也

發明日之精闇虛也月不受日精而日強加之精

正蒙釋

卷之一

五

既射光不得不退精不可二謂光不可與精敵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徃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集註以形相物者各爲一物也星月金水陰之屬也火日陽之屬也

發明盧翰曰相視也以形相物謂懸象著明照臨萬物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集註凡物外陽必內陰外陰必內陽陰陽相爲根抵而後各得其所安故日月萬古不變此以形言也以氣言之則如寒暑往來而循環迭至品物流形而聚散相盪陽清陰濁而升降相求游氣紛擾而細縕相揉非相生合以兼之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欲一之而不能此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無有使之而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發明天地間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陰中有陽陽

正蒙釋

卷之一

五

中有陰此相兼之妙也陽極必陰陰極必陽此相制之機也欲一于陽一于陰必不可此卽太和篇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縕相盪勝負屈伸之義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集註易謂日月得天而久照自然之理往來屈伸莫或使之而然者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衍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集註劉近山曰日之行三十日五時而歷一辰則

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盈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朔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集註遂直遂物生也閉收藏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欽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

則爲戾氣遠靈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
寒暑正

集註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壓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繞旋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電之類瞻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集註天陽也以有象故爲陽中之陰風霆陰也以無形質故爲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集註其來也幾微易簡神化所從來也非德盛者誰能知之

集註感動速神也由來漸化也一故神兩故化所從來也羅翰曰迅雷不及掩耳固速矣然其于坤

反于復而出于震則非一朝夕之故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開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釋天以陽神爲用故直而施所應無窮地以陰形爲質故開而受隨材各得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這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也

釋隨材各得隨金水之材而各得其光也所應無窮隨物施照無窮盡也○劉近山曰火日揚光

于外所謂濁明者外景也直如乾其動也直之直謂直遂而施不直則動即捷矣金水潛光于內所

正蒙

卷之一

主

謂清明者內景也開如坤其動也開之開謂開闢而受不開則拒而難入矣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

全體而不遺者也

釋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曲而又直從而又革張

子則作一義說土不得而制質不能制氣也木濕極而生得土之浮華金燥極而生得土之精實水漬則生得火則然而不離此本性有水火之雜也得火精于燥土得水精於濡土相待不害燥之反流此金性有水火之雜也交者相交際者相合水之濡當作土之濡木金雖有水火之雜而實土之華實水火之升降雖曰土不得而制然非土則無所寄故曰物兼體而不遺以見五行之重於土也

正蒙

卷之一

主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釋既屈反申如根在地下何等卷曲然根深者

未益茂是反得申也從革不反如爲方爲圓悉從

人爲變革不能自反也以火燥之反流爲水即水

火相待不相害處地之質者地以土爲質也化之

終者一得五即成水二得五即成火三得五即成

木四得五即成金五得五即成土也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釋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陽未勝故水未化

勝則化矣陰未盡故火猶然盡則滅矣火氣曰薰也指其光之灼物氣之蒸人而言氣陽故揚光於外而不加金水之闡受也或謂人爲水之誤

發明陽麗謂附于陰也光者氣陽謂若夫揚光于外者其氣陽故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集註此坎離之義

發明水內陽而外陰火內陰而外陽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正義釋

卷之一

王

天何言哉

集註善學者目擊道存無假於言也

發明聖人之動卽禮儀威儀也至德仁也天言教

聖言德互文耳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集註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莫非胞胞之仁自然流出不仁皆虛文矣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且亦明也衍從容之意人卽天也詩

人以出往游衍天必與俱者正明其充塞無間之義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

發明朱子曰體物謂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無一物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集註載事也上天之載寂然不動而感則必通聖人之心寂然無爲而得爲則爲明其順應而無所矯強也

正義釋

卷之一

王

發明有感必通時行物生也得爲而爲禮儀威儀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集註聖人穆穆在位而天下自然化之於此有神焉故曰神道設教云爾所謂誠於此動於彼也

發明聖人以禮儀威儀教天下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真有不怒而威者所謂神道也何以神誠而已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集註四時運而不易天之信也禍福響應而無常一神之威也

發明聖人誠故神天道誠故信一而已神似不指禍福言

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

集註明天與神之非有二也

發明此言天神合一以見聖人即天也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集註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於無形非外形而別有運於無形之道也

正蒙

卷之一

手

集註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此運於無形者也時行物生禮儀威儀特其形下者耳易說曰無形迹者即道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見於事實如禮是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集註此即易大傳語而言天道無心之妙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也

發明此極贊天道無心之妙非聖人有心所及也要知有相之道非聖人誰與歸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爲物不貳也

集註此即中庸語而言聖人之事不見而章所以成已不動而變所以成物無為而成推原其本也
發明此下三章皆言聖人能以有心而合無心之妙不見而章即後章默成而信意不動而變即前章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意無為而成總上二句爲物不二言所以如此者由凡爲物者總不外一誠耳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正蒙

卷之一

手

集註申明上意本於一誠而已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集註此明易富有日新之語不禦言不盡也

發明富有日新所以形容章變成之盛也至此則聖人功業一天矣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集註帝天之命皆主於民心初不以耳目心思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居民上者可不畏與

此言天人合一之理見善事人者乃所以
事天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此借易語而言人之存心蓋吾心之神即天
地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晝
夜之變通不外於是也

此借易大傳語立說易存字輕此存字重易

卷之十一

五

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四時所以
成周歲晝夜所以成百刻不過陰陽代謝周流而
已太和篇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
大義也存之者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謂存變則
化可裁有誠則無不明意推行則能存通有明則
可至於誠意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此亦欲人之存心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

載也故存文王所存則知天載之神德性者衆人
所受於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
物性之神

上言變通者神也天道也顧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即聖人且不能以有心及無心將孰從而存
之天命文德總一不已存文王而得其穆穆緝熙
之精則天載變通之神自可明也然聖凡懸絕又
孰從而存之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不以聖人加不
以衆人減一人不爲獨衆人不爲同者也學者能
體虛空爲性本天道爲用是謂常存德性則自然
默成而信矣默成而信即不見而章意知物性之
神則不動而變亦由之矣成已成物原無二也物
性動靜相感之性即寒暑晝夜之道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神本老子語谷而謂之神者言谷之虛也
故聲達焉則響應之然其神有限故不能通天下
之聲聖人之神即天也故知周萬物

周萬物而知即上章知物性之神於此見能
存衆人則亦天矣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集註有感無隱者有感即應也

發明能周萬物而知自然有感無隱若是則一天道有感必通之神矣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以矣

集註象者猶言性情情狀凡有實得者必可名言可名斯可象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收藏之象苟恍惚不可為象豈復有可名言哉

發明形而上即天與聖誠神之妙運于無形者也名象必因得意而有意則不必待名象而有故不得意未有得名象者也既得意則名象俱忘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集註不識其體不得其意者也亦無由見其參前倚衡之象而所謂知者非真知矣

發明寒暑晝夜此道之自然也其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則所以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者也世人不得其意于名象之先斯識者鮮矣有天德然後天下之道可一言而盡

集註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

發明有天德則德行默成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矣故可一言盡天地之道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集註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撻之矣惟有天德者能之

發明易說曰正明正觀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蓋日月所以常明天地所以常觀只是一箇正理我以正明之觀之則任他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豈為眩惑任他寒往暑來暑往寒來豈為遷移

是以天地之道一言可盡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集註不外乎陰陽故曰一於氣而已

發明合一不測為神即易藏諸用也推行有漸為化即易顯諸仁也皆陰陽之為也此言神化之體段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集註既大且一故無方所無形體之可求也

發明易即化也一神一也兩化大也言神化雖無

方體不過大且一耳朱子曰神便是在陰的又忍然在陽在陽的又或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易說曰神易雖一事方體雖一義以其不測故言無方以其生生故言無體然則易近於化

集註清之極故明通之極故充塞無間

發明此言神之用而化在其中虛明照鑒即易通天下之志意利用出入即易成天下之務意

集註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集註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聖人作易以決天下之疑民無所疑則歡欣鼓舞趨事赴工而成其慶慶矣

發明此言聖人作易以盡神辭不鼓舞謂辭不足令人鼓舞鼓舞即脚輕手快歡欣踴躍意○易說曰神則主于動又曰詞謂易之詞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集註天地示人鬼一氣之往來屈伸而已
發明此見神化之妙盡于屈伸曰天地人見三才不能外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集註神化形而上者也本不可象得辭則可得其彷彿也○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不疾而速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集註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人在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含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集註

天地有陰陽在人，有知義知藏於中爲事之

幹者，神也。義形於外，制事之宜者，化也。知義用利者，智與義用之利也。至德盛而窮神知化，則知義皆下學之事，而不足言矣。時卽氣之推行者，非氣非時，則無化之名，亦無化之實。中庸所謂至誠之化，孟子所謂大而化之，皆德盛而窮神知化者也。謂之氣，不待蒸鬱凝聚，離明得施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凡可名言者，皆氣之象，故得辭斯得象矣。若非氣，則何象之有？非象，則何時之有？

正蒙釋

卷之一

孟子

以此知神化之妙，瞭然於心目之間，默而識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若世人取釋氏消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之謂哉？銷礙入空，謂去其物累而入於空寂也。○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

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爲冬夏？

發明

化有節次，故曰推行有漸。神無定在，故曰合

一不測。義者宜也，於此爲宜，於彼不宜，無定形而有定理者也。知者將此理貫穿心中，可以待用神之事也。以義制用，任他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信手應副，如利刀快劍相似，故曰利用化之事也。義字搭在知上，又搭在用上，此不過大人之事，可以思勉力行，至者德盛，卽由知義利用而造其極也。窮神是窮盡神妙處，不思而得，故曰知不足道。

正蒙釋

卷之一

孟子

知化則屈伸通變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故以義利用不足云。天之化，日月寒暑往來，一陰陽之運而已。人之化，進退存亡得喪，一順時消息而已。德合陰陽，卽能順時者也。蒸鬱凝聚，此氣之粗者，陽健陰順，陽動則陰止，陰動則陽止，充塞無間，浩然者也。虛明照鑒，湛然者也。此皆氣之可以得名而得象者，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若非徼順動止之氣，何所指以爲象？觀象然後可以順時，若非氣之可象，何所指以爲時？此正見神化一于氣而已之意。銷礙含惡亦是化之一事，但天道神化無方，無體，此

是以語之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集註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
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之
所為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掩谷神即虛空之
神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

發明變則化變是化之漸化是變之成如昨日是
夏今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無一些熱為化
變粗化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如正

正蒙釋 卷之一

聖

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
變為二月矣化微變顯也顯微謂顯其微也下云
微顯則即中庸微之顯也不死謂造化屈伸古今
不息此言化本于神即首章體用之說後章惟神
為能變化之意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集註鬼神體物不遺與人心混合無間人心纔動
氣即感通故無隱不見君子慎獨實見乎此雖欲
不慎而不可得也

明此言慎獨所以立神化之本易說曰人能以
大為心久於其道則須化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
隨不欺即此意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也故與神化通

發明此下六章極贊神化之妙非思勉可至
曰位是實到為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
可言知不可言位窮神知化者以我之神化窮知

正蒙釋 卷之一

聖

一天之神化也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集註非思勉所及故不可為熟之而不已焉則化
矣

發明易說曰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
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太
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干分
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
當皆謂之聖人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釋不已而天所謂天德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釋後天而不違者以其順理而行故知其無不合何者大人得聖人之任雖未至於化皆可勉而至以大幾於聖也若化則位乎天德非思勉所及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正義釋卷之一

集註有所矜伐於外者小之至也無所係吝於中者化之盡也

發明不吝乃無所疑滯之意舜之若決江河是也程子以氣歉吝言恐非張子本意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集註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有我而藐乎其小矣故馴至於聖不可知一無我而已

發明不驕不吝即無我也成性者縱心皆天不必勉勉也羅翰曰大是個生聖人聖是個熟大人

好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集註括結礙也見事之幾微則事得其宜動而不括矣故能屈伸順理身安而德崇易曰知幾其神乎精義入神者知幾而已精義入神妙處使事理素定於內而用乃利豫利吾外而內乃安蓋內外

正義釋卷之一

卷之一

四三 三十四十八

交相養皆崇德之事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自致君子無吝心焉先難後獲也

發明此與下章皆言精義利用之事下文云存者存此而已順者順此而已若舍此而立心求之則神化不可知也動之微為幾凡事將動未動之時預先參酌个停停當當道理及事到手義便了然胸中動何窒礙精義入神易說曰要得盡思慮臨事無疑又曰一故神通天下為一物在已惟是要精義入神又曰窮是窮盡其神入是僅入于神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焉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集註此心虛明而不息所以存神仁之至而知微
也順理變化隨時處中所以順化義之盡而知彰
也皆所以繼其善而成之性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矣又謂有神人焉

集註立心求之則上文所謂致思矣聖不可知處
即神也豈聖之外又有神人乎

主蒙釋 卷之一

四書章句

發明良者自然之謂天德良能謂造位天德者自

然之能非由致思助長也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集註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皆神也故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

見易則神其幾矣

集註易即變化也幾近也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古

之先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集註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貫之萬事莫不皆然何難知哉故象見未形
而即知之若待形迹明著則眾人皆知之不待神
矣君子順理而動則所先皆吉經正故也

發明神無方而化無體令人不可摸捉然事有定
理則經正之謂也學者未知守經輒言神化非徇
物喪已而溺于流必過而淪于空靜矣故特以經
正覺之至末皆此意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經正也又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知經

主蒙釋 卷之一

四書章句

正也周子曰幾善惡此處間不容髮纔過些子便
非知幾象見未形正動之微處凡事未至空說道
理易見事已至顯然道理亦易見惟欲動未動之
間便有善惡最是難見須從此處理會順性命經
正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集註見易而後知神知神則聞性與天道而能制
禮作樂以饗帝饗親故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
也祭義曰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

神知化也

見易似專指豫六二爻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集註義入於微妙處精研之者豫也

易說曰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擬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于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早行之者惟豫而已譏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

正蒙釋

卷之一

聖本三百九十八

何患乎物至乎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集註狗物欲即滅天理忘物累即順性命間不容

髮者也

發明狗物是跟着物遷移喪心是喪失其所守之正由不知經正也天理性命即經也忘物累而順性命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蓋學者惟立而後可與權守經而後可與達化不然未得正而語變鮮不失矣故張子深以為戒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集註有敦厚之質而不知變化故為有體無用應物之感而無厚重之德則為狗物喪已惟大德者內自敦厚而存神外能應物而過化然後智仁一而聖人體用備也性性者性其所性而不遷于物物物者因物付物而不役吾神○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

正蒙釋

卷之一

聖本三百九十八

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則其所存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義理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已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也文公解經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發明敦厚即經正意有體無用不失能守之士狗

物喪已遠道遠矣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集註有一分私意則已一分未正故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也物各付物妙應而無滯者神也故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皆是人倫日用一循其當然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過則陷於異端而於神化遠矣

正義釋

卷之一

聖人

發明人不能由經正以知幾者大抵有我爲累耳無我則已自正矣卽此存神應自妙矣神化之妙雖有微顯不落有無過則不着有卽着無着無者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豈能存神知化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集註聖人圓神妙應而不倚於物若與日用不知之百姓無以異然實旁行而不流至於百姓則正溺於流者耳

發明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此

正大德敦化事若未可與立而卽與之權未有流者所謂化而自失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集註反復也經常也事有萬變而經常不易貞於至一而後義乃精敦靜無爲而神化不測至於化行而後仁乃顯至變而至一動亦靜也至一而至變靜亦動也靜亦動何體之有動亦靜何方之有

正義釋

卷之一

聖人

發明此言反經敦化自可馴至無體無方之妙

未有得正已之盡而不能妙應物之感者也

水凝則水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集註 水漚存亡而海水自若猶一氣聚散而太

自如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才性以氣質言

發明 海水凝為冰釋為水復凝復為冰非海以既

釋之水又為復凝之水所謂海不得而有也漚水

泡也義亦然太虛之氣聚為形散為氣復聚復為

形非太虛以既散之氣又為復聚之氣所謂太虛

不得而有也此死生之說也若佛氏輪迴則其聚

其散太虛得有之矣與字改有字方妙

正義釋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集註 息呼吸之息也不滯於用能動作而神也漚

與不滯正天地動靜之別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集註 人之生有先後此自然之序也故曰天序及

其既生有小大高下之不齊相並而相形亦自然

之分限故曰天秩知序則五品之倫正知秩明

原缺第一葉

禮之用行皆自然之天則也

集註 此亦有息者根於天之意小大高下是生有

先後中又有小大高下如叔侄之尊卑君臣之貴

賤夫婦之唱和朋友之相交皆所謂相並而相形

者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集註 凡物能交感者固鬼神施受之性如草木之

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變化見鬼神之體物不

遺也

發明 能相感即呼吸之相感也鬼神體之而化如

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集註 物必有對待同異屈伸之類是也發明猶發

揮雖物非物不成其為物也不屈則不能伸不終

則無以為始此利之所以生也

發明 孤立者偏陰偏陽也語錄謂雖一件物亦有

陰陽即無孤立意同即太極異即陰陽非同異屈

伸爲句始終以發明之爲句謂非太極陰陽之理
屈伸相感以發揮其始終則雖物何以爲物不見
其成莫爲終始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集註獨見獨聞之異非疾則妄共見共聞之異乃
實有之事陰陽之所爲也

發明張子曰雷霆草木至怪也以有定形故不怪
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有定理故不怪與此
同意

正蒙釋 卷之二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集註以人才爲本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集註人一呼吸應乾坤一闔闢皆剛柔相摩而然

寤形則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客有取焉爾

集註寤則知新事於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若
如醫之語夢於五藏之變其言亦有足取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集註鼓莊子作噉矢之猛者凡矢發必有聲或曰
如今之帶簧箭蓋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集註形則有青紅白黑黃也聲則有宮商角徵羽
也臭則有膻臭香腥臊也味則有鹹苦酸辛甘也
氣則有溫涼寒燥濕也莫不有五行之分別同異
之變化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當致

正蒙釋 卷之二
察也

發明同異之變即太極陰陽之屈伸也帝則天理
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集註有天德斯有自然之良知

發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但增一分情識即減一
分聰明誠明則私欲淨盡而聰明自啓故曰天德
良知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集註人之性天之道一也誠則天人一矣又何小大之別之有

發明誠者天之道思誠人之道苟思勉未忘即謂天人異用猶未誠也理備於人性而原於天在人者其當然在天者其所以然也知當然而不知所以然是謂天人異知猶未明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集註理則合義順命矣聖則仁且知矣神則無動

正義釋

卷之二

六

無靜矣道則一陰一陽矣誠則性即天道矣

發明富貴非道不處是以義制命貧賤非道不去是以命安義故曰合一此二句就人性言中一句

就天道言末句總承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集註天所以長久不已者一而不一也乃所謂誠仁人孝子不已於仁孝即所謂誠也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集註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有終有始矣若夫僞者實無是物何始終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集註熊氏曰自明以至於誠自窮究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者也自誠而及於明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事物物之理自無不照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正義釋

卷之二

七

一膜之外皆若胡越者亦可哀矣

發明葉氏曰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

學之始終也或謂彼自蔽塞是自外於與立與知與愛與成者即大人無可奈何亦通

天謀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集註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今世之語自然而謹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矣

天地無心成化故曰天能聖人有心贊化故曰人謀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集生死者形也性豈有生哉是以君子天壽不二實見其無二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未嘗無之謂體此體即性也君子實見斯體故存心養性以事天無須臾之離焉

劉近山曰天下無一物非陰陽五行所爲者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爲之體故曰未嘗

卷之二

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

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

然後能至於命

集人受爲性天賦爲命受者受於天故亦爲天所性通者通達無間極者推致其極天所性者固於氣中有昏明之不同矣然通極於道則雖愚必

明也氣之昏明何足以蔽之天所命者各有分限有吉凶之不同矣然通極於性雖殺身亦以成仁

遇之吉凶何足以戕之通極處皆學也不學則未免於蔽之戕之矣性通氣之外命行氣之內內外

者以人之成形而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人不知天則塊然形骸而已知則可以盡性而至於命也

清濁厚薄皆性也然賦予之本純粹至善是通極於道也善反而存天地之性則氣質之性弗

性矣昏明豈足蔽之吉凶禍福皆命也然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无咎者善補過是通

卷之三

極於性也盡性則命自我立吉凶豈足戕之純粹至善之性不離氣而不雜於氣故曰通乎外謂超

出在外也吉凶禍福之命隨陰陽五行以運行故曰行乎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集皆吾分內與吾身初非有二也

知知性知天則知人以知天盡性而至命矣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故曰皆吾分內陰陽即氣也

鬼神即能爲吉凶者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

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集註 以水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二彼照此納天賦而人受也

發明 此言天性人性本一猶水性冰性本一也水凝為冰冰釋為水原無二物太虛聚為萬物萬物散為太虛又豈有二哉雖稟賦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本然誠明之理夫豈有二照喻明納喻誠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集註 惟大人無私與道為體故以天能為能

發明 天性在人既與水性在冰本一無二則天良能本吾良能可知矣顧為有所喪不能盡誠盡明以合於天耳此盡其道者必大人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集註 反復也

發明 反天理復其良能者也徇人欲有所喪者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集註 天下之物必有對惟性無對以其為總會處故曰總合兩也人受命於天有一定之則非窮理盡性則不能至於命故曰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極推極也盡性窮理以復其初而已不能有毫末之加以則之一定而不可變也造化運行無一息之停此謂命寂然無朕觸感乃見此謂性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則不能同天地之無心有心則有憂矣

發明 性者萬物之一源故曰其總然有天地之性

氣質之性兩者故曰合兩命稟於有生之初故曰其受有一定之分不可增減故曰有則若不能善反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則於稟來一定之分有虧矣故盡性窮理而無過不及乃適得吾稟來一定之則非有增減也天道無心成化故自不能已人生而靜有感必通如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皆是故不能無感夫天道無心則無憂矣聖人有心無為何憂之有然必俱立周知兼愛兼成若是有憂者正以有相之道在我耳此即不以天能為能而人以人謀為能意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集註湛然純一者氣之本攻取乎物者氣之欲攻取者攻而取之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也攻取而曰性者氣質之性也屬厭出春秋左傳屬足也厭飽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集註心有覺而性無爲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集註物我一體故盡則俱盡至則俱至何者以人物與我莫不以道爲性莫不受命於天我體物未嘗遺豈以物體我而有遺乎故至命則人已兼成也

發明性者萬物之一源故必俱立周知兼愛兼成方謂之盡不能盡人物之性便是不極總之要不能至人物之命便是不至受之分故能盡性至命則人物一貫矣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集註生者氣也生之理性也晝夜者幽明死生一貫之道人能通而物不能通以生爲性則滯於氣而不能通於道等人於物而不知靈蠢之所以分也

發明以知覺運動爲性則是生有所得死有所喪矣豈通晝夜之道者乎其不至縱口腹鼻舌之欲以自認全其性者幾希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集註順帝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失其則則過之矣日用動靜莫非天地之化也

發明過天地之化非溺於空則淪於靜故爲不善反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集註葉氏曰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此性墮於其中則氣質用

事始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人能善反變化氣質則天地之性不失其初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復其本然之善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矣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孟子釋

卷之二

十四

發明說個存字以天地之性原不離乎氣質故就氣質之中能存天地之性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集註人之剛柔緩急得中者爲才失中則非才矣此氣之偏所爲能養其氣反之本而復於參和不偏之天則盡性矣性未成故惡能混善非性中原有善惡相對也能疊疊不倦而繼其善斯爲善矣

疊疊繼善者孜孜爲善也善者對惡而言惡盡去則善之名亦亡故不曰善而曰性此張子卽大易繼善成性之言示人去惡爲善之法而非易之本義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感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集註性者天所命德者已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於氣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故曰有命言其氣之一定也若富貴則曰在天言有當得之理也故有易簡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以天理能悅心通志爲天下所必歸有不歸者

孟子釋

卷之二

十五

如仲尼益伊尹周公之繼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其餘有天下者非乘勢則求焉不可謂其不與矣

發明人能善反能養氣則有德矣故遂以德歸之但用力有至不至便是有勝不勝氣即攻取之欲也未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此說最好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集註禦止也為見聞所梏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速心禦見聞故不如性之弘然則人心無物則不滯而神矣

發明風雷有象則亦物耳故不如心之感而遂通然則天下之至神無如心矣心能盡性正由此也人或見聞梏其心使此心滯於耳目而不能通則亦一物而已豈能恢弘其德性哉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集註上智純於性下愚純於習相遠既甚而不可

變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集註纖惡不除善無由成性察惡未盡善無由精粹也

發明首二句即前章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意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集註順其理之自然而我無與焉以我與之則喪其天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同流異行者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集註大雅文王之詩本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張子借在為察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時義者隨時之義時中之謂也舉此以攷人述此以行已所謂在帝左右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集註人心和樂則可大可久而得天地之性矣和則彼此無間故可大樂則始終不倦故可久

發明張子既備言遏欲存理之事懼人以苦難中止也故有和樂之論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註陽明陰濁而天無不在陽明勝則德性用而天顯陰濁勝則物欲行而天隱耳領惡全好見禮

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謂領而去之陽明陰濁非獨稟受日用之間莫不皆然學者但使德性用事

白蒙釋

卷之二

十八

而物欲不行則陽明勝而陰濁自消矣

發明陽明陰濁雖莫非天然陰濁必為天下大惡

而陽明必為天下共好人能由學而去其大惡全其共好則和樂自生矣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集註知性則自有不容偽且慢者

發明學問之道立誠為本主敬為先不誠莊先自與性背馳矣更從何處盡之性即理也察之為窮

由之為盡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集註誠莊性之德也故不待勉而自能不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同則免難於苟也

集註人之生能直而順理則所值吉凶皆天命之正不然非回邪以徼福則苟且以免難不能順受其正矣

發明自此至末皆言理之不可不順

主蒙釋

卷之二

十九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集註易曰屈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實也誠之感而利生偽之感而害生天以

屈信相感則萬物生生而無不利人以情偽相感則有利有害以雜之偽焉耳

發明屈信相感湛一氣之本也下文滅理者滅此也情偽相感攻取氣之欲也下文窮欲者窮此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集註滅理窮欲以取禍則人爲之招而非命之正矣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牿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人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正義

卷之二

三十一

集註心與天一而已矣心大無外天大無外天體

物而不遺故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有外之心不
足以合天心也世入之心牿於見聞之狹聖人窮
理以盡其本心之全體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
心矣不萌於見聞不因見聞而萌也○問如何是有
有外之心朱子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
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發明自此至第八章皆言人當大心以體物而聞
見之知不足爲知也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
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所不到又曰此體是

照也

正義

卷之二

三十一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集註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者格物致知也

狗象喪心者玩物喪志也存象之心心滯於象也
知知象者心存象者非心而可以識心矣

發明此言世人以聞見牿其心者耳目所交之物
皆象也借之以察識此心鳶飛魚躍得其精而遺
其粗可也狗之以內役此心博聞強記滯於粗而
昧於精不可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集註耳目有受受於外也不知耳目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不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焉受知耳目者始學之功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者一以貫之之妙二者不可偏廢

發明上四句正言衆人之知止於聞見之狹下言能不以聞見梏其心即為聖人盡性之知矣

孟子釋

卷之二

三十三百五十二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集註目接於日耳接於雷霆心知廓於太虛皆莫究其極則心之大見矣人心即天也知人心即天乃知心所從來當務盡之矣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

發明此言天大無外故非無外之心不足以合之

日至高故目接之不得不高雷霆至遠故耳屬之不得不遠況太虛至不禦心知廓之豈可不究其極乎以耳目見聞累其心其不足合於太虛明矣後章云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即心所從來處不借此子聞見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發明此即由象識心意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王蒙釋

卷之二

三十三百五十二

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

集註天之神即吾之性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所以成吾之身者也民不知天性之妙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觸於外啓於中自然有知而反貪天功為己力自謂因身發智其不智甚矣

發明陰陽不測為神所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者也成吾身者天之神則德性中固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妙矣人能盡性成身則大心體物竭兩

端而空空豈其自謂已知也不知如此而自謂因
吾耳目遂有聰明之用沾沾自謂已知其知何如
矣且如此之民亦何知哉不過因物與耳目交遂
認此聰明爲已知耳若耳目不與物交則其不知
固多也此正所謂由不知則有知者耳民何知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小矣
集註體物爲物之體也體身爲身之體也道之本
卽天之神也道能物身將身作一物一聽命於道
此爲身而體道也

孟子釋義 卷之二

孟子三

發明體道體身道之本見天神所在原無不體原
無物我故聖人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身而體道則
大心兼體人亦大矣道能體物體身故大若人不
能以道體物體身而使本然之聰明反爲耳目所
累則藐乎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集註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
又何疑哉

發明天大無外能以天體身則心知所廓亦如太
虛之不可究極矣其能體物奚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集註一有私意則執一廢百皆足以賊道然非精
義入神而漫言無成心者每自陷於成心而不知
也

發明自此至末言人無我方可進道而釋氏以心
法起滅天地以六根因緣天地皆有我蔽之也無
我則無成心時中也性也道也天理也有我則有
成心意也人欲也成心忘未便渾化只擺脫之意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孟子釋義

卷之二

孟子三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集註猶有意焉未可以盡性也
發明聖不可知謂聖人隨時處中成心盡化非可
以偏私測識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集註見我則足以小天下之物見道則我亦一物
也不見道而大於我未有不入於狂者

發明以道體物我謂以道體物體我也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集註 燭天理者公於天下如向離明萬象在吾目中窮人欲者如專顧區區之影在一物之中爾公私之間而大小迥別如此學者可不省與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集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命之本也釋氏不知謂一切緣心起滅遂謂山河大地皆覺迷所生悉屬幻妄緣因緣也緣於小而不能窮其大緣於末而不能窮其本如夏蟲之不識冰而疑之也程

朱

卷之二

子

子亦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儒釋之定論

發明 張子既備言大心足以體物恐學者不察而溺志空虛不免流入釋氏故此二章專闢釋氏之非見得吾儒謂天下之物無一非我故索大心以體之窮理以盡性也釋氏則謂天下之物無一非空故遂溺志於空虛而不自覺求見性而不知窮理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遞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集註 釋氏之失一言以蔽之曰不能窮理而已聖人窮理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範圍猶裁成也天用卽化育也釋氏於天性妄意之而已故不能範圍天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因緣天地以區區之見窺測也極天地日月爲幻妄謂一切皆空也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謂一身之間其用尚有所

朱

卷之十

子

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謂天地爲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通失中也不知人世所從來視之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通失中也蓋六合人世皆天理之當然卽天性也釋氏不知而塵芥焉夢幻焉豈非妄意天性者乎其不能範圍天用宜矣

發明 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卽太和章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意

中正篇第八

集註 此篇首七章言中正貫道始於得止必終於

能化第八第九章則言未能中正者當自固執致曲始第十至十三章則終化之意第十四至十七章則言存心必先去妄去則得所止以終得止之意第十八章以後則皆教學之事雖各為一章而意則相屬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孟子

卷之二

三十一

集注

集註天下之道盡於中正故中正則一以貫之矣正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正而能中者故中重於正正先於中君子所以大居正也正者君子所當止之地如射之的然弘而至於大者非學不能此樂正子所以不及顏子顏子得所止弘而至於大矣特未至聖人之止蓋得所止者知至至之至聖人之止則知終終之矣

發明此章首句合言中正下則專言正蓋正只是可與立中而化則是可與權所以正先於中也知欲仁皆得正者也但樂正子不能弘顏子能弘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集註中道者天理之至當處也立於此則有位可據而日弘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流於異端之歸與不及者同矣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欲得中而居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中而後居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

孟子

卷之二

三十一

集注

無中則窮大後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可見有位以弘之則是弘而至於化所謂聖人之止也克己即克意必固我之已研幾即研德性學問之幾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像此顏子之嘆乎

集註文必能致其用則非汗漫之博約必能感其通則非枯稿之約

發明文必能致其用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約必能感而通所謂默而存之不言而信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致用顯諸仁

也感通藏諸用也與論語博約異義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集註誠善者誠實有是善也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集註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發明此與不尊德性章互發明高明不可窮即不

極高明也博厚不可極即不致廣大也中道不可識即精微無所立其誠擇中庸而失時措也蓋據論語立言而義自別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集註盡人道而能踐其形者成身也成身則成性矣

發明成性則聖矣未至於聖如樂正子固不足言在顏子猶爲未成性耳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集註大而未化者行之未熟也

發明大而未化即行而未成之意凡物非已有者必假思勉致之有諸已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自渾化矣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乏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集註知至則當固執以至之學而能勉則日進不息矣

發明文言曰知至至之謂知所至之地而至之也

若知夫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所至之地矣可期即期於大中之極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集註矯猶矯揉之矯人爲習染所移不嫌於矯小過以求合於中曲者性之偏處致曲即矯也變而後化則矯而得中者也

發明可大謂可有其大蓋大在中前也觀下文可見變者變其不正化者化於正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

集註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中則自大然非大心不足以求中非止中不能以有大與上文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者相發明而不悖也

發明 止者止而不遷即聖人之止所謂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集註 聖之任者大於清和之聖矣特以其未忘於勉而非若聖人性與天道無所勉而大也

集註 此章言大雖非清和一偏然勉則不可言聖下章言清和不勉雖可言聖然偏則非聖之大

聖人

卷之二

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集註 此夷惠之清和所以為聖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發明 集釋曰不安故必勉不有故必思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集註 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皆吾本心之體學不求之於心則無所歸宿故不尊德性則不能道學

問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雖擇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

發明 但知問學將格於聞見而不勝弊故以尊德性為先尊者直養無害之意妄去則德性可尊故下文專言去妄之事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集註 絕四之外聖人豈遂無所用其心哉必有事焉而神妙不可測知矣

集註 心可存處即存於中正也聖不可知羅翰曰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意

聖人

卷之二

三

三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集註 深明有意之不可也聖人以絕四為教自始學以至成德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集註 物正物自正也正物我正之也利是知者利仁之利假是未能有之意與伯者利之假之不同

兩端卽指始學成德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集註見義而動致命而止智也

發明此聖人因物付物之妙絕無意必固我者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集註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

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鑒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正義釋卷之二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集註天理流行無間則至誠無妄而四者自不能

入有一存焉則妄矣

發明天理一貫德性用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相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集註意必固我盡去則此心湛然得所止然後可

養而進於大也人心寂然感而遂通故凡無感而起者皆妄也有感則有應乃實理之自然矣計度

而後知由於德性之昏昧德性本明又何思之方不思而得者本然之知也故曰素素者本質不加飾焉者也

發明要去則大居正矣不得已而爲不得爲而止感而通者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集註豫者先教也教之善者義之精也精義入神者豫之至也故以立則守之固而不搖以動則行之通而無不利矣

正義釋卷之二

發明上言妄去則得所止得所止則進於大然誠

妄之辨非教不明而誠妄之幾非義不析故下專言教學之事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集註志道則進而據於德者自不容止依仁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蓋以四事而兩解也

發明上二句立斯立也下二句動斯和也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發明此與上章同意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集註天下之道歸於正經而已矣

發明此言知之而後行之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集註無實踐之功而望資深習察不智甚矣

發明此言不行則亦無從知之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

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集註本之有差謂其初有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之差別也五者謂達道知者知此行者行此而已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集註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無所爲而爲中心安仁者也蓋惟責已一身之道當如是爾此釋表記

行之焉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集註君子終日乾乾如天道不已此爲篤行者已

發明此釋中庸篤行之義天道無息非一敦篤行之便了事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其悅之不善理者其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集註物我一體故善不善皆與人同見人不善如出於己自訟其不能化導也見善必法善在於己

矣蓋取諸人以爲善也亦必與人共由焉是之謂達也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集註稱其實而名故曰名之必可言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

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集註不善未嘗不知知已之不善也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今之惑於佛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說其究至於含糊苟且長惡遂非而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發明惡不仁義也察惡未盡雖善亦粗故惡不仁乃所以成仁也今不惡不仁是未必盡義既未盡義將陷於不仁而不自覺故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其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孟子

卷之二

三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其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發明篤信只是志仁未能造好惡之甚也仁不仁之介甚微惟明足以察其幾惟健足以致其決非好學孰能之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集註釋書惟學遜志務時敏之義孫者巽順而入敏者進而不怠也

發明此與下章皆明好學之義志仁得仁志義得

義所謂一日用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集註至著者文至簡者禮也由著入簡則著者不虛簡者有據可使不得叛道而去之矣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皆由至著入至簡之義也

發明徒博則皓其心於聞見徒約則溺其志於空虛此皆叛道而去者也溫故多識博文之義知新畜德約禮之義

孟子

卷之二

三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集註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必在已者未盡其道耳知在已者未盡則自治不暇又何尤人之有**發明**行有不得皆反諸已則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鑒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

集註不疑則已信矣故可傳不殆則已安矣故可

行識其善而不果於行者特愈於不知而作者爾

發明此言既能知之必果行之若不知而作則失益甚矣羅曰傳言教人以善也亦通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集註皆闇然之仁故曰隱而未見

發明私淑艾學也教人教也此即上章中人之德好學之徒也隱而未見猶曰爲而未成云耳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集註爲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

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集註爲人則有徇外之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

察則忽易妄行苦難則逡巡自畫釋學記之意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集註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所宜深省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而得也

集註以心求道如以已知人人與已二也彼自立彼則與道爲一矣

發明此所謂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集註考求合於故迹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考稽考道古道爲作爲也

發明此正以心求道者其不能與道爲一可知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集註性即理也儒者窮理故循其性之自然即無

適而非道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也佛氏不知

窮理非不自謂見性而其說卒不可推行於天下

國家則不可謂之性也明矣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凡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集註能致其偏曲誠一不二則德成矣德之體象

既定則積中發外自有節文著見一曲致文能於一曲致其極而文節著見者也如此則餘善兼照而明矣既明則自能徙義徙義則自能變通言則適詳畧淺深之宜行則達仕進久速之變也能通變則圓神無滯而化矣所謂形者動變也

明此釋中庸文而義與朱傳異致文則兼照謂推類可盡餘也兼照則徙義謂既明諸心則必去不善以遷於善也徙義則通變謂時措合宜則化裁推行自妙也通變則圓神所謂聖不可知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集註凡人言有所不知者必其所知多矣聖人無不知則無知故聖心空空而能竭兩端於鄙夫之問易無思無爲而受命如響也聖人盡天下之道故兩端必竭問者未必能兩端之盡亦未嘗不隨才分而各足也

發明人惟有所不知故自以已知者爲有知聖人無所不知叫他執著那件爲知故無知譬如太虛

中無物不有然他口只是個虛認得那一件爲己有知無知俱就本心說正與惡既盡則善因以亡語氣相類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集註至學至於學也難易以事言美惡以質言如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小子之先可傳此也若長而教之彼必倦弊故曰後倦聖人大德始卒一貫故事無大小處之各造其極始學之人未必能繼聖人之志妄語以大道則誣矣

明洒掃四句見不可後倦聖人至末見不可先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發明說仲尼見盡其道者惟聖人也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集註劉近山曰童蒙之時雖一言之微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間必使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此教人者之功也若盡其道惟聖人乎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天理發見所謂以身教也與世之但以言教者邈乎不同矣

集註聖人非仲尼誰與歸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集註當其可有其地也乘其間有其機也

集註卷之二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集註人能繼其志者少所譬曉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微言而已中心藏之不忘也釋學記之意

發明微而臧吳臨川曰雖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集註解作藏字疑因別本之誤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集註亦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

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集註物者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自有一段精神運於物外使民默化而不自知也先其意者謂民有所欲及其未發而先之孫其志者邈以入之而不急迫所謂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發明先其意謂先自其意之所向引誘之如納約自牖之義則學者不苦於拂然後孫順以正其志則學者不阻於難蓋志公則難投意私則易入也

集註卷之二

公私二字只就志意彷彿言之非天理人欲之謂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發明使仁者仁非難使不仁者仁爲難先其意而孫其志則不仁者無不仁矣舉直錯枉是借以言教者化不仁爲仁意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

一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和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乎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子謂凡卵生者乎從爪從子如鳥卵覆育

之也眾好亦指羽族言翼飛引誘之也言教人如

是則吾道行矣

言其人未向道者不可棄之不教當視之如

子而真誠以感化之如鳥抱卵然其人已向道而

為眾好者不可遽弛其教當輔翼其行如鳥翼然

正蒙釋卷之三

明後學

無錫高攀龍雲從父集註
嘉興徐必達德夫父發明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集註至當者所行合宜也百順者無往不順也內

順於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順於道

吉孰大焉故謂之福非世之所謂福也此合釋祭

統樂記

正義釋

卷之三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集註理必易簡循而行之則得諸心而為德矣至

德乾坤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

易簡當行之理即可循之道也至德即得諸

已者配字輕若謂循易簡之善而得諸已便是至

德與易傳義異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

仁智合一既厚且化則小德川而且流矣淵

泉川也時出流也

發明後章云禮器與仁致養而靜以安敦也又云禮運與義盡文而動以變化也川流卽化發見處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集註士君子於根本節目大處不出規已成大器於其細行如珠走盤不拘一隅而又不器焉是以規矩爲方圓也大者器而体之所以立小者不器而用之所以行

發明藏諸身而可以致用器也大德敦化是不踰閑而成器于已也出入不器卽川流之義

禮家釋

卷之三

二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集註性質如言天性形色凡有性質皆可育德以其爲吾之固有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

集註日新無窮乃謂盛德一有疑滯卽非日新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者日新之盛德也知之細者文理密察之謂

發明不疑滯于心知之細疑作一句讀卽所云存象之心也細便不盛疑滯便不日新正相反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人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集註浩然無害者直養而無害也照無偏繫者公明也天地同流者仁義剛柔與時偕行也酬酢不倚者中正妙應無所倚着也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兩

禮家釋

卷之三

三

集註釋禮器禮運篇義禮器中皆言修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用無不利也禮運則言禮樂因革移風俗和天人運而無所積故曰語其達達卽運也成者成器也禮器藏諸身所謂大者器也體也禮運語其達所謂小者不器也用也

發明德不外禮故以禮言禮器禮運雖借用禮經篇名實不專止書言禮器是修性而成器于已禮運是達順而運諸天下觀下章可見用無不利未便是用如規矩可以成方員只是可以利用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集註禮成器則大矣蓋習與性成者也運則大而化達之無不順而樂亦無不至焉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集註有素於我謂與生俱生素具於我也

發明此足上章樂字之意與孟子義別素是素豫

吾內之意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今修性

而大成器則素備於我矣行無不慊即達順也故

樂

正家釋

卷之三

四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

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

下

集註愾至也禮記愾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

發明修己固以安人然修己之功不可求之于人

故引不願外言之○集釋曰不求于人但不願乎

外耳正己則純全乎中所以為盛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衆據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發明正己固不可求人然人不安即已有未正故

引仁道取譬言之物我無間而天理周流此仁道

之本恕乃行之方博濟則擴充其本體之至矣自

此至匹夫匹婦童皆詳盡仁及人之事而勉君子

以上達下學之功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集註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便民有所

勸勉愧耻以行其言

發明以己是不能取譬推及只見一己也如此則

一膜之外皆為胡越何以同人

正家釋

卷之三

五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集註天下之理出於至當則人心大同有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者而可必物之同必物之是乎此所

謂制行以己者也

發明惟己異故必物我同惟己非故必物我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集註能感人心斯能和平天下矣此所謂不制行

以己者也

發明感象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說曰聖

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重相感也與此正相發明

道遠人則不仁

集註 仁者人也遠人則不仁矣

發明 制行以已而不同乎人此遠人而不仁者也人乃人我之人遠即不同之意與中庸義異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集註 天下之道不離五常易簡理得而後真知天

下之道果不外是也故能知幾而經可正事可豫不疑其所行此利用安身之要也張子之言至矣

讀者宜致思焉

發明 道所以不可遠人者正以天下達道本生民

大經原非有我得私也君子易簡理得則無立異立非之事而能同人無我故凡事將動未動之時

便曉得個停停當當道理故經可正正經即親義序別信也不必人之同而自無不同不必人之足

而自無不是者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

義有所錯

集註 天經達道也性之則仁義行矣父子仁也君

臣義也

發明 得天經於已仁也大德之敦也推天經于用義也大德之化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集註 仁通極其性則根於心矣故能致其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則允蹈之矣故能盡其文而動

以變靜以安則止而不遷動以變則動而不括靜

無不適而動無不利矣

發明 肫肫其仁故曰致養禮器之謂也燦然有章故曰盡文禮運之謂也仁義俱就天經說

仁義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集註 斷制太過則傷於仁惻怛大過則害於義仁義相為體用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集註 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君子之恒恒於仁而已

安于仁則義自行其知矣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集註此釋易大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之義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集註聖人樂天安土已爾豈有心為歡虞之惠哉因不足者被其恩始覺其為恩耳故曰至仁無思寡者為喝於歎切

集註若求人德我而為仁則累于物多矣

章句釋卷之三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成身矣

集註君子不以保身而愛人物我一體天理自合當愛也

發明此言利用安身之意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大達于天上達也此通天下之志而感人心者也下學正已而不求乎人者也

不知求己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集註吉凶悔吝皆來物也知之則不疑所行而足以利用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通之則死壽不二而足以樂天矣聖人無我乾乾自強以成其天德而已

發明此上達樂天之事○集釋曰知來物者窮天下之理盡事物之情故事至能應物來能接無不利于所用也通晝夜者識動靜之道審得失之幾故隨寓而安皆悅乎理而不愧怍憂懼也聖人成其德又能推之于人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與天無間也

章句釋卷之三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集註與人爭能及以能病人者皆能不過人者也能則不自見其能矣

發明此治已無尤之事安土敦仁則聖矣故曰仁聖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集註聖人之所不能者天道無窮之事所不與者夫婦居室之智耳

發明成之于天天地合德皆達諸天也有所不能即不自見其能意上二句承上文下二句起下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集註天之聰明無間於匹夫匹婦但聖人爲天聰明之盡者爾

發明夫婦亦得天之聰明但形生神發以後不免淆諸物耳聖人天全昇之我全歸之則自不以夫

正義釋卷之三
婦之智爲智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集註去乘之也徇隨之也曲成而不害其直斯仁義兼盡矣

發明自此至易簡章言大人久大之道與天地合德而欲人求之易簡知幾四章則詳有容物無去物之事敬斯有立五章則詳有愛物無徇物之事罔拂道以從欲容物愛物也罔違道以要譽無徇

物也君子之道一天而已天以直養萬物栽培覆因材而篤也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集註志之所係如此是以君子立志之爲貴

發明能容能愛則可大矣能無徇則可久矣天地之道止于久大君子道達諸天故與天地並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集註此言清和之弊

發明異物豈能大徇物豈能久亦與天地不相似矣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集註金和則始條理之備玉節則終條理之成所以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過也知運則不膠於常貞一則能守乎正所以旁行而不流也肖天之

易而可大肖地之簡而可久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釋易大傳

發明和之以運之以知則愛能容所以可大節之

以玉貞之以一則能無徇所以可久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集註承上言所以可久可大者

發明一之純即貞一之純兼之富即知運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集註絞急切劇傷也常情直多絞方多劇惟大則

自不絞不劇釋坤六二爻

發明此坤德也君子能盡久大之道則與天地合

德矣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集註乾惟其健也故能因易以知險健者自高臨

下故知險坤惟其順也故能因簡以知阻順者自

下趨上故知阻易簡盡天下之理故一以貫之於

天下之理無所疑不亦悅諸心乎於天下之事無

所忽不亦研諸慮乎

發明天地所以久大易簡而已君子久太之道肖

天地而不離合易簡何之焉處已于易自能知天

下之險處已于簡自能知天下之阻本義謂至健

故易至順故簡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

易以處之似非張子引用意知險阻則不陷于險

阻故易簡理得則天下之道一貫矣處已不難不

煩豈不悅諸心乎知天下之險阻而慎以待之豈

不研諸慮乎本義悅心指乾研慮指坤與此自別

知幾為能以屈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

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集註屈者所以伸也君子知幾故能不爭彼直而

伸則我曲而屈不可爭也不爭智矣若曲在彼則

直在我吾不伸而伸不必爭也又何爭

發明能以屈為伸此所以有容物無去物也

正蒙釋 卷之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集註至虛無不容則無所爭而無所不伸矣屈為

伸之本能屈則能伸此屈伸之感也君子知幾故

能知之蓋精義至於入神而後能常伸於不爭之

地屈亦伸也伸亦伸也常變順逆無入不自得何

不順乎何不利乎

發明君子有容物無去物惟虛而已虛則務盡在

我清可以利用故無不伸易曰尺蠖之屈以求

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本義曰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信之極也與此同意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釋屈伸之變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自然如此無所容其思慮也又有思慮之有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釋以屈而伸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釋有立則有體有爲則有用

正義釋 卷之三

發明有立則可以明禮有爲則可以用愛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釋曲禮之意恭敬則無忽慢樽節則無驕溢

退讓則無怨爭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明猶發也

發明此君子所以有愛物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釋熊氏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

弘大教必以禮成就

禮立斯清撓斯智和斯利樂斯安

釋敬以直內則心潔清而禮明少有私曲則禮昏而無得利則行之順安則得之固矣

發明禮直不撓所以無徇物而和且樂直即曲成

不害其直之直斯清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

其所不淆亂也和者彼此順適之意樂者歡欣交

暢之意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釋乾卦九三文言之意失其幾則業不修徙

義不精則德不進矣

正義釋 卷之三

發明自此至末皆言君子進德修業之事動靜不

失其時進德也人謀作而大業生修業也非知德

不崇故言知崇非禮業不廣故言禮性末乃嘆其

難以言語形容此章多凶多懼即居上易驕在下

易憂之地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釋艮象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之意時物

當幾之物即義也前定不疚則時動而動時靜而

靜其道光明著見矣

釋曰當動而動當靜而靜義也不失其時
動可靜之幾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
皆由義之前定自無可病者焉病則動靜皆失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集釋易吉凶生大業之意說死亦謂力勝貪謹
勝福慎勝害戒勝灾所以反凶為吉轉害為利人
謀生大業也

卷之三
論惟吉凶利害必不可無故聖人不得已而作
人謀生大業若無施不宜則聖人亦且安于無事

矣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發明聖人人謀作大業生一因吉凶利害而後有
所謂不得已而為雖有事實行所無事也同歸于
何思何慮而已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集晝夜者幽明死生人鬼之道也

發明通晝夜而知謂知動靜循環之理吉凶利害
消長之道也劉近山曰易曰知崇如天蓋謂知識

日進于高明則其崇如天也然何以臻此哉亦惟

知晝夜而知則庶幾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集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知崇如天禮卑
如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矣皆釋繫辭

論本義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
卑如地而義廣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正蒙釋

卷之三

集道非真得於已難以言語形容天下莫難言
者德也知德之難言則知之至矣故孟子於辭命
浩然皆難言也易謂不言而信亦以德行在乎默
識不假言詞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見辭之不易
也非真知德能通於是哉

間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發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子所以修于隱也未
少有得而徒尚口說小人所以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論此篇論帝王以及賢大夫皆達而在上其道

行之事三十篇論孔子以及門人皆窮而在下
道明之事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述於人者也

集註制法興王謂八卦書契稼穡醫藥宮室衣裳
曆象律呂置野分州井田封建治水革命等事皆
非有述於前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正義釋

卷之三

十八

言十

非

集註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

於人無不容臣德則於分有不取也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集註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朱子謂文王之德雖事

之無所聞者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

未嘗不入於善惡謂不聞亦式敬之至也不諫亦

入虛之至也

集註理窟曰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別生分 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集註生姓也別其姓分其族類皆聖人明庶物察
人倫處也

集註語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故聖人
別而分之使各致其親親之誼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集註所過者化謂事過不留也所覺者先而不逆
億也

集註所過者化憂喜因象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
風之休也與人爲善如彼以愛兄之道來卽誠信

正義釋

卷之三

十九

言十

非

而喜之也隱惡如謨蓋之惡隱而不宣也先覺不
假逆億如所云奚而不知也俱就象憂喜舜亦憂

喜上看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發明行所無事是無意必也過化是無固我也惟

其過化故就處象一節觀之能不藏怒宿怨如此

蓋引以証過化之意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集註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以賢叟爲父一以桀紂爲君其不幸均矣明物察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虞帝所以不可及也湯放桀而有慙德欲赦桀則畏上帝執中之難如是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在人在已又何間焉所以立賢無方也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王象釋

卷之三

子

集註不疑卽任賢勿疑之疑周公上疑有關文于其身欲于其身親見之也

發明小註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集註善惡不可掩蓋簡在帝心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集註詩大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

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四詩意言文王所以繫天下之心由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四友而博物志又謂閼天太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集註姤之九五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杞也文王也而下防初爻始生必潰之陰瓜也紂也含章厚下以防中潰而俟夫有隕自天非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正蒙釋

卷之三

子

發明厚下以防中潰謂文王以服事殷養民厚下以防其必潰也瓜潰自內故曰中潰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集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能冥契也

之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冥契天德而萬邦自然信悅不求革命而有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論語可願可欲者善也雖聖人之知不過盡其才以勉焉而已而不能窮其所願欲也如孔子自謂未能堯舜之所病者是矣

發明萬物皆備於我故可願可欲人皆有是心

正義釋

卷之三

三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魯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集註若天之限量然故謂之命

山柰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集註爰居海鳥

不害不能教爰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論語論語言子產使民義義卽所以爲教然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禮言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禮樂不興則子產不學之病耳

論語首二句見能治不能教不相掩也語氣與猶不害于未化同中二句見有仁又有義不相悖也禮樂不興正不能教處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正義釋

卷之三

三

顯東主祀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發明社稷與朱註猶云公家義舉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器於禮成自然之德器於禮非矯強之立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

集註久而益熟則化覺其隨年而進知裁也

發明常人有志于學豈無日益但行不著習不察不自知耳化即由志學化而立化而不惑以至不踰矩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孟子卷之三

發明天地之化時行時止不可一毫與以意必固

我所謂大中之矩也範圍天地之化只是委運于

大化意從心不踰矩是心即造化畧無踰越也故

造化逸我以老我即相安于死是以不夢周公安

臥不夢周公一身便是造化樂天知命不足言矣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集註聖人時行時止無所凝滯也

發明志欲行周公之道是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

之也欲不踰矩則從其心之所欲渾是天地之

即志不改初然辟猶魚相忘于江湖自不見之夢

矣故曰不願外順之至老安死順謂順天地之化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集註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困之時能警悟通

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興起故為感速蒙難而能正

其志則德性益堅而日躋也

發明此言困能進人賢者已不待困而喻況以聖

人下學于困其日躋之妙宜惟天知矣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集註聖人能使民從其願欲而治如風動物莫不

靡然也生於周故見周公法壞而欲為東周耳使

繼周而王其所損益當有如告顏子為邦者豈止

從周已哉

通志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集註道不遠人未有不可化者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脩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集註事事其事也聖人豈不食如匏瓜者哉但

正義釋

卷之三

主事

欲事事而不徒食耳

發明先事後得與論語義異論語是但知有事

計有得此言先事其事然後得以食其食也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以事其事也及道大人莫能用既
不事事豈得食諸則亦匏瓜已耳非惜仲尼之不
得食蓋深惜其無以事事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
所謂不與乎其外也

文備儀文之脩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集註釋吾不試故藝之意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集註文章即道之顯者已止而不行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備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視史所任儀章罷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發明近謂末事約謂簡易言姑舉其末事而言其

正義釋

卷之三

主事

簡易者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此翼如右而翼不傾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集註聖人於物固無離畔以絕人亦不攀援以徇世

子欲居九夷不過於中國庶過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集註不回者往而不返之意

正義釋

卷之三

子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集註聖人告人必因材而教因病而藥不膠於一定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發明喻于義曉人以義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

集註怒人之不善不使加乎其身釋不遷怒愧已之未善不輒二之於後釋不二過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集註惟其隱居故未成其行也

發明劉近山曰未成謂未及成就結果大而未化也羅翰說與集註同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正義釋

卷之三

子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集註顏子有聖人之德故出處與聖人同

發明龍德能見能潛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集註德必修而後成故不曰聖德而曰聖修

匪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集註疑問則有異同聖心感而遂通得以達夫異

同之故矣

故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集註葉氏曰鄭聲佞人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發明禮樂法度至煩至瑣故不必一一告之惟將三代禮樂法度之大者損益以就于中乃所以告之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集註盧中菴曰懷隱居之志者雖有道不見至沒世而名不稱非士君子本心必至天下皆無道然後安於隱也此則聖人之事在孔門惟顏子為有是爾

發明君子疾沒世以下俱釋首二句意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

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集註樂善故重義輕利樂進故不自滿足樂天故因物成就合萬物為一已故曰合內外成其仁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發明適能是者謂僅能折獄刑人非卦爻之盛德也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集註羅翰曰王業太壞于戰國命孟子于世而修理整頓之故曰命世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驛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集註大祀謂享帝次祀小祀則山川以下之祀也大者大節也人之大節苟立必見用于世矣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集註有德有言能有所當有志仁無惡能無其所當無

發明 能為有德能之也能為無仁能之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集註 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又曰禮不妄說人不待來學而往教言未及之而言妄求悅乎人者皆引取人者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確確信其小者

集註 志正深遠志正而且深遠也

發明 志不正而不信不果固非志不深遠而必信必果亦非正且深遠故不必不信亦不必信不必

不果亦不必果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家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望之他皆放此

集註 相屬相接也相蒙相承也寧謂提其綱

發明 鄭眉軒曰釋論語信而近義者言為可復如約我以非義之信為言之不復恭而近禮者可達

耻辱如要我以非禮之恭寧身之被辱因不失其可親者亦可為之宗主如遇非其人寧我之孤立德王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集註 書曰德無常師王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凡所謂德不過主於善而已蓋善得於已則謂之德也凡所謂善原於一理而已蓋順理則吉故謂之善也主於善故王心一發於德故王言大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集註 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畫有為也夜氣所存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必有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必有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灰則日有進

發明 言動以一身言晝夜以一日言瞬息以一刻

言愈勤而愈密也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兩

集註禮曰道民以言使之爲德禁民以行使不爲非皆不大責望於愚者之事也以言謂以言語告詔之以行以行事禁止之也

發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大學之道明德親民止至善此豈可望于愚者

無微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

集註便僻是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發明便僻者足恭者也善柔者令色者也便佞者巧言者也足恭則非禮令色巧言則鮮仁故皆爲

損友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集註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朱子曰樂記云禮主

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是退讓樽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体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

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發明侈靡者驕之義宴安者宴之義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集註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言謂操蓍求卦之言卜之應人如響之應聲蓋以心聲相感通也蔽固之私心不敢形於言者也豈能默然達於性與天道哉

發明言形誠心也故可合於神蔽固之私妄心也故不可達于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集註知所先者以禮爲先也

發明以禮自治則恭慎勇直皆得其道矣動容中禮而民不化者未之有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集註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凡事未行則無形而爲陽已行則有迹而爲陰剛者陽明

不行也

集註 膚受之言陽也其行計詭秘陰也有膚

言必有詭秘之計陽必有陰一如乾成其象

必效之法非剛不足以決之故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集註 歸罪者人以罪歸之

已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集註 恕已仁人者推已以及物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

集註 卷之三

也

集註 接而當則無不及不爲非禮之恭則無過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

集註 劉近山曰聚百順以事君親在人子則左右

就養無方先意承志諭親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

有違在人臣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務引其君以當道也

集註 孝者畜出祭統畜君之畜亦訓聚與孟子與

義兩引以爲聚順之證

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集註 志與意不同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人能

辨此則內能事親外能教人

集註 中正篇曰論人者先其意而遷其志故志意

須辨又曰志公意私此云先意承志當是就父母

飲食起居意所便安者先將奉之就此承順其志

論親于道推此可以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集註 分義職分所宜也有之存之則玩物喪志矣

集註 日爲分義不止六藝如爲養與祭釣弋獵較

集註 卷之三

皆是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集註 道行則身在必出道隨身也道屈則身在必

退身隨道也釋孟子殉身殉道之意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集註 安土則隨處皆安矣重遷以遷爲重而不遷

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切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集註 無循述不率由舊章而恣意妄爲也不安死

不以疾爲安而欲偷生也賊生謂以人爲害之

樂則佚欲樂寡樂則不能徙義

論以奢侈爲樂則欲必縱以宴安爲樂則遷善必難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經大雅抑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不忤則不賊害不求則不僭差矣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經擴而充之由不穿窬至非有不取由惻隱至

如天則仁義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客之弊斯得之矣

論薄則吝厚則驕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論罪已則人無有尤之者矣

論罪已則必有自修之實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然不遇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論仁勇皆美德在人善成之耳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論鄭眉軒曰以出爾反爾爲理所以警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得反爲理所以教受擠侮者也橫

逆不報是也

克已行法爲賢樂已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論樂已可法俯仰無愧而動爲世法也清濁淹速辟世辟地清而速矣至於微色發聲而後去濁

而淹矣憂樂者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也

論三十篇云無道就有道是不懷居以害仁也賢者辟世辟地便有忘天下之心故與聖人不

同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集註難進易退而位有序自不至逾尊踰戚矣故曰相表裏人君用賢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當如表記之言庶幾出處之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集註調者本心正脉理直制作如法也服馴也良善走也見荀子

正義釋

卷之三

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集註谷神者以虛而靜故能象聲而應非如王弼所謂有律呂之變也命呂者律謂律以統呂猶陽以統陰也見易例畧

發明象聲而應無心也律呂之變則有爲矣王弼所謂乃語聲音清濁高下之變豈谷神之謂乎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集註行前定者一定於中正而不搖自然光明如

大人之虎變夫何疚之有

集註大人虎變其文炳然此光明之義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患民難喻

集註從順也又治也名正則其言順而易知人易從民不難喻而治矣所謂言從作又也故聖人不患爲政之難而患喻民之難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正義釋

卷之三

卑

集註必先正之正其已在位之有司也

發明政有大綱有衆目皆有司之責而本在朝廷始爲政者于已在位有司且未暇論其賢否必先自其綱紀正之朝廷有綱紀則天下有善治矣然後求得賢才舉之謂使在有司之位也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集註不如衆星拱則不附不如居其所則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

為政必身倡之且

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

周始定乎

發湯曰伐桀周曰伐紂乃後人所書存萬世君

臣之戒也然魯何以請討必周有制湯何以言征

必夏時未定其名不可謂諸侯果得征討也

正義釋 卷之三 聖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集註 郊之外都鄙之地則行助法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發明 有開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不

然徒法何以自行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集註 詳

補註 曰國家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善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集註 表記曰報者天下之利報德報功之典是也

率德而致由修德而致也報必於德故善者勸不

善者沮如是則天下治君子利於天下蒙其福故

利治不如是則天下不治小人利於一已肆其奸

故利不治

正義釋 卷之三 聖

明後學

無錫高攀龍雲從父集註
嘉興徐必達德夫父發明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南軒氏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

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于甲兵必

寓于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形而后行形而下者之

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于性在道不溺于無在器不墮于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

矣言有無如有生于無則分而為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情實也偽不實也隱謂幽深顯謂雜亂皆實

理也故不可得而惡

發明天地以形言陰陽以氣言情偽以事言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實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集註一物而三才其實一物而已矣

發明一物而三才其實一物而已矣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德於卦雖爻有大小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集註撰具也撰德于卦如乾則撰至健之德坤則撰至順之德也爻有大小陰為小陽為大也陰爻

雖小亦必論以君子之義也

發明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福皆緣道義而有故曰為君子謀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集註太極一物而兩體故三才莫不有乾坤之道其實一物而已

發明天地人莫不有大極而陽剛仁則乾之道也陰柔義則坤之道也故曰兩體象者有其彷彿法

者有其形質性者有生之理兼三才而兩之故
是每一才得兩爻每兩爻各有乾坤之道奇數便
是乾偶數便是坤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

集註陰陽剛柔仁義者乾坤之道也趨時應變者
易也本立者三才之體具趨時者三才之用行

發明易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說曰乾坤
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為變易苟乾
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朱子曰凡陽皆乾凡陰皆坤

正義釋卷之四

三

只一個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純
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與此正相發看來趨
時應變必待奇偶交變爻位錯綜而後知而交變
錯綜必由陰陽剛柔仁義立其本若其本不立則
奇偶何從交變爻位俱泯何以趨應乾坤毀只是
奇偶不交變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
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集註利猶順也盡其理則吉無不利如乾之上亢
而有悔不利矣不亢則利皆變而通之以盡利也

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極至也三極
人之理三才各一大極也

發明動變化也奇變偶偶變奇也惟動故趨時應
變以盡利若不動即有利不利矣上二爻盡天
之利中二爻盡人之利下二爻盡地之利何以盡
利順理而已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集註繫辭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
一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爻為君陰爻為民震坎艮

一君二民也巽離兌二君一民也

發明體如體物之體陽王唱徧體之義也陰王和
共事之義也凡陽卦多陰如震坎艮為陽卦皆一

陽二陰故為一君二民陰卦反此二君共一民則
爭一民事二君則叛故為小人一君體二民則仁

二民宗一君則忠故為君子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
生亦兩而已
集註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此
之四象也然天地之間羸不足而已悔自凶而
吉由不足而生吝自吉而向凶由有餘而生四象
亦兩而已

兩而已者吉凶變化晦吝剛柔皆不外乎陰

此
尚主於此也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
也

也
也以言者尚之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
也以動者尚之動無不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

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
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知神之
所為知道者也見易者也

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本義曰四者皆變化
之道神之所為者也廬陵龍氏曰變雖在辭象占
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間雲峰胡氏曰辭占是一
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

應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
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
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
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
志又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劉近山曰天
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書惟精
故詞足以待天下之問曰深者謂易于幽明死生
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人之心志
通變者揲蓍通三揲兩手之策極數者究七八九
六之數文足以成物謂成陰陽老少之畫而足以
開物象足以制器謂定卦爻已成之象而足以制
器幾謂吉凶之先見悔吝之方萌既通變極數則
道可顯行可成矣易有聖人之道四詞變
通變極數象變也周知

兼體神也兼詞變象占而言也

發明漢上朱氏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六七八九綜之爲三百六十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集註易曰顯道神德行德行人言此以著龜言著有變龜有兆皆示人以吉凶其道不亦顯乎
事之將來者其幾可以前知事之已然者其迹無不備具其德行不亦神乎

發明藏往以後章明患而弭其故觀之是謂今日吉凶既明從新徑往吉一邊去將前日已往故事盡掩藏消弭了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幽明盡鬼謀故可以祐神
集註危敬畏也則使之安平平易急忽也則使之覆懼之於始

其要使之歸於無咎此易所顯之道也寂然不動而萬化之感莫不冥會於此而莫知爲之此易所神之德行也可與酬酢幽明之中如主賓瞻對也可與祐神助神化之功也

發明冥會于萬化之感即盡利而動意受命即以道德行命之也此鬼神所能非人力可與故曰鬼謀可與酬酢當從程子應對萬變說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遠矣

集註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消弭其既往之患故曰藏往分揲掛扚極七八九六之數因變爲占而前知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如方屯而不往已豐而不過所謂通變也如此則君子所以措於民者皆當事幾循物理而功業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集註禮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累迹者滯心於象數知足者不鶩意於高遠如是則不貲矣

潔靜精微者齋戒以神明其德洗心以退

于密也不累其迹者默而成之也知足者如進
知足則退存而知足則亡也不賊者不失其正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集註以乾之四德言學也

象傳理得則渾然之內萬事統宗故曰元嘉美之
會無不通暢故曰亨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集註迎之于前而不見其首之合隨之於後而不

正義卷之四

九

三九

見其尾之離循環無端而萬物資之終始故曰父
母萬物

象傳元者物之始貞者物之終亨利在始終之際

元上有貞是迎之不見首貞下起元是隨之不見
尾天下無一物不本此四德者非父母而何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集註乾始萬物始者元也元之配乾固矣坤者乾

之偶也故亦稱元焉

象傳乾備四德一非乾豕因明資始故止以元

配乾坤資生為乾之偶故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
天下之動

象傳合禮乃得會通之嘉美故曰嘉會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
貞也

象傳擬議猶言模寫潛見飛躍各正其性命之理

故乾德旁通曲盡不失太和而利且貞矣此釋乾
豕保合太和乃利貞之義

象傳各正性命是各得其所所以當然之理旁通本

正義卷之四

九

十

三三

義釋曲盡此處只是乾德流貫六爻之內意太和
陰陽會合冲和之氣即資始之理也惟不失故利

且貞惟不失太和故貞下復起元若始如此終不
如此何以為利貞而元亨亦息矣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易俱指萬物言張子則正性命指六爻言不
失太和指乾德言蓋非乾德則六爻不能正性命

非六爻正性命則乾德利貞亦不可見

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象傳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求龍德之正中

也嘆夫子之忽焉前後則未見其止矣止者止於龍德之正中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卷之四 乾之三四皆過乎中而九三又以陽居陽則重剛也大人之盛指三四當上下之時四在改革之際外趨變化也進德修業內正性命也其危三之惕其疑四之或九二時舍故利見三四艱於見德正以時不得舍至若九五大大人位乎天德聖而成性不必趨變化正性命故不特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聖人無亢亢以位畫言惟聖人處此則不失其正也

卷之四 九二時舍故見龍在田寬裕自得三四時不得舍而又處危疑之地故乾乾行事躍淵自試艱難以見其德也其周公居東之時乎九五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易說所謂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故大人不足言之又曰聖人

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卷之四 盧中菴曰聖人之用其中有其大皆自然而然初非勉而為者大人則猶待於勉為此所以望之不可及也

卷之四 易說曰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不可階也即此意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卷之四 劉近山曰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聖人之德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皆以德言若夫受命而興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卷之四 易說曰言乃位即是實到為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

在其所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為達權之聖人安知不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乾進德未敢以守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庸言謂九二守經之大人也九三九四達權之大人也三四非勝于二但二值其常則權不可見三四遭其變則權不得不見顏子不以安常之經而忘通變之權故乾乾進德有三之惕易說所謂未肯安于見龍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中庸有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其此之謂乎

易謂聖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陽以行天道而後乾道得盡其變化之妙萬物各正其性命保合其太和而利貞焉與時消息者君子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即六位時成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精義時措者精研其義以時措之故日用之間存養有道保合太和健利且正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精義智也始條理之事時措利貞聖也終條理之事所謂大明終始也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也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成性者德與性成至於成性則躋聖人之位而與天同德九二君德未造於天故曰非上治九五上治則聖人之性即天之德德與位皆造乎天如天之居上治下矣此君德天德之辨而二五之

分也

九二有君德矣未至於天則德未造也時令而不受命則位未造也故非上治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德上治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之性上治也但謂之君則位不能該德謂之天則德與位皆造其極矣此位乃下章成位之位非上章造位之位九五聖人之德位特不足言非謂無其位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卷之四

十五

三

時舍而不受命謂九二見龍窮而在下也富貴不足以言之故捨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也

九二當成位而不受命九五雖已受命成位而聖造天德則富貴之位又不足言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此乾初九隱居以求志而已無所慕乎外非若九二善世博化有以及人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成德者已成之德故自信不疑而可日見於外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左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修辭立誠之業無窮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之九四能不忘於躍則可及時進德修業以終其義故免咎而非爲邪也

張子著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此繼日待旦以終修辭立誠之業者也終其義終進德修業之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易簡之德大段峻絕着力不得仲尼一九五飛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易大傳謂乾健易以知險坤順簡以知阻本謂自我知天下之險阻也然則人之視我亦若是已故曰其險其阻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集註 坤者地之所以爲地也地積大勢成故坤元體雖柔順而生物發用處則動而剛也

發明 所積既大其勢已成故能體雖柔而用則剛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集註 盧中菴曰無體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就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集註 釋坤卦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陽先陰後先則迷後則順順聽者聽於陽也

發明 程傳曰坤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集註 卽帝出乎震以下八卦之用動震順巽明離容載坤說潤兌健乾勞坎止艮也

發明 此卽說卦文王所定卦位所謂後天之序也說卦旣言帝又言萬物此言造化之功則合之矣

發乎動者萬物萌芽發露也時爲春畢達乎順時爲春夏之交形諸明者物形旣盛明白可見也時爲夏養諸容載時爲夏秋之交遂乎悅潤者物各遂其充足之性故悅也時爲秋勝乎健者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然陽氣無間可息故勝也時爲秋冬之交不匱乎勞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也時爲冬終始乎止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時爲冬春之交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集註 乾震坎艮陽剛也坤離巽兌陰柔也○程子

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也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寡風也入也於人爲廣髮寡顙躁人之象也

集註 所遇而從白受米也凡陽盛於上者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

發明 萌于下一陰象也滋于上二陽象也繩糾木之曲以爲直然實順木之理以達工引繩之直以

制木既巧且順其理故爲繩爲工以其皆有異順之義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集註坎在地爲水在人爲血流而不息所以爲勞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稿附且躁也

集註科空處如盈科之科木中空則上枯槁蓋槁木之附於木上而乾躁者也乾音干躁宜作燥

集註節齋蔡氏曰火燥燥故爲乾卦中虛故于木爲科上槁看來附麗之義指木言火燥之義指乾

言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集註爲小石者剛在坤上爲徑路者二陰開於下一陽阻於上故曰通或寡若震二陰在上前無阻

之者則爲大塗矣或一作且

發明鄭氏正夫曰爲徑路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石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

充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集註外附上柔皆主一陰而言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集註畫多爲衆色色相雜故文虛容爲載廣故衆乾爲大赤其色也爲氷健極而寒甚也

集註大赤純陽之正色陽極而陰生故曰健極而寒甚

震爲萑葦爲蒼萑竹爲專皆蕃鮮也

集註萑宿秋也葦虛蘆也蒼深青色萑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專與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專皆

蕃盛鮮美者也

發明三者皆下本實而上幹虛取震一陽在下二

陰在上之象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發明坎一陽陷於二陰離一陰附於二陽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

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集註陰陽得位其分自安而止艮言光明者陽著見於外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集註九二行時中之亨以發人之蒙所謂循循善誘者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侯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釋豫六二豫之九四居大臣之位天下由之以豫勢位薰灼使人易喪其所守六二在中而靜不爲所累故能知幾不終日而疾歸於正也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集註釋坎彖辭處險欲心亨不亨則陷矣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集註中孚上巽下兌彖有孚乃化邦之義孚字上爪下子張子以覆乳之象明之上之人順理以施於下下之人悅服以承其上上下下相得而黎民於變矣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集註釋無妄大象

發明物亦不妄謂物之發生皆得正其性命無有虛僞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集註動靜不息如環無端人特就其化處裁之故有動靜始終反復之說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形焉乃其復也靜也終也深也入也皆言反也動也始也幾也出也皆言復也此釋復卦

發明反者歸根之義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矣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集註遷善改過爲益長裕而不設者充長而不造作也造作則妄矣

者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集註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惻也強施如博施之施爲之兆也之意行道之人亦見其渫而心惻矣然且不售嘆賢者之遇也

發明井清潔而不食如人有才知而不見用勉強設施致行道之人皆爲心惻蓋憫賢者不遇而天下不蒙其福也然而卒不見售明王之難遇如此

門戶靜密也開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親耳聞受於陽也

陰人身一乾坤也寤寐一闔闢也形閉則藏於陰形開則受於陽

陽上二句指乾坤言下就人身言形開而寤既受于陽則形閉而夢其藏于陰可知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義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易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聖人之繫辭無非指人趨避之方順天理之正使不陷於凶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也能因聖人之指變動以從之則盡利矣本情者本爻之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本情素動而生吉凶悔吝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爻情如

是不可得而變凡繫辭所命不過二者之動而已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聖人使人一以正勝而不當顧其吉凶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否而後道亨也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而降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則殺身成仁于義無咎也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克違則義所當得不能違也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則其命當亂不可逃也皆命之所定義之當安不使人趨避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相攻相取本爻之情也因生吉凶悔吝則素動而不可交者也二者之動謂辭之變動與情之素動也又有義命當貞勝者故曰三者情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明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內外指著卦而言

本義曰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

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隱氣聚而有象則顯氣散而無形則隱顯則明隱則幽幽明一存乎象之聚散聚散一妙于神之推盪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隱大傳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陰陽進退潛孚默運其動甚微必觀于變化而其象始可見也

章所謂聚散章所謂隱顯進退之理猶上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釋大傳小疵悔吝也動之幾微介也惟志靜者知之是以君子靜之爲貴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如否泰之往已往也諸卦之攸往將往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

以雅文謂拊鼓武謂金鑢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鑢故曰復亂以武相卽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卽今大小雅也

相言周召以其同心輔相王室也雅言太公以其見紂無道卽肆伐之直已正行無委婉也蹈厲者舞之容謂舞時手足蹈地而猛厲象太公鷹揚之事

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之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之舞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

文王之舞謂之象維清乃其樂歌武王之舞謂之大武武乃其樂歌酌卽勺也十三舞勺卽以

此詩爲節而舞也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集註釋論語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集註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既發爲詩則有象之名及其見諸踐履則體實具焉故禮亦至也如象睢鳩之物則有睢鳩之名情摯有別睢鳩之體亦睢鳩之禮也

集註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象者以彼物象此物也名者名此物也如有關雎之象則必可名夫婦之德有可以名夫婦之德斯有以成夫婦之體故夫婦之禮亦至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

集註矯實求勝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

他人未美絢飾以文是過於質者矯以文也莊姜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其才甚美故絢之用質素是過於文者矯之以質也下文繪事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爲絢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

集註物之有文有質實也在先者也文勝則矯而質質勝則矯而文禮之求稱也在後者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集註劉近山曰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謂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大雅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不在上帝左右張子則謂陟降庭止或上或下而無常者非爲邪也進修欲及時也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欲及時者與帝即天理人於天理無須更之離德業孰大焉

集註在帝左右即前篇所謂察天理而左右也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凡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集註以坤象釋江有沱之詩勝妾勝也江沱之勝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其後嫡被文王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勝托江水起興謂之子之歸始雖不我以然其後亦悔而得所安矣朋私我也類行從嫁也

發明易坤象曰西南得朋乃以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朋本即指嫡言勝子則以朋為自己此昵其君之私意故言勝欲去其昵其君之私意故

無怨嫡不能去昵其君之私意故不以勝備數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集註此卷耳書序之說也

發明詩中云永懷永傷馬瘠僕痡張子皆作使臣勞于王事思酌謂欲酌以金疊及兕觥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孝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集註釋詩甘棠三章民思召公愛其所舍之甘棠

而不忍傷勿拜本謂勿屈折之張子則作拜跪之拜非善教漸明安能致民之愛如是耶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集註殷其雷之詩婦人思念君子也其云振振君子者勸勉其信厚也云歸哉歸哉者冀其早歸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謂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發明小飲酌以金疊也大飲酌以兕觥也詩末章

云云何吁矣乃怨苦嗟嘆也險詖私謂害政者心而專寵者也專寵必害政者也

綱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集註小雅都人士詩本言其髮之美張子以為貧女無飾之詞也紒髻也縱韜髮作髻者以黑繒為之順解如字

蓼蕭裳華有譽處今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譏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集註有譽處今乃蓼蕭裳華二篇中語譽善聲也處安樂也一謂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

慈惠之辭一謂天子既見諸侯而美之之辭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集註將本註作奉言湯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丁寧之意也今則以爲助矣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集註小雅棠棣與兄弟也本謂棠棣之華鄂然外

見者豈不韡韡其光明哉今則以不韡爲無飾矣采芣之詩含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集註詩本謂人之以謔言善子者姑舍置之無遽

以爲然則自得其真而謔止矣今謂聽言則求得其所譽者必有所試而毋遽舍之爲厚之至也

發明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無然遽舍之也又曰人之爲言胡得焉謂于人言當求其何所得

也與朱註異義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集註劉近山曰詩却風簡兮篇曰簡兮簡兮方將

萬舞張子以爲簡畧也坦坦施施無所難也甚則

不恭焉賢者不得志或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

恭其職也若非迫於饑寒而爲伶官則難於侏儒

俳優之間不恭甚矣此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

輕世肆志如此則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既陳

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復陳其善御之強曰有

力如虎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才武者異矣

由房由敖國風君子陽陽之篇由從也房東房也

敖舞位也此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

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

美之畧不及其材武所以爲異於簡兮之賢者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集註詩本謂東征之役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

所不得辭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

小子其新逆

集註詩本謂平日得見周公之難今日見之之易

此則指成王而言其曰邊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

不逮者取人以身也書金縢曰惟朕小子其新逆

謂迎公以歸也新親通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集註九戩之詩東人喜見周公而曰我遘之子衮衣繡裳此則謂成王當加公衮繡之禮命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集註狼跋之詩言周公遭流言之變而安肆自得赤鳥几几然德音不瑕而不失其聖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集註釋小雅甫田之詩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集註大雅生民之詩本謂上帝誕生后稷豈不寧乎不寧寧也此謂后稷為高辛氏子孫則高辛為文武二王所自出故尊后稷以配天因稱高辛為帝也

發明按史稷與堯皆高辛子則稷當生于高辛之年而今云堯舜中年又曰疑在堯時俱不可曉上帝若指高辛則無不寧之事若以子肇荒淫為不寧則此時高辛已崩矣子不當生于父崩之後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曲屈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王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集註王在遠謂為社稷長遠慮也唐棣本文王燕兄弟之詩此一章周公所加序誅管蔡之情夫子以人倫大變不必常存而去之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集註蝦蟇之詩曰蝦蟇在東莫之敢指朝躋於西崇朝其雨蓋西則雨而東不雨本刺淫奔此則以自西者為陽倡陰和為婚姻得禮之喻自東者陰倡而陽不和為婚姻失道之喻其曰雨之候者陰陽和而為雨不和則不雨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減者與

集註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繫辭所謂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者也小雅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野魚潛淵或在

於渚水謂誠不可揜理無定在而張子則以

駢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

集註釋晨風之詩駢疾飛貌晨風鷗也鬱盛貌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蒸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不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
知也

集註漸漸之石小雅篇名蹄蹄豕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

補註曰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

度皆行也出辭氣與考文皆言也

苟造於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
氣之應也

若與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言耆
耆成人之德下及於民也

九疇次爲民資以生莫先天下故言曰五言者天下
必先正己次正家已正然後邦而治故次八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勤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集註釋洪範九疇之序孔安國訓皇極爲大中張
子尚因其說也

集註天材天所生之材五行以質具于地者言金
木水火土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

空司徒司寇賓師也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五
紀明然後用天之時舉措得宜故次建皇極三德

集註釋

正直剛克柔克也稽疑雨霖蒙釋克負悔也庶徵
雨賜燠寒風時也福極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

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尊之等則於親尊
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

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
而九族以爲後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

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註愈

集註親謂九族施於有親者不疑謂以上皆施於
有親者降殺之禮然也下言尊賢之等急親賢急
親之賢者親之賢者既得則於疎之賢者必得矣
俊德爲俊德之人明爲明揚之明章爲章顯之章
勵爲勉翼爲敬謂厚叙九族羣庶勉敬之人也皆
本孔氏註

發明義雖各施者親親與尊尊卑尊賢又與親親
異也然行之自不相悖親均以下正不相悖處親
是九族之親尊是位之崇者施于有親者不疑謂
未暇論其賢也若尊賢之等則就親尊隆殺之中
又有權焉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
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集註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洪範俊民用微準謂
準人守法之有司也牧謂常伯牧民之長也官即
準牧官能則賢才在位所任準牧非區區守分之
良民而已也

發明用微謂潛而不出或引而去之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集註虞書曰出納五言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聲
者此言五德或指五常之德或指五事之德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
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
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集註蔡傳謂習吉重吉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集註衍過也忒差也即悔吝之所由來也已分則
無及矣○朱子曰衍是過多剩的意思忒是差錯

王禘篇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
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
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
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
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集註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
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
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
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禘

裕祫則嘗祫且裕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集註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間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祫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兼常祀間祀言也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特約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祫皆合祭羣王於祖廟也約特即特約也一宜一裕

正義禮記卷之四

四

本謂今歲值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值張子于不王不禘而言故謂一祭特一祫而已嘗祫祫則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值音特

發明享嘗云者見禮記享嘗乃止謂應祧之主四時享嘗而已不在月祭之列也禘亦其一者禘亦追享之一也為追享以其及祖之所自出也又為間祀以其非四時之常祀也值約者每廟特祭不遷主于祖廟以合祭也諸侯值約與天子同惟禘則一值一祫出禮文張子解以為此言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見不得如天子祫禘可同

時而舉也祫嘗且裕謂秋冬皆如天子合祭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父

為親之極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禘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

集註適士立二廟祭禘及祖若兄弟二人一嫡一

庶而俱為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

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

士則雖禘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禘明其宗之有

在也有事則具牲物稟宗子而祭之庶子不為已

之長子服斬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禘之宗

正義禮記卷之四

四

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

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附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附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太宗見曾子

釋禮庶子不祭殤與無後之義長殤十六至

十九中殤十二至十五下殤八歲至十一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世數親服五世之數殤與無後皆從祖祔食者也已為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已為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已為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殤則已亦為祖矣無所稱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

禮記集說卷之四 聖三十七

故曰下祭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為別子別子所生之子為大宗子也

祭明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各釋首句言非謂凡庶皆不祭殤與無後惟父之庶則不祭殤祖之庶則不祭無後也父之庶祖之庶皆就庶子自己言殤則已之子也已之子為父之孫當附已之禰廟以不祭禰故不祭之無後則子之

兄弟也已之兄弟為祖之孫當附祖廟以不祭

故亦不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三句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庶孫是自己為祖之庶孫又當別立小宗者祭其子之殤謂祭其自己子之殤是殤乃已之孫也若已非庶孫則已子之殤在已為適孫在父為適曾孫在祖為適玄孫已當下祭固不待言若祖父在則有祖父下祭已亦不必自祭之矣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與凡殤非適兩適子俱指殤者言如皆適子適孫之謂不當指主祀適子言觀語氣自見會問凡殤與無後之殤

禮記集說卷之四 聖三十七

則合特祭之適殤與祔祖之庶殤言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為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干祫者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集說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為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為高曾祖禰四親

廟也遠廟爲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遷遷者其
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
世不毀之祖禰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并后稷
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祧則先公
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
武世室羣穆於文羣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
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
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
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
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
及於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行尊者之禮
也

發明殷而上有祧廟無祖廟世室周有祖廟世室
無祧廟然祧主皆藏祖廟世室中則亦不得謂無
祧廟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
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集註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
出於祊仙更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
爲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

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曰交鬼神異於人
廟門謂之祊設祭在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祊言
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
發明疑左右几是疑同筵異几也夫婦同几是止
設一几也求之謂求鬼神所在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地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集註劉近山曰社土神稷谷神五祀門行戶竈中
雷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丘陵之類祭雖以百神
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
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
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集註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
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
不同諸侯以氏爲謚切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如
舜生馮湊武王遂賜胡公滿爲馮姓卽因生賜姓
也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卽以
字爲氏因以爲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

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集註天子因生賜姓但可以賜諸侯難以命於下之人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集註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劉氏曰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

集註諸侯下作一句藏朔之處即太廟也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集註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作翁用也告於祖廟而行事尊祖也用龜以下而於禰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集註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履公之士爲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爲公之貴

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爲卿大夫之衆臣室老家相之長家邑之士卽家相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禮庶子不以杖卽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之不以杖卽位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集註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爵命之通名也

集註補註曰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義蓋適士三命之官官師一命再命者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集註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檀弓曰公卿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達於君者

集註官師卽達官也達官之長卽適士也

賜官臣其屬也若爵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集註同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賜官惟卿大夫有之臣其屬卽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

集註親之如家人焉

集註禮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祖廟猶存則其親于公同爲有服之屬故使女師教之公宮公宮祖廟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族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集註張布爲侯棲革爲鵠謂梁用布鵠用皮也

小鳥取其飛而疾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中革特不貫爾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集註曲禮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謂識死者而不識生者但傷死者而不弔生者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威古通用謂不盡道而死枉

枉者壓如立巖墻之下而死溺徒涉而死本謂不弔以絕之張子則謂可傷尤甚不弔生者以異之如何不淑弔者慰問之辭謂何如罹此凶變也於

畏壓溺若弔其生者則此慰問之辭何所施焉故但傷而不弔也

集註如何不淑是弔生者之詞惟止哀死不弔生故此詞無所施也

厚侯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集註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劉近山曰永卽歌永言之永善依永者善依

其言之短長而歌樂之也制數服近之文冕弁承裳之類皆當雜習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集註此論語二章張子合而言之

發明爲一說總是欲人及時勉學也

乾稱篇第十七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五經集註

卷之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人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發明詳見朱註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含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集註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氣

也蒼蒼者極遠之色爾然人涵育於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以爲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即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爲流通者乎

發明首三句見天地間無有非氣所謂不如野馬

五經集註

卷之四

細縕不足謂之太和也氣之性即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氣本之虛而有相感之妙是虛而神也神無方陽之屬神之義性有質陰之屬鬼之義天下無物非氣莫不有神莫不有性非鬼神爲之體謂之何哉張自註云含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羅翰本附在此章下而性理大全附在次章下義不相屬今從羅本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集註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矣復於無妄而已

發明一定而不移者爲性原無僞妄至誠則有感無隱能以我之神而窮天之神矣流行而不已者爲命原無間斷不息則通乎晝夜能以我之化而知天之化矣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鳥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集註有無皆世而莊老語虛浮屠崇寂滅豈暢真理乎

發明太虛無形至靜無感所謂無與虛也其聚其散有識有知所謂有與實也無即性之本體淵源而有即性之客形客感所謂通爲一物也無必對有虛必對實故曰是豈無對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最然起見則幾矣

集註所感氣也化也所性理也神也無內外之合

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無形也與人物最然之小者異矣不爲最然起見無我也

發明下章云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人感在外而合乎內性在內而合乎外雖無內外之殊尚有內外之合天則陽感乎陰陰感乎陽陽爲陰根陰爲陽根萬物莫非陰陽所爲陰陽就在萬物裏面感者感此性者性此即內外之合不可言矣無心化成耳目之引取更不可言矣與人物有知有識者豈不異乎人能盡其萬物一源之性知天地之化不以聞見爲心不以聞見爲用則雖有心而

能合無心之妙故曰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集註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本體然也人病其以耳目是聞累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聖人惟不專以聞見

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也不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虛之極也虛故無所不感所以有感者以其合異所以能合者以其本一乾坤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故能合天地無須臾之不感萬物亦然在萬物爲性在造化爲天道性卽天道也

發明天無內外之合人心有感不能無內外而未始不合惟人以聞見爲心因以聞見爲用斯岐內外二之耳有無一者至虛而至靈也內外合卽虛靈之用以聞見爲心則不虛以聞見爲用則不靈

性理大全

卷之四

五十五

五十五

矣聖人豈其然乎其心之靈而無不感者虛也其感之卽合者咸虛也下文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便是合處如屈感乎伸伸則復屈是屈伸之能一也卽屈伸之合也動靜終始倣此所以然者萬物其散雖萬其原本一一故能合合故謂感然若非其散之有萬則亦必有合又何所容其感乎卽天道以二而感以一而合其所生萬物莫不有異莫不本一是以無須臾不感亦無須臾不合人性天道一而已矣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伸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集註感者性之妙用性者感之本體屈伸動靜始終之能一兩體而一物也神也道也性也一而已矣

發明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則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在人則有無一內外合而不滯于聞見者也不滯聞見卽是無耳目之引取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卽上文云感卽合也兩在不測故曰神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道爲物之體而

性理大全

卷之四

五十六

五十六

物不能遺故曰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集註固固滯之固固則一而不散矣窮則往而不來矣至虛之實卽太虛之客形至靜之動卽至靜之容感也

發明性爲感之體體則實矣然性本至虛是至虛之實也無所不感何有凝滯感爲性之神神則動矣然感本于性是至靜之動也動則復靜何有窮已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集註通極猶言究極性超乎氣氣其一物耳命同
於性遇乃氣數之適然稟者人物所稟曰猶難語
性猶難語命則人不可以氣與遇之異而不求性
命之同也

發明天地之性原不雜于氣質故曰通極于無是
人人可以善反也自天畀之為命自人得之為性
原無二理故曰稟同於性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

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
朱子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竟
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
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問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訛
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集註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環受生也天
人取舍者棄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所謂天彼則
謂之道易所謂游竟為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而
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
理而徒欲得道以免生死輪轉即此發本要歸尚
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
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通庶幾知崇正
學而可與明道

發明氣有聚散氣散為鬼非既散之氣復為方伸
之氣也佛氏以覺為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為
鬼重複受生輪迴循環遂指為苦海求免是不知
鬼也氣聚為人日用事物莫非實理佛氏指四大

爲假合是不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

疑釋雖異爲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

所以然者蓋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

孔子所謂天本謂道之從出而佛氏直認太虛爲

道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是以一切人事盡

爲墮洛下學工夫盡可遺棄此其所以不知天與

人也易曰精氣爲物游覓爲變朱子曰精氣也耳

目之精爲氣氣也口鼻之呼吸爲氣二者合而

成物精虛鬼降則氣散鬼遊而無不之矣張子曰

精氣者自無而有遊覓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

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

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張

子之意是謂變是有變爲無今佛氏即以變爲輪

迴此所以不知鬼也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二句

正佛氏受病根源處天德者誠也陰陽晝夜之實

理通乎晝夜而知知天德也能知天德則知聖人

所以範圍天地之化知鬼神不過屈伸之理死生

天人處之一矣今佛氏不知死生之故直謂得道

可免死生謂之悟道可乎蓋聖人以天爲道所從

出以道爲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窮理盡性然後

可以至命下學然後可以上達佛氏謂太虛卽道

故謂一切有爲皆是幻化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

立文字教外別傳其爲吾道之賊豈可勝嘆精者

察于是非之故一者守其本心之正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集註際處也交會之地聖人之道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而不流佛氏過矣

遺矣流矣故其言流通失守窮大則淫於荒唐而無益推行則陷於一偏而不通致其一曲之見未有不入於邪而亂天下者其所以弊則可一言蔽之曰不窮理而已不窮理故不知晝夜陰陽之道不知晝夜陰陽則未始見易易且不見而可語實際乎

發明生為幻妄者以死為真歸也有為為疣贅者以無為為功用也世界為陰濁者以空寂為清淨也疣者皮上之結肉蔭濁彌陀經曰蔭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此五濁也發本言其始要歸言

其終

全

其終流通失守謂言多遁詞而失其平日之守如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之類晝夜陰陽循環無已乃性命之原易之道理之真際而鬼神之故也知之則盡性至命存順沒寧死生何足累其心哉釋氏不欲以陰陽晝夜累其心則必不免陰陽晝夜之累正所謂抱石投河愈重愈沉既不見易則是

不識理之真處既不識理之真處而輒談鬼神知其妄矣矣則又何實際之有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

集註生死一也知生則知死夫子直告子路也

發明此吾儒死生之說正晝夜陰陽真實之理而釋氏昧之所以不知鬼不知人不知天而流於妄耳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聚初無精神寄寓於大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謂於漠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全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集註人心不偏滯於物則所謂道也神也易也庶

幾其見之

發明偏滯于晝夜陰陽是不能相感者也故謂之物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子况諸谷以此

集註天即太虛應者屈伸相感之無窮况譬也
子所謂谷神不死况天之虛而應也

發明此與天包載萬物于內章同意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集註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氣湛然太虛而已雖屈

伸聚散無窮無數而其體不易其為物不二此所以為神也湛合謂萬物散歸太虛潰散也反原即合也遊魂為變者有聚散存亡之變而非如螢雀前後身之變也

發明太虛氣之體所謂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也無窮言其久無數言其大神即太虛之理形聚為物散則萬殊也人莫知其一之因形潰反原合則混然也人莫知其殊之故皆神之所為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言一聚一散既存又亡改頭換面故謂之變非前身變後身之謂也張子

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復為太虛正與海水凝則冰章同意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矣

集註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長裕不設不造作也造作則妄矣

將修已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集註釋論語以固為固滯之固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集註有心誑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已心難以欺已欲人無

難以欺人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已當然既以誣已欲人已從復以誣人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而不知戒其出汝者乃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則遂非而過益深矣不知孰甚焉○朱子曰此東銘也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二字

發明出於心故曰出汝失於思故曰不出汝不知以下十四字為一句戲有心而以無心掩之則傲

出汝則誠意正心之上矣無心則以有心節之則非益遂知歸咎其不出汝則遷善改過之門闢矣孰知孰不知學者可不警省

正蒙釋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高攀龍集註徐必達發明攀龍有周易易簡說必達有南京都察院志均已著錄葉向高序稱正蒙精深浩渺朱子訓釋未盡錫山高雲從緣其指廣為集註稿李徐德夫篤好此書嘗條其所見謂之發明以質雲從之說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長互見者存之云云則此書為必達所自定非攀龍之本矣